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民國五年第六集

The Grand Magazine.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興會本編所輯任公琴南天笑瘦鵑蝶仙諸名家爲多尤爲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類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倩時下名手病鶴栢生慕橋聿光雲仙等爲之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著作者

任公　冷血　心一
樊山　枕亞　卓呆
君武　半儂　魏易
林紓　瘦鵑　毅漢
天笑　旭人　梁令嫻女士
鴛雛　獨鶴　查孟詞女士

繪圖者

余花農　丁雲仙　陳梓青
周慕橋　錢病鶴　胡永康
張聿光　丁悚　吳松卿
周栢生　金少梅　韓佑之

全書二十四冊價洋四元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大觀

于右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19B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別開生面之
小說畫報
出版預告

包天笑 錢病鶴 主任

本雜誌六大特色

一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深入顯出凡閨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

一 本雜誌以自行撰述為正宗所訂定者皆一時文家除包天笑為主任每期均有自撰小說外如小鳳天虛我生瘦鵑半儂諸君所撰小說均關於道德政治科學等等最益身心最有興味之作

一 本雜誌圖畫由錢病鶴主任其他如柏生泊塵杜宇等均擔承畫稿隨段隨節插以圖畫引起愛讀者之美觀愛不釋手

一 本雜誌用中國連史紙精印板式特殊而精妙紙張潔白而細緻幷用最新式裝訂法

一 本雜誌為普及起見取價極廉每冊祇售一角五分每月兩冊全年二十四冊減售五元

一 本雜誌准期出版決不蹈時下拖延之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大觀第六集目錄

插圖

(上海)花如玉西裝小影(彩色珂羅版)
(上海)楊素雲與八小姐
(上海)王熙鳳　雲第
(上海)王巧雲之春睡圖
(上海)張曼君　蔚雲盧　素珍　玲霞樓四人合影
(上海)張紅玉倚欄
(上海)花雲午之獨立
(上海)碧霞樓　韵樓
(上海)柳如玉家之六娘

短篇

(上海)女新劇家君玉
姚玉芙與梅蘭芳之假定夫婦
(北京)劉桂喜　(天津)楊紫雲　大鼓名家
小玉鳳
(長沙)麻田姊妹
汪金寶　易鳳枝　易素紅　沈桂喜
范眉君　石妙娥　易小紅
[redacted]
巴拿馬萬國博覽遊戲場之異人
黃鶴樓
晴川圖

長篇

言情小說 情驗 天笑
愛國小說 偉影 瘦鵑
社會小說 塾師 半儂
宮庭小說 韓盧憶語 半儂
偵探小說 銅塔 半儂、小青
歷史小說 嫁衣記 天笑、獨鶴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 葉小鳳

筆記

秋星閣叢鈔 一塵、章鑑、天睨
東瀛珍聞錄 艾耆

劇本

家庭劇本 母 卓呆

愛國小說 虎穴探子記 微塵
偵探小說 花后曲 小青
哀情小說 雪夜 毅漢
家庭小說 棠怨 無愁
言情小說 至情 瘦鵑
奇情小說 第七人 若狂
燕京攬勝錄 章鑑

402567

文明書局外埠購書章程

一　外埠通函采購本局發行圖書者請開列名目連同書價寄書費一併寄交本局總發行所或各省中華書局信到後立即照信配齊寄奉

二　書價及寄書費可由郵局匯兌或信局寄遞其匯費寄費概歸購書人自理

三　郵局不能匯兌信局不便寄遞之地方可用郵票抵代書價及寄書費惟須照下列辦法(甲)郵票以一分至二角者爲限二角以上者不收(乙)郵票抵實洋以九五折計算如購書一元須寄郵票一元零五分(丙)郵票如有汚損及膠黏不能揭開者不收(丁)本國郵局不能通用之郵票不收(戊)信內附寄郵票須用堅固信封嚴密封好掛號寄下信面上切不可寫內有郵票字様以免遺失及偸拆之弊

四　寄書費照書價加一成計算如購書一元者應加寄書費一角書價在五角以內者亦須加寄書費五分(郵局以五分起碼信局以一角起碼)

五　如欲將紙幣逕寄本局者可由該地郵局購買特備之信封將紙幣封入信內外蓋用火漆印寄數每封以一千元爲限每元納費洋一分如在十元以內亦須納洋一角仍另納郵資及掛號費其紙幣以上海通用者爲限否則不收幣價照當地市面計算

六　諸君如須圖書收到後方能付款者當地郵局如可代收貨價請即函告並將書名開示本局當將各書寄交該處郵局託其代收書價收到後即行交書同時並發函知照收書人請一面付價一面取書惟照此辦法須先照寄書價一成作爲寄書費

七　如欲將圖書掛號寄上者請於信中註明並將掛號費五分一併寄下

八　收書人住址務請詳細註明免致遺誤

九　寄來書價如有餘款本局當代購郵票寄上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改訂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總發行所啓

上海花如玉之西裝

上海 楊素雲與八小姐

上海　王熙鳳　雲第

袁世凱軼事續錄

出版

文藝編譯社出版

代售處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本社因項城爲中外古今未有之人物世人極爲注目不憚重貲徵求軼事全傳後已附載一卷海內歡迎稱爲信史徵求所至函牘紛來累幅盈篇積久成帙大而帝王之密謀小而兒女之瑣故關於袁氏一生者幾於應有盡有原原本本要非向壁虛造之文怪怪奇奇又非報章習見之事原文約計六百餘條删去其蕪穢雷同者尚餘四百餘則分輯四卷以爲前編之續現已出版欲知袁氏遺聞軼事者幸速惠購

洋裝一册　價洋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警世小說

繪圖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一氣呵成實爲說部中洋洋大觀初集二集早經出版三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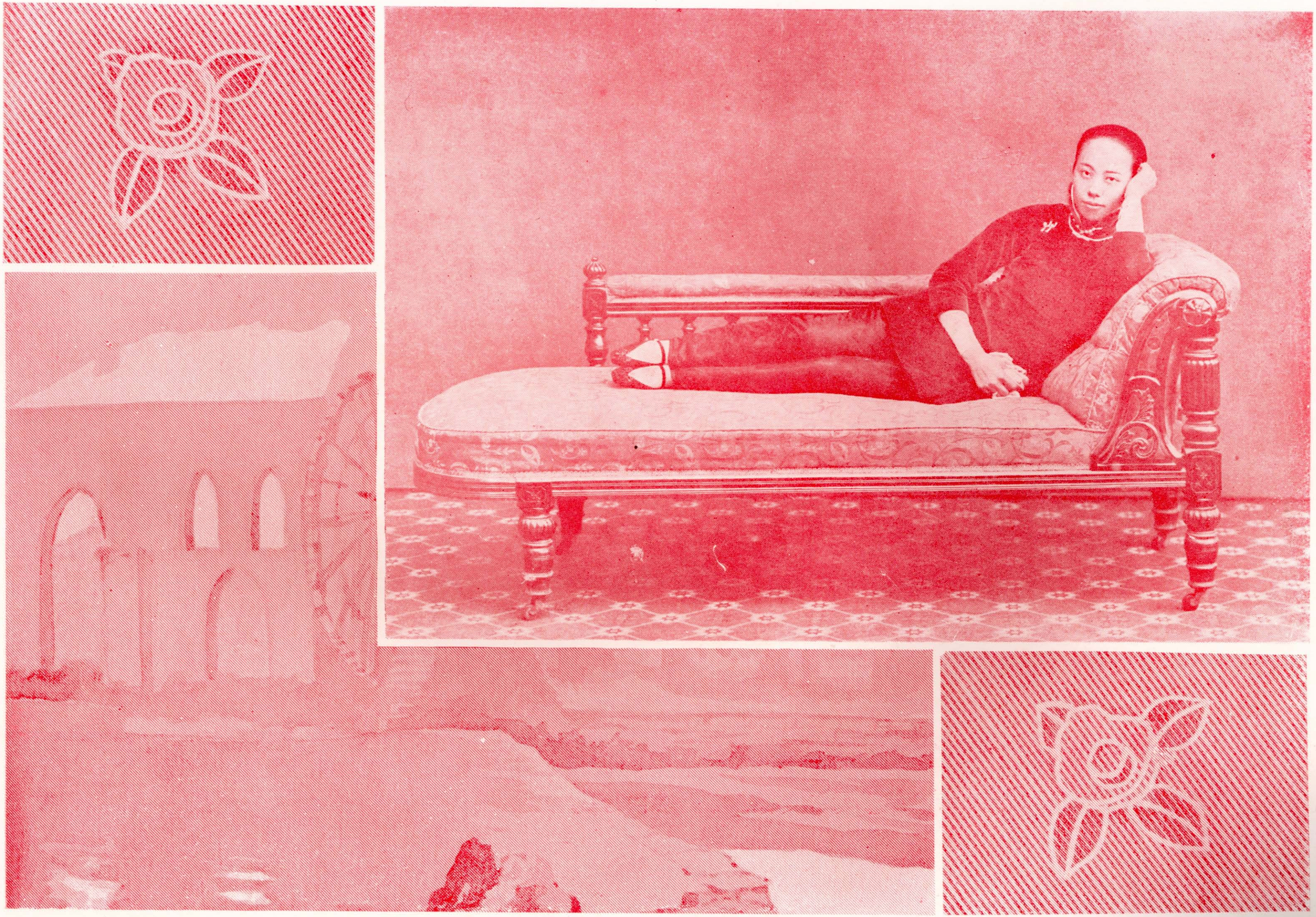
二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三集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一成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天15



上海 王巧雲之春睡圖

上海

蔚雲廬　張曼君　素珍

上海　玲霞樓

最便初學之讀本

歷代詩評註讀本

古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唐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清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六大特色

一 選擇精當

二 評註詳允

三 音釋明白

四 體例完備

五 深淺有序

六 興味濃厚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41)

長智識資消遣之

古今名著筆記小說大觀

第四輯現已出版　第五輯在印刷中

每輯八十冊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第二第三輯荷蒙各界歡迎許存國粹救時弊許為有益社會讀者

第一輯二十種

清沈起鳳著諧鐸
清鈕琇編觚賸
清袁枚編子不語
清施可齋著螢窗異草
清紀曉嵐著閱微草堂
清樂鈞著耳食錄
清馮夢龍編增廣智囊補
清閑齋氏著夜譚隨錄
清宣瘦梅著夜雨秋燈錄
清梁紹壬著秋雨盦隨筆
清許元仲著三異筆談
清朱梅叔著埋憂集
清毛祥鱗著墨餘錄
清許叔平著里乘
清陳其元著庸閒齋筆記
清黃鈞宰著金壺七墨

清沈初著西清筆記
清納蘭性德著淥水亭雜識
清阮吾山著茶餘客話
清張燾輯津門雜記
清吳德旋著初月樓聞見錄
清梁章鉅撰歸田瑣記
清錢泳輯履園叢話
清黃漢輯貓苑
清尹元煒輯谿上遺聞集錄
清盧若鵬著島居隨錄
清朱克敬著暝庵雜識
清牛應之編雨窗消意錄
清王士禎著池北偶談
清遂樓居士著榆巢雜識
明范濂著雲間據目抄
清戴蓮芬著鸝砭軒質言
清王紫詮撰甕牖餘談
清陸敬安著冷廬雜識

元陸友仁著硯北雜誌
元陳世隆輯北軒筆記
元盛如梓撰庶齋老學叢談
明鄭瑄著昨非菴日纂
明姜紹書著韻石齋筆談
明毛子晉著海嶽志林
清沈荀蔚述蜀難紀畧
清瞿昌文著粵行紀略
清江日升識臺灣外記
清諸晦香氏輯明齋小識
清梁章鉅撰南省公餘錄
清梁章鉅撰退菴隨筆
清慵訥居士著咫聞錄
清王端履輯重論文齋筆錄
清陸長春著香飲樓賓談
清俞曲園著茶香室叢鈔
清陳康祺著郎潛紀聞
清陳康祺著燕下鄉脞錄

既深汲古之功復得消閒之助搜其典實長我見聞腹笥之索無慮虛枵文壇之臨何憂艱澀茲已出至第四輯網羅愈徵富有選擇益見精詳五輯已在印刷中不日出版茲將內容并列於下

定價洋八元

清薛福成著庸盦筆記
清百一居士著壺天錄
清王韜著淞濱瑣話
清禮親王著嘯亭雜錄

第一輯 二十種

明談孺木著棗林雜俎
明朱國禎著湧幢小品
明張和仲纂千百年眼
明曹蓋之著舌華錄
清張士來著虞初新志
清鄭醒愚著虞初續志
清蔣超伯著南漘楛語
清褚學稼著堅瓠集
清王勝時著漫游紀畧
清黃夢畹著淞南夢影錄
清程趾祥著此中人語
清葉調生著吹網錄
清顧鐵卿撰清嘉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笑笑錄
清采蘅子纂蟲鳴漫錄
清許秋垞撰聞見異辭
清葉調生著鷗陂漁話
清梁章鉅撰浪跡叢談
清俞曲園著春在堂隨筆
清王漁洋纂香祖筆記

第三輯 三十種

宋洪邁著夷堅志
明張大復著梅花草堂集
清彭遵泗編蜀碧
清劉莊著廣陽雜記

清清涼道人編聽雨軒筆記
清李慈銘著羅庵游賞小志
清破額山人編夜航船
清羊朱翁編耳郵
清王韜著瀛壖雜志
清曲園居士纂薈蕞編
清管世灝著影談
清黃協塤著鋤經書舍零墨

第四輯 四十種

唐李肇撰國史補
唐范攄著雲溪友議
宋張齊賢集洛陽搢紳舊聞記
宋釋文瑩著玉壺清話
宋王闢之撰澠水燕談錄
宋王鞏著聞見近錄
宋曾敏行著獨醒雜誌
宋王鞏著甲申雜記
宋劉昌詩著蘆浦筆記
宋王鞏著隨手雜錄
宋吳坰述五總志
宋周輝著清波雜記
宋周去非撰嶺外代答
宋葛洪著涉史隨筆
宋張世甫撰游宦紀聞
宋陸游著入蜀記
宋俞文豹著吹劍錄
宋吳自牧著夢粱錄
宋朱翌著猗覺寮雜記
宋周密纂志雅堂雜識
宋周密纂武林舊事
金元裕之著續夷堅志

第五輯 三十種

唐劉肅著大唐新語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
宋樂子正撰廣卓異記
宋彭乘撰墨客揮犀
宋吳處厚撰青箱雜記
宋蘇軾著東坡志林
宋馬永卿撰嬾真子
宋李季可撰松窗百說
宋姚寬著西溪叢話
宋張邦基撰墨莊漫錄
宋范公稱著過庭錄
宋朱元綱著厚德錄
李郭彖著睽車志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
宋趙升撰朝野類要
宋劉祁著歸潛志
金董其昌著畫禪室隨筆
明朱祖文著北行日譜
明徐貞明著潞水客談
明李立撰天香閣隨筆
明方鵬介責備餘談
明黃煜著碧血錄
清郎廷極著勝飲編
清張爾岐著蒿庵閒話
清厲太鴻著東城雜記
清吳薌厈著客窗閒話
清阮元著石渠隨筆
清楊鳳徽著南皐筆記
清青城子編志異續編
清徐士鑾輯宋艷

●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 代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啟發科學智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引起美術觀念

是書本科學之眞理爲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爲一編自聲光化電氣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製造等分爲十餘門計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　張紅玉倚欄

上海花雲午之獨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外國之魔術卽中國之戲法敝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借聲光化電爲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而同工**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婦豎得此可以了解**研究科學借徑游戲**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林琴南

著名大小說家林琴南初著

黑奴籲天錄

林譯小說夥矣而黑奴籲天錄爲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徧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土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迻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爲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雖幷美具此書有之矣

全書二冊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歷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遠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迻譯悉屬奇偉以老蹩約瑟爲綱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而烈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敎燄之再熾一二眞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爲盡致此爲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彌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後勁愛讀林譯者當不河漢斯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三七）

上海 韻樓 碧霞樓

上海　柳如玉家之六娘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現行律令判牘成案滙覽

得此一書勝讀法律專書百種

現行律令各案判牘無不完備

◉內容分四集◉全書二十冊◉

◉精裝二布匣◉定價洋五元◉

共和恢復司法獨立研求法律實為當務之急顧條文所列詞義或慮其艱深案情相同輕重致淆於出入關係匪細審別宜嚴本編有見及此將各種成案分門彙輯分上下兩層上為律令分民事刑事行政軍事四類下為判牘將案情相同之判牘滙集於條文下既便比較對照并附詳明註釋一覽了然誠國民必備之書也

本書之應用

一政法界閱之可以查照例規摹擬程式

一學界閱之可以討論法理增進智識

一律師閱之可以援成案為辯護之資

一國民閱之可以避誤罹法網之咎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新小說

書名	册數	價目
▲歐陸縱橫秘史	一册	三角
▲石麟移月記	一册	三角
▲德國軍事偵探談	一册	二角五分
▲戀海之惡波瀾	一册	二角
▲紀克麥再生案	一册	三角五分
▲拿破崙之情網	一册	四角五分
▲雲想花因記	二册	七角
▲天刑記	二册	七角
▲情競	二册	六角
▲情鐵	一册	六角
▲竊中竊	一册	四角
▲歸夢	一册	六角
▲廬山花	一册	六角
▲心獄	一册	六角
▲八一三	二册	八角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上海女子新劇家　君玉

姚 玉 芙與梅 蘭 芳之假 定 夫 婦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小本小說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精印小本！帶攜便利

哀情小說 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復仇小說 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社會小說 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社會小說 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紀事小說 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探小說 盜花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小說 美人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滑稽諷刺小說 紅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小說 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小說 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王寵惠
徐謙 合編

法規類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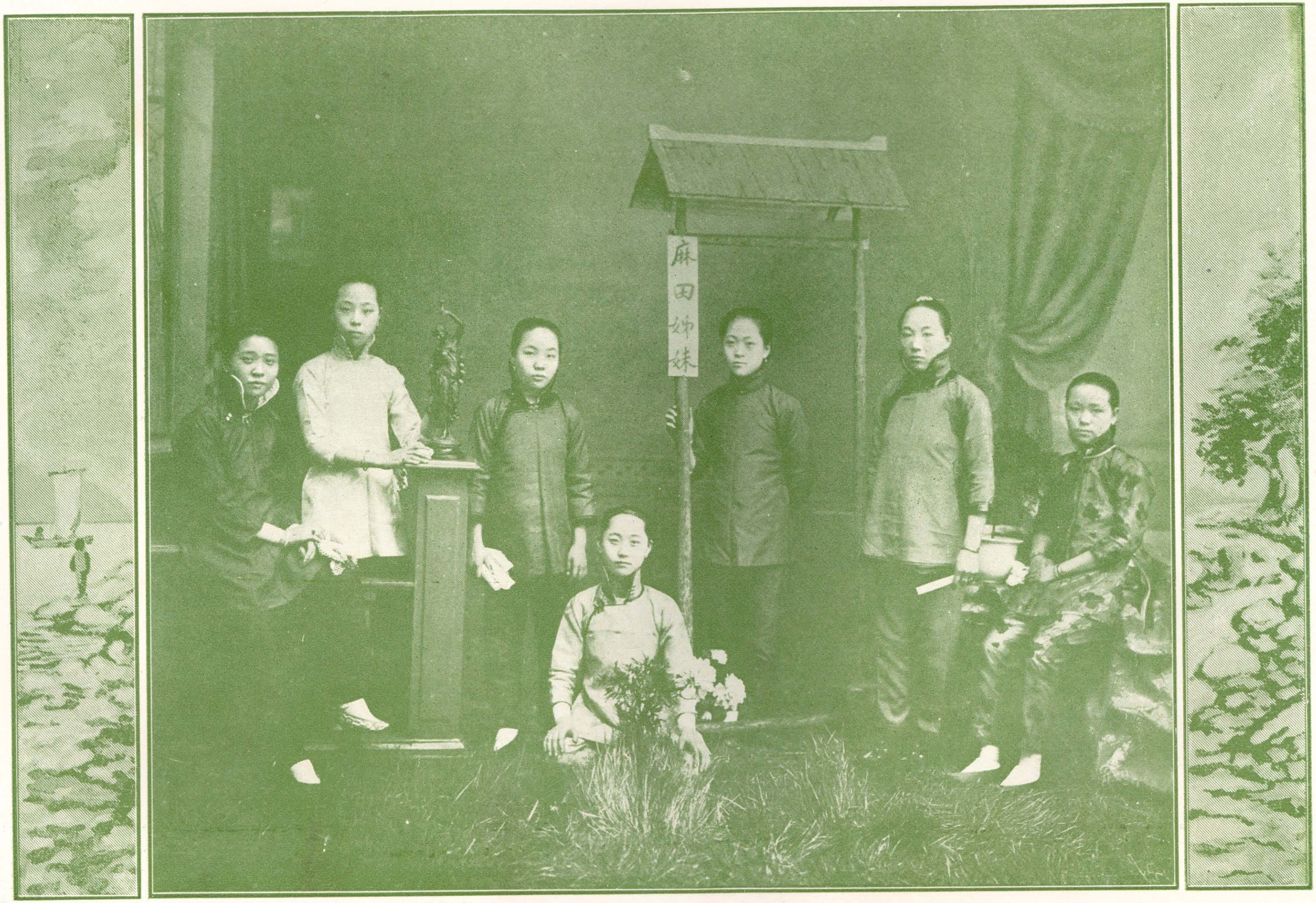
全兩集共四組絲帶布套綴定可分可合
極便攜帶
▲定價八元
▲特價四元

王徐二君爲**民國司法界巨子**前任司法總次長時輿論翕然退職以來潛心著述此編係將民國時代之法令彙集成書既利檢查尤便研究**國會未解散前之法令規程**無不俱備非如近一二年出版者將民國元二年重要法令任意刪除也全書分二集初集自元年至二年九月二集接續至三年底定價各四元今者**約法恢復議會召集**元二年之法規爲今後研究最要之問題本局爰添印數千部**減收半價**發售以供國會省議會諸議員及一般官商學者研究檢查之用

上海中華書局謹啟

北京劉桂喜
天津楊紫雲

天津大鼓名家
小玉鳳



長沙　麻田姊妹

易小紅　石妙娥　范君眉　沈桂喜　易素紅　易鳳枝　汪金寶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稗史叢書

稗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秘記
全書六册　價洋二元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軼事
全書六册　價洋二元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稗史叢書之三
古今情海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是編薈萃正史所甄取稗官之記載爲一集剔蠹搜蟫徧觀博取歲餘十稔成此巨編全書五十餘萬言分類三十都爲三十二卷本好色不淫之旨竭薰香摘豔之能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天國軼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本編紀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汚辱遺聞軼事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本編敘述有清一代之名妓名優顚倒王公蠱惑士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私家記載所得尤多品花評劇之書當以此爲第一巨著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摭實凡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爲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堪與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稗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爲四明朱氏家藏抄本簡首題蟫伏老人撰相傳爲金謝山先生遺著所載有本有原事事翔實似得諸目擊而奮筆爲之者非乾嘉以後所能嚮壁虛造秘藏久矣刋而行之亦有清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民國五年六月

梁任公先生手定

飲冰室全集

上等連史紙精印四十冊

定價十元 預約六元（另有樣張函索即寄）

梁任公先生學問文章。久爲世所欽仰。偶有撰述無不紙貴洛陽前曾有文集之刻然僅至壬寅癸卯而止。**十餘年來**先生**學問日進著述日弘**但皆散見各報未刊專集且有**未曾刊布**之作。學者有難窺全豹之憾本集爲**先生手自編定**壬寅以前文字。多所刪除近年文字。採至民**國五年六月止**未刊之作亦均列入。先生平生文字略備於斯。先生文字不獨爲**文學革命**在文學史上占一重要位置。凡近年思想之變遷。政潮之進退無不惟先生之馬首是瞻其於**吾國進化之關係**殆在馬志尼、福澤諭吉之上也。承先生交由本局刊行。特用精良鉛字。上等中國**連史紙**印行。凡四十冊分類如下

第一類 論說文　通論　專論

第二類 記述文　序跋　學說　歷史　傳記　地理　雜記

第三類 雜文　時評　雜評　書牘　談藪

第四類 美文　詩詞曲　駢文

附錄演說

上海 中華書局 發行

准期陽歷九月底出版＊預約九月十五日截止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玻璃版精印楷帖百種

全購百種送贈木箱一隻

楷帖四十種（仁和王子展所藏本） 書冊一匣 十五元

宋拓晉唐小楷八種（明晉府藏本）
宋拓鼎帖五種（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宋拓眞絳帖一種（明唐憲王子三城王藏本）
宋拓大觀帖一種（明華亭沈氏藏本）
宋拓羣玉堂帖二種（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宋拓西樓蘇帖一種（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宋拓小楷三種（明太倉王元美藏本）
宋拓南城未斷本顏帖一種（南海葉氏藏本）
宋拓星鳳樓十種（元鄧文原藏本）
宋拓臨江戲魚堂帖四種（元和顧氏藏本）
以上三十六種皆原石宋拓本
穎上本原石黃庭經　綠玉本初拓洛神賦
玉枕本原石蘭亭序　停雲館初拓宣示表
以上四種皆原石初拓本

續楷帖三十種（霍丘裴氏仁和王氏藏本） 書冊一匣 十元

宋拓晉唐行楷十種（南海孔氏嶽雪樓藏本）
宋拓黃庭經一種（元趙文敏松雪齋藏本）
宋拓晉唐楷帖十七種（明吳縣袁僉事藏本）
宋拓黃庭經一種（明八大山人朱耷藏本）
仙壇記一種（休寧汪氏試硯齋藏本）

再續楷帖三十種（臨川李氏霍丘裴氏等所藏本） 書冊一匣 十七元

宋拓越州石氏帖十一種（何義門舊藏本）
宋拓唐石玉枕本蘭亭序（宋游丞相舊藏本）
宋拓祕閣本黃庭經（明文休承舊藏本）
宋拓黃庭經（明沈問卿舊藏本）
宋拓黃庭經（吳荷屋藏本）
宋拓仙壇記三種（道州何氏藏本）
宋拓越州石氏帖七種（明徐子擴舊藏本）
宋拓薦季直表（明韓宗伯舊藏本）
宋拓黃庭經（明韓宗伯舊藏本）
宋拓樂毅論（明唐襄文藏本）
宋拓西樓蘇帖二種（吳荷屋藏本）

石版精印碑帖目錄

初拓曹全碑（端匋齋藏未斷本）	一本	四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端匋齋藏）	一本	五角
宋拓顏書李元靖碑（臨川李氏藏未裂本）	四本有套	一元六角
趙文敏書福神觀記碑	一本	六角
宋拓越州楷帖十一種	一本	一元五角
筠清館法帖（南海吳荷屋刻本）	六本有套	三元
趙文敏書仇公墓碑眞蹟	一本	一元
文衡山書離騷眞蹟	一本	五角
文衡山自書詩稿（附文壽承小楷）	一本	三角
王覺斯詩冊眞蹟	一本	三角五分
金冬心書畫小記眞蹟	一本	三角
王良常楷書論書賸語	一本	二角
王夢樓自書快雨堂詩稿	一本	二角
伊墨卿書恨賦眞蹟	一本	一角五分
何子貞書前後赤壁賦	一本	四角
何子貞臨麓山寺碑	一本	八角
鄧石如隸書張子西銘	一本	五角
張廉卿書李剛介碑	一本	二角
張廉卿書箴言	一本	三角
張遜先隸書漢碑範（八卷）	二本	一元
張文襄書翰墨寶	二本	六角
名人尺牘墨寶初集（清朝）	六本有套	一元八角
名人尺牘墨寶二集（清朝）	六本有套	一元六角
名人尺牘墨寶三集（明朝）	六本有套	一元八角
名人尺牘外集一（翁覃溪與李春湖）	二本	五角
（印刷中）名人尺牘外集二（翁覃溪與李春湖）	二本	五角
（印刷中）名人尺牘外集三（翁叔平與譚文卿）	六本有套	一元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玻璃版碑帖目錄

品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唐搨夫子廟碑	十元	六元
唐搨雲麾李秀碑	七元	四元
宋搨懷仁集書聖教序	八元	五元
宋搨化度寺碑	八元	五元四角
宋搨郎官石記序	七元	四元
宋搨九成宮醴泉銘	五元	三元四角
宋搨麓山寺碑	七元	五元
明搨漢史晨碑	二元八角	一元六角
明搨天發神讖碑縮本	八角	四角
宋搨溫虞恭公碑	二元六角	二元
宋搨雲麾李思訓碑	四元二角	三元二角
宋搨化度寺碑	二元	一元四角
唐搨溫泉銘	一元四角	八角
宋搨米海岳方圓庵記	三元八角	三元
宋搨崔敬邕墓誌銘	二元四角	一元五角
舊搨董美人墓誌銘	一元二角	七角
初搨朱君山墓誌銘	三元二角	二元
舊搨七姬權厝志	一元五角	九角
初搨原石七姬志	一元三角	九角
宋搨薦季直表	九角	六角
宋搨樂毅論	一元四角	一元
宋搨樂毅論	一元三角	八角
宋搨破邪論	一元三角	八角
宋搨麻姑仙壇記	一元六角	一元
宋搨麻姑仙壇記三種	二元六角	二元
宋搨玉枕蘭亭	一元四角	八角
初搨玉枕蘭亭	八角	三角
初搨洛神賦十三行	八角	三角
黃庭經五種（全部送附雅式木箱一隻）		
宋搨黃庭經	二元四角	一元五角
宋搨黃庭經	一元五角	九角
宋搨黃庭經	二元四角	一元八角
宋搨黃庭經	二元四角	一元八角
宋搨黃庭經	二元一角	一元五角

品名	[illegible]	片子
蘭亭序十種（全部送附雅式木箱一隻）		
蘭亭序（趙子固落水本）	一元九角	一元四角
蘭亭序（王十朋藏玉石版本）	二元二角	一元七角
蘭亭序（柯九思舊本）	三元六角	二元七角
蘭亭序（唐荊川舊本）	一元九角	一元三角
蘭亭序（韓珠船定武本）	二元二角	一元五角
蘭亭序（汪容甫定武本）	一元七角	一元二角
蘭亭序（王百穀題定武本）	一元三角	九角
蘭亭序（笪江上題明翻本）	九角	五角
蘭亭序（宋拓王曉本）	一元三角	八角
蘭亭序（詒晉齋潘妃本）	一元四角	九角
唐宋元明名人眞蹟各種		
鍾紹京書轉輪王經眞蹟	二元四角	一元五角
蘇文忠書愛酒歌眞蹟	一元三角	八角
蘇文忠題挑耳圖眞蹟	二元二角	一元四角
宋仲溫臨書譜眞蹟	二元	一元五角
祝枝山臨仙壇記眞蹟	九角	六角
黃石齋注經書札眞蹟	二元四角	一元六角
趙文敏書眞蹟五種（全部送附雅式木箱一隻）		
趙文敏書道德經眞蹟	四元六角	三元六角
趙文敏書度人經眞蹟	二元七角	二元
趙文敏書法華經眞蹟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趙文敏書參同契眞蹟	三元四角	二元四角
趙文敏書汲黯傳眞蹟	二元八角	二元
玻璃版叢帖目錄		
宋搨澄清堂帖	五元	四元
宋搨淳化閣帖	十一元	八元
宋搨眞絳帖十一種	四元六角	三元六角
宋搨越州楷帖十一種	五元	四元
宋搨越州楷帖十七種	三元	二元四角
宋搨西樓蘇帖十卷 裱本一箱	二十七元	十七元
又 釘本一箱	十九元	裝有木箱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黃鶴樓

晴川閣

言情小說

情驗

社會
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是書爲小說家貢君少芹所著描摹
近數年來社會形狀禹鼎所不能象
溫犀所不及照者一經點綴無不惟
妙惟肖全書舉定一人爲主千奇百
怪串成一線不同游騎無歸昔南海
吳趼人先生所著目覩二十年之怪
現狀爲社會小說之上乘方之貢君
此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三册

價洋八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元1)

言情小說

情驗

吳門天笑生述

天笑生曰余嘗聞諸吾女友慧子夫人謂世界競言情愛斯誠一可疑之問題究竟此情愛二字果存在於人類中耶我輒疑文家侈陳其事好爲繪飾或敘爲悲慘以發揮其淒豔之文章而博善感者之眼淚往往爲所顚倒竟不自覺實則全爲空中之樓閣此無謂之感涕寧不使人寃枉耶脫天壤間果有此事何以所覯遇動輒相左若足爲之反證者意者爲一時衝動久而彌澹所謂天荒地老石爛海枯本來無有此事乃作此英雄欺人之談抑何可笑也

時適有荷荷女士在座嫣然笑曰我偶憶一事良足爲一趣談天笑先生能筆之成一短篇尤佳余曰謹如教女士曰辛壬之交我輩投身紅十字會任看護之責爾時病院中姊妹有五六人而就中有一女郎曰楊浣茜者容貌最美麗態度至端閑而服役院中亦甚勤懇嘗語同伴姊妹曰吾輩女子不能爲國殺敵則盡此看護之義務固分內事也奈何不極其心力以調護之哉

某日病院中來一隊長曰羅令德羅爲吳人年可二十許英俊秀發之少年也以戰傷其頰居病院者二星期適派楊浣茜承値一日清晨陽光穿窗而入挾以新鮮之空氣足蘇病軀羅君已能起坐楊浣茜爲之鋪設晨餐衣雪白之看護衣往來室中不已玉顏映發暈以薄紅似與晨曦相激射羅令德坐病榻中目灼灼視之不瞬乃忘其晨餐楊浣茜初則佯爲未見既覺其坐而忘形則亦報之以一笑悄呼曰羅先生曷進晨餐哉

於是羅令德微移其頰下之綳帶俾易進食且便發言且食且囑楊浣茜浣茜則正爲之整理衾枕羅令德喃喃然自語曰如此高尙之女子而躬理此等事寧非爲愛國心所激蕩足令吾輩鬚眉生媿也浣茜理楊畢侍立創人之側以待其餐羅令德乃絮絮不已詢女士家中尙有何人椿萱並茂否兄嫂幾人弟妹若干楊浣茜亦還詢之則家世相等鄉邦亦相同也

明日之晨楊浣茜仍爲備晨餐羅令德則自理其楊云不敢以褻事浼女士浣茜謂此吾輩看護之責再較穢汚者亦當身親之蓋汚穢者其形質而皎潔者其精神也自此而後兩人之氣誼愈投合我輩雖略知之顧亦視爲恆事無足異耳一日羅令德竟向楊浣茜求婚夫病院中就醫之人向看護女子求婚在歐美各國亦爲數見不鮮之事當吾輩入院之始固已早定決心而楊浣茜以如此

婉妙女子尤足生情海波瀾也

是日楊浣茜亦拒却之謂看護女子與病者結婚爲院章所不許矧吾輩戾此先有決心否則不堪其擾前此凡經我看護之少年當出院時亦幾於無人不作是請求自我視之蓋目爲病將愈之一種徵兆耳儂來此未及一年而所歷已多今亦了不爲異矣羅令德曰嗟夫女士寃人甚矣將謂我爲情愛發生之朕兆則可若謂我爲病將痊愈之朕兆則不可也吾豈狂痴何爲於病將已時作是言君謂凡看護之少年出院時無人不作此請求我亦信之然君當以國士待我不當以衆人視我雖入院之時先有決心而看護女子與病者結婚爲院章所不許然君寧不能離此病院之生活耶

浣茜笑曰君言懇摯良足動人然精巧猶弗如前我所看護之少年孫東雷孫君之言有類小說其擘畫前途有如燦爛之花令人增興味不少渠能通英法兩國語且謂將攜我偕遊意大利方在病中余亦笑頷之孰知不久乃發現其夫人其夫人至病院謂君可出院而孫君亦帖耳隨之行也羅令德曰君意我亦有妻如孫東雷以欺女士耶抑我固不能通兩國語如孫君然豈不能攜君偕遊而一任君在此看護傷兵耶

浣茜曰且毋多言君創未全愈也試進而餐羅令德負氣面壁曰我今日心殊不在餐浣茜曰將辟穀不食耶不食亦良佳少選我當來取杯盤去也言次卽一笑而出而羅令德則意不自安爾時病體漸痊食慾頓增回首視之則几上所陳之餐事肉香攻鼻引起五臟之神齊來格享舉盤中所有而大啖之而陽浣茜則亦出而就看護室中與吾輩同餐也

方我輩就餐時笑謔雜作而浣茜獨默然無言似懷有心事者顧亦不以爲意餐畢旋散而室中獨留楊浣茜與別一看護女子名張曼雲浣茜沉吟曰曼雲姊儂有一事就詢於汝曼雲曰何也楊浣茜曰看護女子與病者結婚爲院章所不許然則必先出院與病院脫離關係而後可耶曼雲熟視之曰妮子何來此語詎又有人向若求婚耶浣茜曰姑妄言之奚不可者寧必有爲而發曼雲曰言爲心聲若勿誑我是必羅令德之爲祟也

浣茜紅霞暈頰以手理看護雪色之衣袖曰姊觀此人何如者曼雲曰謝汝請勿以此見詢我生平持不嫁主義縱渠輩日日向我求婚我實絲毫無動於中浣茜曰我亦正如是惟天下事往往不能自信過堅我輩歸宿之地豈卽在此脫令有愜心貴當之人物殷殷致其情款於汝汝亦忍堅拒之耶曼雲推椅起曰噫阿茜癡矣汝乃自墜於情網耶此皆由汝道心未堅故外魔得而擾之余無語矣

是日亭午羅令德輾轉榻上眠不貼席楊浣茜屢爲整其枕玉腕偶近羅令德羅令德即持而親以吻脫在他人者必急縮退而浣茜不卽引去羅令德曰女士我如是擾瀆君必甚厭我心亦至覺不安第我拳拳之心發諸自衷良不可以自已想女士心非鐵石當亦能憐之者矧此間病院殊覺悶損若非女士看護者我早出院數日矣願女士迅與我以處分耳

浣茜曰羅令德聽之……蓋浣茜忘形不覺直呼羅令德之名急欲改稱已復無及乃續言曰君出言何不自審度顧我願君澄心自加考慮須知此數星期中君以臥病於院中故日夕相對之女子惟我以病軀乍愈情感易動我前者謂病將愈之徵兆凡少年之入此病院者大抵皆然匪獨君也故我敢斷君決

非眞心屬我者羅令德曰寃哉我將何以取信於汝恨不能剖胸臆以示之耳總之我今日一顆之心已全數交付與汝聽汝發付汝縱絕我而我此心不死亦必日日向汝請願至君允許而後已浣茜曰佳此良足助君消遣病裏光陰也

嗣後羅令德每見浣茜有餘暇則喋喋語此事且見浣茜將去則大呼渴欲得水浣茜將行則大呼飢欲進餐日惟求與浣茜相偎傍相親近而浣茜亦遂不能徑去楊浣茜於院中執看護之役若爲羅令德之專有品矣顧在浣茜亦未嘗不鑒其意誠惟第一爲院章所拘束不得與病者爲婚詎以我故遽破其例於是猶夷未敢加允而脈脈芳心已微有所可矣

越數日羅令德之創傷已完全告愈理宜寧家不得久滯病院臨別握楊浣茜之手而語曰女士我今日言歸矣顧吾之身雖歸而吾之心仍環繞左右君能一諾者則君非惟療我身體上之創傷實蘇我精神上之苦痛也抑我雅不願任君留此病院日與傷兵周旋令彼荒穢齷齪之人日親玉人更以傖狀瀆汝向汝乞婚也君能偕我同歸者最佳

浣茜正色曰羅令德先生儂非不感君深摯之情第此時實不能與君偕願君先歸身處交際之場三月以後苟蒙摯念此心仍屬諸我則可重來此地容我徐思之也羅令德無奈悵然而去夫病人出院至尋常事在院中服役看護之女子送往迎來固無所容心於其間而楊浣茜自羅令德去後即怏怏不自聊非第眉黛間摺有愁痕我恐雪白之胸衣上時有珠淚零落也

自羅令德出院後兩星期中爲函可十二情話纏綿溢於篇牘謂出院以後惘惘然若有所失蓋此心尚

係屬於病院中也又謂我之精神專注及君因心及腦由腦返心轆轤上下無時或已君三月之期無乃太修此宛宛之歲月更從何處銷磨者楊浣茜以純潔無滓之心本如太虛之天今不免爲浮雲所翳輒於調藥劑飲之餘暇懷中出函觀之往復展誦一日數讀一若溫馨凄豔之氣環繞此函而不能飏去者猛憶人去天涯不無傷別之感然彼人既出以精顓敦摯之情又何慮也

兩星期後來書漸疏約四五日得一書而已更一星期僅得一書復一星期則魚雁沉沉杳然無復消息此數日中楊浣茜梳掠俱罷餐食都廢憔悴之狀匪可言喻鏡裏容光似別爲一人矣院長觀其狀以爲給事病人過於操勞勸其休假數日而孰知此病於心不病於體此病於出院之病人不病於在院之病人而此時之楊浣茜固在素巾裏淚之生涯中矣

更復一星期一日吾輩方晨餐仍復笑謔雜作而浣茜仍默然無語人知其胸中有事亦不擾之乃閽人遞一快郵至以授楊浣茜下所署名固郵自羅令德也浣茜胸中跳躍不止乃故作暇豫之態以小刀徐徐拆其封書曰

浣茜女士慧鑒日來匆匆兩星期未通音問至以爲歉惟中心感篆無時或釋今始歎女士之持有定力誠爲舉世女子所不可企及非第能救人身體且能援人心性中之陷溺也僕思凡人當病臥牀榻之際其思想最紊亂無敍其言語最放縱無忌如僕當日是也迴思爾日塵穢之狀冒瀆鸞從實所不免追憶前塵良覺自慚形穢想在病中女士或能憐而恕之耳僕今先謝女士看護我之殷殷次謝女士之能以正言相規愛人以德也茲有丁箕雲女士才德均備已與鄙人訂婚約將於某日成禮謹奉

禮券一紙屆時尚望惠臨觀禮也羅令德再拜

楊浣茜讀之手雖發顫固面仍作笑容以函授張曼雲曰此足以驗男子之心腸也張曼雲讀畢笑語之曰阿茜憶之脫今後更有英秀美妙之男子傾心於汝者汝不宜蹉跎縱却耳

荷荷女士既述此事畢復笑語天笑曰我之所述足破汝輩小說家纏綿不盡之情愛說也天笑笑曰佳哉佳哉女士之言實貺我以小說資料而仍令人有纏綿不盡之意也相與大笑則敘其事而題之曰情驗

（完）

詞林

病起小坐一首寫塵

秋星閣主　敎政

閉門謝客嬾周旋短閣疎簾坐小年
永日看天識雲氣蕭齋滌暑爇爐烟
炎涼世局幻於瘧血淚文章沸似蟬
病裏覯人百不是疏狂未敢薄時賢

（晚秀）

愛國小說

偉影

古今小說名著

說部之大寶藏

學界之饋貧粮

說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意魯魚亥豕訛奪眯目讀者往往生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游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擷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冊

定價洋八元

外埠郵費每部四角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點亦便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愛國小說 偉影

瘦鵑譯

（一）

朝日杲杲。映徹巴黎城中。而淺灰色之霧氣。尚四匝未散。行人動於霧裏。蠕蠕然如蟲之在絮。斯時惟傷軍旅館之圓屋頂。直抉重霧而出。璀璨作金色。即彼高可吻天之曷茀爾塔。尖夕夕如空中之傳信員以無線之電。爲東西兩軍傳其軍訊者。茲猶深隱未見。外此如莾德麥脫高邱上之白宮及吾夫人大教堂之諸塔。亦均爲霧氣所封。失其睥睨一世之概。惟此傷軍旅館。明光乃獨燦。蓋此圓屋頂下。實亦有無數光榮之好男兒在也。至是圓頂黃金之光。似與日光競。其華煥作。作然耀於黕黯之空。若有神聖。頂上之圓明焉。排霧下映。及於一大豪傑之墓上。墓中何人。則震爍今古之拿破崙也。光動及於墓碑。墓碑立。燦碑上有文曰「願吾身之餘塵。長息於西茵河畔。俾得近吾至愛之法蘭西國民」之三語。實爲拿翁遺言。萬古弗能磨滅。俄而日輪漸高。傷軍旅館之全部。乃皆煥然湧現。日光徐徐內透。挾溫氣俱入。於是有傷軍無算。魚貫而出。在昔此輩固嘗喋血疆場。殺敵如刈草菅。今者蟄居於茲。豪氣尚復未泯。每聞鼙鼓輒興髀裏肉生之歎。時以第一人出者。爲伍長比都。失其骸之一部。并於一八五九年索茀令拿之役失其一臂。特其軍人赳桓英勇之態。初猶未失。絳頰似蘋果。目光如炬。若蘊怒意。兩頤白髯如雪。蓋已老矣。御一藍色長衣。綴勳章五六。其次爲一海軍中人。曰蒲萊密疇。昔夙以美少年聞。而今則頹唐已甚。行時步履濡滯。背亦傴僂如弓。且聾其耳。萬籟弗能一聞。於一八六二年越南東京之役。創其顱。歷久乃未少

瘥二人同坐牆次一長櫈之上伍長睜其目目彼海軍中人海軍中人則立出其耳筒內之耳中伍長就筒口大聲呼曰彼普露士人猶在進行中也茀萊密凝眸前注似作夢夢之狀尋乃微聲言曰吾輩少一拿破崙耳時軍號手瑪丁適出其人年八十矣狀貌獰惡出語至伉爽兩骹都失支二杖而行杖纍以漆製甚精出時聞伍長語則立止口中喃喃申詈舉杖向空而搖復嚼齦言曰吾國統將率皆乳臭之兒又烏足以克敵卽如彼約茀者句語未竟他人亦續續而出中有軍需官桑道以莽脫培羅一戰立功者毛德軍曹及拉都軍曹則嘗身經克利米亞大戰者又有軍醫聖拉姆培則於一八五八年助平北阿非利加堪勃爾之亂者諸人麕集均虎虎有生氣在若輩心中僉謂法蘭西最後之希望實繫於若輩之身矣居頃之軍醫聖拉姆培忽發吻言曰吾輩法當組一勁旅佐以巨礮果彼普露士人竟入巴黎者則卽同溺於若輩之血中以死次軍需官桑道顫且言曰昨夜吾睡時嘗藏此物於枕下言次自衣中出一絕巨之古式手槍以示諸人又曰顧乃創吾耳令吾弗能安睡今茲吾句言至是毛德及拉都各相睇以目似已會桑道之意既而毛德忽袒其衣拉都助之衣既張則喘且呼曰諸君視之呼時展其二臂如神鷹之展翅顧以老病臂乃震震而顫諸人一見其衣內所藏則羣相錯愕或肅然行軍禮或則立去其冠童禿霜雪之顱一一皆現緣此軍曹胸際方藏一退色之幟且已碎裂無復完相而諸人見之則皆敬禮恐後繼有十二人之聲浪悄然並起曰此吾大皇帝之幟也拉都危立於其同伴之次狀至傲兀發爲木強之聲曰此吾二人昨日所得者會吾曹統領盡取吾國舊時戰幟出別謀庋藏俾敵人果又如一八七〇年之役重入巴黎時卽可不爲彼得時吾與毛德在側得間卽潛取此幟此幟嘗於壘時招展於彼神聖之

帷幄上者蓋卽吾大皇帝拿破崙之幟也拉都慷慨陳辭氣幾爲塞一以年邁一則剌戟深也當是時又有二同伴至此二人可稱奇偶又如鏈環之互相維繫一據輪椅坐一則推以行二人在此傷軍旅館中實爲兩極一極老一極少也椅中老者爲副將拉托爾密歇目盲矣爲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中之遺老此老年事既高所見亦廣今雖盲而目瞼尚能奓張似向空中窺此大塊神秘之機者其在疇昔實炯炯如岩電嘗接拿破崙大帝鷹瞵虎視之眸子副將年登大耄殆在百齡以外據坐椅中直類一白色之影覺其肉體已歸化於烏有顧雖如是而壯年時英武之態似尚未盡汨沒是人蓋嘗見拿破崙者也其將護拉托爾密歇者爲中佐梅爾在衆中直等於嬰兒年僅七十有五面部鬚髯薙刈都盡脣齶間似蘊笑容有觸卽發眸子朗然明澈不障纖翳居恆好笑無論其感覺爲恨爲痛爲憂一以笑容出之在昔嘗業優於馬賽當普法戰爭初起時適演一軍事之劇梅爾爲拿皇聲容並茂與拿皇絕肖斯時此二人既入衆中副將盲於目弗能見則顫聲問曰是何物也是果何物也衆告之曰大皇帝之遺幟拉都及毛德遂同至輪椅之次以幟角與之副將展其瘦削之手摸索良久口大張復仰其無光之眸子上嚮忽振喉呼曰同伴乎此幟是也大皇帝英靈不昧吾曹務當使之復活彼敵人已長驅以向巴黎已在麥納河上矣梅爾中佐聞語淚痕已盈於眦而脣際尚作笑容尋忽發其高抗之聲朗朗言曰然吾曹當招大皇帝之英靈并一見其萬古不滅之偉影

(二)

軍需官桑道往來蹀躞弗已把其手槍躍躍然似欲一飲敵人之血伍長比都蠹固服役於礮軍中者茲

則徘徊於小園中所列廢礮之間若欲發以殪敵維時在場諸人言念宗國之不武中心均至憤激憤激之中復挾隱憂個中惟拉托爾密歇副將及梅爾中佐尚懷一線之希望中佐徐推副將之椅以行悄然問曰汝不嘗謂比者曾與皇帝款語耶副將曰然今之峙於吾二人之前者非吾皇帝墓門耶中佐曰良是高柱崇聳今方籠於黃金色日光之中副將曰其上何語中佐曰其語爲「願吾身之餘塵句」一時此曩嘗躬演拿破崙之名優假又結束而登舞臺立現其雄傑排奡之姿儼然作拿破崙狀復發其威厲抗朗之聲續曰「長息於西茵河畔句」一副將曰是固吾皇帝生時所常語者中佐又續曰「俾得近吾法蘭西之國民」少選二人已至鏤金圓頂之下去大皇帝陵寢近矣拉托爾密歇副將遂柔聲言曰匪特大皇帝之軀殼近吾法蘭西之國民卽其報國殺敵之精神亦當長留於吾法蘭西國民之中俄至陵寢四周之闌外梅爾中佐憑闌下瞰視此石製之巨櫬而拉托爾密歇副將則復仰其無光之眸子以嚮太空殆又返老而爲少年與拿破崙大帝相見矣空望久久則啟吻問中佐曰汝亦以爲大帝之精神尚生耶中佐答曰否惟吾讀此墓上遺語時則覺大帝之尚生副將聽之吾當年業優登場飾爲大帝時人僉謂絲絲直與大帝逼肖有大帝之神態有大帝之精神蓋吾設身處地亦自以爲大帝吾之靈魂卽大帝之靈魂吾之音吐亦句拉托爾密歇攙言曰是固良碻迄今吾尚聞人言謂汝絕類大帝也中佐曰吾在平日亦頗以此自豪興至時時復冠其兩角之冠衣其灰色之戎衣斗覺大帝精神已寄之於吾梅爾中佐之身拉托爾密歇直呼其友生之名曰亞克彼沙場多士亦嘗知吾拿破崙事耶彼衆都勇都爲法蘭西之大國民必能踔厲奮發以殲國敵然欲重振吾拿破崙之精神其責端在吾輩果能得吾大皇帝萬

古不滅之偉影映入彼衆之眼簾則句此則字甫出副將脣吻即訕然而止於是四隩都歸岑寂了無纖響忽聞巨聲訇然發於遠處梅爾中佐立大呼曰是礮聲也是礮聲也呼時礮聲又續續而作中佐立趨副將椅前復呼曰副將副將是礮聲也斯時中佐之身似已着彼礮中之彈丸色朽神木弗能一動而椅中之人亦僵坐不動蓋此百年前嘗見拿破崙之拉托爾密歇副將已傍拿破崙長眠之所溘逝矣

（三）

梅爾中佐兀立弗動者移時雙眸仍注副將之面掬其淺笑之容藹然言曰汝胡往汝胡往汝殆往招大帝歸耶語時聲柔而肅似欲令副將聽之報以答辭者蓋其心中方以爲死友之魂必往依大帝於天上而從大帝萬古不滅之偉影同歸人間也於是無限之希望胸乃立生亟袒副將之外衣展手按其臆次則心果止而弗動於時天已入暮斗聞足音跫然作於廻廊之間須臾即見守陵之叟手燈而入燈光蕩處見梅爾中佐危立暮靄中冥然如入定則朗聲言曰梅爾中佐願君晚安彼敵人尚在進行中也中佐惘然亦效爲叟語曰彼敵人尚在進行中也叟廻首乃見輪椅又見此椅中僵木弗動之老軍人因問曰麥歇拉托爾密歇安耶中佐柔聲答曰渠方睡耳守陵之叟巡視一過蹁躚他去中佐則返身以向拉托爾密歇副將之遺蛻低聲言曰汝果睡耶吾友汝匪睡也汝實死耳嗟夫拿破崙言時腦筋忽大震神經亦弛恍惚間如見一影狀類幽靈也者初猶爲暮靄所籠模糊弗明既乃奇光煥發破靄立現則嶷立於前者固大皇帝拿破崙也中佐至是既驚且喜私念吾方道及皇帝之名而皇帝已至天顏咫尺神威逼人其尊嚴赫奕之狀直無異於主宰世界之上帝意者果如拉托爾密歇副將之言大皇帝之英靈尚生

耶。須臾此影已愈拓愈廣。光亦愈燦。而大帝炯炯如炬之明眸。則方遙注於遠處戰場之上。旌旗蔽空。礮火漫天。祖國之驍騎。各揮其長劍格敵。劍光作作然白如雪片。三軍奮勇直前。十蕩十決。中佐見狀。則力振其嘶咽之喉。大呼法蘭西萬歲。呼聲一作。敵遂潰陳而逃。中佐復呼。聲乃益厲。矍然驚覺。但聞回響猶戛戛未絕。而心亦怒躍。幾及咽際。血氣中熱。血如沸。若將飛溢而出。於是狀如瘋人。喃喃自語曰。皇帝尚生。必能救吾祖國。行見敵人喪膽。無敢復逞句梅爾中佐句陛下末弁在是句趣銜吾命達諸約蕭大將句唯唯。中佐自語既竟。則揚聲呼曰。上帝乎。其助吾法蘭西之大軍。使予今夕從吾拿破崙萬古不滅之偉影後。克强敵而奠宗國也。

（四）

約塞杜保者。軍中傳信之使也。是夕以摩托車馳騁巴黎及聯軍左翼間。傳達兩方軍書。竟夕往來僕僕。初未少息。嘗告人謂有一次幾於道左死。一老叟。叟爲一八七〇年間之軍人。今亦歸老於傷軍旅館中者。項有銀牌。因得識之。車垂及其身矣。急止始免。叟忽言曰。請攜吾至前敵。約瑟曰。是弗能從命。叟哀懇曰。君其體上帝仁愛之心。幸曲從吾請。約瑟尙猶夷未決。而叟又曰。趣攜吾行。爲吾軍之勝利。故爲法蘭西祖國故。約瑟却之不得。遂載以俱行。歷程可十五基羅密達。至於東北方麥西尼十字路口。其地蓋已在法軍哨線中矣。當約瑟至軍中時。法德兩軍鏖戰方烈。藥雲瀰漫天際。槍礮聲續續四起。法軍疾退。無復鬬志。而德軍則尙猛進弗已。然將士亦已甚罷。在勢弗能復進。於是休戰少息。藥雲漸散。礮聲亦寂。似大風雨過。天地復其故態。法軍息於一小山之坡。坡斜下。逶迤與山谷連。谷中有山脊隆起。黝黑如漆。惟

左近有小村方被火火光作深赤返射於山脊因亦少明維時大戰方已沈寂逾恆羣卒神經均顫幾於弗能自持而萬目睽睽乃忽注於谷中山脊之上脊背斗有一人影徐徐出現影偉岸而短被長衣冠兩

角之冠挺立弗動爲狀乃至鎮定羣卒見影皆愕嘖嘖相告曰拿破崙拿破崙於是拿破崙三字胸已傳遍諸濠一時上級及下級之軍官亦靡不以遠鏡遙矚此影羣相錯愕或曰皇帝至矣或曰是拿破崙也或則歡然言曰渠來殆將統率吾軍克彼强敵耳羣衆木覩拿破崙偉大之影不期而顫一隊至於一團一團至於一旅一旅至於一師全軍之人一一如中寒疾顫已衆心皆奮勇氣亦立生盡人咸懷殺敵致果之心磨厲以須而礮聲亦已訇然而起則敵人又進行矣一刹那間山脊上皇帝立處亦斗發紅光上燭霄漢烟霧四漫皇帝之影立隱已而烟散而皇帝尚在衆大

悅歡聲雷動厥聲乃較礮聲爲厲皇帝悄立如故兀然無動榴霰之彈紛飛於頭上谷中地雷復時時爆發顧皇帝冥然如罔覺狀益鎮定已忽面此法蘭西長蛇之陣徐揚其手如禮三軍之將士似又祝諸將士之勝利者俄而礮火復起漿雲塞於山谷皇帝之影遂隱三軍之士至是乃皆奮發勇往直前一以當十鼓角之聲亙數里弗絕三軍勢如潮湧下山坡而越山谷長驅以向山脊萬衆一心但知殺敵刺刀所指敵人爲之膽落於是此法蘭西之大軍上邀拿破崙在天之靈逐敵軍於數百里外弗能復入巴黎一步矣

（五）

讀吾書者聽之今吾又將述彼軍中使者約塞杜保之語告讀者矣約塞謂自軍中挾使命歸巴黎時道經一山谷中之山脊斗見一老人偃伏山阿身被重創力支弗能起衣服奇詭赫然作拿破崙裝且冠一兩角之冠無殊拿翁當年躍馬沙場之狀惟視其項際有銀牌則固數小時前摩托車中載以俱行之老軍人也時約瑟即叩老人有無遺言老人微呻即侃侃言曰「願吾身之餘塵長息於西茵河畔俾得近吾至愛之法蘭西國民」一言既遂絕約瑟因載與俱歸平明至巴黎矣約瑟既歸初不以老人事報之上官第以其尸歸諸傷軍旅館并述其遺言而伍長比都軍需官桑道及軍曹拉都毛德等盼梅爾中佐者亦竟夕矣今乃遽歸歸則已死而昨夕拿破崙見形山脊法軍血戰却敵事亦已聞之此代表拿破崙者則梅爾中佐也翼日侵晨傷軍旅館黃金色之圓頂破彼黮黮重霧湧現於曉日之中梅爾中佐之遺骸遂舁之拿破崙大帝墓側與老副將拉托爾密歇同窆焉自是以後彼三人乃同眠地下保障法蘭西之

國魂三鬼雄英靈不昧相與握手話舊此其爲樂靡有涯涘而墓上圓頂燦然作黃金之色受日光動正如大神頂上現其圓明也（完）

新社會之活動寫眞

偉人達官既飽其囊作海上之寓公者總不能離此三途此三途者云何某君打油詩之兩句曰洋房已造汽車買添個如花小老婆默數友人中有三事並舉者有僅舉三事中之一二事者於三事中一事不舉者必仍爲窮措大如故也（釗影）

某政客語人曰吾輩政客生活不知所謂共和也專制也但有可乘之隙可階之梯則卽吾輩活動之機會也嗚呼此言也可以代表今之一般政客但他之政客不肯言而彼獨言之亦是彼直率處（釗影）

社會小說

塾師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英文造句用字法

全書一冊

是爲王豐鎬君所著專取切用要語依字母挨次排列每字詳舉用法及意義解釋顯明初學英文者手此一編於英文造句之用字及運化不難迎刃而解且條例分明尤便自修

價洋六角

英文法程彙譯必覽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五分

英文讀本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作者本敎授之經驗研究吾國兒童初習英國文字之狀况編爲是書開首數課將字母漸次提出連綴成字使之誦讀俾兒童易於記憶而無繁難之憾字母既畢示以四體之書法至於各字之用法語言之學習均取淺易足供實用發音符號尤爲明晰每課之後復將已授之字彙集成表以便溫習選材精當立法謹嚴吾國幼生肄習英文當以此書爲最新最宜之善本

英文教科全書

全書五冊　價洋二元七角

是書爲英國文學家薛畫林氏名作由淺而深秩序井然所選課文以便初學興味勃然不忍釋卷爲主所論述者本之自然不加雕琢務使學者讀一篇獲一篇之益而敎者有事半功倍之樂譯語淺顯確當足以資爲軌範所選實際應用之材料尤爲宏富敎授參考均能適用洵殫精竭慮之作（卷首一角五分卷一二角卷二四角卷三八角卷四一元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社會小說

塾師

美國文豪霍桑著　半儂譯

我國舊時私塾之腐敗。固已人人引爲笑柄。卽曾做過猢猻王坐過冷板凳者。亦於無聊之極。詠爲打油之詩。自嘲勿諱也。然一讀此篇。則歐美古代之學塾。其腐敗亦何讓於我。夫以腐敗不讓於我者而一轉瞬間。其學校制度之完備。已爲我國所稱譽所模倣者。何哉。曰。此之謂社會之進步。

霍桑曰。吾今願爲嚮導。引讀者之理想。往觀古時琦佛爾先生之學塾。此學塾爲一廣大不潔之室。地板之上。敷之以砂。窗則木製。嵌以六角形之小片玻璃。使納光線。其啟閉則鉸鏈司之。不用樞柚。蓋古製也。室中有長凳。羣兒排坐其上。長凳之前。則書案也。

室之一端爲爐火。爐極巨。其煙突之一角。足容兒童三四。此亦古製。因古時煤礦未鑿。而林木豐富。凡熾火取煖者。咸用木而不用煤。以用木故。爐乃以大爲貴。取其大則容木多也。

今姑假定吾輩探首入此學塾之時爲冬季。則一入此室。卽見爐中容木甚多。木既多。則火燄白烈。光色熊熊。幾欲自煙突中飛躍而出。而煙突中之黑煙。亦時時翻捲無已。有時煙爲風力所壓。反蕩入室。則煙卽迷漫於羣兒之頂。漸乃徐徐飄漾。旁及四壁。上達承塵而散。因此之故。此四壁及承塵。色多黝黑如漆而考其自白變黑之時期。實不知果在若干年之前也。

琦佛爾先生老矣。道貌盎然。容色冷峻。冠黑冠。狀類古時之清淨教徒。白鬚長垂。下及腰帶。御眼鏡。時時引首四矚。苟兒童膽巨。敢當先生引首四矚之時。而嬉戲。或與鄰兒交頭接耳。或目不視書而他視者。則

不特火爐之旁懸一巨棒卽先生案頭亦有一極粗極巨之戒尺在也

已而開課矣羣兒咸執卷而讀聲音嘈雜宛如橡樹之林忽爲大風所扇枝葉相擊乃成雜響其中尤有白司白司之聲則爲羣兒之翻其書頁琦佛爾先生見羣兒翻書愈忙誦讀之聲愈雜則愈喜蓋先生寢饋於此六十年矣習慣自然不聞此羣蜂鬧日之聲則不樂亦猶芙蓉癮上非吸雅片卽不能舒其筋骨也

已而課拉丁文矣卽有天眞熳爛之兒童若干人身御方緣之小衣膝際綴有鈕扣爲飾者趨至先生之前以受敎此輩爲全塾中最爲先生重視之人蓋在塾中預備文學後將來擬入劍橋大學以宏造就者也

先生居此最久自兒童而轉爲成人者先生眼中亦見之最多他人所見每僅一二代而先生目覩之新

陳代謝則已數代矣先生閱世既深遂擅相人之術方其課拉丁文時見甲兒則念曰此兒可使爲醫居心正直而意氣和平製丸合藥必愼也見乙兒則念曰此兒可使讀律豪爽而雄於辯名譽金錢得之均易異日且可爲國會議員也見丙兒丙兒者先生最契愛者也則念曰淸淨教中某宿儒今已歸道山矣此兒長成必能繼其學派著述名山誨育後世非此兒莫屬也

然而當此之時此輩猶是兒童也其唯一之事業猶是誦讀維其兒詩集也(維氏爲羅馬大詩翁)嗟夫維其兒閣下之詩措詞琢句神韻氣魄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然而陳義既高生字僻句又復連篇累牘自有汝詩而後世之學徒乃大苦因汝詩之艱深冷澀學徒以誤譯或誤解之故致遭師長之痛揞者幾於無世無之讀者諸君諸君亦嘗習臘丁文矣吾今提此維其兒之名料諸君中必有不寒而慄回念往時先生案頭之戒尺者

已而課算學矣算學班之兒童大都志在習商故先生之相此班兒童也亦以商雖此時羣兒所習者尙爲三雞五狗七梨八橘而先生之心中則曰甲也賢將來可航海至英吉利營販賣闊布之業卽至西印度營糖業與加非業亦可也乙也亦賢可使立於計櫃之內應接主顧其量絲帶與布疋尺寸必公也丙也頑劣僅可令其持鎚打鐵卽高一等亦只可坐於長凳之上爲木匠繪畫圖樣否則口餌豕鬣手執針綉爲皮匠以補破鞋耳丁也戊也均有膽畧可令作水手作水手而果佳亦有甲必丹之希望也

先生對於此輩殊重視之先生若曰渠等將來之職業雖有高低貴賤之不同要而言之均能出其活潑巧妙之手腕用其淸明謹愼之頭腦以爲世界謀實利者也苟世界人類悉係徒恃理想之書獃而無此

輩調濟之則人類必大亂而世界亦不復成爲世界故吾輩摯愛之琦佛爾先生此時卽授羣兒以乘法之表羣兒而能領畧也則先生喜否則先生怒而先生之戒尺動矣此非先生好打也羣兒自取其打也諸兒曷爲自取其打先生曰世界之倚賴羣兒者至重羣兒不肯用心爲世界計不得不打羣兒勿咎我咎世界可也

然而不幸吾方言打而打之慘劇果至矣蓋此時琦佛爾先生靈銳之眼欵見兩兒方拋書而戲先生遂不禁暴怒作虎吼立喚兩兒至其前弩其目青其面忿忿然加兩兒以嚴厲之審判審判不及數語而罪已定罪甫定而施刑之時期已至於是壁間可怖之巨棒遂一躍而下棒下撒克撒克撒克之聲遂頻起而不息諸君當知當琦佛爾先生之時代實無一日無一塾不有此撒克撒克之聲也

先生打興極豪巨棒既動每至棒斷猶痛揮其斷棒不已嗟夫兒童亦血肉之軀也奈何受此毒棒今先生已作古人矣其痛棒兒童時去今亦已五十年矣而吾一思其事猶恍如撒克撒克之聲震我耳鼓欲聾也

拉丁課也算學課也打課也課凡三易而上午已過鐘已十二點矣於是先生乃熟視其所攜極大之銀表置其打人之棒於案頭噓氣作倦態羣兒則各有不耐之色屏息側耳靜候先生散學之命遲之又久先生始徐徐曰散學矣於是乃瑟縮離坐挾其書包輕步徐行魚貫出室然而一出塾門景象忽焉大變歡呼者歡呼矣跳躍者跳躍矣向之慴服不動者今已恢復其自由矣向之壁間之巨棒案頭之戒尺人以人白眼加之者今已失其效用矣向之拉丁課與算學課先生之用以希望羣兒爲醫生爲律師爲宿

儒爲商人爲鐵匠爲皮匠爲水手爲甲必丹者至此已盡歸於無何有之鄉而但餘歡呼之兒童跳躍之兒童運動之兒童與夫滑冰擲雪球之兒童矣

愉快之兒童乎今汝等可自樂其樂矣拉丁算學可不問壁間之巨棒案頭之戒尺則明日之事今日無暇計及之也

此時琦佛爾先生功課已畢可以歸而午飯矣然猶遲遲吾行不肯卽去蓋先生一生大半消磨於此廣大不潔多煙而衆聲喧雜之塾中塾非先生則不塾先生非塾亦恍覺此身無可安插故每值假日他人均欣欣自樂先生則侷促不安狀如易一世界而已身爲此新世界中新至之人焉

（完）

淞樓雜記

李忠武公於洪楊之亂戰績彪炳名震四垂其平生治軍精嚴所部以勇猛著名在皖時因攻廬州函請湖北益師時胡文忠巳持喪還葬官文恭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巳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其推重如此後迎敵於樊渡不利敵軍益進軍半潰敵遂合圍忠武所部皇亂陷七營忠武戰死事聞詔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它年再生申甫以佐朕也此詔係文宗手製云

湯貞愍(貽汾)生平以風流自命金陵陷題絕命詩一首云死生轉一瞬名義足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返絕筆淚難收槀葬無餘地平生積罪尤此詩知者頗少因記於此貞愍又工畫曾見其爲人寫讀書圖精妙絕倫

曾文正薨於兩江節署朝命徵彭剛直入欲以代文正力辭免後賜歸仍命剛直巡閱長江水師剛直建退省菴於西子湖中以兩年爲來往之期其泝江上巡則度歲於家沿江下巡則寓退省菴以省水軍迎送之煩說者謂其不忘戰備復淡利祿當時京師又爲之語曰君恩愈渥臣志愈堅又嘗見剛直辭官疏有云若夫問舍求田娛老山林臣實恥之其不忘國是意在言外也

宮庭小說

韓廬憶語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有益之消遣品

小本小說

全部十種合購者祇售洋一元

幻想小說 魂游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意人電學大家格恩姆能以靈魂出遊老母之變愛兄弟之薄情處無黨之眞目的名偵探之僞伎倆俱從靈魂眼中看出意想奇幻得未曾有

言情小說 水底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叙一貴族私生女兒經許多波折乃與所歡成婚其描寫未婚前二人誤會處與紅樓之記寶黛齟齬相似

社會小說 花蠹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叙一花蠹計誘名門閨秀一日忽逢勁敵即前受誘者之妹設種種迷陣使入彀中幾致之死此可懲戒淫人不少

愛國小說 碧玻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此叙一芬蘭女子赴歐求學冀救祖國大志未遂全家爲俄人殺害乃歷盡艱辛卒復大仇幷以一死激勵同胞讀之使人生愛國心

奇情小說 黃金刼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書叙美國一律師之螟蛉女於律師身後應得遺產律師之書記設計欲置女於死地而沒其產卒賴律師之子救護出險女亦感恩報恩遂諧伉儷

偵探小說 吳田雪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此叙日本近日三大疑案由吳田父子以精銳之眼光靈捷之手段偵出其情節之離奇爲從前所未有

哀情小說 桃源慘獄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是書述一衣之微釀成冤獄畢命蒼鷹捏情黃土著者狀兒女頑癡老親憤痛縣令殘酷劣紳猥鄙燃犀之下無遁形直是爰書一則

札記小說 殘夢齋隨筆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四分
此爲武林蔣景緘君遺稿於所著小說外又換一副筆墨典雅名貴不讓蒲紀二氏之專美於前也

奇情小說 血中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書叙柏林一富翁爲某公司書記所殺嫁禍蘇姓殺時遺一手帕上有名號轉輾入蘇女手控諸官案遂破事實既曲折文筆亦簡明

社會小說 門富奇譚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二分
此叙粤東龍馮二姓門富事情節新奇詭變文筆酣暢淋漓小說中之傑構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宮庭小說

韓盧憶語

半儂

英王愛德華七世。有一犬曰愷撒 Caesar 機警解人意。王頗珍愛之。嘗為製一頸圈。鐫金字於其上曰。「吾愷撒也。為皇帝所蓄」"I'm caesar. I belong to the king." 俾見之者識為英王之狗。千九百十年五月。王殂。狗亦悲號以死。一時英人傳為美談。倫敦畫報特為之繪象。而繫以哀詞。稱曰忠憫之犬。後有一文士。本愷撒之語氣。著一書曰「吾主安在」"Where's master." 將愷撒忠愛之忱曲曲繪出。全書篇幅不多。而大字精印。插以彩圖。定價至五先令。自千九百十年六月初版後。至千九百十二年七月。已重印十八次。(余所購得者即係十八版。四年以還。又不知重印幾十次矣。)是亦可見此書之受人歡迎。與夫愷撒之見重於世矣。嗟夫。愷撒一。狗耳。受人豢畜。豢者死。猶能殉之以身。彼衣食取諸民。民困將死。而不能有以蘇其困者。毋亦有愧於愷撒歟。

愷撒曰。嗟夫吾主安在。近數日來。吾上下奔走。宮中各室。幾為吾一一覓遍。而終始不得吾主。吾無吾主為伴。直欲冷靜死矣。彼宮中之人。不解吾心中苦痛。時時與吾嬉玩。或拍吾頭。或以手指梳吾毛。或出餅餌食我。我初亦忍受之。今則漸覺其可厭矣。諸君當知吾愷撒。亦非不愛嬉玩者。祇以此輩與吾性質不習。對吾有所舉動。咸不能如吾主之足令我滿意。吾主萬幾之暇。恆以手指搔弄吾毛。初則順搔向吾。微覺不適。而一動吾耳者。吾主立即改作逆搔以適我意。吾尤愛吾主以溫手撫吾之鼻。或以一手托吾之領。一手加吾之項。而徐徐搖動之。此事在他人亦未始不能為。特他人鹵莽滅裂。手足粗笨。要不能如吾

主之善體吾意耳頃間有人將晚膳來囑吾食之謂係奉主母之命令廚役爲吾特備者此特備之晚膳吾誠不敢暴殄天物言其口味不佳且甚願勉食少許以娛吾主母之意然畧一嘗試卽覺其味較藥汁尤苦也吾今於飲食一事無論餚饌如何珍貴嘗之終覺不甘但使能有一骨出自吾主盤中者吾卽以爲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此曩吾隨侍吾主之時吾主每食吾必靜坐其右側然吾但知靜坐不同儕輩之搖尾昂首作嚶嚶乞食之聲以取厭於吾主而吾主亦決不自食其食置我於不顧卽値宮中大宴吾主招待賓客極忙而盤中苟有餘餚肉骨必舉以食我此蓋因吾侍吾主已久吾主己身已飽必不忘其右足之旁尚有一小狗忍飢以待也且吾主爲一國之主一國之民悉吾主一人食之吾主每食必食我亦猶吾主之每食不忘其民耳

今吾已徧覓宮中矣。其始吾尙以吾主與吾作捉迷藏之戲。此捉迷藏之戲。吾幼年蓋習爲之。當時宮中之人。咸稱我小狗而不名。吾主每暇。即與吾捉迷藏。其法係先置吾於室外。吾主自入室內匿之。然後令吾往覓。覓時吾恆勝。而吾主恆敗。蓋吾主自匿之法。往往先自登樓。登樓之後。過一甬道。即入一室靜坐以待。初無他種奇異之匿法。吾第嗅其足跡。可一覓即得也。今茲之事。吾初猶以爲捉迷藏也。及遍覓不得。反而思之。知吾今年事已增。筋骨之強健。遠不如前。愛我如吾主。決不至以勞力之事。如捉迷藏者戲我。不戲我。則吾主又安在耶。吾自入宮以來。一生多於快樂中度之。不解困苦哀慟爲何等事。今者奔走數日。勞苦已極。不得吾主。哀慟已極。勞苦與哀慟相乘。遂致神思迷惘。奄奄欲睡。然而思潮起落。眼中時時有一吾主之小影。橫梗。雖欲睡。終末由交睫也。

初吾以爲吾主猶在寢室之中。此寢室乃係禮拜五下午。吾與吾主相見之處。爾時吾猶見吾主明明倦臥於睡榻之上也。乃爲時未幾。吾復入此室。則人去牀空。吾主已不知所在矣。吾乃思吾主政務紛煩。今茲或已臨蒞寶殿。與王公大臣討論國是。此寶殿乃一廣廳。地板之上。施以髹漆。光可鑑人。吾平時行經其上。必謹慎徐步。深恐吾爪偶傷漆澤。令起痕跡。今則心緒如麻。但知一意偵求吾主。不復能顧此瑣瑣矣。然入殿之後。遍經各室。終不得吾主所在。其後又至一室。門闔。吾不能進。然在平時。吾苟屏諸門外。欲求入室者。但須微作吠聲。吾主無不立時啓門納我。有時吾主故與吾戲。聞聲不納。且曰。愷撒今日不納汝矣。吾知其戲也。吠聲畧高。則吾主聞之。無論忙碌如何。必自出啓門。笑曰。性急哉愷撒也。至今日吾在門外。微吠。吾主不應。吠聲較高。吾主仍不應。以爪微搔門限。又仍不應。吾乃大窘。然又不敢狂吠。以取人之

厭。亦不敢用力搔此門限。蓋宮中一草一木。均吾主之物。吾當愼護之。倘力抓門限。令有損傷之蹟。吾即無以對吾主也。此時吾在門外盤桓甚久。側耳以聽。則室中方有一人喃喃若有所唸。此人之聲頗習於耳。吾恆在禮拜寺門外聆之。然其面目如何。吾不之稔。此因平時吾主無論何適。必令我隨行。獨於禮拜日入寺禮拜。則必止我寺門之外。勿許隨入。因之吾只能耳食此人之聲。不能目擊此人之貌也。（按此時當是英皇已歿。延教主對其屍體誦經懺悔之時。）

猶憶一二禮拜之前。吾隨吾主旅行山德林亭。一日爲禮拜日。晨起。吾主方進早膳。吾見其神色困憊。似是多勞所致。意擬沮其出行。俾家居半日。得以稍資休息。因乘其食時。故作假睡。以示不願外出。及食竟。吾主呼我曰。愷撒。弗貪睡。吾當赴禮拜寺去矣。速隨吾往。吾不答。但起立。以前足置其膝頭。且以鼻徐徐自拭其足。作一呵欠。似言吾方甚倦。不能外出。吾主解吾意。即曰。愷撒。吾亦甚倦。日來諸事蝟集。罷茶極矣。但終不能以罷茶之故。遂廢吾事。吾今日必往禮拜寺也。吾聞吾主發言之時。音低氣促。似已不能更勞。即復倒地而臥。促其呼息。作鼾聲。吾主見吾如是。歎曰。愷撒。爾誠忠慤。吾知爾非眞睡。特欲阻吾外出耳。吾佯爲不聞。作鼾聲如故。越一二分時。吾主毅然起立。揚聲曰。愷撒。勿假睡。速隨吾去。吾每値禮拜。必往教堂。數十年如一日。不論何事。都不能阻。我速起隨吾去。吾見吾主意已決。無可挽回。即亦呵欠而起。搖尾出門。然是日之晨。天氣既冷。又復多霧。不特以吾主千金之體。不宜外出。即微賤如吾小狗。出時亦頗有懶意。然吾主爲人。雖和藹可即。而對於不肯服從命令者。恆深惡而痛疾之。以是平時有所事事。意既決。徹論吾小狗不能挽回。即王公大臣。亦末由懇其收回成命也。及抵教堂門口。吾仍依往例。止於門。

外吾主入門行二三武復折回微扯吾耳而言曰愷撒汝苟喜他往可於兩點鐘後來此今日下午吾尙須挈汝出游也言已復入吾乃乘此餘暇往謁吾友小菊小菊母狗也年事已高吾恆稱之爲媼吾自隨吾主至山德林亭後同族中新識者但有一媼媼姿首甚佳毛髮光澤可鑒與吾蓬鬆不治者較吾頗有自慚形穢之歎媼性質頗燥與吾初見時狂吠欲噬勢洶洶然不可嚮邇及吾告以吾即愷撒且示以領上鐫金之字始貼伏不動嗟夫吾輩不幸而爲狗恃搖尾乞憐以爲活尙復有何尊貴乃小菊初則其勢虎虎欲自傷同族繼則慕吾勢利而趨承之吾甚爲小菊及與小菊相若者不取也然吾以旅居寂寞自相識後有暇即互相過從於以破悶是日之晨吾抵媼許見媼方倦臥未起吾問其何以貪睡至是媼曰日來每夜必得惡夢致晨間憊不能興問以夢中何見則言夢見月亮對人痛哭小狗無數溺死於水爲狀滋怖吾叱曰勿爲此謬言或汝睡眼迷朦時汝主人之僕圉攜燈籠自廐中而出汝誤以燈籠爲夢中之月耳小菊曰否吾每夢月哭必有奇驗數日之前吾夢見月哭者凡二夜而此間即死一紳士今日又哭矣證以前事必非佳兆（西人以月爲靜觀人世吉凶代謝之人故以月笑爲吉月哭爲凶亦有於圖畫中繪一有面目之月亮作笑容或墜淚之狀以表人世之悲歡離合者）吾怒曰毋作妄言汝老矣肝臟失其功用故睡而多夢速往食草以療汝疾嗟夫吾當時以小菊之言無足重輕也而孰知其竟爲吾主之惡讖乎

下午吾主復率吾同出散步盤桓於花圃之間吾見吾主神色霽暢不復如上午之顚頓意乃大樂且行且掉吾尾以志歡忭行至一處見一老園丁方屈躬治花吾以其可戲也吾立用前足自路旁抓取一石

子力撲之令飛擊園丁之鼻園丁怒罵曰何來惡狗敢戲老夫吾主覩之則大笑且慰之曰叟勿怒此吾狗愷撒所爲也隨以足尖微觸吾鼻曰愷撒爾何惡作劇乃爾吾知其意中樂甚復馳騁於其四周作跳舞狀舞已就花圃中泥土鬆處作嗅覓地鼠狀用前足扒地使成一坳而撒其泥土於坳周方丈之地吾主乃曰愷撒勿再取厭於人吾方督令園丁治此園地俾汝女主來時得有所流連賞玩汝不能助人工作胡反以毀人所成爲樂吾一聞此言立即歛足弗動然吾主發言之時面上仍含笑容初無慍怒之意是蓋因吾主生平無時無事不和藹可近不獨待人然即待吾愷撒亦然也吾主性尤嗜笑每與人談話無一次不開吻而笑吾嘗爲吾同伴言吾主實世界中最能引人發笑之人凡曾與吾主晉接者當能證明余言絕非虛揑而是日下午吾主精神上似較平時尤樂以故呵呵之聲不絕於耳吾聞此聲樂益不翅至薄暮吾主方就園中與一人娓娓作深談而吾友小菊適自外來吾乃乘此餘暇與小菊作賽跑之戲繞園疾行三匝小菊負吾者半匝而吾力亦竭天亦垂垂下矣吾乃謂小菊曰奈何主人尚不思歸今天已漸暗濃霧自平原中徐徐而起使更越半點鐘者咫尺中不辨人面矣小菊曰爾隨主人歸後夜來何所事事余曰亦惟靜坐爐火之旁以伴吾主初無他事然彼時吾主恆有所部署不喜弄我我恆假此恬靜之光陰小睡以自息每至晚飱之後吾初則箕踞爐氈之上觀熊熊之火光以爲樂至眼力微倦乃徐徐磕睡入彼華胥比醒時已深夜睡眼矇矓中見爐中熊熊之火光如舊吾主之靜坐治事亦如舊因思吾主治國之熱心不減於爐中之火吾英國之光榮乃得不減於爐中火光之熊熊也吾與小菊喁語至此斗聞吾主呼曰愷撒速隨吾歸吾乃與小菊爲別緊隨吾主而行然行未數武吾主又駐足不動若

有所思吾乃以鼻擦其褲腳促其速歸當吾主在山德林亭時所御衣褲均毛呢所製吾以其茸毛蓬與吾毛相若心甚愛之其平時所御制服及黑色便服呢面光潔一與吾比即足顯吾毛之不美者吾見之不無怏怏恆不願與觸然至不得已時亦觸之此時吾以鼻尖觸吾主褲腳吾主會意然不以吾意爲是舉足掠吾於一旁口中且露叱聲吾乃不敢復觸吾主吾主則改道逕趨管園吏家中謂吏曰吾后且夕且至爾當率爾夥屬迅治爾事弗令吾后來時仍覩此蕪穢不飭之敗象也

黃昏時晚飯既罷吾主休息不及數分鐘即靜坐治事吾以此時不宜擾及吾主遂隱身於吾主所坐沙發之後蜷吾四肢向火磕睡睡久之呵欠而醒自椅下斜目偸覘吾主見吾主猶手一紙捲埋頭細讀吾乃自思夜漏已深吾主勤勞至此吾食其食而不能助之以稍分其勞滋足慚恧然而吾主近來政體違和吾雖不能爲助亦當勸其早睡遂自爐旁起立至吾主之前舉前足撫其兩膝昂首搖尾問其所治何事吾主微笑旋即冷然曰愷撒此係國事非爾小狗所知也吾點首作了解狀復作呵欠似示意吾主令睡吾主不答但以一手徐撫吾頂治事如故吾從低腳空隙仰窺吾主之面見其額紋深刻容色至不舒霽而兩頰微赬似是發熱因念吾主以萬乘之尊胡不自珍惜乃爾然而常聞人言帝王一日萬幾吾主之孳孳不倦諒亦不得已耳是日之夜吾主睡後吾乃展側不能成寐身甫着榻即覺榻上高低不平似礙下散置沙豆着體令人不耐然此榻乃吾主令人爲吾特備之榻茵褥輕軟往時睡之至覺安適今之所以不能成寐者或係晚食過飽胃中作惡或係日間聽得小菊怪異之言腦筋受刺吾均不能自決然吾榻所在之地與吾主之榻相距至近吾雖不寧亦不敢少作聲息以驚吾主之清夢惟有力自鎭定以

圖入睡而吾主夜來咳嗽頗劇聲振吾耳終始不能交睫至東方將白未白時吾偶一昂首欻見室之一隅一黑影矗立狀類獰鬼吾乃不禁狂駭毛立齒振狺狺之聲亦不期透吾齒縫而出而吾吠聲甫出吾主卽自榻上叱曰愷撒毋吠速安睡吾知吾咳嗽甚擾汝使醒也此時室中燈火已滅吾既不能效人言以所見者告諸吾主亦不願過擾吾主令其起而挑燈以觀彼怪奇可怖之黑影惟有靜坐榻中張吾睒睒深綠之目光緊射黑影觀其何作而黑影亦呆立室隅不動狀似默窺榻上之吾主吾主則咳嗽如故初不知室中有一黑影在至天色大明黑影始漸移動閃閃自入牆中而沒

明日之晨吾主乘火車返倫敦登車後吾卽蜷曲肢體倚吾主而臥吾主懼吾受寒坐時以所御粗呢厚大衣之一角覆於吾背吾乃頓覺奇煖幾忘風塵奔走之苦然以吾與吾主相倚極密吾覺吾主一路颼颼作抖無片刻寧靜而吾主以手拊吾頭時亦燥熱如炭吾主又善嗽吾每一交睫輒爲吾主嗽聲驚醒以是吾雖倦極思睡終末由入夢然吾之能睡與否初無關係所懼者吾主病象日顯且日益加劇耳已而吾主亦覺吾見擾於嗽聲不能寧睡卽曰愷撒汝夜來未睡今倦矣可往對面椅上臥之吾病嗽汝臥此仍不能安睡也吾聞吾主作此慈愛體貼之言心益依依不捨急搖頭掉尾以示弗倦且愈以吾背緊貼吾主之身希傳吾體之熱度於吾主然吾主手則奇熱如火體仍極寒戰慄弗已此時吾心中憂慮交併默念吾主既病奈何不速卽延醫以自療憶昔年吾亦患咳吾主曾爲吾延一醫士入宮此醫士隆準高鼻顏色冷酷可怖爲吾切脈既竟卽以絨毯四裹吾體閉吾於一熱度至高之室中吾熱極狂吠而醫士堅不吾放至一刻鐘之久吾遍體發汗眼花繚亂勢將暈仆醫士始啓門釋吾吾當時深恨醫士之待

吾不善幾欲痛噬之以洩恨乃醫士去後不半日而吾病若失始知醫士之苦我者正所以愛我也今吾主所患咳疾甚矣當在火車中時吾意其一抵倫敦必延向之爲吾療咳之醫士以自療其咳乃至倫敦後吾主又復終日碌碌不稍寧息卽寒溼窪下之處吾愷撒所不願常至者吾主苟爲國事所迫亦不恤躬親其地而彼隆準高鼻之醫士則終始未能一見又久立之事吾主視爲至苦嘗言立而治事與坐而治事者較其勞苦不啻三倍然吾主自歸倫敦每日必有立談之任務數小時吾雖爲吾主擔憂亦愛莫能助也吾生平兀立之時絕少吾主行吾則隨之吾主止吾則箕坐其旁或屈體小寐舉動聽吾自由無職務以強吾久立吾乃甚幸吾之得爲吾英皇陛下之小犬更甚幸吾之不卽爲英皇陛下也

嗟夫今吾主果何往邪吾嘗遍覓宮中矣宮中無吾主也吾嘗遍覓吾主常至之處矣而友朋告我吾主未嘗臨幸也若謂吾主已有遠行舍我愷撒而獨去則此無理之言吾決不肯信蓋吾自入宮以來吾主每出微論遠近其後必有吾愷撒隨之也吾於宮中有友朋三五嘗言吾主平日將有遠行渠等一見苦力輩之搬運箱籠行李則莫不慘然相對謂蹇運至矣蓋自吾主外出渠等卽受制於一狗奴之手此狗奴賦性粗忽而又極懶每日所給食物恆不能果吾友朋之腹其尤可惡者則終日閉吾友朋於檻中不令外出卽出每日亦不過十分鐘且必各繫其頸而牽之弗任自由行動故吾友朋輩咸視吾主之出爲蹇運至也然吾則以爲佳運每見他人爲吾主整理行篋吾尾卽不自覺而狂掉所以如此者對己則自喜可隨吾主爲巴黎柏萊登皮也立司馬立恩巴特等處之遨遊對吾主則喜其政躬可以稍資休養也然而近數日者宮中又有搬運箱籠行篋之人矣吾就而嗅之則其中強半爲鮮花此種鮮花雖香氣濃

郁無異常花而子細辨之乃覺其挾有死氣令吾不寒而慄其尤可怪者近日宮中無處不有此種可怖之花香而獨百覓不得吾主所吸雪茄之煙味諸君當知吾於煙味於吾主常吸之雪茄尤純熟如文學家之認字母雖一時吸雪茄者百煙氣瀰漫一室而其中有無吾主常吸之雪茄吾亦可不假思索以辨之也顧自禮拜五以後此種煙味卽絕跡於吾鼻矣吾猶憶是日下午吾尋覓吾主許久始於一小室之門縫中嗅得其煙味吾因舉足叩門門啓一御黑色長服者見吾爲狗復力閉其門逐吾於室外吾大怒欲狂吠以擾之適有一友在旁謂吾曰此人御醫也今方爲陛下診病汝奈何擾之吾曰吾御狗也今方欲一問陛下病狀彼奈何閉門拒我因力吠吠聲甫起卽聞吾主自室內言曰速啓門納愷撒奈何閉愷撒於門外於是黑衣者復啓門吾乃得掉尾入室入則見吾主坐一絨椅之中旁立御黑色長服者三四人主母亦立於椅側吾細察吾主見其容色雖憔悴異常似病勢尚不甚沉重因病勢沉重者大率淹滯牀褥不能起身今吾主服飾依舊不御拖鞋而御革履爲狀與平時外出散步之前相若吾觀之旣審不禁狂喜繞室作舞蹈且小吠以示樂吾主母見之斥曰愷撒毋取人厭今玆汝主不豫汝尙不能稍靜邪吾方擬自止其舞而吾主已謂主母曰聽之吾殊喜愷撒之舞蹈又呼我曰愷撒爾此時亦喜外出邪吾不知所答昂首面主母請示進止主母徐搖其首指爐旁令吾坐吾卽趨其所指之處坐之且作呵欠以答吾主言此時甚倦不喜外出也有頃吾主招吾至其座旁以手輕拍吾頭曰愷撒吾今甚倦不能外出爾苟喜出可自出散步不必枯坐於此吾搖首示否吾主卽顧謂主母曰愷撒殊以伴我爲樂可愛哉又曰吾思吸煙爾其爲我取雪茄來言至此忽大咳咳聲之烈幾如肺葉盡爲之震碎吾乃大爲驚懼屛息

不敢復動惴惴然惟恐擾及吾主之寧息然不及數分鐘即有一人挾吾出室語吾曰愷撒汝運誠蹇吾一時不解其語意所在仍與吾友朋輩談論吾主病狀然自是以後吾即不復能見吾主矣

嗟乎吾主竟從此賓天矣苟吾主許吾吾亦甚願從吾主以去也或謂吾主仍在宮中實未他往然而果使吾主在宮吾愷撒豈有百覓不得之理或謂吾主今已離宮作汗漫遊去矣然而吾主苟出又萬無不攜吾愷撒與俱之理今既不在宮又未遠出則吾主果安在耶嗟夫吾知之矣在宮者爲吾主之一小部分遠出者爲吾主之一大部分且爲眞正之吾主也吾今欲覓吾主覓之不得欲隨吾主隨亦無自吾與吾主之間如隔一巨川此川吾不能泅泳而渡也如亙一巨壁此壁吾不能攀緣而過也以吾思之吾既切念吾主至是吾主之念吾愷撒者亦必如是惜吾不知吾主

果在何許否則上天入地赴湯蹈火誓必求得吾主而後已決不忍令吾主孤寂無歡也昨夜見吾主母吾主母悽然謂吾曰愷撒爾主賓天矣自茲以往爾不能復見爾主矣言後淚落如綆悲楚萬狀嗟夫吾主母人也人有悲歡離合喜怒愛惡之情而吾則無之然吾雖無此而心則與人同也吾自入宮以來心中但有吾主今吾主賓天是吾心中僅有之一人已無矣吾心中僅有之一人既無吾雖在世尙復有何生趣嗟夫吾主竟舍我而賓天矣

吾日來抑抑寡歡心境既非性乃善怒今日之日吾無聊彌甚無意中偶近馬廐見廐中一美國狗爲吾主生前所畜者方側目視吾吾一覩其狀心中不期暴怒立卽挺豎吾尾緊咬吾牙欲趨前舉爪撲之既近忽偶念吾主遺訓怒乃驟斂初吾隨吾主旅行皮也立司一日散步於野見一法人後隨一法國巴得爾狗與吾主並道而行爾時吾年少氣盛排外之思想極烈一見此巴得爾卽欲起與格鬭庸洩吾忿而吾主見吾尾豎毛立氣促眼圓卽知吾勢將用武因呼曰愷撒爾何好鬭乃爾非爾族類爾必盛氣虎虎以臨之若必欲全世界盡爲汝同族所佔而後快此何可也趣止否則余必鞭汝當知人不汝害汝奈何自恃爪牙之利以害之爪牙者天授汝以自衛之具非授汝以害人之具也言後吾主拉吾之耳使與巴得爾同行已亦趨與法人談話彼二人且行且說吾與巴得爾亦漸漸款洽此巴得爾性質頗和善且長於口才能舉遺聞軼事以爲談助至臨別時吾甚覺怏怏且甚悔當初之意氣用事幾至唐突此法友也自後吾於山德林亭又遇一高大之俄友及一長毛短足之德友均爲吾主所蓄以體力論吾一身可敵其兩然以吾主有先戒在不敢肇釁也至是吾初見此美友心中怒燄驟發幾欲搏而嚙之及一念吾主

遺命氣即立乎掉尾而前與彼行一拭鼻之禮且問其日來何作彼言主人既歿日惟以淚洗面耳吾疑其言出虛捏及熟審其面見睫下淚痕瀅然始信其雖非土著而身受吾主豢畜既久忠愛之忱固與吾相同也吾又問日來神思昏惘不審主人歿後宮中有無他種舉措汝能以消息告我否彼曰他種消息則無之但知主人將於今日舉殯矣又曰今日為主人最後外出之一日吾心擬送之往臨其役但恐儀衞森嚴執事者不吾許耳吾急曰主人果即於今日舉殯耶吾乃未聞此耗言後不與言別逕奔正殿至則見殿中百僚已集梓宮且將出殿矣吾乃趨至主母之前掣其衣熟視梓宮又咬梓宮之環作奔走狀意謂梓宮苟出吾愷撒必隨也主母知吾意言曰愷撒爾欲送殯情固可嘉但格於成例恐議者謂汝褻瀆殯儀吾亦不能破例許汝也吾仍堅求不已主母熟思有頃即曰爾果必欲去者當謹遵吾言伏行於靈輀之下勿疾走勿至衆目昭彰之地爾能之否吾急點首示以必能主母遂拍吾頸而許之諸君當知此時吾主母既許吾請吾欣喜之心與感謝之心殆均不可以言語盡述也

往者吾與吾主同車共出市人必擁擠甚於平時路旁歡呼之聲四徹男子之舉手揚帽以示歡迎者數亦難以百千計今日之出則市人之擁擠尤甚於前而全路寂靜如死聲息都滅景象既與往者不同吾伏行靈輀之下遂覺陰風襲體膚粟毛戴然一念及今日為吾主末次出行之日吾同伙中咸不能一送吾主而吾獨能之吾主有知亦必盛許吾愷撒之忠愨則吾又奚必心悸邪行有時至禮拜寺前一曠地觀者益衆吾主生前暇日輒與今之嗣君攜槍來此較射來則吾必為隨今也景是人非吾愷撒對之不免有滄桑之感矣又有一次吾主因國際某問題偕首相至此則密談吾亦隨行談已吾主笑拍吾頭謂

首相曰今日之言卿與不穀而外知之者惟愷撒而已又曰使愷撒而能言則述其所聞所見以告人必足令世人驚走相告也今日此首相亦來送葬身御黑服容顏憔悴若令猶憶前事吾知其必撫膺長歎曰前日之事知其祕密者吾本人而外但有靈輀之下之小狗矣

吾主既殯送者漸散吾獨不願復歸有邀余歸者曰汝送汝主程盡於此不能更送矣又曰汝主今已登天天惟汝主能登之汝小狗不能登也嗟夫此公何不憚煩吾自問識見遠出公上公但先歸異日來收吾死狗之皮可也

（完）

偵探小說

銅塔

習字之好模範

本局搜羅海內精本用最新西法精印與原本絲毫無異足爲習字模範下列各帖尤爲習字者所必備初學等小高中學學範學師無不生用適

- 顏眞卿楷書雙鶴銘帖　一冊六分
- 顏魯公楷書習字帖　一冊一角二分
- 歐陽詢楷書九成宮帖　一冊一角
- 歐陽詢楷書皇甫君碑帖　一冊一角
- 褚遂良楷書公孫傳贊帖　一冊六分
- 柳公權楷書玄秘塔帖　一冊一角
- 蘇軾楷書醉翁亭記帖　一冊八分
- 黃山谷楷書幽蘭賦帖　一冊六分
- 趙孟頫楷書壽春堂記帖　一冊一角六分
- 趙孟頫楷書觀音殿記帖　一冊一角二分
- 趙孟頫楷書充國頌帖　一冊六分
- 趙孟頫楷書福神觀記帖　一冊一角六分
- 趙孟頫楷書習字帖　一冊四分
- 董其昌書勤政殿勵學箴帖　一冊八分
- 姚孟起楷書塼塔銘帖　一冊六分
- 黃自元楷書臨九成宮帖　一冊一角
- 黃自元楷書臨陶墓表帖　一冊五分
- 黃自元楷書臨皇甫君碑帖　一冊九分
- 黃自元臨華林園集詩帖　一冊八分
- 王仁堪楷書習字帖　一冊八分
- 何紹基楷書習字帖　一冊六分
- 何紹基楷書前後赤壁賦帖　一冊九分
- 成親王楷書歸去來辭帖　一冊八分
- 成親王楷書竹枝詞帖　一冊六分
- 曾國藩楷書竹遊記帖　一冊八分
- 張文襄楷書習字帖　一冊六分
- 陸潤庠楷書習字帖　一冊八分

以上大楷

- 鍾可大小楷靈飛經帖　一冊九分
- 祝枝山小楷習字帖　一冊五分
- 董其昌小楷習字帖　一冊一角六分
- 馮閣學小楷臨書譜帖　一冊六分
- 劉春霖小楷大唐聖教序帖　一冊四分
- 劉石庵小楷習字帖　一冊七分

以上小楷

- 王羲之行書斷碑帖　一冊六分
- 黃山谷行書習字帖　一冊六分
- 米南宮行書天馬賦帖　一冊六分
- 董其昌行書神道碑帖　一冊一角四分
- 劉石庵行書習字帖　一冊七分
- 鄭板橋行書漁家樂帖　一冊五分

以上行書

- 蘇東坡草書滿江紅詞帖　一冊六分
- 岳武穆草書習字帖　一冊五分
- 米南宮草書十七帖　一冊八分
- 趙松雪眞草千字文帖　一冊八分
- 文衡山草書習字帖　一冊六分
- 董其昌草書習字帖　一冊一角四分

以上草書

- 周興嗣隸書千字文帖　一冊一角
- 錢梅溪隸書習字帖　一冊八分
- 陶濬宣隸書龍藏寺碑帖　一冊六分
- 金冬心隸書畫小記帖　一冊九分

以上隸書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偵探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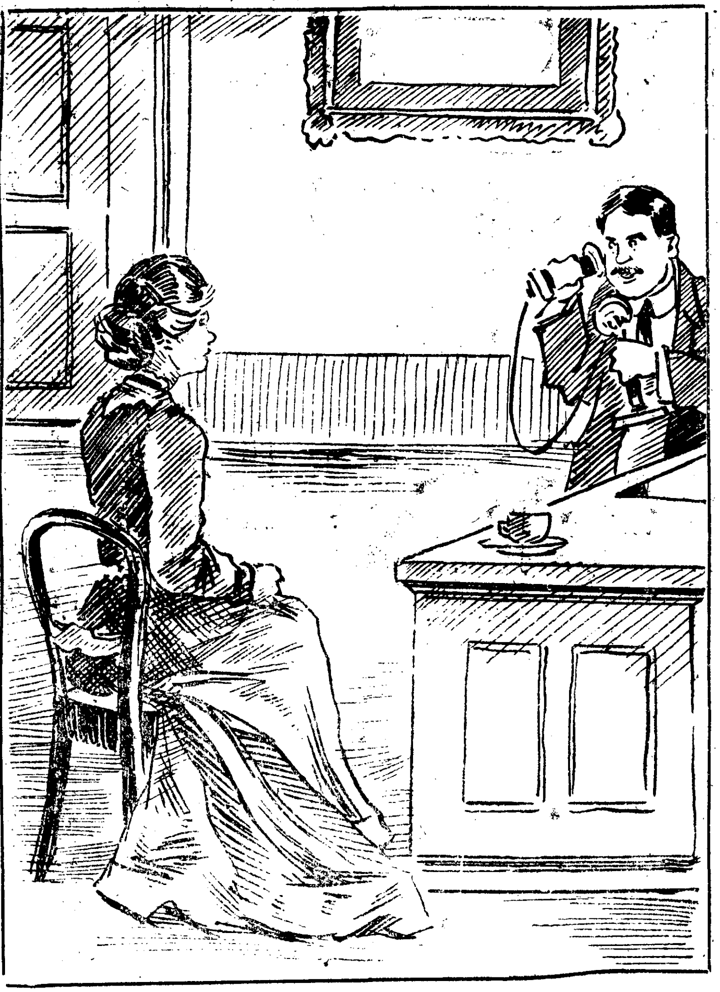
銅塔

英國維廉勒荀著
半儂 小青 合譯

郤耳司吾友君曩日往還吾室不恆見爐簷之上供列一古銅小塔乎此塔爲意大利披薩斜塔之模型高可十寸玲瓏可愛形圓色微黝以年代古也塔下鑿白石爲座石凹如盤可爲承菸之灰盆而君每戾吾室輒取塔贊賞把玩弗釋有時絮絮詰吾究所從來吾但莞爾而笑堅諱弗答良以此區區骨董乃關係一詭奇之故事至足動人使遽宣其事實與吾至有關係雖吾自省靡他初非不可對人然以君輩律法家視之則尋瑕索瘢或亦不能逃罪惟君旣好奇屢以此小銅塔之歷史見詰吾亦自問無眚又胡爲深蘊弗宣今故濡筆紀之以爲君告至物議如何吾不復恤貰吾罪吾悉任君意可耳

六月某日之夕余方居倫敦哈雷街寓中與吾女蘭珊閒譚忽電話機上鈴聲鏘然而震余就機握筒聽之則爲一婦人之聲發自皇后街某所者其言曰君非維勒醫士耶此間有亟事相需幸先生趣臨遲恐無及言時聲促而悲似猝遭巨變余以長日勞乏至是頗儽然思息然以其亟遽之故不卽拒却因應之曰可然爲何事婦弗答但曰謝先生見許願立卽賁存愈速愈佳語已鈴動聲寂戛然而止余以此婦皇皇弗耐頗滋疑駴又不答所詢不知究係何事因之好奇之心勃發不可遏制立驅車趣之旣至則爲一渠渠夏屋狀殊閎肆余甫下車雙扉立闢有一人出迎似主人亟待余至故預以人俟之余見出者爲一駝背之侍僕行步傴僂貌絕怪醜見余卽鞠躬致詞音吐嘹喨余後知其人名普鉢意大利產也旋導余入室相將登樓行次余目相此僕覺其狀貌獰醜殊不多覯驟視之直足令人驚怖其人年事近四十顱

巨而身削雙肩似不勝載背際則隆然高聳狀若負臼髮黑而濃厚下覆其額頰下豐髯似亦不恆修薙惟其衣服嚴整淨潔頗入時制差可近人耳



余嘗言業醫之人五官感覺恆視常人爲靈故余每入人家不特目光敏銳一矚了然卽余司嗅之機亦常能贊輔余事方余拾級登梯卽覺異香芬馥撲余鼻觀余嗅辨之似爲麝香於以知主人富也登樓駝僕導余至一書室中少俟室中藏書絕富簡帙精美無倫俟未幾一女郎入室體格修長年可十九美目媚髮貌至昳麗惟面色慘白似嬰重憂旣進卽愀然語余曰先生果來儂心欣幸無藝今請往視伯爵病勢果無礙否言已趣余卽行余立從之尋達一廣袤之臥室室中列長榻病人在焉其人年鬢在四十左右面羸黃兩顴高突頰則下削目窅而光銳灼灼射人此時似

當病中目眶乃益形深陷余趨近視之問其所苦其人操意語答余女郎因顧余曰伯爵姓波爾丹為意大利舊閥今以戻英未久不能作英語先生須吾通譯否余曰余畧解意語無勞女郎實則余精諳意國方言操之亦至純熟今言略解猶撝謙辭耳伯爵似解余言即揮手向女作勢令退女立即離室余乃引椅近榻診切其脈脈度頗速但微病緩弱證以伯爵所言殊不相符蓋伯爵言三日前乘車赴勃列冬車至中途幾釀出軌之禍遇險而震遂爾成病而余驗其病狀乃覺不盡符合因蓄疑於懷不能自解已而余詢其見招之故以余與伯爵初無一面之緣又乏人介紹素昧生平也伯爵曰維勒醫士余今夕病忽轉劇自覺將就淹忽瑪蘭德乃悸懼逾恆亟欲延醫因檢查電話號簿忽得君名是以相招耳余曰然則亦偶然事乎伯爵曰誠然惟余於此間交游稀尠深願得君為友幸勿遐棄也伯爵談吐溫文雅有禮衷余默測其人殆善於交際者然喜吸雪茄嗜之成癖今雖當病中菸霧仍瀰漫於室已又告余曰吾自數年前一至倫敦今為第二次矣而吾繼女瑪蘭德喬司雖為英產亦久居意境不恆留此余因詢其意國居住之所伯爵曰吾恆居蘇拉以其地風物佳勝足資游適然於巴洛那亦有屋產則為吾生長地也曩以吾女憶念故鄉因偕來倫敦小作勾留自正月蒞此至今已逾五閱月矣余聞此似伯爵酷愛其女故女亦小心寅畏承旨唯謹但觀其頃間略一麾手而女立如應斯響遵命而退其服從之誠概可見矣

無何伯爵病忽大減霍然就瘥不三日間盡復其常度乃深讚余能稱余精湛醫理嘉許弗置而余受獎內愧轉覺無以自容蓋伯爵病情若何余終未審悉其源臨診踟躕殊不敢妄投藥物間有所施亦尋常無關緊要今彼遽占勿藥殊出余意想之外顧乃歸功於吾不特內省赧然抑亦深滋疑竇也自是一禮

拜中伯爵殷殷款禮恆邀余過存其家余因時時造之交誼殊洽一日晨起忽接一函函面印一冕爲有爵者之標識余知爲波爾丹伯爵所寄折信讀之果其手筆蓋伯爵肯來得電已遄程而歸因作書辭余且致謝忱幷附銀票一張用酬余勞檢視其數則四百磅也余得金愕奇莫解其奧竊念以纖芥微恙乃獲如是巨酬實余行醫以來破題第一遭也久之事寖忘懷不復置念三閱月後余偶乘火車詣湯珀有所勾當車抵某站見一女客登車女身材高頎孤行無伴比近視之則即波爾丹伯爵之繼女瑪蘭德喬司也女既入座余因趨前問訊女忽張目愕顧若露訝奇之色冷然曰先生奚爲詎有所求耶余亦詫曰姑娘非密司喬司耶胡不復相識女立抗曰否吾名梅沙阿也余聞答呿然莫對遂自承錯認之過爽然歸座女亦迴身背向不敢更視余面顧余雖引咎而余雙眸則極力反抗弗承溺職之罪然以事無干係尋即忘之後此更六禮拜一日彼駝背之普鉢忽至余寓致詞曰先生吾自意大利來抵此纔一句鐘今以主人復病特遣吾延致先生願即命駕余曰行將奚適普鉢曰主人居巴洛那也余曰巴洛那耶如是遠程吾胡能行且此間職務倥傯尤不能遽爾舍去今請歸語汝主吾心至歉恕難如命語未畢普鉢亟答曰先生勿却主人病中延候亟待臨存且言需費若干惟先生所命果惠然肯來當以一千幾尼奉酬幸先生行也余曰然則病勢若何果沉頓否普鉢曰如先生言主人病勢殊劇余曰汝主臥病瑪蘭德姑娘在乎普鉢曰姑娘當兩星期前自倫敦乍歸今方侍主人病也余聞女嘗蒞英則知曩日火車中所見決非錯認然彼女諱名弗承其故何耶余既爲普鉢所慫恿又以一千幾尼之巨酬爲之虛幌遂不忍過却許諾而行瀕行之際留書告君言此行赴意將恣觀一切廓吾聞見不謂聞見所得但有詭異之事初

不在意國煙水之佳勝事後追思誠非預計所及矣

伯爵所居爲一十五世紀之古構閈閎奐赫崇廓絕倫雖年代悠久而屋材堅壯仍巋然無恙以巴洛那一處古堡舊宮錯綜雜列建築精美素擅名於世界而波爾丹爵邸規模宏大尤拔乎其類邸前高墉聳峙堅厚逾恆門裏精鐵可以固守遵門而入則爲甬道甬道盡處始達廣廳余進邸之時適爲夜分歷級而昇乃入廳事廳中列炬雖夥光尚暗曚弗明以屋宇深邃故也縱目四顧陳設富美尤多古器四壁丹堊年久模糊猶可想見當年煊耀之狀余身履巨廈竊歎其建築之精惟屋既廣博而居者寥寥無幾偶一發聲迴音四合其陰森幽悄之狀轉寂寂有類犴獄余得普鉢前導曲折達伯爵臥室室中佈置尤見精雅牆壁承塵咸加藻繪畫筆絕精栩栩欲活余後知實出佛倫賽手筆至爲名貴佛蓋十五世紀美術名家也余甫入闥即覺菸芬觸鼻見榻畔一桌上置灰盆盆中餘菸未燼尚縷縷吐煙蓋伯爵嗜菸如命雖病弗輟也余入時伯爵方以枕支身坐而弗臥旁侍一女爲看護之婦已而伯爵見余即作懽呼聲曰維勒醫士君果至矣言次面色愉懌歡慰無倫余亦含笑應之旋診其脈乃初不甚病因復大奇念彼遠道招余虛擲爾許金錢殊屬無謂顧伯爵則自謂病疾戚戚引以爲憂其理更不可解意者富人多態往往偶有不適輒以爲病殆以示其驕貴耳

余居邸中臥室亦頗精美然嫌寬廣以一人居之殊岑寂寡歡且室既幽奧家具亦多陳舊古物沉沉觸處生慄而桌上一物時時觸余眼簾者則即頃間所述之古銅小塔也余初抵之夕以長程憊罷著枕即寐睡味至酣翌日晨興盥沐既竟普鉢以咖啡進余已復趨視伯爵則見病榻之畔其繼女瑪蘭德喬司

在焉。此近余向女爲禮。略與寒暄。乘間端相其狀。固明明火車中所遇。顧彼時相見。何爲誑言避吾。豈此亭亭婉美之女郎。外貌雖美。而內實叵測。故行止詭祕。別有所圖耶。

吾入室後。剎那之間。忽而腦思輳湊。歷落不能自止。默念前此伯爵之病。亦但尋常微恙。就恆例言之。果酬以二十幾尼者。爲費已足。乃彼以四百磅見酬。詎不甚奇。且彼女行蹤離奇。深閟若畏人知。抑又何故。卽今茲伯爵無疾而呻。不恤一千幾尼之巨資。遠道招余。其故亦不可知。因之中懷輾轉。百索莫解。惘惘如墜霧之海中矣。

余留病室未久。伯爵之侍醫繼至。其人名沃林。亦意大利產。短小而精敏。於醫術似富經驗。余因邀之作談判。就商伯爵症情。聚話久之。語漸入港。余乃乘機詗詰。冀刺取伯爵之祕。沃林爲人。亦喋喋好論人短長。因之縷述弗隱。言伯爵名歐羅。奄有田園無數。舍此廣博之爵邸外。若蘇拉台爾門等處。尙有先疇巨屋。歲入甚豐。以波爾丹一姓。累葉簪纓。素稱舊望。當全盛之時。廣擁資產。富甲全國。顧自歐羅承襲以來。恣意揮霍。已耗去什三。歐羅雖鰥居。然嘗訂婚於俄國某子爵之女。子爵爲俄國欽使。歐羅與其父女相識。卽在子爵駐節羅馬（意大利京城名）之時。往還既洽。遂定婚約。婚有日矣。不謂當大禮三日之前。女忽攖疾而卒。於是歐羅大慟。不復議婚。踰年老伯爵死。歐羅承產襲爵。爲意大利最富之人。而老伯爵生時。凡田產出納之事。皆令一英人爲之掌記。英人名喬司。誠厚而忠篤。奉職維謹。乃伯爵逝後。喬司忽爾暴斃。不數日間。其孀密昔司喬司。亦相繼而歿。夫婦既亡。但遺一女。歐羅因撫其遺孤。視之若繼女。卽瑪蘭德也。凡諸故事。余均得諸醫者沃林之口。雖其中有無詭祕之點。一時難能洞悉。然事關波爾丹家乘。因亦默識。

於懷誌之弗忘既復互商伯爵之病則皆茫無把握雖經一再驗視察其血輪切其脈息種種手術靡不備施而其結果仍莫能確斷其症余因知伯爵之病實屬理想或以神經衰弱之故腦思虛幻輒自疑其病實則體質堅實平善無恙也以是之故余亦佯與周旋但投以尋常之劑而暇居無聊恆驅車出游凡其地名勝古蹟咸往游覽時或就食餐館領略異味以巴洛那人治饌之佳著名於世前此耳食已久常思一飽饞吻今既親蒞宿願始償顧余雖恣游凡關於伯爵故實仍留意咨訪一日之晚余就餐某館同桌一客似商業中人余以孤默弗耐遂相接談其人旋詢余籍貫余以英對並告以此次作客蓋以診治波爾丹伯爵之病其人聞波爾丹名即曰伯爵爲此間貴人爵既顯赫財力復雄惟其人城府至深舉止詭祕不易測也余作訝異聲曰客言信乎舉止詭祕究何指耶客曰先生恕吾此亦傳聞之辭可信與否初不敢必蓋吾父生時嘗傭佃於伯爵父言伯爵身世隱昧述之殊足駭人又言伯爵雖岸然自尊然尚有一人足以左右其生死以伯爵祕密之史實在彼人掌握中也余復詫曰奇哉其人伊誰曾翁曾舉其名否客欲吐復茹已忽愕眙視余喑然弗答少選余復進曰然則彼女郎瑪蘭德喬司者又屬何人客亦知其詳否客聞此乃曰彼爲伯爵書記之女書記名喬司死逾十八月矣然據普鉢告吾當喬司死時彼實同居台爾門一夕夜午忽聞有異聲自喬司臥室中出普鉢大奇以其時密昔司喬司方偕女赴蘇拉室中但彼一人亟趨視之則喬司已僵臥地上一息奄奄噤不能言少須殭矣余曰如客所言死狀甚奇然嘗檢驗之否客曰雖經檢驗亦未得確證或謂實出心病偶受劇烈之感刺因以致命余曰爾時伯爵何居得毋同在台爾門乎客曰然惟喬司既死伯爵遽失匡助之人傷悼逾恆而三閱月後密昔司喬司

亦殞於倫敦。伯爵乃呵護其女，撫愛若己出焉。余聞客言，證之沃林所述，殊兩兩符合。但於伯爵詭祕之史，客仍諱言其事，吞吐弗盡，余亦不便深詰也。

余留邸既久，頗邑邑弗豫。以此沉寂如牢之廣厦，冷悄特甚，加以古物幽黯，著目怖慄，生人處此，直如囚拘囹圄。而偶憶客言，益懍懍股弁，似覺此廣廳密室之下，伏屍陳陳，隨手捫觸，咸有詭祕之跡。於是處心頓生百無聊賴，有不可一日更留之勢。幸伯爵病勢日瘥，用自慰藉。一星期後，伯爵自謂健復如常時，且偕女出游，馳車爲樂。余睹此狀，心爲釋然，蓋知困樊之鳥，振翮在即，余脫獄之期，去此非遠矣。

一夕餐罷，伯爵忽邀余過譚。余趨其室，伯爵笑面起迎，旋出雪茄授余，引火對吸，婉語曰：維勒醫士，君一再脫吾於險，吾心至感。彼沃林醫士，藝非不精，然余佩君仁術，信仰綦深，偶爾患作，一似非君不治。今果復起余於阽危之際，先生信神乎其技矣。余吶然對曰：僕初無功，勳爵奬借逾辭，受之有愧矣。伯爵曰：先生毋撝謙，今吾有一語奉詢，願據實見告，以吾精神，尚能支幾許年耶？語次目光灼注余面，不稍轉瞬，狀若亟待作答，又似含有疑奇皇怖之象。余曰：勳爵壽永，以吾斷之，二十年中，必能健全無恙，或尚不止此也。伯爵曰：信乎？然吾每次搆疾，輒自虞不起，今先生觀之，果不致遽爾淹忽否？余搖首笑曰：否，勳爵體魄壯旺，決不致此，毋過慮也。伯爵似喜，乃起身趣書桌，取紙鈔一卷授余，則即余一千幾尼之醫費也。余受鈔致謝，納之懷中。次日遂起程離巴洛那，而伯爵慇懃話別，且訂後會，余亦虛與委蛇而已。

方余未行之先，曾數數就普鉢閒話，余常以言餂之，乘間探刺其隱。普鉢不備，時復吐實，乃知密昔司喬司臨命之所，實在倫敦包倫街某逆旅中。迨既歸英，余立招老友富勃司至。富爲人機敏有幹略，余每丐

助於彼。輒告成功。此次把晤。余悉舉聞見所得。覼縷告之。且令往逆旅探詢。或有機倪可得。閱三日。富勃司果忻然過余。余見其眉宇軒豁。知消息必佳。大喜迓入。富勃司曰。維勒醫士吾日來探詢密昔司喬司死事。殊覺怪奇非常。蓋聞諸旅館中司事。頗得詳悉。當去歲三月初旬。密昔司喬司偕其女自意大利來。寄居逾三禮拜之久。猝忽遭變。密昔司戾英之故。實思尋訪一僕。僕名泡洛密麥。意大利產也。據密昔司自言。此僕方執役於倫敦某旅館中。但未確知其處。然百計偵覓。卒不得耗。及三禮拜後。蹤跡仍杳。密昔司喬司計窘。乃登報招之。然辭色懸懸。若不可耐。見者咸詫其狀。次日薄暮。其女偶他出。忽有一客造寓。聲言存候密昔司喬司。客作意大利裝。濃髯繞頰。衣飾亦頗麗都。密昔司延客入見。似有所辯論。逾一刻鐘。客行。而密昔司喬司仍淹留臥室。不復更出。蓋自客行以後。此煢煢孀雌。亦已舍棄塵世。追尋其故夫於地下矣。余動容曰。怪哉。其故何耶。富勃司曰。此又焉知。惟其女瑪蘭德歸時。見密昔司喬司僵坐椅中。撫之已冰矣。於是集衆聚議。或疑密昔司自裁。以爲彼怪祕之客。與密昔司殆有宿仇。今以危辭恫嚇藉圖報復。密昔司中懷懾懼。遂自畢其命。顧嗣經醫生察驗。乃謂以心房衰弱之故。受震而死。非自戕也。富勃司語畢。復出一舊報示余。報中所紀。蓋卽密昔司喬司猝斃之新聞。余得此大喜。自念綫索既獲。或不難循迹得其眞相。是夕晚間。余就報中所載。往訪驗屍之醫生。而此醫仍執前說。謂係心病致命。惟余綜兩事觀之。喬司夫婦之死。既同出一轍。則此中必另有祕密。醫生所證。未足信也。於是多方思索。冀研求其奧。私念密昔司喬司瀕死之客。究屬何人。以狀貌而言。似非波爾丹伯爵。而彼僕人泡洛密麥者。畢竟有何關係。密昔司胡必欲得之。甚且懸金購取。志在必獲。其人事益可怪。蓋密昔司廣告所登。苟得密

麥消息酬以五十磅也余籌度久之決得一策計惟覓取密麥以爲入手之法因亦徧登懸賞之廣告求其踪跡顧久之仍亡迹兆越數月一日忽接一函函自法國巴黎郵來讀其署押卽泡洛密麥也其人自言於某報中讀悉廣告滋深疑奇因明註住址令答以見尋之故余拍電招之言當面述其事一星期後密麥果親造余寓其人骨幹挺拔外狀絕矯健余延之入座告以前此密昔司喬司訪覓之事乃未及謀面密昔司猝忽暴卒語時余留意伺其顏色而密麥果愕然訝異因言前此嘗役於伯爵而與書記喬司交誼亦頗敦洽惟密昔司喬司何爲見尋則殊莫審其故余察言觀色覺所言似非眞誠蓋吾更事夥鑒別之術自信至精不易受人欺矇也乃正色語之曰密麥汝今聽之吾謂喬司之死其中必有祕密其妻亦然第就汝意言之亦云然乎密麥無語余知言旨已中窾要卽復續曰由此而觀則知密昔司喬司亟欲覓汝其理甚顯殆以乃夫猝斃汝必審悉隱祕耳密麥色變手足亦簌簌悸動顧仍默不置答余目注其面又曰密麥汝弗答亦佳汝於此事吾知必洞燭癥結而所以堅祕之者是必有故蓋金錢萬能於今爲烈伯爵既富有貲財其力自足彌蓋一切豈一贓獲之口不能以阿堵物塡塞之耶語甫竟密麥不期抗曰否否吾何嘗有此吾固未得彼入一辨士也余亦噭然曰噫然則喬司之死果伯爵謀斃之矣密麥自悟失言瞠目駴顧已復露恐怖之容若自懼苟一宣洩則前此諱祕之罪勢亦莫逭乃復力緘其口不吐一辭余縱竭力探詗卒莫敢啓其吻百試都窘又不能强入人罪無已遂以金遺之然於喬司暴亡非出於自然病死固已瞭然如觀火矣

厥後更三禮拜一夕余設筵款客客多半爲舊時同學且是夕君亦在座意君當能憶之迨宴罷客散時

逾夜午余送客歸室思屛當就寢忽聞門鈴大震淸厲入耳時侍者已息余因親出啟關門闢斗見波爾丹伯爵矗立階次不覺微震伯爵木立視余卒然詢曰先生非維勒醫士耶余見問愈奇以伯爵稔余相見寧須諮詢然亦頷首應之肅之入室及至燈光之下余端相其貌則驚詫尤出意外蓋其人初非伯爵貌似而年齒加長面色慘白若蘊重憂因訝曰吾初意客爲波爾丹伯爵今知訛矣其人聞言忽作莊容對曰先生非訛吾固巴洛那之波爾丹伯爵也言時操英語格格殊嫌生梗余復驪曰怪哉伯爵吾素識似不爲客客言究何指耶其人曰先生毋驪吾名法朗賽實波爾丹伯爵先生所識乃吾弟歐羅耳余細審其人貌果相肖惟衣服敝舊素領亦汚頗露窘狀以視歐羅之華服翩翩迥然霄壤矣其人旋引椅就坐作懇摯聲曰先生見恕余今冒昧造謁特思借重鼎力以吾聞先生好義恆喜拯助人急今果洞悉隱情意亦能仗義匡吾無所靳惜也此時余茫然莫答但危坐傾聽其詞漸知乃弟歐羅實一姦惡狡猾之巨憝彼以襲產之故竟毒弑其父罔所顧忌而毒之之法祕密而効速死後檢驗但能證爲心病絕不露纖微受毒之迹蓋歐羅嗜古書所覽至博即此毒人之法亦必自古籍中擷採而得故爲術至神祕也已復縷述其事曰方吾客居巴黎時陡聞吾父猝亡之耗而所以致死之由吾弟祕不吾告吾亦以遠客異國憒憒不究惟吾爲冢子在理宜歸而襲爵才摒當思歸而歐羅忽來巴黎行踪詭祕弗令人知自言以冒揑某商簽押之故潛遯離國思就吾暫避徐圖轉圜其事余信之弗疑留與同居晝則匿伏以免人偵察惟宵來偕出閒步藉自舒展而已一夕余方伏枕懵朧中猛覺腦後刺痛遽然驚醒則歐羅方一手堅按吾頭一手引針刺吾顱根吾受刺痛絕莫能呼救然爾時室中但吾兩人即號亦無應未幾痛極而暈

惘然不省人事比甦覺己身臥一榻中榻旁有多人環立相顧色喜而吾廻憶前事猶如噩夢彷彿不盡省記直至三閱月前始完全還復知覺歷歷追想乃恍然於吾弟之陰謀蓋吾中毒而癲知覺盡失方狂犇通衢之中爲警察所執旋送至文斯臘病院爲吾治療於是淹臥病院經久乃瘳遲至六禮拜前始得平復離院嗣卽四處偵訪探取一切消息並踪迹吾弟所在既知先生熟稔歐羅特冒昧趨告願有以見敎也語畢搖首微喟目光慘沮凝注余面若求余援助而余聆此怪祕動人之故事不覺舌膠口呿喑然莫審措詞蓋以此沉沉深垂之黑幕糾結幻悶不可一覩其狀今乃障翳撤盡眞相畢露宜余之驚訝失度矣頃之余斂神對曰客言果信則君弟背逆倫常殘賊骨肉弒父殺兄厥罪大矣法朗賽曰先生言然第吾弟之罪尙不止此先生亦聞吾父歿後而書記喬司夫婦亦相繼逝乎蓋喬司忠事吾父品德醇美行事勁直不苟而吾弟陰賊之謀或不期爲彼所覺吾弟知之懼發其覆因如法殺之以爲滅口之計尋以喬司雖死或乃妻亦悉其祕仍不能高枕無憂無何密昔司喬司果至英倫訪求舊僕密麥將令之證實主罪爾時吾弟必尾踪蒞英以沮密昔司告發之謀旋卽喬飾其貌徑赴旅館死之凡諸度料雖未有碻切之證而吾頗自信非謬今先生思之果盡當理否耶余瞿然答曰當哉凡客所言就吾聞見證之靡不符合然彼女郞若何客亦有所聞乎法朗賽忽作太息聲曰嗟夫先生詢瑪蘭德耶吾謂此女純潔無辜情殊足憫凡歐羅鬼蜮之計女必瞑然罔覺惟今既陷落奸徒之手自不能不服從其令蓋歐羅萬惡不輕恕人女脫果忤拂其旨又烏能倖存至今故此女性命實息息可虞先生亦有策拯引之乎余應曰誠然吾等必盡力援之今唯一之策宜告發官中證實君弟之罪語未畢法朗賽立問之曰否否先生恕

吾此策匪妥決不能行須知吾波爾丹氏一統相承歷五世紀之久而奕世英芬咸以仁恕著於國中今烏可以吾弟弒逆之罪暴白於衆遽令先烈令譽隳於一朝祖宗有靈不將抱恨於天國耶余曰雖然但君弟罪重焉能任彼逍遙舍之勿究言次復語以前此延診之事歐羅不吝多金逾乎常例顧皆詐稱其疾初非病也法朗賽曰彼之爲此蓋思結歡於先生揣其用意殆以先生爲著名醫士後此或假君名義將以濟其奸惡至密麥吞吐弗言或受歐羅之賄囑或則憚其威勢誓不敢洩一時殊不可知矣余曰然則就今計之法宜力拔彼女出諸豺狼之吻次則處君弟以相當之報罰而歸產於君君意然乎法朗賽曰此議殊當雖吾心初無賊害手足之意惟彼罪大惡極理無可恕吾亦不能擅自赦之顧卽言報罰其法維何先生殆已有成算耶余微笑對曰君毋慮此吾自有術今請豫爲君賀慶君得恢復故產也

卻耳司吾友吾筆述至此得勿厭瑣瑣辭費但以下所紀結穴已近且亦關係於吾謂之此案收束之尾聲也可即謂吾一身認罪之爰書也亦無不可顧吾自省坦白了不愧怍今雖攝管自陳殊覺衎衎無所恇怯而吾友讀此其亦能曲爲矜諒不致指斥吾罪乎

吾與法朗賽磋議以後凡三閱晝夜皆蟄伏於化驗小室之中鹿鹿弗輟及第四日中余招法朗賽至部署行李復偕行赴巴洛那既抵余令法朗賽暫寓小逆旅中秘其踪跡余則直造波爾丹爵邸面彼元凶而歐羅見余忻然道故狀至親昵余亦佯與懽笑不露辭色而隱中則凜然戒備迥異前時知此獠一言一笑之中實挾有霜鋒利刃勢將乘隙刺人可畏也歐羅旋詢余行踪余謬言有羅馬之行特便道造候彼果信余弗疑且留余盤桓數日余心喜諾之余此次下榻之所即余前居之巨室室中石座之銅塔仍

依然供列余觀此物竊自欣慰不已乃乘人靜之際取塔驗閱見塔心空洞共得八層每層咸四面有孔即爲塔窗其最下一層窗孔接近石座而塔與石座之聯屬爲螺旋所合當此相合之處頗多細孔及纖

微之罅痕余因旋去石座出一黑色之物納入塔心已復合之取白粉少許敷塞罅孔之內粉與石座同色不能濾覼且孔痕細小近視亦不易辨今實告吾友余納入塔心之物實爲一種神祕之毒品厥性猛烈而亦易燃但經星火之力即能融入空氣令人嗅之立死且苟一沾觸勢必莫救以此物發明未久尚未悉解救之方即吾英藥物專家知此亦殊寥寥至其原質若何吾當謹守祕密殊不敢宣暴於衆不然人心獫駔勢將取法於吾而將來罪因惡果肇端此書則吾身不幾爲罪魁耶

次日午後。余偕歐羅出游。瀏覽風物。殊愜心悅目。而歐羅啗菸於口。顧盼自如。時或指點景物。滔滔不盡。余默覵其狀。不禁暗自匿笑。念此獠雖機敏絕頂。平日詭計百出。陰鷙逾人。乃今茲死迫眉睫。猶惘然不覺。亦足悲矣。游罷歸邸。歐羅設宴款余。酒醴既佳。肴核復豐。食時余巧言僞笑。頻以樽酒進之。至席終。歐羅顏色微酡。出雪茄爇火。恣吸不已。余乘間離去。趣臥室取塔。凡石座孔縫之中。復滿塞白粉。粉爲硫質。著火立燃。余以之爲導火之綫。俾燃及塔心之物。旣藏。立懷塔而出。潛赴歐羅臥室。去其灰盆。置塔近榻之桌。以塔下石座凹形如盤。可作灰盆用也。余置塔立出。默計彼獠醉中昏迷。卽吾移易灰盆。或不致留意及此。果爾則當彼吸菸之際。但以餘菸及火柴之燼。棄置盆中。吾謀遂矣。余復至殯室。瑪蘭德方按琴度歌。歌聲曼妙。柔婉動人。歐羅仍口啣雪茄。續續吐吸其烟。已而歌罷。余等遂告別歸寢。翌日破曉。忽普鉢踉蹌入余臥室。驚皇曰。先生趣起。主人有變。吾力喚不醒。殆氣絕矣。余趨視之。彼獠果殭。而桌上塔盆之內。殘菸猶在。更視塔心。空洞無物矣。

於是巨盦既除。法朗賽復承舊爵。而聞者駭怪。人人詫爲奇事。以法朗賽消息久渺。咸謂其死。一旦面目復露。自不禁物議騰囂。顧疑是疑非。多臆測無徵。眞相若何。究莫之悉也。久之。衆囂漸息。法朗賽遂安享故產。而余與瑪蘭德。常相把晤。因告以一切隱祕之事。女始憬然醒悟。如夢乍覺。乃知此女無辜。果不出法朗賽所料。蓋前此女不察其奸。深信歐羅爲人。且感其撫養之恩。敬畏無敢稍迕。因之凡有所命。靡不順從。卽前次車中相見。諱避弗承。亦以受歐羅祕密之囑。傳達一事。不敢違其教也。自是以後。法朗賽伯爵引余爲莫逆之交。誼至浹洽。而時時追懷前功。輒多饋遺。中有一物。爲余奏功紀念之品。則卽余室中

銅塔

供列之古銅小塔也

（完）

隨意談

左文襄在哈密時有同鄉某自楚至營談次文襄詢及湘中後起有讀書人否答曰讀書覓無其人讀文章不乏其人合座大笑嗚呼若在今日試問讀文章亦尙有幾何人耶

愛國小說

虎穴探子記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超前絕後之選本

歷代文評註讀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大學校—
文學專修科—
均宜用此讀本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唐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價洋四角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價洋五角
清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價洋八角

(六)(大)(特)(色)

一 評註精當
二 音釋詳允
三 體格完備
四 興味穠郁
五 深淺合度
六 價值極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46)

愛國小說

虎穴探子記

微塵譯

（一）

戰雲漠漠瀰漫歐洲全土矣驚心動魄之事層出弗窮而尤足令人驫汗者則爲英國商船「加斯拉」忽有無端失踪之消息倫敦新聞紙上遍載其事風傳靡廣略謂此船在挨欽奇爾至赫爾間忽爾失踪全船人物亦杳百方刺探初無迹兆特此船初非軍艦殊無關於戰事船中所載亦非軍火但爲苧麻胡麻子松脂等物其所以能震動一時者則以尙有見金爲額絕巨總數可一千萬鎊蓋自俄國政府運交英國銀行將以供給聯軍軍費者以此巨金實爲聯軍所利賴以故「加斯拉」失踪之消息一傳大不列顛全國爲震舉國人民羣相推測以爲此船必已落於敵人之手資寇以糧爲患胡堪設想顧亦但憑揣測未能證實其事所可知者則此船自去白海過挨欽奇爾北二百里外之堪寧海角後卽杳然不知所往上自船主下至水手十五人都如天外冥鴻無復隻影此船失後乞士爾赫司鎭中有女郎兀坐紅閨咽泣弗已女郎之悲非爲彼一千萬之金鎊也實爲損失一無價之寶舉全世界之財貨所弗能致者此無價之寶匪他卽爲其所愛之情人情人之名曰哈萊金萊克女郎未婚夫也同心之結交綰正復非遠基督聖誕之日卽爲二人吉期詎意好事多磨哈萊已與「加斯拉」同杳生死未卜相見無期哈萊之行也實受本國政府任命政府中人以鞏此巨金深虞途中有變故命哈萊爲之監督俾得安然而歸然而變生弗測船已不知所之哈萊生命亦正危如累卵女郎之哭蓋爲此也

光陰如電去日已多女郎憂思日深無計可以自遣一日者火爐架上之月曆已大書十二月十五女郎見此數字淚痕立盈於睫珠喉中亦爲眼淚所梗顫聲言曰天乎今日已十二月十五矣明日卽爲吾二

人結婚之期今個郎安在歸又不知何日願天憐吾予吾以勇氣俾勝此慘毒少慰吾心語次則投其身於牀上且哭且禱直將掬其芳心示之上天已而力竭哭聲亦咽遂沈沈而入睡鄉入睡便夢夢中乃見哈萊尙生植立遠處藹然而笑幷擧手勢招己前往顧終緘默初無一語夢境了了至爲淸晰幷其情人笑容手勢亦尙歷歷在眼女醒後希望立生意個郎歸當不遠故於夢中示此佳徵於是芳心騰躍弗已斯時方在夜半室中黝黑如漆四陬寂然了無纖響第見一縷天光微透窗紗而入作淡白色窗外絡長春之藤爲冬風所掠摵摵作微聲破此寥寂之夜而風聲之外

似尚有聲女聞聲心躍神動幾於弗能自抑俄而此聲又作似在小窗玻璃之上女錯愕殊甚立自牀上躍起趨至窗前披帷外窺則見一鴿棲止於窗檻上尙鼓其兩翼弗已而其銳喙則方啄此窗上之玻璃女見鴿辨爲己物當時固爲哈萊所貽凡兩羽後哈萊附船出發頗欲得此爲伴用遣長途之寂寞因强索以去挾之同行今一鴿忽歸必有深意或即傳彼絕命書來亦正難必女念至寸心直已躍及喉際亟啓其窗探手捉鴿覺翼下有物抵其纖指遂旋電燈使明展鴿翼視之果見有紙一卷以線繫於翼內取下披閱見爲鉛筆之字則果個郎手筆也書曰

羅拉吾愛如見上天憐吾或使此書入汝之手則汝當知吾尙生藉以自慰即「加斯拉」船主及水手輩亦均未死一一存在惟吾已爲德意志人幽囚於赫立高萊島中此島蓋有礮臺防守北海中之堪爾運河口者也吾今即倩吾愛報告吾國長官須知「加斯拉」雖入敵人之手而金固安然未失以吾探知中途伏有危機故已祕藏於一安全之地一旦果能復吾自由即當指示其處而屬銀行中人往取決其無失特今者吾殊不欲洩之於此書之中深恐吾鴿或爲德人所得則大事且立敗吾既無以對祖國亦將無以對聯軍吾自見幽以來德人時相恫嚇必欲吾宣此祕密而後已嘗以人告吾謂吾儻以藏金地告彼者則吾及船主水手輩均能得生以基督聖誕日爲限過此即無廻旋餘地吾之生死全視此日脫不相告則即於此日槍斃嗟夫吾愛茲事吾實無以爲計設欲全吾一身并全彼「加斯拉」全舟之船主水手者則但須一啓吾口其事滋易然而祖國之委托綦重吾又何忍辜負似此巨金一入敵手行見此慘不忍覩之血戰必且愈延而愈長而全歐民生亦將糜爛輾轉思維無

復長策自計。但有一死。盡吾天職。吾今第望此書得入汝手。而白吾苦衷於吾國長官。則吾雖死。此心寧貼矣。嗟夫。吾愛從此別矣。人世幸福。吾已無分。異日在他世界上。當圖相見耳。願天臨汝。願天福汝。

汝心碎之哈萊和淚誌別。

羅拉威姆勃萊三復此書。明眸立燦。悄然自語曰。哈萊尙生。事或可圖。吾猶繫此一線之希望。以求上帝之援手。哈萊固愛國者。胡肯宣其祕密。不宣祕密。則基督聖誕之日。必且飲彈以死。然吾愛哈萊。詎能聽彼死耶。吾決竭吾棉力。出彼於死。語既。則即飛步出室。循甬道至於乃父室前。握拳力叩其門。且揚聲呼曰。阿父趣醒。趣啓而門。兒將得一奇消息來。實爲阿父前此所未聞者。時其父密司脫利却得威姆勃萊為此叩門聲所醒。則躍然而起。啓關以納羅拉。羅拉先以崖畧告父。復出書相示。密司脫威姆勃萊讀書滋詫。顧語羅拉曰。羅拉。汝言良信。是實可謂奇特之消息。爲吾前此所未聞者。然吾輩今當立報銀行。俾救哈萊於死。少濡。恐僨事也。

（二）

翼日淩晨。英國銀行之門乍啓。密司脫威姆勃萊已岔息而至。即命閽者將求見書入。附以名刺。須臾。閽者出。即引威姆勃萊入見銀行經理。威姆勃萊立出哈萊書上之經理。經理閱一過。遂召銀行中諸要人至。相與密商。衆知哈萊金萊克未死。巨金亦未墮入敵手。則皆大慰。然欲得此巨金。必救哈萊。欲救哈萊。殊非易事。於是中有一人言於衆曰。茲事當即往告海軍本部。或能設策以救哈萊。至吾輩但知籌維銀行中事。殊無能爲也。衆謀僉同。立往海軍本部。部中長官亦頗躊躇。畧謂赫立高萊島實爲世界最堅固

之礮臺防守之嚴直無倫比。儻欲出師攻襲非一艦隊不能集事。而所受損失或且溢出於千萬金鎊之外。兩兩相較則棄此千萬似尙値得。銀行中人及威姆勃萊聞語皆顰蹙。一則志在得金不願損失一鎊。一則爲愛女故志在救彼英勇之少年。少選威姆勃萊卽啓吻言曰。脫用武力嘗試固非萬全之策。顧出奇可以制勝。胡不姑以計試之。海軍長官答曰。事固可行然亦甚難。苟不得一智勇兼全善操德語之人萬萬不能集事。吾不審蘇格蘭塲中能否助吾。今姑一試之可耳。言旣遂與羣人同往蘇格蘭塲。偵探長導入密室相見。聚訟久之。始召大偵探威廉施庇林至。施庇林者部中奇才也。凡百奇案一經其手靡不迎刃而解。偵探長雅器重之。旣至卽謂之曰。施庇林吾聞君夙諗赫立高萊島者。玆事確耶。施庇林答曰。然吾曩嘗勾留島上匝月畧有所知。偵探長微笑曰。是殆在戰事以前耳。抑君頗嫻德意志語耶。施庇林曰。吾固能之。偵探長又曰。吾國商船「加斯拉」失踪事君嘗聞之否。施庇林曰。吾於新聞紙上嘗屢見之。偵探長曰。此者此間忽得一消息。與新聞紙所載迥然不同。則彼銀行中之總會計密司脫哈萊金萊克。卽監督船中運金者。其人尙未死也。施庇林曰。此誠好消息也。吾與密司脫金萊克固嘗有一日之雅。日者頗惴惴焉虞其不諱。今若是吾心安矣。偵探長曰。施庇林吾人之心正復與君相同。然密司脫金萊克雖生。而所受楚毒當已不可紀極。君但讀此一書卽可懸揣而得。此書蓋於昨夕由靈鴿傳來。致密司威姆勃萊者。密司卽此先生之女公子。而密司脫金萊克之未婚妻也。施庇林讀書竟。則亦深顰其眉。已而鼓脣言曰。幽囚於赫立高萊島上。則此君之運命定矣。吾以爲縱有奇術亦殊無濟。海軍部長言曰。吾恐渠卽宣言其藏金之所。生命亦殊難保。緣德意志人所爲吾已見之熟矣。密司脫威姆勃萊曰。是言良信。

渠囂口頭之信約直無異於一片白紙朝發而夕變萬萬不足爲憑偵探長謂施庇林曰君意吾人弗能往赫立高萊耶施庇林曰以吾所知正復如是偵探長微笑曰然則吾亦無事更以此事勞君矣施庇林曰是又不然部長果命吾往者吾必立往決當盡力爲之無敢玩忽偵探長曰君其勿作斯言茲事有關生死正未可率爾爲之然吾人或不加匡救損失亦殊匪細不特巨金入諸敵人之手而密司脫金萊克及全船之船主水手亦且同歸於盡施庇林曰部長果以此重任畀吾耶則吾又奚敢辭言時色莊而聲肅似自問其勇氣智力足以勝此重任否者偵探長目覩施庇林慷慨之狀似至欽服歡然曰施庇林君誠有膽君誠有膽特吾不欲君驟立決心瞬且生悔姑澄心三思之至於明日之晨果至明晨而君心堅定如故者則當聽君立行吾且掬此一瓣心香祝君功成歸來也施庇林磬折辭衆出衆聚語有頃遂亦別去密司脫威姆勃萊則匆匆歸其所居見羅拉方翹盼其歸爲狀已至焦急即語之曰吾已往英國銀行及海軍部一行彼中人對於茲事亦殊束手無策吾人一線之希望但繫於蘇格蘭塲而前途如何亦當難必言次即以適者蘇格蘭塲中一席話告之羅拉羅拉嬌呼曰勇哉大偵探施庇林兒當謝彼見義勇爲不畏險阻也威姆勃萊曰然渠之去否此時尚難預測或且中道生悔正未可知然而吾人亦弗能尤彼良以此事滋險成功之希望僅百萬分之一耳羅拉曰即此一分之希望已至可寶兒果能往者往矣威姆勃萊曰吾愛汝且勿作癡想準備後此與失望相搏可矣吾意大偵探施庇林冒險之心明日必且中變羅拉無語悄然自歸其室而心中則猶沈沈思曰大偵探施庇林何人焉有中變者哈萊吾愛胡能弗救吾當躬往蘇格蘭塲見施庇林懇彼爲吾一行渠固勇者吾所夙知必不忍坐視哈萊及船中諸

人慘死敵手也數小時後施庇林方在治事室中忽見臧獲將一名刺至施庇林視刺自語曰羅拉威姆勃萊爲密司脫威姆勃萊令息彼可憐之金萊克卽此姝未婚之夫此來殆爲營救金萊克事在理自當與之一見遂命臧獲肅之入須臾女至雙波微澀而目瞼亦絳知適方啜泣故作斯狀施庇林視此嬌面立起其惻隱之心柔聲言曰密司威姆勃萊何需於下走羅拉率然言曰此來儂實懇君拯密司脫金萊克於死密司脫施庇林君必拯彼乞許儂一言以爲息壤施庇林穆然言曰茲事體大吾殊弗能率爾相許緣此中困難萬端勝之維艱也羅拉曰君勇者決能勝此萬難今者唯君一人力足以救哈萊乞君見許施庇林曰此事大險吾又胡能輕許所能許密司者則惟竭吾綿薄而已羅拉曰然則君已願往赫立高萊耶施庇林悄然答曰然吾當一往自問才疎未易集事特吾已決意一試矣羅拉躍而起力把施庇林手歡然呼曰勇哉君也此行成功必矣惟儂不審何以謝君於心滋歉施庇林曰密司威姆勃萊汝其拭目以觀吾後毋遽言謝羅拉曰否否君必功成而歸可無疑者儂胡能弗謝居頃卽稱謝而去羅拉去後施庇林喃喃自語曰此事直類一堅觳之牛肉嚼之弗易碎而今乃爲人強內喉際不得不勉強吞之矣然吾事之成否尚須視羅斯孟之能否助吾果得彼力爲吾助者則往赫立高萊有如兒戲初不足道惟吾之此行志在必成吾而失敗則個女郎芳心亦且立碎吾爲個女郎故必救其情人以歸願上帝相吾助吾成功尋卽冠其冠匆匆往海軍部須臾已在一密室中與彼長官把晤爾時卽謂長官曰長官聽之吾決意往赫立高萊矣長官吹脣作聲曰汝殆病癇乃敢冒此奇險施庇林曰吾自有策但問長官能否予吾一通行之證俾往弗拉興長官曰諾吾當介汝往見哈維克之海軍司令特汝往弗拉興奚爲意

將從荷蘭發軔耶。施庇林曰。然願長官勿問吾策。言之。且使長官疑吾眞癲矣。長官曰。吾初不汝問。但願汝此行運佳耳。言已。卽提筆草一書致哈維克之海軍司令。授之施庇林。復堅握施庇林手曰。密司脫施庇林。汝實天下至勇之人。爲吾前此所未見。別矣。吾友行。再相見。願彼佳運之神與子偕行也。

（三）

越日。施庇林遂附一英國之水雷破毀艇。首塗往茀拉興。藉彼海軍部長官介紹之書。乃於哈維克海軍司令處得一通行證。直向茀拉興行。北海中所經海程過半。因得安然無事。一日薄暮。天已沈沈入晚。海天深處。初無片帆。萬籟亦寂。舍此水雷掠水聲外。無復纖響。顧一刹那間。斗聞澌澌之聲。發於水下。而右舷之次。水態亦變。是時艇中水手輩均大呼曰。愼防水雷。呼聲一起。前舵乃立易其嚮。幸以轉舵迅捷。不爲敵算。而羣人目光。遂一一集於水上。艇長則立命礮手準備。屏息以須。少選。果見一潛水之艇。隱約現於水上。艇長令下。礮乃立發。彈著艇。似卽沈入水底。艇長忽呼曰。取彼敵艇。施庇林聞呼滋悅。發爲懇切之聲曰。艇長。彼敵艇殆已熸耶。艇長曰。然。吾彈必已擊彼爲二。沈諸水底。今吾輩當準備一切。救彼溺人矣。已而果然。艇尾忽起呼救之聲。聲至慘厲。於是立下小舟往援。旋載德意志水手六人歸。蓋敵艇中人均已同歸於盡。所有遺噍。惟此六人而已。艇行數日。初無他變。卒得安抵茀拉興。將傍岸。施庇林尚在艙下。易衣喬裝。以荷蘭雖爲中立之國。而德意志之間諜。密布全土。狀若獵狗偵獸。隨處而嗅。鼻官乃敏銳無倫。果施庇林一爲若輩嗅得。諗爲英國人者。則其大計畫上。必且橫生阻力。終則全功盡棄。歸於失敗。惟有喬裝荷人。或足以掩德人之目。艇入港口。施庇林始登甲板。與艇長握別。身御寬博之衣。廓然如中

空。頷下加一僞鬚。蒙茸而長。望之儼若荷蘭士著。弗類假飾。艇長見狀。不期失笑。卽出手與之把握。施庇林遂跰蹡登陸。紆徐自去。艇長目送之遠。悄然作微語曰。密司脫施庇林此猶活劇之第一幕耳。汝其好自爲之。恐汝一登赫立高萊。始知此劇之不易演。然汝此劇關係於祖國滋重。吾終望汝運佳耳。居頃之。施庇林已出艇長視線之外。顧乃不幸而移入別一人之視線。其人軀幹偉岸。作船塢工人之裝。實則爲德意志之間諜。專以密伺旅人爲事者。當施庇林之登陸也。彼實見之。因自思曰。其人既以英國戰艦來。則其人亦必英國之人。頷下長髯。度爲僞飾。吾當潛躡彼後。一窺其面。施庇林彳亍循岸行。初猶未覺爲人所躡。方立橋上。遙望。意至蕭閑。斗聞背後急步之聲。則立廻其首。而彼德意志人。獰惡之面。以及銳利之眸子。已灼然入其目。奮一時。脈息爲震。立操荷蘭語問曰。汝何所欲。汝又誰也。德意志人直趨施庇林側。暴聲答曰。是則勿問。吾但欲知汝爲誰。汝英人耳。語時舉手作勢。似將摘施庇林僞鬚。施庇林固至趫捷。則立展其手。扼彼德意志人吭。弗釋其人。見扼。呼吸爲梗。氣塞。乃弗能聲。三秒鐘後。已爲施庇林力持其兩肩而起。擲之橋下。黑暗中但聞水花飛濺之聲。厥聲至巨。施庇林憑闌下望。見其人方蠢動於亂流中。逐波而去。則置之弗顧。下橋前趨。且行且自語曰。吾卽寘之死地。亦殊無悖於人道。彼既爲德意志人卽爲吾敵。當此戰時。殺之何傷。顧彼雖不死亦已。弗能窘吾。游泳黑水中。登陸尚需多時耳。於是飛步疾行。穿鎭而過。至火車站上。出護照示站中之人。卽購票往格洛尼琴。其地爲一小鎭。在荷蘭北部。去此可百里。施庇林既登車。自覺進行順速。意頗自得。雖有危機四伏於前。時亦不以爲意。不知彼德意志之間諜。已於此時登岸矣。蓋其人雅擅游泳。不久卽達海岸。既登。則立易其裝束。至鄰近華爾乞倫鎭一屋之

中有所關白少選各地德意志間諜之駐所中均得一華爾乞倫萬急之電謂有一英國間諜新至荷蘭喬裝荷蘭土著身御寬博之衣廓然如中空領上飾一僞鬚蒙茸而長有見之者務祈生禽其人勿令兔脫赫立高萊島上同時亦得是電電文相同而施庇林目的之地卽爲此島想讀吾書者當爲施庇林危矣

（四）

施庇林之往赫立高萊也固類癲作然而癲人胸中亦已先有成竹始敢不屈不撓冒此巨險其爲此事實亦有所憑藉蓋有友人曰阿姆勃路司羅斯孟者足爲彼助施庇林曩嘗出其愛子於死羅斯孟感激無既時思圖報故此際正可利用其人以成大事羅斯孟者格洛尼琴造船人也生於赫立高萊島島中情形靡不洞悉倘得此人爲助則事或有成施庇林在昔固亦一至赫立高萊勾留可匝月其救羅斯孟子於溺也卽於斯時在此匝月中施庇林日必出遊全島形勢胸中已瞭如指掌島之東端爲徐伯林飛艇之廠舍警備綦嚴非個中人弗能入其千碼以內四圍周以鐵籬逆鋩叢立籬上且有電鈴少動立鳴鈴聲一振守卒四出而礮臺中人時亦有通告頒發謂有人如近飛艇廠舍若干碼以內者格殺弗論脫欲入其礮臺艱險可知然而施庇林一往直前初不以此自餒中心已建奇策將求助於羅斯孟以底於成其策固奇顧乃危險至於萬狀苟非頭腦冷靜神志堅定之人萬難集事少有破綻立死無幸施庇林途次沈思頗自惴惴幾欲收拾雄心逃歸英倫第念哈萊金萊克及「加斯拉」船中諸人其危險正什百倍於己而密司威姆勃萊哀懇之聲亦尙嚦嚦在耳於是心乃立決不復有所畏葸毅然自語曰吾爲

個女郎故誓必一冒此險上帝在上幸助吾救彼十餘輩之愛國男兒生歸祖國也車抵格洛尼琴夜將過半鎮中街道均已黝黯如漆施庇林固諗羅斯孟所居匆促至於郭外時羅斯孟就寢已久斗聞叩關聲甚厲意至駴詫亟起啓關注其目於門外灼灼然覗此長髯博衣之人愕然問曰汝爲伊誰來此奚事施庇林作荷蘭語曰汝殆不吾識耶言次則又倚身向前操英語微語羅斯孟羅斯孟驚喜交幷立曳施庇林入扃其扉歡然言曰密司脫施庇林君作此裝吾乃不復識君特君喬裝而來果何意也施庇林曰當此多事之秋尙以喬裝爲得至吾之此來實欲求助於君羅斯孟曰唯命是從乞以所事見告施庇林曰老友聽之吾蓋欲得君爲助對付彼德意志人不審君能許吾否耶羅斯孟聞語目光立燦現爲誠懇之色注施庇林面言曰在昔君嘗有恩於吾迄今初未少忘今者君既有事則吾安得不爲君助君但命令吾可矣施庇林曰君其勿遽允吾須知茲事體大匪同尋常細故友誼雖深恐亦弗能爲力羅斯孟亟曰趣語吾是果何事者施庇林曰諾吾固當告君遂以簡賅之語概括其事告之羅斯孟結尾則曰吾欲君導往赫立高萊君能之耶羅斯孟蘄然曰能之吾以營業上之事務固嘗屢至其地所行道路已至稔熟然君之此行非欲捄君國人耶施庇林曰然此行正復爲是羅斯孟曰密司脫施庇林恕吾憨直茲事頗不易爲良以渠輩方幽囚於島中最高處去徐伯林飛艇至邇彼處但有德意志海陸軍官能往島人均在嚴禁之列故吾祇能載君以入港口偕君上島顧其地實爲島中最低處去高處至遠儻欲着手捄君國人其事猶難於登天也施庇林作怪笑曰或未必爾羅斯孟曰然則君殆有奇計足以制勝耶君計云何曷爲吾言之施庇林曰否乞老友恕吾今茲吾尙不能奉白計固奇險不易集事然吾人果以勇毅

愼密赴之成功或亦匪難特不審君能否助吾耳羅斯孟傲然曰君有所命敢不效力且吾爲蘇格蘭人初非懦夫誓必竭其綿力以爲君助施庇林曰惟是事或失敗吾二人勢必同歸於盡羅斯孟曰曩者君旣冒險救吾愛子則吾今茲寧亦不能冒險助君施庇林力握羅斯孟手曰謝君厚吾君洵不愧爲忠實眞摯之朋友特吾輩將以何時行吾意當愈速愈佳遲恐無濟也羅斯孟曰非明日不能成行目前第一要事須爲君至此間德國海關監督處取一護照僞爲荷蘭之商人往赫立高萊島營商也者抑君擬易何名趣以告吾施庇林曰卽名尼古拉司文特龍如何羅斯孟曰良佳惟君所營何業卽爲燻魚商可乎施庇林曰大佳大佳燻魚一業吾固畧有所知者羅斯孟曰然則定矣密司脫施庇林今君尙宜少息俾蘇長途之困卽在明日亦須以午時行蓋午潮一上舟行便也吾則當以半日之力屛當一切啓行時俾不局促語竟遂導施庇林入一別室施庇林作感激狀曰老友君俠且勇爲吾臂助吾實銘感至於萬狀羅斯孟曰君其勿作此言吾子非君烏能得生今且暫別願君晚安明午十二時吾輩行矣

（五）

施庇林旣得良友許以相助於心彌樂是夜睡至安適迨及翌晨八時始醒遂下樓就早餐有管家老婦相告謂主人凌晨卽往港口今猶未歸餐旣卽返至寢室啓其羊皮之篋從事化妝凡兩小時始已而羅斯孟亦已歸來施庇林遂蹁躚而下羅斯孟言曰吾友諸事已定今日之事順利極矣施庇林曰豈舟楫護照均已定耶羅斯孟曰然此卽護照爲此間德國海關監督所頒許荷蘭商人尼古拉司文特龍上赫立高萊島者海關監督見吾頗極撝謙蓋彼德意志人明知强敵四樹力實弗支以是刻意結好於荷蘭

不欲復樹一敵吾居荷蘭久故渠亦以吾爲荷蘭人也施庇林曰然若輩野心勃勃未嘗知足一旦得間者亦且囊括荷蘭而有之矣羅斯孟曰德意志人本不足恃信義二字亦不足與若輩言之也語時目灼灼視施庇林弗已忽又言曰嘻密司脫施庇林君今日爲狀又與昨宵異矣施庇林微笑曰與昨宵異耶然吾衣猶是吾髯亦猶是也羅斯孟曰君衣已不若昨宵之寬博施庇林曰然吾適結束少緊耳羅斯孟曰惟頷上僞髯少覺不近自然爲狀乃類……施庇林笑曰然然吾固知之羅斯孟曰吾虞此髯或足以僨君事尚宜加以修改勿令人一見立辨其爲僞飾也施庇林曰否吾意此髯頗近自然必不致啓人疑竇今吾尚有一語相問後此君能否曲從吾語勿加抗議羅斯孟曰敢不從命惟……施庇林曰吾友勿作轉語君已允吾矣吾輩一至赫立高萊島凡事皆當聽吾爲之君但秉吾號令遵行無梗即遇可驚可愕之事亦宜力自鎭定君能見允否羅斯孟曰吾安得不允吾國偵探界人材輩出而君爲第一人矣施庇林曰然則君亦信吾耶是時二人凝眸相視似各掬其靈魂而出如是久久羅斯孟乃立展其手向施庇林曰吾信君耳施庇林悄然曰謝君見信今吾輩行矣於是二人同出至於愛姆司河口時已有一旅行之舟傍岸而泊舟中水手五人均爲羅斯孟船工二人登舟時初無所梗惟德意志之海關監督時方臨河閑眺見羅斯孟則卽趨與握手羅斯孟遂介紹施庇林謂此君卽爲荷蘭燻魚商尼古拉司文特龍海關監督因亦與之握手少頃舟已解維徐徐遠去而海關監督之容色忽變嚼其齦吻吻自語曰此英國間諜耳孰謂荷蘭商人哉吾嘗親見彼自弗拉興來故其面微覺稔熟卽彼頷上僞髯破綻亦已畢露吾胡昧昧竟縱彼行雖然是亦無傷吾可電告赫立高萊礮臺善爲之備遂匆匆返其治事之室以電話

與赫立高萊礮臺司令梅志勒參將語參將在語筒中問曰君爲誰也海關監督曰吾爲愛姆司河口海關監督加立志茲有要語奉白昨有英國間諜自茀拉興至今已向赫立高萊來矣參將曰往赫立高萊來耶吾恐天下無此愚人自甘投身於虎穴海關監督曰茲事碻也渠適以羅斯孟舟行其贋名曰尼古拉司文特龍參將曰其人殆瘋人耳海關監督曰吾亦云然惟其喬裝絕工頗肖荷人令人不易猝辨而頷上僞髯則殊弗足以紿一稚子也參將冷笑曰然則渠此來殆欲紿吾耶海關監督曰然渠意正復如是彼舟來時君當逆之參將笑曰固當逆之且吾尚欲一視其僞髯也海關監督曰君一見其人或能立辨其爲間諜參將曰果爾彼死期迫矣彼如履吾赫立高萊島一步者吾必立執其人二人語至是即振鈴爲別

（六）

赫立高萊島聳立海中有如巨魔危立將伸臂以趁人然或移之以入大洋則直無異於一彈丸黑子自北至南僅一里許而自東徂西尚不及一里三分之一顧其面積雖小關係於海軍上者滋大果此島長在德人之手則英國於北海中所受損失且十倍於「加斯拉」船上之一千萬鎊蓋其位置適當愛爾巴河口直能監視英國海艦之行動左近之堪爾運河則不啻予德國海艦以休息之地是以島雖渺小亦正未可忽視島中分爲二部一部曰烏勃萊其地山石嵯峨高出於市鎭者可二百尺一部曰恩脫萊爲沿海一帶其地僅有屋宇數十椽港口亦即在此一日薄暮羅斯孟之舟始至島之南岸羅斯孟心至惴惴深恐施庇林之喬裝或爲德意志人所窺破則大事立敗此身亦且陷於死地然羅斯孟者勇夫也初

不自懼其生命之弗保念人生百年孰能逃此一死況爲朋友而死死亦彌甘彼惟持此一念遂覺無所畏懾至施庇林者貌爲沈着中心亦杌隉弗寧第念祖國有事之秋正男兒報國之日彼捐軀於欒雲彈雨中者正復無限則吾之一死又胡足道死地中有生路在吾當以卓絕不拔之毅力之勇氣求之耳念至是精神乃奕奕而振舟入港口至於碇泊之場暮色蒼茫中隱約見人影一小積屯聚岸上二人甫舍舟登陸卽有一短頸巨面之人昂然來前作軍人裝富麗無倫一望而知其爲德意志上級之軍官羅斯孟一見其人則立曰梅志勒參將願君日安今者能否許鄙人紹介尼古拉司文特龍君於麾下特龍君爲羅透達姆巨商此來蓋欲與貴島漁人通商也梅志勒參將把施庇林手藹然笑曰發展商業固爲近世界至要之事卽吾人今日荷戈爲祖國血戰者亦以此耳特龍君君來吾至歡迎也斯時施庇林之目光適與參將遇頗覺其咄咄逼人若能洞矚己之僞飾者遂半廻其首操德語答曰梅志勒參將承不見屏鄙人實感激至於萬狀參將無語忽疾展其手似將摘施庇林之僞髯羅斯孟見狀不期而顫而施庇林則蹙額作怒容厲聲呼曰梅志勒參將汝果何意獷暴乃爾參將笑容已盡去爲狀乃類虓虎卽暴聲答曰吾欲揭汝假面耳汝爲此僞飾不足以紿稚子詎能紿吾施庇林揚揚若無事發爲沈着之聲曰汝何言謂吾此狀爲僞飾耶參將曰然汝勿謂吾昧昧吾已洞燭汝奸汝實爲英國之間諜孰則弗知今茲趣爲吾去而僞飾羅斯孟顏色立變慘白如鬼魅明知大事已去末日近矣顧見施庇林沈着如恆則私詫不置半晌施庇林又冷然目參將曰汝果銜誰氏之命命吾去此僞飾參將曰銜吾德意志大皇帝威廉陛下之命陛下亦卽爲此赫立高萊島之主人施庇林又冷然曰威廉誰也吾殊弗識其人且其人挾

何魔力乃足懾人耶參將勃然曰趣去而僞飾示吾以眞面須知吾性卞急無此能耐施庇林曰參將汝勿以盛氣淩人吾今爲德意志大皇帝陛下故姑去此僞飾示汝汝其視之語次則立去其僞髯并褫其

寬博之衣刹那間梅志勒參將及其部下之軍官皆大震蓋彼所語德意志大皇帝威廉陛下者至是已嶽立於前矣諸軍官惕息仰視顫不可止但見其鐵黑之髯上翹如菱角雙眸熠熠射人爛然似電眉宇間似又蘊無限怒氣嚴蹙弗展身上御普露士大元帥制服立地可七尺許斯時挺然弗動遍視諸人天顏威厲極矣梅志勒參將色朽神木莫敢仰視自諗適者出語暴睢縱恣已甚正不知皇帝將加何罰念至此遍體大顫則立屈其一膝長跽於地震震然言曰乞陛下恕之陛下此來小臣實未夢及否則又奚敢狂妄至是今惟求陛下恕其無知貸小臣一死施庇林則效

德皇高抗之聲含笑言曰參將趣起汝初未忤朕何事乞恕朕方深悅汝之忠藎寧有加罰者汝其趣起朕恕汝矣言既輕拊梅志勒肩梅志勒遂起而顫尙未已既卽囁嚅言曰陛下恩澤浩蕩所加被於小臣者小臣且鐫之心坎永矢弗忘施庇林曰吾友足矣朕微服而來實欲覘汝曹防守赫立高萊果否嚴密今汝精細若是竟能窺破朕之僞飾朕心安矣參將朕至嘉汝忠藎當旌汝功特此時朕尙有事梅志勒曰陛下有旨小臣敢不遵率惟陛下命之施庇林曰島上非有英國俘囚在耶今若輩安在梅志勒曰陛下殆指金萊克君及「加斯拉」船上之水手輩耶施庇林曰然梅志勒曰陛下今若輩方幽囚於烏勃萊之礮臺中施庇林曰朕將加以鞫訊趣以軍士解送來此朕當在港長署中相俟也梅志勒參將磬折而去而此假皇帝者則徐步而入港長之署諸軍官愕然從之少選施庇林獨入一室立召羅斯孟進羅斯孟趨至其側低聲言曰密司脫施庇林君之化妝神乎技矣惟此事危險實甚吾殊爲君悚息施庇林微笑曰危險固也然吾輩一得諸人艤舟遠去則瞬且出險矣羅斯孟曰君意欲挈渠輩同行耶施庇林曰然同行爲得羅斯孟曰然彼梅志勒輩必且詢君以故君將何以爲答施庇林曰吾友無事過慮梅志勒幾已爲吾震慴至死吾果挈諸人同行者必不敢更贅一辭有所詰難羅斯孟方欲有語而梅志勒參將已入足恭語施庇林曰陛下諸囚已在門外監守絕嚴今小臣其召之入內可乎施庇林曰參將是可無須汝但幽之於羅斯孟舟中朕首途歸鮑格姆時當於途中鞫之也梅志勒曰陛下其欲此間守兵護送否施庇林曰無需此間守兵第須幽若輩於舟尾之巨艙中嚴扃其門朕所攜衞兵五人均有軍械途中足資守備無虞他變夜潮將上尙宜從速爲之梅志勒遂磬折去去後可十分鐘始復至則謂諸事均已

準備但候大皇帝旨施庇林因起曰如是良佳朕行矣卽昂然而出港長之署羅斯孟從於後尙覺惕息須臾已至河畔施庇林將登舟忽又廻身向梅志勤參將探囊出一物曰參將汝防守斯島旣勤且愼朕實深爲嘉許今特以此錫汝用表吾誠言時遂以手中物綴之梅志勤胸次梅志勤受寵若驚囁嚅言曰陛下竟以鐵十字錫小臣耶小臣將何以爲謝施庇林曰無事言謝以汝之爲國勤勞固當得之也別矣吾友行再相見

（七）

舟出港口揚帆嚮南方行施庇林兀立甲板之上初未一動行既遠始出巾拭其額汗吐氣謂羅斯孟曰大事已成吾心滋悅茲事雖至不易着手而吾則告厥成功矣羅斯孟曰此事奇妙極矣吾乃不意君竟此大功易如反掌卽君化妝之工實亦無人能及君之一髯一髮罔不畢肖德皇而一言一笑亦與德皇無異前此吾嘗數見德皇故不得不佩君摹仿之神也施庇林悄然曰在昔吾固亦數見德皇時輒與之晤言且嘗化身爲彼羅斯孟急曰豈君前此亦嘗冒爲德皇耶施庇林微笑曰然特爾時實奉彼旨爲之與今者少異耳羅斯孟愕然弗解亟叩其故施庇林遂言一二年前德皇嘗有英倫之行顧以彼邦無政府黨人充斥三島間磨刀霍霍狡焉思逞故德皇足跡所至恆用惶怖蘇格蘭場因謀設一疑皇以亂黨人之目施庇林卒乃獨膺其選日與德皇相處凡其態度言笑靡不悉心肄習爲日既久一一都肖卽僞髯僞髮亦爲柏林宮中匠人所製至此德意志大元帥之制服則實出於皇帝成衣人之手後德皇去英卽以諸物贈諸施庇林用爲紀念不圖今適利用之以成大事也施庇林述畢立曰今玆吾人當與艙中

諸囚相見矣不審哈萊金萊克及「加斯拉」船中諸人聞之亦驚喜否耳哈萊金萊克及船主水手等既出喜極欲狂尋聞施庇林述其奇策則皆歆羨至於萬狀哈萊金萊克感甚顫聲言曰密司脫施庇林吾人之生命實皆出於君賜吾誠不知如何足以報君施庇林囅然笑曰君但於鴛鴦成行之日醉吾以合歡之酒卽此已足報吾脫再得密司羅拉威姆勃萊嫣然一笑則所以報吾者至矣哈萊一聞羅拉芳名則歡然言曰羅拉君亦識羅拉耶施庇林曰然密司脫金萊克吾與密司羅拉相見雖止一次而此心耿耿已弗能忘幸運者君也哈萊雀躍曰然今而後吾爲全世界上唯一之幸運兒矣密司脫施庇林吾於成婚之日決當延君且吾逆料英國銀行中一得彼貲君尙可得一懋賞施庇林曰君勿遽言賞吾非好大喜功者特吾國方有戰事所需孔亟彼巨金果安在耶哈萊曰烏得不安其安直類拉泊蘭伊那拉湖中之冰山爾時吾輩先得無線電報告謂有一德國軍艦且來攻襲吾船於是以小舟數艘運金潛往伊那拉湖藏之湖底此時湖水嚴結人亦莫之可動歸後但屬銀行中人備舟往取可矣今吾輩殆歸國去耶施庇林曰然先往哈維克然後歸國意基督聖誕之日吾輩當已履祖國之土矣施庇林言未竟而羅斯孟已排闥而入喘且言曰事敗矣彼德意志人已以戰艦來追於是衆皆悚然弗能復作一語讀吾書者當知羅斯孟之言碻也當施庇林行後梅志勒參將摩挲其鐵十字勳章意頗自得尋卽以電話告之愛姆司河口海關監督海關監督一聞其語怒聲答曰參將奈何憒憒若是皇帝烏能於咄嗟間來赫立高萊其人殆卽英國之間諜耳參將立曰來者實爲皇帝吾安得不識天顏者且皇帝尙以鐵十字勳章賜吾旌吾勞績也海關監督曰鐵十字勳章羅致甚易其在吾國爲價直等於羊肉參將其少須茲事

當能大白數分鐘後遂又報參將曰梅志勒參將君實受愚矣吾以電話往詢知大皇帝此時方在比利時之伊泊利未嘗蒞貴島參將既驚且怒立命一水雷毀滅艇出追艇行如飛迅乃無倫爲時未久已入羅斯孟之眼簾因亟入報施庇林施庇林駴甚倉猝不知所措而礮聲訇然已掠水而來爲勢至猛施庇林切齒言曰吾運胡厄終復歸於失敗然吾人萬不可墮入德人之手最後之一策惟有逃耳遂命舟人開足速率奔突而前而彼德艦亦已增其速率窮追弗捨已而相去愈近施庇林等似已無可倖免詎意一轉瞬間斗聞爆烈聲轟發於後回望德艦搖簸如狂物僅三秒鐘全艦已沈入水底杳不復見加斯拉之船主歡然謂施庇林曰彼舟殆觸水雷矣施庇林曰然此水雷殆亦爲彼德意志人所設將以損燬吾國戰艦者不意其損人適以損己也吾舟獨邀帝庥得以安然而過可云大幸第彼艦中溺人吾輩其往拯之耶時船主方手遠鏡遠瞭則立曰是可無須茲方有一吾國之巡洋艦來可爲吾輩了之也後此果得消息謂有一英國巡洋艦及二水雷艇已拯得德意志水手五十名而羅斯孟之舟則竟安抵哈維克無復他變舟中諸人遂雀躍登陸乘火車之倫敦報告蘇格蘭場謂大偵探威廉施庇林已成功歸國矣

（八）

蘇格蘭場海軍本部及英國銀行中一聞施庇林事罔不驚詫都中人士羣造施庇林之門進叩其詳聞者皆爲咋舌嘗有一海軍部要員詢施庇林曰密司脫施庇林君賜彼梅志勒參將之鐵十字勳章果何由得之施庇林曰是易得耳吾購之一本國水手許者此水手蓋在南末遇一德意志軍人飢且死遂以麵包易得此物吾人果遇若輩十二人享以一餐且可得十二具鐵十字又奚足貴哉且吾所得尙不止

此後於一舊貨肆中亦得其一他日或能爲吾利用以成他事也海軍部員拊掌笑曰鐵十字勳章乃能俯拾卽是則其價値亦槪可知矣施庇林曰德意志皇帝所以賜其軍人者聞已達四萬之數行見他日人當以不得鐵十字者爲光榮矣茲事瑣瑣姑置弗道尙有要事今當爲君言之海軍部員曰密司脫施庇林果何事耶施庇林曰吾所欲言者卽爲吾友羅斯孟事此次吾之得以成功實得此君之助惟彼與德意志人感情已傷後此不能復返荷蘭而格洛尼琴造船之業亦不得不從此棄去渠旣有造於祖國祖國將何以償之海軍部員曰是可無慮銀行中人不日且以舟往伊那拉湖碎冰取金歸君友羅斯孟當得厚酬也施庇林遂無言羅斯孟後此果得厚酬卽在英國立業不復往荷蘭哈萊金萊克及「加斯拉」舟人旣得生歸無不欣憙而羅拉威姆勃萊尤悅當彼二情人相見時兩心若將騰躍而出直類登天抱雲栩栩欲仙矣哈萊金萊克卽謂羅拉曰吾愛吾輩脫無密司脫施庇林者則基督聖誕之日必且飲彈而死今日安得更與祖國相見與吾愛把臂者羅拉嚦嚦如啼鶯曰君言良然吾二人今日之樂實皆出於密司脫施庇林之賜其人智勇兼全一時無兩非彼營救君安得生特吾二人無術圖報爲歉歉耳哈萊曰俟諸他日或有以報之日前渠嘗語吾頗欲參與吾二人吉席汝其折柬邀之可乎羅拉鼓其纖掌歡然呼曰固當邀彼吾且製一絕巨之吉糕餉彼也斯時密司脫威姆勃萊適入掀髯言曰汝二人相對喁喁果何語者哈萊足恭答曰丈小子方與女公子道及吾生至幸之日去今邇矣羅拉微赬其頰曼聲言曰阿父吾二人謀於成婚之日延密司脫施庇林來密司脫威姆勃萊曰吾愛此意良佳然汝曹吉日尙在基督聖誕日吾擬於聖誕日之前一夕卽延彼晚餐孺子聽之老夫已爭着先鞭矣言次拊掌

而笑。羅拉又曰。阿父趣作書致密司脫施庇林。必邀彼至此。受吾二人道謝。蓋吾二人今日得以臻此花
好月圓之境者。實拜密司脫施庇林之賜也。密司脫威姆勃萊曰。諾。少緩吾當爲之。特此時尙須往俱樂
部讀吾聯軍戰報耳。

（完）

偵探小說

卷后曲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橫五十寸　縱四十寸　七色套印　詳備無遺　精美絕倫　定價一元

本圖詳於界外交錯要地爲外交家必須之品
本圖詳於航路鐵道要線爲旅行家必須之品
本圖詳於最近行政區域爲政治家必須之品
本圖詳於軍港要塞山險爲軍事家必想之品

定價六角　內容比較　上圖互有　詳畧幅式　摺製更便　出行携帶

圖爲上海張國維先生編先生爲地理專門學家久任東南各中學校暨各師範學校地理科教師是圖爲張先生積年搜輯最精最完之善本本局訂請先生主撰各種精善地圖陸續出版此其嚆矢

作文之好模範

直隸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奉天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廣東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四冊　價洋八角

江蘇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六冊　價洋一元二角

浙江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湖南湖北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二冊　價洋四角

福建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江西省學校國文成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偵探小說

花后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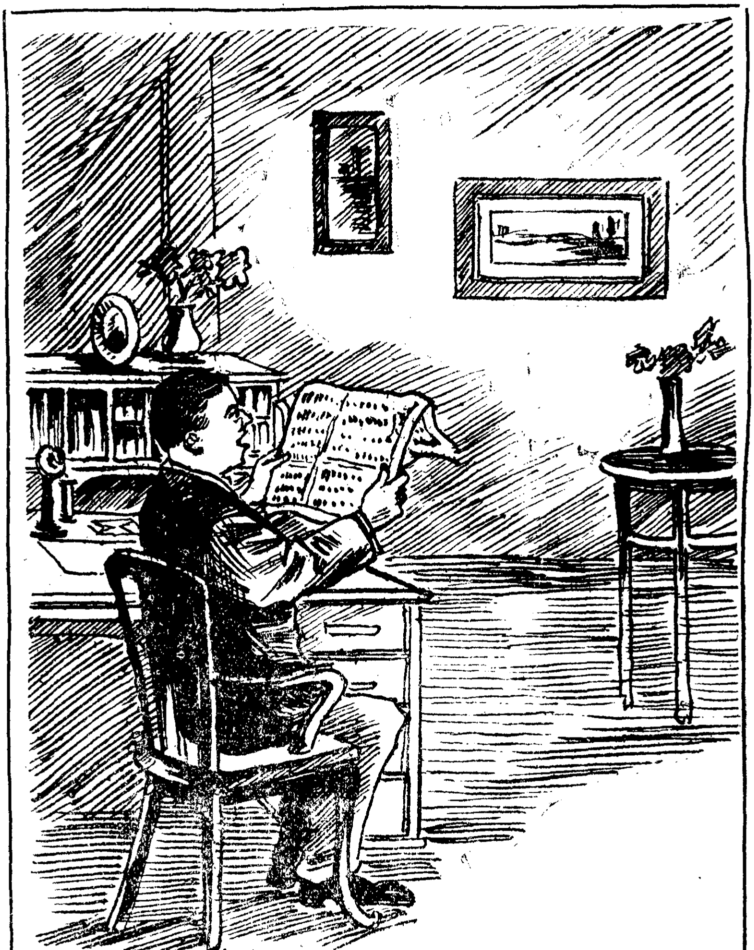
小青

『某君擬招致游行衢市之樂工一人。須善吹考耐脫『樂器中主音之器可獨奏』者。如願承乏。不吝厚酬。請於晚間八時至勃列斯冬恩特路二三七號接洽。』

此奇異之廣告。一日蕭晨。余友萊痕特得之於推立夫晨報之中。讀竟。深爲注意。因指以示余曰。洛度克。汝試觀之。此胡爲哉。時余方默坐有所思維。殊不屑意。卽曰。勿爾。此事瑣瑣無涉吾儕。君奚爲虛糜無謂之腦力。須知麥希倫一案。棘手不易就緒。吾等宜預籌陳辨之詞。俾少須對簿時不致哆口結舌。無以應付也。萊痕特曰。雖然。但其人招致游食之樂工。究將何圖。一時殊無從索解。洵奇事也。言已。仍執報弗釋。數數朗誦此廣告。若方竭力推測其奧者。

萊痕特者。爲余齔年之老伴。同校習法律。交頗莫逆。旣卒業。余兩人互相結合。操職爲私家律師。余等結合之由。亦出萊痕特意。彼謂余腦力健。富於思想。且精專律意。尤能窮闡其理。惟口吃。莫能致辭。足爲余病。蓋業律之人。爭訟致辯。在在須口給敏便。余旣木訥不善詞令。業此殊難操勝劵。而萊痕特適與余反。巽詞巧說。辯才絕嘉。且儀觀修偉。遇人亦恂恂衷禮。適稱所職。然於律意深邃之處。初不精究。視余殊多遜色。以故萊痕特恆言。余兩人宜聯絡一氣。舍短取長。庶彼此互得其當。余然其說。乃於愛賽司街稅屋爲辦公所。屋凡三間。一爲書記室。一客室。其一則爲退憩時閒談之室。三室皆寬敞不病湫隘。而陳設雖無貴品。然亦精雅適當。余等共事可兩年。所入僅足開支。初無贏餘。因思於治律之外。尤宜以術博取餘

資。而萊痕特擅長歌喉。則恆往劇場中度歌。余亦設帳授徒。以律學課人。於是兩人酬勞所得。始稍稍有羸羨。而處境亦較前爲豐裕矣。先是有富商福翮麥克海者。擁巨資。在倫敦中頗有聲勢。其人年事可四



十許。骨幹修頎。外觀殊魁碩。惟出身寒微。或言其嘗爲樂工。顧亦渺茫不可考。悉此時則經營甚盛。不專一業。凡彼貿易時大宗契約。皆大律師派烈承辦。其事至瑣細之事。則恆委余兩人爲之掌記。然麥克海精覈而嗜利。操奇計贏。錙銖必較。故遇人接物。殊多苛刻之處。即余等爲彼承役時。輒靳減酬値。余但笑其吝嗇可嗤。殊不介意。惟萊痕特不獨鄙夷其人。且斥之爲獪猾之僉壬。謂與此種人交涉。宜隨時戒備。勿落其穽。蓋麥克海冒利心勝。罔所顧恤。而包藏叵測。心術尤詭譎。匪正。在彼之意。以爲余兩人年少易與。左之右之。儘足如意驅使。不知萊痕特陰燭其奸。獨時時備

之。

一日。麥克海忽來愛賽司街辦公所。既面。卽顧余兩人曰、小友。汝輩良有嘉運。今吾尤有一事相委、能爲吾勾當否、萊痕特鞠躬曰。苟先生見委、自當効力、匪事不能了之。語時。外狀雖甚足恭。而目光炯炯、斜睨麥克海。麥克海面似防其乘閒將施詭謀、麥克海復曰。吾近已集得巨款。擬徧設茶寮數所。每所宜得一女郎爲之經理。而此經理之女。尤須投資若干。始爲合格。吾物色久久。頗難其選。今某女願投資二百鎊、請承斯乏。吾將允彼所請。以觀其成效。小友。汝試爲吾草約、余諾之。卽秉筆而待。麥克海又曰。脫此女不勝所職。吾能隨時遣去之否。余答曰。法宜先一月預示以意。然後遣之。卽彼欲辭去。亦須如是。此恆例然也。麥克海曰。一月之期。太悠久矣、余曰。然則一禮拜亦可。但須預署於約、惟既遣其人、則彼所存之金。當以何時提歸。亦宜明署約中。麥克海忽露訝奇色曰。彼資既入余橐、胡爲歸之。小友。汝但署吾可隨時遣彼。毋須言存金也。余曰。若此。則於約義爲未全。又惡可者。麥克海曰。汝勿斤斤約義、須知彼爲女流、烏解法律。但如吾言署之足矣。余方思進辯其非。驀見萊痕特莊容對曰。先生恕吾。如君所言。殊弗協律意。僕等雖無恤微名。然亦不敢枉法曲徇先生之旨。此事願先生別委、僕輩無以應命。麥克海聞言。顏色立沉。怒目叱曰。汝輩窮乞之丐。乃敢顯抗乃翁命耶。今幸熟爲審計、毋徒嬌嬌鳴高。自斬生機。趣署而約。不爾。吾將……語至此、忽詞鋒絀然。頓挫、面容亦變。狀如中魘。余與萊痕特愕眙相顧。疑其瘋發。因趨前詢曰。先生何苦。得勿患作耶。麥克海不答。忽引一手。拊胸。一手指門外。曰。聽之。此何聲乎。余等如言傾聽。覺有樂聲嗚嗚。直度門隙而入。則考耐脫聲也。聆其韻調。辨爲花后曲。此曲爲美人所譜。在昔頗流行英國、顧愛賽司

街。地處幽悄。樂工多薈萃於是。戶外樂聲悠揚。長日弗絕。初亦匪奇。何麥克海聞聲色變震竦至此。於時樂聲愈高。抗墜疾徐。了了動聽。麥克海面色亦愈慘白。肢幹悸動。若不自勝。忽麾手作斷續聲曰。天乎。此魔鬼之聲。何息息追踵吾後。今趣驅去其人。毋使更留。不然者吾瘋作矣。語已。兩股遽觳觳顫動。不復能支。已而晃盪仆矣。余與萊痕特大駭。亟前扶之使起。復遣人召醫生。醫至。麥克海仍昏暈不省人事。及驗其脈。謂以猝驚致暈。乃投以解劑。麥克海徐徐而蘇。既醒。遂以車令醫者扶送而歸。余目擊此狀。大惑不解。因詢萊痕特曰。此事殊怪特可駭。吾聞麥克海體魄強毅。初無宿疾。胡爲偶聞樂聲。竟驚懼而暈。詎非不可思議者耶。萊痕特頷首曰。汝言誠是。然猶憶數禮拜前。余等於晨報中得一詭奇之廣告乎。此廣告所言。乃專招遊行衢市之樂工。吾先固疑之。今觀夫麥克海一聞花后之曲。斗悸懼若有所觸。事益奇怪莫測。以吾言之。此兩事之中。意或有互相係屬處乎。余聞語頗不謂然。因曰。君如此涉想。不失之竄遠耶。萊痕特若不聞余言。但曰。洛度克。汝亦憶此廣告發見之日。距今幾久。能確指其時日否。余略一沉吟。即應曰。憶之。其日爲十月十二。去今可兩閱月矣。萊痕特作讚異聲曰。嘉哉。汝於此纖細之事。乃能牢憶不忘。腦力洵健慧哉。余聞讚大樂。已乃自解曰。是日適爲麥希倫案辯訊之期。是以憶之。無足異也。萊痕特曰。然則君亦憶見於何報中乎。余答曰。推立夫晨報。萊痕特笑曰。老友。汝此著誤矣。吾嘗憶見於哀根耳或司擔特晨報。殊不屬推立夫也。雖然。今可并此三報購之。以一試吾兩人強記之力。孰優勝也。余微笑不辯。萊痕特亦翩然自出。未幾。余友購報遄歸。皇然曰。洛度克。吾今憶之。此廣告誠見之於推立夫晨報。然哀根耳及司擔特兩報。亦同日載之。詎非異事。且不第三報已也。凡是日倫敦中日報。乃一一刊登此

奇異之廣告。靡有所遺。君試思之。此中果有若何之祕密乎。余果大疑。奇念其人以招致一樂工之故。竟不恤虛擲爾許廣告之費。徧刋各報。事誠可異。而麥克海聞曲觳觫。其理亦不可解。揆以情勢。似頗與萊痕特所料隱有脗合之處。因之疑竇大熾。輾轉莫能得解。萊痕特又曰。洛度克汝不見麥克海暈仆之先。其驚愕惶恐之狀。足以怖人乎。面白而脣靘。目光駭露。厥狀慘厲。恍如見鬽。因知花后一曲。必與麥克海身世有屬。而此曲舊調重彈。理亦易曉。自必關繫前此之廣告。可知吾先意或兩事互有銜接。尙屬懸擬之詞。由此以觀。必已中鵠無疑。君謂然否。余點首示可。答曰。理殊近似。然亦關涉吾兩人事否。萊痕特曰。吾意或不至是。第此事殊特非常。吾甚思一究其異。今將以火車赴勃列斯冬。循廣告所載訪之。苟値得居者爲誰。或不難詗悉實情。君能從吾行乎。余聞言躊躇莫決。繼念事既無涉於己。又胡爲僕僕往返。乃婉辭謝之。蓋余性習恬靜。尤不喜輕預人事。一卷在手。悠然自得。雅不願作此無謂之奔波也。逾兩句鐘。萊痕特蹕旅而歸。狀至懊惱。爽然曰。洛度克此行乃無端倪。殊出吾料。蓋恩特路地絕陋僻。煢屋穢敗。居者多稗販及苦力之人。余覓至二二七號。乃虛榻無復人居。詢諸鄰近。言數禮拜前有一人寓此。其人自言名斯密司。寄居未久。忽爾離去。人都莫知其蹤。余復以廣告事叩之。乃謂碻有其事。自廣告露布。樂工應召來者。聯袂接踵。斯密司一一以金遺之。令衆專吹花后之曲。或請其故。則微笑不盡其辭。但謂聊以爲戲。初無用意。厥後其人悄然舍去。莫知所之。而此屋亦空閉至今。訖無一人過問。顧今吾所望雖虛。未能盡悉底蘊。但以之兩兩證合吾前言。不旣驗耶。余曰。信哉。自君行後。吾亦嘗推究其事。頗憶邇來每經衢市。輒聞花后之曲。吾初以爲故曲翻新。常有之事。畧不置意。今得君言。始知實有指令之人。非偶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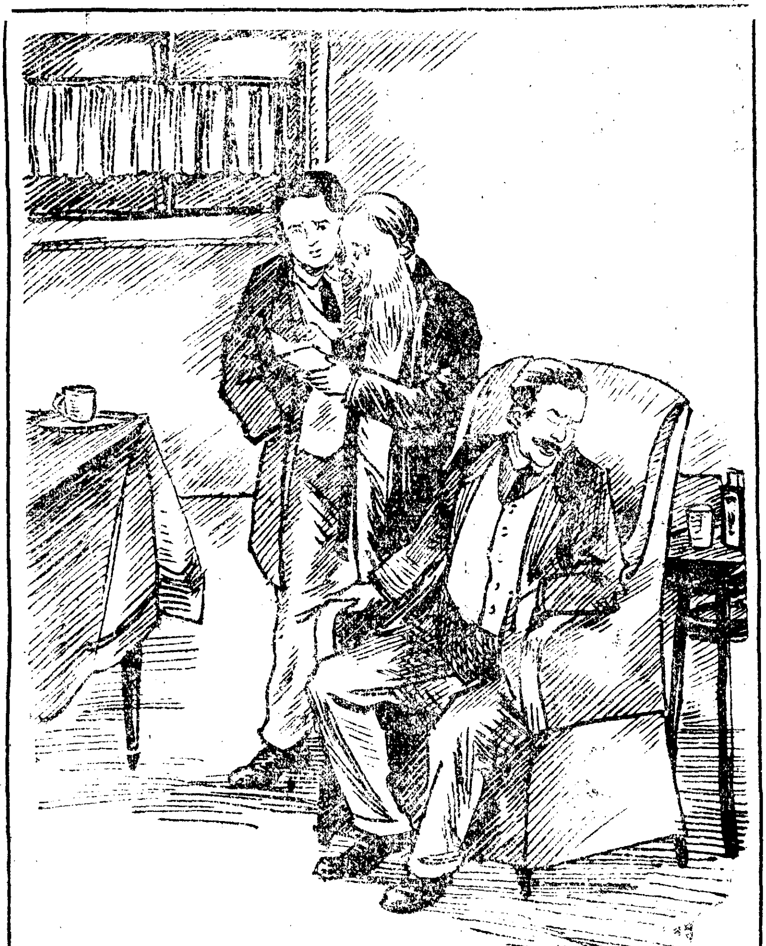
萊痕特曰。誠然。惟彼斯密司召集樂工。令專吹花后之曲。此中自大有奥旨。吾意。其人。殆與麥克海宿有怨。懟。今欲報復其人。乃假此花后之曲以爲虛幌。至此。曲與。麥克海。繫屬若何。此時。尚屬。疑問。要之兩人轇轕之故。必以。此曲。爲之。關鍵。則可。斷言。者也。

自麥克海驚暈而歸。匆匆經一星期。余等未與謀面。亦不聞其耗。惟萊痕特息息冥想此事。意殊專摯。除往。劇。場中。度。歌。而外恆研。思。極。慮以。冀。窮。徹。其祕。余見其長日焦心勞形。頗憫其鹿鹿無謂。因勸其置此勿念。復邀之同出作野游。令吸取新氣。疏豁其神。而萊痕特堅持不聽。仍孳孳研求弗輟。一日清晨。余等戾辦公室未久。忽電話之機鈴聲大震。余握筒聽之。聞一人詢曰。此非洛度克及萊痕特律師公事所乎。余曰然。尊處何所。其人曰。此間爲倍興街密司忒麥克海辦公處。幸君輩趣賁。余聆此語聲。殊生疎梗耳。因曰。君爲誰耶。其人不卽答。似有所疑滯。少須言曰。吾爲密司忒麥克海書記。余曰。然則奚事見招。且所須伊誰。密司忒洛度克乎。抑密司忒萊痕特耶。語至此。其人復少停頓。已曰。此間有亟事相需。兩君能同涖尤佳。今趣命駕見存。勿濡滯也。余諾之。遂以此事告萊痕特。萊痕特遽露得意之色。力挼兩手。笑曰。洛度克。行矣。吾知此老爲仇家所偪。無策自脫。今思求助於吾等耳。因引余同出。立驅車詣倍興街。比至。忽見一制服佩刀之警官。趨出迎迓。警官方盛年。眉宇間頗露傲兀之態。凝目貯余兩人。徐徐曰。兩君卽密司忒洛度克及密司忒萊痕特耶。余愕奇未答。而萊痕特已作聲報曰。然也。余卽萊痕特。此君則密司忒洛度克也。然何勞見詢。得毋有意外事乎。警官不答。但曰。今姑進之。言已。卽返身前導。余見狀。懷惑愈甚。然亦躡步從之。既而入書記室。入時。警官反闔其扉。余覺室中岑寂無倫。書記數人。皆面容慘變。兀坐不

復治事。萊痕特亦不期而訝。詢曰。若輩何爲如是。盍語吾故。衆仍相覷無語。忽警官邁步近萊痕特前言曰。吾告先生。蓋密司忒麥克海猝爲人謀死矣。晨間檢其創處。槍彈直洞心窩。因而致命。然桌上留有一簡。簡面書兩君之名。乃敢屈駕就商。冀能於此事有所助益。今死者尚在私室之中。君等欲一觀之乎。余等詫訝不已。乃頷首應之。相將入麥克海私室。旣入則見書桌之旁。麥克海赫然殭椅中。項中領巾已解。衣服則完整如故。兩手扶椅圈。頹首如睡。警官謂萊痕特曰。當三刻鐘前。有某書記入室。始發覺密司忒麥克海已死。此卽其臨命時原狀。初未改觀也。萊痕特點首無語。余且聽且引目四矚。復見地板之上。一物。燦然作光。則手槍也。此槍接近門次。去尸椅可三碼。以外似兇徒遜遯時所遺。其餘陳設諸物。則都整列。無復淩亂。絕不見格拒競鬬之象。此時死者椅旁有多人環立。一爲瘦長之老者。貌清癯。鬢色已蒼白。一手挾小冊。一手執筆。似爲官中驗屍之醫生。其一則一精悍之少年。兩目空靈。神光外射。脣際留微髯。仰翹作菱角形。狀殊多智。余後知其人卽爲電話中召余之人。蓋卽警察署偵探藍白朗克也。此外尤有一照相之人。則爲官中所招。令攝室中物狀者。時醫生徐徐出眼鏡。檢手中小冊。循例朗誦所紀之死狀。藍白朗克亦探懷出日記。就醫生所言。一一筆之。醫生讀已。復顧藍白朗克曰。以狀言之。此君氣絕殆已歷八小時或至十二小時之久。然容色寧靜。絕無爭鬬之狀。抑又胡故。藍白朗克曰。此或兇徒手腕敏捷。乘間發槍。死者猝不及備。遂爾遭害。醫生搖首曰。此殊非是。蓋麥克海創處在心前。襟有焦洞極巨。故知槍發之時。槍口必緊貼其胸。若然則死者又何致一無所覺。且吾不獨知其死狀如此。尤能確指其發槍之時刻。不差分秒。君輩能信吾否。藍白朗克駭曰。信耶。君以何術知此。醫生笑曰。吾初無魔術。亦偶然耳。

第六集

蓋死者半臂中囊一表。當槍發之際。彈珠適震觸表殼。表機受損。遂停滯弗動。今觀表面之針。乃指十句四分。此即麥克海臨命之晷刻也。言畢。即探手入死者懷中。出一壞殼之表。授之藍白朗克。驗視良久。復



出筆記表中時點。此時余友突羼言詢曰。事固離奇。然召僕輩胡爲。藍白朗克曰。無他。特麥克海未絕之先。遺留一簡致君。今遺信在此。先生盍當衆折之。或能於案事稍獲朕兆乎。語次。指書桌上一簡。示萊痕特。簡已加封。似方備付郵。萊痕特立取書剖之。畧讀一過。即示衆令閱。書出書記之筆。而經麥克海簽押者。詞甚簡括。畧言凡前此一切契約。關係麥克海者。宜悉數移交大律師派烈。勿復令余等承掌。蓋決絕書也。藍白朗克閱竟。即舉視萊痕特曰。此中何故。先生能語吾否。萊痕特曰。數日前。余等與麥克海小有齟齬。今彼遽爾決絕。殆即爲此。藍白朗克斗忽動容。言曰。然則

卽此齟齬。先生果自信無涉此猝斃事乎。言時目光炯炯注余友之面。辨其顏色。余意萊痕特必將舉述樂工之事。以自脫嫌疑。顧乃不然。余見其容止暇豫。澹然若不措意。徐徐對曰。前此齮齕。特纖芥微嫌。以言此案。直風馬牛也。蓋邇日麥克海授意令立一約。余等以約旨觝悖律意。謝却弗承。而彼逞一時客氣。必不愜於懷。今茲示絕余輩。亦以此耳。藍白朗克見余友神宇安謐。蕭閒如是。且談吐衎衎。都無隙釁可指。知必弗涉案事。因顰蹙言曰。如君所言。此案茫無端緒。棘手極矣。萊痕特聞言。俯首視地。猶豫不答。余乘間進曰。然則此凶斃噩耗。嘗以人報諸密昔司麥克海乎。藍白朗克答曰。未也。吾本擬令書記馳告。然若輩方處嫌疑之列。尚須加以訊詰。不能擅離。今先生能往歐耳司街一行。將消息報密昔司乎。余意雖不願承役。顧乃無辭却之。遂勉應其請。瀕行時。復聞余友詢藍白朗克曰。以君觀之。此案。能擬之爲自殺案乎。藍白朗克聞言微笑。顧視醫生曰。君意云何。醫生曰。吾不謂然。使果出自殺。則遺地之槍。何致去書桌九尺外乎。萊痕特曰。距離雖遠。安知不卽爲死者所擲。醫生曰。否。決無是理。須知麥克海創中要害。受槍立殊。彈既洞胸。斷無餘力以遙擲此槍。且今觀死者項領散解。尤足爲有人入室之證。以狀卜之。似刺客發槍而後。忽萌悔意。乃鬆解其領。冀廓其呼吸。或得不死。及覺其氣絕已殭。始匆匆棄槍而遯。如是度想。君等謂近理否乎。言畢。藍白朗克以目視余友。俟其辯答。而萊痕特暗然辭塞。似亦無可進駁。余遂不復留。立犇出傳耗。迨抵歐耳司街。余直造麥克海寓屋。以狀告密昔司麥克海。密昔司年事在三十以外。頗饒姿首。此時陡聞兇信。狀殊震駴。顧但有震愕。絕不露悲戚之象。余心竊異之。因致詞曰。尊夫慘罹不幸。事誠詭奇。然昨宵不歸。夫人亦疑慮之乎。密昔司忽微露笑容。然一瞥卽已。乃曰。吾初未有此。蓋吾夫

蹤跡飄杳。去來無準。徹夜不歸。恆有之事。非僅昨夕然也。余聆言愕然。默念藁砧既喪。胡此婦澹漠視之。一無哀容。遂作別而行。後此余始知兩人之婚。殊不由情愛結合而成。蓋婦爲富孀。擁貲巨萬。麥克海羨其厚奩。以術娶之。婚後財權旣歸掌握。立變其春溫秋肅之容。乃凌藉其妻。視之直如厮養。婦亦自艾非偶。銜恨不已。蓋夫旣不諒、亦無怪、此婦之木木。無情愫、矣。

余旣別去。卽街頭僱車而歸。車經培文街轉角。隱隱聞考耐脫聲。隨風闌入耳鼓。凝神聽之。則又花后曲。也。余謂御者曰。汝聞樂聲乎。試辨何向。御者果聳耳諦聽。卽曰。風自西來。此聲當出聖安羅街。余曰。佳可循聲趣之。吾將覓取其人、御者弩脣作醜態。似奇余所爲。然亦驅車就之。少須車經轉折。入聖安羅街。樂聲愈近。旋見咖啡館前。一樂工憑牆而立。方奏花后曲。尾聲餘韻宛委、裊裊未已。余立斥御者停車。車止。曲奏亦終。樂工遂入館索資。余俟其出。引手招之。樂工立前。同時有一、人自咖啡館中趨出。長身廣顙。冠廣簷之冠。斜覆其額。緩步經余車而過。微微睨余、余漫不經意。但卽車中謂樂工曰。汝技長哉。音節靡不合拍。然胡爲獨嗜花后曲耶。樂工曰。先生此爲一、人所命。非吾嗜此。余曰。其人誰乎。今居何所。樂工不答。忽摸索出一紙示余。紙色汚黝。與其人衣色相埒、余受紙視之。寥寥僅數行。但署通訊之處曰「如有函件。可投牛津街勃福鄧廣告所一八九號信箱A．B．收」閱已。余復詢曰。此A．B．伊誰。汝悉其底細否。樂工搖首曰否。吾乃無知。余思更進詗詰。乃左右莫審置詞。因念果此時余友萊痕特在側。則妙舌瀾翻。必能鉤索其由。而余乃吶吶不善爲辭。坐失機宜。滋可惜也。念時忽有所觸。因又曰。汝受命於彼。代價若何。言次。出一仙令授之。樂工大喜。答曰。謝先生。彼人予吾一金鎊。令專吹花后之曲。果無停止之命。弗得中、

鬆余曰然則彼人何名汝盍詳語吾故樂工疑遲良久囁嚅曰先生恕吾吾惘惘乃不省憶已忘其姓氏矣余卒然曰奈何言忘彼人非居於勃列斯冬恩特路二二七號自名斯密司者耶樂工出不意瞠目愕立已而期期曰如先生言其人昔固居彼惟今已遷徙無蹤當定約之初彼署此紙授吾吾亦以住址告彼謂苟有所須可藉書函通辭無須直面其人故兩禮拜前余向之更索一鎊亦但藉郵筒往還訖未知彼人蹤跡也余畧一沉吟即曰足矣然汝宜以寓址見告或更有需君處也樂工應可余遂出日記錄紙中所書復授筆令署寓址既竣策車立行迅馳歸愛賽司街此時麥克海死耗已播倫敦各報爭刊布號外載述其猝斃之事賣報童子沿途喌囂求售聲至煩聞聒耳而廣衢之中行人駐足爭購報閱取消息好事者流復撫拾報中餘屑侈譚暗殺譎詞誕說聽者咸爲動容實則報中所載半屬浮空附麗之辭論其眞相直不逮什之二三耳

無何車抵辦公所前余一踊下車欻見一頎然身長之人自車後轉出徐徐向街左行去余疑之目送其行其人行未遠忽駐步迴顧余覘其人裝束彷彿嘗見於某處顧一時苦不能憶遂不復置念匆匆自入入時萊痕特已先歸余斗詢曰老友消息如何有新機否萊痕特曰有之君行後有一人以聞槍之時來報其人爲報館司事昨晚方十句鐘時彼步行經倍興街猛聞槍聲砰然直棘耳膜歛步聽之不聞其續然黑夜昏黯不辨聲出何所因出表錄其時刻以紀其疑余曰然則聞槍時刻果與案事有關合否萊痕特曰其人所紀爲十句七分較之死者壞表之時刻相差但三分之微以勢揆之兩兩符也余忻然曰如此甚佳吾今亦有所得或亦足以助君然君嘗以樂工之事語諸官中人乎萊痕特曰未也此事吾以不

得稿證、今尚堅閉弗宣、余聞言。遂歷舉所遇告之、萊痕特大喜、眉色飛舞。若獲異珍、立起。引手拊余肩、言曰、洛度克。汝得此欵寶良裨益案事、吾數日盲索。憒憒未計及此。不圖汝乃於無意中得之、幸哉、余曰。就今觀察。吾意此一八九號信箱之A•B。必爲彼自名斯密司者所假設。惟即此。斯密司氏。或亦不。必。遂。爲其人之眞名。君意然乎。萊痕特點首曰。良然。吾亦云爾。余曰。尚有一事須就質於君。君曩疑其人與麥克海。兩相膠糾。或隱有怨嫌之事。今試思之。果敢信。稿有其事乎。萊痕特曰。稿也。汝獨不憶一星期前。麥克海。聞曲驚暈事耶。且吾聞。麥當微時。亦嘗執役。爲樂工。今觀乎。此情節。不。尤合歟。余曰。果如君言。則麥克海。猝遭槍斃。兇手即屬彼斯密司乎。語出。萊痕特遽莊容對曰。否。此即案中蓄疑之點。此時尚不。能。臆斷第就吾所見。麥克海殞命之故。決非彼斯密司者手創之也。余經此一言。轉疑愕莫。審所指。私念使余友所料非舛。兩人。果有宿嫌。則麥克海此次遭害。勢必出其仇家斯密司所爲。今胡爲。奇峰突起。乃忽有此見。解詎此中尚有其他之奥窔。抑尤有第三者。在乎。反覆揣測。殊令人百索莫解矣。思忖間。萊痕特又曰洛度克。汝勿深思此事、第一入手法。宜偵探此A•B•爲誰、今可立往勃福鄧廣告所中詢之。當得端倪。須知全案關軸。即繫此一人。果能撤此翳障。餘事自迎刃而解。君其行乎。此時余爲好奇之心所勝。竟不自憚勞。乃隨之而行。

勃福特者。爲一五十許之老人。業廣告有年。余等既至。萊痕特遂叩以一八九號信箱A•B•爲誰、顧此老大有城府、拒謝弗告、余大憂、深慮此老果祕密弗宣、事且大梗。而萊痕特漠然若不措意。但以婉詞商之。復簡舉麥克海死事、一一描述其狀。以聳其聽聞。因曰。吾等求悉其人。即爲此猝斃之事、幸君見告勿靳。

惟茲事初無關吾等。今但得悉眞相。於願已足。非有他也。勃福特聞此。忽愕顧詫曰。君言何指。彼人乃關涉暗殺案耶。先生幸自檢其舌。毋妄言中人。茲事非兒戲也。萊痕特徐徐曰。吾良非妄。殊能證實其事。勃福特曰。其證維何。盍以語吾。萊痕特曰。幸君見恕。茲事今不能遽宣。請俟諸異日。勃福特曰。君旣闕不宣洩。吾亦胡爲告君。萊痕特曰。不告亦佳。吾但以所知報諸官中。若輩自能了之。誠無須吾喋喋詞費矣。語次少止。斜目睨勃福特。勃福特嘿然無語。垂首若有所思。萊痕特又曰。吾意君力但能瞞吾。或不足瞞警察中人。且此事係關命案。君爲之堅闕勿宣。適以招通謀之嫌。卽不然。則竊藏垢惡。在律亦莫能逭。吾滋不爲君取也。勃福特勃然震怒。獰目視萊痕特曰。先生誠憒憒。彼人固長者。胡言吾竊藏垢惡。今實告汝。其人居維多利亞街。卽勳爵却耳司佛各林也。萊痕特忽失聲訝曰。彼耶。彼人非卽盛名之樂曲大家男爵佛各林耶。語已。瞪目注地。停瞬不語。久之。顧勃福特曰。謝君見告。再圖相見。又謂余曰。洛度克。今吾案緒已獲。結穴且近。行矣。旣出。余問其何適。萊痕特曰。往謁男爵佛各林耳。今隨吾行。吾將餉汝一祕密之故事。卽關係花后曲者。意汝固樂聞之也。未幾。余等抵維多利亞街爵邸。卽投刺令閽者先容。閽者旋出。言勳爵方治事。傳言謝客。請遲日見枉。萊痕特不聽。就刺作數字。强令復進。謂有亟事就教。請求一面。刺入。始得進見。萊痕特立趨前爲禮。肅恭曰。僕輩冒昧進擾。於心滋歉。今勳爵又從事新譜耶。男爵曰。然。此曲將次殺靑。近尾聲矣。言時。音吐至冷澀。顏色亦悻悻匪豫。余見男爵近中年。身材瘦峭。雙瞳色蔚藍。朗澄如止水。神宇秀拔。矯然不落凡猥。惟額上皺紋深斲。縷縷無可勝算。似告人生平已飽經世變。殆歷越憂鄉難關而出者。時方憑書桌而坐。桌上樂譜堆置。纍疊可盈尺。桌畔列批霞拿一。爲製曲時試音之用。

男爵爲樂曲界中之明星。聲譽鵲噪。震爍一時。凡倫敦中人。無論婦孺。罔不知其名者。生平最著名之曲。曰「康德之貞女」。曰「海王」。凡茲二曲。眞已不脛而走。風行歐羅巴全洲。余目相其人。忽萌幻想。覺此蕞爾微躬。權之不足百磅。初無過人絕倫之處。而腦府所載。直類貯寶之窟藏。出其餘緖。已足克享令名。則洵不可衡量矣。時男爵迴面向余兩人。點首延坐。萊痕特又曰。勳爵見恕。僕輩無狀。此來實乞助一事。幸賜教勿吝。男爵微仰其目。舉視萊痕特。旋起立迴翔室中。且行且徐徐詢曰。何耶。萊痕特卒然應曰。即爲密司忒麥克海被殺事也。語出。男爵立戢其足。雖不見。遽然震愕。然面容已變。已而引椅歸坐。言曰。君語何謂。吾殊弗解。誰爲密司忒麥克海耶。萊痕特曰。麥克海爲倫敦巨商。其辦公之所。卽在倍輿街中。昨日傍晚。書記輩能公歸時。麥克海獨留而未行。及今晨入視。忽見僵坐於私室之中。撫之已殭。蓋一彈洞透其胸。傷及臟腑。無可救藥矣。男爵聞言。忽以兩手力握椅圈。引目注地。余見其手指顫動。堊白。都無血色。已曰。茲事何有於吾。將何以助君。萊痕特曰。願勳爵以所知見告。他無冀也。男爵斗躍而起。努目曰。先生恕吾。吾事集。無暇與君作絮談。此事無謂已極。願勿復詞費。語未終。萊痕特亦挺立離座。撊然曰。勳爵毋遽怒。僕輩已洞燭君隱。又何所用其諱飾。今盍剖懷見示。即有過眚。尙足爲君道地。僕輩初無惡意也。男爵復頹然就坐。引一手搘頟。低聲曰。僕有何隱。乃爲君輩所燭。此莫須有事。胡爲强入人罪。君言洵謬妄哉。萊痕特曰。妄不在僕。乃在勳爵。須知凡君所作。僕輩都了了周悉。堅諱奚益。今僕當略舉所知告君。當兩月以前。君不嘗有招致樂工之廣告。徧登各報中耶。邇時君懼倫敦人見知。乃託跡於勃列斯冬冷僻之區。且假名爲斯密司。以祕密其事。迨樂工既集。君乃一一授之以金。令專吹花后之曲。揣君之意。殆

欲偵覔汝仇。汝仇非他。即彼死者福爾麥克海也。至於花后之曲。尤必與君兩人互有係屬。君故假之以爲導線。吾言中否。顧凡諸所述。知者惟僕輩兩人。殊未嘗一語洩諸官中。今勳爵不妨坦誠相見。述其究竟。僕輩固無害君意也。語至此。男爵俯首至臆。忽發幽微之喟聲。須臾昂首言曰。兩君聽之。今祕密既露。吾亦無憚實言。實則吾一生行事。磊落中懷。昭昭初無不可對人之言。今當悉顚末奉白。一言吾十餘年胸臆中鬱積之恨。實吾罪。吾一任君意。吾不之恤矣。言時出白巾拭額。語聲稍頓。已曰。去今十八年前。吾困一窮蹙無聊之苦樂工也。邇時機運未至。鬱鬱不得志。懷才莫售。無論所製樂曲。無賞識之知音。求售爲艱。卽間譜小歌。亦復無人過問。然而室家累身。坐食非計。無已。遂執役爲樂工。藉以給活。蓋吾技長。凡各樂器。匪所不精。因之求食尙自易易。時包雷士流行樂隊。方留頓英國。包雷士美人。恆率領所部。周行各國。頗有聲於時。花后曲。其手譜也。余心喜游歷。遂介紹投身隊中。思假周游以廓吾眼界。無何隨隊至美洲。余挾妻而行。初尙相安無事。而隊中有喬司弗麥克司者。卽今僞名之福爾麥克海也。其人心術堪誅。實撅豎小人。余遇是人。阨運斯臨。一生倖福。乃爲彼淪喪靡遺。及今追溯前塵。餘恨猶耿耿難忘也。語時少息。而額角靑筋墳起。目亦稜稜有光。似含怒意。已復續曰。麥克司工側媚。柔詞怡色。善取悅婦人。能彈披霞拿。爲技絕精。而花后一曲。彈之尤應手入妙。此曲余妻最心賞。謂其音節柔曼。聽之怡神。而麥克司心存叵測。恆鼓以媚之。因之遂相暱近。往還旣稔。麥克司勸余妻習歌舞。令學爲優伶。歆以虛榮。動以詭詞。余妻不察。竟墮其術中。余沮之不聽。遂生詬誶。嗟夫。余自與保琳結褵以後。未嘗有一事違拂。雖處境非裕。然樂貧安素。情致敦篤無倫。今爲此宵小所間。竟爾仳離。言之殊堪髮指。越數月。余妻技成。乃委

身入梨園。余百計勸沮。置之不顧。此時余羞憤交迸。莫能自堪。因立輟所業。決然返英國矣。言次男爵聲嘶而顫。似中心感傷已極。既而又曰。兩君思之。方余行時。鶼鶼雙影。比翼爲歡。乃今時隻身歸來。孤影自弔。方寸惋傷。胡可言喻。而孰知消息之惡。尤不止此。蓋自余舍妻歸英。麥克司遂引身自進。旋偕之周游各部。以色技銜人。未幾。保琳聲譽大噪。咸讚述其技。以余妻色藝旣佳。復擅歌喉。宜其傾靡時人。而麥克司坐享其利。貪囊飽矣。嗟夫。余聞此耗。腐心腸斷。直欲狂易。而恚忿塡膺。恨不獲立時手刃其人。第邇時腰纏空匱。勢不能遽遂所願。因潛忍默修。孳孳力治故業。爲異日圖報之計。踰數載。余名果立。而機緣薦臻。尤出所料。某年。新王卽位。余進加冕之曲。王大欣賞。遂獲殊寵。錫爵。顧余名立覓仇。仇不可得。輾轉數載。莫卜存沒。直至去年。余避暑蘇浪蘭中。遇舊識自美洲來歸。據言三數年前。兩人已中道離析。以保琳年侵色衰。麥克司遂棄之如遺。略不顧恤。而此狡獪旣碩。似聞其挾貲赴英。於倫敦中。變業爲商。惟保琳懊懷自艾。尙不知零落何所。余聞之大慟。念及吾妻飄泊堪憫。前恚悉泯。立以人赴美洲覓之。久久仍亡朕兆。乃十禮拜前。不圖竟得之新聞紙中。男爵言時。探懷出小册。就中出報紙一方。示余兩人。令閱。余受而觀之。紙中標題爲「名女優之結果」。蓋紀女優保琳在北美某處水死事也。余閱時。偶迴眸矚男爵。見其面色慘白如死。至是復唏噓言曰。嗟夫。余妻如是終局。余心滋痛悼弗忍。雖彼戾由自取。良無足恤。然使非麥克司誆誘之功。烏至於此。以是余心志愈堅。必欲力雪此仇。因念此仇果居倫敦。得之或尙非難事。惟彼旣變名易操。咄嗟將何從偵悉。反覆籌度。苦乏善策。忽爾奇想斗動。遂有此招致樂工之事。余初意擬廣集樂工。俾事易爲力。繼念過事張王。或動衆疑。於吾事轉梗。故廣告中但需一人。然倫敦各

報則一一刊載靡遺既以避迹又足多集樂工於計良當廣告既布樂工應召來者得十三人余每以一金磅授之令專吹花后之曲此外尤羅致偵探如數授意各行其事余之爲此用意固佳蓋彼獠苟居倫敦久久聞曲必私自詫奇且保琳慘死之信彼亦必於報中見之就此推想必知出余所爲以余久處倫敦未嘗變易姓名余雖無由知彼彼必知余惟歷年以來余絕未有圖仇之舉將以爲歲月悠久余已忘懷前事故彼敢安居倫敦坦不爲備乃今忽舊調重彈自必驚異其事而前事棖觸惕懼於心勢不能無形於外因此之故每一樂工余更令一偵探潛隨其旁苟遇聆曲震奇之人立當刺取其狀來告顧報者寥寥久仍無耗直至昨日之晨余得一偵探報告言某日於咖啡肆中見紳士裝束之一人忽聞曲色變竟失手墮杯其人名驪琊麥克海美籍居倍興街爲倫敦巨商且以術得其手據一紙余讀其筆迹固明喬司弗麥克司手筆此外聲容狀態纖悉都合遂立決爲余仇無疑然兩君雖慧吾意於此著或尙昧昧也余恍然大悟始知剛余詢詰樂工之時若有一人覘伺余旁及自聖安羅街驅車而歸其人復尾綴余後初不知即偵探也男爵又續曰余既得此獠樂乃不翅因思當直面其人斥其前此之陰惡然後再圖相當之術報之以了吾宿怨計決乃於旁晚時以電話告彼囑令晚間勿出余當親造談判彼知爲余中懾不答余復以危辭恫之使不敢遯部署既蒇余心大懌知復仇之時至矣比晚余事畢而行抵倍興街時已十一句鐘余見室中燈光外射知此獠果守約弗出及前叩關久之無應幸門未加鍵推之立闢然屋中黑漆無燈惟右向一室有微光一線自門隙透射而出余慮暗中有伏乃隱自戒備捫壁就微光而趨躡步至輕俄而豢扉入室見一人俯首坐椅中狀如熟睡余細審其人則固余十餘年來夢寐欲得

之巨憝喬司弗麥克司也因冷然向之曰麥克司別來無恙否不圖吾兩人尚有相見之日語畢其人仍弗動弗聲余大疑趨近覘之見桌上置短槍一彈已空蓋此獠殆以畏懼之故或良心湧現痛悔前愆已飲彈自殊矣余此時意轉中餒亟前解其領驗果氣絕與否及檢其身則彈已洞胸體冷如冰矣於是余大恐怖念此獠既死余來實蒙殺人之嫌而腦思昏瞀惘惘不知所爲無意中竟取槍懷之若欲藏去其槍藉以避迹及行至門次又覺此舉匪當乃匆匆棄槍而出男爵語歇余與萊痕特相覷無語室中全寂此時余乘隙作遐想頗疑男爵所言或微有不實之處彼謂麥克司之死出於自殺事殊可疑且言彼以十句鐘始至究有何證又安知不在十句鐘前詣彼意者男爵殆僞飾其詞爲卸罪地耳顧此事究竟若何可授彼警察中人理之自不難研訊得其眞相也方余念時萊痕特已離椅起立和容謂男爵曰謝勳爵見惠今僕輩洞澈案情疑慮冰渙矣男爵曰雖然吾胸無宿慝自信無他苟官中尚有疑難吾甚願一臨質也萊痕特曰此事以公理論之曲在死者不在勳爵今彼既悔過自裁罪有應得僕輩願爲左證毋過慮也言已即鞠躬作別余覩狀殊不謂然因趦趄弗行萊痕特似知余意忽强挽余出不聽更留既出余微愠曰萊痕特汝果以彼詞爲可信耶實則所言一一無憑徵安足盡信奈何擅自縱之萊痕特笑曰愿哉吾友彼語一一都誠胡言匪信君何疑之深耶余曰此案官中方疑爲被殺烏可輕縱苟無確證讞胡能立君又何以自解萊痕特曰此殊易易吾但抉擇其隱疑團自祛須知吾晨間目矚死狀已擬爲自戕決知非他人所殺汝但思曩日麥克司鬪曲震暈足知其隱痗在躬悸懼實深因而悔懼交迸遂至自裁蓋天下稔惡之人無論兇頑若何終必有痛悔前非之一日而麥克司罪惡叢積實難指數一旦悔覺則

天君受譴。在勢自不自勝。今彼引槍自決。實屬情理使然。不然。胡室中物事整列。死者亦面容寧靜。絕不露爭鬬之象。且據醫生所言。創勢既重。槍口必抵近其胸。然以麥克司之剛愎不屈。當兇徒發槍之際。又胡至俯首聽命。一不抗拒。由此觀之。則知麥克司實出自殺。不已燎然如觀火耶。余仍鞅鞅曰。理似近之。萊痕特又曰。不第此也。吾尤有一事告君。足證佛各林無罪。蓋昨日晚中。吾循常往劇場中度歌方十句鐘時。吾見佛各林亦蒞劇場。彼與主事者磋議一樂曲之事。聚譚甚久。試思潑蔆師劇場。距倍輿街可三英里遙。佛各林苟無化身之術。又何能爲謀殺事耶。至是余疑惑始廓。因默行無語。萊痕特復曰。洛度克此時匆遽往警署。吾尙須赴推立夫報館。登一廣告。今且繞道趣之。余曰。此又胡故。萊痕特曰。無他。案既就緒。在理宜示知受僱之樂工。令勿復吹花后之曲。否則此曲久久弗輟。倫敦中人將盡人詫奇。而偵探無知。勢必益忙碌不堪。矧此曲匪吉。吾至不樂聞。假令此靡靡之音。更入吾耳。吾亦將趨於自殺矣。

（完）

雜詩

庚午雜詩　　釗影

窣地簾垂寂寞天
閑心舒卷白雲邊
爐香微動茶香定
細讀南華秋水篇
城堞有情銜落日
布帆無恙孕西風
滔滔問爾江流水
爭不回頭逕向東
金粉東南一力撐
六朝古黛膩餘香
垂楊空有低徊意
萬縷凝情繫夕陽

哀情小說

雪夜

類別	書名	冊數	價格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愛國小說]	快活之旅行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官場小說]	帽影釵光錄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小說]	名花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慘情小說]	悽風苦雨記	全書二冊	價洋七角
[偵探小說]	猿幻奇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偵探小說]	奇童偵探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	玉環外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哀情小說]	情戰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怪異小說]	妖像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天3)

哀情小說

雪夜

毅漢譯文
秋星潤詞

凡山間之人言及良厚長者輒能憶及西勒士勃洛特西勒士每自其田中驅其貨物之牛下山時市人立就之且相語曰我等之西勒士來矣看渠今晨將得何物來於是與西勒士作貿易西勒士雖嚴重如秋夜寒霜而交易平允初不二價其索價時必曰此爲吾物之價不多索多予吾亦不受亦不能减其絲毫購物者即付値取物去無有爭論蓋市人知西勒士爲誠厚長者且信其物値之爲平允於是西勒士之貨物少頃即空乃載金而返其家家之外即爲田數畝人名其田曰忠厚之福田西勒士之家鋪石爲地爐簷之上有木片白質而紅字四角持以銅頭之釘其書曰『若但能誠直良厚即百無所恐』此木片之光耀其家者可三十載矣山間之人類能知此語然能以此語爲法而自律其身者則唯西勒士一人西勒士之妻愛娜每爲其夫取此木片而滌其塵垢時心中輒樂而傲蓋有夫如此固足用以自驕也西勒士博肩藍目髮作鐵灰色掠而向後其自信力之深有如山間松林之根幹堅不可移且體常健於儕輩好誠直而惡虛僞恆思匡正其同羣之虛僞惡性一日西勒士說道於山中小禮拜堂爾時堂下諸人中有迦斯伯者山中大廈之主也昨日方赴賽馬之會歸西勒士即伸一指指之曰上帝之言曰若靈魂不潔者速去吾屋迦斯伯不知其言之謂已然已微知其旨乃頻動其身狀至不安西勒士言畢即拾級至臺下伸一手提迦斯伯背間之腰帶如提一貓置之禮拜堂門外蓋西勒士膂力之雄素爲山間之人所驚歎爲得未曾有吾篇發軔之時初非在禮拜堂乃在西勒士之家中耳爾時漫天大雪遙望遠山如

白笠覆地者松杉夭矯雪盈其巔顧其未着雪之處與碧藍之天相映深黑如墨且昂然偉立若以保護山間之窀穸自任者去西勒士家半里許有碧溪一縷似一片素箋無端裂破故有此一綫斷絕之痕其時愛娜正自廚中出西勒士則方啟白色衣櫃之抽斗而有所覓愛娜歎曰嗟嗟雪乎可怖人哉雪乎西勒士正色責之曰何云可怖是固上帝以予吾人者也愛娜駭愕自知失言則故捺之而亂以他語曰夫子何覓者西勒士自一舊茶罐中取一鑲銀之菸斗西勒士雖道學長者而吸菸則不自禁意者吸菸或無傷於道也愛娜恐西勒士仍將責己之失言正思有以反制之至是乃得之矣因曰夫子爾乃吸用此斗耶此非我等之女兒最後既爾之物耶我告彼謂爾必珍藏之視如寶物也今爾覓出而用之耶西勒士曰舊者已失故弗能弗代以此露秀當不介意耳愛娜露秀以何日寧家者爾嘗語我以是否愛娜曰渠未告我以是故我亦未知所以告爾想曰來渠在倫敦必忙甚我等自得渠消息以來至今已在四閱月外矣西勒士曰露秀好女兒也曰然曰我等有此女兒良足爲樂愛娜曰樂哉言已至窗前遙眺遠處屋影如叢曰大廈之中今晚殆有吉慶事彼車殆爲我所見之第四車矣西勒士徐吐其口中煙曰迦斯伯喜交游一庸庸而喜趨炎之人耳良可憐也愛娜曰即此車馬所費當已不貲西勒士曰雖然萬惡之中又烏知無些須良善寂然久之愛娜言曰人謂迦斯伯漸趨善途音樂會之舉彼嘗輸助五鎊也西勒士攢眉曰五鎊之金安能媚天主而得善名愛娜曰彼又至倫敦與業主晤與之議山谷中人每日之牛乳乃可多得一加倫四分一之價西勒士仰目一睨爐簷上曰謝彼毋多預吾事我所得牛乳之値爲我牛乳之値苟多得者爲不義之財吾此屋不能容不義之財物也愛娜若知吾意否愛娜自窗前迴其首曰

我等之於迦斯伯詎不可少加寬恕耶西勒士曰我但知廉正而安天愛娜柔聲曰迦斯伯於吾等初非不善且甚有友意昨日渠方與我言露秀西勒士徐去其唇際之菸斗曰渠作何言曰渠謂露秀異日必爲一賢婦西勒士曰汝何以報之愛娜曰吾答之曰君乃以此爲異耶及後我乃溫言詢及其子彼告我露秀嘗於倫敦與其子晤也汝當尙憶上次露秀來函乃謂迦斯伯之子嘗造其居而省之西勒士氣忽急似迦斯伯對己妻言此時必帶鄙夷之笑可意想而得亟問曰渠對於此事之意若何愛娜曰無他言但謂倫敦爲一至不善之地耳西勒士曰卽彼所居之巨廈亦何嘗非首惡之區嗚呼願上帝恕彼罪彼詈倫敦而不知自詈巨廈於理殊爲不公也爾時門啟一老人入白雪被其體堆積極厚老人之名曰伊薩拉傭於西勒士之老僕也謂西勒士曰主吾已以栗色之牝馬售於杜堅矣西勒士曰售伊薩拉曰所得値爲幾何主人試猜之西勒士曰我告爾謂此馬所値爲十鎊伊薩拉曰我所得實多於此十五鎊也西勒士遽變其容冷聲曰我告爾謂售去此馬耳非命爾售去我廉直之名譽也馬之値爲十鎊不可益亦不可損今可以五鎊返之杜堅伊薩拉呼曰噫吾主西勒士曰趣返之否則爾當出吾門不義之財吾弗取不義之人吾弗容也愛娜輕拊其夫之肩曰西勒士毋躁急乃爾伊薩拉意謂如此足以取爾悅西勒士厲色目其妻伸手指壁間木片曰屋中唯此爲主人有不背此者亦爲主人徇情而背義者此屋不能容此屋之主人亦不能容也伊薩拉行至門次自視掌中金錢若不勝戀戀已忽迴首語其主曰主人今夕巨廈似有慶事愛娜曰信也伊薩拉曰今日之慶事非尋常渠家少主與新娘自倫敦返也西勒士作禮貌曰請以五鎊歸之杜堅爾持此五鎊愈久則爾罪惡滋甚言已閉門屏伊薩拉於戶外此時雪片

仍飛舞自天際下少選狂風頓作吹堆積之雪塡深陷之穴於是不平者盡爲之平西勒士視而歎曰此天道之作用也山間積雪於巔如白髮老叟之松頰頷其首不止積雪愈高風吹益烈西勒士神聖之屋窗欞爲之沒漸至於窗頂室內油釭如豆黃火黯然如野獸之目纔入有時巨廈之樂聲挾吼風同至聲悲涼慘烈殊不類有慶事而似含有萬千冤怨之意西勒士曳其椅略近火聖經則展置膝上角質爲沿之目鏡架於鼻端愛娜則方作女紅西勒士曰迦斯伯之子異日或不如乃父之不善其父非誠樸人利祿迷其心竅似不復知天下有良善事愛娜曰西勒士汝猶思彼人耶西勒士弗答但頷首已仍讀膝上之聖經少須二人又續續言此次所言乃及其女兒露秀西勒士曰自露秀去後至今不幾將二年耶愛娜曰至明日則恰爲兩載矣爲父母者若終生永禁其女兒於家中則亦屬一種罪孽矧露秀慧美而多悟性情復高潔自喜也西勒士歎息曰吁愛娜曰露秀去後老人得無苦寂西勒士搖首曰愛娜有爾爲我伴我更何苦我但願露秀善自爲計渠己身所爲者善則爾我心中所受者均善也愛娜曰渠所爲必善此葵斗所値必甚昂卽彼奉我之肩衣亦非賤西勒士曰今夕之風何狂烈一至於此愛娜曰爾脫開此門則絃琴之音定可聞西勒士曰我非思絃琴事言已復俛首讀經寂然者可十分時忽聞有馬蹄及馬鳴聲似抵其門檻而止立則有巨廈之一僕自其主人處取得婚禮餅一匣以貺彼老夫婦見省者旣去愛娜曰彼人乃不一提新婦之姓名西勒士徐以匣餅墜之爐中焚之曰其事或良然其義或不得正上帝命予以愼吾思惟焚之爲至愼更閱一小時愛娜之鍼墜於地正俯而拾之時風聲中似挾有悲呼聲同來愛娜愕然問曰是爲何聲西勒士亦曰此爲何言次置葵斗於爐簷傾首靜聽已而呼聲復起愛

娜顫曰。西勒士盍啓室門。西勒士忽亦一變其堅嚴之音曰。趣以提燈予我。語次自門後取其鹿皮之外衣。愛娜低語曰。西勒士我當與爾同行。西勒士曰。爾當留此熾爐中火。乃啓室門。戶扉之琴聲隨風而入。

聽之了了。舉燈高過頭上攢眉四矚。其妻亦立至其後。問曰。西勒士有所見否。西勒士曰。愛娜吾等頃者所聞。或爲琴聲也。愛娜曰。或然。第柵門際爲何物。西勒士見之否。西勒士仍舉燈過首。踐雪而前。至黑物處。反而視之。失聲呼曰。上帝。其見援一婦人也。噫。愛娜。在彼胡爲我不矚爾留屋中耶。愛娜曰。西勒士。爾不謂彼是一婦人耶。西勒士曰。何言也。請爲我持此燈。此婦若非已死者。則去死已非遠。天乎天乎。尤有一嬰兒在其臂間也。愛娜曰。可以嬰兒授我。曰可抱之入溫之。今且轉燈光如此。容我視此婦人之容。聞吾言否。嗚乎上帝。我何罪於天。而受此痛譴也。愛娜曰。誰。此不

幸者爲誰爾識之否西勒士低斥之曰歸遄歸言已抱婦人起亟返屋上以婦人置爐前之地衣上愛娜則以嬰兒置椅間之輭墊中時夫婦二人四目相向各各强力自支寂然良久淚迷其目已乃同跽於屍上合掌向天喉梗不成語地上之婦人即彼二人之女兒露秀也西勒士忽退立眶中之淚已乾目中之光亦失愛娜猶跽於屍前似欲將滅之火焰扇之使熾少選露秀甦矣愛娜掖之起立與之同歸己室二人行經西勒士前時西勒士忽躍起取爐簷上之菸斗擲之爐中室中之溫度乃使椅中之小嬰自萬死中奪回其生氣既醒而啼啼聲微而弱西勒士絕不一顧覻此嬰蓋腦亂幾於狂癲矣半小時愛娜遄返露秀隨之西勒士默然木坐如僵如死愛娜至其前伸雙臂爲哀懇狀曰西勒士夫子此吾等之女兒吾等之露秀爾乃無一言耶西勒士曰第以彼男子之名語我彼負義之男子也愛娜搖首而泣曰露秀不肯言此西勒士起立啓室門曰諱之耶此屋以內無隱諱去之愛娜以手按露秀之肩而自支曰西勒士爾胡敢爲此西勒士顧女郎曰爾聞吾言否爾當知而父爲何如人罪孽由爾自作爾宜負之吾此屋固不能容留蕩婦者也愛娜挺入二人間厲聲曰西勒士汝胡敢言此爾不當向爾女兒爲是語也西勒士矗立如怒濤中之礁砥雖經波濤洶湧之衝激而兀然曾不動分毫惟拒彼波濤使退耳久之乃言曰愛娜爾當知我生平吾以忠厚淸潔自許以誠厚待人及事吾主撫心自叩未嘗作惡人亦無有信吾爲惡者且畢生亦無愧怍事苟以之告人人亦勿信我今烏能容此恥物在吾家以爲我玷渠當速去愛娜曰否渠不當去爾逐彼者毋寧逐我西勒士曰渠果不去則我必去此屋無兩存也言時力麾其臂女郎自其母之後趦趄而前目其父而言曰父乎父言是也兒已犯惡眚自知此身之不潔亦知吾父之屋固淸

潔如神聖者兒之來初非欲來玷辱吾父本欲來此與薄倖郎一面以彼之罪還諸彼身以返我本來清潔耳不謂彼薄倖郎拒我不面反遭其厮役之譏笑逐我出其門彼輩又告我謂其少主方料理新婚後之事無暇見貧婦吾告以衷曲有長者囑我歸而面阿父我本不願來為阿父羞第跋涉長途顛頓既久則身疲而心痛故暫息於吾父門首蓋他人宇下或不能容我阿父之門首則或不致逐我耳非敢來此褻瀆吾父也父乎父果俯允為兒留此一塊肉者則兒去矣西勒士舉目注視壁間之木片手指門首女郎憊然廻身親其母爾時椅上之嬰忽悲啼聲殊可憫西勒士合目不視愛娜跽於其夫足下女郎俯而親其兒之頰既乃悄然出屋外復入狂風大雪中愛娜起立時見露秀已不在狂嘶如牝馬之猝受重創疾趨呼曰露秀露秀盍歸歸而母西勒士一躍至門際旋其鑰門遂不可闢愛娜欲出而不能呼曰西勒士爾痫矣西勒士曰否我非痫我但保持正理痫者或為爾耳語次坐而向火愛娜抱其膝而力撼之曰西勒士彼縱有惡爾胡敢遇之如此西勒士兀然不為所動曰此屋但能容善不容惡愛娜頹然起立回視椅上之兒抱之至西勒士前曰西勒士西勒士合其目色沮慘如已死之人愛娜又曰西勒士爾胡敢為此爾所為者上帝當亦不以為然西勒士曰吾敢為之我所為者全合乎天理為善者宜有善報作惡者宜受惡譴也室隅之鐘乘寂然之際輒少肆其的的之機聲愛娜曰上帝當怒爾之殘酷西勒士曰我所為之悖理與否上帝固能見之我之靈性亦足自鑑我所為固無悖於理也時風吼之聲自鑰眼中斷續送入屋外之雪亦愈積愈高似欲推此所謂神聖之屋而倒之愛娜忽低聲曰子聞風何言否風謂罪人罪人雪夜中之罪人誰為罪人誰也不仁西勒士微動其體意似不安但曰此為神聖高潔之屋也愛

娜知其夫不可以言動嗒然起立出室外歸己室中爾時燈光慘碧寒氣料峭椅上之兒悲鳴哽咽似自知丁此不辰復失其母者西勒士振其耳膜之力而聽聞其妻方在臥室中搜索抽斗并聞狠狽擲物於地上聲同時屋外狂風大吼曰誰也不仁罪人罪人少頃愛娜復入西勒士閉目不視愛娜強納一輭而小之物於西勒士之手小兒之履也其端已綻愛娜悲呼曰西勒士夫子此爲吾等露秀第一次所履之履也西勒士仍閉目不顧而心頭小鹿突突躍弗止吼曰愛娜去之若毋以我爲懦夫愛娜曰嗟夫露秀吾等之露秀西勒士若已忘渠坐爾膝上而與爾親吻乎若已忘渠捋爾之鬚而談故事乎若已忘渠環抱爾之項而乞爾爲其修玩具乎嗚乎西勒士若已碎我心矣愛娜言未終雙淚已續續循西勒士之頰而流嗚咽曰愛娜爾欲我何爲者愛娜容動曰速覓之歸耳西勒士躍而起力攫壁間之木片劈而投之爐中曰可我當往覓而挈之歸可將吾外衣來愛娜乃助之加衣西勒士出時愛娜力抱小嬰而貼諸胸際似欲直將此嬰納之心坎中而後快西勒士喃喃曰可我往覓之歸嗟夫西勒士去後何如著者弗忍言矣

（完）

家庭小說

棠怨

消遣之良品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春夢

滑稽寓意小說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極貧之女思嫁富貴人家積想成病因病入夢如願以償種種得意一朝勢落種種失意夢既豁然頓醒文亦戛然而止其描寫驕奢處勢利處窮形盡相自足喚醒夢夢

美人局

社會小說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著名翻戲之賭棍設一美人局誘致某浪子墮其彀中資產蕩盡父母髮妻相繼殞命賴有義僕控訴得直末路幸免乞丐其間種種羅網均從浪子口中一一道出此係近時實事可爲浪子作當頭棒喝

最近情天趣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全書共七十七則皆近日女界之趣聞如沈佩貞案朱三小姐事原原本本據京友確實之調查就事直書不作左袒一面語尤爲本書特色餘亦閨閣瑣故脂粉噱談新奇可喜不加評語而褒貶自見於言外深得勸懲之旨

鴛鴦夢

哀情小說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男子瞟一閨秀挾以私逃置聘妻而不娶無何相繼而歿其聘妻經營殯葬歸骨故鄉種種事實均由其未婚妻口敘出情節眞實文筆沉痛洵爲哀感頑豔之作

淫毒婦

俠情小說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一婦人淫而毒與一行徑孤僻之富翁野合生一女乃離散其正妻並欲殺其所生女賴一俠士探知暗中防護保全母女還其遺物感恩圖報遂諧秦晉事既詭奇文亦雋雅可稱雙絕

女學生之秘密記

哀情小說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敘光復時一女學生與一男學生私締婚約易裝濳遁該男子旋邂逅一形體半男半女之女學生挾以偕行不知所終其中情節離奇忽男忽女變幻不測通體用倒敘法種種秘密均由前女口中道出百密而無一疏故佳

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家庭小說

棠怨

無愁

悔儂語余云晚村公歿未幾以曾靜一案夷三族族人慮禍變姓名遠徙凡邑中漁戶李姓者均斧鑽餘生也後終清世呂氏子弟悉棄詩書若鄉人慮文字賈禍之烈亦恥以科第得官耳至清季世有名笙漁者亦族人一分子嘗筮仕至太守雖顯貴但墜家規矣李占蘇籍亦不自承爲貴族歸官後時時來故鄉然躐蹋不振曳敝袍行泥淖中絮團自襟袖間出踵決而襪敝或探食物於袖內徐徐而食婦穉駭笑視其人若怪物李亦不較嘗觀劇邑廟負手擠人羣間首動珊瑚帽滴忽自頂上落滴舊類墨亦不整刷可笑類如是李有骨董癖金石古畫見卽辨識並能言窾要骨董

商人均以爲見不及李儇薄者謂李衣破敗均奇寶也第語實有因襟袴間時載異寶鏗鏘宛轉雅韻欲流李亦以是自豪坐稍暇卽出古玉舉粽帚力刷或貯竹葉布袋中磨玉令澤儲藏之富亦近代名家矣李父先此固鉅富李生之歲父適爭產與族人訟訟敗耗三十萬金故李始生卽有雅號人稱爲顚倒聚寶盆長而恥其言遂有建立功業志但苦無其機李家蘇省營業極廣父承先人訓亦誡李勿作官李既長娶沈氏女爲妻沈亦蘇省人伉儷極相得妻年甚稚綽約多姿依依肘下若小鳥以其稚且嬌也家衆上下舉憐其人沈固大家母蚤世父僅獨女鍾愛甚贈嫁亦豐李貌翩翩頗有佳公子之目佳兒佳婦倍得老人歡心而李婦親李幾如影之隨形以夫壻風流性復温雅閨房之樂固有甚於畫眉者或李坐巨椅沈必坐椅桁上示親密將出必彈冠既入復整衣顧李富甚婢僕衆多羣居坐食正苦無事可爲翁姑每謂瑣瑣之事假手他人足矣沈唯唯侍奉益加勤或李出未歸必端拱坐盼夜寒宵深雖久無怨蓋沈愛夫子瑣屑周旋正見其戀愛之專老年人嘗謂李郎風貌嘗冠絕一時非若今日之頽靡也時崇德何氏爲邑鉅紳家富園宅亦壯麗李與有姻親每至崇德卽館何氏家中何有侍婢名海棠美目清揚豔冶無倫工針黹譽若針神成人衣履一見卽能試作速而且工衣匠無及者復善烹調燕客行厨數十人食亦咄嗟立辦主愛婢甚頗加青目久之小事權亦屬其人奴輩戲謔稱爲小當家人顧海棠明達得寵而不驕人嘗謙抑自下飲食衣服示與羣婢無擇有私蓄亦每慷慨假人濟奴輩急何氏賓客嘗窘厄苟爲海棠知勿待請求得轉輾間接受彼恩澤既斥重金亦勿望報蓋何氏慷慨主難婢自不凡時值海宇宴安主人者頗以風雅領袖自居嘗集同志起曲社揚扢風雅四方顧曲者日至其門大凡上有所好下必

從風甚至擔水之夫亦解謳歌而主家羣婢罔非識曲之人最少者亦嫻一二套海棠慧識曲尤多曉風殘月頗動人無可奈何之思先此李猶未娶歲首多暇嘗留何紳家累月綠酒紅燈亦每與金樽檀板爲緣既娶亦間至至必集會雅歌酒酣興豪宵深未止何氏羣婢亦具曲好時復疊趾駢肩竊竊聽簾櫳間凝耳屏息神與韵馳曲終筵散竊竊議不休婢子雖賤亦頗持主客短長精而後工熟能生巧非倖致也是時何紳寓中老名家亦輩作審音辨字具見精切顧海棠退議總以爲李生佳衆笑曰婢子不識羞阿好如是彼貌佳耳累汝傾倒至是一節之長欲概括全體耶祭汝聆歌時露半面簾櫳間媚目流波隱隱送其柔情欺余等均盲人耶婢聞言作瑩然欲涕狀有時羣婢論曲都以爲琴挑佳海棠訝曰焉有琴挑名余恨未聆衆笑曰此文君奔長卿故事耳今其人現在惜有譜而無聲衆競笑海棠亦洪羞怒起逐衆人衆懇乃已

後此媒氏覩海棠慧來求婚者多賓客中亦競憐海棠美酒酣耳熱嘗笑謔求賜陰探主人意主人歎曰彼固俊雅慧而且美又隱相余家我之視彼不異一愛女願擇佳壻留意已久顧鮮當吾意客譁然曰吾曲社中萃人物如是詎無一人足堪匹敵者主人視婢抑太高矣得無留佳果自食權辭欺客耶主曰嗟乎余豈有是心哉顧余隱相諸公實無一人足當吾丫壻之選衆曰常人擇壻亦僅以財豐貌美爲的賓朋衆多正恐美不勝收主曰非是非是總言之彼非能作第二人也此雖余意荊妻亦以爲然惟如是居心余困亦加甚以余賓客多財豐貌美詎難其選然試令公等自問良心枕席之地幾何亦能闢一安全之境居是弱息否然使舍是而言世上觥觥男子亦決無娶小妻作正室之理且公等憒憒彼縱慧美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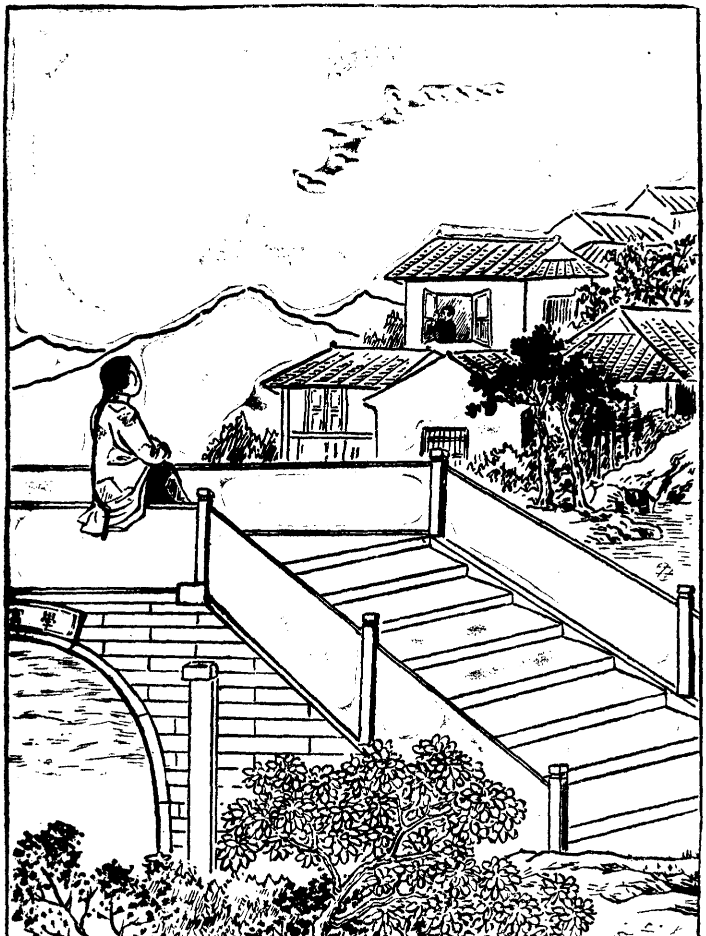
馳賢譽但性實狡黠且高亢嘗不欲爲人屈凡事均先意旨而動分所應爲雖勞無恤總言之均爲好高之性使然荊妻以是轉益加憐一年中求婚者十餘家矣但余不能決客笑曰曷不探婢子意主曰荊妻固試之矣婢子言乃出吾意外但彼眼力洵不差衆曰彼言若何主曰嗟乎彼願嫁李生耳李生者財豐貌美材具開展性復温雅宜爲女子所喜荊妻御下夙號仁恕旣竭奴輩之力抑豈不欲逕遂奴輩之心顧事有爲難者媒氏來吾家從違可否嘗令餘人隱刺海棠意往復磋商迄鮮當意之人固詰之但曰婢子無福願侍主母終耳顧問之他婢彼實屬意於李生並曰天下夫壻必如李生者而後可非是者寧丫角老耳然李生已有室復篤伉儷以婢聞妻不足云福我與彼姻親也余意已決決不以愛人者害人普願諸公祕其事他日李生來亦勿以海棠屬意爲言衆唯唯方主人言時海棠一人適獨聽簾間聞言心傷淚乃綆下退坐神癡幾忘應盡之事主人主母慮禍深嘗託病或詭稱遠出曲會消沈李亦不恆至海棠事主母入悲境矣

無何洪楊軍起海宇騷然李浩歎曰此書生得志時也愧余年壯未有絲毫建樹功今天下騷然民不聊生撥亂反正拯民水火之中非希圖富貴者比先民有知當不訶我爲貶節先是浙江巡撫黃又令徵與李有淵源愛李清才頗與交歡嘗勸李出山代保同知銜李冷甚復念先人仇讎棄等敝屣嘗曰天下功名當賴艱辛創造而成資格輪委非功名也軍興以後翩然詣黃願自效軍前黃素愛李並壯其膽此時官吏都逃亡縱有存者亦怯弱慮死人材蓋消乏矣李至未幾城已嚴圍不得出幸李家屬先託人挈以行檻獸籠禽心轉泰然但以盡瘁報國爲心黃令李守艮山門城孤援絕兵圍日急李但登陴日以固防

待援為心嘗撫循士卒慰問瘡痍至誠感人往往泣下尤復辭甘受苦令嚴賞罰士卒感奮願一死以自效李往來軍間嘗數晝夜不合睫但士氣轉奮顧待久援仍勿至糧食亦漸盡人心搖搖知災害不遠矣時攻城軍為李秀成忠王儼然義師也繫書箭簇射城入勸黃降辭甚可聽頗以百姓為前提黃得書固無動未幾皇帝亦以專使至出密旨敗絮中略曰城孤兵單徒守無益速引兵突出俟會重兵再作回攻云云黃涕泣願與城存亡無何城破先鋒軍共安民告示至秀成雅重黃軍令首數條均云無犯黃氏及黃家屬犯者處死罪迨據先鋒報知黃已殉難李歎曰天下紛紛各為其主彼忠臣也士卒亦堅忍可念誡部下無辱守城兵並處俘虜以賓禮秀入城先驅入撫署見黃縊死簽押室衣服頂戴巨印懸胸秀再拜致敬徐命人解繩下李此際亦共秀成入署望見黃屍即投地慟哭李念師恩存亡死生感念倍至秀見李叩肩謂生曰先生奚悲之慟李曰此我師也師死而已生悲愧交形不覺哀慟於心秀喜曰汝亦好男子不為我屈亦不欲屈汝以沒士氣余願以一事屬汝聞黃先生湘鄉人煩汝運柩致其家又有薄賻亦帶至彼間先生能之乎李泣曰此所願也秀定兵後遂卽撫署為黃發喪一軍皆吊皆曰黃先生奇男子越數日李亦載棺首途秀贈紋銀二千兩另致盤費護照等且曰先生事定後欲從軍者仍候我於兵間苟無是志卽亦不敢強邀人謂秀成行事均循理義此一端耳

浙之去湘程迂道梗又載重棺挾巨金以行事甚不易往返間時越半載矣李既入湘悉所有上亡人家僅薄留旅費作旋里計舟車價昂嘗芒鞵裹頭日行百十程裹餱節食日僅半飽雨淋汗蒸蝨生敝衣間髮鬑鬑寸許長憔悴餘生非復曩時玉貌矣李還浙中首入崇德境非僅破碎之餘十室九空時殊勢異

舊時雞犬亦都見李莫識先此李在中途遇鄉人已備聆家庭消息父母幸健在妻共母家人逃已爲亂軍所掠李至是仰天慟哭幾不欲生李守城日嘗夢引弓射海鷗一箭中鷗弦亦弸折軍有休徵家疑李



夢非吉應宜在妻解者謂弦斷妻亡理最易明然君必另有所得李荷荷亦勿深思至是追思益疑噩夢之有因尤知故鄉業毀田園盡蕪二親隨戚黨遠竄浙界慮後思前但覺負負此身亂後歸來更難自遣遂坐學宮橋闌上仰面太息坐久出糗少食徐下橋級飲池水掬水靧面太息徐行李過崇德欲少貸川資作歸省計第城中空虛親友流亡均未來歸何夫婦亦遠出海棠固在李實未知而李立橋上時海棠已自縊樓之中望見其人始尙未識疑爲逃兵或亂離中一鄉人詳加審辨不禁唶語曰此李家相公也奚狼狽至是亟焉下樓命家人出大門狂奔而追李李笑曰海

棠姑娘愛我哉第吾已至是管門人峻拒我不圖姑娘竟留是間耳

海棠見生至泫然若泣覩生狼狽頗用矜憐然値亂後相逢喜乃莫名一時間悲喜交形笑泣亦並作生歎曰姑娘何時至耶抑亂起後永留是間然在今日伏莽未靖姑娘居是間膽頗不小海棠泣曰婢子微命若螻蟻耳主厚愛婢宜及時報主婢子於世無所戀死寧非佳言次指中庭一井謂生曰兵至婢當一躍入是井籌備已久恨兵仍不至城圍方急內外亘塞僅婢一人居重重閉戶若蛙居井底消息都杳食鷄子米粉充饑腸亦不知時日幾何暮夜觀天但見城內外火光熊熊人鬼嚎哭聲時遠時近有時人聲闃寂但聞簌簌聲亙數小時不絕知外間屠戮之慘但亦無恐以余蓄死久第亂兵往來勿入我室彼等至方知城圍已解相公此來可云巧遇婢居是間無日不祝相公安也生危坐聞言荷荷久之欲起行海棠固强留令飽食薙沐易衣而後首途節食以後得鷄子米粉作飽食計自以爲珍羞不啻生且食且語具述家庭之變海棠亦太息已而生辭欲行婢凝睇凄然有所言但久仍無語婢起入室招生以手生徐起莫名何事婢授生紅綾裹絕沈重生訝曰此胡爲者婢曰助君旅費耳此乃婢子私蓄無損主人之一毫君逕取之耳生却不得惘然受金行行數武婢自後呼曰李相公李相公生返顧問奚爲婢睇視徐曰妾無事偶憶一言欲語君茲忘之矣乃睨生作巧笑生亦微笑返身而行既行婢復呼生名生復返顧問姑娘奚爲婢笑曰祝君順利耳伏莽遍地風晨露夕君宜自惜其軀生唯唯出門循官塘行行數十武婢復自樓呼生仰視婢俛語生曰家事了君宜至是婢坐是樓望君耳生唯唯地曠人稀聲應悠遠此時民居半燬赭壁頹垣兀立夕照中衰柳亦劈其半枝敗葉搖風爲境頗慘遙望城垣缺口處疊石似亂山而

青蕪綠草已長其下海棠自問以城中一孤女子負大屋擁寶藏而居亂兵數過其門倖皆不及亦不自知所以然大抵常人心堅鬼神亦加呵護此說甚是海棠先此以婚姻未遂頗蓄死志主母解慰意亦無動且覓死者再方大亂未作時富家某圖續弦窺海棠美以重金動主人富家子亦翩翩者主人固疑姻事之可成而海棠性拗執不可投地慟哭曰主母！豢婢子恩厚婢子意已決誓死不出是門主家富厚非得婢子賣身金舉火待食婢子愚忠願依主母終身耳同伴私議均竊笑海棠迂媒强其人幾欲一死明心二主人以婢志堅勿復相强來媒者亦漸稀已而亂起舉家張皇作避地計婢爲二主人愛物預爲挈以遠走計海棠涕泣願與屋存亡以主人金珠悉海棠所掌家富金多勢難挾以遠走祕密埋藏二主人一海棠知耳婢曰主婢遠去誰守是間矣鈍奴無良恐引奸徒入室倘加搗亂何以爲異時來歸計耶婢子於世無所戀願堅苦守屋無論生死皆遂私衷主母强再三婢均無動實則海棠先此頗聞李生避難有舉家來合之說雖久待不至但癡望猶未竟絕又以未獲李家下落意極懸懸方主人避難之先一夕海棠得一夢大士謂彼守是不去宜有後福益疑李生必出是間惜道遠信阻無所探詢然守志轉決矣是時秀成軍未至而風鶴屢驚已足喪膽交通要點大有不可更居之勢家人揮涕遂遺婢子而行幸屋中遺糧多歲食猶未能盡主人去婢遂闔戶十餘重夜伏地窟晝取煤屑塗面伏樓隙中下盼行人有無李生來叩故居迨至城圍望絕但吞鷄子卧地窟中數晝夜均無動亂後家奴漸至者都以海棠不死爲奇一日清晝婢卧樓間有人推海棠身耳畔小語云汝情人在門外曷不起迎海棠張目四顧不見一人疑爲夢寐闔目復睡無如促者屢至張目諦視同伴蓮香方立牀側疑夢非夢心頗奇異亟窺牖外望

倖遇李生海棠此後知姻事可爲精神亦聚振矣

未幾江浙間亂幸粗平李生父母均無恙收合餘燼重居故土惟生妻未歸存亡亦未卜生感海棠義迎娶其人雖係側室不異冢婦成婚之夕情話綿綿天明未已方知海棠生死均爲己身一人而然戀愛亦倍至海棠慧且美復能得翁姑歡家人私議亦以爲後妾勝前妻生處閨房每執海棠手沈摯言曰嗟乎天下男女相遇要當持以堅心可見百折千迴終有幸達目的之日今者爾我交慶以爲同居之樂不啻仙侶然而卿有今日都從停辛佇苦而來春溫秋肅冷雨和風循環剝復理實相因海棠泣曰妾陋質耳愛君過甚爲君生死妾亦不自知其何心今者妾願竟償後此妾居斯世但有歲月爲君一人生也然妾杞人之憂常因樂極而悲以妾蒲柳之姿誠恐容顏易老則恩寵亦易衰且君前程遠大富貴尙未可量以妾分卑或不免以進身非正爲嫌時異勢殊慮有多金美好之姝奪余無價之愛情苦志癡心均將付之東流妾又何以自聊矣生笑曰余豈有是奚爲妄用憂疑海棠泣曰妾憂非妄以君門第高華又復歷歷宦途姬妾盈前不爲奇事秋紈捐棄猶是人情且妾觀君已深君爲人似剛而實懦面重則情有難却杞人之憂正以是故李生歎曰嗟乎海棠汝殆未能深知余心耳質言之余非薄倖者懦而多情汝言亦是實則余情專至與浪用愛情之人有別汝謂余念念均在故劍余非念彼實痛恨耳先此余至汝故主家汝每遇我暗送柔情余豈不知然余情有所專豈忍無故沾惹增余二色之罪影衾視息如對神明可見我之與彼息息關注之殷似此已往之事余亦不汝諱飾以是汝之厚意隆情但能受之而不報嗟乎彼居今日但能善守此身者汝縱情癡爲余生死余亦決不舍彼親汝間余平居夫婦之愛今者死生契

闊造化弄人計亦巧矣試思閨房猶是物在人非顧余撫遺襦覩剩粉每不能遏余怦怦之心非念彼也愛之極則恨之之心亦愈甚海棠歎曰如君所言妾願慰矣我佛慈悲宜錫余以無窮之福此時花香鳥語春色無邊刦後園林忿形可憐之色李生坐中庭巨椅中海棠卽坐椅檻上首枕李郎肩柔情如水似入夢境而李生頗恍惚以如是景狀非同創遇前此似有一人倒身懷抱間切切纏綿作三生密約之誓特默默思量似彼一人非此一人耳

一日李生坐妝閣間海棠立身後爲生編髮生得一信累覩不已海棠執箆且櫛且語曰此誰人函乃累讀不已生不答狀似焦勞者久乃微哂海棠側首欲覩來書作何語生似覺舉來書片片碎揉以成團蹂怒甚復投地下力踐之婢愕然櫛已俯拾來書置字簏中徜徉逕出海棠覰生遠急得是團拼讀之李婦書也似自軍間至者累述亂離之苦寫怨緘愁令人墮淚但云身世飄零所處地位頗不明瞭欲李生寓川資於某某酒保家將得金隻身還故居書自江西發以意推之賊巢垂覆黨徒將星散海棠得書微聳肩而伸舌知李婦未死心乃大震繼念彼今者猶一敗柳之帚辱沒寧復類人憚又奚爲於是小立中庭目數花朶幾忘晷刻之移忽見鳥集枝頭花因枝動而落落英繽紛片片四飛復一一下墮泥淖中意大感動骸亦驟瘦翩然入室倒身巨椅中

忽一日李婦沈氏自難中歸矣衣履周整面亦滑澤但似有愧容嬌爲張皇之狀痛哭而後入翁姑憐其人摟抱而哭相互慶慰亦勿問所從來沈見夫更痛哭張臂散髮力抱其人以面摩面以鼻摩鼻以口親口以耳擦耳接吻之聲咻咻不絕復痛哭曰親愛之人汝幸在是耶妾日日祝天願妾死代君之生日思

夜夢幾成癡矣嗟夫君與妾並父母隔別而行萬不料難後重逢舉慶安全但妾受困厄疑較餘人爲烈嗟夫上天奚爲困妾如是也生聞言默然無語然在痛苦之中間亦墮淚迨至互慶生存卽亦啟齒微笑然笑之與泣爲時至暫丈夫態冷沈乃內愧不已此際遐想不識何術足迴丈夫之心復隅坐顫泣舉巾掩面言曰嗟夫郎君妾曩來書需金置不我答果奚爲也君冷至是不念同牀共枕情耶且語且行近李生以首投懷欲作無窮之媚態顛倒李郎蓋沈居軍中久鄉中之人有知爲賊人婦者恐事甚不妙詎沈未至前李已疾起乘勢而上但及空椅沈坐椅上流淚乾號此時悲悔交乘若萬箭攻心痛苦之情萬難自喻蓋沈所坐椅新婚後嘗二人共坐李每稱是椅爲香榻或喻爲情海之一舟有時李得一編坐椅而讀沈聞誦聲而至卽坐李膝上後此李讀且非沈至不歡李復敎沈以字類小學生越夕不識戲駢三指擊沈掌或數掌上紋或吃吃呼腷肢迴念往事如在目前李每歎曰嗟乎天下才子宜與佳人爲緣以余思之人生世上閨房之樂至於汝我極矣吾無他求願終老香榻間耳復曰榻久必敝汝我愛情當如金石堅貞山河比壽然而沈氏遐思榻尚依然而愛情敗壞則已不可收拾不知何適是可顧沈之從賊固非所願從容赴死意亦無懼所以惜死未果者正以二人恩愛之專願留是身以有待以爲忍辱含垢終有見諒之時萬不料丈夫遇己落寞至此幸而翁姑旁觀意大不忍誠恐羞忿所激轉生意外之變遂喚家衆力與趨承復隱責兒子忍心海棠迫於形勢亦佯勸李生親沈於是墮節之婦墜歡重拾差足自慰於心矣第沈氏嘗愧恥自以爲言笑動作舉不中程愧恥所積語亦不豪海棠尊沈嘗以婢妾自視沈大不忍尊妾爲妹及夕海棠強李生詣沈宿李至沈復泣曰嗟夫妾殆殘人耳深恐塵起汙人焉能勉事君

子耶繼自今君果憐妾勿加鄙辱妾已拜賜良多總言之妾之與君乃亂前之夫婦亂後之奴婢耳妾方遇難一死非難然妾一念在君氣亦立餒妾名節已隳至不足取君如有情念妾生是世界亦爲癡情女子之一如是相諒妾願已足生念往日情亦流涸被面悲不可制執沈手嗚咽言曰嗟夫愛卿吾恕汝矣兵凶世亂乘人於危是豈汝之過哉

沈來歸海棠既交懽沈沈內愧頗不自安而海棠終以大婦之禮遇沈周旋房闥每執瑣事人謂海棠賢而沈愧亦少釋家中人疑沈非貞幸翁姑力闢疑亦漸釋而沈與海棠之交乃日密沈遇海棠誠若刎頸交海棠疑似亦謂流言非眞時時言餂沈沈圖自存但恐不得海棠歡肺腑相示事無不言方知沈婦果非貞海棠大喜乃揚言家人間復厚賜奴輩使揚主婦惡於是誹語醜聲洋溢井竈間矣李一夕從沈宿沈恐海棠妬推李不納再去而再返海棠笑曰汝卑官耳奚似待詔尊自後待詔夫人四字儼爲沈氏雅號舉家上下鮮有不知者蓋沈爲亂軍所虜此軍首領昔日待詔也年少飄忽衣服炫異能得某主歡寵令統兵每出兵嘗縱部下飽掠饜飫酣歌毫無紀律以是沈居軍中享用亦侈適沈貌美待詔亦淸俊二人相得甚故願無不遂求無不給蓋沈年甚穉天眞爛漫萬不料世事險巇一至於此猶以爲祕而不言非所以示親密初不料推誠相與正以資讒忒之柄既覺奸謀悔已莫及海棠揚言猶謂沈自歸來以後家居鬱鬱日以未遂揮霍爲嫌沈氏聞言痛悼莫名靜坐之中追思夫婦愛情淚乃如繩而落惜已今日身敗名裂除死莫可顧雖如是彼愛李生並無一日不在念慮惜終不能剖心相示耳尤可悔者已身醜狀騾布人前李生愛已之心不免因以騾減已身死後至恐不足賺彼眼淚可見殘花敗柳之賤愈思愈

泣愈泣愈悔恨不全貞亂離中耳天甫辨色心房似碎淚亦驟乾遂解繡帶縊房中矣
海棠後此數產不育每臨蓐兒生下地恍惚間似有一女手扼兒頸至死以是兒哭未終往往氣絕知沈婦爲厲亦頗後悔嘗往來叢林間作佛事無算迄鮮效果未幾得敗血症心悸至死李一生喪二美人乃頹放不自振後亦稍作宦始知宦途況味不過爾爾淺嘗輒退百無聊賴遂若佯狂玩世人矣（完）

淞樓雜記

左恪靖平定伊犁後。至杭州。謁大士於天竺。夜宿靈隱。僧出冷泉亭舊聯語。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恪靖謂之云。聯語義未說盡。乃別撰付之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人世皆幻。峯從天外飛來。次日告人云。余以孝廉受特知。於今得專征伐。非朝廷破格。不至此。眞天外飛來也。余家寒素。幼即以耿介自持。此源頭冷起也。凡人當立身以聽遭逢。不自潔而圖詭遇。吾輩恥之。胡文忠嘗謂恪靖一錢不私於己。不獨某信之。天下之人皆信之。恪靖平生狷介。可想見也。

清文宗當洪楊之亂時。有御製詩云。侍臣何必勸加餐。夢寐爲懷民未安。彌望蒼生登衽席。何來盜賊亂衣冠。萬軍欲奠神州鼎。一日須新湯誥盤。嗟爾羣臣皆結舌。卒羣故事待金鑾。大江南北亂離中。豈是妖氛氣勢充。守土居然皆走鹿。斯民能不賦哀鴻。九重自揣勤思慮。三載何曾奏膚功。凌閣至今猶漢代。丹青何以繪諸公。二詩當時盛傳。今則知之者寡。以詩而論。雖未臻至美。而意甚摯。宜其有中興之慶也。

文宗時頻年用武。籌餉維艱。捐納之事頗濫。同治三年二月。御史王道墉上淸仕途疏。其言甚激。有市井之徒。一旦握篆。遂以爲商之法爲官等語。嗟乎。昔日有之。於今爲烈。言之可慨。

（硯穀）

歷史小說

嫁衣記

中華書局出版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凡閱英國大小說家柯南道爾氏所著福爾摩斯偵探案者無不知爲偵探小說中之巨擘爭欲一讀其書爲快但坊間雖有譯本率皆東鱗西爪未具全豹讀者往往有嘗鼎一臠之憾茲特廣爲搜羅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爲我國所未譯即日本亦未譯有全璧也各案情節離奇曲折變幻莫測當其黑幕未開如墮五里霧中一經揭破莫不拍案叫絕洵足開發人之智慧增長人之閱歷且其書中所談偵探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倘警界人士能於公餘之暇手此一編揣摩既久心得自富一旦遇有奇案必能獨抒卓見洞見癥結是此書可作爲偵探界之範本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消遣已也全書分訂十二冊共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此後如更有福爾摩斯偵探案出現本局當繼續譯出作爲續集茲將全集細目詳列於下愛讀偵探書者倘祈速購爲幸

洋裝十二冊

定價四元

全集目次

血書　窗中人面　隔簾髯影
佛國寶　簫書受紿　室內槍聲
情影　孤舟浩劫　剖腹藏珠
紅髮會　窟中秘寶　赤心護主
怪新郎　午夜槍聲　雪窖沉冤
獄父案　傴背眩人　荒村輪影
五橘核　客邸病夫　情天決死
丐者許彭　希臘舌人　亭中倚影
藍寶石　海軍密約　獒祟
彩色帶　懸崖撒手　魔足
機師之指　絳市重蘇　紅圓會
怪新娘　火中秘計　病詭
翡翠冠　壁上奇書　竊圖案
金絲髮　碧巷雙車　罪藪
失馬得馬　陽原蹄迹

歷史小說

嫁衣記

法國大仲馬名著

天笑、毅同譯

第一章

時方底爾西脫訂約修好及愛爾福大會定盟之間正拿破崙帝國全盛時代也巴黎有一婦人浴罷新裝所御之衫幅長而質輕乃印度薄紗所製者衫之邊緣以佛郎思之名繡光彩絢目雙趺纖細所躡軟履僅於霧縠雲綃下微露其尖所御之冠深合當日時尚乃覆頂而不及額者額上蔭以茂密之髮髮鬈曲而深黃所現螺旋形細勻有序與今時所飾之假髮正同渠斜欹榻上榻褥以藍緞爲之繡閣深邃靜寂無喧是乃戴德部巷第十一號屋之內室也余今畧述彼美之容態及其閨閫之陳飾然後詳敘本事彼人年二十六矣而容顏之綺麗雖行年十八九之處子無以過之故初見彼姝者無不傾倒其體態之秀雅猶其餘事一顰一笑皆有令人不能釋然於懷者當時有名道味者名雕琢家也善爲女神像其美絕倫法蘭西人好之若狂大似希臘人酷好雕刻之遺風顧彼美則非道味所琢之女神像也其美不在五官位置之端正而在體態丰神之生動若今之評論美人者徒泥形跡不講風韻彼之容顏亦可訾者衆以目太巨而鼻太小脣太紅而膚太白以此苛求雖善爲彼辯者固亦無以難之然凡此疵累當彼穆然無動時方能辨別若於其流動時則顧盼生姿丰神搖曳皆有自然之媚態溢於眉宇耳目口鼻之位置不以爲病適以成美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時則微欹榻上手持卷紙狀若抄本書之未裝釘者紙上所書之字大小不一濃淡亦殊似非一人手筆婦狀殊嬌慵雖持此紙而精神不屬然窺其意又似不能不

一讀者徐以柔荑舉紙展卷低聲讀之纔及數行卽蹙其眉痕繼復喟歎旋垂其手不復讀矣而玉腕無力紙將墮地嗚呼此婦者誰乃法蘭西劇院之名女優也所握卷紙乃彼近欲誦習之劇本也婦名番圖

提昂劇本何名吾將於後文表之彼所居之閨閣雖華麗絕倫然仍不脫古代之風蓋陳設太繁反損雅致也室小而方四壁屛幃皆以藍色錦爲之每錦屛一幅以二銅柱壓之金色燦然精光耀目銅柱之顚雕鏤至精所狀人物栩栩欲活有挽弓以射者有挺矛而刺者又有戮人以享神者面目狀態皆靈動有生趣則當時雕刻之精可見矣繡閣之門有四其二則假設者蓋兩門所對之處無相當之戶不足以壯觀瞻故設假者以飾之堊以白色隆然特起處皆人物花卉之形及古英雄戰鬭事四戶之中其一微啓溫馨之水氣挾其粉氣脂香冉冉自門隙入蓋是戶所通之處

卽浴室也室內陳列之桌椅亦蒙以藍錦與壁間之屏幃正同諸色錯雜乃能悅目而古人必令室中諸物混合於一色之中桌椅胡牀等物輕窄短小乃便取攜而古製皆高大方廣以此知古人見解自與今人不同以今人目光論難古人一孔之見也室中暖爐上之飾品亦含古趣暖爐之面飾一巨鐘形圓若盾似亞希爾（亞希爾者希臘古英雄也善以盾制勝）手中物鐘有四足皆琢人形面目淸癯而軀幹傴僂似不勝其俯躬者鐘旁置一大燭奴奴之握手處亦鏤人形其數亦四特荷鐘者散立而此則虬結耳是器之端歧分四枝可插四燭亦古制也凡此裝飾雖不脫古代風尚而豪華豔麗亦非今世所能及矧此麗若天仙之姝藏身於此烏得不令室中羅陳者益增光彩耶時則此斗室中之豔娘讀劇本數行即委之榻側閉目沉思念登場後所持態度當若何乃能確有劇本中之神情所御服裝當若何乃能深合當時制度不爲識者所譏冥索未久忽聞啓門聲揚眸視之來者乃其侍兒也是時女優方凝神壹志求劇本中之意義而其侍女忽來良拂其意艴然言曰若來何爲者又有事告我耶頃者余不曾語汝乎余欲獨居一室靜讀劇本此劇非余所素習也斯言若豈未之聞乎而忽來溷我亂余思慮曠余課程皆汝之過也高耐麗汝其聽之否乎侍婢本名瑪利以名不雅馴以此爲名者衆易相混淆思得一雅馴而聲稍和諧者屢改乃得此故高耐麗者彼新定之名詞也高耐麗聞其主譴責乃爲巽辭以謝曰吾主責我固當然婢子來此殊非得已願吾主宥罪而聽我一言今有美少年登門請見主人婢子謝之而彼堅欲一見往返數次屢却不去婢子無奈故來請命曰此美少年何名汝曾詢之乎曰安柔納先生也曰安柔納先生耶當女優申言安柔納三字時聲低而長若思索斯人之形狀者既而曰余之交游中名此者

固。衆然皆非余之摯友。婢曰。此名良美。聞之悅耳。安柔納三字。余固樂聽之也。曰。汝言絕奇。名無美惡。何爲獨愛安柔納。我且問汝。此少年究作何狀。曰。噫。此誠美丈夫也。軀幹俊偉。頂髮黝然。雙睛與鬚髯深黑若漆。齒白若編貝。少年作平民裝。然以余觀之。此非平民。乃政界人物也。蓋胸前衣紐間。隱隱露懸綴寶星之帶。諸君當知爾時寶星至貴。一覩寶星。即可定其人之品位。豈若今之冗濫哉。女優聞其婢之末一語。悄然凝思。自語曰。斯人姓安柔納。而胸間又纏寶星之帶。得毋前日所見之褐色少年乎。語至此。狀至猶夷。側首顧高耐麗曰。汝侍我者一載矣。往來我家之客。汝必畧有所識。此一歲中。汝曾見此美少年登吾門乎。曰。婢子未嘗見之。曰。然則此人果爲誰耶。得毋海費爾安柔納乎。曰。嗟乎。夫人。婢子固識海費爾者。今之來者。非是人也。曰。然則此少年殆鬻德呂安柔納乎。曰。亦非也。曰。是殆格洛海安柔納乎。曰。夫人所料。仍不中的。曰。由是言之。今來之客。當非余素相識者。汝可趣往謝絕之。第言主人不在。則彼必行矣。曰。主人奈何謝此堅欲請見之客。曰。趣行無滯。番闔提昂發此言時。容顏之莊。詞氣之厲。雖王后之尊。無以過之。侍婢本欲爲來客說項以求一見。今被呵斥。不敢與主人爭。即反身旋踵急行而出。高耐麗既出。番闔提昂欠身作無聊狀。復取劇本讀之。僅畢四句。而門又啓。侍婢復來矣。番闔提昂曰。汝復來此。意欲何爲。女優發此言時。本欲厲其聲色。而當侍婢既出復入之間。閱時雖暫。心已他馳。憤氣漸消。不復能作怒容矣。高耐麗曰。婢子頻來。誠拂吾主之意。然安柔納先生堅欲一見。謝之不去。婢子無術遣去此人。故來一告。曰。是人何爲堅不肯去。曰。彼言當此清晨。夫人必不出門。故決欲一見。曰。晨間非會客時也。非吾友朋。余決不欲於晨間應接之。曰。少年爲夫人之摯友。曰。此事殊複雜矣。令人殊難索解。斯人年青。胸纏

寶星帶而又爲余之摯友噫余今憶之矣得毋米海蒙安柔納乎曰否夫人少年俊美非米海蒙所能望曰然則少年殆爲亞歌安柔納乎曰噫少年風度秀逸亞歌獷夫耳烏足比擬曰此非愛齊安柔納乎曰愛齊美矣然以此少年較之彼有遜色也曰高耐麗余交游中名安柔納者盡於此矣而汝皆否之則此少年決非余之摯友可知矣曰斯人確爲夫人摯友有一物足以證之侍婢語時探手衣袋取一紅色革製之小盒其大僅若五佛郎之銀幣侍婢既得此盒即呈之夫人而言曰是盒乃此君囑余轉呈夫人者當授此盒時復謂余曰汝可授諸番閩提昂夫人彼見此盒即能知余爲何如人矣曰彼言呈諸番閩提昂乎曰然彼言呈諸番閩提昂夫人曰斯人歷呼余名其殆慕余名而來者女優語時徐以纖指撥盒上合口之鉤而啓之好奇之心勃然小盒既開侍婢呼曰噫中所貯者乃夫人之小影也畫中人何其酷肖乃爾當攝影時夫人首蒙薄紗風神益秀逸矣番閩提昂自語曰此余肖像也此余肖像也語時聲低而滯似竭力思索前日事以究是盒之來歷凝思良久斗有所悟銳呼曰是人非名安柔納乎曰然曰少年面色微褐乎曰然曰胸間懸寶星乎曰然曰此余友也此余之摯友也既藏余肖像而小盒之上復有AB二字必爲是人矣必爲是人矣嗟夫上帝余眞健忘余眞麤疏汝可趣往延之可憐之安柔納幾爲余所屛絕汝可爲我引進之余將即於此室前楹見之憶前此一月才霍未來訪余初亦却之與此次絕相類天下事眞無獨有偶也高耐麗聞命即反身出其捷若矢番閩提昂自懟之詞甫畢而高耐麗所立之處已易以玄鬢朱顏寶星帶燦然之美少年矣美少年含笑而言曰吾所愛之番閩提昂余來殊突兀宜爲夫人所屛然余行役於外閱時未久而夫人之聲價驟高令人可望而不可接一瞻丰采逈非易事亦

寧余之所料哉曰孰知來者爲吾王耶番闥提昂語時暱就少年伸其纖手少年俯首親之以吻狀至歡樂女優復曰王語吾婢子自言爲安柔納余交游中名安柔納者良夥烏能審其爲王曰余亦知夫人之不能審也故以盒證之是盒安在請即還我玉人肖像不可失也番闥提昂聞之微笑狀絕嫵媚低聲語曰是盒恆藏諸吾王懷中乎曰然少年語畢即取一椅置於榻側番闥提昂曰高耐麗天潢殿下在此吾輩方作密談若可候於門側脫有客來均爲我謝之道余不在家也高耐麗愕然甚張其目蓋女優之客擁有王爵者衆矣然諸王爵中女優罕有以殿下稱之者矧殿下之上又冠以天潢二字耶高耐麗受命即出不贅一辭番闥提昂曰大駕何日至此安柔納先生乎試爲我言之噫余誤矣眞以殿下爲羽林軍中之一末吏而以先生稱之矣鹵莽之罪尙祈殿下宥之少年曰番闥提昂爾我交情豈在形迹吾又何忍罪汝汝但率意言之愼勿拘泥若非詢我何日涖巴黎乎余之至此蓋在昨日也一達巴黎即來訪君曰昨日大駕曾臨寒舍乎曰然君已臨劇場故未相値曰殿下之言不謬曰昨晚余亦往法蘭西戲院一覽新劇曰殿下之座非在御座旁乎何以儂竟未見殿下也曰昨日余適不在御座旁在御座旁者乃巴尼闥篤也曰奇哉余亦未嘗見之少年呼曰巴尼闥篤確在座中夫人特未措意耳若余則廁衆人中所據之座乃中等也曰殿下觀劇亦攜伴乎曰有之即攜夫人之肖像與偕也曰殿下勿爲戲言凡人談論語涉戲謔將使人不復信其言曰余僅此一戲語耳其餘皆信而可徵者曰殿下昨日惠臨有失迎迓至爲歉仄曰此奚足道以吾兩人情好寧復拘拘於此虛文禮貌昨晚夫人演術義海及華克倫兩劇皆入神妙觀者傾倒余殊爲夫人賀也曰此兩劇皆非余之所擅以劇院主人之請故勉爲之不愜意處甚多

也曰夫人近況佳好胸境開拓乎曰近日余殊悶損曰何爲其然得毋巴尼闔篤別有所戀不復鍾情於夫人乎曰此固恨事然余之憂愁尙有他故曰得毋以意中人竇霍克逝世故乎曰傷哉竇氏鬱鬱之故此其一也曰茂哈之解職夫人諒亦爲之怏怏曰彼眷我至深今見其陵替烏得不悒悒然吾聞之人茂哈今雖解職後必復起蓋皇帝時時念其勳績也巽日或擢節度使獨當一面如殿下或頒以茅土之封特授王爵如蜀材甫皆意中事也曰夫人之言良是余得宮中消息其言亦如是曰茂哈今殊貧困巽日苟膺王爵廩給必豐或足稍蘇其困曰王者之尊不患貧矣曰吾所愛之安柔納位極人臣尊榮極矣然可惜終屈居人下較之號令天下呼叱世界之皇帝終遜一籌也曰夫人既羨皇帝之尊曷不盡力媚之以夫人之柔媚不難博皇帝之歡則巽日淡掃蛾眉件侍以朝至尊册立爲皇后亦意中事曰殿下汝之諂讓余者亦至矣願王勿再以譏諷之辭進余久居巴黎殊苦沉悶擬離故土往米朗(意大利名城)一遊以暢胸膈殿下以爲然乎曰吾愛若今困於愁城當遠遊以舒之余甚樂爲夫人勸駕且以夫人聲譽則一舉而兩得也余之來巴黎也奉皇帝命徵集軍士編制既竣余卽率此新兵屯守愛爾福及突來斯台兩地而余之行營則在突來斯台夫人遊興既佳無處不可盤桓曷不舍米朗而往突來斯台則吾兩人可時相過從不尤佳耶曰突來斯台城中余有三友焉曰末爾斯曰喬治曰德爾末今得殿下而四矣曰夫人願往彼都乎曰殿下勸駕甚殷余烏能不仰體意旨然當戎馬倉皇之際出境領護照大非易事王既勸吾行能爲吾措辦乎曰夫人出遊之意決否曰決矣曰然則出境護照余往與華費古商之彼司警政此事彼職也余往請之彼必允我曰王愛吾甚曰夫人既感余盛意將以何物報我曰凡王所欲而

為吾能力所及者皆可貢之於王曰請夫人授吾以一星期前之劇目余將瀏覽焉不知教堂騎士一劇將於何日演之余最愛此劇而善演此劇者厥惟夫人若劇目中有此余必往觀之夫人能為余盡心演之即所以報余也曰此悲劇也余惟善哭故能深得是劇神情王不好余笑囂而樂聞余悲啼者何耶曰夫人所演實能描寫盡致然私心所酷愛者則此劇也曰然則王決欲一觀劇目乎曰然曰世風日漓即演劇一事亦漸失其本眞劇院主人為迎合世風計所定之劇皆陰險怪誕權謀事鮮有敦厚悱惻令人觀感興起者余恐昔日所演『路易十五世之咖啡』一劇之婉而多諷不復見於今世矣曰夫人之論至確曰是星期之劇目安在女優語時作沉思狀既而曰噫得之矣番闥提昂語畢即伸手於繫鈴之繩側繩端綴以一弓弓上貫以一矢弓矢皆銅製而塗以黃金番闥提昂拉弓撥矢他端之鈴即搖震作響鈴聲一動高耐麗進矣番闥提昂曰昨日余曾授汝以劇目一紙汝今置於何處曰余置此紙於夫人寢室之盤中曰汝速往覓之殿下欲一覽也高耐麗聞命即出少選返矣手持一印刷之紙呈之夫人夫人取而獻之王繼即回首顧高耐麗蓋是時侍婢尙立原處也謂之曰汝植立於此意欲何為豈尙有所待乎侍婢曰望夫人恕吾冒瀆今復有一人登門請見侍婢語時凝眸以對其主其意若曰夫人勿怒余詞尙未畢也番闥提昂急詢曰豈又一美少年乎曰否今之來者乃一可憐之女郎也愁容溢於眉宇觀其狀似不得已而來者曰女郎何名曰散西兒也曰散西兒作何狀曰一軀幹短小之女子也王攙言曰今日來訪夫人之客皆以異名進散西兒恐非是女之眞名得毋與余之名安柔納同類乎番闥提昂復詢曰彼欲見我有所求乎侍婢曰彼挾一物求售云夫人見此必賞其華美而收之余初却之告以夫人近

持節儉主義不欲於飾物中多所耗費今以此進必遭拒却而女郎請之再三揮之不去婢子憫其容光憔悴不忍以盛氣侵之囑其靜候俟夫人閒暇時當可接見彼遂愀然坐於廳事之隅所挾紙匣置於膝上以候夫人之命番闥提昂側首顧少年曰殿下許此憔悴女子進見乎少年曰奚爲不允余甚欲一觀此憔悴女郎之情狀且彼膝上之紙匣中所貯者必珍品也番闥提昂遂謂高耐麗曰汝可引彼進見高耐麗反身卽出須臾復入抗聲呼曰散西兒女士進見於是女郎隨侍婢而入女郎雖憔悴而容顏絕世年方十九髮作栗色兩腮嬌紅若玫瑰目眶甚巨睛呈蔚藍色軀幹纖瘦身御喪服衫帽皆黑絕不加以文繡面色蒼白雙眸微紅似受劇烈痛苦大哭而來者番闥提昂初據高耐麗之報告默思此求見之人乃城中女工之挾物以求售者耳及見是女態絕莊重舉止不佻而知與頃所料者不侔矣少年見是女亦爲之驚異蓋彼凝重莊烈之態自是動人也散西兒既入立於門次不語亦不動番闥提昂謂之曰女士請進玉趾光臨諒有事故能爲吾言之乎散西兒顫聲以答曰夫人此紙匣中所貯者乃一衫也余求售於人者數矣皆以索價太昂却之近有人告余曰此珍貴物惟王后之尊足以購之故先呈之夫人女郎吐辭之際聲顫而容戚惟沉鬱之中仍寓不屈不撓之概少年王與番闥提昂皆爲之動容女優聞末一語輾然微笑曰女士將尊余爲王后耶余之爲王后也乃在晚間七點半與十點鐘之間余之爲王后也以舞臺爲國土以背景爲王宮以束髮之銅絲爲冠冕雖然女士來此仍不落寞蓋余雖假王后而吾室中固有眞王在焉女郎聞之揚其晶瑩蔚藍之雙眸灼灼視王久而不釋似莫明女優之語意而疑怪者爾時高耐麗已揭紙匣之蓋番闥提昂愕然驚呼曰美哉衫也凡婦人忽覩光怪陸離之飾物一時爲

好奇欣慕之心所役往往失其常度彼女優展此衫於臥榻之上襯其手於衫下詳審其紗質之細刺繡之美法蘭西全國繡物之美罕有能及此衫者卽求之以繡著名之昂西城亦不可得所繡之花遍於全衫幾無隙地欲審紗質反非易事縱目一望第見婀娜之枝輕靈之葉熳爛之花紛紜錯雜而已凡見者無不驚歎却步以謂是必鬼功神力所施詎尋常婦人所能爲者雖尊貴如彼少年王食息於錦繡之中今見此衫亦不能不歎其施功之微妙手指之精巧矣番闓提昂詳審此衫可數分鐘纔乃顧散西兒而問曰繡此衫者誰耶散西兒答曰夫人是乃余所爲者曰女士繡此歷時幾何曰兩年有半曰女士之言當信殿下試觀之精美若是必非業此者所能爲是乃人家兒女深閨無事以此排愁故能若是是衫之所以貴者以此也此兩年有半中女士旋作旋輟乎抑鎭日施功乎女郎曰夫人余繡此衫夜以繼日女士苦心爲此將以求售乎曰余爲此衫別有用意非以求售也曰余固知此非市肆中待沽物也不然計太拙矣蓋此衫之貴寧復可言誰肯斥此巨資以購之哉曰夫人之論可謂洞達余之製此本非求售今既不得已而求售當得善價蓋非是不足以償工料也余今至貧極困急須巨資屢以是衫求售於人而不得當者價値太巨爲之累也王聞之笑曰女士所索之價可得聞乎女郎默然有間蓋恐所索之價駭人聽聞貿然出口將遭奚落蹈前數次之覆轍故遲疑不發良久乃言曰三千佛郎也聲絕低幾不可聞番闓提昂急問曰女士云何高耐麗申言之曰三千佛郎也女優驚愕幾欲失聲而呼口與目皆翕動女郎見之知將被却急合其掌傴僂其身幾欲下拜慘然呼曰夫人苟能不吝巨資購此繡衫則其行義之高卓雖任俠丈夫無以過之番闓提昂曰噫上帝揮金拯乏余之願也矧此繡衫又爲余之所欲得者

乎然三千佛郎之巨款余將於何取之曰夫人揮金如土此區區者寧足道哉女郎語時縱目四顧其意以爲室中陳設豪華若是必非無力購此衫者女優呼曰三千佛郎非細事也而余又重視之蓋余三月所入僅得此數也余殊無力辦此女士可以此衫呈之於王而求售焉天潢貴胄必不吝此區區況此衫珍貴內庭妃嬪服之乃稱王曰夫人之言殊當余甚願得此衫也女郎歡呼曰王戲言乎王能俯允我所索之價乎曰悉遵女士命卽女士欲稍增其値余亦不吝曰王憐吾貧允增其値余固至感然余所急需者三千佛郎耳苟得此數吾事濟矣且三千佛郎吾衫之確價也苟逾此數是欺王矣吾何敢哉王曰女士可以此匣交余僕名藏納者女士頃來此間見一人立於門側而與吾馭夫相對答者卽藏納也女士旣授此匣囑彼善藏於余之車中且女士家之住址亦望詳告此僕蓋旣悉住址則少緩須臾卽可命人送三千佛郎於女士家以應女士之急需女郎答曰賢王之言體會入微設非急需吾何忍輕棄此寶貴之物女郎語時形容慘怛以脣親繡衫者三與之作別是時女郎胸中旣喜又痛心欲碎矣默坐有間遂別番闥提昂與王匆匆向門而趨番闥提昂曰願女士緩行余尙有一言相詢余爲好奇心所迫故有此問然於女士未嘗無益蓋旣悉女士底蘊異日或可爲女士稍盡綿力女士試告我此衫究屬諸何人曰夫人此余物也曰此女士家物耶曰然此乃余之嫁衣也女郎語畢疾趨而出室中人隱隱聞啜泣聲起於戶外兩小時後三千佛郎之巨款輦至女郎家矣翌日王命駕往女郎家蓋王甚憐女郎意欲周卹之故於入朝時言其事於皇后詳述女郎憔悴可憐之狀皇后憫之命王訪女郎意欲延之入宮也王至女郎家叩門而呼曰散西兒女士在此乎閽人愕然有間穆然言曰散西兒女士耶王曰然余所詢者散西

兒女士也女士年少而貌美雙眸作蔚藍色年約十八九此間確爲雞鳴街之五號彼不居此耶閽人答曰先生胸中之意余今悉之矣然散西兒女士已他遷不在此間三日前女士之祖母逝世前日女士爲之營葬昨日女士鎭日在外今晨遂飄然去矣曰女士已離巴黎乎曰未可知也曰今往何地曰余不知也曰女郎何姓曰余亦未悉王往復詢問至五六次不得要領遂怏然登車而去此事發生後之第八日番闔提昂演『魯鈍之哲學家』一劇卽衣此光怪陸離之繡衫而登場觀者喜躍皆以神仙目之夫闡幽抉微史家職也此憔悴女郎行蹤嚴祕僅一現身於王與番闔提昂之前而雞鳴街五號屋中又僅知其名散西兒而不詳其姓氏翳果何人耶吾將於下章表明之

第二章　聖突尼門之搜索

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有一皮篷雙輪之小車自巴黎出車中稻草滿積上覆以布一農民坐於上卽驅車者也晨六點有半車達聖突尼聖突尼者城外一關塞也是車之前又有十二小車銜接而前亦離都城者是時革命黨方覆包本朝而建民主國氣燄方盛鋤我朝貴不遺餘力貴族中人皆遠適異國以避禍故共和政府搜檢之令至嚴雖此十餘小車離彼都城亦非易事車至關外均當停輪關吏按次搜索狀絕謹嚴關吏之外又有地方自治局委員四人鵠立關前見車有停輪者卽索旅客之護照而驗之又有義勇隊隊長一人戎服佩劍靜伺於旁見車中所載之物有犯例禁或護照上所塡年齡籍貫與本人不相符合卽執而繫之此十二小車停輪後關吏循序檢閱暗陬僻隅纖悉無遺此十二車中旣無可疑之物亦無可疑之人蓋此皆農民往城中市物而歸者是時敞篷雙輪之車停於鐵柵之旁驅車

之農民見前數車搜査已畢將及己車急去覆於稻草之布又自懷中取護照一紙呈之自治委員此護照乃阿勃費鎭市董所給者照上大書農民畢愛寶率其妻格丹柏亞奉其母柔佛烏奴有事往巴黎此皆安分良民關津不得阻難護照之背巴黎自治局又書一行曰三人事畢今返其故鄉奴費兒村關吏勿阻自治委員讀護照畢伸頸作鷄望車內稻草叢中共坐三人一半老婦人年在四十五與五十間一少婦年在二十五與二十八間一則四歲之女娃也三人皆作腦門豆鄉人裝惟女孩則冠角克斯婦人所御之巨冠自治委員問曰誰爲柔佛烏奴年長婦人答曰先生余卽是也復問曰誰爲格丹柏亞少婦答曰此余名也曰曷爲護照上不載小女娃之名驅車之鄉民卽自旁代爲兩婦答曰先生此乃余之過也吾婦謂余曰畢愛寶此女當注於照上以免詰難而余謂之曰格丹柏亞勿過慮四歲之孩至不足道關吏先生決不以此斷斷自治委員問曰此爾女乎女孩啟口欲答其母急以掌闔之鄉人曰撫此孩者既爲余妻則此孩自爲余女矣自治委員曰爾婦思慮較爾精密此雖提孩然按定章不可不載諸護照中語至此稍頓既而曰護照上言爾母年六十五爾妻年三十五今觀兩人狀態皆不及此塡照時殆有誤歟年長婦人曰先生余年確已六十少婦亦曰余實三十五歲女孩曰余四歲耳然能朗聲誦握管書矣兩婦人大震驅車之鄉人急以戲言解之曰汝自以爲能讀書作字耶汝亦知此數行書其代價至不薄乎每月余耗六佛郞於阿勃費之校中汝苟尙不能略識數字余將訟教員於官矣自治委員曰汝勿呶呶與小兒爭囑爾母爾妻速下往余辦事室暫息關吏將從事搜索矣年長婦人驚詢曰何爲如是少婦曰吾母語時急挾其臂睨而視之似尤其多言者於是兩婦皆下隨自治員而行當其下也年長婦人

屢以拭手之巾擁其鼻幸此類舉動無人窺覺見者僅其件少婦耳少婦殊機警覩其狀爲之悚然以爲是非鄉間人宜有之態度他人見之將生疑慮故瞋目視之者二三次欲其悟而改也爾時惟畢愛寶立

於車旁自治員導兩婦至辦事室旁闢門而入兩婦從之女孩亦隨焉三人既入自治員卽闔其戶自治員良久不語雙眸灼灼凝視兩婦狀至謹嚴兩婦不明其意疑而怪之自治員曳一安樂椅謂年長者曰請侯夫人坐復指一椅謂年少者曰請男夫人暫息兩婦面色頓灰白迫戚之狀若往就死氣力盡失遂委其身於自治員所指之椅上年長者曰先生誤矣少婦曰先生殆誤認吾儕實鄉人也曰兩夫人勿於余前匿其眞相且亦勿怖余非噬人者也曰君何人耶奈何識吾儕曰余乃勞慈公爵夫人之會計員也勞慈夫人曾爲烏爾篤闔伯爵夫人之侍從（烏爾篤闔夫人

爲包本氏王族故勞慈夫人雖爲公爵婦仍爲彼之侍從也）革命軍起彼挈諸王子亡命異國而囑余居巴黎護其財產余在勞慈夫人家晤夫人等不下二十次故今日一見卽能識之於是兩婦中其自治員呼之以男爵夫人者起而答曰然則吾儕生命今日在君掌握勞慈夫人者吾輩之摯友也君旣於渠處識吾儕吾儕烏能強辯然君仁惠人也若能憐前朝殘貴之飄泊無依而寬其網罟則吾儕沐君之恩矣會計員曰夫人等毋恐余必竭吾綿力以助夫人等之出奔侯夫人呼曰先生能若是吾輩感激無涯矣異日若遇機緣當爲先生代謀一絕佳位置以報大德男夫人尤之曰吾母之言謬矣吾輩流離奔竄朝不保暮寧能復爲先生謀事已欲受人庇護而能爲人謀耶侯夫人曰吾兒責吾誠當余老悖矣恆忘吾輩今爲何如人吾法蘭西今爲何如國矣少婦曰母勿多言此類語豈吾儕流離奔竄時所宜出耶自治員曰夫人等勿惶懼放言激論於余前固無禍患然余有忠告進之侯夫人處此亂世爲遠禍計當以緘默爲宜語至此稍止旣而微笑曰侯夫人語言動作皆露前朝貴族氣象此宜切戒且嗣後夫人等談論亦宜相爾汝乃肖鄉里小人口吻侯夫人呼曰爾汝相稱農民陋習也吾輩烏可者男夫人曰吾母勿爾爲兒計爲此可憐之孩提計吾母宜稍抑其高亢之氣此女已失其父設余又罹禍彼將誰屬吾母念此則傲氣自消矣侯夫人曰吾兒之言明哲保身之道也余當誌之自治員曰夫人等仍欲挾此護照以行乎非特無益將以買禍蓋兩夫人之年齡無一與護照符者且男夫人之令嫒又不載於護照烏能免人之疑曰然則將奈何吾輩實無他紙足以代之曰余可爲夫人等別覓其一男夫人呼曰噫先生垂憐吾細弱竭力憫助高風俠義不可及矣曰余卽爲夫人等辦之夫人等當坐候於此其時須歷半點鐘或

較久亦意中事男夫人曰悉遵先生命吾輩居先生室殊安穩也自治員忽忽出少頃卽返手持護照照上滿灑泥痕其半已裂一少年腰圍三色帶從自治員之後自治員既入室謂之曰書記生聽之汝爲我往市董處取一已簽名之空白護照且以此照示之詳告以故云自治員某偶落此照於地適爲車輪所壓遂致汚裂故欲換之持照之旅客今在自治員辦事室中年齡籍貫由自治員塡寫可也少年卽取自治員手中之照疾趨而出絕不審視男夫人曰願先生以名姓見示俾吾儕鏤之肺腑禱之神聖以求吾恩人之福祿康健寧非佳事自治員答曰余一庸流耳姓氏不出閭巷何足爲兩夫人重哉至余昔日所任之職曾爲夫人等言之矣余乃勞慈夫人之會計員也勞慈夫人曾延一英國女郎訓導其女此女教員後卽嫁余當勞慈夫人之出奔也吾妻挈吾六歲幼子與之同行今皆在倫敦矣夫人輩若往倫敦當可遇之男夫人曰然吾儕將往倫敦曰余今告夫人等以勞慈夫人之住址彼仍與天潢貴胄烏爾篤閭伯夫人同居也男夫人曰彼居倫敦何地曰李琴脫街十四號曰謹謝先生余切誌之不敢忘先生亦有語傳達勞慈夫人乎敬當爲先生轉達焉曰夫人爲我告曰某徼天之幸雖處風濤澎湃之中尙能安然無恙爲夫人稍盡綿力迨部署財產既竣卽往英倫會吾舊主人矣曰先生所囑當爲致意特未知先生大名心終不釋且轉達語言時亦頗不便曰今所取之護照當簽余名於下方夫人欲知余名可於護照上得之也自治員語甫畢書記生進矣手持一新護照其汚裂者已由市董收藏矣自治員謂少年曰君坐於此爲我書之少年領命先書套語兩行繼及人名揚其首以待他人之宣告自治員問曰鄉人婦若夫何名年幾何矣曰彼名畢愛寶年三十有六曰爾母何名其年若干曰柔佛烏奴年四十五曰汝何名

曰格丹柏亞年二十五曰爾女何名曰散西兒曰年幾何矣曰四歲書記生塡寫已畢自治員謂之曰蜀材甫汝往市菫處雇車而往耗資幾何書記生曰僅四十文耳侯夫人即探手入囊取一路易（當時金幣名）男夫人急阻之曰吾母吾母自探衣袋得大小銅幣十餘枚擲於桌而數之故爲鄉里婦女吝嗇狀値當三十之銅幣一枚及小錢六文授之書記生書記生遂出此時自治員方蓋印於護照蓋訖即授此紙於男夫人曰夫人等今持此紙可長行無阻矣余願夫人等一路平安不逢災難男夫人曰先生之衞護吾輩者至矣吾輩實無以爲報惟以感謝之忱銘之肺腑永永不能忘而已此感謝之忱余與吾母共之惟吾女幼穉不知耳俟其長成生有知識亦當以感激先生之忱悃輸之吾女焉侯夫人傴僂其身與自治員作別狀至敬恪散西兒亦與接吻於是三人者復登敞篷車畢愛賓亦坐車上兩婦一女坐定後畢愛賓即揚鞭策馬驅車而去車行良久侯夫人曰吾兒此任俠丈夫之名氏汝得之乎男夫人曰彼姓賓伐兒氏路易其名也侯夫人反覆言之曰賓伐兒路易賓伐兒路易若恐遺忘者既而歎曰嗟乎斯世尙有斯人以此知吾法蘭西人不盡爲好殺性成之山岳黨人也男夫人聞之悲不自勝雙淚自垂被於兩頰散西兒見之知其母傷心矣急起與之接吻且以手拭其淚

第三章　可憐王后

此兩婦一雛者幸賴自治員之高義卒脫於難余今詳述其名姓家世以釋讀者之疑年長婦爲華勢佩篤侯爵夫人歇米蘭氏女也生長華閥又適顯貴親戚交游煊赫一時故夫人者法蘭西王國中尊貴莫敵之命婦也少婦即其女爲墨爾西里男爵夫人女娃則其外孫女即吾書之主人也少婦之夫女孩之

父墨爾西里男爵者羽林軍之將領也任職八年矣男爵夫人則爲王后宮中之侍從女官出入宮禁者亦五載矣故兩人之於王室也忠悃至篤當九十一（即千七百九十一年也）與九十二之間革黨崛起全國騷動墨爾西里男爵未嘗不可效其同僚之所爲逃遁異國而彼不爲也以爲彼若行遁王（此即法王路易十四世大革命時爲黨人所戮）勢益孤與其棄王以偸生不若衞王而戰死男爵夫人亦依違不忍去以爲其夫彼之所戀王后彼之所敬何忍捨此兩人而他去當王與后之潛謀出奔也命男爵夫婦暫歸以待時機於是兩人返凡爾奴逸街六號之邸第收拾行裝將朝王於行在不幸機事不密王與后被捕於代海納乘輿復返巴黎兩人聞此驚耗復往兜意勒離宮任守衞之職故王與后之返自代海納也下車之始翼衞於其左右者卽墨爾西里男爵夫婦也自王與后被捕後法蘭西時局日益險惡凡大變之起必有小變引其端故六月二十日之變卽所以兆八月十日之禍而八月十日之禍又爲正月二十一日慘劇所從出也當時王既被幽暴民之聲勢益盛巴黎中氣象陰慘可怖奔走雜遝於街市間者非營營於職業乃役役於情感昔日巴黎人之陋習僅好閒遊及作無益之嬉戲耳今則不然專以殺憤尋仇爲事故殺人之事日有所聞或於汗葉街空曠處以白梃擊人至斃云此乃勒法賢脫（此人屢興師擊革黨以恢復王室爲事）羽翼來此偵察者或以重物繫人頸沉其人於兜意勒離宮前之池中云此乃王宮之故衞士効忠於王謀爲不軌者也環而觀者數百人見此慘劇乃皆拊掌大笑一日某教士以嫌疑被捕卽縛而置於市人羣集處當衆行炮烙刑衆人覩此慘酷狀絕不憫之反歡呼稱快又一日愛判梅寶伐兒（亦王黨也）被執矣卽於富昂士阜上凌遲處死凡此被殺之人暴民皆加以謀

逆之罪云是乃國民公意所判決者其罪不可逭也兜意勒離宮中人聞此消息覩此慘狀咸大震恐以爲審判之權惟王操之今乃代之以民耶殊詭異不可思議凡大禍之起恆有陰慘之氣象爲之先兆以上所述酷刑殘殺事皆法蘭西大亂之朕兆也而天變亦起於此時天變人禍往往相應眞宰憐下界之民將遭屠戮不忍其憒無所覺不惜大聲呼號以警醒之故有雷電風雹水旱之變上界下界呼吸相通先哲天人相應之論實具至理不可誣也當暴民慘殺同胞志得意滿之際一日爲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之三號時方溽暑日赤若血巴黎全城爲日所炙若處爐火之上巷無行人野無青草慘怖酷烈之像籠罩全城巴黎之民憂之有歎於室者有泣於庭者忽覩濃雲起於天際色紫若銅頃刻布滿天空翹首以望第見其狂奔疾馳迅若飛矢猛若怒濤老於巴黎者亦未嘗見天空作此變色者亦未嘗見垂沒之日光作此慘狀者衆方駭怪諠譁旋有猛烈飄激之怪風起於空中衆莫能當皆散走逃匿鐍戶閉牖蜷伏室中不敢出於是狂風大雨澎湃起矣當風變初起之一二小時間巴黎之民尚欲以人力挽回天怒强有力者皆奔走出入於雷聲隆隆電光閃閃之中以求補救之策街市之間行人夥頤於是大風呼嘯聲與人語聲相雜而大雨勢若怒濤與往來之行人相戰卒之人不敵天一轉瞬間諠譁紛擾之衆狂奔星散不留孑影所留遺於街市間者僅隆隆之雷聲與閃閃之電光而已風變之夕兜意勒離宮中無一人就寢者王與后時時縱目於窗間以窺富昂以矚河步（此兩地與王宮相離甚近）全城洞黑有如墟墓而首都雄偉繁麗之象亦不復識惟聞風聲怒號雨勢奔騰而已至次日晨間七點風雨乃息於是巴黎之民始敢出門詳攷此次風災之損失就市政廳之報告核之地爲霹靂所震而陷者五十處爲雷

擊死者二十餘人。意西平原克洛斯納教堂及海蘭叢墓三處之十字架皆爲風吹折。誠數百年來未有之浩劫也。然天變之來。正自有故。蓋八月十日之大變局（八月十日爲路易十四世幽廢之日）即於是夜由唐東•甲米爾台斯•麻蘭•勃勃虎柏尼•（此四人皆民黨首領）四人斟酌定之。八月九日。墨爾西里男爵仍往兜意勒離宮。任守衛之職。男爵夫人亦在王后之旁奉侍趨走無異於平時。忽聞鳴金之聲起於巴黎之市街。問詢之。知芒達命人爲此。芒達者。巴黎之團練大臣也。彼於昨夜得警報知暴民將不利於王。有潛襲王宮之謀。故命人鳴金集團勇以衛王宮。然暴民勢盛。應者絕鮮。聞命奔赴者僅三四隊。耳。芒達率之入宮。有屯於王子宮中者。有屯於瑞士軍之營舍者（路易十四世時禁衛軍皆瑞士人故王宮之旁有瑞士軍人營舍）亦有駐於王宮之下層者。宮中滿屯勤王之師。於是諸王子遷其居於俯臨河步之拂露樓。瑞士軍人則改屯墨爾藏樓。卽遙矚李伏里巷者是日之午。羽林軍統帥抹俠鐸命瑞士軍人分屯王宮四周之要隘。用備不虞。午後半點鐘。王謁教堂。墨爾西里男爵奉命扈蹕。宮眷皆從往聽彌撒之樂歌。蓋大難將臨。人人皆有曙就天國厭棄人世之念也。自午至晚。宮內靜謐。惟略繕防禦工程而已。男爵則奉命往毀故王宮與今王宮相通之廊。古王宮廊卽今日博物院廊也。夜十一點鐘。巴黎市董班帝翁朝王於寢殿。密談良久。夜半始出。班帝翁者。卽一載後潛踪遠遁。行至聖愛米離翁。爲羣狼所呑噬者也。市董既出。王離寢殿。啓一室之門。是室爲宮中要隘。有守衛兵居之。王識其領隊之人。呼與之言曰。墨爾西里。今夜絕安靖。殊出朕意料之外。頃者巴黎市董爲朕擔保云。城中一切寧靜。卿可以此佳耗告抹俠鐸。然防衛不可因此而懈。卿其善體朕意。男爵鞠躬而出。往傳王命。將及大扶梯守備處。怳

惚若有所聞。疑而審之。傾耳屏息。聞警鐘大動。將帥傳令之聲。一時並作。曰速往禦敵。曰嚴守防禦線。此口令既息。復作兒意勒離宮中。一時大擾。且隱隱聞軍士鍵閉中虎賽兒鐵柵聲。男爵知有變。急歸防地。半小時後。宮中盛傳屯駐宮側擁護王室之團練兵忽變。與革命黨相應和。爲彼內應。礮門旋其向矣。晨間兩點鐘。王召墨爾西里男爵入見。垂詢機密。男爵遂面王於聽政殿後之退休室。后與愛利聞佩刺夫人皆集室中。男爵夫人與二侍從婦亦侍立於窗側。諸宮眷面色蒼白。然狀仍敬恪。不露絲毫紛擾態。蓋王在前。禮應爾也。當男爵入見時。王則臥於榻。見其入。急起立。身御紫服。腰懸佩劍。王對男爵而立。玩其衣紐。路易十六世見左右近習之臣。恆作此態也。王引男爵至室隅而謂之曰。卿朕之信臣也。故以警耗告。頃者班帝翁曾以全城安謐之消息告朕矣。不意事變之來。適得其反。今接探報。知黨人方舉事矣。明日侵晨。直撲王宮矣。彼意何居。朕實不知。但以意度之。殆將殺朕耳。卿意兒意勒離宮守備固乎。能堅持數日。以待勤王師之起乎。男爵答曰。陛下問臣以事之眞際乎。曰然。卿其質言之。毋有所隱。朕極欲得此中眞理也。朕若早聽忠讜之言。何至陵夷若是。曰以守衞宮禁之衆。與聲勢猖獗之黨徒相抗。劇戰二小時。王宮陷矣。曰卿言頗滋朕疑。豈衞護朕躬者。二小時後。悉棄朕而去耶。男爵曰否。陛下。兩小時後。衞士皆戰死矣。曰男爵勿抗爾聲。王后聞之。將悲哭矣。茲言豈自爾胸中流露乎。曰然。曰頃者朕召抹俠鐸詢以防禦事。渠言亦如是。今無他策。惟盡力防禦。靜待天命而已。卿可於羽林軍中選精悍忠勇之卒五十。卒之以守鐘門。且翼以重礮二尊。朕意王宮阨塞。鐘門最要。守衞此門之重任。非卿莫屬矣。曰敬謝陛下。陛下信臣。至於極地。臣無他願。惟願死於其職。以圖報稱而已。男爵語已。鞠躬而退。王命之返。曰卿曷不

與夫人話別曰叩謝陛下隆恩意外榮寵臣下何敢妄請乃陛下獨能體會臣子之心深入細微感激之忱銘心刻骨曰朕雖尊貴然亦爲人父爲人夫者骨肉之情與卿無異一念朕與王后之情愫不能不念及卿夫婦矣王言至此忽低聲自語曰可憐瑪利上帝其佑之男爵旋立於夫人之旁謂之曰路易斯事變之來莫知所屆設兜意勒離宮一旦落於敵手汝可匿於愛利閙佩刺夫人藏書室後之小屋中偶徼天幸吾兩人不爲敵戕則異日重逢亦意中事夫人曰王后若離巴黎余將何所適從曰若是則余亦從王出奔吾兩人不相離矣兩人握手將別王忽側其首至男爵耳際拍其肩而言曰汝兩人曷不行摟抱禮此何時耶宜致親愛之忱男爵曰敬謝陛下盛德語畢堅抱其婦王后覩之爲之下淚男爵即至瑪利昂篤亞耐脫（即王后之名）之前屈其一膝以表感忱后授以手男爵吻之遂急趨而出士卒見者皆謂男爵素剛猛何以今日淚痕滿頰作兒女子態也

第四章　克亞何茹之礮隊

墨爾西里男爵出王與后從之愛利閙佩刺夫人又從之三人巡行扼塞拊慰士卒每至守備處王必作壯勇慷慨之語以鼓衛士之氣后欲效之而悲從中來不能自持凄咽之聲梗塞喉間不能道隻字矣是時兜意勒離宮中形勢險惡危在頃刻忠於王室爲王效死者惟瑞士人與法蘭西人合組之羽林軍耳勤王團練之師則軍心渙散搖動堪虞中惟柏的班培脫摩林非逸聖篤墨（此皆軍中聯隊之名）三隊尚能爲王盡職堅守諸王子宮及瑞士營舍其餘諸軍若戴爾墨步隊若克亞何茹若菲尼斯對若幫對翁三礮隊皆附和革命黨以礮門對兜意勒離宮矣王巡撫畢重返寢殿心膽摧裂王后與愛利閙佩

夫、刺、人。亦、神、氣、頹、唐、自宵、達、旦。宮中、人、無、一、睡、者。睡者、惟、太、子、耳。清晨六點鐘。宮門、鐵、柵、之、外鼓譟。叱、咤。之、聲、大、起。則革、命、黨、軍、前、鋒、圍、王、宮、矣。而王與后卽於是時。挈太子。降自大扶梯。王后。親。抱。太。子。隨。王。之。後。曲折。前。行。向議。會。而。去。行至、鐘、門、之、下。王左、右、顧。見墨、爾、西、里、男、爵、手、執、佩、刀。率五、十、健、兒。植立、於、旁。大礮、兩、門、之、紫、銅、口。赫然、向、外。礮卒。蹲。於。後。以窺。外。兵。動。靜。手中。引。火。線。已燃。着。矣。太子。舉。手。禮。守。衞。士。衞士。皆。歡。呼。曰。吾王。萬。歲。守備。雖。單。聲勢。殊。壯。迨出。鐘。門。情形。卽。異。富昂、士、阜、之、上。暴民、羣、集。王過、其、下。詬誶、之、聲、雜、作。有一、佩、劍、者。自人、叢、中、躍、而、出。痛詈、王、后、且奪、太、子、而、去。於是太子遂由是人挾之以滋議會。是時礮始發聲。隆隆不絕。男爵、夫、人、聞、之。知事、已、危、迫。急遵、其、夫、之、所、言。退入、指、定、之、小、室、中。他宮、眷、三、四、人。亦從、而、匿、焉。礮聲、絡、續、起。聲至、可、怖。而於。礮。聲。起。滅。之。際。又。有。激。烈。之。槍。聲。補其。間。隙。每一。礮。聲。發。王宮。自。頂。至。基。皆。震。窗玻。璃。因。震。而。碎。墮地。錚。然。子彈。洞。垣。其聲。戛。戛。有頃、呼、聲、起、矣。始甚、微。繼漸、逼。此、卽、瑞、士、軍、與、團、練、兵、之、忠、於、王、室、者。爲敵、屠、戮、時、之、慘、呼、也。王在、議、院。下詔、敕、守、宮、軍、盡、降、以、奠、生、靈。不幸、此、詔、賫、到。其時、稍、晚。宮爲、敵、破。屠戮、之、慘。不得、免、矣。是時宮人四出逃竄。宮內諸室。無不有倉皇急遽履聲。大戰始於諸梯。繼及內室。敗殘、軍、士。據室、以、守。奮勇、抗、禦。無一、降、者。故王、宮、雖、陷。戰事、未、已。男爵。夫。人。屬。耳。於。小。室。之。門。凝神。以。聽。覺呼。號。搏。戰。之。聲。漸。逼。每聞。悲。呼。輒疑。夫。夫。臨。死。之。哀。鳴。有頃。忽有人猛擊室門。門鍵未固。數下卽闢。來者非敵。乃團練軍中培脫摩林聯隊之殘卒三人也。容色、倉、皇。觀其、狀。似求、救、而、來。及覩。室。中。僅。有。男。爵。夫。人。及。三。四。宮。眷。婦。相。摟。聚。哭。不覺。怏。怏。失。望。男爵。夫。人。雖。處。絕。地。不忘。其。夫。急以。男。爵。之。音。耗。詢此。三。人。三人。皆。茫。然。夫人。亦。爲。之。怏。怏。室中諸婦。覩三。殘。卒。戎。衣。碎。裂。滿

灑血痕震慄失次噤不敢聲小室有門通廊廊中設暗梯由此可達室之下層一宮眷建議由此以遁斟酌未定斗聞槍聲及哀號聲起於藏書室之前楹於是諸婦及三殘卒倉皇雜遝闢門入廊疾馳下梯惟男夫人居後將從衆人以出行至梯之首級忽止步蓋其夫曾囑其靜匿室中事定之後或有夫婦重逢之望夫人雖處危境此言未嘗忘之故欲行又止也小立片刻夫人以爲其伴已得生路矣倚身梯欄縱目下窺傾耳以聽凌亂之步履聲歇寂矣忽又聞槍聲四五作繼以呼號又繼以逃遁者之奔馳諠譁聲夫人疑而察之審其音知爲己之伴侶蓋衆人行至廊之下層忽遇敵軍一小隊阻其前進於是返奔急欲返其舊室以避鋒刃而敵自後追之故槍聲大作也衆人行至梯側殘卒一人中彈而仆諸婦急不擇路踐尸狂奔爾時敵踪愈近男夫人倉皇莫知所措仍匿小室乎敵已狂吼於廊下必不能免出此藏書室乎敵方於彼恣行屠戮出此是膏其刃耳諸宮眷見敵軍已至知不能脫急屈其膝匍匐待死至兩殘卒則手持椅杌用以抗敵當此危迫之際忽有一人自小室窗隙躍而入身御克亞何茹礮卒服既入直趨諸宮眷於是兩殘卒各舉手中之椅將猛擊其首而男爵夫人銳聲大呼張其兩臂以抱此人此人非他蓋男爵也諸宮眷咸識之兩殘卒亦知其爲王室忠臣來此救友者然男爵所以來此之故余今亦當補述一二當鐘門之失守也所餘敗鱗殘甲已無幾人男爵率之退守內室敵急擊之屢戰屢北男爵知事不可爲急行遯去至一室門側忽覩一尸審之知爲克亞何茹聯隊之礮卒曳尸入室去其衣衣之而是室與藏書室毗連有窗相通伯爵遂自窗躍入以求其婦既見其婦急欲述其來歷以釋羣疑而敵軍至矣蓋敵人追逐至廊下忽失適人之踪急循血踪覓之遂蠭擁登梯男爵者剛毅機警人也雖處危境

神志不亂趨迎敵人謂之曰吾友趣登此處已爲吾儕所據矣敵人呼曰汝非克亞何茄聯隊之礮卒乎曰然吾與兩團練士入宮酣戰爲羽林軍所擒將被戮矣幸此諸婦設詭脫吾儕於阨藏吾儕於密室中

卒能免禍諸婦於吾儕厥功至大故彼輩生命由吾儕保之君等不得妄戮曰不知若輩之於共和軍能心悅誠服否若能高呼民國萬歲吾輩當立韜其刃於是諸婦皆高呼萬歲以表傾向之忱革命軍人遂遊行諸室且導兩團練卒入其行伍男爵復呼曰若輩既救吾儕吾儕當始終保全之設吾儕去而諸婦留有他軍人至此不知此數婦之有功於共和軍也將復肆屠戮矣烏乎可哉革命軍人皆應曰汝言至當特不知保全諸婦之計將安出汝可一籌之曰當命人護之歸家王宮危地不可久居曰吾儕可握諸婦之臂一一問其住址男爵遂詢其夫人曰公民（革命軍起

法蘭西階級盡除。國人率以公民相稱。示平等也）爾居何處。黑附西里夫人答曰。凡爾奴逸街六號室。卽儂家也。男爵遂於革命軍人中擇一面目和柔者。謂之曰。余以此婦託汝。汝爲我導之歸家。此婦與余交誼至密。汝其善視之。愼勿怖之以威。其家距此至近。一渡山嫩（河名）卽得之矣。是人答曰。汝勿鰓鰓。是婦必能安抵家門。沿途衞護事。余當爲君任之。男爵夫人遂挾其夫之臂而問曰。公民汝今安往。男爵故作黨人口吻。以求與其服相稱。厲聲答曰。余今往晤暴君。詰以虐民之罪。男爵夫人聞之。歎息。急釋其夫之臂而去。於是男爵復自藏書室之窗隙。躍入鄰舍。急脫其衣。重御男爵制服。忽忽而去。蓋男爵忽矯裝爲礮卒者。暫掩敵人耳目。以救其婦。至忠君愛國之念。至死不渝。豈遂以此自偸其生哉。男爵夫人返邸後。靜候其夫之歸。自十號至十一號。歷一晝夜之久。渺無影踪。十一號之晚。戰事始罷。城中諸善會。於瑞士軍營舍中。收拾陣亡將士。一運夫方舁尸至車。見羣尸中男爵遺體。赫然在焉。遂載歸其家。而以此噩耗告之夫人。是時夫人初離慘劫。方慶更生。孰知其夫之忠魂毅魄。已逐包本朝而去哉。

第五章　華勢佩篤侯爵夫人

男爵夫人自喪所天。哀深痛鉅。然夫人之性質。固强毅伉爽人也。雖一女子身。而有丈夫氣。以爲鴛鴦折翼。固屬恨事。然忠以衞君。血戰陣亡。亦男兒之事。豈老死牖下之庸流所能及哉。以此自壯。胸懷稍寬。況上有老母。下有弱女。焉能殉夫。男爵夫人遂停辛茹苦。以度歲月。男爵夫人之母。卽華勢佩篤侯夫人也。當黨人聲勢方張。而男夫人與侯夫人共居巴黎。實爲危道。蓋侯夫人性情高亢。不肯降心下氣。苟全性命於亂世。此由於天性者半。由於習慣者亦半也。以彼志氣傲岸。好持己見。不願匿名掩姓。以避敵人耳。

目亦不願遜言卑辭屈己從人嗟乎此何時耶革命之勢若決江河王與后則囚於當柏爾堡中矣王黨與民黨戰無虛日以相翦屠矣外邑揭竿四起舉國無寧宇矣而奇郁丹君又新製殺人機以求媚於聲勢烜赫之立法院民不聊生矣遠慮深識之士皆決然去之斯時之法蘭西蓋不可居矣然欲離法境豈易事哉當時逃亡者衆出境之令綦嚴故逋亡出奔險乃逾甚男爵夫人輾轉籌思不得良策侯夫人剛愎自用罔恐艱難欲以此事自任彼善德語欲倚德人爲護符以出境事商之德公使德勢强盛其使若出一護照革命軍不敢抗矣而男爵夫人不以爲然懇其母毋預此事侯夫人以其女請之堅不忍拂之遂一任其所爲絕不顧問男爵有田在阿勃費與蒙透葉之間佃人某耕之受田之時遠在二百載以前始受田於墨爾西里家者乃佃人之曾祖也當此危迫之際男爵夫人忽念及農家忠樸或能不變其心遂遣一老僕先往諭意此老僕於男爵生時卽來府中至今已歷四十餘載矣當老僕之往村舍也未嘗挾女主人一紙之書恐沿途爲人搜索惟以女主人之意默誌胸中而已此佃農眷屬一母一婦與墨爾西里家人之數適相符合老僕遂與此佃人約定命彼於數日後挾婦人衣數襲入都僞爲市物者然後侯夫人母女衣其母妻之女衣隨之出都老僕覆命後墨爾西里男夫人卽整備行裝爾時巴黎市中紙幣充塞銀幣絕寡雖至富之家所藏銀幣亦爲至寡然男爵夫人智計絕人竭力搜羅仍能收集現金二萬佛郎又益以侯夫人私積價值八萬佛郎之金剛鑽以此出奔資斧不愁困乏矣蓋自夫人等目光觀之革命風潮不能久持數年之後將見王室重興羈身異國之時至多三四載耳則十萬佛郎儘足敷用矣可憐兩貴婦鎮日鹿鹿整頓行裝以備遁竄男爵夫人行李至簡攜之至易以彼見地絕高能識時世

之趨向而處事剛決不以繁重自累其身若侯夫人則不然其女入室覩狀爲之愀然蓋房中箱籠囊篋狼藉雜遝非三大車不能運此雖敝衣一襲桌幂一方不忍捐棄男爵夫人搖首謂之曰吾母休矣吾儕欲避敵人耳目寧可多攜貴物略貯貼身更換之樸素衣裳足矣其餘纖麗飾物惟一切捐棄之苟攜一繡花緣邊之手巾即足召殺身之禍侯夫人曰吾兒之言允也然長途跋涉衣服烏可不備男爵夫人婉語之曰阿母之言何嘗非是然吾儕此行衣服當質素務與農家相稱男夫人語至此稍停頓既又微笑曰吾母誌之吾兩人今咸爲農家婦易名爲格丹柏亞矣侯夫人歎而言曰嗟乎此何時耶天何夢夢使吾王陛下乾綱早斷於亂事初起之際即絞耐監而斬勒法賢脫吾儕何至困苦至是哉曰母勿悻悻吾儕固不幸矣然他人所遭之不幸更有甚於吾儕者願母以吾儕所處之境與更慘酷者相較則憤心釋矣且母獨不念王與后乎彼爲一國之至尊今則囚於當柏爾古堡矣獨不念太子乎天潢貴胄辱於縲絏之中矣吾母即不爲身計不爲兒計獨不爲散西兒計乎吾儕苟以舉動不慎慘遭刑戮此一塊肉將誰屬耶此數語辭婉而理正侯夫人雖傲不能不爲所屈惟心終不懌時時歎息以舒憤懣而已侯夫人生長富貴之家豪華之結習至深意欲終老於繁縟之鄉故浮華奢侈至無實用之品自彼視之皆屬要需今强彼捐去一切宜其憤恨不已也男爵夫人新製布衣數襲爲避禍喬裝之用新衣初成請其母服之以試身材侯夫人大恚厲聲斥之所製之布尙不粗劣然較彼所恆御之匈加利絨及文綺精繡則遠不可同日語矣而着裹衣時其怒尤甚以爲有生以來未嘗着此麤服此惟田舍人家宜之耳男爵夫人則又婉轉勸之曰嗟夫吾母愼勿輕視田舍人家若八日以後吾儕得安然爲農家婦者則至爲幸事矣

須知今日農民之勢方張貴族不足道也侯夫人呼曰朝廷失其尊貴賤失其序時世紛擾一至此耶余甚願革命風潮之不久延也曰兒亦願早太平然世變方殷烏能預測今去起程時尙有數日兒今爲母代衣此衣則數日以後衣爲兒膚摩擦線縷柔馴不虐吾母之肌膚矣男夫人之言悱惻動人其母亦聞而感動傲岸之氣稍戢母女方斟酌服裝佃工挈其母妻翩然至矣男夫人殷勤接之視若戚族侯夫人亦紆尊降貴與之周旋佃家眷屬除尋常衣履外又挾新衣數襲此數襲皆農家所至寶貴者惟星期日始一御之今乃獻之男夫人母女爲行遯時喬裝之用幸兩人身材與佃人母妻不相懸殊服其服而冠其冠不致寬窄失中遂於佃人蒞止之夕鍵戶閉牖以試新來之服男爵夫人坦然服之不以爲苦而侯夫人則怨言繁興冠不稱首矣履太窄足生痛矣衣袋之口易其位置無從摸索矣鞅鞅之色溢於眉宇男爵夫人欲其母馴習新裝囑其母徑御此服不必更易而侯夫人反對之以爲此類服裝非至危急之際寧死不能服此至一點鐘之久矧能經歷數日耶墨爾西里全家起程之期定於後日佃人婦格丹柏亞遂趁一日之暇爲散西兒製新布衣一襲小兒無知得此新衣服之詡舞歡笑若有至樂得新則喜不論美惡兒童之恆性也起程之前一日佃人畢愛寶往巴黎市政廳呈驗護照其事至易蓋彼之來也挈一母一妻一車一馬及其出也仍以其母其妻其車其馬行護照所載事實絕無增删也當時未嘗不念及散西兒未嘗不欲以此小兒增注於護照之上然本無是人而今忽有之將挑市政廳之疑故決意不言以免阻撓次日之晨鐘鳴五下敞篷雙輪小車已駕而候於庭中矣侯夫人平日於夜分後兩下鐘乃寢正午乃起今以起程故坐以待旦至男夫人則終夜營營措辦行裝縫金寶於衣裳表裏之間又以金

剛鑽藏於散西兒之衫內鐘鳴五下男夫人往面其母見其裝束已備端坐待行審之全身作村婦裝惟金鋼鑽耳環及寶石約指尙未除去見者將以爲是大家婦往應跳舞會者會中人相要以儉素故作此裝束耳夫耗精敝神以喬裝者求工掩飾也今故章之豈計之得哉男夫人遂與之爭侯夫人雖憤懣然實亦無以折之乃去其耳環與約指去此兩物之際狀至鞅鞅長歎息聲聞於戶外及其登車也鞅鞅之色又現於面蓋佃人車馬來此數日侯夫人未嘗見之以爲載之出都者縱不華美亦必如平民所雇之四輪車今見是車制作粗陋質樸無文心更爲之懊喪然事機危迫奚事苛求卽亦歛氣下心勉强登車惟對此巍巍大廈樓閣參差者一旦捨之而去侍從之僕婢平日翼衛左右者今與之作恆久之別能不爲之黯然神傷乎故男夫人之登車也淚痕滿頰矣爾時不知離別之苦者惟散西兒耳然喃喃然屢語其母曰阿父安在彼何以不與吾儕同行乎三人既登車畢愛寶卽驅車策馬而去行至聖突尼關停輪以待搜檢搜檢之詳情及自治員衛護墨爾西里家之顚末前已縷述茲不贅言自脫聖突尼關之奇險以新護照較舊者準確沿途巡察吏無阻之者一路平安一如自治員所預祝彼儕作鄉人裝不敢肆然入大旅店以招他人之疑惟於斜陽西落時驅車往村落間覓一村店以資憩息并進飮食而已佃人之馬甚良每日能行數十里故起程後第六日之夜間車已達蒲落業當其過阿勃費鎭也畢愛寶以護照呈驗於鎭董且告以更欲前進鎭董允之當此六日間晝則蜷伏於薄笨車中夜則臥於村店之緇牀室無燈惟持一燭其光慘澹侯夫人居此悶損欲死時以憤語洩鬱悒男夫人則爲之危懼勸其歛抑加以謹愼調護慰解幸能無事至散西兒則以旅行爲樂彼見列樹蒼翠雜花怒放林墅參差田疇錯落歡欣

歌舞自不待言蓋小兒猶鳥也惟知領畧天地之樂趣不審其他車達蒲落業已夜色蒼茫矣三人者遂入一旅館館名法蘭西館所在地名巴黎街旅館中事由昂勃翁夫人主之昂勃翁夫人者王黨也男爵夫人居巴黎時已密有所聞故往投之男夫人下車之始即訪館主談論之際微露其倪館主即慰之且告以明日夜中風若順利即可渡海矣館主旋啓一小室爲三人憩息之所鄉人婦則居寬大寢室良以室雖小而陳設各物秩然有序淨潔不染纖塵侯夫人自離邸第長日愁悶嗟歎之聲不絕於耳自得此室心稍熨貼昂勃翁夫人與海濱舟子素相聯絡故於次日之晨卽爲墨爾西里家代雇一輕艭言定渡三人至度佛罕舟資則路易百圓也舟既雇定男爵夫人遂急盼風勢之順利旅館寢舍之窗前適有一覘風機男夫人鎭日坐於房中凝眸察之不意此五六日間之風適不利於英倫之行男夫人焦急萬狀然天不壓人於厄此煢煢孤獨又上天所憫念而憐愛者乎是日之晚風即轉向旅館主人欣然入室囑男爵夫人迅速整備趁城門未閉以前驅車出城鐘鳴五下祖孫女三人復登敞篷雙輪車畢愛寶仍坐車上運鞭策馬斯行也若返蒙透葉者幸照已呈驗關吏不能阻礙離城約半里車卽捨大道而趨一斜徑行行未久得一小屋乃昂勃翁夫人所建者由此以達海濱僅四分里之一耳凡欲潛往英倫而由昂勃翁夫人措辦舟楫者率以此爲候風待船之所是日昂勃翁夫人自往海濱爲墨爾西里家摒擋渡海事故男夫人及其母女莅止海濱之際招待於小屋中者卽昂勃翁夫人也三人莅小屋時僅夜間十點鐘耳坐候舟人直至夜分鐘鳴十二下斗聞有人叩門來者蓋舟子也男夫人恪遵前訂之約先給以路易五十圓其餘五十圓則俟足履英吉利海濱後悉數交付兩夫人以斗篷裹身將行矣而侯夫人震顫

不知所措以爲深宵中躑躅曠野至半里豈彼貴婦人所能爲哉昂勃翁夫人允爲之扶持乃能成行至散西兒則由畢愛竇抱持墨爾西里一家人遂悽然向海濱去矣行未數步即聞水聲怒吼海濤之沖擊岸石者也澎湃奔騰聲洪遠而凄惻似海神舒其長嘯者侯夫人念登此一葉之舟衝此洪濤而去不禁爲之寒噤至男夫人則時盼其嬌女散西兒見其偃臥於農夫之臂酣然入睡鄉追憶往日榮華不勝今昔之感爲之潸然淚下行至海濱即下淺灘登舟舉目一望第見峭岸壁立無階級可尋侯夫人愕然大呼尋於峭壁間得一徑寬僅二尺於是男夫人急自畢愛竇臂間取其女抱之奮勇先行昂勃翁夫人扶農夫之肩自後從之侯夫人爲之殿則舟人扶之曲折前行數分鐘後遂及淺灘足所踐者皆爲沙石男夫人縱目遠眺旁皇四顧第見茫茫海水不見一舟駭疑將詰舟子未及發吻舟子忽翕脣作聲循舟子所對之向凝眸察之隱約覩一黑點搖蕩於波浪間已而黑點漸大審視之始知來者乃一船蕩槳者有兩人也於是墨爾西里夫人旋身內向謝昂勃翁夫人衞護之恩且與畢愛竇作別忽見忠直之農人持其帽而旋之男夫人知其意有所陳未敢即宣乃作此狀遂詰之曰吾友汝欲以何事見告畢愛竇曰有語殊難出口然今事急矣不得不一言願夫人恕余冒昧曰畢愛竇汝忠實之人也余鑒汝心汝脫有求余無不應汝其質言之畢愛竇曰夫人時局變幻渺不知其所止英吉利又爲世界樂土不知夫人出亡彼國歷幾何年乃能復歸故土畢愛竇語至此又止狀至夷猶似不欲續言者男夫人即執其手而促之曰吾友汝其續言之胸有所蘊宜質言勿隱畢愛竇復言曰佃人耕種夫人家之田契約尚有六年期滿之後若得夫人爲換約而延長之固所願也若蒙夫人見允則願預納兩年之田租良以鄉間盜賊縱橫

多藏適以招禍此金藏於吾家不如藏於夫人處之安穩也夫人可放膽用之絕無贋物雜於其間男夫人曰吾友汝用心摯厚我欽汝誠意烏可不受時局稍定余與汝必有重逢之日畢愛竇汝忠厚長者余永不忘汝盛德男夫人方與佃人握別舟子大呼曰趣登舟趣登舟關吏將來巡邏吾儕若爲燈光所燭則殆矣男夫人此時亦不敢久留卽以柔荑之手與畢愛竇粗拙之掌握別且與昂勃翁夫人行摟抱禮禮畢躍登小舟是時侯夫人與散西兒已坐於舟中矣蕩槳者呼曰人已集乎舟子遙應曰盡登矣趣行奮力搖之勿有所憚持槳者皆應曰諾而舟子亦一躍以登於是此一葉扁舟遂乘風破浪而去矣十分鐘後小舟入大海翌日之晨三逋人遂安抵度佛罕矣

第六章　村舍

三人既登陸男爵夫人意欲雇車一輛直赴倫敦而侯夫人不以爲然以爲今幸潛離法國抵此安謐之邦若仍作鄉婦裝驅車入名都得不爲彼都人士所鄙笑意欲於度佛罕略駐行踪更易裝束男夫人亦謂今既脫險倫敦之行稍遲何害慨然允之華勢佩篤夫人有所求雖橫軼不中理男夫人往往勉順其意尊親敬長之風開自十七稘至是流風未泯也爾時先雇一車赴度佛罕鎭物色一大旅館而投宿長途跋涉困頓實甚而侯夫人殊不以休息爲要務既至卽啓其箱取平日所御之服而料量之更衣既訖從事修飾面傅粉而首蒙髮專心凝氣以經營之若今晚將往朝王后賜盛宴者而男夫人則否其精神專注於散西兒煦拂而撫慰之恐渡海時觸風露受顚躓而病也然幸無事則夫人之心大慰男夫人急欲往倫敦得一安居以頓行李以慰老弱故於是日之晚命旅館中人代定運車之一室此運車往來倫

敦度佛罕間專載旅客。每日晨間九點自度佛罕開往倫敦。次日之晨。三人登車。英人好潔。車無纖塵。又以男夫人之善爲位置車室。遂若精舍焉。侯夫人顧而樂之。殊無風塵顛頓之苦。且深據一室。翹然異於衆人。又爲性情高傲者所深喜。鐘鳴九下。車遂啓行。其行絕緩。過剛篤佩李及華乞斯。且兩地時。運車略停。有旅客登降也。傍晚遂入倫敦矣。男爵夫人見此異鄉風土。不覺悲從中來。念一身之飄泊。祖國之沉淪。黯然神傷。危坐車中。默然凝思。絕無閒情瀏覽風景。而侯夫人則大樂。見市中行人。有冠羽冠者。有懸徽章者。有傅脂粉者。此類服飾。不見於法蘭西者。蓋二三年於茲矣。今復覩於倫敦。宜侯夫人之視爲樂土也。侯夫人不禁喟歎。以爲倫敦果天下名都之首。而英吉利不愧爲世界大國之冠冕矣。兩夫人下車後。入一旅館。亦昂勃翁夫人代爲預定者。館居茄爾唐斯貴街。與李琴脫街相去僅數百步。是晚。男夫人卽發一書致勞慈公爵夫人。告以彼輩之已至。勞慈夫人接書後。乘夜卽來訪之。兩人交誼素摯。舊雨重逢。悲欣交集。勞慈夫人力任當相一佳宅。爲兩夫人久居倫敦之計。而墨爾西里夫人則殊不以此說爲然。以爲出亡異國。慘境也。有何面目與彼邦人士相酬酢。故別無他願。惟願隱姓韜名。僻居鄉落。若能於風景閒雅之村落間。爲我物色村舍數間。作奉母課女之所。則厚幸矣。勞慈夫人聞之。穆然以思。良久乃得之。云倫敦附郭。有一小村。名昂童者。山水清嘉。樹木叢茂。隱逸者之所居也。夫人既不欲厠身於市塵之中。曷不卜宅此村。男爵夫人善之。約後日往遊。一覽風景焉。次日。侯夫人與男夫人往謁勞慈夫人。以報來見之禮。相見禮畢。男夫人卽詢寶伐兒夫人所在。蓋墨爾西里家能安抵蒲落業。途中不逢災患者。寶伐兒功也。男夫人無時或忘。故一見勞慈夫人。卽以詢之。勞慈夫人命人召彼。數分鐘後。寶伐兒夫人

已至其子方六齡面目嬌美若畫圖中人後爲散西兒嬉遊之伴者即是兒也男夫人既見竇伐兒夫人即述其夫營護彼儕之事並告以其夫之近況夫人聞而感之蓋不得其夫音耗者三月於此矣欲修書

詢問又恐爲共和政府所覺察陷其夫於刑戮而三月之中法人之渡海入英者至鮮無從探其音耗故竇夫人近數日內愁悶不知所出遙聞法蘭西國中殺戮大起八月十日之變及九月二三兩日之變死者枕藉心竊懸懸今聞男夫人語知其近況安善心乃大慰竇伐兒夫人既得其夫佳音即欣然呼其兒是時兒方與散西兒挾臂踏歌聞母喚之即趨而入其母語之曰愛度亞此來自法蘭西之男爵夫人也汝可求其手而親之以吻且汝當致其感激之忱於夫人蓋由夫人傳來確信知阿父安好也散西兒斗問其母曰阿母吾父安在男夫人聞之淚落如綆急抱兩兒於

第六集

懷撫慰之兩兒復相摟抱於是三人糾結作一團雖志高氣昂之侯夫人見之不禁亦爲之惻然是日之晚墨爾西里夫人居旅館中得勞慈夫人書書中言昂童之行男夫人獨往未免寂寞意欲明晨驅車來訪伴侍夫人同遊村落且爲夫人相宅男夫人覆書允之次日晨間十點鐘勞慈夫人已至男夫人與散西兒裝束已竟惟侯夫人則修飾尚未竣事倫敦與昂童相距數海里故車行兩點鐘即至男夫人流覽風景見此村背山臨流皆英吉利式之小屋清曠靜幽風雅宜人左顧右盼欣然忘倦蓋男爵夫人性喜恬靜最惡囂雜其夫見背尤不願與世相聞所夢想者獨居一室以奉母課女而已故今所見山阿水湄幽閑清靜之小屋適中其好以此靜穆寡喧於讀書耽道爲宜此類山水明媚之鄉求之荷蘭比利時且不可多得矧在英吉利耶男夫人入村即詢村人此間精舍有願賃於人者乎村人爲指點之共得五六處男夫人急欲得宅既至即詢既詢即合若不暇爲之詳擇者而公爵夫人則勸其少安毋躁村中佳屋尚不止是更進數步所得當勝於是於是至一處結構殊精至饒逸致深宜於騷人韻士之居男爵夫人見而善之即公爵夫人亦以村中精舍無有更勝此者矣遂與屋主議賃金墨爾西里夫人志在得一佳居賃金高下非所計也且欲速成其事不暇與屋主斷斷遂定每年賃金爲八十利佛罕斯且林（利佛罕斯且林者英國古幣名每一枚值二十五佛郎）余今詳述此屋之形狀以告讀者屋凡三層壁堊白色而百葉之窗則塗綠色窗櫺方格亦成一色壁上滿絡藤蘿綠葉紛披蒼翠欲滴自遠望之蓋莫辨其窗也而藤蘿之間時有雜花開放色若丹砂朱綠相錯妍麗奪目屋之前有一廣場焉芳草蘼蕪彌望皆碧場之左右兩阜隆起皆植以花屋之正面設階三級階盡得門門亦塗綠色其上金光燦爛熠然奪目

者司啓閉之銅球也啓門得廊廊繞屋之四面其他端則與屋後之園相通園面積殊小僅半亞賓耳（亞賓者法國古代測量面積之度也）然樹木扶疏枝柯交錯綠陰滿覆奧如也園之深處有亭翼然構亭之材皆木之未斵者中設一桌四椅爲夏日納涼之用亭後小溪縈繞溪側俯以危石淸流齧壁間黝然深黑惟正午時日光乃能照入水觸石作響琤琮如鳴珮環至屋之內部則殊簡質首層與廊相通者凡四門曰食堂之門曰廳事之門曰寢室之門曰治事室之門食堂與廳事相通寢室與治事室相聯首層布置如是而已至第二層之布置則與首層略異自首層登梯得一方室卽第二層之前房也房啓三門其中門與一精雅之廳事通其左右二門一達寢室一達繡閣閨閣中人居此最宜其最上一層則爲僮僕臥室及縫紝室矣侯夫人周覽巡察之後頗憾此屋幅員太狹體制太卑惟消夏時宜之耳男夫人告以冬間可往倫敦遂亦不復阻撓一任男夫人之自擇於是賃屋之議遂定屋中空無器物不足應用或購或賃於是諸夫人議論蠭起勞慈夫人與華勢佩篤夫人所見略同以爲法蘭西今雖紛擾各國將起聯軍以平之事平之後包本之裔重登大位海外逋人重返故土矣購置器物不利攜取其賃之便而墨爾西里夫人之見則異是蓋夫人識高智深知亂事未能卽平故持議與其母異以爲詳密計算合三年之賃金已足當買價矣不如購之雖暫費實永寧也遂定議凡桌椅匕叉等需用之物皆購之購置器皿之議既定男夫人遂請其母相定一室以便精心布置務合老人之意而侯夫人笑謂此屋全部僅可容其一身與其衣笥耳昔日所居都海納邸中有大衣櫥焉容積至廣此區區村舍若能收拾折疊之不難盡納於衣櫥之中烏足當余一盼哉嗚呼彼殊未知今昔不同昔爲都海納今爲英吉利矣烏能相提

並論乎其女促之再三侯夫人不得已勉往相之登降扶梯可二十次室隅暗陬無處不到斟酌再三決以下層之寢室及治事室爲彼住宿游息之所相宅既定遂返倫敦墨爾西里夫人急欲遷居新舍勞慈夫人知之故於次日卽遣其工匠往昂童量度一切男夫人以大加裝飾耗費必多且以所挾金寶之數告公夫人所攜僅數萬佛郞耳侯夫人之金剛鑽亦賅括在內矣公夫人慰之云數萬佛郞撙節用之可度五六年夫國內紛亂必不能綿延至五六年之久近得探報各國聯軍距巴黎僅五十英里耳革命黨烏能久支哉矧又有田租之收入同志之資助海禁雖嚴必能設法潛通夫人且勿過慮此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侯夫人深然之而男夫人則終以此說爲疑仍愀然有憂色惟與屋主訂一租契令工匠輩擇器物之要者置辦之不敢盛事修飾也八日後村舍中布置妥貼可容居人矣陳設之品至簡且樸然潔靜而閑雅一若山人逸士之所居者顧陳設雖簡所費已不貲矣蓋夫人等之來自法蘭西也了無長物今居此屋自蔽窗之幨幕進膳之匕叉坐臥之椅榻服御之衣裳無一不當置辦故男夫人雖用財撙節因此屋而耗去者已二萬佛郞矣彼所挾資財已去全數五分之一所餘現金僅畢愛寶臨行所贈之萬佛郞及侯夫人私蓄價值七八萬佛郞之金剛鑽而已以此資蓄可度五六年此五六年中變態若何固非墨爾西里夫人所能預料然夫人之心終不能釋時於其母及勞慈夫人之前喟然歎息曰此五六年間時世變幻不知伊於何底蓋夫人之言良不謬哉此五六年間眞可謂風雲變幻之秋余今無暇述此

余且述此小村舍及居此小村舍中之人物

第七章　教育

侯夫人養尊處優非幹練才也故當其女之經營布置屋內各物彼絕無所爲惟往訪勞慈夫人造膝閒談以消永日而已勞慈夫人本可爲其友盡力今以侯夫人故反爲所羈遂請寶伐兒夫人往助男夫人襄理布置事寶伐兒夫人者英吉利民家女也然所受教育至備故曾爲敎員彼所遭不幸事與男夫人略同又感男夫人之殷勤周摯恆有暱就之意自奉命襄辦布置事益與夫人相親同居五六日後兩夫人遂訂交焉然寶夫人頗知尊卑之分雖與夫人交不敢與夫人行抗禮惟兩小無猜則共相遊戲矣或相跳躍於叢草之間或追逐於廻廊之內或攜手偕行徘徊於溪邊林下布置八日而畢事寶伐兒夫人自任爲男夫人覓一傭婦司烹飪兼司洗濯者遂返倫敦兩兒雖無知然久聚驟別狀各怏怏次日勞慈夫人驅車至矣華勢佩篤夫人同行且另挈一女僕云此婦亦法人彼雇之以供趨走者男夫人見之心至不懌以爲此間無多事添此一人所耗甚巨然不欲以是與阿母爭執母既紆尊降貴屈居村舍於平日驕奢之習所損多矣若幷此女僕而靳之將令彼益復鬱鬱寡歡矣遂勉允之夫墨爾西里夫人生長富貴之家習於豪華與其母同然其天性高曠能識時勢之趨向不狃故習且好以遭遇不如己者自慰故能淡泊自甘趨於儉素而又不忍其母屈從己志則有時亦勉順其意然委曲順從之苦心夫人獨知耳彼散西兒者正在穉年不知世間有哀痛事亦不知有幸福事聞此兩名詞正似飄風之過耳不明其意義不知其區別散西兒雖云四歲實三歲又半耳然容顏嬌美麗若天使凡女子應有之麗質彼皆具之偶然歡樂嫣然微笑若春花迎日而怒放此時愛情尚未萌芽而愛情之根本已培男夫人知其女穎慧亟欲培植之以成令器而侯夫人則殊不以此爲念彼未嘗不愛其外孫女在疏於觀察者見之且謂

侯夫人之鍾愛勝於其母外孫女過其室彼必呼之入給以果餌時或抱以遊園相偎相倚情狀至暱然愛之時間至短十分鐘後即生厭心矣遣歸其母矣侯夫人年四十五矣憐愛小兒之念稍淡彼之愛散西兒也以此爲愛玩而弄之耳非有深遠刻摯之思寧能及其母對於散西兒朝夕相親歷久不變進屋之首日男夫人卽與其母討論散西兒當受之敎育侯夫人建議散西兒所受之敎育當與其家世相稱異日定亂復辟以後墨爾西里氏之門望必復其初所失領土必可復得則散西兒者卽異日繼統承緒之男爵女公子也所受敎育烏能不與其爵位相副則語言繪事跳舞三者當矣而男夫人所持之議與其母絕異以爲明事理達道義婦人立身行己之要二者而已其餘酬酢交際事皆非今時所急不必敎也王與后爲當柏爾堡之囚徒矣兒與母爲海外之逋人矣時世變遷雖智者莫能料其究竟有識者皆謂法蘭西未來之事黑影多於金光（黑影喩禍金光喩福）而散西兒適生於擾攘之際則所受敎育當在實際不當虛華使成一淡於榮華能耐勞苦之女子乃爲正鵠脫一日否盡泰來王室重興則散西兒德業有成之後更習跳舞等事未爲晚也且延三敎員於家敎授跳舞繪事語言當日財力或能爲之今所挾者僅止區區奚能舉此侯夫人聞之言願割其金剛鑽之一分爲外孫女敎育之資而男夫人識高其母良不以此舉爲然云老人以敎育外孫女故捐其珍物固幼輩之所感激然資財當留餘地以應異日之緩急若法蘭西之紛擾綿延不已則吾儕留英數年之旅費烏可不預儲乎且女子應具之藝術學問兒畧能識其門徑故訓誨散西兒事兒可自任之撫養衛護母道也因其天材而培植裁成之使成賢婦師道也兒今以母兼師訓誨必詳盡周摯較泛泛者勝矣侯夫人以其女之議論樹義堅卓亦無以

難之遂從其說於是散西兒之教育事男夫人自任之矣意決後卽日履行其職夫人自遭國難不勝哀痛今因教育事精神有所屬愁悶反因之而稍釋此亦陶冶性情之良策也每日教授之時夫人以意定之彼以爲女子應有之知識其淺近處皆可於小兒遊戲時教之故彼之導散西兒也不以莊容厲色凡教授之節目一寓於遊戲之中達以巽語臨以愉色故小兒不以爲苦聆其母之教娓娓不倦每日晨間讀書學畫作字午後略習音樂卽由其母挈之閒遊節目雖簡修身擴智之要略備於是以教育與遊戲之不相區別也鎭日教授略無間斷之時間之者惟三餐耳三餐之後母女卽聚於下層之廳事中以相娛樂娛樂卽教授也數日以後每當晨餐會食之際侯夫人卽不在座矣蓋渠輩以淬勵精神從事教育鐘鳴十下卽進晨餐而侯夫人晨起至晏至早在十一時與十二時間且不傅粉不膏髮不能見客不能進膳其夫在日已如是歷三十餘載矣今欲其一旦革去舊習慣豈彼所樂從哉故其後仍遵居凡爾奴逸街邸第中之成例以晨餐送往寢室也男夫人整理屋內事且教育其女鎭日鹿鹿絕無暇晷而侯夫人則於其女所勞瘁經營者絕不顧問終日閒居無所事伏處室中讀末爾蒙戴所纂稗史與開皮榮所著小說而已僕婦阿斯柏齊事務亦簡惟晨起侍奉其主爲之整妝飾髮而已無所事事則終日刺繡於女主之旁以伴讀小說且主讀書稍閒卽停針呈笑醫作趣語用消岑寂彼一日之所爲如是而已侯夫人亦與村舍之鄰人相往還男夫人雖不勸阻然心竊非之惟彼則杜門課女不預外事自遷昂童自秋迄冬村舍中內部事悉由男夫人主之一事一物無或紊亂進膳就寢各有定時侯夫人時或不從其令偶亂節序男夫人必婉告之俾其遵守侯夫人久亦安焉村舍中之秩序雖漸整飭而法蘭西之亂事乃

滋甚暴民專橫其勢滔天全國糜爛不可收拾而墨爾西里家還英倫後次歲之首有一日焉爲法蘭西歷代未有之慘變八月十日及九月二日之變劇矣然以此較之前二者尙不足道也是日之變不特法蘭西一國命脈所繫卽歐洲列邦亦受影響焉此日何日卽正月二十一日也是日暴民戮王於市且判后與太子以死刑革命黨與王室一線之羈縻自是斷矣法蘭西歷代相承之君統自是斬矣墨爾西里家聞此噩耗震慴莫名侯夫人疑之以爲傳之者妄也而男夫人則篤信之蓋男夫人於法蘭西之紛擾素持悲觀由前事以推攷知今茲之變必不誣也於是侯夫人大哭男夫人亦嗚咽悲啼散西兒怪而問曰豈吾父有信至云彼永不歸來乎法蘭西之事變雖劇男夫人之哀痛雖深而處置其家事訓誨其弱女仍勤敏不懈是時散西兒漸長大矣容愈妍麗奇葩名花當春而發時方春和村舍左右景物鮮妍叢樹吐芽嬌翠欲滴玫瑰花藤綠葉紛披間以紅色之蓓蕾百合花亦舒嫩蕊隨風流蕩香氣四溢亭後之溪冬時冰錮伏流於下春暖冰融水流之聲復聞絡於牆壁之藤蘿亦有垂垂發花者雖僻處村野之小屋顧亦蓬蓬有生氣非若窮冬之憔悴矣爾時散西兒最爲愉快以冬時倫敦氣候至寒非朔風凜冽卽霖雨連綿男夫人愛女甚摯恐其傷於寒也不令出門終日蟄居小兒悶損彼久居巴黎巴黎溫暖地也又爲凡爾奴逸之男爵邸第今則一村舍之生涯今昔不同豐嗇異處兒童又何知者惟懟其母何以昔任其出而今則不聽耳迨冬盡春來芳草芊綿好花怒放山明水秀田野風味實較城市間爲勝小兒見此歡欣鼓舞不能自已故課餘之暇無時不嬉戲於叢樹之陰小溪之畔其母不加阻遏時爲之導引焉見日光之穿雲隙而下射者必指點謂散西兒曰此一線之光卽眞宰俯矚下界之目光也因此一線之

光大地皆春羣花悉放矣至侯夫人之起居則無冬春之別每晨至十一點半鐘乃起進晨餐於牀榻之側食畢梳裝飾髮髻傅脂粉諸事既辦然後倚輭榻讀末爾蒙戴所纂稗史與開皮槳所著小說此二書皆夫人所酷嗜往復讀之不下二十次而津津不厭若有至味時爲阿思柏齊道其佳勝處焉而男夫人則異是每日治事授課之暇對越上帝竭誠祈禱爲其夫禱爲法國禱且爲垂死未死之后與太子禱焉

第八章　無往不有天道

自男夫人與侯夫人流竄至英匿居村舍處境至落寞矣而散西兒即長大於淒涼岑寂之境受教於賢母教授之法悉由其母以意裁之不拘成例不泥故習授課時往往略形取實寓教於嬉見其讀書稍久奏琴學畫用心稍專即舍之闢園門導之疏散與之嬉戲故村舍後之小圃實墨爾西里家母女之樂國也園中灌溉種植亦由男夫人指揮之徧覓名花植諸園中故百合之花玫瑰之藤薔薇之叢枝雪球之柔幹其色燦爛其香芬馥而散西兒束其短裳高幾及膝棕色之髮隨風飄蕩面色嬌紅若晚霞跳躍於花影搖曳之間嫵媚嬌柔與名花競豔矣且自徧植花卉以後又有翠羽之禽綠翅之蟲飛翔於叢樹之間蠕動於細草之上而奇麗翩翩之蝶展其細紋彩色之翼翱翔於此園復有金鶯雲雀出沒於枝頭銜食以飼其雛其雛方居巢中伸頸待食啁哳可聽巢以青苔及枯草爲之凡此跂行喙息之物皆小園中點綴品也男夫人杜門謝客絕不與鄰人相往還故散西兒亦不與年相若之鄰童相嬉戲蓋小園者彼之宇宙也花卉禽蟲者彼之友朋也小兒覩動植物有爲彼所不識者必問其名於母男夫人必詳告之且告之曰凡物皆天所造凡物生氣皆眞宰所賜一事一物男夫人必詳爲解釋以啓迪之見日輪耀於

空際則曰此萬物滋生之源也見羣花怒放則曰凡花皆晨舒而暮斂也見蝴蝶飛翔於花間則曰蝴蝶活潑於日光盛熾氣候温暖之際而暮則休息藏匿也見羣鳥飛舞則曰早暾初上乃出其巢斜陽西落倦飛知還此鳥之性也惟夜鶯稍異其鳴也若深宵之弄簧若月夜之幽歌蓋飛且鳴者人謂之鳥翔舞若花瓣爲風吹落而流轉者人謂之蝶點點若明星其香芬郁繁植於地上者人謂之花凡此諸物其名各異其類亦殊而自男夫人之目光觀之此皆大造用以裝飾世界示人以美麗者也蝶鳥花卉其原實出於一蓋男夫人宗教家也又美術家也故其見解若是散西兒於諸友朋中與花尤暱設有金色燦爛之蝴蝶過散西兒之旁散西兒撲之彼必振翼而飛環繞迴翔不受其羈飄然遠引不可得矣設有好鳥鳴於枝頭散西兒躍起捕之彼必驚飛復以嬌好之歌聲引彼小兒而力不能登樹顛無如之何惟花不然偃仰展招於衣袖帬屧之旁小兒雖抱之撫之折之彼亦一任所爲惟既折之後色香皆消再閱日而枯矣然則最可憐愛者莫花若也男夫人恐其女屢折花枝見玫瑰有着花者必指謂之曰花含生機美麗若是見百合花有摧折委地者亦必謂之曰花失生機憔悴若是散西兒遂不敢復擷花朶矣散西兒本與花暱自聞母訓非特暱之且憐惜之衞護之矣自是以往散西兒乃眞爲花友且以花故所獲知識至多而花之榮悴盛衰散西兒之悲歡繫焉摩挲其枝柯領畧其色香見花有憔悴者則愀然以憂徘徊於其旁呼母觀之命園丁灌之其心乃釋一日晨起絕早入園遊覽見百合花瓣被露而溼愴然淚下入告母曰花其有愁乎何淚之淋浪也又一日男夫人入園見散西兒方置一小糖果於玫瑰花上異而詰之曰花脫數瓣故以此慰之兒時以鉛筆作畫而繪花最勝見百合花有姸麗異於常者則必對花寫像

凝神壹志以爲之若爲其友寫眞焉見玫瑰花有色相異於常者亦必蓄其形於紙上以爲紀念故墨爾西里家小園中之花卉春夏秋三時留其實形冬時留其遺像散西兒所最愛者花而鳥爲次之彼終日

徘徊於叢樹之中故與林間之飛禽相習鳥之將雛恐其求食之瘁也每日必往鳥巢所在之樹根旁布穀食二三次而母禽以散西兒之弗驚其雛也亦絕不畏之飛鳴啄食於其旁故村舍之小園亦即散西兒之飼鳥所也鳥見其來知以食相貺羣舒其和柔之聲嬌鳴宛轉以迎之有時羣鳥翔舞於旁親暱之狀雖母雞之親農婦無以過之若夫蝶其色嬌豔矣而小兒殊疎遠之蓋蝶者無情物也散西兒雖竭力與之周旋而彼無暱就之意渠嘗見一雙翼鬬彩美麗絕倫之阿德朗脫(蝶名)矣又見一金翅之阿巴隆(蝶名)矣頗欲撲之反折其翼於是散西兒恍然悟此物之

不受羈縻遂不敢與之親矣散西兒蟄居村舍之生活大略如是其大母愛之不以其道且時因胸境惡劣怖之以威其母則和柔靜穆恪遵宗教家之教約行事悉秉於理其待女也慈和而不放縱待物亦然其於花也賞覽之而已不敢摧折之也其於鳥也聽其和鳴而已不驚逐之也其於蝶也任其飛翔而已不撲執之也男夫人之胸境蓋亦可見矣墨爾西里家雖僻處村舍不與社會相往還然亦有顧訪之者其一爲勞慈公夫人與侯夫人相暱者也其一爲竇伐兒夫人與男夫人相親者也當墨爾西里家初居村舍時竇伐兒夫人來訪散西兒必歡躍迎之蓋竇夫人恆挈其子愛度亞小兒女樂得佳伴侶也於是兩小兒嬉遨追逐於園中出入叢花密草間或捉迷藏於綠陰深處或攀小樹而折其枝或驚飛禽或逐彩蝶其後散西兒聆其母之教痛改前過園中之物愛護甚摯不與愛度亞同又懼導其入園恐其摧花而逐鳥也既入小園必詳告以花枝被折狀至堪憐惟愛度亞年較長又學校中人也聞其言而哂之以爲花乃無知識物也又寧知所謂哀樂何爲惜之愛度亞見羣鳥集於枝頭欲捕而置諸籠中散西兒與之抗辯以爲天所以與之翼者非欲其局處籠中迴旋於方尺之地蓋欲其登高樹之巔集大廈之頂破長風而衝青霄也縶於籠中失其性矣愛度亞又有一殘酷事爲散西兒所深恨者一日兩兒遊園玫瑰盛開散西兒對花致讚美之辭若花亦解語者不意其伴之立於其旁也愛度亞方撲得一蝶以針刺其腹綴於帽上散西兒見之不覺爲之大悲愛度亞異而詰之知其不忍蝶遭酷刑而死也從而爲之解曰妹何愚此區區者何足道哉余殺蝶已三百餘矣其死狀皆如是余以蝶排列於匣中而謹藏之歷久不壞作爲標本時時展玩之異日當挾此匣以來與妹偕賞之自此日以往散西兒遂不許愛度亞入園矣

愛度亞或來散西兒必設爲詭辭悉陳其玩器任其遊戲蓋散西兒之意寧彼毀其玩物而不願其摧折名花傷翠禽而弄粉蝶也墨爾西里夫人見其女不引愛度亞入園異之俟愛度亞去後即詢以禁彼入園之故散西兒遂以前事告其母且問曰折花傷鳥殘酷事也禁其入園於理當乎男夫人答曰此舉於理至洽吾兒之言不謬也吾人於世界往往有自恃之劣性輒謂天地間物皆吾人所自造有摧毀之之權而不知天地間物無一爲人所造者造之者乃天也上帝之精神寓於花寓於鳥寓於蝶寓於一滴之水寓於明滅草間之螢推而遠之其精神即寓於光耀大地之日廣博浩瀚之海蓋無往非天道也

第九章　光陰迅馳

流放竄逐之墨爾西里家方重組於英倫之僻隅而歐羅巴政局之風潮正震天動地而起法王路易十六世與其后被弒後主其事者又相繼爲其下所殺其後共和成立約法纂定法蘭西之政柄遂握於齊宏台（革命時政黨名）黨人之手肇九月之變者又相繼登斷頭臺矣至戴合米道（革命軍起改正朔以十一月爲戴合米道）九日爲革命風潮所震蕩之法蘭西始稍安靜竇伐兒路易者心乎王室者也今見王室傾頹全國紛擾感憤不能自已不欲更居法蘭西爲自治員矣遂棄其財產之一分渡海入英既抵倫敦琴瑟重調其樂無涯然勞慈夫人之奔倫敦也所挾資財僅五十萬佛郎耳經營籌畫其事至簡固不需會計員矣而竇伐兒春秋既盛家貲又薄豈可安坐而食遂往銀行中爲司庫而以所挾之四五萬佛郎存之銀行中作保證金焉竇伐兒人既端慤而辦事又勤敏銀行總理偉其才欽其品厚其廩給以優異之是時烏爾篤圖伯夫人舍英倫而他去挈勞慈夫人同行而竇伐兒夫人則願留英以伴

其夫勞慈夫人允之蓋遜遁日久資將不繼以撙節為宜故允之也於是勞慈夫人遂往德意志而寶伐兒家則仍居倫敦中斯時墨爾西里家已漸入困境矣法國時事與侯夫人所期望者適相反聯軍敗北退出法境矣流竄者不特不能取資於法所遺財產盡為共和政府收沒入官懸標變賣矣男夫人一聞惡耗即念及畢愛寶臨別預納之兩年田租以為產既入官烏可更收其租令田家受此虧折遂急措萬佛郎匯往法國且附一函謝其忠悃告以入英以來贈資者衆旅況至不落寞不特無空乏之虞且有贏餘故以前所投贈之萬佛郎歸之於君男夫人以為如此措詞足以袪彼之疑可不虞其却回矣自是以往墨爾西里家所倚以為生者惟兩夫人所藏之金剛鑽耳時男夫人遂與侯夫人一商度之侯夫人方倚匡牀讀小說見其女至釋書起坐男夫人曰母乎吾輩家境窘矣不可不為未雨之綢繆侯夫人曰吾兒意欲何為曰兒意欲將吾兩人所有之金鑽一舉而盡售之俾有成數然後存之倫敦銀行中收其子金以度日庶能持久男夫人之言其策固甚善然欲行此策當令侯夫人捐其所愛而金剛鑽者彼之至寶也前朝珍物留於彼者惟此而已又烏肯輕捨之彼於無聊時恆取其金剛鑽羅列桌上與阿柏斯齊共玩之雖曰衒其所蓄實以自慰也愛護之情蓋可想見侯夫人聞之意頗不懌欲却其請則又婉委其辭而答曰吾兒之計未嘗不善然金剛鑽者歷代相傳之重寶也為子孫者世守不失是為正理非及至貧極困之際烏可輕易脫售吾家今雖稍困一返法國寧不能重振家聲乎男夫人曰母乎兒默察時局吾儕歸法之日尚遙遙無期而又無恆產以資生勢必漸耗母財久將不繼若將吾財所藏一舉而盡售之則吾儕可仰給子金以度日矣持久之計莫善於此侯夫人見其女堅持前說知不可屈之以理欲動

之以情乃曰阿母之不欲捨此金剛鑽者非吝也欲留此爲外孫女異日之奩贈耳語至此侯夫人屢搖其首且垂其目若將流淚者喟然歎曰可憐外孫女除此以外更無一長物矣男夫人答曰母乎散西兒今纔五歲耳以兒度之十歲以內吾儕必能爲之定婚而自今以往至散西兒十歲之時閱年凡五若長此因循不從兒計則五載之中吾兩人之金鑽亦消耗盡矣其消耗也以漸以零無子金可收迨金鑽既盡吾儕將何以爲生侯夫人之遁辭竟爲其女所窘因羞成怒艴然呼曰嗟乎此可憐兒當其遣嫁時竟無一物之贈乎男夫人不因其母之怒而屈仍從容進言委婉和柔之中仍寓嚴正之意且曰吾母勿慮吾兒嫁時余願贈以二物曰貞潔之清名曰宗教之儀型又益以美麗之容顏三者已足不需其他侯夫人曰善古人云以德爲寶吾兒有焉然捐棄家藏寶物爲事至重大容余徐思之男夫人曰望吾母深長思之毋遺後悔語畢別侯夫人而出八日後男夫人復往探之此八日間侯夫人儘可從容思維則此策儘可於此時定之而侯夫人不慣深思一念及此即悲從中來家境之窮迫湧現於腦際蓋不復能詳慮矣則姑置之故八日之久侯夫人之胸中仍無定見男夫人入室見其母愁狀知其不忍捐棄此物遂亦不復與之言且金鑽者侯夫人之私蓄也願售與否權操於彼其女烏能强之惟男夫人建此救貧之良策竟不見納於其母未免悵然耳侯夫人之昧於事理不盡由識見之闇乃根於舊習之深也是日男夫人作書致寶伐兒囑其於下星期日偕其婦挈其子同來昂童作竟日之遊寶伐兒家遂於約定日之午戾止村舍寶伐兒近日際遇漸佳昔爲私家之會計今爲銀行之協理矣然其持己也仍儉約而質樸其接物也仍謙恭而和柔宜勞慈夫人託以重任墨爾西里夫人引以爲良友也然侯夫人殊不以其女紆

尊降貴下交平民爲然時戒其女愼勿與竇伐兒家往來太密而男夫人則謂吾輩離國時不得是人吾儕爲能脫險早爲暴民所鯨鯢矣今日詎便忘却是說也侯夫人固無以難之然心終非之時欲離間其交誼謂竇伐兒君前日仗義脫吾儕於險凡人稍正直者類能爲之惟當此亂世殘暴者衆彼能爲此已覺可貴耳其實不足異也故侯夫人聞竇伐兒家明日將臨卽預籌避客之策迨竇伐兒家來彼卽命其僕婦轉告其女云彼方有首疾不能見客也散西兒聞愛度亞至仍如平日所爲往鍵其園門是時愛度亞已九歲或十歲矣然於惜花護蝶馴習禽鳥之理仍茫無所知愛度亞之敎育亦竇伐兒自任之雖不能如墨爾西里夫人之體會入微導其兒以高尙之學問然亦有倫有脊迥異流俗故是時愛度亞於算術已能演繁賾之乘法題及艱深之除法題矣不特筆算精熟卽心算亦至靈敏竇伐兒得此佳兒至足欣慰竇伐兒曁其眷屬既蒞村舍男夫人殷勤晉接延之午餐膳畢男夫人邀竇伐兒入治事室自桌屜中取一小盒中所藏者金剛鑽也鑽已編成飾物矣凡耳環二十字架一此三者皆男夫人所自有非其母物也啓其蓋與竇伐兒觀之惻然告以近日處境之艱囑其挾至倫敦以此交誠實之珠寶肆論價估値卽以所得之資爲家中度日之用竇伐兒亦與之辨難以爲夫人雖困決不至售其飾物且法國之亂恐不能久延夫人何妨稍待之其論與勞慈夫人及侯夫人所持者同然男夫人仍不爲之動蓋男夫人之爲人溫而毅惟其溫也人不忍傷之惟其毅也人不敢折之夫人以竇伐兒之遲疑不敢接此物者殆恐索價太昂不易求售歟乃告以此三物若得善價可獲萬五千佛郎今欲速售願貶其價得八九千佛郎足矣竇伐兒聆此知不可固拒遂藏盒於袋此事既定男夫人與竇伐兒復返廳事廳事中兩兒方嬉

於竇夫人之旁。於是三人聚談。是時法蘭西方興師以征埃及。巴納伯脫（拿破崙未接帝位時之名）自爲統帥。巴氏率師遠征。法蘭西遂失一指揮之人。聲勢陡弱。東敗於意。西挫於德。而政黨又交鬨於內。當此內鬨外患交乘之際。敵國又從而張大其詞。法蘭西遂若岌岌不可終日矣。竇伐兒夫婦言及此事。以爲共和將覆。王室將重興矣。而男夫人仍愁然以憂。不敢以此說爲信。蓋夫人所見者遠。知大亂之未已也。翌日竇伐兒君復至昂童。鑽已售去矣。其價九千佛郎。悉交於男夫人。附以肆主收物給價之劵。用爲憑證。

第十章　病徵

男夫人得此九千佛郎。足以支持兩載。此兩載中。事變又紛起矣。凡此事變。不特無以蘇王黨之困。且足以灰其期望之心。巴納伯脫返自埃及。卽有勃斐梅（革命軍起改舊曆。勃斐梅者共和曆之二月也。）十八日之政變。彼遂被舉爲總理。旋率師出征。大捷於抹朗果。於是法人士之素持樂觀者。僉謂此少年軍帥所以苦戰經營者。爲包本氏也。殲除山岳黨人之後。彼將奉王冕於前王之裔。然高瞻遠識之士。殊不以此說爲信。巴氏心跡雖不可測。而一勝於魯地。再勝於金字塔。三勝於抹朗果。全歐無不震其名矣。是時男夫人又陷困境。貲用漸竭。不得已復往侯夫人室。重申前議。自男夫人建此策後。侯夫人絕口不談家事。而其女何以能支持數年之久。彼亦絕不詢其緣由。今見其女重申前議。心竊異之。仍如前次。所爲務游移其辭。顧此次事急矣。男夫人持之至堅。婉轉敬恪之中。寓不屈不撓之概。侯夫人無可如何。遂放聲長歎。啟其笥。取一價值萬五千佛郎之頸練。投之男夫人。男夫人以爲悉索所藏。一舉而盡售之。則

可得五萬佛郎以此存之銀行中乃可倚其子金度日今此零售仍不能持久然侯夫人已蘊怒矣遂不敢復請持練將行而侯夫人復有言相囑云此練售去後當留千佛郎爲彼零用男夫人諾之於是墨爾西里夫人仍如前法以此練託竇伐兒轉售諸珠寶肆焉爾時散西兒日益長成今已爲十二歲之美妙女郎矣貌溫而肅性柔而貞桃李之豔蓋得之天冰雪之操蓋受之母其母恆憑欄閑眺見散西兒出入於玫瑰叢中嬌柔妍麗與花競豔不禁悠然以思念數載以後此兒將爲人婦矣慨然歎息頗以其女累日之身世爲憂故墨爾西里夫人之多愁善悲非爲一身亦爲其女也英吉利氣溼多霧不宜養生而墨爾西里夫人以感慨愁悶之身處其中氣體日羸弱矣墨爾西里夫人肺部本弱今年三十二矣雖未呈劇烈之病徵然肺疾之根未嘗去也每至秋季精神困憊呼吸艱促今因其母其女而憂勞其疾更益復加劇矣然憂患之深與怯弱之症惟墨爾西里夫人自知之人之覩其風采者且謂夫人起居較勝於前面色本淡白今呈嫩紅年若少於前矣以憂患故發語遲而吐音鈍今則流亮而清晰矣皆言夫人似非墨爾西里家之婦竟若華勢佩篤家之閨秀矣而不知面色嫩紅者虛火徵升也語音流亮者神浮於外也貌益少嫩乃其所以病也更歷數年其病益劇其進以漸治之良非易易夫人疾病之中無日不思法蘭西矣迨千八百零二年法政府廢逋人入境之禁夫人欲返故土然凡爾奴逸街之舊邸已收沒入官矣腦門豆有田兩區不列顛及都海納有田三區亦爲其他土豪以賤値售之政府矣無恆產以自食則返國之後更將無以爲生矧自英入法遷居旅行需款頗鉅男夫人無術籌措故雖有返國之心而躊躇莫決侯夫人則敦促其女速作渡海之計以爲既返巴黎即可承襲爵位而昔日之親戚故舊又將復集

則可倚昔日之聲勢以土地邸第被人侵占事訟之政府今所失者不難一旦恢復然是說也男夫人殊不信之遂決意緩行俟斟酌詳盡再定行期次歲爲千八百零三年散西兒十三歲矣狀若十五歲人觀其狀態雖若成人之女郎考其舉止言笑天眞熳爛固猶是嬰兒態也彼與愛度亞相嬉二三年矣故與愛度亞交游最密而與其父竇伐兒亦相親暱時爲彼言母敎之善云其母之訓挹之不盡味之不窮蓋今所獲之知識皆母敎也散西兒於諸科學皆能得其門徑惟意大利與英吉利兩國語則未習其母以此二者爲交際酬酢之用非立身行己之要故略之諸學科中散西兒所尤擅者繪事也花鳥山水各極其妙惟彼所受於母者僅水彩畫而非油畫耳繪事之餘兼習音樂時於月白風淸之候舒其淸脆婉轉嬌顫之聲高歌古樂府和以悠揚之琴韻抑揚抗墜聞者爲之怡情然彼之於樂歌也課餘涉獵耳非專心習之其歌唱吟詠也聊舒胸臆耳非矜意爲之間亦有高唱入雲嗚咽若泣者皆胸有所感偶發於外耳非有意作是聲也於藝事外散西兒又通史學及輿地學其母偶以史事問彼必縷答之原原本本博洽詳賅不支蔓不罅漏異才也散西兒之學固與年俱進矣而竇伐兒家之興盛亦如日之升然竇伐兒忠厚長者也不以墨爾西里家爲前朝殘貴而輕視之仍與之往還不已竇伐兒屢邀侯夫人男夫人及散西兒往倫敦居其家作一月半月或一星期之留男夫人恆拒之以爲十三四之女郎立志未堅最易染世俗浮華之習散西兒村居靜篤心地潔貞若太璞之未剖攜之入倫敦繁華之地將爲流俗所移是烏可哉然竇伐兒相邀之盛意男夫人未嘗不深感之見其來必待以優渥之禮責以蹤跡之疏以故竇伐兒頻涖村舍其來也偕其婦挈其子墨爾西里家滿室歡欣以接之若親戚然惟侯夫人心竊非之蓋

彼染貴俗之陋習至深倨傲陵人其慣例也然賚伐兒家既頻來村舍侯夫人亦不能久避自是以往每逢星期客蒞昂童侯夫人亦參午餐之席然是日也彼必濃裝華服胸間滿懸金鑽之飾物用以誇耀衣冠樸素不飾寶物之賚伐兒夫人男夫人見狀深惡其母所爲然其母臨以尊長之威嚴彼烏敢斥其舉止之謬至賚伐兒夫婦則似未嘗見侯夫人巖巖之氣象者即或見之彼輩亦不以爲意怡然如昨似以侯夫人之尊理應爾者蓋彼輩與男夫人相友至密而其周旋侯夫人也尊而不親矣至散西兒則一稺子也不知所謂貴族與平民之階級惟知賚伐兒嘗有大恩於吾家則竭誠歡迎之牽衣曳裾依依如小鳥其與賚伐兒夫人必與之行摟抱禮渠且告母云脫彼有兒若愛度亞者於願足矣賚氏夫婦感男夫人情義之摯輒爲之淚下迨其返倫敦也途中岑寂夫婦恆縱談男夫人及散西兒之親切數月以後男夫人之貲用又漸告竭蓋侯夫人既捐頸練又時向其女索貲因此所蓄易罄迨其既竭男夫人不得已復向其母啓吻惟此次措辭較前尤難侯夫人怒訶其女謂歷時未久何以頸練之值已歸烏有男夫人備述用途及彼屢次所索之款目與時日則亦無辭以對以價值萬佛郎之金剛鑽鉤授其女於是墨爾西里夫人仍襲前法作書邀賚伐兒其時與夫人別纔八日耳而夫人容顏憔悴淚痕滿頰風致迥不如前矣散西兒天眞酣爛不識其母之艱辛方優游自得顧近數日來其母悶損之態溢於眉宇此不識不知之女娃亦漸覺之矣墨爾西里夫人者幽嫻貞靜人也喜怒不形於辭色憤鬱於胸中者久矣特未洩耳散西兒見賚伐兒至即趨迎廊中而語之曰賚伐兒先生來何遲耶余鵠候於此者久矣近數日間靜觀吾母狀態若重有憂者母以兒童輕吾不吾告也吾所愛之賚伐兒先生當有良策以解吾母之愁乎

此忠實之竇伐兒聞散西兒語凝眸視之若愛不忍釋者徐語之曰女郎余屢欲爲汝母夫人稍効微勞以盡微忱而汝母不吾許也語至此喟然歎息又曰嗟乎余人微言輕夫人之不許亦固其所散西兒曰

奇哉竇伐兒先生無乃太謙生余實不解先生意者詎先生來時吾母之接待有不合於禮者乎不然先生何出此言也曰否男夫人待余可謂至優渥矣曰然則輕慢先生者殆兒乎脫果有此余可設誓以明余心之無他或實出於一時之輕脫而非有意爲之願先生恕兒罪也竇伐兒之愛散西兒也至深且摯今聞是語不禁大呼曰女郎之言謬矣女郎何嘗失禮於我曰然則吾母曷爲不允先生之請竇伐兒曰余畧知其用意曰先生既知之不妨爲兒告余或尙可設法以解吾母之惑曰余固知能解夫人惑者惟女郎耳曰然則先生其趣言曰女郎母躁余將進見夫人而與

之籌議脫夫人以吾策為然則汝母將自與女郎言之而求汝之允諾事即諧矣釋母夫人之愁悶增吾儕之幸福皆賴吾女士之一諾焉散西兒聞之莫明其意愕然瞠目以視寶伐兒不俟其答即與之握手匆匆向墨爾西里夫人之室而去

第十一章　定計

寶伐兒入室見墨爾西里夫人形容憔悴異於平日即詢以近日起居安乎夫人搖首示之舉手指椅命寶伐兒坐默然有間旋曰寶伐兒先生余邀君來此之故君諒可以意度得之無煩余之贅言矣寶伐兒歎息曰嗟乎夫人自接手書即知夫人之意余今頗欲為夫人代籌一策未知夫人肯賜聽乎男夫人曰謹聆先生教吾家今陷困境不能飾辭以欺先生先生為忠厚長者所籌之策必有利於吾家寶伐兒傴僂其身曰夫人獎借過甚愧無以當余今有詢於夫人者夫人囑余轉售此金鑽者今其三次矣不審夫人所藏尚有幾何曰若以吾家所藏者盡沽之所獲之數當得前二次價值之兩倍曰愚意不如將夫人家所剩之鑽一舉而盡售之則所獲之值可達六七萬佛郎以此巨款存之倫敦銀行中每歲可得百八十斯旦林之利更益以每歲所得資助金一二千佛郎加以撙節夫人家當不至於入窮鄉矣曰先生余未嘗不見及此然君亦知此鑽非余物耶是乃吾母所蓄也余曾以此策進而老人堅卻之吾將如何而可寶伐兒曰侯夫人性情余深知之此策殊非彼所能允者語至此略停頓即曰頃所語者亦姑妄言之耳請夫人恕其妄言之罪曰噫先生過矣先生長者也我豈以此為咎矧先生所告實為救貧之良策而吾母不能用以先生代余籌畫之詳盡我方感激之不遑先生為吾家効力往往不避忌疑凡此忠直誠

樸之心。使我母女心感。余今無暇與先生閑話。請以要事告。今有鑽鉤一。價值萬佛郎。亦吾母物也。煩君爲我以此易現金。曰余甚願爲夫人効力。竇伐兒語畢。卽取夫人手中之鉤。把玩之。旋轉之。良久復言曰。雖然。余見此鉤。令我不忍割棄之心。油然而起。且夫人家漸耗其資財。後將無以爲繼。男夫人愀然答曰。竇伐兒先生此誠無可奈何者。凡人遭逢此境。僅能謂天所以磨勵之。非人力所能逃也。竇伐兒曰。余有戇直之言。敬詢夫人。夫人家之金鑽。售去者已達全數之半。亦僅能供夫人家六七載衣食之需。自此以往。將何以爲生乎。曰竇伐兒先生。我思上帝仁愛。諒不逼人至於絕地。曰夫人胸有成竹乎。曰無之。曰於未來事有所希望乎。曰他無所望。惟願吾王路易十八早日復辟。以收沒入官之財產還之吾曹。於願足矣。曰嗟乎夫人。亦知夫人所期望者。與事實相去日遠乎。巴納伯脫既爲元帥。又爲總理。今且爲第一總理（法國革命功成立三總理以理國事。而拿破崙爲之首。故有第一總理之稱）矣。據人傳述云。將稱帝。彼既以法蘭西皇帝自居。而肯以大位還之包本氏。夫人以爲天下有此大度雅量人乎。男夫人喟爾歎息。默然不答。室中靜寂者久之。竇伐兒猝然言曰。散西兒女郎今已十四歲矣。男夫人急以巾拭淚。竇伐兒繼言曰。更閱二三年。當爲之遣嫁矣。墨爾西里夫人悲啼曰。願竇伐兒先生勿更言此。余偶思吾女未來之身世。心肝摧裂。闇思冥冥中殆無天道也。曰夫人奚事傷心。天既降此麗質於人世。烏忍摧折屈抑之。異日必有一位尊而家富。貌美而才俊之子。爲彼伉儷。天之所厚。疇能薄之。願夫人勿爲無益之悲愴。曰竇伐兒先生之所以慰我者至矣。雖然。散西兒者。可憐之孤兒也。避難至此家。又貧窶。誰肯來此村舍。求婚。吾儕居此者十載矣。而來吾儕家者。惟君家夫婦及愛度亞耳。以此知人情涼薄。等於秋雲春冰

矣。噫我貞健忘君澁止後急與君談鑽石事未及詢夫人與令郎之安好曰謹謝夫人內子與弱息皆安余雖未敢有譽兒之癖顧默察吾兒言動尙能質直忠篤異日爲其婦者必不至受彼陵辱男夫人笑而應之曰有忠篤之父斯有忠篤之子愛度亞公子言行軌於正者皆先生以身作則之効也異日爲其婦者得此誠摯之夫壻爲福良不細也竇伐兒躍然問曰此語出諸夫人眞意乎曰余性坦直今所言者語語咸從心坎中流出曰余以爲夫人或面諛耳非眞意也曰否余心口如一不喜作諛詞曰夫人之言足以作余之氣余今將放膽發我狂言余有一語屢欲稟諸夫人而遲遲有所不敢今將斗膽言之余居倫敦時覺未嘗不可以此言告諸夫人及驅車至昻童又覺過於冒昧且恐夫人聞之哂我狂妄也曰竇伐兒先生語至呑吐令人不解曰夫人既不解吾言則余之所言決非夫人所樂聞可知矣男夫人瞿然曰先生少安容我徐思之語未竟竇伐兒卽曰余語一出夫人必將失笑余頃語夫人曰爲散西兒女郎之夫壻者天必厚之而夫人則謂爲愛度亞婦者受幸實多何言之適相印合耶此中若有姻緣不無可思夫人曰竇伐兒先生……夫人方猶豫間竇伐兒卽攙言曰此余之妄言耳夫人亦姑妄聽之吾兩家門第實相懸殊余詎不知然余妄冀非分以爲天或將降福於吾家俾吾家連姻於貴族爲門戶之光彩是亦未可知者故妄言之此事若成爲益於兩家者至鉅吾家財產數止區區固不足道然英吉利者重商之國也商人至貴異日吾兒繼起經營商業起家至易卽以下走論勤懇自矢家中微蓄亦得三四十萬佛郎則異日吾兒若微天幸不逢挫折數百萬家貲不難漸致散西兒女郎當不憂淸貧散西兒生長貴族墨爾西里男爵夫人之女而華勢佩篤夫人之外孫女也若于歸吾家人僅稱之曰竇伐兒愛度亞夫

人惟此名稱未免相形見陋然務虛名而棄實利豈今時所宜願夫人一量度之語至此稍頓既而曰夫人何爲哭耶曰余以吾女婚姻大事不能專斷是以哭耳先生之意至感所以爲吾家計者亦至深且遠若余一人能專斷者余必允君惟今則不能余當與散西兒言之又當與吾母言之曰夫人以此告散西兒女郎女郎必不堅拒余懷求婚之意者一年於此矣愛度亞每與散西兒嬉余未嘗不默察之夫散西兒女郎者家世華貴之女郎也愛度亞者平民之子也然當兩人遊玩之際散西兒未嘗臨之以疾聲厲色以是知散西兒之不憎吾兒也今夫人以是告之彼知夫人屬意於吾兒或可蒙散西兒女郎之垂青惟華勢佩篤侯夫人則羞與吾家爲伍夫人告以此事殊難望其通過H賓伐兒先生勿過慮余必善爲之辭以求此事之成是時賓伐兒反覆把玩其手中之鉤而言曰吾兩家既有連姻之望則今不必急急以此……男夫人聞之曰事之成否今尚未能預定矧散西兒今年纔十四耳尚可以兩載之久爲從容商酌之地尚願先生一仍前日之慈祥愷惻爲吾家効力賓伐兒知男夫人意見甚決遂起立告別將行矣男夫人曰午餐將設先生少留賓伐兒堅辭遂匆匆返倫敦賓伐兒既行墨爾西里夫人獨處室中悠然以思默謝上天之庇佑其家雖兩家門第懸殊賓伐兒之求婚殊不足爲墨爾西里家之榮然十年飄泊夫人之閱歷至深察事觀理皆求其實不尚虛榮以爲墨爾西里家固舊貴族然今已出亡異國無重返故土之望家室傾頹門第烏能重整而肺病纏綿已之存於人世者爲日亦無幾矣則異日所留遺於散西兒者惟亂離奔竄之感慨凄涼寂寞之狀況而已散西兒固貴族家女郎然貴族者王室之附麗物也王室既傾貴族焉附散西兒者僅如大厦既傾後之敗榱碎石委棄於蓬蒿榛莽之間一任行人之踐

躪試問覆巢之雛安能羽翼豐滿飛上高枝則必無聲勢烜赫之子求婚於村舍中矣前朝殘貴未嘗無遜遁於英者凡此少年亦屢興義師以圖恢復家貲盡耗於軍糈則所與締婚者必擁貲富厚之女乃可倚其財力以償夙願而散西兒者今爲一貧家女郎所擁者一貴族之空名耳甚矣散西兒締婚之難也男夫人因竇伐兒求婚事旁皇思維輾轉不能決將此事之利害曲折剖微抉隱參伍比較竟有百利而無一弊然猶未能決定也當徵其意於老母弱女兩人皆允此事乃定男夫人念不如與散西兒商榷之遂呼散西兒至其室告以竇伐兒求婚之意幷抒己見女郎聞之頗爲驚懼急問曰吾母兒若以身許竇伐兒氏異日兒當與阿母分離乎男夫人曰否此吾與爾長相聚合之惟一良策也散西兒曰果爾則一聽吾母處置可也母以爲善兒無不從但不願與母睽隔也女郎久與愛度亞習相愛之情無啻昆弟故聞其母之言慨然允諾蓋彼不知愛情爲何物而平素習見之人又僅竇伐兒父子無他少年入其腦中是以聞言卽允協也顧散西兒之毅然卽應者亦以其母長相聚合之一語有以歆動之耳男夫人旣得其女同意卽以此事詢之侯夫人誠如竇伐兒所料男夫人尙未畢詞侯夫人已堅拒之云門第懸殊之家烏能連姻此事實非彼所欲聞者

第十二章　男夫人之病

竇伐兒求婚後之星期日彼仍如昔日所爲攜其婦挈其子驅車訪男夫人於昂童男夫人招待之而侯夫人則云首疾復作不能見客是日兩家之人均不道婚姻事惟墨爾西里夫人與竇伐兒夫人相對之際微呈不安之狀愛度亞見散西兒亦露矜持態垂手恭立不敢復與之嬉而散西兒則雙頰暈丹羞澀

之態未可掩矣事雖未定然竇伐兒及其妻子則已喜不自勝蓋直視爲平生最愜意事也惟男夫人憂疑之心終不能釋以爲貴族女下嫁於平民三百年未有之創舉也祖宗遵守之成例將自我而破不將爲國人所訴病耶雖爲吾女幸福計不得不袪除此數百年尊視階級之陋俗然他人又烏能諒之男夫人以是故常鬱鬱不能釋散西兒覺之則時時凝眸以窺母近數日間散西兒見其母氣體虧弱而今日尤甚則以情感迫之憂慮困之而然也兩頰本紅今則漸歸淡白失其潤澤之血華矣前患肺弱呼吸不順今則咳嗽大作矣是日邀客午膳膳初畢當進果之際男夫人忽起立疾趨而出散西兒疑之亦隨其母而去則見其母倚廊壁而立以巾堵口男夫人見散西兒至即去其巾夫人之舉手至疾顧猶不若其女目光之迅而巾上縷縷之血痕已爲其女所窺散西兒驚極欲號夫人急抱之聲遂未出兩人復入餐室竇伐兒夫人即詢以出室之故男夫人以猝然間體有不適對而散西兒則木然無語盈盈欲淚竇伐兒夫人異之然不敢窮詰餐事既畢旋即告別散西兒送之仍懇竇伐兒夫人於倫敦中代延一名醫囑其明日蒞昂童爲阿母治疾竇伐兒家既行散西兒與其母相對默然此可憐女兒中心之悲痛如濃雲之瀰漫於胸中彼於其母之前未嘗不欲自匿其悲狀顧彼年少烏能自制至男夫人則氣體虛弱已無堅忍之力足以鬱其憂慮而不宣是日以貴族與平民締婚之阻礙爲其女道之而散西兒殊不爲嫌翌日有造墨爾西里氏之門而請見男夫人者云彼爲竇伐兒之友特奉銀行司庫之命來致萬佛郎於墨爾西里夫人者昨日竇伐兒之來訪也實已置萬佛郎之紙幣於護書中欲面交夫人矣後因散西兒乘間請其延醫且欲其母不知此醫爲彼特延者遂留而未付以爲次日醫生進見之導來訪之人既進萬

佛郎於男夫人即自陳曰某醫學士也與竇伐兒爲摯友竇伐兒言夫人抱清恙囑余趁送款之便一診夫人之病夫人其願之乎散西兒聞之即言母病甚劇彼殊憂悶願先生善爲治之男夫人聆此數語嫣

然微笑蓋散西兒與竇伐兒所定之策夫人今已洞悉之矣夫人遂詳述平日氣體致病緣由與其病根漸深之程序醫士怡然聽之若以墨爾西里夫人之病爲無足重輕者然當其診治也審愼周詳用心至專爲處一方勸其靜攝診治既畢復與夫人閒話措詞微婉而用意良摯云夫人之病未可徒恃藥石之力當於風景明秀之地靜息休養庶克有濟夫人曷不轉換空氣束裝往依愛或尼斯或碧士作七八月之留乎散西兒良以醫士之說爲然以爲旅行良佳遂勸其母遵醫士之囑其母拒之云醫生之言皆可聽獨旅行一節不可聽散西兒巽之復申其說以敦勸阿母至

於再三男夫人知家中實況不可復隱匿矣曉之曰吾家已入窮鄉何來巨款養疴於山明水秀之鄉作七八月之留連乎顧散西兒於家之豐嗇茫無所知彼見園中羣卉由萌芽而舒葩由舒葩而結實皆地中之水沃以膏空中之日傳以熱遂謂人生與草木同科天之所培地之所植凡人皆可取以爲養生之具今聞母言愕然驚異男夫人乘此遂爲散西兒詳述家況云家本富厚今已中落昔日有屋廬土地幷及邸第今皆收沒入官吾儕所賴以避風雨禦寒暑者僅此僻陋狹窄之村舍數椽而已且此村舍亦非吾儕所有每歲盡爾母爾外祖母之力竭蹶以付租金乃能憩息於此脫所繳不能適合預定之數屋主且將揮吾儕於門外耳散西兒遂詰其母曰信如是十年間吾家養生之資於何取給男夫人告以財源將涸所倚以爲生者僅爾外祖母所蓄之金鑽耳散西兒聞言愀然憂之與其母反覆討論以爲女子不當稍盡綿力以助其家耶豈一爲女子卽安坐食不可生財以濟家用之不給耶散西兒至是始恍然悟婦人者依賴以食於人者也一生否泰悉視其夫爲轉移偶念及此始知昔日其母欲爲締婚於竇氏其識誠不可及也遂自投於其母之懷中呼曰兒嫁愛度亞前途幸福當無涯也兒言固不欺也墨爾西里夫人知其女之言出於至誠異日許婚於竇氏必能滿意流光迅疾此流離播遷之家庭無絲毫之變遷惟男夫人之病則日益加劇耳爾時法蘭西之政局自王黨言較前畧勝譁傳巴納伯脫將還大位於包本氏其意已確定矣第一總理與山岳黨已決裂法王路易十八世曾以此事通函於巴納伯脫巴氏報以二書王室中興之望勃然起矣一日墨爾西里家忽得勞慈夫人書夫人昨歸倫敦今日致書於其家云明日將驅車來昂童一訪故人於是男夫人與散西兒皆歡迎之而俟夫人尤樂以爲可與摯友暢敘

一吐胸中鬱勃遂呼散西兒至其寢室諄囑之曰爾母曾欲以爾許婚於竇氏此着實大謬少選公夫人來汝愼勿道及此事言之將爲貴族家所非笑散西兒諾而出又呼男夫人至寢室以告散西兒者告其女男夫人不敢違勉允之翌日午後兩點鐘有車一輛自倫敦疾馳而至是時侯夫人母女及散西兒已會候於廳事中微聞門球戛戛之聲數秒鐘後僕婦卽呼於外曰勞慈公夫人及山諾納亨利騎士駕臨矣公夫人與渠輩別已七八年矣舊雨重逢欣慰可知相見之下卽行摟抱當偎倚之際公夫人瞿然以驚驚男夫人容顏憔悴丰采迥非昔比也男夫人覺之低聲告曰夫人豈以余體貌之枯瘠而瞿然以驚乎噫余之憔悴多半爲散西兒也我今將決之於夫人少選吾儕可往園中一談衷曲公夫人握其手曰余必竭力以分夫人之憂語畢旋身向盛服濃裝之侯夫人致其渴想之忱繼顧散西兒而言曰不圖吾所愛之散西兒一別數年竟長成如許美麗耶趣來吾旁吾與爾摟抱吾與爾親吻竇伐兒家昨日來謁無不盛稱散西兒之德容今茲見之其言果不誣散西兒趨近其前公夫人親之以額繼復至墨爾西里夫人之旁言曰男夫人侯夫人我今介紹吾姪山諾納亨利於兩夫人之前夫人等願接見之乎吾姪固翩翩佳公子也騎士聞之卽趨而前傴僂禮兩夫人且進且言曰公夫人者吾之第二母也彼愛吾甚特加盛譽其言殊未足爲定評也男夫人侯夫人答禮旣畢亨利復鞠躬禮散西兒散西兒報之亨利舉止安詳而秀逸不愧世家子勞慈夫人不虛譽也亨利年方二十儀表俊偉與之接者見其風神瀟灑吐辭溫文知其幼時曾受名師訓導然亨利家境之艱則與他逋人同亦無恆產呱呱墮地卽失其恃而其父又死於革命之亂飄泊孤零族中僅有一伯父故此少年異日之希望惟盼繼承伯父之遺產耳伯父亦

舊貴族大亂之際挾其資財奔茄特路潑（法蘭西之海外殖民地也以糖業著）混跡市塵逐什一之利資遂大殖較前所有者幾十倍之然伯父性頗怪僻己既以商業起家遂醉心於商云其從子若不改習商業彼雅不願以財產遺之而亨利自幼媚學貿易非其所長甚不以伯父之見爲然凡此詳情皆勞慈夫人介見其姪後縱言及之勞慈夫人素輕商故述亨利伯父事語語咸含譏諷而亨利和之侯夫人亦和之惟男夫人與散西兒則否以爲墨爾西里家患難孤苦中之伴侶寶伐兒氏亦商人也若薄商人是薄寶伐兒氏也詎心所安哉故當數人談興豪放之際兩人獨默默不應俟其少息男夫人卽挾公夫人之臂往遊小園於是留於室中者僅侯夫人散西兒及亨利三人耳侯夫人初見亨利卽愛其秀朗本不以男夫人議婚寶氏爲然及見是兒而反抗之心益熾自念曰此可偶我家散西兒也彼質魯之寶伐兒爰度亞寧足比哉迨男夫人與公夫人既出廳事侯夫人遂欲以散西兒之才藝眩於亨利之前然又不便直陳遂以排遣岑寂爲辭命其孫女取所繡之物及所繪之圖以供客玩亨利首觀繡物讚歎不置盛諛其手指之靈敏用心之精專亨利雖男子然侍其姑母於德意志時深宵岑寂恆觀其姑母繡此中之曲折甘苦知之良深故讚歎時語皆中肯非若妄爲諛辭者之膚泛也流覽既畢遂及圖像散西兒所繪之圖大半爲花寫生前已述之矣故畫册上幅幅皆村舍小園中之花影也散西兒既繪一花必定一名加以題跋亨利見所繪之花恣態各殊遂求散西兒爲之解釋且自道其愛花之忱謂彼自少生長於花叢之中日與花對乃成爲芳馨豔麗之摯友習而狎之竟能窺察其哀樂預度其榮菀於是據花之性情遭遇而定名稱此名實之所以雅相稱也亨利聽之津津不倦如入衆香國裏箋此羣芳之譜雖所語

絕誕而亨利尊其人并不敢疑其言矣蓋散西兒深識花之性情虎虎有生氣其述玫瑰花之將萎也詳述其憔悴之狀惟妙惟肖演講之際盈盈欲淚用情之深摯可見矣侯夫人殊厭之時欲亂以他語以爲花之榮枯與人何預奚悲感爲而亨利則樂聞其說覺此女郎所談盡屬創聞傾耳以聽神魂爲之飛越散西兒之娓娓清談誠足怡情悅性侯夫人見兩人談花事方濃謀所以間之者遂論音樂并啟風琴之蓋亨利素擅音琴今見此物適觸其好遂請散西兒爲之度曲散西兒不自知其善此否也惟以客既請此不可不應遂勉一爲之引吭而歌其聲清越其韻悠揚其情綢繆其態曼妙亨利聞而稱賞之然以散西兒所歌皆古樂府數闋卽畢不足盡聲音之妙請其更擇素所好之長歌歌之當任情適性愼勿有所矜持散西兒諾之遂以兩手按琴正襟危坐閉目凝思此時散西兒之神魂似已超塵世而登天國矣久之歌聲漸起琴韻和之嗚咽幽淒聞者煩慮盡釋塵念俱空幾疑身在縹緲中矣萬籟收聲羣動盡息則似聞流水潺潺其後歌聲微抗則又似夜深人靜中天際孤鳥之悲鳴鳴聲絕淸脆此鳥何名雖博物家不能知之蓋是鳥非林間之鶯聲乃巢諸散西兒方寸地之神禽其鳴聲則天籟也非愛情與憂患雜糅於胸中烏能爲是聲耶亨利聞此歌聲琴韻低徊唏噓不能自已以手承頷默然若有所感良久乃舉其首不自知其涕淚之何從矣而散西兒則仰首向後雙眸矚天秋水微波盈盈有淚痕矣亨利斯時之視散西兒也乃若天使當兩人神魂飛越之際而男夫人與公夫人復返廳事

第十三章　散西兒愛情之搖惑

勞慈夫人與山諾納亨利既行侯夫人等皆歸寢室散西兒獨居廳事神情若飛越於空中且似有異變

起於方寸之間變自何起所變爲何散西兒亦不自知且一時不能明言之噫愛根之埋於可憐兒之胸中者至是始發育萌芽矣此如久居闇中者因日光之照臨而覩器物之眞形始恍然悟向所臆度者其失正多也散西兒思慮憧憧呼吸不舒意欲一暢胸境遂往園中閒步陣雨將來迅風忽起花之摧殘者至多其未落者亦離披憔悴若不勝大氣之侵擊而委頓者昔日散西兒覩此狀必振奮精神思所以慰藉之今則未能矣垂首至臆神情頹然繞園行者兩匝繼坐於石櫈之上林間羣鳥適囀清音而散西兒與其環繞之境昔甚融洽今則隔欵神情惝恍意志悵惘果何爲而然散西兒不自知也坐久之脈跳躍而身震顫若中寒疾有頃雨勢漸盛雷聲殷隆電光閃爍散西兒既不覺雷之震耳亦不知雨之霑體兀然仍立園中其母憂之呼之歸初不應再呼乃聞緩步返廳事見所繡之物仍陳桌上而風琴之蓋亦闔一觀畫册則所披之處卽與亨利攜手同覽暢談花性之一頁也於是彼與少年往來辯論之語相對愉悅之狀復躍然現於腦際矣女郎穆然以思久之復坐風琴之前以纖指按之而清越之聲復起然較前所奏者益復深摯矣嬌音乍發散西兒覺有人按其肩回首顧之乃阿母也男夫人顏色蒼白較前益甚雖含笑對女而憔悴異於平時散西兒見之爲之寒噤意其母將與之言亨利矣頃散西兒雖惘然若失而意尙迷茫莫知所向今不覺此少年郎之名氏又躍然現於女郎之腦際爾時散西兒心目中若有物繞其左右輕清若氣氤氳若香蓋不可捉摸之奇物也散西兒以爲其母必與之道亨利而不知所料適誤男夫人蓋以勞慈夫人所告之政聞告女云路易十八世無正位之望蓋巴納伯脫之聲勢日盛彼之所以堅定其權力者爲己非爲王室也故勞慈夫人仍依烏爾篤闔伯夫人以居作久駐英倫之計男夫

人述畢又慘然告其女曰吾儕爲時世所迫不得不棲遲異國矣男夫人之談話固無一字述及亨利而散西兒念是數語實與愛度亞有關則亦不能謂於亨利無涉耳墨爾西里氏家況之艱難散西兒今知之矣今王室不能中興渠家勢不得返國則連姻竇氏之不容緩夫人之告散西兒者意卽在是墨爾西里夫人又略言近日病狀散西兒遂舉首視其母蓋斯時女郎心緒半由於情感之紛擾半由於母病之增劇爲狀正良苦耳而男夫人見憐之强作含笑之態若欲釋其憂者然憔悴之容光又烏能匿耶散西兒委首於其母之肩嗚咽而泣若有無量語言而力不足以達之第以概括之詞對曰吾母勿慮母之意兒已喻之矣兒必嫁愛度亞嗟夫此可憐兒發此數語時若奮其全身之氣力乃克達之蓋散西兒於勞慈夫人之姪與竇伐兒君之子竊嘗攷論其優劣矣兩人之年歲同兩人所受敎育之迥異於流俗也同兩人容顏之俊美亦同然其間有次第焉愛度亞年二十矣而學識尙稚胸無主宰僅一循規蹈矩之學子耳至亨利則爲才氣英發聲名蔚起之少年矣兩人所受敎育雖皆不同於流俗然愛度亞所誌於腦者僅學科中之質實顯明者耳恪守師說不能深入精微不能於所授之外有所發揮而亨利則否散西兒一聞其語卽知其學問之博彼於師說也心領而神會又能推廣其說引申其義參伍攷核務求有當於理不惑於心卓卓乎實事求是之學者也兩人貌皆美然愛度亞僅與世俗人之貌美者等耳而亨利則凝凝然有英偉秀逸之概矯然出衆此根於種性者半根於敎育者亦半也兩人優劣一言以蔽之曰一則篤實有餘一則英才煥發也散西兒會晤亨利後之星期日愛度亞從其雙親復至昂童散西兒雖仍與之遊然不免有勉强之態是日侯夫人忽反常度曲意與竇伐兒家周旋迨竇伐兒散步村外竇伐

兒夫人與男夫人遨遊園中彼復施其故技命孫女陳列繡繪之物以供來客之品評散西兒雖久與愛度亞爲友然未嘗以才藝眩之今以外祖母之命不敢違遂取繡物於屜陳畫册於桌愛度亞瀏覽之際雖亦致其欽佩之辭然思想不能深入彼見畫册每頁下之題跋亦未嘗以爲異而究詰之如亨利之所爲以此知姿秉之聰穎不如亨利遠甚也散西兒亦以爲詮解命名之意非愛度亞輩所能領略故默然置之不復解釋花名之意義與其斟酌之苦心册上所繪之花自愛度亞視之以爲爲花寫生初不足異也爾時侯夫人默察兩少年形態知愛度亞才質之平庸似已爲散西兒所窺見故見其外孫女眉宇間微露不懌之色然散西兒胸中之憾侯夫人猶未深悉女郎蓋甚憾其所許之人何以不隨人意宛轉也愛度亞翻閱畫册自始迄終然不識其趣遂闔而請散西兒爲之奏琴散西兒初不允其請以爲愛度亞頻來村舍當能知我好此顧曾未一道及之今何以忽欲聆音耶侯夫人恐其慢客促外孫女爲之而愛度亞又屢請不已散西兒不得已引吭而歌奏琴以和之然愛度亞之聞樂也狀與觀畫同鼓掌讚歎諛散西兒不置然所諛者皆非曲中佳處鼓掌彌勤讚歎愈深而殊未一中竅要散西兒心殊厭之顧又無術使之默也歌畢少息侯夫人又命其外孫女別爲一歌隨意舒嘯勿爲所拘顧散西兒此次拒之甚決愛度亞藉長者有命理不可抗之說用以敦促散西兒至再至三女郎愈怏怏不懌愛度亞遂亦不敢固請蓋彼之絕技僅一獻於英偉秀發之亨利不欲妄呈於平庸凡俗之愛度亞也散西兒方爲兩人所迫煩思焦慮無以自脫忽見其母自外至寶伐兒夫人從之愛度亞之糾纏自此脫矣不禁爲之釋然是日兩家晤敍暢談之樂一如平日惟散西兒則雙蛾不展若有所憂不能如昔日之歡愉此愁悶之態人皆

覺之。侯夫人與男夫人則不覺耳。男夫人以病軀延接賓客。勞憊實甚。賓伐兒家既行。急返寢室。以資休養。散西兒從之。覺其母時凝眸視之。若重有憂者。女郎莫從揣測其意。欲詢其故。於母而朱脣屢啓。終不敢。問男夫人。亦默焉不語。惟於將別之際。堅挾其女之臂。及以吻親其額也。又發一長歎息聲。散西兒爲之愀然。徐行出其母寢室。而返閨闥。行至廊中。忽遇阿斯柏齊云。奉主命來邀姑娘者。爾時侯夫人高臥牀榻。朗誦小說。見外孫女至。彼卽釋卷指牀畔一椅。命之坐。女郎遵命。遂曰。外祖母呼兒諒有事故。頃疑玉體或有不舒。今見容光知頃所料者誤矣。曰。余非病。乃頭痛耳。余乃與賓伐兒家無緣。彼儕來此一聞其聲。令我頭痛。余亦不自知其何故也。女郎曰。賓伐兒先生固忠厚長者也。卽外祖母曾諭其言行之端方矣。曰。然。彼効力於勞慈夫人家至久。公夫人恆讚其誠實。曰。卽賓伐兒夫人亦一德容兼備之婦人也。曰。然此婦肌膚雪白。長身玉立。髮細而茂。觀其狀態。似貴族家婦。然吾兒愼勿徒取外貌。試一考其位分。則賓伐兒夫人與其夫同等。僅公爵夫人家之助理人耳。女郎曰。外祖母之言固當。然賓伐兒夫人非曾爲敎員乎。敎員乃處尊貴之地位者也。侯夫人曰。今且勿詳論賓伐兒夫婦之身世。吾兒以愛度亞爲何如人耶。女郎羞澀。問曰。愛度亞乎。曰。然。散西兒局促答曰。余以爲愛度亞者敦厚而忠正。勤奮而誠樸。所受敎育。又超恆流。社會中不可多得之少年也。曰。吾兒愛度亞所受敎育。殊不與其家世相稱。其父母亦太不自量矣。欲拔其子於流俗之中。遂以山諾納騎士所受之敎育授之。其子而自忘其家世之不稱。不大可哂耶。散西兒聞之。體顫。目垂。額呈微紅。羞愧之念迫之。而然侯夫人覺之。問曰。汝奚爲不答。散西兒曰。兒將以何辭對耶。曰。汝可以對於山諾納亨利騎士之意見爲我道之。曰。祖母之言過矣。兒年正稚。爲

可評論當世少年耶曰愛度亞之爲人汝已爲吾言之矣何獨於騎士而靳之曰愛度亞與亨利有未可並論者侯夫人曰噫余知之矣汝蓋不愛愛度亞……散西兒不欲夫人道破其心事急呼曰外祖母愼

勿妄言然侯夫人不爲之動仍續前文而言曰汝蓋不愛愛度亞而愛亨利者散西兒聞之羞不自勝急匿其面於華勢佩篤夫人枕旁夫人曰汝奚羞爲汝苟悅愛度亞者誠足爲吾家門戶之羞若悅亨利情理皆合奚爲羞耶亨利才藝出衆英英露爽無愧騎士之稱擬之古英雄蓋馬翁圍城中力戰陣亡之昂倍男爵之流亞也侯夫人語畢長歎散西兒呼曰吾母曾有傾向愛度亞之意外祖母詎忘之乎曰爾母誠有以爾許婚竇氏之意然爾母病腦力微弱神志且紛亂矣婚姻之事豈可草草當自察情理而決之不可徇母意爲向背爾母欲爾嫁愛度亞余則甚願汝爲亨利

婦也散西兒舉首視其外祖母兩手交叉雙眸凝注若幻景當前明知其非眞而仍欲一察其形象者是時男夫人臥室之鈴忽大震散西兒知有異蹶然而起急入其母之寢室見墨爾西里夫人仰臥牀上昏迷不省人事而血自口中湧出散西兒見之驚愕不知所措亦不復念愛度亞與亨利矣一切雜念消滅殆盡所迴旋於胸中者惟其阿母之危狀耳散西兒急以香氣薰之僕婦以冷水淋之且搖其首男夫人乃蘇既省人事急欲匿其滿染血痕之帕恐其女見之而驚也然首觸散西兒之目者即此帕也男夫人低聲喚之曰吾兒乃在此耶散西兒曰然吾母勿悲危機初轉靜養爲宜是時阿斯柏齊亦奉侯夫人之命來視男夫人之疾病者謂之曰較頃者舒適多矣上覆吾母舊疾復發非重症也老人勿庸來此散西兒握其母之手嗚咽而泣然自此後男夫人之羸弱又深一層矣是日散西兒癡然枯坐於旁其母屢命其歸寢而彼乃未允僕婦乃移一榻於男夫人之牀側散西兒伴其母宿故男夫人夜中之狀況惟散西兒見之男夫人微有寒熱睡時甚短欲安寢矣而咳嗽時作不勝困憊散西兒臥於旁一聞其母嗽即蹶然興蓋是時女郎爲深沉刻摯之憂慮所中寧復能安睡耶男夫人憐之咳嗽將作必竭力忍之不使發聲於是男夫人之困苦乃滋甚矣天色將明男夫人倦極酣睡散西兒初猶警視繼不勝疲亦入睡鄉散西兒憂慮太甚神魂恍惚夢境迷離闔眼之後即覺身不在母房而在風景明秀之園中園中花鳥繁多散西兒徘徊於其間仰觀俯察歡樂無量此間花皆解語鳥均能言散西兒往來之際一一能識其趨向向之幻想者今竟成事實矣樂何如耶遂自念曰此非人境殆天國也此間花鳥天殆造之以歌頌其功德歟散西兒未嘗與人偕遊亦未嘗有人趨至其旁而其身忽爲亨利所擁抱第見亨利面色蒼白亨利

凝眸視之若蘊無限之深情散西兒以手自捫其心心不跳躍異之斗聞有細微之聲起於耳際曰汝兩人皆死矣今所遊者天國也散西兒殊不震駭遊目四矚所見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其目光能窺各物之裏所立之處有樹一叢枝葉茂盛然羅列叢樹他方之各物散西兒均能見之若無樹然園之牆似以蒸汽爲之園中各物似以玻璃製成蓋散西兒所遊之園中所貯者百物之魂有其形而無其質者也散西兒方徘徊瞻顧忽見一婦自遠至面蒙薄紗察其狀酷肖其母此婦愈近散西兒認之愈眞然此婦行近時舉步絕緩散西兒因而詳察之知其婦所服者非常服乃入棺時之殮衣也散西兒瞿然自視且視亨利三人之服裝同皆殮衣也此婦徐行不已遂與散西兒相對散西兒自薄紗中窺之察其容顏果阿母也遂躍而前抗聲呼曰吾母吾儕幸福不淺矣三人同死不易得也呼畢嗚咽之聲繼起而散西兒遂醒迴眸四顧此時男夫人已坐於牀上面色淡白若白石琢成之神像所御之衣輕而潔若殮服憔悴枯瘦與散西兒夢中所見者相去無幾矣男夫人之醒先於其女其醒也亦爲夢境所迫見散西兒忽張其吻忽蹙其額知必爲夢魔所纏披衣而起欲呼醒之聲未及發斗聞其女夢中之言散西兒本欲重尋舊夢今見其母披衣起坐遂不敢闔目而其母復呼之曰吾之可憐兒適聞汝夢中囈語汝今甚不滿意於未來之身世乎不然何爲厭生樂死也散西兒呼曰否否吾母氣體若復其初兒之幸福方興未艾何爲欲死耶頃所言者蓋夢中囈語耳不足深究也願吾母恕之男夫人曰嗟乎吾兒余素以勤儉淳樸之道導吾兒欲吾兒異日入勤儉質樸之家而無所嫌也余之苦心惟天知之耳然余未嘗不咎天之夢夢也彼蒼既與汝以異人之秉賦絕世之姿容矣何爲於福命乃靳而不與耶吾兒試言之余嘗以驕矜奢華之

第六集

習導汝乎散西兒曰否吾母之訓誨兒者固欲兒異日成一賢婦如吾母也男夫人遂歎曰然則汝何爲忽愛彼少年乎曰嗟乎吾母兒實不自知其何心然夢境迷離之中覺伴此而生不若偕彼而死也男夫人喟然歎曰此殆天意余不能强也夫人語時昂首向天叉其兩手若不勝其悲恨者

第十四章　賢婦將卒之狀

嗚呼男夫人之鞅鞅也亦其宜也慘淡經營不使散西兒入交際酬酢之場以固其未斲之太璞以保其渾然之天眞者十餘年於此矣男夫人知政局變遷之靡有已時又知前朝殘貴之不足深恃也故欲散西兒婚於質樸無文之庶民家一聞竇伐兒之求婚其意已定雖侯夫人撓之仍不爲所惑皆所以爲其女幸福計也孰知男夫人昔日以爲幸福者散西兒今反引以爲痛苦耶當散西兒之未晤亨利也未嘗有幾微反抗愛度亞之意起於胸中其母屢與之言竇氏婚事彼已屢允之不幸亨利忽蒞昂童使散西兒芳心上增此懊惱之物侯夫人素不以連姻竇氏爲然今見兩小之情頗洽遂極力慫恿外孫女勿從母意於是散西兒心志遂搖惑矣男夫人喟歎既畢垂首牀側悠然以思思散西兒夢中流露之數語而

吾今又迴述亨利之近狀以告讀者亨利自見散西兒後即驚其豔繼與之言又賞其慧以爲此小村落間無名師敎之敎之者惟其母耳何以所造乃若是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而向所見之麗人自覩散西兒遂無顏色矣散西兒之聲音笑貌遂大書深刻於少年騎士之腦當其返倫敦也車中無聊時與其姑母談散西兒訣之不置勞慈夫人遂縷述墨爾西里夫人之家乘云其夫死於八月十日之變男夫人奉母挈女矯裝爲農婦以鄉人爲導驅車出國門幾爲關吏所偵破幸竇伐兒適爲驗照員爲之易護照遂脫

於難而安抵英倫此類談叢至饒興味而其事與散西兒有關尤爲亨利所樂聞既返倫敦亨利別無他願惟願重蒞昂童耳別無他謀惟謀託故飾辭再訪麗人耳然再覯玉人之機緣不久即至無所用其躁急墨爾西里夫人自悉其女之愛情不輸於許適之愛度亞而輸於泛泛之亨利心緒煩悶病勢復篤於是侯夫人作書致勞慈夫人請來視其女之疾散西兒亦致書竇伐兒囑其延醫且告以病勢危篤恐將不諱翌日兩車同蒞村舍之門其一勞慈夫人與其姪所乘其一則載竇伐兒夫人與其子者若來客僅亨利與其姑散西兒可延亨利於房而見之今則兩少年同來勢處爲難之地矣且男夫人病甚劇兩少年不便入病者之室於是侯夫人延兩少年至其寢舍而呼外孫女來此伴之散西兒聞命即至與兩少年周旋亨利與愛度亞未嘗不相識然兩人氣度不同門望各殊酬酢之際貌合而神離亨利以家世之華貴品位之高貴有俯視羣倫之概且所交游者皆各國之貴介俊彥故志氣豪邁而意興放逸若愛度亞則生長於樸素之家納其身於準繩之中儉以自約樸而寡飾與亨利適相反夫今之愛度亞赫赫銀行司庫之子也家資豐厚已離故主而獨立矣然兩人並肩而立終覺相形見絀見者將不以愛度亞爲銀行司庫員子而仍以爲勞慈夫人家會計員之兒矣散西兒者思慮精密志氣高傲之女郎也寧有不悉兩人氣度之不同哉矧又有侯夫人從而表顯之亨利優越愛度亞處不僅家世學問而已即發音吐辭一舉一動皆有華貴氣象無一不周旋中禮此必非愛度亞所能企及愛度亞身不入交際社會故偶發一語恆足徵其見聞之隘而亨利則異是作汗漫遊者三載於此矣亨利貴公子也又法蘭西王室忠臣之裔也且爲聲望卓著之勞慈夫人之姪每出遨遊遍謁其王侯貴介名公鉅卿受其優異之禮沐其

特殊之恩故年僅二十而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三大邦之名流俊髦無不與遊彼愛度亞所識不過銀行中人所交不過鄉曲學子烏能望其項背哉侯夫人非固欲揚人之短特護貴族而斥平民乃其積習故彼於亨利禮貌有加而於愛度亞頗輕視之言動有不合於禮者尤必面加糾正愛度亞惶恐無地散西兒深憐之亦爲之局促不安不耐久坐則往省其母辭別而出女郎既至病者之室則兩家貴賤之不同又赫然現於目矣勞慈公夫人坐於男夫人之牀側寶伐兒夫人則坐於牀下公夫人所倚者爲安樂椅而寶伐兒夫人所坐者則小椅也墨爾西里夫人與兩人言雖同其殷勤周摯而寶伐兒夫人偶與公夫人談必稱其尊號卑以自牧不敢抗禮當寶伐兒夫人爲勞慈家教讀時恆如是今仍其舊禮不敢以家稍豐殖而岸然自大也此爲寶伐兒夫人守禮處而散西兒見之則覺地位之顯有不同不特兩家子弟爲然即兩家之尊長亦如是殊覺有所難堪也自此次兩家同莅村舍之後散西兒輕視愛度亞之念無形中不覺又深一層當亨利與散西兒之會晤也未嘗以一言致其愛慕之忱然眉宇之間盼睞之中無往不寓眷戀玉人之意散西兒何等聰明固亦默喻之矣回顧愛度亞則吐辭木訥面恆發赬以視亨利之英爽豪邁眞有天壤之別於不知不覺間漸暱亨利而疏愛度亞愛度亞微有所覺故是日寶伐兒夫人及愛度亞辭別時散西兒仍如平日所爲以額就寶夫人以手授愛度亞而報此禮者惟寶伐兒夫人至愛度亞則鞠躬禮之而已不敢復與握手矣當兩家同莅昂童之後閱時未久醫生亦至飲病者以甘和之湯用潤肺葉旋立一方仍守前法略增重量而已是夜散西兒仍欲伴宿其母房中其母堅拒遂歸寢舍散西兒獨坐房櫳凝神靜思日間之事竟似潮湧又來心頭愛度亞與亨利之影又髣髴現於心

目中矣兩人之影於腦界中所占地位初略相等繼漸消長愛度亞彌小而亨利彌大數分鐘後覺愛度亞之影漸歸消滅所留腦中者惟亨利一人耳顧此時散西兒情雖注乎亨利而意尙有所躊躇以爲許婚竇氏母氏意也今我移其情於他人是乘母病而違其意於良心上可告無罪乎散西兒純孝之女子也深以母病爲憂故眷戀亨利之意亦頃刻卽滅繼又致念於其母念母病殆將不起則自今以往得依戀膝下者爲時至暫又不禁淚涙涙下矣散西兒一念及此深悔平日離母時間之太多自今夜起散西兒遂終日不離其母左右暫違容顏者惟進膳時耳然進膳甚速膳畢卽來散西兒是時專心壹志於其母侯夫人亦時來視其女疾然不耐久坐片時卽去云彼愛其女至深且摯今見其病日劇心良不忍故不願久坐覩此慘狀也亨利無日不蒞昂童以探墨爾西里夫人之病狀與勞慈夫人偕並驂而至否則一人跨馬獨來其來也散西兒不恆款接以母病方篤也然深情脈脈固貯芳心雖不公然接見而當其臨行之際或頷首送盼以表禮意愛度亞逼於銀行中事不能日日蒞此惟於星期日一來探視而已自竇伐兒求婚後墨爾西里夫人雖默許而未嘗宣之於口故兩家於婚姻事尙未有所討論也然墨爾西里夫人心目中固以愛度亞爲快壻矣見竇伐兒家人來恆呈跼蹐不安之狀竇伐兒家亦微覺之以是昂童中竇伐兒及愛度亞之蹤跡漸疏頻來視疾者惟竇伐兒夫人一人而已當是時男夫人氣體益孱肺病愈劇夏季尙有蘇息之候迨屆秋令大地溼氣熏蒸旁薄而病肺者益不能支男夫人遂日卽於危矣散西兒須臾不離左右哀痛不能自持一切雜慮都消所念者惟阿母耳惟亨利頻來視疾女郎見之愁悶稍釋日久之後愛情鞏固戀慕亨利之忱遂若爲散西兒之第二天性矣亨利一臨未來身世之憂

念因以藏匿即母病危殆之悲感亦爲蘇息墨爾西里夫人平日善揣其女之意向故散西兒之心事其母窺之歷歷於是男夫人疾病之中深思默慮以爲爲其女異日安樂計固當擇豐於貲者嫁之然非所愛而勉強之其苦等於入獄男夫人念及此旁皇莫知所措遂不敢與散西兒復談婚姻事惟默禱上帝相此弱息善爲處置而已散西兒憶其母昔日諄囑之言又見其母凝眸視彼良久未釋似重有憂者知其母恐許婚竇氏之計中變而然也遂以肫誠懇摯之狀投身於其母懷中重申前說告以願嫁愛度亞且設誓以明不貳嗚呼勇哉散西兒以順於其母之故不恤割其所心愛而順親意然是蓋迫於大義而然固非情之所安也男夫人爲思慮所擾病遂益深精力日減而晚間虛火上升若患寒熱夫安睡者人生休養之必要也而男夫人偶闔其目即有恐怖驚駭之事現於夢中體益不支矣顧夫人病雖劇神識清明如平時病根之深彼固自知之且惟神清而體弱感慨乃愈多思慮乃愈深患怯症者往往然也散西兒見其母喟歎時生以爲其母精神尚充故語多而朗深以爲喜不知人將棄世恆有片時之清明謂之迴光返照彼閱歷未深之散西兒烏能見及此哉男夫人愛女情切不欲令其知病根之深且又知永別之時將至而又不忍作永訣之語恐傷愛女心也矦夫人未嘗不知女病之劇然彼不恆至病者之房至則亦閱時至短故彼於病情初不明晰所見尤在散西兒下又烏知其女之危在旦夕哉故墨爾西里夫人病情危迫之眞相惟彼自審之耳墨爾西里夫人者宗教家也深以天道爲有知以爲不得志於人世終必獲報於天國緬想平生立身行己無愧無怍而人世之艱辛則又遍歷而飽嘗之矣卽一旦魂升天國天必鑒其貞誠而錫以安居故男夫人雖知病將不起絕無驚怛之容惟求與牧師相親耳牧師愛

爾蘭產也。距昂童二里而近。有小村名愛特沃者。牧師之所居也。牧師每間二日。必來視男夫人之疾。意氣至相投。一日、朝暾初上。距牧師平日涖止之時。尚早數分鐘。散西兒坐於牀側。墨爾西里夫人握其手。引而近之、擁之於懷。徐謂之曰。吾兒乎。知爾母體日弱。病日增乎。奉上帝之召。馳赴天國。蓋旦夕間事也。此境至尊嚴而清潔。懺悔罪過。洗濯身心。乃可與之對越。余不可不預為之備。故昨日已囑牧師今日來此。為此懺悔作超升上界之助。吾兒今日慎勿離此。當行懺悔禮之際。汝可跪於牀下。與吾同禱。若吾聲有不聯絡者。汝可為我貫之。俾以至誠感格。散西兒悲呼曰。嗟乎。吾母慎勿作是語。兒心碎矣。兒不願與吾母有一點鐘一分鐘一秒鐘之離。彼上帝者。慈祥愷惻者也。豈有不憫兒之孤苦。而令吾母久居人世。俾吾母女旦夕相守耶。吾母何為急延牧師作哀痛之懺禮乎。男夫人微笑。繼復引散西兒之身而偎傍之。謂之曰。余之延牧師者。從醫生言也。散西兒聞之。震慄。初尚有一線希望。今聞末一語。女郎之希望絕矣。女郎方戰慄。忽聞鈴聲大震。是聲也。慘怛之聲也。散西兒聞之。哀痛欲絕。鈴聲甫畢。諸門大啓。兩童子各執一燭。肅然導引牧師。盛服莊容。捧祭物聖經。從其後以入。是時。侯夫人亦來。廊中悲痛。不能自立。僕婦挾掖之。貧窶教士十餘人充塞。男夫人之前房。此輩曾受夫人布施。聞其將逝。故來同禱。兩童暨牧師既入病者之室。鈴聲復響。男夫人遂起。合掌坐於牀上。同禱者皆跪。悲慘之懺禮。由是始矣。男夫人洋洋如平時。其聆牧師之禱也。靜謐而恭肅。間亦自誦祈禱之辭。與牧師之聲相應和。顧夫人之體已弱。甚祈禱之際。乃暈二次。同禱者皆以為逝世矣。按其手。脈尚躍。察其面。色尚紅。是以知其未逝。蘇醒之後。祈禱畢矣。男夫人恭接聖餐而嘗之。於是同禱者皆起。兩童子執燭而退。牧師亦退。牧師且行且搖其鈴。鈴聲

與牧師俱遠散西兒聞此悲聲哀痛慘沮面無人色自行懺禮男夫人之神氣反畣舒泰靜穆病若稍痊散西兒見之。爲之欣慰。是夜其母屢促其去。散西兒勉允之。命僕婦臥於母房。以代奉侍之勞。且囑之曰。

若見危迫速來喚我侯夫人是夜亦欲伴其女男夫人堅懇其歸寢以爲年老力衰終夜不寐將不勝勞瘁而病非爲人子女者心所安也是夜之前半病者神態尚安。及時將向晨。散西兒方酣睡。忽驚醒。蓋聞有人喚之也。疾躍至牀下。披衣闢門。急趨其母寢室。是時男夫人方咯血爲勢殊猛。僕婦未敢頃刻離左右。欲往喚散西兒。起而勢有所不能。男夫人倚僕婦之臂。昏暈不省人事僕婦倉皇不知所措抗聲呼助散西兒卽聞此呼聲而驚醒也男夫人昏迷既久乃徐蘇啓眸見散西兒在側微笑方危迫之際自以爲卽死不復能見其女矣不意徼天之幸已絕復蘇母女重逢因

是作此微笑乎散西兒之入室也見其母不省人事亦以爲逝矣卽跪於牀前握母手而痛哭且哭且禱聲慘悽不忍聞迨其母漸蘇散西兒仍跪不能起蓋其母既蘇之後凝眸矚天以手按散西兒首其意若曰大命已盡不得不與嬌柔溫厚之愛女永別自今以往惟願上帝錫以福祿賜以康健散西兒深喻其母之意故跪伏未敢動也男夫人既釋手神精絕靜謐然散西兒不敢因其靜謐而離左右恐暫離片刻而母氏之魂卽於此片刻間超塵世而入天國蓋男夫人所存於身者僅細若遊絲之氣藉舒呼吸而已呼吸既斷則魂靈脫軀殼而飛矣夜盡晝來旭日初上男夫人見之戀戀不忍捨命推窗以納日光夫人與朝陽相接此其末次矣故戀而納之也是日天光晴麗氣候溫暖時序雖秋彷彿春令男夫人寢室之旁有古樹焉其枝夭矯而上騰壓覆屋頂枝之上有綠葉焉有黃葉焉有枯葉焉秋風起處落葉紛紜翔舞空際故作秋聲男夫人愀然凝眸視之每一葉落彼必微笑以爲少緩須臾大命卽盡形消影滅亦如落葉之朽於地耳對物自擬不覺感慨係之散西兒見其母目不轉瞬以對古樹知必有異亦從而觀焉且攷索其用意所在知其母必有所感觸欲往闔窗男夫人止之曰余欲閒覽景物吾兒且勿閉此黃葉辭枝容易秋風起耳余願靈魂之脫軀殼其易亦如黃葉之脫古樹則余所受之痛苦少矣散西兒愀然問曰然則吾母有所苦乎曰否無所苦也且較向者爲安吾身不覺有痛苦者久矣若以無痛苦爲人類生存之原則余之生命似尚未絕散西兒聞之若獲至寶希望頓生喜而呼曰善哉吾母之言也兒今有望矣上帝殆以兒禱懇摯故以慈母還兒歟散西兒復合掌而跪抗聲復禱狀絕懇誠其母見之爲之感泣淚隨頰下且泣且搖其首散西兒問曰吾母何爲搖首得毋有所疑乎上帝萬能好以靈跡示人生死

骨肉惟其所欲則兒之所求自帝視之其事良易苟鑒其誠必能如願以償吾母何爲疑耶散西兒語至此揚其手於空中作籲天狀大聲言曰嗟乎吾母兒頃者掬誠以禱丹忱上徹於天馬突林爲其兒臚直禱柔依闓爲其女禱肫誠懇摯矣然實無以逾兒也虔誠若是而天猶夢夢則天無知矣散西兒語畢復禱其聲至微而男夫人則仍搖首似不以其女之說爲信嚮午侯夫人亦來探視其女入室舉目見病者面灰敗無人色疾大漸矣於是恍然悟昨行懺禮之必不可緩病者舉動之當於理也是日男夫人漸呈虛脫之象暈厥數次然當其暈時無絲毫之痛苦緊閉兩眸面若死灰如是而已首兩次暈厥時侯夫人適在驚駭不知所措狂呼吾兒死矣於是男夫人與散西兒皆請其離此他去以爲久居於此適滋紛擾徒增悲感傷老人之心不如已也侯夫人不忍久留遂退至散西兒則一片愛母之神魂直欲與其母之魂靈相合膠固融洽不能解離向晚男夫人病勢益危迫窗終日閉至是命啓之是窗透夕陽之光斜照室中晚景絕佳男夫人平日好於此晚眺今雖病仍不能忘故命啓之散西兒聞命卽起欲往闢窗而男夫人竭其剩餘之力堅握其女之手謂之曰爾勿離此散西兒凝神以察其母寒熱已退面慘白而手冷若鐵遂不敢離命僕婦啓窗男夫人竭力轉側面對夕陽而臥是時適有黃鶯鳴於樹間是鳥好於夕陽時舒其清音瀏亮悲淒男夫人所樂聽也遂引散西兒之手而謂之曰兒其聽之散西兒遂覆額於其母之胸際而靜聽之心靜則纖悉必聞斯時散西兒之耳中不特鶯聲嚦嚦卽其母心胞緩而有序之動蕩亦微聞之矣靜聽良久散西兒不復措意於林間之鶯惟凝神壹志默察母心動蕩之徐疾以卜其生機之盛衰鶯鳴良久振翼而去至百步以外之樹而止清音復作數分鐘後鶯復飛去離此愈遠其聲愈微

心稍粗浮者幾不能聞聞之最清晰者惟垂死之墨爾西里夫人耳久之鳴聲全歇而夫人心胞之動蕩亦於是時止矣散西兒震慄瞿然驚悟以爲鳴聲方歇之驚殆卽其母超升上界之魂歟不然何以心胞之震與鶯鳴同時俱息耶散西兒遂舉首察之男夫人面色慘白頹然不動雙脣微啓張目直視散西兒曲躬對之男夫人弱息猶存喘而言曰吾吾吾……與汝永別矣聲細幾不能聞但見脣吻翕張是時散西兒忽覺冷風側面毛骨悚然靜觀病者狀與昔異目已閉矣脣亦合矣全體微顫手亦徐動似欲握其女之手者繼遂寂然散西兒頃所覺之冷風意卽男夫人超升上界之魂歟身手微顫動者與其女作最後之訣別也男夫人遂捨其女而長逝矣散西兒恐驚其母之魂不號不泣然熱淚之湧出不可遏止矣散西兒急往園中折色香俱備之百合花一枝置其母之手中繼命僕婦速延侯夫人至此料理後事而己則跪於牀側爲其母之魂竭誠以禱

（上卷終）

詞林

贈樂琴阿姊　倚虹

青衣蕉萃舊朝雲。掩涕尊前感不勝。縞素芒鞋銀燭底。紅顏終不負將軍。

贈春鏡樓　藺廬

調馬揮鞭一俊人。黃金多少淚成塵。彩雲曲罷秋孃老。賸看江南鏡裏春。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

二集上卷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中國連史精印

歷代詩話續編

全書二十四册定價洋八元

本局前出影印歷代詩話一書發行以來大受海內歡迎茲由無錫丁仲祜先生繼選續編實足補前編所未備爲詩話中之完璧不僅後先媲美已也本局用連史紙精印現已出版茲將要目列下

本書內容目錄

本事詩　唐孟棨
樂府古題要解　唐吳兢
詩人主客圖　唐張爲
風騷旨格　唐齊己
觀林詩話　宋吳聿
誠齋詩話　宋楊萬里
庚溪詩話　宋陳巖肖
草堂詩話　宋蔡夢弼
優古堂詩話　宋吳幵
艇齋詩話　宋曾季貍
藏海詩話　宋吳可
碧溪詩話　宋黃徹
對牀夜語　宋范晞文
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
江西詩派小序　宋劉克莊
娛書堂詩話　宋趙與虤
滹南詩話　金王若虛
梅磵詩話　元韋居安
吳禮部詩話　元吳師道
升庵詩話　明楊慎
藝苑卮言　明王世貞
國雅品　明顧起綸
四溟詩話　明謝榛
歸田詩話　明瞿佑
逸老堂詩話　明俞弁
南濠詩話　明都穆
懷麓堂詩話　明李東陽
詩鏡總論　明陸時雍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如此京華二集上卷

葉小鳳

第一回　良宵豔曲飛越夢痕　拉縴援梯詼諧世故

第二卷第一回的登場主人便是著者的朋友吃肉頭陀一天他在北京南味齋酒喝多了人家拉着他中和聽戲去他一到戲園裏倒頭便睡恍恍惚惚像在甚麼地方聽戲的一般門帘一起便有個容華絕世的美人走上場來見他霓裳羽衣玉翹金雀一步步如垂柳着風漾到春光深處的唱着四句道玉宇瓊樓天上紙灰血淚人間勸君忙裏且偸閒參透貪嗔癡戀兩戒河山如夢百年功罪猶懸芳菲自惜損華年付與殘編斷簡頭陀聽了這一折西江月不住點頭贊歎却自己問着自己道這是齣甚麼戲文呢正想着只見臺上湧出一座絕精緻的花園來一樹桃花正含葩欲吐那人摘了一枝向着他唱道

〔南呂〕〔步蟾宮〕團香搓粉瓊枝豔費工夫天公裁剪爲樓頭春懶曉妝人來替花容裝點

頭陀聽完了這一支不覺驚歎道這不是明明說着國事却借着桃花譜此豔曲美人又唱着第二支

〔瑣窗繡〕是劫後生成埋玉緣似萍痕絮影淚跡年年護花鈴底儘流鶯喚漏露一縷春光消息又留得春光幾日供愁人眼前消遣

頭陀歎道佳人猶舞瓊臺月已報周師入晉陽誤國的何止一人只現在大錯已鑄天道難回就便悔過恐也遲了正想着那美人又唱第三支道

〔繡帶引宜春〕輸與他樓頭春鏡陌上香韉收拾起畫舫珠簾打當着酒香歌豔深淺妨他紅上櫻桃靨

占盡了韶色鬧香博得個酒闌人倦一刹時紅雨纖纖困懨懨塚冷埋香慘悽悽人來別院賸枝頭綠肥紅瘦綺恨年年

頭陀聽了這一支不覺悲從中來不住的咀嚼着綠肥紅瘦綺恨年年八字道人事無常滄桑萬變就是微倖成功到頭自問也不過像這桃花空留綺恨罷了正想着忽見臺上風過處將一樹碧桃吹成紅雨一瓣瓣飛入個池潭裏去那美人臨水徘徊了一回唱第四支道

〔東甌連〕風過處春去也流水天涯夕照天教人忒覺春光賤托遊絲黏花片怕經紅怨綠愁邊已成滄海桑田玉樓人去恨綿綿

那美人纔唱完忽然臺上燈光全息一陣風奔雨走座中颯颯居然有無限秋氣撲上心來頭陀不覺愁然變色忽聽得臺上隱隱唱着尾聲道

〔尾聲〕天公不管人憔悴特地的團絲作繭造作窮愁付簡編

頭陀聽到這兒看到這兒不覺將手向桌上一拍道誰實致之而至於此手纔拍下忽聽得豁琅一聲有一個人拍着他大笑道睡夠了又該發脾氣哩頭陀經這一驚驀然醒來模模糊糊的見臺上正做着韓奎喜的虹霓關呢桌上的一把茶壺已被他拍翻自己一件寧綢綿袍上淋淋漓漓沾了一大片的茶漬因失神落智的向着隔座的朋友道做甚麽呀他原坐在臺前第一行上韓奎喜這時正串着辛夫人同王伯黨陣前調戲猛見臺下一個牯牛般的肥人形容古怪的從睡夢中將茶壺潑翻了還問人做甚麽不覺回眸一笑頭陀撫掌道不有此夢怎贏得美人一笑我吃肉頭陀今天犧牲了一領縐袍消受得無

雙豔福哩說完也不去顧綿袍上的茶漬竟低首沉吟默誦起夢中的曲文來那知這一句話不打緊却惱了一位滿頭白髮的少年這人的歲數差不多比着臺上的韓奎喜至少也要加上兩倍只他生來有

一種古怪脾氣最不服老除了頭上的白髮面上的皺紋是老天掌着大權沒法違拗的其餘總沒一件不曲盡少年態度穿的是窄袖淺色一字襟密行團鑲的衣服敷的是夏士蓮雪花香粉這且不要說他最惹人肉麻的有時見了奎喜還趕着叫妹子自己竟屈尊紆貴的稱小生呢他是沒一天不到這園子裏的沒一天不坐在第一排上的蹺着脚兒擠着眼兒一見奎喜出場便似一顰一笑專來供他賞鑒的一般其餘滿園子的人在他看來不過是托庇宇下隨從鼓吹的一般今晚突然見奎喜向吃肉頭陀一笑接着又聽見吃肉頭陀說出這無雙豔福的話來眞是鑽心

刺腦把幾根白髮氣得根根欲豎想要發作起來却又看着那臺上的奎喜妖豔旖旎正做得神彩飛揚怕亂了美人心曲只得長歎一聲釘了頭陀一眼咬着嘴唇忍痛不語頭陀却那裏理會得到立起身來向着同來的人道你自看着罷我回去錄一篇絕妙的文章給你明天下酒呢說完逕自出了園子不管東南西北一直撞過了一條街纔仔細看着胡同口的牌樓自己止不住笑道呸摸了半天纔知是金魚胡同再一直下去怕不出乎則門去因喚了輛皮輪回到自己寓裏興興頭頭的燈剔亮了墨磨濃了筆提起了想要寫忽然自己問自己道那夢中唱的是甚麼呀第一句是甚麼呢是甚麼曲文呢呸一個字也記不得了還寫些甚麼不如困他一覺到明天再喝個爛醉尋夢去說沒有完筆還在手裏早已齁齁的睡着了糊糊塗塗的鎮忙了一夜到明日醒來早有個人搴着帳子指着他笑道呸日高猶是不明眸你好醉醉頭陀將手拭着眼一各碌豎起來看時見正是知己的朋友昨日同着入戲園的杜丁卯忙起身下牀自有人來伏侍他洗嗽頭陀一面洗臉一面笑向丁卯道這樣早就來了昨天都半是宿在胡同裏的了丁卯道呸人家差不多吃晚飯了你還說早呢頭陀不覺一楞看壁上時計時眞個已指到三點半了不覺猛記起一件事來道了不得我今天約着個人上午十時見面的不想竟昏睡了因問着當差的道有人來過沒有當差的道人沒來過只內務部齊老爺却打過電話來說上午等了許久沒見爺去今晚准在團雲閣家碰頭頭陀笑道我早知他等得不耐煩呢丁卯道不是齊東野麼他如何居然找起你來頭陀歎道那里有甚麼事不過又要變着方法多買幾隻走狗罷了丁卯道他不是現在在賣開寶面前很紅的麼你是個歌場憊懶漢酒國荒唐鬼便要收買走狗也輪不到你啊頭陀此時盥嗽已畢抽

着口雪茄煙笑道你說我把給不到這走狗兩字麼不知這吃肉頭陀四字還是經黃總長硃筆圈出特委齊東野來按圖索取的呢丁卯聽了愕然不解頭陀歎道癡兒癡兒我吃肉頭陀做了半世的名士幫閒文場供奉大江南北故人不少現在天開洪運甚麼都有只少了幾篇堂皇冠冕的文章幾個有文無行的名士來粧點聖功這拉縴掇梯的能手除却我吃肉頭陀還有那個呢丁卯停了一回道你究竟去不去呢頭陀道這種風流罪過那有不造的說沒有完忽聽得窗外拍的一聲把兩人嚇了一跳眞是

豔曲夢痕疑蛺蝶　帝城秋色走鷹鸇

第二回　金榜親題姓名有價　玉郎豔唱本事成詩

却說吃肉頭陀正同丁卯說着話忽聽得窗外拍的一聲急推窗看時見院子裏一個粗做丫頭執了根竹梢正趕着個小厮打那小厮隔了個石磴嘻皮笑臉的對丫頭作着揖那丫頭又笑又惱的舉着竹梢很命的向石磴打去像捨不得傷着小厮把石磴做着榜樣的一般丁卯只掩着嘴笑頭陀咳嗽了一聲小厮掇着臂便向外跑那丫頭舉着竹梢撩着屋檐道這倒運的蛛兒又織起網來哩丁卯聽了這話不覺悠然神往眼看着他拖着竹梢訕訕的走進去了還不住的在那里咀嚼這倒運蛛兒一句頭陀回過頭來見他這出神樣子不覺笑拍着他的肩道你愛上他麼今天便叫他伺候你去如何丁卯聽了這句話也有些訕訕的道你說些甚麼話昨天說的那絕妙文章呢頭陀笑道慚愧慚愧我竟一句都記不起來了因把昨天的夢境說着丁卯道可惜一篇絕妙曲文給你這醉漢裝到糟坑裏去了兩人談了一回看日已將次下牆丁卯見自鳴鐘上已指到四點三十分因問團雲閣的約何時頭陀道早哩我們出去

走走罷兩人便出了門頭陀因沒吃過點心要拉丁卯至美齋去丁卯原是無可無不可的兩人便進了至美齋頭陀是沒酒不動箸的自然喚了幾碟菜并半斤白乾慢慢的對酌着正沒到兩杯三杯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聲響接着對面房間裏走進四個人來見當先那個人穿着一件藍綢袍子那褶影齊齊整整的似新從小衣店裏捆出來的一般頭上剃得光光的只帶着幾個剃刀劃破的膿包纔結痂的膿蓋映着深青色的頭皮格外明白接着後頭三人一色的窄襟短襖鬆管黑褲一進房那膿包便向桌上一爬搭起狗肉架便三斤紹興四碟牛肝豬腸的亂喊頭陀暗暗將丁卯衣襟一扯兩人便一聲不出的儘看着他們只見一個人先開口道三兒你也算是走好運的了我們不是老弟兄論平日行業時我也算得比你高了一等只可憐沒投着好緣法到底還是個趕車的罷了那膿包冷笑了一聲道這算得甚麼將來皇帝老子登極以後便算不得一個開國功臣像鄭恩高懷德一般只少也得個知事老爺呢三個聽了他這句話幾乎把涎多掛了下來道你又不識字的怎也懂得俯允民意早正大位這些事這八字究竟是甚麼意思啊膿包一手將筷擊着桌子唱着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膽一手端了杯道我管他甚麼民意不民意的只那天財政部當茶房的老朱同我說現在烏龜王八也是皇帝老子脚下的人民你是要想發財的現有張簽名單在這兒只要你自己寫得成姓名便有五十塊錢的酬勞這還不算將來把這姓名寫在黃龍緞上去皇帝老子見了喜動顏開保不定將來有爲官作府的把望呢我也不望別的這五十塊錢是整整的一捲擱在我面前向我招手的我自然把這姓名寫上去了并且老朱還托我多找幾人說送給皇帝老子時好看些呢三人聽了欷然道這樣說我們都情願寫三個字換他五十塊

錢來喝個爽快好兄弟你便不要別處去找就作成了我們罷這時的膿包却變了個樣子將眼睛向上望了望冷冷的道那里都有五十塊的酬勞我是個特受財政部茶房委任的所以有這些像你們由我介紹着自然應該比我降一等大約十塊二十塊是必有的三人道難道一個皇帝纔值十塊二十塊麼膿包冷笑道你們還說這些呢前兒住在火神廟的乞兒阿三不是也由我介紹簽了個名兒他那里得過一塊整錢不過十個銅子罷了說時三人齊聲大笑起來這一陣笑便話隔斷了一時唱戲的亂唱猜拳的亂猜雖只四個人却鬧得盤翻碗倒丁卯回頭含笑向頭陀豎起個大拇指道一個財政部茶房委員已闊到這樣你是個內務部司長齊東野所委的着實不可一世哩頭陀正含着一口酒在嘴裏聽他說着這句話不覺笑得將酒直噴出來道呸你仔細着我來運動你哩丁卯歎道你原不是這樣的人只我想登極踐祚是何等事那些大人先生竟掩耳盜鈴胡拉亂攙到這般地步不禁要替二十四朝太祖太宗痛哭哩說時天已黑了長久丁卯還有別的約知道頭陀到團雲閣去也是時候了便飯也沒吃大家走了單說丁卯別了頭陀走到個地方那地方門口掛了個門燈却沒點着他是出進慣的一直走了進去到了書房外邊有個清俊小厮迎將上來丁卯忙向他搖手自己從窗櫺中偷瞧着那書房中的人正是昨晚戲園裏的那位白首少年只見他纔將雪花粉向一張壽紋百綢的面上敷好穿了件一字襟紅鈕扣的馬甲小袖窄襟長袍自向鏡中端詳了一回笑嘻嘻的從書案抽屜中檢出張泥金扇面來向燈下讀着丁卯不覺一笑打簾子進去道老伯好呀沒到一天就把這蠅頭楷寫起來了那白首少年舉起頭來見是丁卯忙將扇面遞過來道你好說着湊夜便來的實把我等急了要自己送去哩丁卯笑着

不語只將扇面展開看時見齊齊整整密如蠅頭的寫着一首長歌道
旣幸非毛惜惜又幸非邵飛飛美人不畏將軍威旣免作陳圓圓又免作關盼盼美人肯附尙書傳旣恥爲蘇小小又恥爲李師師美人豈願天子知旣懶嫁趙閒閒又懶嫁王保保美人甘作女伶好女伶者誰劉喜奎或言滄州或南皮似把喜神呼小字宜爲奎宿作旁妻女伶三絕聲藝色聲藝易得色難得小菊芬藝眞無雙小香水歌眞第一孫一淸與王克琴色佳便入侯門深亡國久無楊翠喜破家空有李紅林（破余家也）金玉蘭與彩喜鳳色遜藝佳堪伯仲小榮福與金月梅色衰時過誰推重津門近歲品羣芳獨有喜奎稱擅場豈但名聲超菊部直推顏色比花王人言十九二十矣我謂十七十八耳碧玉何曾似小家姑射居然眞處子多少王孫枉墜鞭登臺纔得望嬋娟哀梨幷翦歌喉脆荆玉隋珠色相圓倘生天寶唐宮苑嬌過念奴定無算差伴諸郎二十五多費八姨三百萬牙旗玉帳鎭臨淮選色徵歌十二釵更慕綠珠築金谷曾拈紅綫到銅臺任他痛哭還長跪那要英雄作夫壻美婦空思陰麗華佳人豈屬沙吒利還君明珠淚雙垂枉是相逢未嫁時纔知世上奇男子不及民間好女兒都人初見誇容態座比叫天更多賣幾壓蘭芳與蕙芳休論白菜與菠菜誰說梅郎是雅音若論貌可配南金日停驄馬陸公子願解貂裘夏翰林翰林怪我多奇遇親見星眸向西注認得狂奴喝采聲博來天女橫波顧公道慈心愛大士任人飽看舞臺仙莫言無與蒼生事我已多添壽十年
上款寫着恭呈玉芙仙子粧次下款寫着壽陽蘗笑庵沐手謹撰書不覺暗暗好笑那位笑庵先生却趕着問寫得還過得去麼又道你把這扇面送去時千萬說蘗某是當今第一才子平日不輕容易替人寫

字的寫小楷是越沒有的事這次見了玉芙不知怎樣直從腦門上佩服到脚根下纔破例出此呢丁卯你趕快送去我們在園子裏碰頭罷不然怕趕不及他在家了正說着忽聽得門內嚶嚀一聲葉笑庵便矮了半截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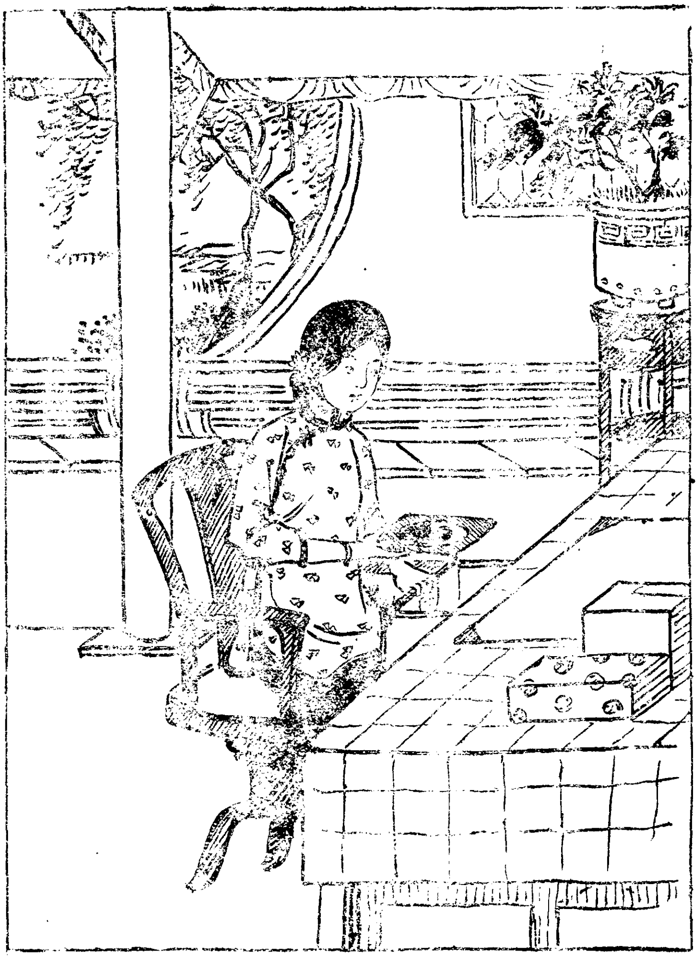
燈前初試調鶯手　簾外驚聞叱燕聲

第三回　禁風狂蘭閨定清課　探祕密瓜子寓癡情

却說葉笑庵正與丁卯說着話教他送扇面給劉玉芙去那知簾外有個丫頭笑着推進簾來見有客人在屋裏便不敢多說立在一邊笑庵問做甚麼丫頭吞吞吐吐的笑道姨娘問大人的字寫完了沒有呢丁卯意是這扇面上的字想葉笑庵現在竟大建乾綱把贈女戲子的詩都在閨中明白宣布了那知笑庵聽了丫頭的話囁嚅道今天客來多了竟沒有寫明天補着罷那丫頭欲說不說的出去了笑庵暗暗揑了把汗想好險啊虧他沒聽見扇面的事不然這事又鬧大哩原來笑庵在廣東罷官過滬時候清狂裘馬名遍北里曾費六千金娶了個妓女名雪雁的這雪雁原也識得幾個字一經名士幫忙便居然算嫻習翰墨自娶了回來後因他原姓是薛便上上下下的喚做薛姨六十歲老人得了這盛年寵妾自然越發愛憐薛姨見他頭髮也白了還在外邊裝着少年胡行亂走便下了一番苦工定出一條規則來起初要他每日替自己上書一課後來教的倒沒有甚麼讀的可着實不耐煩了便將書包向牀頂一擱道鬧得人頭都漲了不學這勞什子罷笑庵把不得他這一聲也立起身來呵了個腰道這我也覺得怪膩煩的說完搭訕着想要溜雪雁笑着一把拉住道還有事煩你哩好意思便出去了一路說一路替他磨

着墨兒潤着筆兒焚了一盒細香展開一張雪花箋將笑庵軟丟丟的向椅上一撳將香撲撲的櫻脣直湊到笑庵耳邊低低道焚名香對美人磨隃麋抽珊瑚這淸豔福分倘不値你寫二百個蠅頭小楷麼笑庵經雪雁這一來不覺熨熨貼貼的居然一筆不茍的寫起小楷來雪雁暗自好笑越發添香拂紙伏侍他得甜蜜非常笑庵這一天的二百字眞寫得舒服從此被雪雁逼着每日寫小楷二百算是一定的功課把他那雙胡行亂走的脚跟管束住了一半這日功課沒完要緊着玉芙的扇面便在書房裏瞞着雪雁寫好了一雙手腕已有些膄膄的正要預辦出去那知索字債的來了勉强將索債的打發了出去不覺向丁卯將舌頭一伸笑道我們分頭進行能丁卯兩人便出了門各自坐着車去了那知雪雁聽丫頭回來說着明天補寫的話早已明白了一半想多分是又約着金哩玉哩便獨自一個人走到書房裏見墨牀上餘瀋未乾一枝新開的鼠鬚筆擱在架上因自言自語道寫些甚麼呢這樣整齊停當的說時將抽屜拽開見滿堆着零稿斷簡隨手翻弄着突見一張信紙上寫着幾句道此兒已有所天出入監視綦嚴躧難代致思慕等後面笑庵自己批着八個字道唉這相思害定了也雪雁含笑將這紙藏在袋裏再翻弄着見一張照相中間映着個遺翠花的翠香小影上邊又是笑庵親筆寫着上天下地縱今橫古第一美人之影下邊寫着私淑壽陽葉笑庵謹題將那小影端詳時却也有幾分姿色便也藏在袋裏再看時又有東西發現了見一枝戴殘的粉紅香水花花瓣的顏色已褪成灰黃色了蒂上繫着一根絲綫絲綫上繫着一張紙又寫着幾個字道前夕以燕卿之介得盡誠意於玉孃燈炧燭跋黯然强別投我瓊葩以矢不忘雪雁又將這花藏在袋裏想可了不得再找下去怕袋都裝不下哩隨手再翻着那知竟一件

有趣一件又發現了東西是一個紙包解將開來看時却是包磕過的瓜子殼却個個磕得四瓣齊整雪雁不懂這是甚麼意思仔細看時那包紙上也寫着八個字道口澤所存弗敢棄也雪雁見了止不住歎



道可憐竟癡到這樣便也藏了起來正再要翻弄着丫頭來請吃夜飯了便將抽屜關上出了書房設法要等他回來治他一下這時的笑庵正呆呆的坐在中和園第一排上老等着玉芙登場他本是一句唱都不懂的那裏聽得了一句半句只模模糊糊的像有許多花花綠綠的人在臺上轉着罷了偏是越要看的人越不肯出來眼看着一個個戲子出來進去劉玉芙的影兒半個也沒有眞急得他好苦好容易挨到十一點多鐘大軸子要出場了纔伸了伸腰噓了口氣將眼鏡脫下用手帕拭了個一塵不染鄭鄭重重的戴好了又吐了口痰摸出支雪茄煙來吸着了將衣襟一

整擡頭望着只見一個値場的從後臺捧出塊牌子來把牌面向着裏想這牌必定是壓坐的戲目了見那値場的慢慢走到臺前將牌一翻過來掛在柱上不掛時萬事全休這一掛可掛出了禍來了第一個便是他將兩隻眼睛射在牌上見寫着劉玉芙病嗓請假七字不覺啊呀一聲眼前登時漆黑幾乎暈了過去勉强定着神禁不住全身發起顫來滿園子的人一時譁然大鬧拍着檯子喊着定要玉芙出場幾個和調慣的早已立在桌上指手劃脚的大罵起來後場見不是路忙再掛出一塊牌子來說明日准演雙齣看客那裏肯休一鬨擁到賣票處要還票他們儘鬧着可憐葉笑庵是近六十歲的人了又新受了一肚子的氣先已捺不住了又經他們這一擁忙搖手道鬧不得鬧不得你們鬧着把我踹死了大總統要問你們要人呢衆人那里理會他自撩拳捋臂的尋園主爲難漸漸的椅飛碗走起來笑庵擠了幾次擠不出去不覺淚如雨下道不想我今夕死於此地說沒有完忽聽得有個人喚道笑庵老伯我們來接你哩笑庵見正是丁卯忙喘吁吁道快來救我我是一步都不能動的哩只見同來的一人將兩手一分便分出條路來一把將他拉着儘人潑天價鬧去兩個護一個的出了園子笑庵得了性命纔問拉着自己的那人名姓丁卯道你只叫他吃肉頭陀罷笑庵忙作了個揖要他二人同車回去丁卯道不必罷我們還有事哩笑庵紅着臉向丁卯道那件事呢丁卯撫掌道有趣得很明天上午准有好消息報告笑庵纔歡歡喜喜向吃肉頭陀謝了一聲自上車回去了他們兩人那里有甚麽事不過胡同癮還沒有過同這老頭兒一起着很沒有意味纔托着說有事將這老頭兒趕掉好遊行自如罷了如今且說吃肉頭陀那天到了團雲閣齊東野已先在那里還有幾個人是從沒見過由東野介紹了大約第一卷內幾個漂

亮人物總有幾個在裏邊頭陀有一件絕頂的本領無論見了甚麼人總是半癡不顚的揮灑自如他從沒向人客氣過也從沒得罪人過所以京裏中等老爺裏邊十停中倒有七停認識他這天那幾個人都是漂亮人物自然談笑風生東野這天是個酒局客齊了便招呼入席左不過是幾件例行嫖務不必去敍他酒到半酣齊東野漸漸說上來了指着頭陀向衆人道敝友雖以頭陀自稱却了不得的熱心京內外當道大半都知道的今天介紹給諸君將來同類相應同氣相求前程正遠呢說時衆人都客客氣氣的向頭陀拱了拱手頭陀忽然縱聲狂笑道我道你請我來喝酒吃菜所以趕着奔來不想竟是賺着我來當衆出醜的罷了罷了我虧是把面皮改造過來的你要罵儘罵我是吃喝要緊說完將箸指着盤裏的鴨子道你聽聽我可不容吃你啊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眞是

撲人十斛京塵輭　不是佯狂不易居

第四回　攬人才齊東野肆席　護名花杜丁卯解紛

却說吃肉頭陀在團雲閣家聽了齊東野幾句話不知不覺狂態復發半笑半罵的將齊東野纔出口的談鋒攔頭擋住東野原是個交濟上的能員便趁勢轉過口鋒來歎道國事蜩螗紀綱莫振用人如積薪庶政如兒戲怪不得你鬱着滿懷淸淚變作不恭玩世哩頭陀心裏暗暗喝采道好個機警圓活的齊東野要不是遇我這吃肉頭陀今天他全占勝着了因也故意現出一付憂時悲世的神情來歎道世無知己我安不狂東野你尙算是不寂寞的了東野一聽這話非常歡喜想有了間隙了便正色道我算得甚麼昨天宛平總長說主座鑒於交涉失敗國勢日岌就這幾個月裏要舉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只人才

是少不得的現正通諭內外當道訪求賢俊蒲輪迭覲哩頭陀道這話眞麽那便可惜我半生淸狂傲俗沒先結識幾個大老不然好靠他一紙薦剡飛而食肉了東野見頭陀口齒已活動了便拍着掌笑道今天由得你裝癡作態哩實對你說這一席酒的主人不是我是宛平總長呢他常向我說現在京華寓公中明達多文的無過某某祇他素性跅弛一朝施以羈勒還怕有跅踶之患所以敎我借這一席酒來做個先容的衆人一聽見東野這幾句話纔知吃肉頭陀是宛平總長特賞的人不覺肅然起敬頭陀笑道這有甚麽跅踶不跅踶的只要喂得他酒酣飯飽而外許他走胡同充老斗還怕他不依人如小鳥供役如馴犬麽說完衆人大笑起來接着便有滿席的人來殷勤敷衍頭陀打點全副本領有笑有說神彩飛舞席上那一個不佩服他那一個不羨慕他連齊東野也暗暗納罕着想我今日纔知名士是有價的哩你看他平日何等桀驁除去正陽門前兩個石獅子外差不多沒一人沒被他罵過今天一聽有人引薦便變了個熟於世故老到圓活的人可知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不過是古人欺人之語罷了心裏自這樣想面上却堆滿喜色的敷衍衆人獨承頭陀直到酒闌人散還拉着頭陀密談了一回頭陀一味給他個點頭應允東野便心滿意足的送了他出來那知他一出團雲閣門口便跳上輛皮車將手摩着肚腹向天乾笑道由他去怎樣我且受劉玉芙色聲供養去正走着却遇見了丁卯便同他救了笑庵胡行亂走了半夜纔回去睡覺一到明天丁卯自到笑庵公館來報告昨晚的事原來昨天晚上丁卯攜了笑庵寫的那個扇面怕過了時候玉芙便要進園子去便急急到了玉芙下處他原是花間浪蝶沒一處不熟的一問還沒進園子去便直走進去見一個小丫頭在廊下喂哈叭兒呢丁卯向裏邊努着嘴小丫頭低聲

道纔同人拌過嘴現賭氣躺在牀上呢丁卯也低聲道不進園子去麽小丫頭道早催過兩三遍哩都分今天是不去的了正說着玉芙在屋子裏問道誰講話呀鬼鬼祟祟的丁卯含笑將簾子一揭道我呢好端端的姑娘又發脾氣了玉芙見是丁卯便一聲也不言語將一塊絲巾覆在臉上嗚咽着丁卯見他玉容寂寞幽怨可憐不知不覺坐向牀沿上去將手撫着他纖腕道何苦來又同他們鬧着快些起來吾送你到園子裏去玉芙將他的手推開道你不要來管我橫豎我這個人是花葫蘆兒空着肚子給人家受用的這勞什子做得成也罷做不成也罷何苦又喂哈叭兒似喂飽了教他咬人呢丁卯聽了這句話知道又同他假娘拌嘴哩正要安慰着他忽聽得鴞一般聲音從牀背後屋子裏冷笑出一個人來道姑娘說得也太可憐了我原是只哈叭兒忘恩負義的吃了姑娘的着了姑娘的還來咬着姑娘這也怪不得姑娘人大氣大了平日價來往的大人哩老爺哩那里還有孩子時把屎把尿的窮娘在你眼裏呢玉芙受了這幾句數落那里還顧得丁卯在側霍的坐起身來急淚直下道誰又沒媽在眼裏了從十二歲上學了戲子起眼淚咽在肚裏少也有幾擔了恨上來時只少個一抹地向階上撞去却又爲着媽同弟妹硬不起這腸子來如今翻說我眼中沒起媽來媽嫌我恨我要我死也容易何苦來又朝一次晚一次的來零碎磨折我呢說完痛哭不止丁卯見他像荷露垂珠杏煙潤暈十二分的憐惜着却又不好岔嘴着只拍着他肩勸他休哭那知他假娘被玉芙揭着了痛處不覺又羞又氣竟忘了忌諱厲聲道我那里敢磨折姑娘姑娘是天上鳳凰兒一出一進都有百鳥保護着的我便頸根裏伸得出幾個頭來也不敢動姑娘身上一根毫毛啊闊姑娘有權有勢的姑娘請姑娘擔待了小婦人罷說完不住冷笑丁卯一聽這

明明罵起自己來，不覺大怒，向那婆子道：玉芙是你女兒，你罵他打他，原不干我的事，如今你既七拉八扯的說出這般話來，我倒要問訊了。說完，立起身來指着那婆子道：你是幾歲上買玉芙進門的？他原姓是甚麼？買身的契紙在那兒？快說給我聽。那婆子不料丁卯說出這兩句話，不覺一楞，勉强支撐着道：杜爺，這是我們母女的事，做母親的管教着女兒，沒的便算犯了法呀？杜爺你愛聽着，瞧着，便多請坐一回，不愛聽着瞧着，便候我們拌完嘴再請過來，也不要緊，又何苦來護着這小妮子，自己煩惱呢？丁卯覺得這婆子口風逼人，非給他個利害不興，幸虧平日玉芙將身世約略同自己講過，不怕壓不住他，便從鼻子裏笑了一聲，走到門側電話旁邊，將手一搖，招呼接外城巡警總局。玉芙聽了，捨命奔過來，夾手將丁卯手裏的聽筒搶去，搖斷電路，含淚向丁卯道：你饒我多活幾年罷，你便同母親拗氣，也不犯驚師動衆的鬧到這樣啊。丁卯原不忍見玉芙受他假娘的委屈，所以一時提上火來，想做一個殺辣，被玉芙哀音婉轉的攔着，因想這事鬧將出來，玉芙也有許多不便，便長歎一聲，兩隻眼直瞅着那婆子。那婆子起初見丁卯打電話給警署，賊人膽虛，早已轉潑爲懼，却又不好意思哀求着，後來見玉芙替他攔住，纔放下了心，呆呆的立在一旁道：罷了，我這娘也不要做了。玉芙忙將他推進裏房去道：媽，你少說幾句罷，人家纔饒了你，又由得你說話哩。丁卯見那婆子不經自己一嚇，便掩旗息鼓而去，心中暗暗納罕，却攜着玉芙的手，低低笑道：我好意替你解圍，你倒做起和事老來，把我攛上刀頭去了。玉芙黯然無語，眼淚便珍珠斷串般滴了下來。丁卯知道自己說差了，又挑動他的傷心來，便輭輭款款的安慰了他一番，又道：以前我原不過閒着沒事，來同你說着話兒消遣，今天既有這一來，你母親必定越多了一層恨毒，保不定

要找你出氣這事原是我鬧出來的我從今天起倒要把你的境遇當作自己的苦樂哩玉芙聽了他這話心裏非常感激這時差不多已有十一點鐘了那婆子吃了丁卯一個敗仗早已氣吽吽的撅着屁眼睡他的覺去了丁卯又同玉芙說了幾句話便出來了那笑庵托他送給玉芙的扇面到底還在袋裏想到中和園去把沒有轉送的原因說給他聽正一人慢慢走着忽聽得一個人喚着自己擡頭看時却沒見熟人接着又是幾聲眞是

護花心事看花眼　強替人間說不平

第五回　盛德園作餞春雅集　瓊瑤館逢捧硯雲郎

却說丁卯正走着聽有人喚着自己回頭看時却又不見一連幾次便立着看着見牆角下隱隱約約鑽出個人來將自己一把拉住丁卯定睛看時不覺倒抽了一口氣道你不是燕兒麼怎弄到這樣那人忸怩着道一言難盡原想到貴寓請安去却自顧不堪繾綣所以還沒來今天今天說到這兒低着頭不說下去了丁卯原是最喜攬着事的又見那出人意外的燕兒那里不明白他的意思卽向袋裏摸出張一元的紙幣來給他道今晚對不住得很算了一杯酒資罷明天准在寓候着你我都是熟人還怕甚麼繾綣不繾綣的說着便走了原來那燕兒是河內將軍方叔虎門下第一個孌童方將軍典兵京畿佩大將軍印聲勢權位無與倫比府第在鐵獅子胡同連廊複廈爲京師第一名邸邸中盛德園爲錢塘名士黃澤夫佈置山廻水抱金輝碧映脫胎圓明舊址而遜其富麗持比三貝子園則無其淸曠却一處處錦幛珠簾一簇簇花羞鳥媚方將軍總綰虎符却蕭閒自得每日延引着幾個名士在園裏醼會不是鐘聲唱

遍當筵鬭刻燭之詩便是菊部徵來纏頭擲栢枝之舞那些名士有了這又闊又富的主人有吃有喝有看有聽的勝地自然絡繹不絕的來點綴這名園花木了有一天是上巳後三日滿園春色正亂烘烘的飛舞着將軍便邀了幾個最合意的開了個餞春小集在白瓊瑤館佈置了兩席烹茶捧盒的都是些十四五歲的雛婢看看差不多巳正了花間一陣笑聲隱隱約約的在隔池山簃外走過了幾個人接着便有一個小廝說道姜季浩參政同路旭初參議來了將軍倚欄望着見來了兩人第一個身材不過五尺紫棠色的臉兒目光炯炯昂首顧盼一見便知是個好議論富文采的漂亮人物第二個瘦瘦身材走路有些一搖一擺的拈着幾根疎髯却先開口道主人已在那里候久了說完搶上幾步來笑說來遲了將軍也點了點頭却笑向季浩道前天令郎榮晉特任還沒去稱賀呢季浩仰天笑道兒輩升沉問他甚麼我只望他上毋負國家恩幸下毋似阿翁疏狂放誕動遭物議能了說完將軍引兩人進了白瓊瑤館一進門便是大院子兩株辛夷有三抱許粗滿開一樹繁花如到了翠玉山頭一般把日光都遮得剩些零碎活影哩季浩想將軍是個武人今日餞春小集不開在別處却在這白瓊瑤館中對着一院辛夷作三春結束題文恰當還有個人在那里指揮因問道韜庵公子呢將軍笑道我曉得你第一句問的一定是他這孩子這幾天忙昏了硬拉着季穆齋要他指點眞譌收羅宋版呢旭初道穆齋鑒識書籍的眼光原不差將軍道甚麼鑒識不鑒識不過被阿韜這孩子扭住了沒法子擺脫罷了正說着忽見一個人直撞來道好呀竟罵起來哩衆人看時恰好是季穆齋將軍問他怎纔來穆齋笑道早來了被令郎中途劫去嫏嬛小築中將坑牀底下的書都檢了出來要我說明來歷分別去取鬧了兩點鐘纔鬧清了他還要

我將各書註明刊印年月種類這可老性命要緊撒了個謊逃到這兒來托老將軍保護着當不怕小將軍追趕下來哩說着衆人多笑了將軍看着時計已差不多午初穆齋問約而未來的還有幾個將軍道范雨亭葉笑庵夏子超是必來的其餘還有闇樹楷周孝戡一個病着一個明日要出京怕不能來了正說着范雨亭葉笑庵夏子超一齊來了別的不打緊子超背後跟着個十六七歲少年穿一件元緞單袍鬒髮如雲肌膚凝雪山眉水眼竟是個絕代佳人將軍一見不覺怔怔地呆了忙問道這位是誰啊子超笑道太客氣了說時那少年趕過去向他打了個千將軍纔知道是個小厮罷了却不知不覺的含笑道兒罷好個玉人子超你竟瞞着老夫攜起佳人來衆人平日見將軍很嚴重的今日見了這少年竟大改常度說起風話來子超笑道那里敢瞞你要瞞你今天也不帶他來了說着回顧少年道燕兒我今天將你借給將軍一天你去伏侍着罷燕兒流波一笑腼腼腆腆的移了幾步將軍將他一把拉住迷擠了雙眼笑問道幾歲啊說十六歲了念過書沒有啊說也認得幾個字的原籍那里啊說揚州呢家中還有誰啊說父母早亡兄弟俱沒沒甚麼人了在夏大人家應的是那一項啊說磨墨伸紙捧硯焚香罷了好雅意的差使夏大人捨得將你贈人麼燕兒却紅着臉不答了將軍見他嬌羞不答宛如女子不覺忘形將他的手舉起來向自己花白的鬍子上黏着把個燕兒急得一張粉臉再也擡不起來季浩等看見這種醜態一個個托着看花溜了出去獨有笑庵雨亭兩人是最會淘氣的在欄杆一角鬼鬼祟祟的商議着雨亭忽然招手向一個丫頭道來來丫頭走了過來雨亭低低說道將軍喚二公子呢你說我們都在這兒要發起做詩請他來入局呢丫頭認是眞的應着去了笑庵舉手將雨亭肩上搯了一下道促狹鬼你

也積些陰德罷雨亭放下臉道都是你提調着的現在又推在我身上了說着又格的一笑穆齋正在廊下看鸚哥兒聽他咭咭呱呱的知道又要擺佈着那一個了想要來問時只見韜庵興興頭頭走了過來

笑道做甚麼詩啊季浩等沒聽見雨亭撒的謊都莫明其妙雨亭裝着一臉正色道我們原說吃了飯再說老將軍說先把題目議定了慢慢兒喝着想着也好他老人家在裏邊等你去商議呢韜庵認是眞的便走了進去衆人見雨亭這樣調撥早已明白他的意都指着他乾笑他得意非凡拉着笑庵沿壁蛇行而進伏在窗外偷瞧着見將軍正拉住了燕兒搭訕着一張半笑不笑的壽星顏幾乎貼到了燕兒胸前去燕兒正在危急忽見人影一閃走進了個雍容華貴的公子來這一剎時直把三個人驚呆了一雙有半將軍正神魂蕩漾一見兒子直撞進來忙將燕兒推開漲紅

了臉立起來看懸着的書畫兒韜庵一進門見老子正拉着燕兒扮鬼臉心裏一驚要退出去也來不及只得紅着臉站在一旁燕兒更羞一個十足還虧他勉强支撐着向韜庵打了個千兒便不言語了這一副變相行樂圖直把個窗外伏着的葉笑庵范雨亭笑得幾乎哭了出來子超心裏兀自稱快想老頭子最愛割人的靴統今天可受了報應了還是穆齋季浩旭初老成些怕將軍下不得臺來笑着進去道名園勝友奇花佳日竟被叔虎將軍一人占盡哩這一句話眞似三人的救命星君一般把三人的靈魂從苦海中收了回來將軍忙換了一口氣道名園麼說着又覺得不知接着說甚麼的好韜庵見他們三人進來早已溜了出去將雨亭一把拉了便走道促狹鬼今天同你把這筆賬算定了雨亭隨着他走着回過頭來笑向笑庵道笑庵我這一去存亡未定倘竟被韜庵公子一頓亂棒活活杖斃托你還去同畹芬說教他好歹要報仇的這幾句話說得韜庵也笑了起來將手一鬆那知雨亭正趁着韜庵拉着的勢向前走猝然被人向後一推便拍撻一聲眞是

帝城花盛春如海　笑傲居然處士身

第六回　花錫佳名相思入骨　人來秋院到眼關情

却說方將軍一見燕兒竟涎着臉問子超要了過去子超原不情願只礙他這炙手可熱的權力不敢不允心裏自悔着不該帶了出來却又不便露出勉强的神情只得仍有說有笑的敷衍終席那知燕兒自充了方將軍近侍竟成一人之寵連幾個姨娘都趕不上他燕兒心裏想不妙莫太得意了被他們合着夥攻擊起來一人難敵四手畢究有失敗一日心裏存了這個意思便到處留意着見諸姨裏邊姣好乖

覺將軍所寵的是六姨諸子裏邊文采麗都將軍所愛的是韜庵這兩將釋兵千夫解甲不如竭力的博這兩人歡心却苦得終日被將軍纏擾着沒多大空閒幷且韜庵在外的時候多除却晨昏定省以外等閒不易見面六姨是個金屋中人坐起皆有人伴着尤不容易傳達情愫正躊躇着機會到了有一天將軍正在遙清軒午睡着那軒臨着一個荷池有十餘畝大小這時正值深秋天氣殘荷落盡顯出一泓澄清澈底的秋水來水面微風起處將燕兒覆額秀髮微微吹動燕兒掠了一掠正坐在個石磴上對着水中自己的影子悠然神往忽聽背後隱隱的有了脚步聲像要躲着來嚇自己的一般笑問道誰呀你看波明如鏡我早在水中見了你影兒哩燕兒雖這樣說其實並沒有見背後的人認是眞被他見了便格格一笑將手向燕兒身上輕輕摘了一下燕兒這纔從水中見是六姨房裏的丫頭喜兒因笑道好姊姊請你多摘既下可憐你兒弟被你這一摘有些恍恍惚惚呢喜兒啐了他一口向對面石磴坐下來了燕兒見他穿着半舊淺色湖縐的夾衫褲罩着件蟹殼青羽毛的半臂垂髮覆額甜淨可愛便低聲笑道姨娘敢是歇中覺了不然姊姊那里來這空閒呢喜兒點了點頭却指着池邊一叢小紅花道這是甚麼花倒紅得有趣兒燕兒道前兒聽得二公子說這是外國花叫甚麼長毋相忘呢喜兒笑道那裏來這古怪名兒聽了便不喜歡燕兒道呀這不算是個古怪名兒這長毋相忘的意思便是長相思姊姊這相思二字是聰明人多情人不能免的姊姊怎不喜歡他起來喜兒聽着臉上慢慢的紅了將眼看着花道我不信花也有甚麼相思不相思的說到末了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來燕兒也癡癡的離了石磴俯身下去採了幾朵給喜兒道好姊姊你受了兒弟這一份禮罷喜兒不等他說完早羞得飛跑去了燕兒呆呆望

了一回將花一瓣瓣摘下來灑在水面上引遊魚來喋自言自語道便無此意只就這軟羞薄恨的神情已教我燕兒不敢辜負了正想着見隔花一陣衣香便是纔見的喜兒扶着個麗人走將過來燕兒知是六姨了忙垂手凝神打了個千兒立在一邊六姨問道將軍呢燕兒道睡在軒裏坑上呢六姨沉吟了半晌道你仔細伏侍着莫躲懶將軍要甚麼可同喜兒說到我那里去取別問那起渾帳人嚕囌去候將軍醒來你說我來過罷燕兒答了幾個是却恭恭敬敬回道小人敢不依着姨娘辦去只小人是個僮兒喜兒姊姊早晚伏侍着姨娘的要甚麼時小人又不便衝門撞戶的這便怎樣呢六姨沉吟道哦我每天叫喜兒出來三四次照看着罷喜兒聽了這句話明知燕兒在那里搗鬼很很的釘了他一眼却歡然答應了扶着六姨慢慢的沿花徑度紅橋還了六姨指着一架玫瑰道只有他最熱鬧沒一個月不紅香可愛的喜兒想起了方纔的事來便摘了幾朵長毋相忘花笑道姨娘你曉得這花的名目麽六姨瞧了瞧道誰記得這些兒喜兒笑道燕兒說這叫甚麼長毋相忘呢我原說是個古怪名兒他說得好笑這長毋相忘四字的意思便是長相思姨娘你瞧這豆一般大花誰又希罕他去相思他呢六姨聽他半癡不顛的說着不覺帶笑啐了他一口道這蹄子越說越出來了女孩兒家相思不相思的仔細給太太那邊人聽了去不說你說話沒遮攔翻說我平日沒好模範做給丫頭看呢喜兒咕噥着道我不過說這花罷了干我們主子奴才甚事姨娘又罵起我來了說完將花揉個希爛擲在地上將脚踹了幾下骨朶着嘴再也不出聲了六姨見他這個樣子暗暗好笑却走得有些嬌喘上來便向一條長廊下坐了喜兒也不去管他自向一叢修竹前掐着竹葉生氣六姨忽從竹林隙處望去遠的一個高坡坡上有亭翼然亭前一個

美少年披襟當風亭亭玉立大有趁月來游乘風歸去之概不覺迴眸乍顧芳心自警喜兒掐了回樹葉覺得沒趣回顧來見六姨支頤脈脈如有所思嬾嬾的立起身來道斜陽下了還去罷喜兒不明白他做甚麼嬾嬾的認是纔是己嗗噥着多半是怒着自己便從白天小心伏侍他到半夜又從朝晨小心伏侍他到午天總沒見他笑過一笑心裏正摸不着頭腦六姨忽又嬾嬾的道是時候了你去問燕兒將軍可要甚麼喜兒歡然答應着走了纔到門口六姨又喚他回去喜兒立着見六姨向着鏡子出神了半晌道沒什麼說了你叫他仔細着還來我自有好處給他呢喜兒莫明其妙的走了出來一路上只念着叫他仔細着還來我自有好處給他這句話癡癡的盤算着道仔細些甚麼呢這好處又是些甚麼呢自己的伏侍他也算是很仔細的了怎沒見給過好處呢自言自語的想着忽然悟了過來不覺臉上一陣緋紅心裏突突的跳起來再也走不動了一蹲身便在個花鼓櫈上坐下咀嚼這好處兩字的滋味正呆着忽見三姨房裏的丫頭喚昌兒的笑嘻嘻托着個食盒走將過來一見喜兒便抄着花徑避去喜兒喚着道昌兒姊姊頭也不回的去那里啊昌兒被他喚住沒奈何止得立住了道三姨娘叫送新果兒給將軍去呢喜兒立起身來道我也看看是甚麼果兒說着便要來揭盒蓋昌兒忙退了一步將盒蓋撳住道這有甚麼好看的喜兒冷笑道不看也不打緊啊何苦來嚇得甚麼似的一樣是個丫頭罷了誰又得了長梯兒爬上雲端裏去呢說完賭着要走昌兒聽這幾句話把臉飛紅了道怪不得喜姑娘生氣俗語說水漲船高喜姑娘是多少高貴的人給我們臉要看這食盒原該雙手捧着跪着的獻上卻油蒙了心不給姑娘看着還來該打該罵到姑娘那兒去領罷兩人正拌着嘴忽見將軍一步步踱了過來背後隨着燕兒

昌兒趁將軍沒見向假山後一轉便走開去了喜兒却迎將上去笑道六姨娘正叫丫頭請將軍的示今兒得了罎上用的惠泉酒并松江鱸魚兒問午餐時送到那裏呢將軍大喜道這多是江南名產不容易得的你還去向六姨說不必送來等一刻我到他那裏去吃罷六姨原沒叫喜兒說這些話只因被昌兒一激便存心做一翻出來給三姨主婢看看聽得將軍說親到六姨那裏去便歡然回去幫六姨預備着這兒燕兒依例是不進宅門的只好怏怏留在遙青軒裏想今天的喜兒是不能出來的了不如趁這空兒請他半天假出府去頑一回便在將軍面前說明了換了身衣服翩然出府誰說他不是位濁世公子呢燕兒向各處走了回便到十刹海左邊一個會賢樓茶店上問稽大侉子來過沒有眞是

上林亦有閒花草　一着恩施便不凡

第七回　救佳人忽伸拏雲手　問身世偶動惜花心

却說那燕兒同稽大侉子有一種畢生不了的糾葛燕兒在十一二歲上是學剃頭的生性柔懦沒一個人不愛他稽大侉子本是個淮軍游勇在京裏打架吃醋犯案纍纍在黑市左近開了個小賭館每天撈得二三吊錢都化在三等茶室同酒攤子上一天醉後被他見了燕兒他是個茄瓢頭兒那里用得着剃刀却餳着眼瞧了進去將燕兒肩上一拍道乖孩子你給我殺回青罷燕兒一看見是個茄瓢兒沒奈何陪着笑道還是洒一回點子罷大侉子擠着眼道好好說着伸出蘿蔔般的手將燕兒的手拉住向自己懷內一拖燕兒立不住足便直倒向他懷裏去一張粉臉上早被他那豬肝般的鼻子擦了一下燕兒恨得紅着臉却不敢出聲掙脫了他的手勉強敷衍了他一回大侉子纔一步七回顧的走了從此每日定

來纏擾一次燕兒師父見大倖子出進着他是犯過不少案的怕鬧出事來只得將燕兒逐去大倖子便一些不客氣的將燕兒據爲己有燕兒被他挾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得忍氣吞聲的隨他後來大倖子在北京鬧了個案立脚不住逃到徐州入江西某帥營中當兵燕兒纔得了自由也算子超的巨眼拔諸市井登之左右此時已十五歲了不上兩年捧書侍枕之餘居然識了幾千個字學會了十餘折的崑腔聲容並茂自然錦衣肉食起來那知大倖子入了行伍不一年革命軍起江西將軍潰師淮上他便冤脫還京驀然重見了燕兒曉得他新主恩深便百般的欺詐燕兒偶然拒絕他便將臉皮一直說要將以前祕史宣揚出來燕兒沒奈何只得有求必應着實澆裏了他不少後來入了方將軍府侯門如海大倖子屢次去尋都被閽人拒絕惱動了他牛性托人寫了封信給燕兒說限十日以內在十刹海會賢樓相見十日內不來便要如法泡製這天是第八天了大倖子正在會賢樓茶店中臨窗坐着忽見燕兒錦衣繡履出落得越發姣好翩然走了進來不覺咽了口唾沫將手招着道到這兒來坐罷難爲你還沒忘記了我呢燕兒見了他這邋遢樣子心坎上早跳了勉强走過去坐了却一聲也不言語大倖子斟了杯茶給他問道你怎這早晚纔出來燕兒道當了奴才該隨着主子沒空閒時那裏像一門兩闔的好隨便出來大倖子將兩眼一楞却又低低道我原捨不得你既這樣說你今天也不必進府去我們仍像從前般閒閒散散要怎樣便怎樣可不是樂燕兒聽了覺得口風不對只得收拾了一臉怒容含笑道誰不想這樣只自入方府那將軍比不得別人要不還去他一報官說緝拏逃僕在我自然不免便是你也要舊案重提有許多不便罷這幾句話也算是剛柔相濟對證下藥的了那知大倖子從鼻子管裏哼了一聲冷

笑道好孩子虧你想出這話來可惜我稽大侉子是嚇不退的緝拏由他去官司陪你吃今天定不放你去你有本領此刻便立起身來朝外走那我就佩服你燕兒聽了不覺急得心頭亂撞哀告他道你何苦定要我的命呢當日我原很願一起着偏你一人走了再也不來顧念着我要是天不可憐我早已凍餓死了你又向那裏去找呢如今我雖不同你一起住倒底每個月你也有些進益便說我是你的老婆也許幫着人家的呀何況我還不到這步地位呢說完不覺兩眼眶紅了大侉子那里懂得溫存體貼只覺燕兒說的話句句異常鋒利認定非用辣手段降伏不住他便將茶杯向地上一砸登時臉色鐵青要發作起來說時遲那時快隔座一個華服少年飛也似趕過來將燕兒一手拉開戟指向大侉子道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我是最愛管閒事的大侉子沒等他說完早搶出坐來將一張橫肉臉直湊到那人眼前道干你鳥事你認認老子是誰却來說這話少年等他湊近來時飛起手就一掌把大侉子打得眼前金星亂碰捧住了掌喚好打便飛一腳過來少年讓開一步朝外便走道你敢打店門外去大侉子上了火便瘋狗般跟將出來少年立定了笑着招手道來大侉子用着全身氣力劈面便是一拳少年一讓趁勢將他向懷裏一拉大侉子一個狗吃屎跌在地下霍的爬起身來但聽得少年笑道不跌上你十交便算我輸再不來管你的事如何大侉子怒極了舉起雙手如毒龍探爪般來抓少年見他臨近將左手向上一格底下左足一個旋風掃落葉大侉子撲的又倒了這時看的人漸漸聚得多了大侉子爬起來楞着眼睛向少年看着大喊一聲連頭連肩的撞過來少年見他這種蠢樣子煞是可笑有意鬬着他玩便將身子晃了晃像要跌下去的樣子大侉子樂極了不提防被少年兩手將茄瓢頭捧住直撳到地上道

第三交哩旁邊看的人譁然鼓掌大笑要是別個早羞得一溜烟跑了大傛子却手脚亂划的掙扎了起來老着面皮道打不過你同你講理少年大笑道也好你先講來便請在場諸人說句公道話兒大傛子揎拳捋臂道燕兒是我的人於你甚事要你來強硬出頭少年笑道是你的人麼是你的甚麼人呀你說緝拏出他去官司陪你吃爲甚麼一個好好的人要給人緝拏起來呢請你先把這事由說明纔好講理呢這幾句話把大傛子急得一頭臭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少年勃然大聲道什麼不言語了快老實說不啊我有能力立刻送你到個地方去大傛子想這不是路了

顧不得人笑話嚕囌着道你等着罷我還有別的事恕不奉陪哩說完捧着頭從人叢中狗一般溜出去了衆人見了撫掌大笑少年歎道不想世上竟有這種不要臉的人可惜我燕尾生只一雙眼睛看不盡

魑魅魍魎只有一對拳頭打不完人間不平呢說着還進店去見燕兒倚在桌上垂淚尾生見他支頤側鬢竟與女子一樣便上前安慰了他幾句燕兒非常感激謝了又謝尾生問他現在那里燕兒說在方將軍家做僮兒尾生心裏不覺一動問每日能出來逛着麼燕兒道難得很每月止多也不過兩三次尾生沉吟道那便可惜燕兒見尾生淸俊華貴俠腸毅膽的救了自己心上也有些羨慕便道爺貴寓在那里但凡有出來的時候總到爺那里去請安的尾生道請安呢我也不敢當我是從來不講貴賤貧富的覺得既是個人自然是一樣的不然以我這身家難道便肯同方纔這蠢物揮拳賭鬬麼你若有空閒時我很喜歡同你說說話今天我却還要到別的地方去來不及同你到寓下去了以後你要是出來時只須到長元和會館問燕某便了說完翩然自去看官那尾生是個鐵錚錚男子生平不好女色怎一見燕兒便深情繾綣與時下顯官一樣的酷愛男色起來有的說燕兒本非凡豔他一種明姿韶色不由不把磊落豪俊的尾生變作情有獨鍾的男子這又小覷了他了他這舉動自有他的作用爲成爲敗雖不可知在他看來却算一會逢其適的巧遇了他自出了會賢樓心裏非常暢適緩步過市到了個彈子房裏四面一張却早有個人在那里坐着便走將過去將他肩上一拍道你來了幾時了那人正是漁陽一見了尾生便道等你長久了說着立起身來呵了個腰道走罷兩人便出彈子房還到寓所去了眞是

爲史傳開游俠例　一時屠酤滿燕幽

第八回　獅子狗來醉漢親吻　紅緯帽在妖怪現形

却說大傍子那天從人叢中逃將出去那裏便肯放過了尾生躲在一家照牆後兩只眼睛咯碌碌向路

上望着見尾生慢慢過去了便將帽子壓了眉心一步步潛蹤跟着到了彈子房門口見進去了他便立在彈子房門外一家簷下等着一回又跟到了長元和門口却再等也不出來知道是住在這里的了便一路嚕嚕着到了個極狹極齷齪的胡同裏數着門牌到第六家門口將手一推裏邊一個豹頭燕頷塗脂抹粉的婦人開出門來一見大侉子便撅着嘴道行尸的到那里搶羹飯去到這時候纔回來大侉子聲也不出挨進門去那婦人便將門砉的一聲關了道劉哈兒醉了馬回子等着你說話呢大侉子三腳兩步走將進去這時劉哈兒喝得面上如豬肝一般敞開了胸膊蹺起了雙毛腿蹲在坑上發喘馬回子一手拍着旱煙一手指着哈兒罵道便是狗入的也應該有些狗氣息兒你這不長進的連撳住頭要你搖着尾跳上幾跳吠上兩聲也不會馬爺的黃酒可是灌了王八哩劉哈兒聽了怒不可遏霍的立起身來來揪回子却身體一晃一晃的還沒立定早哇的一聲青的黃的吐了一地酒醉的人一吐便再撐不住的哈兒一面吐着一面早已輭咍咍的蹲下地來廚房內一只獅子頭狗兒聞得一陣奇香知道吃運到了搖頭擺尾的奔將出來嗚嗚了一聲像是謝哈兒的一般張開大口伸長舌頭竟照單全收起來那屋主婦喚大妞兒的正在廚房裏勻了一手掌的粉晚粧着忽聽得外邊怪響纔將粉搪在面上一塊白一塊黑的便跑了出來一見劉哈兒這個樣子罵了一聲要死呀早被馬回子一摟摟在懷裏道我們看把戲罷大妞兒隨手便是一個老大耳刮子打得馬回子捧着臉怪笑只見那獅子頭狗將地上的吃完了慢慢的舐到哈兒的臉上去哈兒翻了個身含糊道不要頑呀這一句話把大妞兒肚腸幾乎笑斷了那知這狗還不肯放鬆仍舊向哈兒臉上舐着哈兒却妖聲怪氣的道我的乖乖大妞兒你今天同我親

個嘴明天買朶紙花兒你戴說着舉起手來捧這狗頭兒這狗倒不防他有這一來嚇得拖着尾巴跑了馬回子聽了這句話不覺大怒將大妞兒一推道好你竟同這小子勾搭過了大妞兒吃他這一推險些兒跌倒着急道你見誰勾搭了他了酒鬼嘴裏的話也當得眞麽正說着聽得外邊敲門知道是大倴子來了大妞兒纔氣吽吽的來開門見是大倴子放了他進來大倴子一見這樣子問怎麽了說完將鞋尖撥着哈兒哈兒正睡得快活那裏覺得馬回子却抽着了一袋旱烟將身子蹲在條長櫈上道你的事怎樣了得了多少肥水兒可不准瞞着人大倴子將手拍着胸脯道不要說起上了口的一塊肉生生被人夾手奪去了馬回子將煙袋向櫈脚上拍着做出一付老前輩的樣子來道這是我的不是沒同你一起去只怎樣的會被人家夾手奪了去呢大倴子使手劃脚的說了一偏馬回子聽了一驚道是這人麽那就我去也不中用了大倴子還認馬回子說話是假的他也不過一個書生罷了我偏要找他去馬回子換了袋烟呼得如春雷一般響從煙叢中衝出一聲冷笑來道你去也好祇跌了回來記得我原勸過你的呢說完向着大妞兒道你說是不是大妞兒餘怒未息將頭一扭大踏步進去自唱噓去了大倴子見左右無人哀求馬回子設法報復馬回子沉吟道要我替你報仇你須把大妞兒讓結我受用大倴子心頭一愣那知大妞兒早在裏邊聽見了趕將出來指着馬回子道你再嚼舌根老娘便盤盆的洗脚水灌你個眼睛翻白一面將大倴子的耳朶扯着道你倒願做烏龜老娘却不肯造化你哩兩人被他這一來倒有些訕訕的都笑着不敢出聲好一回大倴子纔又說道便沒有甚麽謝你也應替吾抱個不平何況甚麽事都可以商量的呢馬回子笑道我眞肯助你時老實說包你手到擒來只這件事却急不出慢不

得的橫豎到這個時候自會給你快意便完了大侉子聽了非常歡喜向帽沿裏摸出一張兩吊錢的票子來叫大妞兒預備酒菜去大妞兒道呸一個還在地上挺尸老娘不耐煩一個個的替你們收拾嘔吐呢說雖這樣卻經不起大侉子左一個揖右一個揖的扮着醜臉只得向大侉子臉上吐了口大沫向廚下提了只籃一扭一揑的出去買辦了這兒兩人把劉哈兒掇上了坑馬回子起的念頭向大妞兒房裏翻了一頂紅纓泛了黃色的緯帽一件天青布的外套出來兩人替哈兒穿扮着放倒在坑檢張白紙將他的臉遮了再端過了個杌兒擱上一盞油燈點着了兩人遠遠的看了一回不覺笑得打跌馬回子笑向大侉子道還缺一個孝子請你做了罷大侉子道你纔像是個孝子呢說着門口覺得有人走動知道大妞兒還來了忙躲到裏邊從壁縫中張着只見大妞兒關上了門手提滿籃的酒果一扭一揑的走將進來忽然見了坑上的怪物一聲啊呀嚷道了不得哩大侉子怕翻了籃兒是沒得吃的忙跑出來接過籃兒道不要嚇哈兒沒有死是回子叫他死的因他怕沒孝子做特地將哈兒裝着死人他來學着做孝子呢馬回子不等他說完早趕過來將大侉子夾頸一掌把大侉子打得直嚷起來三人吵了一陣劉哈兒依然一聲不發直挺挺的躺着倒把三人引得多笑了馬回子道大妞兒快些預備去我們今天總算陪哈兒的靈罷大姐兒自入廚下去了兩人坐着沒事抹骨牌賭了一回大妞兒連菜連酒的端了出來三人便合夥兒喝着馬回子喝到半醉高興起來道大侉子你曉得打你的是誰呀這小子姓燕號尾生最愛管人閒事我原也要設法處置他只因他不是個好惹的所以擱了下來接着又笑道不是說大話這三天裏邊包你將這小子活活的趕出京去哩大侉子問怎樣的趕他出去回子道十剎海一帶到了

旁晚不是有許多人在那里試馬的麽那最淘氣的可不是方公子麽只要我輕輕一舉將這小子送到方公子辣手中去包你至少也要抱頭鼠竄而去呢兩人正說得高興聽得劉哈兒哼了一聲一各碌爬了起來向着三人發怔把個大妞兒嚇得將頭鑽在回子懷裏喊打鬼哈兒莫明其妙跳下坑來一把將大妞兒拉住道你駡吾呀回子將蘿蔔般手在大妞兒身上摸索着笑道哈兒我道你是快下棺材了所以穿着八九品老爺的衣服原來你還沒死坐下來喝幾杯罷哈兒纔醒過來一聽酒字又嚥起唾沫來端個杌子坐了向酒杯中一望見一人同自己很像戴着一頂纓帽穿了件外套只癡癡的對着自己笑回過頭來看時却又不見這人再向酒杯中看時依然仍在不覺霍的立起身來道不好了酒杯裏有妖怪了說完將這酒杯送到回子面前去回子道呸你見鬼哩那裏有甚麽妖怪你纔是妖怪哩哈兒被他一句提醒忙將帽子除下來看時見竟同酒杯裏一樣不覺擲在地上將脚踏了個希扁指着大傍子同回子道總是你們兩個人鬧的大妞兒搶出來說話道我不管是誰鬧的這帽子是我家祖傳至寶端陽月掛在門上除毒解劫的你怎把他踹扁了也好你橫豎自己算富翁的賠上幾百吊錢也不算甚麽員是

氣投聲應居羣小　一幅人間鬼趣圖

（未完）

詩餘

蝶戀花　映庵

閬苑淚花涼泫露月下西池已失歸時路香咽粉窗留客住銀屏夢好春無主　蟲蟲行雲隨玉步光景旋消後約渾無據手解佩珠親贈與相思一一鴛鴦語

前調　映庵

薇帳透烟朝遞夢十二羅櫳處處風吹動堂上楚妃殊色衆腰肢嬲損誰堪擁　翻集翠徽垂寶鳳小玉嬌多鬟髻鬢重一曲瑤琴無與共西樓暗暗殘陽送

言情小說

至情

中華書局出版

英文自修參考書

英文名人叢書五種

英文名人演說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七角
英文名人尺牘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六角
英文名人述異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七角
英文名人論說	王寵惠編	一册	定價八角
英文名人小說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七角

英美名人文選 已出二種

華盛頓文選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羅斯福文選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初級英文叢書 已出三種

魯濱孫飄流記	楊錦森編	一册	定價三角
伊索寓言	闞應麟編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瑞士家庭魯濱孫	張莘農編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言情小說

至情

原名"The Battle of Life"

英國大小說家却爾司狄根司著　瘦鵑譯

（上）

話說有一回英國地方起了一場龍蛇惡戰至於那一年那一地都不必細說但記着那天是個長夏之天到處淺草搖碧活似鋪着一條條綠絲絨的地衣野花亂紅都出於萬能上帝之手那杯形的花瓣中本來是承清露的這天却盛滿了鮮血不一會也就落紅滿地抔葬香泥了那些光怪陸離的夏蟲也被死人的血兒染了一染往來亂跳現出一派驚惶之狀蝴蝶舞空翅上都浴着血那綠波粼粼的溪流中更不必說自然早化做了一片桃花之色地上只爲經了無數的人脚馬蹄踐踏土鬆下陷處處變了小潭潭中也沒一個不滿着血一時紅光耀日閃閃的動個不住停了一會兒長天已入暮了一丸冷月從那綠樹欒欒的地平線下起來嵌在碧空之中照見平原上死人縱橫一個個仰天躺着可憐他們當時依戀慈母懷中有時伺溫柔的眼波有時尋甜蜜的好夢誰知如今却陳尸沙場一瞑不視也不知道這無定河邊之骨可能入春閨夢裏想來能不使人廻腸九轉呢唉就這多情明月不知已照了多少淒涼寂寞的沙場滿天明星不知已瞧見了多少死人的臉兒那一陣陣的悲風也不知已飄拂過多少死人的戎衣直到月死星沉風定時那沙場上的可憐氣象却還依然如舊然而那慣於行樂的老天委實看不慣這種可憐的氣象起初愁眉淚眼一百二十個不快一會兒又微微的笑了起來於是雲雀弄吭唱着天下太平的妙歌燕子漫天飛舞似乎表示他生逢盛世的樂意半空中景雲馳逐爛如文錦過了綠油

油的草地過了黃澄澄的稻田過了樹林過了園圃過了鎮中的屋頂過了禮拜堂的塔尖直到那天地相接斜陽欲下的所在方始休息凡是這飛雲過處也沒一處不現着鼓舞昇平的樣兒那時田中已經收穫簡直是五穀豐登先前帶血同流的河水也動着水磨助人工作農夫們把鋤隴間行歌自得那些製造乾草的佃人和他們的副手都三五成羣靜悄悄地在那裏做工牛羊千萬儘着在牧場上嚙草小孩子們高唱吶喊嚇散那田中的惡鳥無數田舍人家的煙囱裏炊煙四騰瀰漫晴空禮拜堂中鐘聲其鏜聲聲得意老年的人都安然而逝一些兒沒有甚麼痛苦那先前腥風血雨的大戰塲上不論花草蟲豸都按着一定的時日榮枯生死誰也想到往年曾有千千萬萬的人在這上邊斷脰瀝血犧牲他們的性命呢但是有一件事每逢新稻挺生的時候那稻葉子上往往有許多深青色的斑點農人們見了都不住的搖頭皺眉原來地下都葬着死人死馬血肉化做了肥料泥土自然益發肥沃那稻也就生得和尋常的不同了有時下鋤墾掘總發見無數的大蟲在土中蠕蠕而動一連好幾年凡遇翻動阡陌時時有大戰的遺跡隨處出現一連好幾年這古戰塲上的樹都是傷樹往時曾經惡鬬過的所在還有些斷竹零瓦隱約可尋一連好幾年村中的姑娘們都不敢採這古戰塲上最嬌豔的野花做他們雲鬢蘭胸上的點綴品一連好幾年這古戰塲所生紅寶石似的櫻桃人家也不敢摘食疑他染着當年的戰血然而光陰易過最會磨滅人家的記憶力甚麼大戰小戰大家也就記憶不起只落得一鱗一爪夾雜在那村嫗鄉婦們所講的山海經裏冬夜無事蜷縮火爐旁邊夾七夾八的講將出來做個消寒破寂的好資料那些野花野果既沒人採擷便也孤芳自賞隨意開落這一片喋血之塲居然也造起了幾所屋宇孩

子們不時在草地上結隊列陣鬧那兩國交戰的把戲所有的傷樹都被樵子們砍落給人家做聖誕節夜中生火的柴料到頭來一概變了枯燼寒煙同歸消滅那稻上的青斑點也和村人們紀念那地下死人的心一般化爲淺淡遇了墾土的時節鋤頭上有時也帶起些爛鐵來只沒一個知道從前是做甚麽用的唉世事如雲人生若夢相去得曾幾何時戰塲上已變更到這步田地吾們平時所常道的滄海桑田遮莫也實有其事呢這也不在話下單說那戰塲上雖經了那麽大變更但是有一處却變更得更爲利害這一處是一所白石古厦中的果樹園叢叢密密的種着許多果樹那時去今約莫一百年光景一天正是個秋光明媚的早晨這園中逗着一片歡笑音樂之聲有兩個蛾眉曼睩的女郎一塊兒在那淺草平鋪的草地上蛺蝶雙飛似的蹮躚而舞一時草角花鬚也彷彿含着樂意這當兒恰有五六個農家婦站在梯子上採那蘋果樹上的蘋果採了會兒不時停着手回頭瞧那兩女郎跳舞分享他們的快樂這一派景象實是活潑愉快的景象天既明晴地也幽蒨兩女郎又雛鶯生小不解世上有甚麽憂患但隨着他們的心兒尋他們的快樂靈臺未黯純是一片天機女孩兒家當這時代直好說是名葩含苞的時代他們跳舞的流派並非歌臺舞榭中的流派既不是那種緩徐的也不是四人合跳的既不是古派也不是新派既不是英國派也不是法國派瞧那態度輕倩靈動和西班牙派却很相近他們倆一路興興頭頭的跳着穿過了果樹跳到矮樹叢中蝴蝶穿花般翩翩往來一會又繞着一棵樹兒跳着日光籠在他們身上那圓兒似乎漸漸放大開去活像是春池水紋打着螺旋的樣兒霎時間覺得他們散着的雲髮咧垂着的華裙咧纖足下的碧草咧晨風中搖蕩着的樹枝樹葉咧草地上印着的兩個倩影咧遠

處轆轆動着的風磨咧田中三三五五駕犁把鋤的農夫咧好似都在那裏跳舞總之這時天地間的萬物凡是在那兩女郎四周的沒一個不在那裏和着他們跳舞末後那兩女郎中一個小的已跳得氣噓

噓喘了便憨笑着投身在一條櫈上那長的也斜倚着近邊一棵果樹側着個粉頸子不住的嬌喘於是箜篌的聲音也就一聲裂帛戛然而止那梯子上站着採蘋果的幾個農家婦聽了清歌看了妙舞不由得不嘖嘖讚美口中一面做着聲一面却又採着蘋果兩手兀是忙忙的宛像那採花釀蜜的蜜蜂呢看官們要知這白石古厦和果樹園子便是傑特勒博士的宴息之所那兩個跳舞的女郎便是傑特勒博士的兩顆掌珠此時他老人家還沒有用早餐在裏頭聽了音樂之聲十分詫異想大清早上那個雅人有這清興竟一彈三唱起來原來這位傑特勒博士是個哲學

家對於音樂一道實是門外漢所以旁人說音樂能彀怡情悅性他却覺得索然無味當下他竊竊詫異着三腳兩步的趕到園中一見了他兩個女兒忙住了腳低聲自語道大清早音樂唎跳舞唎忙得甚麼似的這兩個丫頭今天難道發了瘋不成接着提高了嗓子喊道格蘭絲你做甚麼梅麗杏你也做甚麼今天早上難道這世界變了個瘋世界和平日不同了麼他那小女兒梅麗杏小鳥依人似的挨近了他仰着兩個明波流動的小眸注在他臉兒上曼聲說道阿父即使這世界變做了瘋世界你也該原諒着可是今天是一個人的誕日呢博士笑着道小貓誰的誕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一天不是誕日須知這人世的舞臺上沒一天沒有新角兒登場呢呵呵呵呵說起了這生命兩字吾總覺毫沒意思如看喜劇但覺滑稽可笑你以爲如何梅麗杏答道阿父吾不以爲然博士道你畢竟是個女孩兒家懂得甚麼說時湊近了那鮮花般的小臉又道吾的兒今天可是你的誕日麼梅麗杏搖着頭嫣然微笑道不是阿父只阿父以爲是就是了一壁鼓起了那紅櫻小脣待他父親接吻博士接了一下說道吾愛你願你快樂又自語道呵呵呵這也是一齣滑稽戲看官們想還沒有忘却做書的剛纔曾說過這位傑勒特博士是個哲學家用了他哲學的眼兒瞧來直把這世界當做一個劇場又是個戰場人的一生似乎做一齣戲又似乎經一回戰鬬吾書開場時所記的一番情形也能說是替吾們個人寫照呢一會博士又道只那音樂到底是個甚麼路數來的多分是偸鷄賊失掉了鷄可不是頑不然這所在那裏有甚麼樂人呢他那大女兒格蘭絲接口道阿父那樂人是阿爾弗萊去喊來的說時伸着那纖纖玉葱替他阿妹戴整那雲髮上綴着的幾朵花兒滿口子讚他的鮮豔可愛他自已原也綴着花只爲跳舞了一場已跳得淩

亂不整滿現着憔悴可憐之狀博士聽了他女兒的話便道嗄●是阿爾弟萊替你們去喚來的麽格蘭絲答道正是今天阿爾弟萊往鎮中去時恰遇見那樂人們一塊兒趲出鎮來這班人不知道從那裏步行來的昨夜也宿在鎮中阿爾弟萊一見了他們記得今天是梅麗杏的誕日心想那霓裳雅奏定能使他快樂就同着他們到這裏來當下又寫了個鉛筆紙條兒給吾說吾倘贊同時便吩咐他們奏樂咧博士悄然道嘻嘻不論甚麽事他總求你的同意格蘭絲很和氣的說道承他不棄時時順吾意旨吾很感激呢一壁又仰後了頭瞧着他妹子頭上綴着的花暗中讚他自己裝飾的本領着實不惡接着又道剛纔奏樂時梅麗杏興高采烈忽地跳起舞來吾也就和他合跳直跳得上氣接不着了下氣方始停止吾們聽那樂聲委實好似天上的仙曲可是阿爾弟萊喚來的樂人自沒有不好的梅麗杏可不是麽梅麗杏嬌嗔道格蘭絲吾不知道你爲甚總把阿爾弟萊來惱人格蘭絲微笑道吾把你情人惱你可也算不得大罪過梅麗杏揉碎了他手中拈着的一朵花把那花瓣兒撒了一地帶着薄怒說道憑你怎樣說吾也並不在意他的名兒已聽得厭倦咧要是他當眞是吾的情人●……格蘭絲忙道別說下去罷他那忠實的心已全個兒是你的你沒的小覷了這心兒要知世界上的人沒一個心兒比你阿爾弟萊更忠實的了梅麗杏微微的揚了揚那兩道遠山眉很輕率的說道不見得罷不見得罷卽使他心兒忠實吾也不知道有甚麽可取況且吾並不要他忠實也不求他忠實若是他望吾……咦格蘭絲吾們怎麽如此無謂絮絮叨叨的單講着他一人看官們這時倘把眼兒就着吾筆尖的眼兒偸覷一下子便能瞧見那盈盈姊妹花對立在扶疎碧樹陰中掉着兩個鸚鵡妙舌你一句吾一句的說着意見雖微有不同彼此的

愛情却絲毫未減半晌那妹子的波眸中已水汪汪的來了淚痕似乎懊悔他出言輕率致使阿姊不歡但是他阿姊却毫無成見因爲他們從小兒沒了母親做阿姊的長了四歲自不容不代他母親愛護妹子無論大事小事爲了妹子分上總處處退讓不忍相爭這一顆高尚純潔的心兒簡直和天上的安琪兒相差不遠那時博士在旁聽了他們的一席話倒也不甚經意爲他老人家滿肚子裝滿了哲學思想覺得少年人說情說愛都是沒意識的事只念格蘭絲那妮子心兒聰明性兒又溫和有涵養力有勇敢氣比了梅麗杏更爲可貴不知道他前途如何很足寒心便是梅麗杏方面也難恝置總之踏進了這塵網事事都可笑可歎可驚可怕呢博士默然不語了會兒忽地提着嗓子喊將起來道咦勃立頓！勃立頓呼聲絕時便有一個瘦伶伶的下人沈着臉兒從屋中出來走至博士前冷然問道甚麼事博士道你把早餐預備在那裏勃立頓答道在屋中博士道昨夜吾曾告知你把那早餐的桌子移到園子裏來你可知道今天早上有客人來麼等那車兒未來之先一切都須預備定當要知這回的事實是很重要的勃立頓仰着頸子揚聲說道傑特勒博士你瞧那些婦人們忙着採蘋果這園子裏已不像個樣兒教小可怎麼預備起博士瞧了瞧時計拍着手說道他們不是快要採罷了麼你快預備去別多說甚麼克利門山又在那裏接着便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在梯子上答應道先生在這裏口中答應着兩隻笨重的腳兒就從梯上蹋躂蹋躂的下來又道密司脫吾們的事兒已完咧女孩子們快下來在這半分鐘裏甚麼都須完結一面也就手忙脚亂的收拾去了這克利門山約莫三十歲光景一個快樂的面龐時時現着喜容只爲他生就是個緊皮臉不免有一種滑稽可笑的樣子然而他的態度行爲都樸實誠懇毫不假

飾一天到晚料理各種瑣事忙這個忙那個並不抱怨心兒也知足沒有甚麼非分的希望下邊穿着一雙挺大的皮鞋東斜西歪的往往不肯服從他脚兒的命令這鞋兒裏頭配上一雙藍色襪身上着一件印花的衫子各色都備滿帶着鄉氣下身束一條白色的圍裙分外清潔頭上帶着一頂輭帽好似一隻鳥兒棲在山巖的頂上那服飾雖很平常只是自頂至踵都非常潔淨當下他收拾清楚又助那勃立頓安排桌子勒袖露肘忙得甚麼似的半晌斗的舉手指着園門向博士道密司脫那兩位律師先生來咧博士急步趕到門前歡迎他們一面朗朗的說道朝來好啊朝來好啊親愛的格蘭絲親愛的梅麗杏你們快來這兩位便是施臬企先生和格拉格司先生咦●阿爾茀萊又在那裏格蘭絲答道阿父他停會兒便回來咧可是今天早上他正忙着準備動身天剛放光就匆匆的起身出去咦●兩位先生願你們早安密司脫施臬企鞠了一躬說道兩位姑娘在下和格拉格司也願你們早安在下還要親一親你的玉手說着把了格蘭絲的手兒親了一下又道在下更願你……說到這裏面上現出一派躊躇的神情似乎要說又似乎不敢說支吾了好久方始繼續下去道願姑娘在這一天吉利之日享受一百種的快樂博士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笑着道呵呵呵甚麼快樂甚麼不快樂也無非是一百齣戲中的一齣喜劇施臬企把那放文件的藍皮篋靠着桌子的腿兒豎在地上一面說道傑特勒博士只吾望你爲了這劇中的明星分上別減少這喜劇的幕數博士道這個自然做老子的萬沒有忍心使他女兒不快樂的道理叵耐這喜劇雖是長雖是有趣那劇中人雖是樂雖是得意將來也總有一天說那法蘭西人口頭所常道的一句話兒叫做「戲兒完了快閉幕罷」——密司脫施臬企不住的瞧他那隻藍皮篋似乎很不放心的樣子

悄然道傑特勒博士那法蘭西人的話簡直說錯了你的哲理也簡直想錯了照你瞧去彷彿世上沒一件有意思的事如此你把法律當做甚麼博士冷冷的答道一段笑話密司脫施臬企又瞧了瞧他的藍皮篋問道你可曾學過法律麼博士道從沒學過密司脫施臬企道要是你也學過法律怕你這種哲學思想也須更動咧密司脫格拉格司先本一聲兒不響單讓施臬企一個人說話似乎默認他足以做自己代表的一般到此也禁不住開口說道世界上的事大概都看得太容易了博士道你可是說法律麼密司脫格拉格司道正是只不但法律就是旁的事近來也都看得太容易便說世界是一段大笑話這笑話倒很不容易講的先生你別把法律也看得太容易呢要知吾們做法律家的委實在這裏把那人生入世的兩扇門加着油兒怕他生鏽加足了油開合纔覺便利不致做出那種格格的聲音來說完容色十分得意看官們此刻吾須得把這位大律師格拉格司先生介紹給你們了他老人家實是個很嚴冷很忍刻的人上下穿着那白色和灰色的衣服活像是一塊火石兩個眸子中閃閃作光好似要射出火星來密司脫施臬企却穿得上下一黑似是喜鵲又似乎是老鴉不過不及喜鵲老鴉那麼羽毛光澤至於那傑特勒博士倒也有個絕妙的譬喻譬如一隻冬天的蘋果爲他面上滿着斑點似乎蘋果被鳥兒啄過到處都是啄痕一頭長髮結了一條短短的辮兒垂在腦後好算得是蘋果的短梗他們三人正在討論這人生的大問題却有個英挺飄逸的美少年三腳兩步的踅進園子來笑容盎然堆滿了蓮花之面身上穿着旅行服預備出發似的後邊跟着個脚夫替他提着幾件包裹行篋三人一見了他都不約而同的迎將上去博士很輕快的說道阿爾茀萊願你得意密司脫施臬企也鞠了一躬道密司脫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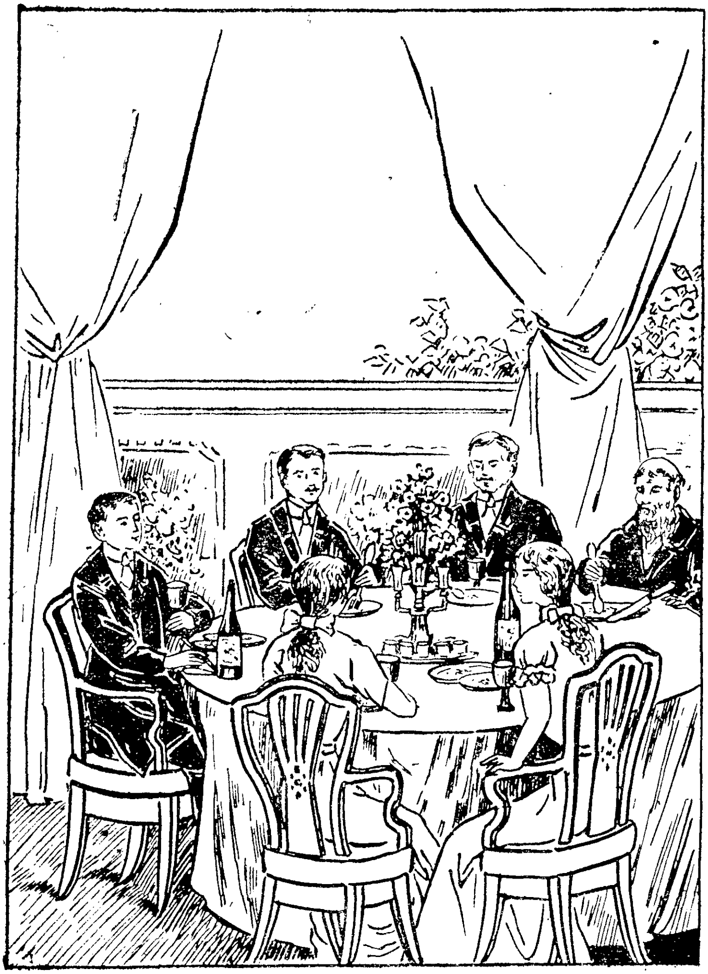
斯非爾願你在這吉利之日享受一百種的快樂密司脫格拉格司却獨自咕噥着不說甚麼阿爾苐萊停了一停猝然道咦惡運惡運忽地遇見了你們你們三人都不是示吾吉兆的虧得剛纔大清早上不曾遇見你們記得第一個遇見的人實是格蘭絲實是那吾見猶憐的格蘭絲你們三人都不在吾眼兒裏此時克利門山忽地插口道先生你第一個遇見的實是吾天明時格蘭絲姑娘已在這園子裏散步惟有吾在屋中你可還記得麼阿爾苐萊道這確不錯吾第一個遇見的是克利門山如此吾把克利門山壓倒你們咧密司脫施臬企忙道你說這話兒本大律師和格拉格司倆不免受你侮辱了阿爾苐萊一陣子笑着很懇切的和博士握手又和施臬企格拉格司兩人也接了接手接着舉了那雙明如春星的眸子向四下裏溜着很詫異的說道咦那姊妹兩口兒在那裏溜了一會子便望見他們正在那亂綠如油的果樹叢中於是飛也似的趕將過去先向梅麗杏施了一禮然後再禮格蘭絲同着過來那時傑特勒博士已踅到餐桌旁邊坐下兩律師阿爾苐萊和兩姊妹也一同坐了下來格蘭絲却據了個主席坐得也很有意思分明使阿爾苐萊和他妹子自成一組不和旁的人混雜在一起施臬企和格拉格司並坐在兩對角夾護着那隻藍皮篋怕給人家從旁攫去似的博士自己仍照着他的老例和格蘭絲相對而坐那克利門山只在桌子四邊打旋兒忙着伺應似乎電氣流動的一般那個多怨多恨的勃立頓却立在近邊一隻小桌子旁邊守着火腿牛排司個分肉之職一會却取了刀叉走到密司脫施臬企身旁像放槍一般快捷的問道要肉麼密司脫施臬企也放槍一般快捷的答道自然要的勃立頓又向格拉格司道你也要些麼格拉格司道要瘦些的勃立頓答應着割了兩塊分給他們又割了塊不大不小

的給博士一面冷眼看着兩律師喫肉時那種滑稽之狀一副冷如冰雪的面皮裏不知不覺透露出一絲笑容來博士悄悄地向阿爾蒂萊道阿爾蒂萊趁着這早餐時吾有一二句正經話兒和你說阿爾蒂萊急道先生請儘說來可是今天吾便須離此而去咧吾們聚首之期即在今天做個小小結束博士現着深思之狀笑將起來道呵呵呵今天今天把別在今天大戰也在今天那戰場便是這園子便是吾們同坐着的所在便是吾剛纔瞧見那兩個女孩子跳舞的所在便是那婦人們在果樹上採擷果子的所在那果樹的根簡直是種在個人家血肉裏並不是種在泥土中吾料知幾世以後那墳場中一定散滿了白骨散滿了白骨的屑和吾們脚下掘起來的碎骷髏然而這與戰的一千人中沒有一百個知道他們爲了甚麼戰那戰勝的一千人中都洋洋得意只也沒有一百個知道他們得意些甚麼便是那勝敗的利害一百人中也沒有五十個知道勝了到底有甚麼利敗了到底有甚麼害至於那勝敗的因果更難使人明白十二人中怕也沒有一半兒知道總之這種擾擾攘攘可笑可憐的事直沒一個能彀看得透想得明白的阿爾蒂萊道但是你老人家這派哲理話也很難使人明白吾以爲人生在世事事都很重大那一件事能說他是遊戲三昧博士笑道你要是不把世上萬事當做遊戲三昧只索進瘋人院去撒手歸天去或是爬到深山幽谷裏做隱士去阿爾蒂萊道只這世界打成以來已很長久照你老眼中瞧那古今萬事難道都是遊戲三昧不成博士答道世界打成雖已很久很久但是你可知道他究竟做了些甚麼事吾活到了半世還沒有知道呢密司脫施臬企調着他的茶插嘴道世上原也有很正經的事便是吾們的法律可不能說他是遊戲三昧他那同事也接口道可惜有時被人家看得太容易了密

司脫施梟企又向博士道博士請你恕吾自伐吾實是照着道理說話法律這東西直能約束世界制裁衆生操着一種很大很大的勢力不亞於那萬能的上帝密司脫施梟企說到這裏那克利門山忽地絆了甚麼東西直撞在餐桌上震得滿桌子的杯碟都丁當作聲博士忙問道咦甚麼事甚麼事克利門山抱怨着道便是那萬惡的藍皮絛在這裏作怪這撈什子慣會絆人好不惹厭密司脫施梟企似乎沒有聽得又道所以吾們對於法律都須敬重不該小覷傑特勒博士你不是說世人一生好似一齣喜劇麼只有法律在着似乎還帶些正劇的意味呢博士撫掌笑着瞧了阿爾弗萊一眼那密司脫施梟企到了興頭上又洋洋洒洒發揮出一番法律上的偉論直好像身入議院當着千百人演說的一般一時聲如銀鐘連屋瓦牆磚也覺振振有聲密司脫格拉格司仗着自己也是喫法律飯的人和施梟企志同道合這時聽了他驚人的議論句句替法律吐氣自己也覺得非常體面臉兒上頓時生了無限的光輝興致既高食量也放大了一半說還要些兒牛排和茶供他一飽咧一會博士又向阿爾弗萊道阿爾弗萊如今你可有甚麼話說阿爾弗萊答道吾沒有甚麼旁的話但望你老人家把那生活的大戰場忘却做一天人過一天光陰你不見這一片大戰場上不是籠罩着千萬道的陽光麼密司脫施梟企在旁說道密司脫阿爾弗萊任你怎樣說怕也不能改變他老人家的哲學思想要知這生活大戰爭中還包括着無數的小爭執小鬭氣或在腦後放你一彈或在斜刺裏攧你一刀傾軋咧擢殘咧甚麼都有唉這眞是世上萬惡的事阿爾弗萊道密司脫施梟企只你可不能一概而論其間也儘有義士生涯英雄事業正史不載埋沒便多那些人天感泣的事大半在冷僻處所小家庭中發現或在善男子善女人的心坎裏發

現一經搜討表彰人間任是怎樣一個堅强不屈決心和世界斷絕的人也免不得要和世界言歸於好且還起了無限美滿的希望可是這樣一個世界會有這樣的事兒雖說世事都是遊戲三昧畢竟也有些兒意思咧阿爾蕭萊說時那兩姊妹都斂眉顰黛聽得非常着意博士沈聲說道老夫老咧仗着這蠢舌鋒可不能和你們少年人飛辭騁辯爭一日的短長只你們要知道吾實是生在這戰場上的一肚皮都裝滿着戰場上的歷史老夫行年六十虛度了半世光陰那曾見過一個眞正的基督教世界甚麼慈母賢妻咧孝子順孫咧無非在戰場上發瘋有甚麼意思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好教人欲笑還哭咧博士說了這番話那個深沈不動饒有哲學家意味的勃立頓也好似受了異感接着博士又道阿爾蕭萊這些話兒都不關正事吾們也不必去說他今天你出去咧投身進這世界的盤渦咧從此以後一切都能自主總須達到你地下亡父的願望快努力前進別自暴自棄此去負笈他邦入那專門的醫學校一朝學成前途正無限量至於吾家你不必挂念想來不到三年吾們也未必再着你腦蒂只消六個月早輕輕忘却了阿爾蕭萊笑道難爲你老人家體貼到吾的心吾自然要忘却你們博士微睇着梅麗杏問道梅麗杏你可有甚麼話說這當兒梅麗杏正把櫻脣銜着淺紅玻璃杯細細的啜着茶一聽了他父親的話羞紅便飛上香腮欲語又止的不敢做出聲來格蘭絲芳心玲瓏早已理會只把那花朶兒似的嬌靨貼着他阿妹桃腮嫣然不語博士也就放過了梅麗杏又向阿爾蕭萊道老夫受人之託差能說沒有溺職自問良心還覺過得去如今好了從今天早上起吾的責任已盡事兒已了對那地下亡友可告無罪此刻吾那兩位老友施臯企和格拉格司都已到來那盈筐滿篋的文件也都帶着須得逐一檢交歸

你收管。加封的該加封。簽字的該簽字。以後都和老夫無關咧。施臬企道。只是照着法律上的手續。還須旁的人作證。說着。推開了面前的碟子。從那藍皮篋裏掏出一疊紙兒來。格拉格司助着他。攤在桌子上。



施臬企又向博士道。博士。吾們倆和你老人家都是受託的人。目下還須這兩個下人驗明那文件上的一切署名。以昭信實。密昔司紐克姆（按紐克姆爲克利門山姓）你可能讀麼。克利門山徽惱道。密司脫。吾還沒有嫁咧。施臬企忙道。對不起。吾忘了。竟斗膽稱你密昔司。密司紐克姆。你可能讀麼。克利門山道。略識一二。格拉格司用着滑稽的口吻問道。如此你可能讀證婚書。這是很關重要的。克利門山道。這個太難。吾但能讀那針黹。施臬企詫異道。讀針黹。婦人。你意中到底是說甚麼。克利門山又蠢蠢的說道。除了讀針黹以外。還能讀那烘肉豆蔻的叉子。施臬企和格拉

格司倆聽了這種奇話好似猜甚麼啞謎面面相覷的做聲不得此時還仗着那解人格蘭絲起身說克利門山所用的各種東西上都刻着一句格言他生平讀書不多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倒也好算得是他的懷中藏書樓呢那兩律師到此纔恍然大悟他所說的但能讀針箍便是說但能讀針箍上的格言於是施臬企笑着說道嘎密司格蘭絲原來是如此麼呵呵呵吾們這位女友總脫不了獃子氣日用的東西上值得刻甚麼格言你只瞧他外貌也帶着一派獃相呢說到這裏很傲慢的向克利門山斜覷了一眼又道密昔司紐克姆那針箍上的格言說些甚麼克利門山又悻悻的說道密司脫吾還沒有嫁咧施臬企道如此吾就直稱你紐克姆可好麼紐克姆那針箍上刻着甚麼話克利門山半晌不答只張開了左邊的袋兒把兩個眸子骨碌碌的直射到袋底却見那針箍並不在裏邊於是又張開了右邊的那隻袋兒伸手下去像海底探珠般掏那針箍先把袋中旁的東西逐件取了出來甚麼手帕咧燒殘的蠟燭咧蘋果咧橘子咧一個辨士咧肉骨咧荷包鎖咧翦刀咧一二握的散珠咧幾團棉花球咧縫針匣咧好幾個紙團咧一個餅乾咧那袋兒裏夾七夾八的藏着這許多寶貝簡直能替他開一張很長的清單當下他逐件鄭鄭重重的交給了勃立頓託他捧着最後便一把叉住人家喉嚨似的握着那袋兒捉甚麼賊一般在下邊的袋角裏捉住了那針箍興興頭頭的探進手去捉了出來便套在指兒上的的得得的敲着那烘豆蔻的叉子只可惜這兩件寶貝上的字一半兒已經磨滅瞧去不甚清楚也好似那幾百年前的古籍字跡不免漫漶咧施臬企見了便道少婦這可就是你所說的針箍那上邊說些甚麼克利門山旋着那針箍彷彿轉動一座寶塔似的慢吞吞地說道那上邊是說「忘與恕」"Forget and forg-

ive"施臬企和格拉格司聽了都鬨然大笑施臬企帶着譏諷的口氣說道這格言好不新鮮格拉格司接口道也好不簡易施臬企道這三字中包含着人生天性上的好智識格拉格司道這三字也能對付一生的大小千萬事一會密司脫施臬企正色道只如今且慢閒磕牙快些兒辦正經事說時翻檢着那許多文件又向勃立頓道勃立頓可能弄些兒墨水來吾們纔能辦事簽字的簽字加封的加封交代的交代事兒了結便能走路這樣耽擱下去怕錯過了公車吾們還沒有知道咧勃立頓不敢怠慢忙去取了筆和墨水來兩律師把那一疊紙兒翻了一會就抽出幾張喚勃立頓和克利門山驗明署名簽字作證勃立頓一輩子從沒做過這種勾當此刻忽地喚他簽起字來直當做天樣大事又好似把那些文件當做他的銀行支票深恐一簽了字便須損失無數的金錢因此上拈了枝筆兒兀在紙上盤旋不敢簽下字去禁不得他主人再三催促方始勉勉强强的寫了他大名然而臉兒上老大的不高興彷彿真個損失了甚麼似的至於那克利門山紐克姆却又不同心想他的名兒竟能落在他們大人先生的紙兒上好不榮幸於是洋洋得意不住的傻笑即忙拓開了兩肘像神鷹展翼般占據了半個臺面一面把頭兒側放在左臂上一面把右手搶了筆飽蘸着墨水用力簽下去手中寫一個字母嘴裏也低唱一聲單寫這十幾個字母却蘸了好幾回的墨水活像是餓虎覓食貪得無厭的一般簽罷興致還覺勃勃恨不得到處題名給全世界的人見了一齊景仰呢那些大小文件既摒擋清楚傑特勒博士就向勃立頓道勃立頓快趕往大門外守望着一見公車到時快來通報阿爾萆萊你也趕快準備光陰如電可不能等你呢阿爾萆萊答道正是正是你老人家說得不錯且慢吾臨去還有一句話兒親愛的格蘭絲請你垂

聽梅麗杏綺年玉貌楚楚可憐實是吾一輩子最親愛最寶貴一件活寶以後吾拜託了你煩你替吾愛護着格蘭絲曼聲答道阿爾苐萊他原是吾神聖的保護品萬萬不敢疎忽如今爲你分上自然更要加上一倍着意你放心罷吾總掬着一片誠意不負所託呢阿爾苐萊道吾自也信託你一見了你誠摯的芳容一聽了你懇切的嬌聲那裏還有不信任的道理好格蘭絲有你這樣一個温柔敦厚的保護人在着吾去時便能勇氣百倍不再回頭咧格蘭絲嫣然笑道當眞麼阿爾苐萊道當眞吾的姊姊格蘭絲吾這樣稱呼你似乎很出於自然你可也承認麼格蘭絲急道你儘用這稱呼好了吾委實很喜歡聽你的旁的稱呼吾可也不敢當阿爾苐萊又道姊姊吾和梅麗杏也很願意長留在這裏永遠受你的愛護享吾們的清福這當兒勃立頓在大門外高聲報道公車已在小山頂上咧博士忙道阿爾苐萊光陰如電可不能等你呢先前梅麗杏本遠遠立着把那兩個星眸注着地怯生生的不敢擡起到此阿爾苐萊就扶着他過來送在格蘭絲兩彎玉臂之間一壁說道親愛的梅麗杏吾已告知格蘭絲求他以後做你的保護人臨別神傷吾也沒有甚麼旁的話但願吾回來時和你締就了同心之結同度那百年美滿的光陰吾們蜜月中開宗明義第一章便須想個法兒該怎樣使格蘭絲快樂該怎樣滿他的願望該怎樣表示吾們愛他的情該怎樣顯吾們感激他的心該怎樣償還他關愛吾們的大債此時梅麗杏一手聽他情人把着一手環着他阿姊的粉頸仰着兩道澄如秋水的眼波注在他阿姊沈着愉快的明眸中就這梅麗杏眼波一注間也流露出種種的情意又愛又慕又憂又訝又敬心中直當他阿姊是個天上安琪兒已不是人間凡質格蘭絲也把那沈着愉快的嬌面向着他妹子和阿爾苐萊盈盈欲笑阿爾苐萊又

道以後吾們還須望有個可意人兒來鑿開格蘭絲的芳心把那最深最熱的愛情灌注進去也像他日前待吾們一個樣兒此刻雖還不知道那一天纔能滿吾們的期望然而格蘭絲自己定然知道不消說的呵呵梅麗杏到了那時吾們兩口兒豈不快樂可是吾們的姊姊平素一心愛人如今上帝到底酬報他咧這時梅麗杏仍凝眸望着格蘭絲連正眼兒都不向他情人瞧格蘭絲也依舊廻面向着梅麗杏和他情人又洸着又愉快活像是個安琪兒接着阿爾蒂萊又道光陰容易吾們的少年時代轉眼已飄瞥而過吾老了梅麗杏老了格蘭絲也老了吾們三個老人便厮守在一起白頭相對共話舊事那時吾的影兒合着你的影兒你的影兒合着他的影兒影影相附永不分離豈不是一輩子最愉快的事吾們既能時時聚首時時話舊最先便須說吾們把別時怎樣的感觸怎樣的害怕抱着甚麼希望懷着甚麼觀念到頭來又怎樣難解難分依依的不忍說一個別字阿爾蒂萊說到這裏猛聽得門外勃立頓又高呼道公車已在樹林中咧阿爾蒂萊忙大聲答道吾已準備接着又向姊妹倆說道往後吾們更須說別後重逢握手一笑怎樣怎樣的愉快以前的種種痛苦到此便一筆勾消就是今天這一天雖覺難堪其實替吾們種下個快樂之根也是很可紀念的吾願你們倆別忘了這很可紀念之日要記着這一天也能算是吾們三人的誕日沒的小覷了他吾愛你可以爲然麼格蘭絲展顏嬌笑着代他阿妹答道正是阿爾蒂萊只是光陰如飛你也別再流連了快和梅麗杏道了別擔登上道罷上帝在上永遠相你呢阿爾蒂萊便和他情人擁抱了一下子輕輕放了又和格蘭絲相抱似乎有無限傷心的樣兒梅麗杏却又雙波溶溶的望着他阿姊洸着愉快的嬌面亭立不動博士見他們小兒女已道罷了別就捉空兒說道吾

的孩子再會咧這些愛情咧婚約咧離別咧都是沒意識的事老夫心中原已雪亮只你和梅麗杏兩個獃子合在一起也自有你們的獃想老夫可不能斜刺裏跳出來反對呢你回來時老夫便承認你是個女壻就是了這時勃立頓又在門外大呼道過橋咧阿爾萠萊緊緊的和博士握了握手說道吾的老友吾的保護人願你時時念吾愈切愈妙再會密司脫施臬企再會密司脫格拉格司話兒剛說罷勃立頓早又喊將起來道車兒已從街頭過來咧阿爾萠萊急急的說道克利門山紐克姆爲吾們年來友誼分上臨別且親一個吻勃立頓來和吾握手梅麗杏吾最親愛的心吾們再會格蘭絲阿姊願你記着格蘭絲又把他如花嬌面向着阿爾萠萊似是默許他的一般梅麗杏却玉容依舊夷然不變不一會公車已到門前接着便搬動行李忙了一陣到頭來車輪碾動載着阿爾萠萊含淚而去這時萬疊離愁支遣不去幾乎壓碎了這一輛車子然而梅麗杏却仍玉容依舊夷然不變連那香軀也一動都不動格蘭絲目送着車影向梅麗杏道吾愛他在那裏向着你揮帽兒呢他便是你的情人便是你未來的夫壻快瞧快瞧梅麗杏到此纔微微擡起螓首來雙波含淚悵望着那滾滾車塵一會便背過臉兒悽悽惻惻的覷了他阿姊一眼斗的撲上前去抱着他蝤蠐粉頸嚶嚶嬌啼起來一壁又悲聲說道呀格蘭絲上帝佑你只敎吾怎能撐着這淚眼光瞧他步步遠去呀格蘭絲吾的心兒碎咧

（中）

密司脫施臬企和密司脫格拉格司兩大律師有一個小小兒的事務所在那古戰場上他們的營業雖不甚廣然而在這生活的大戰爭中却也煞費經營他們的進行雖好似蝸牛緣壁般進不逾黍只是進

退攻守卻也拋卻了好多心力一會向原告這邊放一個彈兒一會向被告那邊仗斧砍將過去一會又和那些零星債戶小戰幾場趁此得些兒戰場品也是好的他們事務所的門兒正向着市場倘有人上門請敎十分便利他們的會議處是在樓上一間古舊的後室裏天花板低可打頭又黑壓壓的彷彿對着那法律上種種紛亂如麻的事件不住的在那裏皺眉室中放着幾把高背的皮椅上邊釘着許多挺大的銅釘凸起着似乎睜眼向人只每把椅上總失掉兩三隻就好像被人家挖了眼珠去也不知道爲了久歷年所自己失落的呢或是主顧們聽了那偌大的訴訟費一時嚇慌了用手指兒剝落的牆上挂着一張法官的肖像戴着個碩大無朋的假髮髮兒一卷卷垂着使人瞧了他尊嚴之狀頭髮也根根直豎起來那灰塵厚積的壁櫃中和那木架桌子上都塞滿着一包包的紙兒靠着板壁又放着一排排的木箱都鎖着荷包鎖外面又漆着許多人名這些箱子裏頭簡直藏着那兩大律師刁鑽促狹的心計原來主顧們到來接洽時一見了這許多人名眼兒立時勾攝住了不免要暗暗地讀着或是把那些字母逐一拚着他們的心一分一分到了箱兒上那裏還留心兩律師的話兒兩律師也就顛之倒之把活的說了死的把黑的說了白的任是天樣大的事兒也有個迴旋處這麼一來豈不得益不少然而那班涉訟的人卻大喫箱兒的苦了至於密司脫施梟企和密司脫格拉格司確是世上最知己最密切的朋友不但職業上有連帶的關係便是個人的私事上也好似一條鏈兒上的環子彼此相連的不過他們男子家太親密了免不得要動那閨中人的疑忌凡是丈夫有甚麼不是處都怪到他朋友身上似是朋友教壞他的所以密昔司施梟企時時疑忌密司脫格拉格司密昔司格拉格司也時時疑忌密司脫施梟企但

是老婆們自管疑忌朋友們却自管親熱末後那兩位夫人也不知不覺的連了盟同心協力的對付他們丈夫他們心目中直把那丈夫當做了敵國把那事務所直當做是個製造大陰謀的所在但施臬企和格拉格司倆也單靠着這事務所釀了蜜實在他們的蜂房裏每逢月白風清之夜彼此閒着沒事就在那會議室中盤桓片刻靠窗望着那古戰場一壁笑那世界衆生爲甚麽如此愚蠢大家不肯好好兒過日子偏要你爭吾奪鬧個不清到頭來還要用法律解決作成他們一班喫法律飯的人然而世人要是太聰明了教他們把甚麽東西裝進肚子去呢那兩大律師支持着這一個小小事務所還過得去一天一禮拜一月一年悠悠忽忽的過去壁上的月份牌漸漸薄了皮椅上的銅釘子漸漸少了桌上的紙包漸漸加多了一天夜中去那傑特勒博士家果子園裏情人把別的那天已有三年光景那兩大律師的會議室中有三個人影被燈光映着一面坐着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衣服脫署面色憔悴但是體格却大小適中似乎不論甚麽衣服都能穩稱他的身容貌更秀逸可人任是風塵滿面可也不能掩蓋那時他坐在一把大圈手椅上一手插在胸前一手搔爬着一頭亂如飛蓬的頭髮彷彿在那裏凝神壹志的想些甚麽施臬企和格拉格司正傍着鄰近一隻寫字桌相對坐着那靠壁一排排的箱兒內中有一隻此刻正放在桌子上箱兒開着箱中一半的紙兒都散在那裏施臬企只逐一拈起那餘下的紙兒來就着蠟燭細細的瞧瞧了一會便搖着頭授給格拉格司格拉格司也瞧了一會便搖着頭隨手捺下有時兩人都停了不瞧却不約而同的搖着頭向他們那個呆木不動的委託人瞧着他們前面那隻箱兒也呆木不動似乎和那人作伴箱兒外面便漆着密乞爾華登先生幾個字這箱兒和這姓名的主人不

消說自然就是那個呆木不動的委託人。他老人家只爲他委託的事已陷到了個失敗的地位。所以一百二十個不高興。一會密司脫施梟企已瞧到末一張紙兒。就啟口說道。事兒完了。再也沒有甚麼旁的方法。那委託人擡頭瞧了一瞧。很失望的說道。如此吾所有的損失的損失。耗費的耗費。抵押的抵押。借的借。賣的賣。都已完了麼。密司脫施梟企答道。正是全個兒沒有咧。那委託人又道。你可是說也沒有補救的方法麼。梟企又木木的答道。正是全個兒沒有咧。那人便一聲兒不響。咬着指甲。又沉沉的想着半晌。斗的問道。你不是說吾以後也不能安居英倫麼。施梟企道。正是。這大不列顛和哀爾蘭都沒有你安身之地。那人道。如此。吾。不。是。變。了。個。無。國。無。家。無。父。無。錢。的。浪。子。麼。說時。搖着。右腿。擱在。左腿。上。把。兩。眼注。着。地。停。佇。不。動。密司。脫。施。梟。企。咳。嗽。着。似。乎。表。示。這。事。已。糟。到。了。絕。頂。法。律。上。無。可。轉。圜。的。意。思。格。拉格。司。是。他。的。帮。辦。見。他。咳。嗽。自。然。也。和。着。咳。嗽。那。人。喟。然。說。道。唉。三。十。歲。就。破。產。這。是。那。裏。說。起。施。梟。企忙。道。密司脫華登。你並沒破產。事兒也那致糟到這般地步。大損失雖不免。破產怕未必。罷。委實說。你只消培養……密司脫華登道。魔鬼的滋養。施梟企似乎沒有聽得。猛然間向格拉格司道。咦。密司脫格拉格司。請你給一撮鼻烟。吾多謝多謝。當下便從格拉格司手掌中撮了一撮鼻烟。抹在鼻子裏。自管得意着。那密司脫華登又擡起頭來。微微笑了一笑。說道。你說的培養。到底要培養多少時候。密司脫施梟企拂去了指尖上黏着的鼻烟。心中一壁盤算着。沉吟道。你可是問要培養多少時候麼。先生。你只消收拾餘燼。放在吾們施格兩大律師手中。培養他六七年。密司脫華登動着他身體。嗤的苦笑了一聲道。難道吾也捱餓六七年不成。施梟企道。密司脫華登。捱餓六七年。自萬萬做不到。只你倘聽了吾的話。託吾們

助你培養六七年。如此六七年後。包管你又有一份偌大的新財產。又能在社會上露你的頭角。然而你老人家怕未必有這大志。在下和密司脫格拉格司也不必妄費脣舌。更進那無謂的忠告。密司脫華登道。只你們到底忠告吾甚麼來。施臬企道。便是吾所說的培養。你的事兒倘交在吾和格拉格司手中。放下幾年培養工夫。包能轉圜過來。不過你須得離開這英倫三島。吸受那外國的空氣。你怕着捱餓。儘由吾們餧養你。每年供給你幾百磅。可不彀你裝肚子了麽。密司脫華登冷然道。哼哼。幾百磅給吾裝肚子。吾旁的用度。先要化他幾千磅呢。施臬企收拾了那些散着的紙兒。歸在箱兒裏。一面說道。原是原是。你老本闊綽慣的。只如今除了這一着。可也沒有旁的法兒。華登又默然無語了半晌。纔擡頭向那施臬企微微一笑。說道。吾鐵頭的朋友。吾這經濟上的破產。還算不得甚麼。說時。從椅兒上倚身向前。又沈着聲說道。其實你們還不知道。吾一半兒破的。是甚麼產。密司脫施臬企聽了這模稜話。莫明其妙。只白瞪着兩眼向那華登。呆瞧那密司脫格拉格司。原好似施臬企的影子。施臬企怎樣。他也怎樣。此刻見施臬企呆瞧他。也就同着呆瞧。密司脫華登悄然又道。吾不但是深陷債臺。并且也深陷……施臬企插口道。怕不是情網。罷華登仰倚在椅背上。把兩手插入衣袋。瞧着施臬企。答道。可巧正是情網。吾當眞深深的陷入情網。施臬企忙道。你那情人。怕不是那一家富家的嗣女麽。華登道。正是。並不是富家的嗣女。施臬企又道。也不是那一個有錢的富婦麽。華登道。也不是富婦。他沒有錢。不過有貌有德罷咧。施臬企道。如此可是那傑特勒博士兩顆掌珠中的一顆麽。說着。把那兩肘擱在膝上。頭兒傾向華登。足足有一碼多近。分明是很懇切的樣子。華登點頭道。正是。正是。施臬企又道。怕不是博士家那個小女兒麽。華登道。恰好。

正是那小女兒密司脫施臬企聽說是博士的小女兒不覺吐了一口氣向格拉格司道密司脫格拉格司請你再給一撮鼻烟吾多謝你接着又向華登道密司脫華登委實和你說你的愛情簡直用到了爪

哇大海中去咧那小妮子早和人證了婚有了未來的丈夫你倘不信吾這老件就能證實吾的話可是那件事吾們倆都知道的格拉格司也鸚鵡學舌般說道可是那件事吾們倆都知道的華登悄然道你們倆都知道便怎麼樣你們都是男子難道沒有聽得過世上婦人家變心的事麼施臬企道翻手爲雲覆手雨原也是天下常有的事然而照法理上……華登道別向吾說法理罷要知一部世故人情的大字典比你們法律書强多咧況且吾在博士家住了六個來復難道肯坐送駒光一事無成麼施臬企道密司脫華登原不是這般人華登微笑道這密司脫密乞爾華

登確是從蕩子的旋渦中混過來的那箱兒裏的許多紙兒便是他的收穫只他如今懊悔了却要立定脚跟從新做起却要戰勝情場和梅麗杏結婚看他奪了那花朵兒似的妙人算個得勝的錦標凱旋歸去呢施臬企聽了却瞧着格拉格司問道密司脫格拉格司這話可當眞麼華登接口道密司脫施臬企密司脫格拉格司這是千眞萬確的你們大律師該知道對於你們委託人的責任所在那一件事是應盡你們責任的那一件事是不應盡你們責任的這種男女情愛的事就沒有你們律師橫加干涉的分兒吾倘不得那心上人兒以身相許決不敢誘他私奔於法律方面自然毫無抵觸處至於吾和密司脫海斯非爾並不是肝膽之交他也並沒把未婚妻見託他在那個身上用情吾也不妨在那個身上用情他想怎樣占勝着吾也不妨想怎樣占勝着施臬企又向着格拉格司很懇切的說道密司脫格拉格司這個他萬萬做不到他萬萬做不到那小妮子正癡愛着密司脫阿爾茀萊呢華登道他當眞如此麼施臬企又道密司脫格拉格司他當眞一心一意的愛着阿爾茀萊呢華登不動聲色悄悄地說道委實和你們說數月以前吾在傑特勒博士家住了六個來復並非閑着不做事兒却張大了兩個眼瞧着那姊妹花他們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瞧得明明白白你們既說梅麗杏愛着阿爾茀萊平日間他香口中爲甚麼絕不道及阿爾茀萊有時聽得人偶然提起了這名兒或是說到有關於阿爾茀萊的事他爲甚麼很煩惱似的避將開去施臬企滿面現着詫異之狀又問格拉格司道密司脫格拉格司你可知道這是甚麼緣故這到底是甚麼緣故你知道麼華登微笑着說道到底是甚麼緣故吾不知道不過有一個緣故吾以爲揣測得沒有錯的梅麗杏和阿爾茀萊訂婚的時候還是雛鶯生小不知道甚麼人事如今亭

亭玉立名葩已長成了免不得見異思遷心中懊悔起來此刻吾憑着靈魂上說句話他見了吾早被情絲牢牢縛住正和吾見他時一個樣兒呢施臬企呆笑着向格拉格司道嘻嘻密司脫格拉格司你可還記得麼密司脫阿爾弟萊和他是個多年的老遊侶別說是在青梅竹馬間剛種下他們的愛根往年在紅襁繡褓中時早已相識咧華登道只爲如此所以他們的愛情也容易冷淡下來可是喜新厭故人之常情舊時的情人既遠在千里眼前忽地得了個新情人芳心怎能不動呢況且吾日常的生活也無憂無慮都在歡樂中過百里以內的人那個不知道至於吾容貌體態似乎也不弱於人倘在人叢中彼此一比怕吾和密司脫阿爾弟萊都能中選的施臬企聽了這話不知不覺的向華登瞧了一眼心想這幾句話倒也是紀實算不得誇口瞧他容貌體態當眞能搖動那些姑娘們的芳心一個個傾向於他正這樣想着那華登却忽地立起身來伸出兩手抓住了施臬企和格拉格司胸前的衣鈕把兩人直拽到他身邊一邊一個蠟燭般插着接着便啓口說道施臬企你聽着格拉格司你也聽着吾不要你們進甚麼忠告對於這種愛情上的問題你們還是站得遠些休得橫插進身兒來在於經濟方面自還要借重你們的大力替吾盡力籌畫可是吾萬一挾了那博士的美女兒鳥飛魚躍時總須使他置身錦繡叢中過那翡翠光陰吾一朝度了這第二個新生活後也須大加變更翻過從前的局面來咧施臬企把兩眼閃閃的越過了密司脫華登又瞧着格拉格司說道密司脫格拉格司吾們還是不聽他話的好格拉格司道着啊吾也以爲不聽他的好然而他們嘴兒裏雖是這麼說却依舊整頓全神的向着華登華登便又說道你們卽使不聽吾也總是要說的委實和你們說這一回的事吾已決定獨斷獨行不去求博士的

允許可是吾即使向他開口他也未必肯答應只你們要知道吾出此一策於博士並沒一絲損害吾不過要救他的愛女救吾的梅麗杏出這恐怖煩惱的窟穴進那快意安樂的境界因為吾瞧那妮子對於他前度情人回來的一層似乎又恐怖又煩惱片刻兒不能安貼呢吾想來想去覺得這事和人家毫無損害吾所疚疚不安的便是以前好似飛魚一般只在黑暗中橫衝直撞不曾入光明之途以致失掉吾的屋子失掉吾的土地但是你們拭目瞧着將來吾總有一天教那屋子咧土地咧一一回來還加上幾百畝幾千畝的田野你們更拭目瞧着梅麗杏做了吾十年的細君定能比了嫁那阿爾弟萊海斯非爾加上幾倍富裕你們還須記在心上此刻梅麗杏簡直怕他回來吾們兩下裏的愛情也簡直空前絕後沒有人比得上吾們這麼深切所以這一回的事倘得梅麗杏同意便能立刻實行便是他一時不表同意吾也能婉勸他過來目下的事吾已和盤托出全個兒告訴你們了以後如何吾可不能奉告你們怕也不能知道至於吾此來抱着甚麼宗旨要甚麼東西諒來你們心中都已明白不用說破此刻吾有一件事要動問到甚麼時候吾該離此而去施梟企道一來復密司脫格拉格司你以為如何格拉格司道吾以為再縮短二三天也不妨事華登把眼兒骨碌碌的向那兩律師瞧了一會說道一個月一個月今天是來復四到第五個來復四時吾便離開這裏無論成功失敗總以一月為限施梟企道吾想這期限未免延得太長了麼只你既說一月就一月也好一壁肚子裏咕噥道吾諒他心中最好以三日為限呢這當兒見那密司脫華登已有告別的樣子就即忙提高了嗓子說道你可是要去了麼如此願你夜安華登和兩人握了握手也道願你們夜安你們還能撐着眼兒瞧吾有個飛黃騰達的日子那梅麗杏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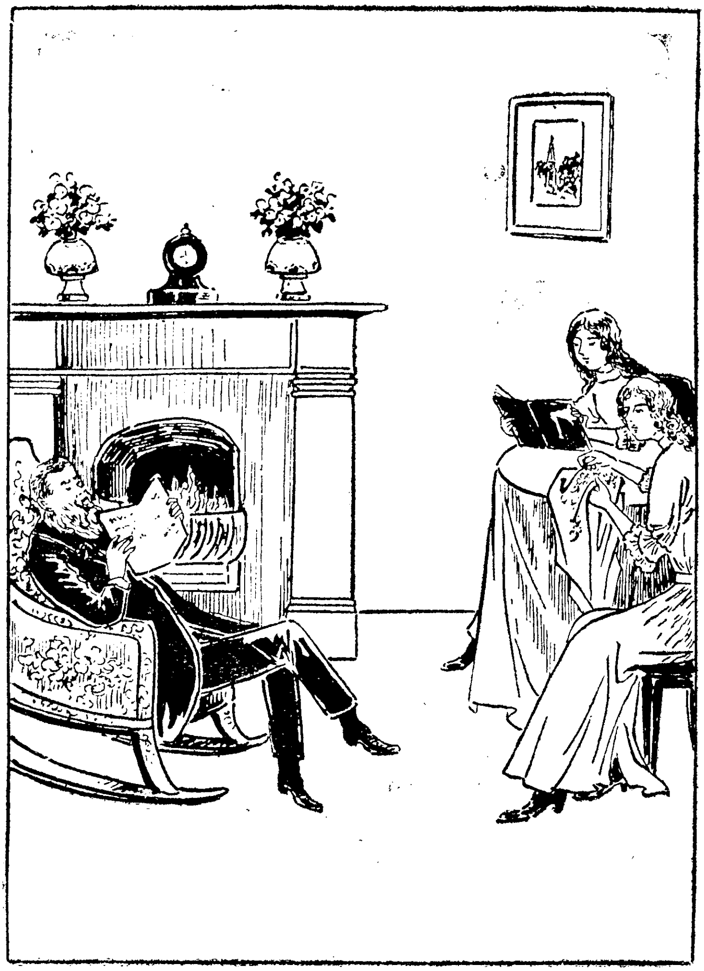
是以後照吾好運的明星咧施梟企道先生當心了扶梯可是那明星照不到這裏沒的翻身跌了下去
先生再會願你夜安華登也道願你夜安於是兩人高高的擎了兩枝蠟燭在扶梯頂上照着華登下去
華登去後他們倆便相對立着打了個照面施梟企道密司脫格拉格司你對於這事心中可有甚麽感
念格拉格司只搖着頭做聲不答施梟企又道吾記得那天早上兩情人把別的時候確有一種異狀呢
格拉格司道着啊吾也記得施梟企把那箱兒鎖了放了開去接着又道吾料想華登那厮說梅麗杏和
他怎樣怎樣有情怕是自己哄着自己倘若實有其事女孩兒家改心變節原也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
然而吾瞧那妮子花一般的嬌臉似乎帶着一派誠懇忠實之色不像是改心變節的人瞧他平日的行
爲也忿發剛毅堅決和他阿姊相像咧格拉格司道密昔司格拉格司正和你一般見地他也是這麽說
施梟企穿上外衣套上手套吹滅了一枝蠟燭又道華登剛纔敢說那種話或者有些意思也未可知他
這人已在世界上混慣了甚麽事都會做吾們還是袖手旁觀不必去管他密司脫格拉格司吾們可也
做不了甚麽事儘靜悄悄地瞧着罷格拉格司道正是吾們做不了甚麽事施梟企搖着頭又道吾們那
朋友博士先生向把世上萬事瞧得很輕很輕這種小兒女情愛的事自然更不着他的心坎只吾望他
別再信口開河到處說他的哲理阿爾弗萊那孩子也講着甚麽生活戰爭說人的一生都在戰爭的盤
渦中只吾望他初次臨陣別就一敗塗地呢密司脫格拉格司你戴上了帽兒沒有吾可要把這第二枝
蠟燭吹滅了格拉格司答應說帽兒已戴施梟企便噗的吹滅了火彼此從這會議室中摸索着出去這
當兒室中已洞黑如漆沒有一絲明光正和博士家那重情天公案和這兩大律師法律上的種種事件

一樣的黑暗咧看官們啊在下敘到這裏却要從黑暗中騰出這枝筆來跳到一間幽靜精小的書室裏去那時那精神健旺的傑特勒博士和那兩個姊妹正坐在這書室中的火爐旁邊爐中火光熊熊照得他老人家鬚眉畢現格蘭絲正動着十個纖纖春筍做他的女紅梅麗杏却囀着那一串鶯簧也似的珠喉讀一本甚麼書博士穿着睡衣拽着睡鞋靠着把安樂椅坐着伸出了兩條腿兒擱在前面一條暖暖的毛皮毯子上一壁聽那嬌鳥掉舌般的書聲一壁却擡着那雙無花老眼不住的瞧那兩個花好月滿的臉兒那兩個臉確也嬌滴滴豔生生的煞是好看映在這火爐旁邊覺得分外的明豔絕世這三年間的光陰已把他們性兒上不同之點融在一起化合無跡梅麗杏自然彷彿是朶破蕾乍放的玫瑰長得益發嬌豔只那蓮額上邊秋波裏頭依舊流露着那種天然的誠懇之色使人記起當年和他情人依依惜別嬌偎着阿姊酥胸的時候那格蘭絲自然也亭亭玉立不減當年兩個澄如秋水的明眸依舊又沈着又愉快好似天上的安琪兒那時那梅麗杏瞧着書兒婉婉的讀道「那女孩子安處在他溫馨甜蜜的家中追想從前的陳陳影事覺得他的家益發可愛然而這時却要把他芳心試驗一下子爲了情人拋下他的可愛之家唉家啊家啊你是吾們的好友你是安慰吾們的你正橫在吾們搖籃和墳墓的中間如今却要和你告別……」讀到這裏那格蘭絲斗的半綻朱櫻嬌呼了一聲梅麗杏吾愛博士很詫異的瞧着他大女兒問道吾的小貓兒這是甚麼意思梅麗杏只把纖指兒把着他阿姊的玉手依舊顫着聲婉婉的讀將下去道「你正橫在吾們搖籃和墳墓的中間如今却要和你告別簡直是一件最悲痛的事唉家啊你倘是愛吾們的就請你擔待些兒那些拋棄你的人你也不必惓惓不忘記着他們臨去

時的脚步之聲你那可愛的臉兒上也不必再帶着笑容現着仁態你那雪白的額兒上也不必流露出那種溫柔誠摯親熱的神色你只把他們淡忘了更擔待些兒給他們一線悔悟的曙光」這當兒格蘭絲已嚶嚶啜泣起來一壁說道親愛的梅麗杏算了算了今夜別讀罷梅麗杏合着書兒說道吾原要不讀只又不能不讀那一字一句彷彿水兒擱在活火上煎呢博士見格蘭絲哭着倒很有興味似的拍着他的頭說道怎麼你竟會被一本小說書感動到這個地步這不過是黑字白紙罷咧算不得甚麼呵呵然而天下大事原也有從黑字白紙上起的吾愛你別哭快乾了眼兒吾敢說那書中的女英雄當時雖拋撇了他可愛之家隔了好久仍然好好兒回去即使不回去也不打緊可是天下之大儘能到處爲家只消四堵牆壁便能存身了咦門外是誰可有甚麼事當下却見克利門山從門外探進個頭來道主人是吾呢博士道是你只你此來爲的是甚麼事克利門山滿臉帶着一種滑稽之狀悄悄地走將進來一面答道沒有甚麼事又低聲向博士道主人請走近來些博士怔着便依他的話兒起身走近他他便又說道主人你不是曾有過命令說倘有信來別給兩位女公子知道直接交給你麼說時忙着把手兒掏那右面的衣袋又掏那左面的衣袋末後却又回到了那右面的衣袋中海底撈針般的掏出一封信來授給博士一壁喃喃自語道剛纔勃立頓騎了匹馬兒出去却見那郵車慢慢兒的到來知道有信便耐性兒等着這信角上有A.H.兩個字母想來定是密司脫阿爾蒂萊的信兒他此刻說不定已在路上回來咧今天吾碟子裏驀地裏發見雙匙正合在一起這怕是鴛鴦成行的先兆罷咦主人開那信封怎麼如此遲緩說着提着裙兒鼓起了兩個腮子又躡手躡脚的走上了幾步似乎要聽那信兒裏的好消息

博士讀罷了信便嚷將起來道呵呵吾的兩個小鴿兒聽着此遭吾可不能再守着祕密吾一輩子祕密的事原也很少的委實和你們說親愛的阿爾茀萊竟直接回來咧梅麗杏忙道怎麼說他竟直接回來了麼博士把他的花腮兒捧了一下道妮子怎的如此健忘那小說書上不是正說着那可愛之家麼他只爲不忍拋下這可愛之家所以急急的回來了哭着的也好別哭咧這一個消息儘能乾他的眼淚他信上說這回出人意表的趕回來滿擬使大家詫異詫異到很好玩的目前索性瞞着然而吾怎能依他的話告知了你們纔能預備歡迎他呢那梅麗杏似乎並沒聽得他父親這番話又很懇切的問道他當眞要直接回來了麼他父親笑着道妮子性急得甚麼似的兀是說着直接直接雖不像你意想中那麼直接只也去今不遠了今天不是禮拜四麼據他說下月的禮拜四他就回來咧梅麗杏悄然微語道下月的禮拜四格蘭絲和他妹子親了個吻分明是道賀的意思又放着那種溫媚和樂的聲音說道正是呢下月的禮拜四便是吾們的假日便是吾們的得意之日親愛的你一向盼望着幾乎望穿了秋水如今他竟安然回來了梅麗杏一聲兒不響只是嫣然一笑這一笑中似乎含着不快的意味只也包容着姊妹間無限的愛情他一行瞧着他阿姊花朵也似的嬌面一行聽着那音樂也似的妙聲心中不覺替他把未來的甜蜜光陰構成了一幅快樂的圖畫連他兩個玫瑰小靨也禁不住奕奕的燦發出明光來但他芳心深處却還藏着一種不可告人的意念偶一想到那香軀便不由得不顫了起來那傑特勒博士雖是個哲學家一天到晚念念不忘他的哲學世上萬事都不着他的心坎只是此時知道他舊時的高足又兼是從小兒受他教養的人不久便須回來握手重逢心中却非常的歡喜接着又在他安樂椅

上坐了下來仍伸直了兩條腿兒擱在前面毛皮毯子上把那封信兒廻環往復的讀了好幾遍更口口聲聲的說着阿爾蒂萊末後瞧着那火爐中熊熊的火光向格蘭絲道呵呵格蘭絲吾又記起當年來咧記得當年瞧你同着他聯臂而行活像是一對活動的蠟偶怪好玩的不知道你可還記得麼格蘭絲嬌笑着曼聲答道孩兒還記得彷彿是昨天的事說時十指纖纖拈着那銀針自管忙着做他的女紅博士又道下月的禮拜四轉眼就到可不像十二個月那麼長久呵呵梅麗杏當年你阿姊還像個小鳥兒你可怎麼樣梅麗杏歡然道孩兒只依着阿姊片刻兒也不忍分



離格蘭絲委實是吾最親愛的人他總處處體貼吾處處顧惜吾從小兒已是如此博士道着啊着啊吾的小貓兒格蘭絲實是個端莊有識的小婦人瞧他料理家事何等精明雖是忙着却又分外的鎮定吾

們樂時他能和着吾們快樂吾們要甚麼他早已料到吾們的心立刻去弄了來這眞虧他呢格蘭絲吾愛只有一件事不知道你當時可知道不知道格蘭絲依舊忙着做他的女紅笑道只孩兒雖已癡長了幾年自問品性却墮落得多咧阿父所問的可是那一件事博士道自然是關於阿爾茀萊的事當時吾們見你和阿爾茀萊熱熱的便稱你做阿爾茀萊的夫人不道你却並不生嗔倒比了人家喚你做公爵夫人更見歡喜呢格蘭絲的粉靨微微泛了白把眼波溜着他父親道嗄當眞麼他父親道你自己難道記不起了不成格蘭絲道時過景遷去日已多任是記憶力怎樣健好怕也不能把舊時影事逐一記起來呢說完兀是動着那針兒檀口中又吟着一支博士素來愛聽的舊曲彷彿是紅杏枝頭好鳥低唱的一般唱罷了曲兒又向他妹子道然而阿爾茀萊不久便能得一個眞的夫人吾們也都能樂他一樂梅麗杏吾這三年保護你的責任將次交卸咧三年一霎這仔肩倒也算不得重等阿爾茀萊回來時吾就把你交還他說三年以來你時時刻刻愛着他芳心一寸依然如舊親愛的吾就這樣和他說好麼梅麗杏道親愛的格蘭絲只和他說你很能盡你三年中對吾的責任又溫柔又大量吾還一片愛你的心也一天深似一天你只瞧吾目前怎樣的愛着你一壁就展了兩條粉藕似的玉臂過來擁抱他阿姊格蘭絲也抱了抱他歡然道梅麗杏吾愛這個不用和他說得吾們彼此相愛他也料想得到的於是又取起他女紅來做着又曼聲唱着那曲兒博士仍靠在安樂椅上擱起了兩條腿那樣兒很是安適手中却拈着阿爾茀萊的信兒不住的在膝蓋上拍着替格蘭絲拍拍子似的那時他一壁看小女兒娟娟花貌一壁聽大女兒嚦嚦鶯聲覺得世上萬事沒一件有意思的惟有這良宵片刻委實是賞心樂事咧按下不

題。且說克利門山在室中勾留了會兒。一得阿爾茀萊回來的好消息。便得意洋洋的趕到廚房裏去。這時他的助手密司脫勃立頓正用過了晚膳。在那裏歇息。四下裏的架上壁上。挂着許多銅食器。擦得明晃晃的。倒使勃立頓好似坐在一間明鏡四耀的美人繡閣中。他的臉兒被那食器照着。瞧去。有的變做長長的。有的變做扁扁的。有的變了個裙屐少年。有的却變了個羅刹夜叉。長扁不一。美醜各異。都隨着那東西的位置和反照的光線。替他一一支配。勃立頓擡眼四望。陶然自得。口中含着個煙斗。肘邊放着一瓶皮酒。有煙有酒。隨吸隨喝。自管樂他的。一見克利門山進來。便點了點頭兒問道。克利美你怎麼樣有甚麼消息沒有。克利門山也在桌邊坐了下來。就把那好消息告知了他。勃立頓一聽。從頭到脚都好似變了個樣兒。滿現着興高采烈之狀。先前臉兒上像是打着結兒。到此這結兒已解了開來。一面抽着煙一面欣然道。如此不久。又要作成那密司脫施梟企和密司脫格拉格司了。克利美吾們倆也着實有些眼福。克利門山扳着他的指兒。扳得骨節都格格響着。一面說道。勃立頓你怎麼如此高興。吾倒不覺得甚麼。可是這種喜事該臨到了吾身上纔有趣咧。勃立頓道。怎麼叫做臨到你身上。克利門山道。你眞是個笨伯。吾說喜事臨到吾身上。自然是說臨到吾出閣呢。這一句很明白的話兒。怎麼不懂。勃立頓從口中拔出了那隻煙斗。笑着說道。你原也配得上做個新嫁娘。唉。可憐的克利美。克利門山也和着笑道。嘎。吾當眞配得上做新嫁娘麼。勃立頓又把他烟斗納在口中。答道。只怕你未必再有這鳳想鸞願罷。克利門山道。萬一吾偶在興頭上想弄個丈夫來頑頑呢。勃立頓搖頭道。吾瞧你似乎沒有這情與。克利門山道。勃立頓你只想想。吾自以爲將來或者有這出閣的一天。就是你可也在那裏想將來或者有個成

家之日麼這兒頭一問來得甚是突兀倒很足耐人尋味勃立頓噴了一大口煙室中似乎立時佈了個雲陣他便把頭兒側來側去的瞧了好一會像要求這縷縷煙雲助他回答的一般半晌纔訥訥的回說這句話兒不甚明白只將來自說不定有這成家的一天呢克利門山道此刻吾但望那新嫁娘快樂勃立頓道他嫁了那麼一個可人意兒的公子自沒有不快樂的克利門山把他上半身伏了半個桌兒兩眼望着那熒熒的燭光又道吾只怕他得了性情嚴冷的丈夫一些兒親熱不上那就難了不但是像他那種生小雛鶯萬不能堪就是吾臨了這種境界也覺難受勃立頓你可以爲然麼勃立頓不住的吸着煙從那煙斗中答道你說得着實不錯克利美吾很傾倒你呢克利門山道這句話兒倒怪好聽的勃立頓像聖人說法般正襟危坐着又道吾這副相人的眼光自問確沒有錯得況且吾也讀過許多書知道世事的是非那一件事合於正道的那一件事不合於正道的辨別得十分精細可是吾的生活原先從書兒上開端的呢克利門山很驚詫的說道嗄這個吾倒沒有知道委實失敬咧勃立頓道起初兩年中吾在一家書店裏頭悄悄地匿在賣書檯後邊看守着偷見甚麼人有敢偷書的便飛將出來拿下他只吾自己却已偷看了許多書咧後來又在一個做婦人衣服的成衣匠手下替他奔走天天提了個油布籃兒忙着送衣服不上幾時覺得不耐煩起來可巧聽得這裏的主人是個忠厚君子很和人家合得來的於是吾就一口氣投身到這裏來了克利門山道你到了這裏可覺得事事合你脾胃咧勃立頓道正是克利美只是最奇怪的吾和你也很親熱得上前世彷彿有宿緣似的不知道你可也覺得麼克利門山聽了這種話並不生氣一面笑着一面把身兒搖着答道吾並沒覺得勃立頓道吾料想你沒有不覺

得的克利門山道如此吾也承認了委實說吾有了你這麼一個朋友再也不要旁的朋友勃立頓取了口中的煙斗一陣子格格的笑笑得眼淚都淌了出來荷荷的說道克利美你性兒很爽直毫不矯揉作僞那是最合吾的意兒說時把手兒揾着眼淚克利門山却一聲兒不言語張着嘴不住的向着勃立頓傻笑勃立頓又道克利美你眞是個可人吾和你握一下子手兒以後你倘有甚麼事吾總放在心上更永遠做你的朋友克利門山道承你這樣錯愛吾委實感激不盡勃立頓把煙斗授給克利門山喚他拍掉了裏頭的灰兒一壁又道吾還要立在你旁邊和你訂一個同盟的條約說到這裏斗的停了一停慌張着說道咦●聽着這聲音好不奇怪克利門山忙道怎麼說外面可是有聲音麼勃立頓道正是是脚步的聲音似乎有甚麼人從牆兒上跳下來似的主人們可是都已上樓去睡了麼克利門山道這時自然早已安睡咧勃立頓道你可聽得還有甚麼旁的聲音沒有克利門山聽了會兒答道吾不聽得甚麼接着兩人又住了口側耳聽去只是寂寂的毫無一絲聲息勃立頓從牆上取了一隻提燈說道吾臨睡以前還須往四下裏去瞧一下子纔放心得下克利門山待吾點了燈你快替吾把門兒開了克利門山依着他的話即忙開了門勃立頓隨手帶了根鐵棒像貓兒捉鼠子般慢慢兒的躡將出去提高着燈兒向遠近四方一路照着克利門山目送他出去悄然說道那有甚麼人四面靜悄悄地活像是個墳場瞧去且還帶着鬼氣呢說完回過頭來向廚房中瞧驀地裏却見一個纖削的人影兒一晃一晃的過來克利門山大喫一驚脫口呼道呀●你你是誰那人低着聲說道別響你不是一向很愛吾的麼吾便是梅麗杏克利門山聽說是梅麗杏纔定了心說道吾的乖乖吾自然愛你的梅麗杏道吾只爲知道你愛吾所以

甚麼都信託你可是如今除了你外吾可也沒一個信託得過的人咧克利門山道吾自也受你的信託只你為了甚麼事偸偸的下來梅麗杏伸了個纖指兒指着門外道外邊有個人等着吾今夜吾有話兒要和他說密乞爾華登呀為上帝分上你快給吾出去罷克利門山聽了這話又驚又怕向梅麗杏媚眼注處瞧時却見一個人直挺挺的立在門中梅麗杏又向那人說道停會兒你可要被人發覺了快去躲在那裏等着吾立刻就來那人揮了揮手兒欻的向黑影中隱去梅麗杏便向克利門山道你慢些兒去睡在這裏等吾一下子一點鐘後吾還有話兒和你說願你忠心向吾說着伸出那雙春綿般的玉手捧了克利門山的手兒放在胸前分明是乞憐的意思半晌纔把手兒放了驚鴻一瞥翩然而逝那勃立頓提燈中的燈光也已一晃一晃的閃將進來當下勃立頓便關上了廚房的門又加門下鎖忙了一陣回頭向克利門山道沒有甚麼人四下裏都靜靜的大概是吾一時的幻想罷咧咦為甚麼事你難道遇見了鬼不成原來克利門山受了剛纔那麼一個刺戟又驚又詫此刻坐在一把椅兒上臉兒已泛了白從頭到腳也忒楞楞的顫個不住一聽了勃立頓的話只摩弄着手臂滿現出一派刺促不寧的神氣把兩個眼兒骨碌碌的向四下裏溜了會兒便注着勃立頓冷然道還用問甚麼事勃立頓你真別有一副好心腸無端大驚小怪的嚷將起來說有甚麼聲音咧人咧又掌了燈兒出去照甚麼鬼忍心兒把人家丟在這裏怎的不嚇碎了膽如今却還若無其事的提着燈兒問甚麼事哼哼好個人兒好個人兒勃立頓吹滅了燈仍去挂在牆上一面柔聲道克利美你既怕這燈光吾就把他吹滅那鬼影可就沒有咧只你平時心粗膽壯挺挺的像塊銅牌今夜怎麼也學那小姑娘們嬌怯起來不知道除了這燈光和那怪聲

以外你到底見了甚麼沒有克利門山給他個不理會只向他說了一聲明天會摸頭摸脚的假意忙着像要去睡的樣子勃立頓便也和克利門山道了聲晚安取着蠟燭到自己房裏睡去了不多一刻四面已寂寂無聲梅麗杏又從裏邊躡手躡脚的出來向克利門山道你快替吾把門兒開了伴着吾出去和那人說話說時那種小鳥依人的嬌態已變做了堅決之狀倒使克利門山不敢不依只得輕輕地拔了門閂又掏出個鑰匙插入鎖眼回頭瞧梅麗杏似乎已非常焦急恨不得破門出去的樣兒克利門山瞧着這嬰嬰宛宛的玉人兒心中一陣悲痛知道這門閂一拔就把那顆清潔的芳心掉在泥中要是把門兒一開就立刻把這安琪兒送進一個不名譽的盤渦想到這裏忿發心如刀割便返身抱住了梅麗杏的粉頸子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一壁又道吾愛這些事吾以前並沒知道箇直一些兒也沒有知道但是事關名節非同小可你該仔細想一想啊梅麗杏曼聲答道吾已想過好幾回咧克利門山道索性再想他一回等到明天如何梅麗杏搖着螓首默然不答克利門山很懇切的又道吾愛你瞧密司脫阿爾弗萊分上他是一向愛你的爲了他請你再想一回梅麗杏立時把手兒掩着嬌面心碎也似的低呼了一聲克利門山道此刻讓吾出去把你這情況告知他今夜你且聽了吾的話別跨出這門限一步要知出門一步卽是魔窟呢唉當時密司脫華登一來眞是吾們的不幸之日吾愛你該想着你仁厚的父親更想着你溫柔的阿姊梅麗杏急道吾的事你不知道的今夜不論怎樣定要和他說句話兒你的好意吾原也知道可是你實是吾全世界上一個最信實的朋友所說的話兒自萬萬沒有錯的然而今夜的事委實出於萬不得已你也該可憐見吾快些兒放吾出去克利門山你可能同着吾一塊兒去麼你倘

不去時吾便一個人去說罷和克利門山親了個吻克利門山又憂又詫開了那扇門梅麗杏便拉着他的手兒三腳兩步的趕出去竟在這沈沈黑夜之中和他情人相會彼此談了好久還是依依不捨克利門山但覺他把着的那隻纖手一會兒冷一會兒顫一會兒把拳兒握得緊緊的可知他芳心中也正懷着無限的異感上下起落個不住末後兩下裏纔各自說了一聲再會梅麗杏同着克利門山悄悄踅回廚房去那華登在後邊跟着直跟到門前便低頭親了親梅麗杏的玉手一溜煙飛入萬黑中去了他們兩人進了廚房忙把那門兒輕輕關上又上門下鎖仍像剛纔一個樣兒梅麗杏含着兩眶子的眼淚誠誠懇懇的謝了克利門山便入到他繡閣裏頭跽在地上禱告那仁慈的上帝禱罷起來盈盈的走至牀前彎下了柳腰瞧他阿姊那時候棠睡方酣一動都不動那嫣紅的粉腮子上却暈着兩個笑渦兒梅麗杏也就含愁笑了一笑湊上櫻唇去在他雪白的蓮額上親了一下一壁想幾年來阿姊的一片愛情實是慈母的愛情他的愛吾好似慈母愛他的嬌女呢上牀後就輕輕拉了他阿姊玉臂挽着他自己粉頸不住的吹氣如蘭送入那半開半掩的香櫻之中睡中格蘭絲的臂兒依舊挽着他妹子的頸子彷彿保護他的一般這一夜梅麗杏倒也安然入睡並不反側不過有一回不知道做了甚麼惡夢忽地放着那嬌脆動人的聲音嚷將起來道天哪吾孤另另的獨個兒在這裏他們都已忘掉吾咧光陰任他去得怎樣慢那一個月三十天也已一天天的去了一會兒已到了那禮拜四的前一天這天夜中的光陰更像輕煙飄雲般瞥然而逝第二天上天氣十分暴惡加着又是個冬天風風雨雨圍攻着博士家的屋子幾乎要把他吹坍在地這屋子便好似在風中顫着低頭乞憐只是這種天倒能使人一心戀家不想出去

都覺得這家比了平時加上幾倍名貴煙突裏的聲音也像含着一種樂意大家團坐在火爐旁邊融洩洩的臉兒上都掬着笑容好似合力抵抗那外面的嚴風冷雨所以這種暴惡的冬天倒是家家行之天家人們聚在一塊兒成了個小天下跳舞咧唱歌咧說笑咧談天咧沒一件事不比平素分外的趣這天博士便預備了一切歡迎那阿爾蒂萊回來知道他來時定在夜中因此上先約定了那些親故舊和阿爾蒂萊相識的人請他們屆時一起到來別使阿爾蒂萊減興傍晚時賓客們已一一約齊招了樂工排好了餐桌地板上鋪好了地衣廚房中也準備了許多酒菜供大家盡興一嚼跳舞室裏裝飾得花團錦簇盡善盡美這天博士家整整的忙了一天格蘭絲更像穿花蛺蝶往來奔走忙了這又忙那個眞個興高百倍只那克利門山却時時斜着眼兒瞧梅麗杏心兒裏又耽憂又害怕瞧他的腮早白白的沒了血色只又滿現着安閒之狀倒益發覺得嬌豔絕世不同凡俗一到晚上梅麗杏理晚妝換了一套夜服格蘭絲已親自揀那阿爾蒂萊所愛的花兒編成了一個花冠戴在他妹子頭上自己的嬌面上仍現着那種又沈着又愉快的態度這其間却又似乎含些兒隱憂微微的流露在眉之間接着便帶笑說道吾愛第二回吾更把一個花冠加上你螓首時那就是你出閣的吉日了梅麗嫣然倩笑着張臂擁抱他阿姊道格蘭絲慢些兒去你給吾戴了個花冠便算完事了麼格蘭絲明眸澄的注在梅麗杏滴粉搓脂的臉兒上曼聲說道吾這裝點美人的手術到此已窮了你這瓊花璧月美貌也已美到絕頂了梅麗杏吾愛吾委實從沒見過你像今夜這樣美麗梅麗杏接口道吾心中也沒有像今夜這樣快樂格蘭絲道你的快樂還不止今夜這一些咧前途正有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

過這兒萬倍給阿爾弟萊和他的嬌妻一塊兒受用梅麗杏又笑了一笑說道格蘭絲你理想中可是說吾還有個美滿的家庭麼此刻瞧了你兩個春星的皪的明眸也已知道吾前途的美滿快樂吾愛吾聽了你這話很覺得意姊妹倆正這樣你一句吾一句的說着那博士忽地興興頭頭的趕將進來搓着手說道好了好了吾們都已預備齊全但等阿爾弟萊到來咧但他來時須在十一點鐘光景吾們不妨先自行樂起來別使阿爾弟萊來時見吾們好像一條沒有解凍的冰河兀是動也不動勃立頓快在這火爐中加些兒榾柮使這四下裏都籠着一片紅光照吾們的笑臉咦吾的小貓兒你瞧這世界眞是個無謂的世界兩個情人相會却要旁的人發狂似的白忙着這到底是個甚麼意思說到這裏瞧着他一對金枝玉葉的嬌女又傲然道今夜吾喜心翻倒連這頭腦也有些昏瞀起來只有一件事很明白的吾便是兩個美女郎的父親梅麗杏道最親愛的阿父萬一你這兩個美女郎中有一個出了甚麼岔子足以使你憂痛的求你寬恕他阿父請你先說一聲兒說你定能寬恕他要知他的心中委實永遠愛着你幷且望你也永遠愛着他接着便把那嬌臉匿在他父親肩上咽住了珠喉不說下去博士柔聲道奇了奇了寬恕你甚麼來你要是再說這種獃話吾便罰你們兩情人彼此隔絕一時不許相見瞧你牽心罣肺的情急着小貓兒還不和吾接個吻兒你簡實是個獃孩子纔這樣獃氣要知你任是一天惱吾五十回吾也一概恕你只你無端說這種話可萬萬不能恕你小貓兒快再和吾親個吻算打消你剛纔那句獃話的罪過勃立頓快來把這火兒生得透些你難道要趁着這十二月的黑夜裏活活凍死吾們不成如今吾們該快樂快樂暖和暖和這兩件事吾可萬不肯輕恕你們的博士一壁說一壁不住的笑足見他

心中正含着無限的樂意一會兒火爐中的火光已熊熊四照那些賓客們已聯袂偕來四下裏已漸漸兒起了笑語之聲響徹屋外不上半點鐘光景賓客越到越多都把那明光的皪的眸子注在梅麗杏身

上有的開了那帶笑含温的脣兒向他道賀那些做人家父母的都妬着那博士有這麼一個出塵絕世的女兒那些做人家女兒的都妬着梅麗杏那些做人家兒子的都妬着阿爾蕭萊那些情人們都有說有笑興高采烈心想借了人家情人的得意自己也能得意他一夜末後那大律師密司脫格拉格司和他夫人也聯臂而來只那密昔司施臬企却獨自到來並沒丈夫作件博士見了就問道密司脫施臬企爲甚麼不來密昔司施臬企搖頭不答那時他頭上正矗着一根天堂鳥的長羽便也顫動個不住好像那天堂鳥忽地活了起來的一般那密昔司格拉格司却代他

答道他老人家總是給那可惡的事務所絆住了身脫不了呢密昔司施臬企道吾恨不得一把火把這萬惡的事務所燒成一片平地密司脫格拉格司很不安似的向四下裏望着一壁說道今夜吾伙伴只爲有些兒小事還須勾當所以不能早到密昔司施臬企勃然道任他大事小事請別向吾饒舌密昔司格拉格司接口道着啊着啊吾們閨中人自有吾們閨中人的事你們的事誰知道來說時這兩位女將軍的氣燄都很張大只瞧密昔司施臬企頭上的長羽兀在那裏顫動着那密昔司格拉格司的耳璫也戛得小鐘般響了起來一會密昔司格拉格司忽地向他丈夫道密司脫格拉格司你們倆既在一塊兒辦事你怎麼倒能脫身密昔司施臬企道這就可見密司脫格拉格司有幸咧密昔司格拉格司道委實說他們喫了這律師飯身兒就被那事務所霸占住了密昔司施臬企道吾以爲有了事務所不必再娶甚麼老婆這當兒那密司脫格拉格司却並不留心他們的話兒只把眼兒骨碌碌的向四面轉着末後斗的轉到了格蘭絲身上便走上前去搭訕着說道姑娘願你晚安今夜你眞打扮得像個活天仙咧只你的！姑娘！你的令妹梅麗杏姑娘他可！格蘭絲含笑答道密司脫格拉格司多謝你垂問他好着格拉格司又囁嚅着問道只只他可在這兒麼格蘭絲伸了個纖纖削玉的春筍遙指着一邊道自然在這兒不見他此刻正往那邊去跳舞咧格拉格司聽了這話卽忙掏出個眼鏡兒來架在鼻樑上向格蘭絲指處瞧了一會纔咳了一聲嗽摘將下來滿臉現着安心的樣子放在眼鏡套裏納入衣袋藏好了半晌那音樂已琤琤瑽瑽的奏了起來跳舞也已開場花花相對好不動目就那火爐中一派玫瑰色的火光也倏上倏下似乎和着他們跳舞的一般有時劈劈拍拍的響着也好似奏甚麼妙樂第二場的跳舞

將次完畢時那密司脫施臬企已匆匆趕到好容易找到了格拉格司見他正在人叢中看着人家跳舞於是把他臂兒輕輕的拽了一拽格拉格司着驚似的回過頭來同他一塊兒出了人叢沈着聲問道他可是已走了麼施臬企道別做聲他同吾在一起足足有三點多鐘大小百事都已料理妥當他這人簡直是個鬼精靈想得一絲不漏的煞是周到這當兒跳舞已收場那梅麗杏忽地躲躲閃閃的走過他們倆立在那裏他也並沒瞧見只時時回頭遙望他阿姊一會兒已雜入人叢中去瞥然不見格拉格司道如此大事已定他當眞安然去了麼施臬企道他自然是說得做得的剛纔就把他的小船拏入河中準備趁這黑夜裏渡海這孩子眞好算得一身是膽心雄萬夫他一去吾們事兒完了說着掏出塊帕子不住的抹着他額上汗珠格拉格司忙道只你想那……施臬企很慌張的向前面望了一望悄然道伙伴吾已理會你的意思只你沒的稱姓道名被人聽了去可不是頑況且吾們也須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別使人疑吾們在這裏祕密談話呢吾想那男的自信心未免太重一意信那女的傾心愛他竟挺而走險實行這種操切的計畫那女的平日間賣弄風情也未免過了分兒纔使那男的深陷情網不能自拔時到如今也不必再去說他吾只要問阿爾茀萊已到了沒有格拉格司答道還沒有到然而大家早已眼巴巴的盼望着他施臬企又拭着額角吐氣道如此再好沒有今夜的事委實是吾們倆合夥以來第一回使吾這樣刺促不寧差幸此刻去的已去來的未來吾倒要置身事外開懷樂他一宵咧他們倆正刺刺說着他們的夫人已一窩蜂趕了過來那花冠上的天堂鳥羽兀是搖搖而動那耳璫也好像打甚麼亂鐘響個不住密昔司施臬企先瞅了他丈夫一眼悻悻說道密司脫施臬企你眞貴忙之至人家倒

把你做了個好題目都在這裏紛紛議論你如今你公務想已完畢你對於吾想來也已滿意了施臯企道吾的愛人你說吾對於你也滿意了不知道你這話中含着甚麼妙意密昔司施臯企哭喪着臉道還用問麼人家夫婦都是鴛鴦成行一雙雙的到來你却使吾孤另另的到這盛會中來受人嘲笑給人奚落想你此刻一定已很滿意還用假惺惺的問吾麼哼哼吾心中早已明白欺侮妻子原是你們事務所中不能改動的章程密昔司格拉格司道着啊吾也是這麼說他們事務所中的事往往和吾們家事抵觸他們有了事務所就連家都不要了委實說他們的事務所實是吾們一家治安上不共戴天的仇敵格拉格司道吾愛這怕未必罷吾們的事務所何致做你們的仇敵密昔司格拉格司耳上的小鐘早又一陣子亂響接着說道仇敵不仇敵不必細說總之你們着意的是事務所吾們都可丟在一旁的說時拉了他丈夫往人叢中去了施臯企把臂兒向着他老婆道吾愛今夜吾不伴你同來確是有虧天職然而密司脫格拉格司實知道吾！密昔司施臯企立時截斷了他的話把手兒指着格拉格司去處喚他瞧一個人施臯企木然道吾愛你喚吾瞧那一個密昔司施臯企道瞧你的好同伴密司脫施臯企吾可不是你的同伴施臯企急道吾愛你你纔是吾的好同伴密昔司施臯企從威嚴中迸出一絲笑容來道吾並不是你的同伴吾自己也已明白密司脫施臯企你只瞧你那個獨一無二的好同伴瞧你那個推心置腹的好友瞧你那個替你保守祕密的人總而言之他簡直是半個你你快瞧他施臯企到此纔恍然大悟知道他老婆又想起了甚麼新鮮念頭無端說出那種沒頭沒腦的話兒來如今聽了這幾句話明明在那裏說格拉格司大概是不許和他過於親密呢一會兒密昔司施臯企又道今夜只消瞧了

這厮的兩個眼兒便知道你們一定在那裏鬼鬼祟祟的幹甚麽好事明眼人一瞧就能明白可瞞不得人吾只可憐你胸無城府沒的給人家做傀儡呢原來他丈夫剛纔和格拉格司私語時那種慌慌張張的樣兒都被他瞧在眼中所以此刻說這一番話兒只此時第三回的跳舞又開了場男男女女都已捉對兒在那裏跳舞他們也不便多說甚麽就一同踅到跳舞室中施臯企和密昔司格拉格司成了對格拉格司便也和密昔司施臯企成了對兩家夫妻一塊兒跳起舞來那密昔司施臯企花冠上的天堂鳥羽自然益發亂顫亂動那密昔司格拉格司耳上的耳璫自然也益發戛玉鳴金的響着好像眞個變了亂鐘一時間滿堂賓客都一對對跳將起來眞是有蝶皆雙無花不並博士一面舞一面旋着他那個緋紅的臉兒向四下裏瞧活像是個玩具中的地雷公他心中的快樂自也不消說得這當兒那火爐裏的火似乎被那些夫人姑娘們的羅裙扇了一扇勢頭更見猛烈紅光熊熊的射入人家的眼兒照徹人家的飾物更映得地衣上和天花板上都染做了一片玫瑰之色那密昔司格拉格司的耳璫更分外的奇光煥發一會兒音樂已愈奏愈快大家也愈舞愈急瞧這一堂男女彷彿都變做了瘋子外邊忽又起了一陣微風宛宛的吹將進來吹得四壁綴着的樹葉也在那裏跳舞且還蕭蕭作響使人疑那天上安琪兒也結隊而來與這盛會的一般博士舞得益發高興但見他不住的打着旋子連個臉兒都瞧不清楚密昔司施臯企和密昔司格拉格司也兀是亂跳亂舞那花冠上的一簇天堂鳥羽頓時好似幻做了千百簇的天堂鳥羽那耳璫上一杵鐘聲似的聲音頓時好似幷做了千百杵的鐘聲到頭來音樂聲戛然而止大家的跳舞也就不約而同的停了博士舞罷滿頭都是大汗呼吸也急急的喘個不住只那阿爾

茀萊却還不見到來博士等得很不耐煩時時直着嗓子問勃立頓道勃立頓你可瞧見甚麼影兒麼你可聽得甚麼聲音麼勃立頓把臉兒向着窗外悄然答道主人外面黑魆魆的既瞧不出甚麼裏邊鬧盈盈的也聽不出甚麼博士道這確不錯只此刻甚麼時候了勃立頓答道可巧十二點鐘主人料想密司脫阿爾茀萊不久就能到咧博士道好孩子你把火兒撥動一下子幷加上一塊榾柮使他來時瞧了這熊熊的火光也能知道吾們歡迎他的盛意呢正在這當兒遠處老禮拜堂的轉角處恰有一輛二輪馬車疾馳而來那車上的人正是阿爾茀萊他已望見了那窗中的火光他已知道這窗中生着火的是個甚麼所在他也已望見那幾棵老樹上的枯枝正梗在他和那火光之間他一見了這些老樹便記起陽春三月這其間有一棵樹正當着梅麗杏紅樓窗外枝葉扶疏時時拂着窗紗做出那種蕭蕭槭槭的聲響似乎奏甚麼微妙的音樂又像自己和梅麗杏對坐綠窗之下切切私語的一般阿爾茀萊想到這裏眼兒裏已有了淚痕更想起了未來的幸福那心兒又別別別的亂跳起來接着又想往時常常望這月圓花好的一天以爲今生永遠望不到的了如今既能安然回來這一天想來也在指顧間咧阿爾茀萊一壁想一壁向前面望那紅紅的火光早又射入他的眼簾於是揮着手兒搖着帽兒提起了嗓子歡呼着似乎當這火光就是博士和他兩個愛女不多一刻車兒已到了那外面的果園前邊即忙嚷着喚車夫停下車來他還滿擬要掩將進去嚇他們一嚇當下裏也不顧地上有沒有泥淖躡手躡脚的趕到園門前見園門正緊緊關着便像賊一般攀登門上撲的跳將下去立住了脚氣噓噓的喘了一會舉目望時只見許多樹上已結着霜被那雲幕後邊的冷月模糊照着滿目朦朧到處一白阿爾茀萊偷向屋

子走去脚兒着地踏了那枯枝殘葉兀是怪響瞧那天地之間都充塞着冬天蕭颯之氣但有那窗中的火光送到眼底却融融洩洩的含着一團樂意窗中人影憧憧往來不絕還有笑語之聲送入耳膜聽去也聲聲溫媚當下他便想從這衆聲中辨出他情人鶯啼燕語的妙聲來一壁前去一壁聽着恍惚中也好似聽得的一般半晌已走近了前門猛聽得呀的一聲那門兒開了從裏面踅出個人來險些兒和他撞個滿懷阿爾芾萊一瞧就知道是克利門山低着聲問道克利門山你可認識吾麼克利門山閃的伸出兩隻手來用力推開他道你別進來快去罷這其間有甚麼緣故你也不用問得只快些兒去阿爾芾萊驚問道爲了怎麼一回事克利門山道吾不知道你快去別做聲這當兒屋中就起了一種譁亂的聲音克利門山把兩手掩着耳似乎不忍聽聞接着又是一聲狂呼阿爾芾萊早一眼瞧見格蘭絲發了狂似的從裏邊奔將出來一時不知就裏連忙把他攔住了慌着問道格蘭絲甚麼事他可是死了麼格蘭絲從阿爾芾萊臂間掙脫了身擡眼向他一瞧便做了個玉山之頽暈倒在地一刹那間屋中無數的人都一叢叢的趕到門前來那博士也在裏頭手中執着一張紙兒臉兒上已變了色阿爾芾萊又驚又詫把手兒抓着頭髮屈了一膝跽在格蘭絲身邊仰着雙眸遍瞧人家的面龐眸子裏現出一派悶懣之色接着高聲大呼道畢竟爲了甚麼事你們難道沒有瞧見吾麼你們難道不屑和吾講話麼你們難道沒一個認識吾麼你們許多人中難道都變了啞巴沒一個能彀開口麼呼聲剛絕隱約聽得人叢中有人低語道他去咧阿爾芾萊應聲問道這話兒是甚麼意思博士把手掩着面斷聲說道他逃咧今夜他竟撇下了他的家撇下了吾們悄悄地逃咧他去時單留下一封信兒說他已得了個可意人兒實是他純

潔無罪的心中自己選定的事到如今不得不棄家而去願吾們恕他願吾們別忘他唉他竟去咧他竟去咧阿爾茀萊聽了這話失了魂似的呆了一呆一會纔悲聲問道那人是誰他們到那裏去的說完跟跟蹌蹌的豎起身來像要去追的樣子大家都慌忙讓道不敢阻止阿爾茀萊却又立住不走了忽地倒退幾步依舊跽在地上把了格蘭絲那雙冰冷的玉手兀然不動那時屋中又亂得個不成樣兒腳步聲咧呼喊聲咧鬧做一片那些賓客們都告了奮勇出去追截騎馬的騎馬提燈的提燈一窩蜂向四下裏追去留着的也有在那裏紛紛議論的也有守着阿爾茀萊殷殷安慰他的末後又有人來勸他扶起了格蘭絲一塊兒到裏邊去免得暴在風霜之中着了冷氣叵耐阿爾茀萊早好似變了一尊石像仍然一動不動的跽在那裏停了會兒天上忽又下起雪來雪花片片霏瓊屑玉似的滿天飛舞到此阿爾茀萊纔擡起頭來向空中癡望了半晌想他滿腔希望也像這一天白雪到頭來融消都盡只化做了水兒接着又擡眼望那體然一白的雪地想梅麗杳步步遠去那足印早被雪兒掩住回首前塵也已和他足印一同沒去那裏還記得個往時惺惺相惜的阿爾茀萊想到這裏他的心已寸寸碎了這當兒雖是風雪漫天寒氣砭骨阿爾茀萊却並不覺得兀是一動不動的跽在那裏

（下）

話說那夜阿爾茀萊驅車歸鄉以後這大千世界又長了六歲一天午後秋霖髟髟溼人衣袂天上陰雲四壓已好幾天沒有放晴這時却有一丸紅日驀地裏排雲而出頓使那古戰場上滿現着一派明媚的氣象碧草如茵還帶着雨珠被這日光一照活像是恆河沙數的金鋼鑽在那裏閃動個不住四下裏的

風景受了日光也越顯得美麗入畫霎時間好似天使下凡萬物昭蘇的一般那樹林先時只是黑壓壓的一堆此刻却光怪陸離似乎變做了一幅五彩雲錦大小百樹還沐着殘雨雨點閃動作光從枝上滴將下來那草地上着雨受日也明碧照眼剛纔還像個盲子這時却像盲子開眼仰天觀日咧那穀圃咧籬落咧溪流咧水車咧人家的屋頂咧禮拜堂的塔尖咧都好似從萬黑中一躍而出掬着笑容向人翠羽千百又媚聲唱着那些好花先還掩掩抑抑的做着美人怨態到此也把粉頸子擡了起來地上泥土方潤香氣四溢半空中一片蔚藍漸漸開展一道道的日光竭力把那陰雲推排開去天末一抹彩虹五色紛披裝點這幾天來陰沈鬱結的天地到處都現着愉快之色這當兒路邊一家小客寓中也有一種志得意滿的氣象這客寓恰坐落在一棵大榆樹後邊一塊紅色的招牌高高的擱在樹上幾個燦爛的金字在日光下閃着從那綠葉叢中透露出來活像是個招待員鞠躬呈笑在那裏歡迎過客樹下放着一個馬槽滿着清水底下又堆了些香噴噴的乾草凡是過客們馬兒行過沒有不豎了耳朵想勾留一會的那屋子下層的幾扇窗中羃着一色的紅窗帷上層客室的窗間又一白如雪瞧去似乎都標着「請進來」三個大字引得人不得不跨進門去那碧色的窗牖又彷彿向人說裏頭有好皮酒有好牀鋪請列位進去一試窗兒頂上更畫着一個挺大的黃色酒瓶似正含笑向人窗檻上都放着鮮紅的花盆供幾枝明豔綽約的花兒和那窗外雪白的粉牆相映教人看了留連不去那門口中不甚明亮只是裏面酒瓶上的光兒却一絲絲不時的射將出來此時客寓主人正立在門外的階級上身子短而不長却又胖胖的他立在那裏態度甚是蕭閑兩隻手兒納在衣袋中兩腿展開着中間直能容得個小孩子進

去眼兒徐徐四轉瞧着這雨後的景色目光臉色都寫出一種得意之狀他那園子裏的天竺牡丹咧薔薇咧玫瑰咧牆花咧窗檻上的供花咧樹上的枝葉咧飽受了雨水又被了日光此刻見他們主人得意

也似乎臨風作態爭媚取憐的一般這小客寓的名兒甚是別緻就叫做「烘豆叉」大書特書的刻在那招牌上下面又有幾個小些的字叫做「主者朋極明勃立頓」也是一樣的金色輝煌炫人目睛這時立在那階級上的正是這店主人朋極明勃立頓倘再對那臉兒子細瞧他十分鐘也就能知道這勃立頓並不是旁的勃立頓正是六年前服侍傑特勒博士家的那個勃立頓勃立頓在門前立了一會又把兩眼遠遠的望到街上去悄然道密昔司R來得遲了已是啜茗的時候咧只他雖是這麼說着街上却並沒密昔司勃立頓的影兒他便洒開脚步很盤散的踱到

街上欻的回過頭來舉目望他的屋子瞧那樣兒煞是滿意一面又喃喃自語道這麼纔能算得是一所客寓吾倘不是自己做主人時也要來住他一二天呢說完又踱到園子裏木柵旁邊向那幾枝天竺牡丹瞧着那花上還有雨珠都嬌羞似的低着頭兒向他停了一會雨珠已乾了那花兒纔漸漸仰起頭來勃立頓又自語道吾瞧了這花便想起那人他去了好久怎麼還不見回來說時兀是回頭向街上瞧這那人咧他咧不消說自然指他夫人了接着又道吾以為事兒也不多為甚麼要這許多時候只消把散市後一二件小事勾當完畢便能回來咦來咧來咧原來那時有一輛兩輪馬車沿着街轆轆而來駕車的是個孩子車上坐着一個胖胖的中年婦人後邊撐了一柄挺大的傘兒在日光中曬着那婦人裸着兩條臂兒交擱在膝蓋上一隻筐子上邊四面又圍着許多筐子和包子亂亂的堆在一起那車兒一路過來一路顛着他的身子也就晃動個不住瞧他臉兒上帶一種溫柔之色足見這太太是個和氣不過的人不多一刻那車兒已到了這「烘豆叉」客寓門前就有一雙笨大的靴子載着他主人從車上下來投在那密司脫勃立頓臂間着在地上時很有些力量似乎連那小徑也給他震動的樣子瞧了這雙靴子就知道是那克利門山紐克姆的東西誰知他的主人正是克利門山紐克姆此刻立在那裏精神奕奕的容色十分煥發那兩條雪白的臂兒也比從前胖了許多可知他一向很得意呢克利門山既下了車勃立頓便柔聲下氣的說道克利美你回來得遲咧克利門山道朋（按即朋極明縮短稱之所以示親愛亦猶克利門山之轉為克利美也）你不瞧瞧吾手頭事兒正忙呢說時翹着個食指逐一點那車上的許多筐子包子一壁數着道八！九！十！咦那第十一隻筐子又到那裏去了嗄原來在這裏自沒有錯的哈萊你快把馬兒牽了去他今夜

倘再咳嗽時就餵些兒麥芽溫湯他喫又數着那些筐子道八！九！十！咦。第十一呢嘎。原來在這裏一轉眼間怎麼就忘了。朋孩子們怎樣勃立頓答道好着好着克利美一會兒他們已提着筐子挾着包兒一同入到酒排間裏密昔司勃立頓除下了帽兒把兩手掠着頭髮一壁說道願上帝降福他們他們的臉兒在吾瞧去都很不貴的老伴給吾親個吻勃立頓不敢怠慢即忙和他親了一下接着密昔司勃立頓從便衣袋裏掏出一疊薄薄的書本和許多團皺着的紙兒來說道一切事兒吾都已勾當好咧所有賬單都已算清所有蕪菁都已賣掉酒作裏那筆賬也已付訖添辦的煙斗也已定下餘多的十七鎊四先令已存在銀行裏前回小克利姆病時海斯非爾醫生處那筆醫費吾也前去交付誰知海斯非爾醫生甚是慷慨竟堅意不肯收受勃立頓道這怕未必罷他爲甚麼如此客氣密昔司勃立頓道當眞不受據他說任你家中有多少人去請教他他也斷不要你半個辨士別說一個兩個便是十個二十個也不計較呢勃立頓面着牆臉色煞是莊重克利門山又道他這人不是很仁厚麼勃立頓道委實很仁厚呢然而這些醫費所費也有限吾倒並不放在心上克利門山道你別這麼說省了這筆醫費也是好的勃立頓微笑道不錯這一些也是好的他老婆歡呼道老伴吾見你快樂心中也覺快樂這些紙兒你快收了瞧他一遍咦。且慢這裏有一張招貼在着須得貼在牆上還是剛從印刷機上下來的不見墨色很新那墨香也足使人開懷呢勃立頓瞧着那紙兒問道這上邊說些甚麼他老婆道不知道吾一個字都沒有瞧過咧勃立頓道瞧來拍賣甚麼東西不見那上邊寫着麼「巨廈及其中一切什物」「事務所及其中一切什物」「灌木林及園囿等」「概行拍賣」「本主人密乞爾華登氏因擬長客外邦故將其不動

產一份全盤出讓產爲自有毫無糾葛」咦下面還署着密司脫施臬企和密司脫格拉格司的名兒克利門山道怎麼說密司脫華登想永遠住在外國麼勃立頓道你自己瞧這上邊原這麼說着克利門山搖着頭很納悶似的又拍着兩肘悄悄地說道今天吾聽得他們在那裏切切私語對於那妮子似有不咎既往的意思唉親愛的親愛的朋他們那邊人人心中都羃着愁雲呢勃立頓也搖着頭歎了口氣兒說他可也無能爲力說着就把那張招貼貼在窗兒旁邊克利門山默默的沈思了半晌一聲兒不言語末後纔平了他額上的皺紋很興頭的瞧他兒女們去了可是這位「烘豆叉」客寓中的主人公密司脫勃立頓往時和克利門山在傑博士家本是同事自從結婚以後彼此自然也如膠如漆很合得上來那克利門山原是個乖覺的婦人很能使他丈夫快樂料理家政也不愧賢內助三字結婚不久居然被他造就了個勤儉誠實一團和氣的好丈夫勃立頓得了這麼一個賢妻自也心滿意足可是不但替他持家且還變化他的氣質像這種老婆世上怕找不出第二個來的當下他貼了那招貼就把這一天中的賬單發票收拾清楚一起放在櫥裏鎖好了一壁忙着一壁呵呵的笑想料不到一個委委瑣瑣的勃立頓也有這飛黃騰達的一天一會兒他老婆已回來說那兩個大的都在車房裏頑由管家的貝彩照顧着小克利美早已安睡睡態怪可愛的活像是一幅畫圖呢勃立頓答應着兩下都在小桌子旁邊坐了下來一塊兒用茶這茶原先已做就勃立頓特地擱着等他老婆回來時同用的他們這一間酒排間地位雖小却很清潔四下裏列着許多酒杯酒瓶倒做了個自然的裝飾品壁上挂着一隻挺大的報時鐘這時短針正指五點半那一切東西都佈置得一整一齊井井有條加着光澤煥發彷彿不着纖塵似

的使人瞧了便能知道他們夫婦兩口兒治家有道咧那時密昔司勃立頓坐定就透了口氣兒親手遞了一杯茶給他丈夫又把牛油塗着的麵包切了也送到他丈夫面前一面說道今天吾還是第一回這樣坐定唉瞧了那招貼使人忽的記起舊事來咧勃立頓把一碟子的蠣黃遞給他老婆只歎了一聲緘口兒不言語克利門山對着那招貼搖頭道當時砸碎吾飯碗的就是這位密司脫密乞爾華登只爲了他的事吾纔不能在博士家中立足勃立頓道碎了飯碗得了個丈夫瞧來差還值得克利門山道正是吾還須重重謝他勃立頓從那蠣黃的碟子上擡眼瞧他老婆怡聲說道吾們男子家不論甚麼事總容易成習慣克利美吾娶了你後也就有了個一天不能少你的習慣要是吾沒了你做事時便覺手足無措咧哈哈吾們倆竟能結成一對好夫妻誰也想得到克利門山道着啊誰想得到朋你也不愧是個良人勃立頓很撝謙的答道未必未必吾簡直不値你香口一讚呢克利門山道朋你別給吾客氣吾委實很感激你接着又瞧着那招貼喟然道唉這一件事可怪不得吾吾只爲愛那女孩子分上不得不替他隱瞞等他去遠了纔說出來對於主公方面究竟也不能算怎樣不忠勃立頓道那時你當眞把這事全個兒告訴主公麼克利門山道正是那時傑特勒博士聽了吾的話又悶又怒一時在氣頭上就把吾攆將出來虧得吾性兒容忍彼此並沒決裂臨行時吾也不出一句惡言好好兒退了出來直到如今吾對他依舊毫無恨意就是博士過後思量也覺懊悔他有時到這裏來坐在這一間裏總和吾說他自悔當時暴躁攆吾出來昨天你出去時他曾來過仍然向吾這麼說可知吾並沒錯得呢不見他老人家每回來時總坐在這裏和吾相對閒談提起了這件事又講那件事足足談了幾個鐘頭纔去倒像很有趣味

似的他們兩口兒正刺刺說着克利門山原很眼快早一眼望見這酒排間的門口立着個人穿着一身喪服瞧那外衣和靴子便知道他騎了馬兒來的他立在那裏似乎很注意他們的話兒不願意進來打斷似的克利門山一見這人知道主顧來了即忙站起身來勃立頓也就起身施了一禮揣着個客寓主人的笑臉柔聲說道先生可要上樓去麼樓上正多着好房間呢那客人仍站着不動眼兒骨碌碌的瞧那密昔司勃立頓一壁說道多謝吾可能進來麼克利門山忙道先生請便開了客寓那有不許客官們進門的先生可有甚麼事兒吩咐麼這時那客人正兒了牆上的招貼就走近去讀着勃立頓在旁湊趣道先生這一份產業着實不惡很買得的那客人一聲兒不響讀罷了招貼纔旋過身來目不轉睛的瞧着克利門山說道你可是有話兒和吾說克利門山也偷覷了那客人一眼一壁答道先生沒有甚麼話只問先生可有甚麼吩咐沒有那客人踅到窗下一隻桌子旁邊向克利門山道如此替吾取一瓶皮酒來吾就在這裏喝着你們也自管請便不用伺候倘能依吾的話兒吾很感激呢說時便在那桌邊坐了下來把眼兒移到四下裏去流轉瞧着他這人是個少年身材甚是端整那臉兒似乎常在日光中曬着微帶棕色頭上覆着一頭漆黑的秀髮嘴邊已留着微鬚當下他倒了一杯皮酒一口喝了個乾放下杯兒來時忽地柔聲問道這屋子可是新造的麼勃立頓答道先生並不是新造起來的克利門山接口道造了約摸五六年咧那客人又道剛纔吾進門時似乎聽得你們說起傑特勒博士的名兒此刻瞧了這招貼使吾猛可裏記起他老人家來他家的事和吾原有些兒關係因此上也知道一二他老人家可還生着麼克利門山答道先生他老人家依舊好好兒生着那客人又問道近年來可有甚麼變動麼克利

門山很喫重的問道先生所說的近年來是指定甚麼時候那客人道就是他女兒出亡以後他老人家可怎麼樣克利門山微喟道他老人家經了那回打擊以後已大變動咧比往年上既老了許多言語行動也都變了常度虧得目下還算快樂同他女兒女壻一塊兒住着大家待他也很不錯起初他委實心灰意懶怪可憐見的整日價沒有甚麼事只往來彷徨個不住一壁咬牙切齒的罵盡世界一二年後纔鎮靜了許多有時和人說起了他那個走失的女兒還極口稱讚他連這從前咒慣罵慣的世界也極口稱讚起來一說起他女兒那兩個可憐的老眼中總含着兩包子的痛淚說那妮子怎樣的賢惠怎麼的美麗很惋惜似的就他女兒的罪過也輕恕了那時恰值他大女兒密司格蘭絲出閣之期老懷中自然也少少得意了些勃立頓你可還記得麼勃立頓回說還記得那客人忙道嘎原來他阿姐已出閣了說了這句不言語了半晌纔又突然問道嫁給誰的克利門山這時似乎受了極大的戟刺險些兒把那茶盤翻了個身接着鎮定了說道那回事你難道沒有聽得麼那客人又倒了杯酒兒若無其事的擎到嘴邊說道吾只爲沒有聽得所以現在要聽他一聽克利門山把下頷擱在左手上又把右手支着左肘眼兒溶溶的注在火中似乎向那火光追尋舊事的一般一會便搖着頭說道唉倘要細細說來話兒長咧不比是一篇短篇小說三言兩語就能完的那客人道你就當他做短篇小說說來如何克利門山仍現着回想之狀沉吟道只要縮短了說吾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單說那小妮子離家以後他們兩口子總一塊兒悲痛着一塊兒相念着只當他已經死了平日間他們倆待他原很溫和的出了這岔子依舊沒一句怪他責備他的話一說起他總百方替他開脫說他一塊天眞罪不在他的就是吾也是這麼說呢那

客人忙又問道以後怎麼樣克利門山又道以後他們兩口子便結婚了結婚的日子正是那小妮子的生日一切都從簡單夫婦間却非常快樂結婚以前的一夜他們在園子裏散步密司脫阿爾弗萊忽地說道格蘭絲吾們就在梅麗杏生日結婚好麼格蘭絲滿口答應於是就在那天結了婚唉一轉眼明天又是那妮子的生日咧追想前塵好不使人傷感說到這裏把手兒揾了揾淚眼那客人又赤緊的問道結婚後他們夫婦兩口子可很快樂麼克利門山道人家夫婦從沒他們那麼快樂除了痛惜那妮子外簡直沒一件不如意的事說完欸的仰起頭來倒像記起了甚麼似的把眼兒釘在那客人面上瞧個不住那客人却背着半個臉兒望那窗外的景色似乎並不在意克利門山猛然間向他丈夫做了個手勢又向那牆上的招貼指了一指嘴兒兀是動着彷彿要說甚麼話只又不做出聲兒來勃立頓不知道他老婆葫蘆裏賣甚麼藥呆呆的睜着兩個眼兒瞧了瞧那招貼又瞧那桌子瞧那客人瞧那桌上的杯匙末後却回到了他老婆面上很慌張的也做了做手勢當是前途有甚麼危險他老婆見了似乎不大高興又動手打暗號過來臉兒上現出一派煩惱之色嘴唇也兀是牽動着勃立頓瞧着他老婆嘴唇猜他所說的話兒第一句似是「牛奶和水」第二句似是「按月的通告」第三句似是「耗子和胡桃」當下他把這三句話兒在肚子裏翻來覆去的想着叵耐總想不出他老婆的意思來克利門山見他丈夫如此蠢蠢不覺生了氣索性不做手勢了只把那椅兒慢慢地移近那客人兩個眼兒也片刻不離的盤旋在那客人臉上靜候他再開口問甚麼似的果然不多一會那客人又開口問道只那走失的姑娘後事如何諒他們都知道的呢克利門山道據吾聽說傑特勒博士知道得原很明白只是祕而不宣悶在肚

子。裏。吾還聽說格蘭絲姑娘曾接到他妹子好幾封信兒。信中並沒旁的話。單說他別來甚是快樂。身體也很安好。對於格蘭絲姑娘嫁密司脫阿爾蒂萊的事。更一百二十個贊成。迭次來信道賀。不過他日常的生活如何。和手頭有錢沒有錢。吾們至今還沒有知道。只是……說了。這只是兩字忽地囁囁嚅嚅的不說下去。那客人赤緊的問道。只是甚麼。克利門山喘急着答道。只是有一個人定能回答這句話兒定能打破吾們的疑團。那客人忙問道。這人又是誰。克利門山高聲答道。密司脫密乞爾華登這句話出口時。那聲音直好似夜鴞叫的一般。一行是使他丈夫理會剛纔做手勢的意思。一行是使那客人知道已給他認識出來咧。克利門山又顫聲說道。先生你總還記得吾。吾也已認識你。你可還記得那夜園子裏的密會麼。吾就同他一塊兒在着。那客人道。正是你也在場。克利門山道。先生那夜吾正伴着他。所以甚麼都聽得的。又指他丈夫道。這人非別。便是吾的丈夫。先生可要和他相識。朋親愛的朋。你快去喚密司格蘭絲。快去喚密司脫阿爾蒂萊。朋喚他們趕快到來。愈快愈妙。華登把他身子梗在門前一塵不驚的說道。且慢。你們忙些甚麼。克利門山急得面紅耳熱。拍着手說道。先生吾並沒旁的意思。只去和他們說一聲兒。說你正在這裏。也好讓他們親從你口中探聽那妮子的消息。讓他們知道那妮子依舊好好兒在着。將來或者還有回來的日子。回來安慰他父親。安慰他親愛的阿姊。更能安慰那往時保抱他拂拭他的老僕克利門山。說到此處。不住的把兩手捶着胸脯。接着又道。好久不見了。也讓吾們瞧一瞧他那個花朵兒似的嬌面。朋快去快去。一壁便把他丈夫逼到門前。華登卻依舊當門立着。展開了兩條臂兒攔住。勃立頓臉兒上並沒怒容。只帶着憂悶之色。克利門山驀地裏越過了他丈夫一把抓住了華

登的外衣嚷道那妮子或者正在這裏正在這裏近邊吾只一瞧你的神色便有一二分明白先生請你許吾去見他可是他從小兒就由吾服侍的吾瞧他亭亭長大起來吾瞧他做密司脫阿爾茀萊的聘妻往年上你勾引他去時吾也曾設法勸告他設法阻止他私想他直是一家中的靈魂他一去全家就須受一個莫大的打擊也不免有一番莫大的變動叵耐吾能力不濟畢竟沒有成功如今請你許吾見他一面和他說一句話兒華登低頭瞧着克利門山很動心似的只他身子卻仍擱在門前一動都不動克利門山又道諒那妮子一定料不到往年出了這岔子以後他父親咧阿姊咧依舊沒有打滅他們的愛情憐他的無知恕他的罪過此刻要是一見了他的臉兒更不知道要怎樣的歡喜密司脫華登請你從實和吾說那妮子可也同着你來麼華登搖着頭答道他並不同來克利門山聽了他這句答話又瞧了他的臉色瞧了他的喪服又想了他這回悄悄地回來想了那招貼上長住外國的話兒知道梅麗杏定已香消玉殞不在這世界上了於是便把這話兒問他他也並不否認竟回說梅麗杏當真死了這當兒克利門山好不悲痛隨在一把椅兒上坐下把臉兒撲的伏着桌子抽抽咽咽的哭將起來克利門山正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猛然間卻有一個華髮飄蕭的老紳士顫巍巍趕將進來一陣子喘着教人那裏還認識他就是當年赫赫有聲的大律師密司脫施梟企當下他老人家站住了腳便扯着華登氣噓噓地說道多謝好天密司脫華登今天甚風兒把你……話兒沒說完早又喘不過氣來一會纔又低聲接下去道吹到這裏來其實他自己來得甚是突兀倒像真個被風兒吹來的呢少停華登便悄然答道怕是一陣惡風呢吾這不幸的事諒你或已知道此來吾委實老大的不得意滿腔子直帶了悲傷痛苦

回來咧施臬企道你的事兒吾已能推測而得吾的好先生只你爲甚麼偏又撞到這門上來呢華登道這是誰家的客寓初來時吾又何從知道既打發了那下人到你那邊來後斗的望見這裏有一所新屋子記得往時並沒瞧見過便慢吞吞地踱了過來可是游子歸故鄉眼中見了新事物自覺有無限的興趣呢吾一路回來只爲要知道他家的消息所以先和你通個信兒料想你久居這裏定能告吾一二然而倘沒你們先時那個萬惡的勸告吾早已撞到那邊去探聽一個明白咧施臬企向一個帽架瞧着搖頭道密司脫華登你難道抱怨吾們勸告你不成如今密司脫格拉格司已下世了你抱怨他可沒用抱怨吾吾也不承要知天下不論做甚麼事還是小心些的好冒冒失失沒有不敗的華登道吾再小心也沒有咧記得往年臨去時吾曾答應你們說以後銷聲匿跡棲息他鄉决不連累你們一連好幾年吾不是始終守着這約言至今沒有背悔麼施臬企道先生當時吾們答應你替你嚴守祕密至今也何嘗背悔來可是吾們對於光顧諸公總盡力效勞做個牛兒馬兒也很願意在你老人家更是個特別的主顧吾們一向像蜜蠟般黏在一塊兒的替你嚴守祕密不消說是義不容辭的事不見吾那伙伴密司脫格拉格司索性撒手入地替你守祕密呢至於你最近的消息吾在六個月前已經知道聽說你已賦了悼亡咧華登忙問道你怎麼知道的施臬企道吾從傑特勒博士口中知道的近來他老人家很信任吾甚麼都肯和吾說只是這惡消息旁的人都還沒有知道所知道的惟有博士一人華登道你不是也知道了麼施臬企答道正是先生目下吾已知道咧聽說明晚博士也須告知他大女兒明知這種大事萬不能瞞到底的橫豎多早晚總要知道說不說沒甚分別呢今兒個吾突然趕來瞧你明兒個也請你到舍

下來瞧吾現在吾們只得就在這裏用了晚膳等夜色上後纔出去可是你臉兒雖已有些變動怕也不免被人看出破綻來密司脫華登這裏地位還算不惡吾們喫他一頓晚膳也是好的從前格拉格司在時有時總同吾在這裏喫他一塊牛排骨東西既可口伺候也周到密司脫施臬企說到這裏忽地把眼兒閉了攏來一會纔張眼說道唉吾說起了密司脫格拉格司總覺他死得太早咧密乞爾華登把手兒加在額上仰天說道願上天恕吾你失了個好伙伴吾却沒一句話兒安慰你只你要知道吾如今好似在大夢之中心腦不靈神志都失唉密司脫格拉格司吾們失了你眞是千古傷心的說時却把眼兒向克利門山瞧着似乎當是朋死了所以安慰他呢當下施臬企歎着說道唉密司脫格拉格司一死在吾就彷彿受了個極大的損失他簡直是吾的右臂右腿右耳右眼吾沒了他就變做了癱子便在密昔司格拉格司方面也少不得他密昔司的命令由他奉行密昔司的事務由他管理如今一死密昔司格拉格司還從那裏去找這麽一個至忠不二的牀頭人來唉好個密司脫格拉格司教人怎能忘他吾在事務所中一見了他的名兒還當他依舊生着然而他早已死咧早已死咧施臬企說着揮着他的手帕子很悲痛似的華登瞧了那克利門山一會忽地附在施臬企耳上輕輕說了一句施臬企搖頭太息道唉可憐可憐他原是很忠於梅麗杏很愛梅麗杏的美麗的梅麗杏可憐的梅麗杏使人想起了你怎能不傷心夫人你也不必太傷心了傷心可也沒用克利門山況且你不是已嫁了人有了丈夫麽克利門山一聲兒也不響只是搖着頭兒長吁短歎施臬企又柔聲道好了好了且等明天罷克利門山哽咽道密司脫明天可也未必能使死的復活呢施臬企道這個自然倘是死的能彀復活吾也很願意密司脫格

拉格司回魂呢只等到明天或者有甚麼意外的事兒殺你的悲痛正未可知你只靜心兒等着罷到此克利門山便揚了揚手兒似乎答應了勃立頓見他老婆傷心得甚麼似的忽得密司脫施梟企一顆安

心丸止了他的哭私心甚是感激便一疊連聲說大律師的話兒原沒有錯的當下施梟企和密乞爾華登就一塊兒上樓去在一間小室中唧唧噥噥的私語起來至於他們說些甚麼局外人可無從知道因為他們的聲音早被樓下廚房中杯碟震擊聲菜鍋油沸聲和廚子們談笑聲輕輕掩住原來正在那裏忙着預備他們的晚膳所以樓上的一言一語再也辨不出來

不表施梟企和華登在客寓中私語且說第二天是個明媚和煦之日傑特勒博士家果園裏籠着一片秋光十分可愛算來從梅麗杏出亡以後那園中地上不知道已融過了幾回的冬雪照過了幾回的春

日那樹上的葉子也不知道已黃過幾回綠過幾回瞧那廊下耐冬新碧照眼彷彿是含笑向人大小百樹枝葉扶疏在草地上篩了一地的影子眼見得滿園風物年年依舊只那桃花人面已不知道到那裏去咧然而他人兒雖已遠去那影兒却還住在一個婦人的心坎深處仍然是荳蔻梢頭春光正好的樣兒且也依舊記着他依舊愛着他朱脣顫動時也時時道起他的芳名這婦人是誰原來便是梅麗杏的阿姊格蘭絲這一天是甚麽日子原來便是梅麗杏的生日也就是格蘭絲和阿爾茀萊的結婚紀念日那時他們兩口子正同坐在園子裏頭觸物興悲懷人生慨彼此都低徊不置他們身邊還有個女孩子在那裏玩着出落得玉雪可念眉目如畫便是他們的一顆掌珠平日間疼得個甚麽似的這幾年以來阿爾茀萊雖並沒變做一個大人物也並沒成一個大富豪然而他的事業却是最高尚最慈善的事業醫人疾病救人苦痛忠心赤膽奔走人家病榻旁邊無論人家貧富也都一視同仁饒他將來怎樣困苦怎樣潦倒他那一片仁心照懸天地之間千百年後可也不能磨滅況且學問日進才識日富錦繡前途正還沒有限量就是目前的處境也很愉快愛妻嬌女厮守一起毫無不如意的事那時阿爾茀萊便向他夫人說道親愛的格蘭絲那光陰真去得快呢那夜的事兒去今似乎已很久很久多分是事變疊起所以有這麽一個感覺格蘭絲道親愛的這倒不然光陰一瞥而逝自也去得很快試想從梅麗杏去後每逢他生日吾們兩口子總在這園子裏記掛他眼巴巴的望他回來算連今天這回已是第六回咧叵耐望他一回總是失望一回唉不知道他到底幾時纔回來呢阿爾茀萊一壁聽着一壁瞧着格蘭絲見那秋水雙波中已含着兩顆明晶晶的淚珠便捱近了他柔聲道吾的愛人那封梅麗杏的留別信中曾

說數年以後或有回來之日這信兒你不時讀着的那上邊可不是這地說麼格蘭絲從酥胸間掏出一封信來親了一下又答了一聲是阿爾苐萊又道他又說這數年闊別中任是怎樣快樂總刻刻望着回來和你相見此中苦衷到此纔能大白吾愛那信上可不是這地說麼格蘭絲答道正是阿爾苐萊阿爾苐萊道他以後給你的信中也都是這地說麼格蘭絲道那末一封信中去今約摸兩個月光景他還提起你語意煞是誠懇末了却說今天夜中吾卽能知道他的心咧說時雙眸溶溶的瞧那斜陽之影一面又說他妹子那封信中約定在這斜陽落時當下他就癡望斜陽默默不語一會纔把手兒擱在他丈夫肩上很懇切的說道阿爾苐萊這封留別信中還有一句話兒吾一向瞞着你不使你知道親愛的人如今斜陽將下殘日無多吾便告訴你咧阿爾苐萊忙道親愛的那信上還有甚麼話兒格蘭絲答道梅麗杏去時留着這信給吾便說你當時一舸遠去曾把他托給吾他此去便把吾托給你因爲他一向知道吾愛他也知道吾一向愛你他一去你雖不免受些兒精神上的痛苦只這痛苦一除便能傾心向吾唉誰也知道他苦心孤詣竟全然是玉成吾呢阿爾苐萊甚是感動朗朗的說道格蘭絲他也是玉成吾使吾變做一個世上最快樂的人可不是麼說着親親熱熱的把格蘭絲摟在臂間格蘭絲又道難爲他一片深心要吾生受你彌天際地的愛情竟不惜犧牲一生飄泊在外能不使人感泣阿爾苐萊撫着格蘭絲的螓首又柔聲道吾愛你聽着你聽着這信中的話兒以前吾原沒有知道只你一片愛吾的深情吾却已知道了好久現在吾須得感激上帝感激梅麗杏給吾懷着你那顆無價之寶的芳心永不變動呢說時又把格蘭絲的香軀緊緊摟在懷中格蘭絲樂淚如雨驀地裏却嚶嚶啜泣起來阿爾苐萊低下頭

去瞧他愛女那時正坐在脚下草地上玩着一筐子的花兒便喚他擡起頭來瞧那一輪黃金色的落日格蘭絲倏的啟口說道阿爾蒂萊這殘日快下去咧你大概已知道吾在這裏盼望些甚麼阿爾蒂萊道吾愛你正盼望着要明白知道梅麗杏這重公案格蘭絲道正是停會兒吾便能知道得明明白白好似雨過天青不翳纖雲他可不是這樣許吾的麼阿爾蒂萊答道不錯他信中原是這麼說的格蘭絲道那信中說梅麗杏生日日落以前便能掃盡吾們心坎上的疑雲阿爾蒂萊你不見麼這日兒似乎下得分外的快呢阿爾蒂萊伸着臂兒抱那格蘭絲的纖腰又把眼兒注在那盈盈雙波之中兩個面頰上現出一種奇狀格蘭絲瞧了甚是詫異忽地把那嬌面伏在阿爾蒂萊肩頭微微顫動起來阿爾蒂萊道親愛的快鼓着勇氣別這樣怯生生的斜日已下你定心兒等着罷說完自己却站起身來向一邊廊下踅去格蘭絲擡着粉頸子目送他去便嬌喚着梅麗杏從草地上掖了他愛女摟在懷中原來這愛女的名兒也題的梅麗杏便是紀念他妹子的意思那時那女孩子和他母親擁抱了一下子就掠燕般追他父親去了父女倆去後園子裏便剩格蘭絲一個人在着只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兩個眼兒却注着廊下說也奇怪不一會却見沈沈黑影中影影綽綽的現出個白衣女郎來立在門口他那螓首正枕在他老父胸前倒像聽他老父那個可愛的心一般格蘭絲見了禁不住歡呼了一聲那白衣女郎也就離了他老父一壁歡呼着一壁揮着柔荑驚鴻似的飛將過來直撲在格蘭絲張着的那雙玉臂之間格蘭絲鶯聲嚦嚦的說道梅麗杏梅麗杏吾親愛的妹妹吾心中的寶貝這眞是千載一時的大喜事吾們倆又相見咧更瞧那梅麗杏時明明在他臂間既不是夢也不是幻影他那羞花閉月的芳容依舊是從前那麼嬌

豔依舊是從前那麽愉快落日餘光恰恰照着他就像甚麽天上仙女飛下塵寰降福這傑特勒一家呢少停那梅麗杏已在格蘭絲身邊坐了下來格蘭絲却跽在地上仍然把持着他妹子從淚花中迸出笑來向他瞧着兩條藕臂兀是抱住了他抵死不放一會兒他們頭上殘照的光兒已漸漸退消夜氣如酥漸漸籠在他們四邊停了好久那梅麗杏纔半綻香櫻放出一種又低又靜又清明又嬌婉的聲音來道格蘭絲往時吾拋下了這可愛之家忍痛而去不想如今……格蘭絲插口道吾最親愛的人不想吾如今又能聽你這鶯啼燕語似的嬌聲使人疑是入夢呢梅麗杏又道格蘭絲如今吾回來了你該知道吾的心兒吾愛阿爾茀萊種根很深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且也始終如一毫無變動不但是心兒中愛他魂兒中也愛他就是爲了他死也一百二十個情願那時吾心坎上密密深藏着這片熱情但有吾一個人知道現在雖是時過境遷甚麽都變動了只吾不願意兒你誤會當吾是個迎新送舊的花姑娘柳姑娘格蘭絲要知那夜以前吾傾心愛着他那夜以後吾也傾心愛着他格蘭絲一聲兒不響只把眼兒注在他妹子花靨上又緊緊的抱住了他梅麗杏嫣然一笑又道然而吾正情深一往要把這顆心送給他他不知不覺中却已得了旁的一顆心阿姊這顆心便是你的你一方面向着他一方面却向着吾爲了吾竟割情忍愛受盡那情神上的痛苦又力自隱諱不給人家知道然而仗着吾一雙明眼早已洞見你的隱衷於是吾又愛你又感激你心中悄悄地想你既能爲了吾犧牲一切吾難道不能爲了你犧牲一切麽每夜睡時總在枕上和淚禱告求上帝助吾每夜睡後又在枕上運心沈思追念阿爾茀萊臨行時的話兒暗暗想那戰場上健兒肉薄簡直算不得甚麽吾們這場心戰纔很利害咧從此以後吾便制心窒

欲竭力排遣一天又一天的支撐過去臨了兒畢竟是上帝相助使吾無痛無苦立了個誓死不嫁阿爾弗萊的決心想他做了你的丈夫便是吾的姊夫以後仍能聚在一起時時相見又何苦和吾最親愛的

阿姊爭這名義上的一席想到這裏便決意把他讓給你唉格蘭絲只吾心中終不能忘情於他呢格蘭絲聽了這番情深意厚的話那芳心不由得大動起來只連聲喊着梅麗杏梅麗杏再也說不出旁的話兒梅麗杏偎着他阿姊的香腮又婉婉的說道那時吾想在你跟前故意在言語舉動中做出冷淡他的樣兒只礙着你一向做他的辯護士平素吾倘說他一聲不好你總替他辯護要是吾做了那種冷淡之狀你不免又要聲淚俱下的殷殷相勸萬一把吾這立着的決心搖動起來那可不是要子轉念一想吾何不就披心瀝誠索性告訴了你只又怕你誤會吾的意思反

而使出那先發制人的手段來如此恰和吾初意相背不大妥當想來想去總沒有甚麼好法兒眼見得阿爾弗萊回來的日子卻一天一天近了末後不知怎樣欻的起了個出亡之念私想吾一去但使你們受一時的痛苦後來光陰正很甜蜜吾一身不足惜單願你們結縭同心成一對美滿的鴛鴦將來不但吾一個人歡喜合家都覺歡喜呢主意打定就寫了封信兒給姑母瑪薩說要寄居他家信中含糊說了個原因求他答應又要他守着祕密別給人家知道他原很愛吾的竟慨然答應了當下吾便勇往直前實行這事知道吾祕密的除了密司脫華登外並沒第二個人只吾和這密司脫華登也不過是個知己的朋友沒有甚麼深情呢格蘭絲慘白了臉兒說道你既不愛他怎又嫁他難道爲了吾甘心犧牲你一輩子的幸福麼梅麗杏道吾那曾嫁過他來他出外遠遊的前一夜確曾給吾一封信說明他目前的處境向吾求婚他信中說吾得了阿爾弗萊回來的消息似乎不甚快樂所以斗膽開口求吾下嫁大概他那時見吾正在裝做冷淡的樣兒纔說吾不甚快樂又爲他當日在吾家的時候待他親密一些因此誤會吾有情於他竟敢求起婚來只吾心中卻懷着兩種意念一壁利用了密司脫華登教阿爾弗萊知道吾是私奔好冷他的心一壁卻又銷聲匿跡裝着假死絕斷密司脫華登的希望親愛的此刻你已明白了吾的心沒有格蘭絲很着意的瞧着他妹妹臉上一些兒沒有懷疑的神情梅麗杏又道臨行的前一夜吾也見過密司脫華登一面信任他是吾最知心的朋友喚他守着吾的祕密當下他滿口答應了親愛的此刻你已明白了吾的心沒有格蘭絲呆瞧着他妹子現着刺促不寧的樣兒他的話兒卻似乎並沒聽得梅麗杏又道吾愛吾的阿姊你把吾的話兒子細一想別這樣瞧着吾要知一個人愛情到了深

處就能爲他所愛的人犧牲一切幸福戰勝一切欲念饒是甚麼無價之寶希世之珍都肯和盤托出慨然相讓一壁自甘寂寞生生的和世界隔絕希望雖大願意斬斷愛情雖深願意割捨天下多情多義的男女往往能做到這個地步吾和你雖是姊妹却也不願使人家專美於前所以一心一意向那大處遠處做去如今水到渠成總算完了吾的私願若以戰爭而論吾便好說是打了個勝仗咧親愛的阿姊你可明白吾了麼格蘭絲仍把那兩個春星似的明眸耽耽的注在梅麗杏面上一聲兒也不響梅麗杏却益發依依不捨的投在他阿姊懷中接着又道格蘭絲親愛的格蘭絲如今你要是不成一個得意之妻不成一個快樂之母阿爾蒂萊不是你的快壻今夜吾可能如此興頭麼那夜吾雖失意而去回來却還吾得意彼此相抵很覺値得格蘭絲你須知道吾今夜回來仍然是個清白之身此心不用二情此手不授二人既沒有嫁人也並沒和人訂婚依舊是你從前提攜的阿姊依舊是你往時親愛的梅麗杏就是吾愛你的情也依舊深深存在並不分些兒給旁的人呢到此格蘭絲纔明白了他妹子嚶嚶哭將起來抱着他粉頸子不住的宛轉哀啼一面又撫摩着直當他回到了兒時的一般梅麗杏見阿姊哭着老大的不忍也兀在那裏陪淚兩下收淚止哭時却見他們父親姑母瑪薩和阿爾蒂萊都立在近邊瞧着他們那時姑母瑪薩和他兩姪女擁抱了一下子從淚花中迸出笑來道今天簡直是吾不幸之日只爲要你們快樂便失了一個良伴只吾還了你們梅麗杏你們可有甚麼報答吾博士答道報答你阿兄一片感激之心姑母瑪薩道如此還算過意得去可是這一齣喜劇……博士即忙截住他道別說頑話咧姑母瑪薩道吾不說就是只你們要知這件事委實苦了吾一個人可是吾和梅麗杏息息相處一共已六

個年頭沒了他將來不知道怎樣度日博士道你不妨將就住在這裏也是一樣瑪薩以後吾們可不致失和呢阿爾茀萊道姑母你何必守貞不字索性嫁了人也好姑母瑪薩道你姑母老咧怎麼還能嫁人以後吾就厮守着梅麗杏他出閣時也同着他到夫家去阿弟你以為怎樣博士微喟道由你罷這世界原是個滑稽的世界甚麼事都好似做戲姑母瑪薩道你雖是這麼說人家可不以為然博士抱了抱梅麗杏又轉身去抱格蘭絲接着說道然而這世界中却又滿着心兒一個人彷彿有兩個心似的照吾眼光瞧來覺得世事都是呆事世人都是呆人風靡了全世界畢竟沒甚麼意思就吾自命是明白人的也免不了這一個呆字呢但是瞧那世界的內幕中似乎又蘊着無數神祕之機任有明眼看他不透任有慧心勘他不破吾們便一輩子被這神祕之機迷惑着聽了他指揮惹出許多事兒來咧看官們啊在下記到這裏那傑特勒博士家已處了個花香月滿之境並蒂蓮開姊妹花好大家都歡歡喜喜的得意到了極點以前種種全個兒付諸九霄雲外了正在這當兒那密司脫施臬企忽地從園門外探進個頭來放聲說道博士請你恕吾可能許吾進來麼說着也不等博士答應早三脚兩步趕了進來一逕趲到梅麗杏跟前很興頭的把了他纖手親了一下說道親愛的梅麗杏姑娘要是密司脫格拉格司生着見了這好收局不知道要怎樣的高興又回頭喚道密昔司施臬企快進來這裏都是些老友呢當下那密昔司施臬企便從園門後邊盈盈的現身進來先向大家道了賀就把他丈夫拽在一邊喞喞噥噥的說了幾句那密司脫施臬企忽又揚聲說道梅麗杏姑娘吾還替你帶了個老友到來此刻正在外邊呢夫人請進來罷呼聲剛絕那可憐的克利門山把圍裙掩着眼兒慢吞吞地趲進園子來他丈夫正伴着他也

滿現着沒精打采的神情梅麗杏一見了克利門山就想飛步趕將過去密司脫施梟企把身子橫梗在他們中間將他攔住了又直着嗓子向克利門山道夫人你到底哭些甚麼來怪膩煩的克利門山在圍裙中嗚咽着道爲了甚麼事你還用問麼正這樣說着勃立頓已一眼望見了梅麗杏禁不住破口驚呼了一聲克利門山不知就裏忙放下了圍裙睜眼兒向着前面瞧那個花朶兒似的嬌面也就送進他的眼簾霎時間他便哭着笑着喚着嚷着一個虎跳直跳到梅麗杏跟前緊緊的把梅麗杏抱住了抱了好一會方始放手卻又旋着身子抱施梟企抱博士抱他丈夫末後又抱他自己更把那圍裙亂揮亂舞掀在頭上瞧他樣兒似乎發了瘋的一般此時園子外斗的又有一個悄悄地進來在園門旁邊站着大家正注意着克利門山所以沒一個瞧見他他也並不前去只立在那裏把眼兒注着地他那臉兒上微微現出一種失意之狀臨了還是姑母瑪薩眼快已瞧見了他卽忙過去和他說話接着又到梅麗杏身邊低聲說了一句梅麗杏着驚似的立時擡起那粉頸子來跟着姑母瑪薩怯生生的去和那人相見那時博士阿爾茀萊和格蘭絲一行人正瞧着克利門山鬧把戲有說有笑甚是興頭猛聽得後邊倏的起了個聲音道對不起讓吾插口說句話兒大家回頭瞧時卻見是密乞爾華登正和姑母瑪薩梅麗杏一塊兒立着當下華登便向阿爾茀萊和博士說道密司脫海斯非爾傑特勒博士這件事大半兒是吾的不是請你們罰吾六年以來吾雖是依然故吾沒有甚麼長進然而自己還知道自己的過失自己還知道責備自己此刻吾也不求你們寬恕但求你們處分可是間斷你們家庭的幸福罪過全在吾一人身上淸夜捫心很覺慚愧只吾還有一線的希望說時瞧了梅麗杏一眼又道望他恕吾不咎既往吾已知道

他冰清玉潔的貞操也知道吾自己的不道不德從此便洗心革面力自懺悔停幾天後就和這裏永訣飄然遠去以後倘再想起吾時只記着「忘與恕」三字好了看官們啊你們別當密乞爾華登眞個走了後來吾從一個三十五年舊相識的老農夫口中知道這事的結果那老人倚在他那把大鐮刀上指天劃地的說將出來吾纔知道華登並沒飄然遠去並沒賣掉他的故宅却又金碧照眼煥然一新原來他已得了個十全十美天字第一號的美人兒做賢內助這美人兒實是近鄉數百里內一枝好花一顆明星大家不但說他是人間的美人且還當他是天上的安琪兒問他芳名正是嬌脆可聽的梅麗杏三字華登私願既償自然得意夫婦間的融洽和樂更不消說就他們家庭之中也似乎最先最早占着那年年爛熳的春光

（完）

雜詩

庚辛雜詩

釧影

秋山眼倦又冬山縹緲晴雲落照間纔卸濃妝餘睡態山如好女絕幽嫻

惜惜清夢夜初回月媚幽魂紙帳來一縷寒香砭道骨瓶花妥帖供黃梅

恐教冰雪損精華護汝柔條茁怒芽識得主人情重處來春多放一枝花

奇情小說

第七人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戲術

戲法大觀

此爲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藥料與衆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爲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 文明書局 發行

全書四册 價洋六角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奇情小說

第七人

原名 The Seventh Passenger

Perry Newberry 著　若狂譯

第一章

斗有聲入余之耳曰恕余君非氏倫辨斯吞乎時余方餐乃徐徐舉目矚之則一盛裝紳士立於餐桌之旁俯身含笑而向余余卽答曰否其人復詢曰或爲其戚屬乎余曰亦否余初勿識是族之人其人不禁啞然曰是事良不可思議貌乃如是之酷肖恕余冒昧卽轉身行及至室端一桌之前遂就坐聞其舉頭間事揚聲語其友其友方蹀躞室中聆言卽向余熟視余乃怒目報之默思此事爲言苟信初亦無傷於余卽亦勿有所懼且余之爲人既勿如美術家之易縈思亦勿如業偵探者之喜探人祕密則仍夷然畢余餐頃間之奇遇已不復有所

攫於胸矣。

余於沿太平洋之口岸。前此未嘗一臨。此實爲第一次。其來也以卡凡落號之汽船。今日午後始抵埠。別無行裝。惟以一羚羊皮小篋自隨。余之財產悉在是中。就余所知。初無友人於是間。亦無相識之人。惟攜有四月中作力海中所積之傭金及行役好望角時之所得。蓋余舟中一水夫也。顧今已失業矣。今後擬更覓枝棲以資餬口。余於晚餐後。已於此餐館之上層覓得寄宿地。屋爲意大利式。頗華麗。賃值亦絕廉。余所佔僅一室。預付値一來復。藏篋密處後。即下赴咖啡室。淺斟低酌。并閒觀檯球戲以自娛。所坐適處外端。頗便四瞭。方盡第五杯時。覺此爲味彌永。有勝前茲。忽覩一侍者舉目四覓。尋即至余前。顧余言曰。余思先生即電話中所覓之人也。余即應曰。是必有誤。此間當無人電余。侍者曰。先生非密斯脫倫掰斯吞乎。余曰。非也。余氏商威兒。侍者復曰。第君與倫掰斯吞先生。貌適相似。電話中即作如是云。是必所覓勿疑。余不耐曰。彼倫掰斯吞者究何所事。并爲何許人。侍者曰。君於此邦爲初至乎。余曰。然。侍者曰。亨利倫掰斯吞者。是間律師也。公正嚴明。人咸敬之。今可往電話室。余即隨之入一小室中。取筒言曰。哈羅。即聞線之彼端有聲答曰。君即余今夕誤爲倫掰斯吞者耶。余曰。非於餐時乎。余思然也。其人曰。善。余欲君涖此一面。余答曰。余即欲歸寢。不克奉命矣。其人曰。君勿爾爾。此事於君爲至要。余儕尤過之。今夕必乞一臨。不則余當走謁。然不如君來之爲便也。余微怒曰。公爲何許人。可否見示。其人答曰。余氏渥脫森飛報之政論主筆也。君可趣以車來。余辦公室在館中之第三層。此事所關匪細。不得不略冒昧之嫌。而乞援於君。素昧生平之人。其情君來當自知之。亦肯惠允否。余爲其詞所動。不期遽允曰。謹諾。方欲取筒下。

復聞其人言曰。勿下若筒。聆之。速以街車來。勿稍延滯。至時。勿乘升降機。可梯而登。以君來。余不欲人知之。且不欲有人覩及也。余曰。如君云云。得勿類宵人密會耶。其人曰。真類之。君亦有意否。余厲聲應曰。諾。卽置筒而出。

余抵是邦雖爲第一日。然業識飛報館之所在。以傑搆參天。爲層可二十餘。大街之隅。復有標記爲之指。此飛報館三字。固早已映余眼簾焉。余之應是奇突之招。初乃勿懼。則謂彼中人。於余生命財產。必不能有絲毫危難之加。且余憂患餘生。於世匪有所戀。卽亦勿有所畏。漫允之者此也。矧其事實奇。尤使余怦然而不能自已。余之來是邦。匪爲本意。其於水夫之業。亦非性之所近。徒以醫士之言。謂欲苟延殘喘。非海行莫可。彼人名家也。診斷至有據。則亦曲從之。而余之處境。非能以資作汗漫游者。長此恐且勿繼。爲策久長。乃厠身於水夫。尋卽於卡凡落號得一役。是船載獸革自刺屋。今日約復解。余遂孑然處此異鄉中。所攜者惟前此所儲及四月中飽沐海風之所得。準余性而言。今日之招。乃大不愜余懷。頗略允之之非是。顧仍遵其所命。以冠下覆眉際。起短衣之領。高蔽兩頰。倥偬而往。尋於館中三層樓上得一室。上大書曰。政論主筆室。卽前叩之。門應聲而啓。應者卽余餐時所見之人也。迨入。見渥脫森外。尚有五人。有坐者。有吸菸者。然皆悄然不聲。似專待余之至。渥脫森展詢余姓氏訖。乃爲一一紹介之。彼等僉瞠目駭視。有如渥脫森及其友餐館遇余時。渥脫森曰。密斯脫商威兒。可否一去其冠。余曰。先生何也。隨去之。余時適面一名江納迭醫學博士者。當余冠旣去。彼乃大驚。旁一人亦駭而作異聲。惟聲甚低。渥脫森曰。嘻。非至肖乎。江納迭呼曰。良奇。余曰。豈余良肖亨利倫辯斯吞乎。言次。卽環矚室中諸人。覺衆雖不言。而首肯

之狀已咨滿露目眶中乃曰善果何事見召渥脫森推一椅近余言曰密斯脫商威兒坐余且語君余曰速述其事余可立而聆渥脫森曰君且坐此事非匆遽間所能盡其狀蓋亨利倫獮斯吞失蹤矣余曰然余固非其人渥脫森曰此事余儕亦知之君雖與之貌相似而年歲實不類當餐時余亦僅疑君爲亨利之戚屬然以爲貌之肖不期遽前詢君今得君亨利雖失而似不失矣余詫曰然則果以何見屬乎渥脫森不答第復詢曰君上次修髮乃在何時余答曰約在八九來復前得勿議其不雅觀而貌似下等人乎渥脫森曰商威兒聆之余儕非欲識君以前之行事君前何所業及果爲何許人皆非余儕所欲知故君即有所詢余儕亦不答君其善會此意而一一答余詢余曰君既云非欲識余前事則君或以君事語余矣呼余至此果何爲者渥脫森曰蓋乞君一飾亨利倫獮斯吞余曰其故又安屬渥脫森曰如是彼於星期二之選舉投票庶不爲奸黨詭計所敗余曰彼之失蹤其迷路耶抑爲人所劫耶渥脫森曰爲人所劫也余曰能否以其事語余渥脫森乃目江納迭博士取進止博士微搖其首渥脫森遂曰否余儕不能爲君告時博士亦發言矣曰余亨利倫獮斯吞之表弟也且爲其唯一之契友言時狀至莊嚴而余目適與之遇微見淚乃含眶因謂之曰先生盍舉其事可擇要而言之當君語未畢時余必不復有所詢渥脫森無奈乃出任其事思而後言殊簡約而扼要曰亨利倫獮斯吞失蹤於今夕地在大演說堂及傑姆司方場會堂之間其於大演說堂所宣爲一極大之政見十時始畢方欲更往傑姆司方場中途乃杳矣據余儕所測彼必爲其怨家劫去無疑彼等富而不仁彌雄勢力知欲敗之者舍傳其失蹤之消息將莫可乃以術搆成之今余儕欲君一飾亨利直至彼既見之後余乃詢之曰君語已畢否渥脫森復目博士繼始

曰。然。余曰。然則余將小有所詢君爲飛報之政論主筆。此報殆爲倫猶斯吞耶。渥脫森曰。然。當控轉運公司不法時。曾力爲之助。余曰。江納迭博士已語余。爲倫氏之表弟。此君爲何人。渥脫森曰。彼脫雷也。爲倫猶斯吞之御者。今夕曾御之。余曰。餘子復爲何人。渥脫森一一爲語曰。密爾登爲飛報之主人。極欽倫氏之政見。深冀其成。雪亨則爲法庭中之典簿員。爲倫氏密友之一。麥克猶拉斯則與余儕爲夙好。供役於稅關。當其失蹤時。舍余與密爾登外。此數君皆與同乘汽車中。余詢曰。彼殆傾出自車耶。渥脫森復向博士而視曰。余儕乃不能知。余亦目注之。懇切言曰。君其語余無恐。余必留此不行。勉効綿薄盡言之。

第二章

渥脫森顧博士曰。博士盍舉頃所語余二人者。復語此君。江納迭略清其喉。言曰。彼之失蹤。幾如化去無跡象之可覓。當大演說堂之演詞既畢。彼即匆匆入車中。余儕亦與之同乘。脫雷善掌車。爲時不久。車即行向傑姆司方場而發。其時余與脫雷坐車前。餘人則集於後。有頃。猝聞雪亨呼曰。亨利何在。余即轉目覓之。果不見亨利於車中。余呼曰。何謂也。江納迭續曰。亨利乃不在車中。已杳矣。余儕遂止車不進。出而四覓。頗怪事何至是。心亦擾甚。以事殊不經也。旋復返至大演說堂。細加訪尋。久之仍莫有所得。乃至是間時見雪亨與麥克猶拉斯齊頷其首。似所言乃勿誤。余詢曰。爲言盡此乎。江納迭曰。盡此矣。余曰。孰坐於倫猶斯吞之側者。雪亨曰。余也。而廷姆處其他端。余曰。廷姆耶。渥脫森爲釋之曰。廷姆麥克猶拉斯也。余乃諦視二人。徐徐曰。然則彼介君等二人而坐矣。雪亨答曰。狀固如是。彼之杳。爲時蓋僅一瞬。余曰。厥後君乃呼亨利何在。非耶。雪亨曰。余思余曾呼之。是後車遂遽止。而衆皆俶擾甚。余曰。君未嘗見其下耶。

雪亨曰。否。彼必不能下。以車行甚速。必止而始能下。余曰。然則殆傾出自車矣。雪亨曰。彼介余儕二人而坐。何得遘是。江納迭復爲余釋曰。是車上幕既張。車後亦蒙以帷。彼必不致遽傾。余曰。觀狀。彼殆未嘗入是車。江納迭曰。其入也。余嘗掖之。車行後。仍見彼安坐車中。廷姆且嘗與之談。何得云是君所度非實也。廷姆曰。是言良確。當達費司街兩車相觸時。余曾與之談……余攙入曰。此且置之。後論今以同乘之客語余。江納迭環矚其同人。面現窘色。繼卽詢麥克搿拉斯曰。廷姆同乘者幾輩。麥克搿拉斯搔其華髮流目瞥視。一過卽屈指而計曰。乘者爲倫搿斯吞、雪亨、及余等二人。脫雷御者也。亦當列入。外此尙有瑪兒佩雷斯。余曰。瑪兒佩雷斯何人。今又奚往。江納迭曰。彼爲倫搿斯吞之副。余儕令往傑姆司方場會堂爲之代。不久卽當返。余乃於渥脫森辦公桌中出紙一筆一。繪成一四方形。詢曰。是車式何若。中列若干座。江納迭答曰。爲一七人乘之車。余曰。車前舍君與脫雷外。尙有他人否。江納迭曰。無也。余曰。車之後座。非雪亨處其右。麥克搿拉斯處其左。介倫搿斯吞而坐乎。卽見雪亨等二人齊頷其首。余復曰。然則中列右嚮之小座。必爲佩雷斯所坐無疑。雪亨曰。然。麥克搿拉斯忽蹙額而言曰。余思佩雷斯乃在余座之前。君言稍誤。江納迭爲釋之曰。當余儕入車時。爲狀頗騷亂。初不遑矚及他人。舍此數人。始終相偕。外餘人。果爲何人。初且不能審。安論其他。余詢曰。君等舍佩雷斯。初無他人離羣他往乎。江納迭曰。無也。余儕始終未嘗離。當佩雷斯返搜大演說堂時。余儕偕坐於其外。尋卽同來是間。余曰。然則車中共六人矣。麥克搿拉斯曰。是言良當。泰姆（雪亨名）汝誤矣。佩雷斯乃在余座之前。君之前座虛也。雪亨曰。否。余初勿誤。佩雷斯實居余前。吾儕且嘗共語。廷姆搖首而言曰。是誠不可思議。余乃不知所答矣。是時衆皆默然。知此第

七座之間題至成疑問無一人能下斷語也。余乃轉向博士曰。君云當君等入車時。爲狀至騷亂。豈其事有異尋常耶。博士曰。然。良與尋常異。是會集人殊衆。爲年來僅覩之盛舉。當余儕偕亨利出時。……余攜言曰。偕之出者爲何人耶。博士曰。偕出者爲佩雷斯、雪亨、及余三人。君當知余儕之後。更有好事者一羣。鼓噪歡呼。隨於後。以頌亨利。余曰。試竟其言。博士曰。爾時門以外。復有閒觀者可數百人。聲至不一。歡呼、與怨詈相糾成一片。則衆非悉袒亨利也。當擾擾間。更見反對者揮拳空氣中。而猛擊其歸附者。則又力揚其冠以致其忱。要之舉國若狂。而心皆非惡。末復有數人攫亨利而置之於肩。乞其致詞。余以爲時已晏。傑姆司方場之會且不及。則與瑪兒等分處前後。力衞之而出。遂偕入車。未幾脫雷即鼓車而前。而亨利亦旋杳矣。余曰。時距車行可幾分鐘。博士曰。不及十分鐘。否。不及五分鐘。當雪亨呼「亨利何在」時。余適與脫雷談。余乃轉向渥脫森曰。君於此何云。渥脫森曰。余謂亨利初未入車。是言一作。餘四人皆以爲非。雪亨即呼曰。余固嘗手掖之入。此言余已語君矣。江納迭則悄聲曰。當入車時。余手實挽其臂。爾時佩雷斯前行。余與雪亨掖之入。既入。余即車中前列坐。餘人則散坐於後。脫雷則當輪而處也。脫雷亦曰。余嘗目擊其入。麥克犿拉斯亦呼曰。余嘗偕之談。當達費司街與他車相觸時。余適盛稱今日之會爲曠觀。……余急曰。能否。語余所觸者爲何車。江納迭爲告曰。余儕之車方轉出十六街。猝與達費司街一街車之後部觸。車乃大躍。余儕深覺之。即聞街車掌車者喃喃而詈。惟他車之客者見其爲倫犿斯吞。則羣報之以歡聲。而余儕之車亦即行。不爲稍止。余詢曰。彼等之呼爲倫犿斯吞而發耶。江納迭曰。然。彼時聞一人呼曰。是爲倫犿斯吞。衆遂出聲而歡呼。第是後余儕復爲車馬所阻。車遂不得進。余轉向渥脫森曰。

據是倫猗斯吞彼等且見之矣渥脫森曰或識其車麥克猗拉斯曰余固業爲君告余嘗與之談江納迭曰是則彼在車無疑余乃詢曰雪亨之呼距汽車被阻可幾何時雪亨曰或不及半分鐘蓋阻車爲時僅瞬方余迴首向亨利僅見廷姆於余旁而彼乃不在不禁遽呼……江納迭卽攙言曰於是脫雷卽止其車余儕亦卽轟然出大聲呼亨利尋復返至街隅左右四覓厥狀大類瘋人顧仍莫得則復搜之於大演堂後乃來是時見渥脫森口含菸斗凝目向余熟視余遽詢之曰亦有所詢否彼卽含笑答曰余初勿敢有所詢第欲識君前曾主政於何報以君狀類文人也余曰君可恣意詢之余將勿有所答以是事良不涉余又何事絮絮爲渥脫森乃笑謝曰恕余孟浪余諦視其人者久之心則默念彼等所述之故實此四人者狀似誠實然亦不敢遽信尋顧江納迭曰君等頃所語余者謂亨利倫猗斯吞之入車君與雪亨曾掖之脫雷亦嘗目擊其入麥克猗拉斯且嘗與之談復有街車中人見之而歡呼足爲彼在車之佐證同乘者則非六郞七此姑俟瑪兒佩雷斯來後再決中間僅與他車小觸於達費司街之隅後此復一阻車而倫猗斯吞遂杳揆厥情狀既勿能不告而出亦非能下墜自車嗟夫諸君抑何離奇寧余漏去其一二要目耶隨飛目向衆視一過則衆皆搖首示無余不禁銳聲呼曰然則余將一爲之詰問矣麥克猗拉斯若何因入是車餘人目線遂羣射其人余見彼受詰乃面赤江納迭欲出而代白余揮手止之有頃彼始答曰余亦倫猗斯吞之友也以車中有餘座故入余曰每屆開會君常偕之同赴耶曰雖不常與之偕而會固未嘗一日缺席余曰今夕之同乘彼曾否邀君曰初不盡然蓋當會散時余適與之距不遠遂卽入車與他人同余曰初不與衆同卽向江納迭曰博士君非夙與倫猗斯吞偕耶博士曰余自識其有仇後

固無會不與偕。余復曰。雪亨及佩雷斯二人如何。江納迭曰。佩雷斯與余同。雪亨亦頗然。麥克犽拉斯實正人。亦爲最歡迎之客。余儕皆識之。余曰。是固然。彼車中之第七人。君等當亦識之矣。衆大詫曰。第七人。何謂也。余曰。卽居麥克犽拉斯座前之人。不則卽居雪亨之前。麥克犽拉斯卒然曰。前乎。余者乃佩雷斯也。余曰。雪亨君於此何云。雪亨搔首曰。余乃如墜五里霧。彼居其前者。固似佩雷斯也。然或一時之誤。亦勿可知。余良惑甚。余詢曰。麥克犽拉斯。彼第七人者何人耶。衆頓寂然不語。已始聞有聲破寂而起。則有人叩扉也。密爾登卽躡足行厚氈地衣上。往啟之。旋復闔門而出。彼時余二目未嘗一離麥克犽拉斯之面。見其狀至侷促。及聞叩扉聲。似稍心釋。然一見月報主人闖扉出。前狀不覺又露。乃曰。善。同乘者爲余及瑪兒佩雷斯……時門復閉然啓而又闔。麥克犽拉斯頓露温藹之笑容。續曰。今瑪兒佩雷斯當來述其所見也。卽聞密爾登爲余儕介紹曰。密斯脫商威兒。密斯脫佩雷斯。

第二章

余身高可六尺强。重可一百八十七鎊。自以爲魁碩之子也。然一處乎瑪兒佩雷斯之側。則又僅爲常人矣。彼高余當寸許。體量尤不相侔。面碩目作藍色。見余則炯炯而視。驚異不已。髮則旋鬈作浪紋。有類妙女。方頤而修飾整潔。一望而知爲彌具幹才之人。迅聲語余曰。君亦知尊容大似亨利倫犽斯否。余答曰。此余之所以至是也。彼曰。爲其戚屬乎。余曰。否。苟君能答余數言者。余當一飾其人。渥脫森爲釋曰。密斯脫商威兒將化身作亨利。余儕當仍擁之而出。直至於選舉竣事之日。不則卽俟夫亨利之復見。佩雷斯向余諦視數過曰。自余視之。君乃與之良肖。尊髭修可幾何時矣。余曰。約已四月。此事又何所涉。佩雷

斯曰。此乃微嫌不肖。余儕當爲另飾之。君年事宜再增二十。髮亦須作班白色。余向渥脫森曰。可取倫掰斯吞之攝影俾余一觀。渥脫森微笑。即掣鈴呼童子。余復曰。趣以人往戲園。貸一化裝之箱。并白髮一襲。余於髮如何。亦須需假髮否。佩雷斯曰。髮良與之肖。惟色澤不類。余曰。然則余將染之。僅化裝品及膠質足矣。今何人能爲往取倫掰斯吞之衣冠等件耶。佩雷斯曰。此事舍江納迭莫屬。博士趣以汽車往。即歸勿延。可僅擇大綱以語密昔司倫掰斯吞。勿使之悲楚難堪。亨利固無恙也。當博士與脫雷行近門時。雪亭詢曰。亦有所需於余儕否。余曰。無也。渥脫森曰。君當謹識是言。勿以此事告一人。雪亭應曰。此固應爾。即出。是時麥克掰拉斯斗向佩雷斯而視。彼自佩雷斯至後。目初未嘗一注其面。余乃陰伺之。見其出時。面微露失望之色。余即詢佩雷斯曰。麥克掰拉斯人亦方正否。佩雷斯曰。所謂方正者。亦視事而言也。余曰。彼狀似頗悅君。佩雷斯即飛目視余。答曰。彼事即余所推薦耳。余復詢曰。當君與倫掰斯吞會畢出時。同乘者共幾人。佩雷斯曰。君詢車內耶。是時共有六人。復有好事者二三。立於車磴上。余銳聲曰。車外尚復有人。是說。余始乃未之聞。佩雷斯曰。當余儕之車。將發。彼等即紛紛而下。値此一鬨之時。人固不遑注意及之也。余喃喃曰。衆何疎虞哉。乃不一及之。方兩車相觸於達費司街。車內共幾人。佩雷斯曰。六人也。余曰。能決其無誤耶。佩雷斯曰。六人者。雪亭、倫掰斯吞、麥克掰拉斯、江納迭、脫雷及余耳。余復曰。迨車以雪亭之呼而遽止。是時尙有幾人。佩雷斯曰。五也。倫掰斯吞已杳矣。余曰。君坐雪亭之前耶。佩雷斯曰。否。余初居麥克掰拉斯之前。後於兩車相觸時始易之。余曰。君何爲易其座。佩雷斯曰。以余偶離座而立。遂爲麥克掰拉斯所佔。不得已乃易之。余厲聲曰。乃麥克掰拉斯。并此忘之矣。佩雷斯曰。彼不能忘此也。方

余儕相問答時。渥脫森惟傾身凝神而聆。密爾登則入其拇指於衣囊中。蹀躞室中不已。至是乃曰。麥克爾拉斯終勿有是事。佩雷斯呼曰。非耶。然余已語君。余實目擊之。余和聲詢曰。然則彼居後列者又爲何人。佩雷斯曰。君言……何謂。雪亨固在彼也。余曰。外此尚有何人。佩雷斯曰。余乃不能知。自余觀之。似有二人在彼。然彼時亂甚。不敢遽決也。以余儕匆匆下車。第欲覓得倫爾斯吞。他乃不遑及。惟麥克爾拉斯實居余旁之小座。并見其首自車下。則所敢誓言。余和聲曰。彼一下乃不復返。佩雷斯曰。何也。彼固未嘗相離。頃方別余儕出耳。余曰。余蓋謂彼第七人。一去不返耳。佩雷斯駭然。目余。似疑余爲癇作。顧渥脫森頗然是言。頷首微笑曰。商威兒余表同情於君也。然此事殊不經見。何爲而有二麥克爾拉斯乎。余曰。君第注意一倫爾斯吞可耳。

是時化裝匣已齎至。余即當渥脫森之公事桌而坐。取倫氏之攝影一一列於余前。置鏡其中。二小電燈介之。儼然如優伶之着意經營矣。復有二極佳評議員於余旁。爲之斟酌盡善。以渥脫森最善鑒別。而佩雷斯則識倫爾斯吞最深也。且此初不須十分相肖。僅形似可耳。蓋余非欲飾倫爾斯吞以嘗試其家人或至友。亦非欲愚其仇家。以倫爾斯吞之失踪。即出自彼等之狡計。當深審其所在。余之非倫氏。固不待辨而知。飾又奚益。余今之責。僅用以蔽社會一時之耳目。使之咸信亨利倫爾斯吞雄心猶昔。其於競爭之局。猶猛進不已。則或可保持其前茲信用也。飾既竟。江納迭已取衣歸。見及乃大詫。迨既益之以服爲狀益肖。自謂能事已盡。實無餘憾矣。渥脫森言。宜以本報新聞記者室爲此贗鼎者之初出馬。藉覘輿論如何。余曰。姑遲余一分鐘。遂取巾裹余喉。言曰。余喉爲寒所侵。乃啞不能聲。頃已極聲而嘶。君等亦能聞。

之否。渥脫森曰。君於此已定期之演說將若何。余曰。亦聽之而已。余不爲此寒氣所厄而驅之臥牀者。已萬幸矣。演說固非余責也。渥脫森皇追曰。第下星期一晚間之大會將若何。倫狎斯呑於此關係至重。不宜缺席。余僅答曰。然則覓彼可耳。

渥脫森導余儕入本城新聞記者室。見供事於內者。約十數人。正各伏案疾草。尋至主政者案前。渥脫森曰。別兒君固識倫狎斯呑者。彼卽與余握手曰。固也。余乃略與寒暄。渥脫森代釋曰。寒方侵及其氣管。余啞聲言曰。余啞不成聲。今晚已缺席。明晚之會。亦擬不赴。乞君於明日報上畧綴數言。爲余釋其由。別兒卽出小册記之。曰。當遵雅屬。祝君不久卽愈。星期一晚間之會將如何。余曰。是必力疾爲之。君可爲余列一表。謂星期二與星期五之會已過。明晚缺席。星期一當臨也。是時斗有聲入耳曰。亨利君何所患。余轉

身視之。則一訪事員立余旁。伸手向余。余卽握之。顧爲狀頗窘。顏乃微赬。渥脫森急爲代言曰。卡雷彼方病喉啞。余亦啞聲曰。卡雷其啞乃如一鴉也。卡雷呼曰。嗟夫余友。汝誠病矣。汝狀殊。視前爲憔悴。宜知自攝。余嗽曰。今當寧家。余思臥也。時余深感是室之燈乃低懸而半匿余面。致不償事。乃與卡雷握手道晚安而出。及返前室。則密爾登方靜待室中。急欲一聞此事結果。渥脫森揚揚曰。易乃如一布丁也。彼問訪事之識倫㒒斯吞者。約有六七人。顧無一人疑及之。密爾登沈吟曰。然此初不足以自負。頃方有人電彼渥脫森曰。其電倫㒒斯吞耶。來自何人。密爾登曰。地球報之戡林也。云必欲一面。彼渥脫森曰。君以何答之。密爾登曰。余祇能告以在是。令之來。彼瞬卽至矣。余詢之曰。彼此來將何所事。密爾登曰。彼第欲知倫㒒斯吞之汽車。何爲仍止余儕之門首。今城人能確知倫㒒斯吞生死者。非兒培戡林。蓋卽其人也。余笑曰。然則君之語以倫㒒斯吞在是。彼且稱異。其人果爲何許人耶。密爾登曰。其人爲安特渥特斯梯兒登之臂助。斯梯兒登者。萬國轉運公司之總理也。與吾儕殊水火。余詢曰。斯梯兒登殆亦地球報之主人耶。密爾登曰。此言殊難徵實。惟該報之聽其指揮。有如余之於余報然。余曰。據是則地球報必且登載倫㒒斯吞失踪之事。實藉以中傷之。渥脫森喟曰。此卽是事之要點也。此事久在彼等詭計中。急欲宣布無疑惟尙欲一觀余儕之動靜。以彼戡林固明知倫㒒斯吞不在是。初非欲面其人。特欲於未宣布前一聆余儕之作何語耳。余遂命曰。佩雷斯汝及江納迭可卽退。待余於汽車中。余將在此稍留。二人遂出。余復曰。渥脫森。汝可與戡林小作周旋。余將匿而聆之。渥脫森指室隅一小門曰。可匿於是。中道余方入。卽聞室外有剝啄聲。乃半啓其扉。伏耳於隙處。聞來人言曰。噫渥脫森。密斯脫密爾登。晚安。幸恕余之不速。余此

來乃欲面倫猾斯吞彼等謂伊在是也渥脫森詢曰何人語君以是來人曰余得自電話中密斯脫密爾登非君耶密爾登曰然渥脫森且按呼人鈴且言曰坐戳林余將一詢彼之是否在私室中時供役之小童已至遂詢曰亨利倫猾斯吞在內否童曰在也惟頃方離室他往渥脫森曰彼果何往童曰余乃不知非與先生偕耶渥脫森曰否可覓之彼必在是屋內也童子卽應聲而去余時細察戳林之顏色以渥脫森坐之燈光下辨頗清晰見其當童子答時頗露驚詫之狀顧瞬焉卽復一俟童去卽已揚揚如前以爲此殆一時支吾之言也余乃輕闔其扉隨復啓之而出步入室中啞聲言曰渥脫森余已思索一過可盡償余之所欲矣繼佯詫曰噫戳林余乃不審君在是卽趨其前出手向之戳林固爲一極著名新聞家然倘不能如善打撲克者之不動聲色時乃盡形之於其面狀若謂已殆遇魅彼時在室之三人中苟有疑及彼與倫猾斯吞之失踪有涉頗能識其所在者則一見此震驚之狀疑當更甚而與余相握之手亦顫顫不已隨復半起自座瞪目向余而覗余以面緊就之言曰余貌似亨利倫猾斯吞君可識之也

第四章

戳林復退就椅坐喘息詢曰君非亨利倫猾斯吞耶余笑曰僅須二三日耳必勿待至星期二之後戳林曰爲是喬裝者果何意余曰君寧不能度之耶明晨倫猾斯吞必當見之街市中然君勿爲之憂彼固將若是也戳林曰君殆謂彼僞鼎者必喬裝而出耳余曰良然余於此初固勿有所難然君能使彼眞者寧家則尤佳可免許多曲折戳林曰汝言太類瘋人余此來乃欲面倫猾斯吞初非參觀瘋人院者渥脫森笑曰與若談者固亨利倫猾斯吞也可面之戳林向門行呼曰余必揭汝假面目於衆當去若面具與假

鬚。余笑曰。戲林。且勿。行。若宜。識。之。此時。舍。余儕。兩。方。要人。外。鮮。有。識。倫。耐。斯。呑。爲。人。刼。去。者。若。苟。謂。余。爲。贋。鼎。則交。出。眞。倫。耐。斯。呑。之。責。卽。在。君。好。自。爲。之。此。正。余。儕。所。望。也。戲林不答。闔門而出。余向。密。爾。登。曰。余意、有、此、一、席、話。今晚、彼、且、暫、不、宣、布、矣、予、今、當、寧、家、面、余、家、屬、彼、江、納、迭、博、士、或、能、爲、余、紹、介。密爾登曰。然彼可伴汝歸也。余曰。渥脫森能以力覓倫耐斯呑自任否。密爾登曰。渥脫森當試爲之。戲林於此必與聞。首當偵伺其人。亨利倫耐斯呑晚安。

脫雷御江納迭佩雷斯及余行。道出鬧市間。城民、相、習、以、晚。尙、多、未、睡、者。而、越、此、林、木、交、蔭、之、修、道、以、上。一、小、室、見、於、城、之、一、隅、者。則卽倫耐斯呑挈其妻女所居也。當車行間。博士曾述及倫耐斯呑一生之行事。則居西方至久。純循西方之習慣。亦嘗出而治鑛。惟居城之日多。其爲事也。恆勤勤懇懇。數十年如一日。曾有一日。以牲畜事。與其人據理而辯。其人不勝。出槍擊彼。乃奪槍死之。卽以事上有司。幷請嚴究主名。然彼方以賄進。案遂草草以結。倫氏頗憤焉。彼樹怨頗衆。類皆猾㹁之人。而其主因則以攻擊萬國轉運。公。司。總。理。而。起。故自江納迭言之。氏而苟爲人所殺者。主名必不他屬也。比抵彼間。遙見屋中火尙未熄。聞車止門外。扉亦立啓。當予下車步入時。聞一、至、低、歡、呼、之、聲。旋卽、爲、一、少、女、所、吻。余、意、欲、止、之、免、彼、後、此、之、忸、怩、顧、已、不、及、矣。衆、則、方、冷、眼、旁、觀、時。密、昔、司、淚、皆、瑩、然。立、階、上、方、待、其、夫、之、歸。而、余、之、化、身、卽、爲。其。所。憂。思。之、人、無。疑。道。德。所。關。頗。欲。逃。此。怪。異。之。劇。乃挈女進。引扉闔之。卽曰。余名開兒、賚、商、威、兒、將、飾、尊、夫、者、二、三。日、直、待、其、旣、返、之、後。此、室、中、舍、余、儕、尙、有、何、人、乎。女乃驚羞參半。目灼灼視余。密昔司倫耐斯呑曰。余儕僅蓄一女僕。余意彼頃已退値矣。余曰。乞爲一探。余不欲彼知是事。女隨奉命離室而去。

余亦卽命佩雷斯以脫雷及車行。江納迭則仍留而伴余。且將從之習知一切。俾當明日之難局。密昔司倫猻斯吞之爲人。至勇敢。於此意外事。頗有所斷。惟疑慮之心。亦較勝於男子。時頗惴惴焉於其夫之將遭不測。實則自余察之。半屬其過慮耳。數分鐘後。密斯倫猻斯吞返。謂密昔司愛耶（女僕之姓）不在其私室中。卽屋中亦遍覓不得。此時已在晨間一句鐘後。事頗近乎非常。然實增余儕以一討論之點。就余詢問所知。其人爲法蘭西產。服役於倫猻斯吞家已越二載。前曾嫁一美利堅人。彼人亦其前居停之僕也。尋忽離異。乃復出而爲傭。年事約近四十。據彼等言。貌頗美。自余而思。脫此翩然引去而竟成爲事實者。則於倫猻斯吞之失踪。乃稍有線索可尋矣。顧仍茹而不吐。未嘗敢一傾其疑。此歸彼等爲余所備之室。則江納迭與余所見同也。彼詢曰。非類私奔乎。余曰。爲狀近是。意彼久爲奸黨所買。虛構此事實。用以中傷倫猻斯吞之名譽。藉敗其選舉之熱望。江納迭曰。君謂彼等亦宣布此事否。余曰。彼等投鼠忌器。意非揭余假面目後。必不遽宣。倫猻斯吞明晨必仍坐其辦公室中。此層戳林已知之。初勿能傳其私遁已久。人固可訪之彼間也。祝君晚安。

博士既去。余卽闔扉鍵之。乃拭去一切。返余眞面目而寢。顧殊勿能入睡。腦海間貯思殆滿。凡此化身他人之奇事。圍繞余身之大險。及無因遽投此旋渦中。起伏循環。久而不已。而尤深鐫勿去者。則卽彼美誤余爲倫猻斯吞。遽引相吻。心雖知其非禮。顧初不引以爲憂。嗟夫。余殆情狂也。尋忽聞會集室中微有聲響。乃拋去一切勿念。兩目瞋向洞黑中。意必有人行動其間。或江納迭也。嗣後不復聞有他響者。移時僅余心大躍。震淋軋軋不已。而不久又聞上窗之聲。其來至徐。似爲之者至當意。逐寸而上。余一屬耳。卽識

中舍鼠竊性質不禁悄然自牀起躡足窗前一眺則星光燦爛夜色殊清一彎新月向西沉矣園中雖辨未清晰而樹影團圞繚以竹籬固隱約可睹一茅舍旁積薪纍纍如阜亦歷歷在目顧仍靜寂如恆亦不聞有聲息遲之有頃始聞外有步履聲近余而來是聲發自繚廊屋脊上其地爲余目線所不及蓋似小心翼翼而行者余以靜夜中聲最易傳不欲復移余步致爲人知故亦置之悄立間復兩聞同一之聲繼以觸地橐然似其人悄然下降矣後此遂不有所聞至是余知卽靜伺徹夜亦將不有所聞睹乃復返寢第思潮仍續續而起迨入睡曙光見矣余晨興頗早是日以一宵失睡故起身略晏化裝方畢已聞傳餐時密昔司愛耶仍未歸密斯開脫倫獼斯呑乃爲備餐其母則憂慮過甚攖頭風未出也余與江納迭旣入席默然不語竊謂余之遇開脫倫獼斯呑雖似尋常而其道實異苟余仍爲余本來面目彼於昨夕初見時亦不誤吻則必坦然平視之顧今則微覺跼蹐雅不自然焉余雖非嫌惡婦女之人然潦倒海天絕跡於粉黛闈中者亦已久平昔所欽仰者其花倩玉嫣固彌愜余心矣而又緣慳重逢無由覿面且操此水國生涯初亦未由進身耳今當此登陸之第一日無意中遽遇此丰姿絕世之安琪兒其年正當妙齡猶未脫小兒女嬌憨之態當昨宵誤爲其父投身就余時爛熳天眞大似孺子也今晨相遇梨頰泛紅頳帶嬌羞之色然仍殷殷然欲識余儕何因爲是其父之貌又何爲恰與余同此亦小兒女應有之事不足怪其年事蓋僅二十耳彼美身度適中體纖瘦類孺子體態殊亭亭髮深褐色燦然作光綴以點漆雙瞳眶巨而與面勿稱時時見其自修而且鬈睫毛中射光而出微挾憂色睫則深黑而與玉膚相掩映大似畫中人也鼻準小而直口如櫻桃齒亦絕細瑩然櫛然耳尤瑩潔合度雖小無損其美雙渦承頰殊溫馨

焉。統而觀之。含雙波微有餘憾。其人貌乃至麗。而當嫣然一笑。尤稱麗絕。惟其雙波微近不可思議。當賓時目灼灼以視余。似含無限憂思。既而斂光下垂。睫新月然蔽之。則倩笑復擁兩頰間。意即萬斛閒愁滿貯其巨而且黑目眶中。其睫亦必能一掃而空之。轉爲愉悅也。是時玉手摻摻。復起而爲傾牛乳。余航行已有年矣。枯寂寡歡。久不遇是等事。得之乃彌甘。蓋飲食之出自美人玉手者。受者殊醰醰然有深味。余時於飛報及地球報已畧翻閱一過。見地球報不多及倫猏斯呑。僅述其會場缺席事。比餐畢。始取而細讀之。不使一字之遺。意欲於此中得一二消息。爲是事之線索。尋遂得本城新聞二。電報一。疑皆與是事有關者。其新聞且並見之飛報中。足徵彼輩之蠢蠢。電報則爲地球報所獨登。上曰。

昨晚中夜時。一汽車與第三通衢公車相觸。汽車夫湯姆司傑姆司稍受微傷。所乘之客亦下墜自車。傑姆司後即送往醫院。第乘客於紛亂中已不知何時而杳。事頗奇詭。其名人亦莫識。

此電至引余注意。即裁而藏之於囊。至新聞二則。則一載無名女屍一口。發見於達費司街之僻處。爲彈洞首而死。其爲謀害抑自殺。初難遽決。現已陳之驗屍所中。余以其地與倫猏斯呑失去之處同。頗耐人尋味。故亦至爲注意。其他則涉於萬國轉運公司總理謂安特渥特斯梯兒登得請於法庭。（時彼以事爲倫猏斯呑所控案方未決）准假十日。以有要事摒擋。今晚即當束裝赴雪卡哥。窺狀殆欲逃余儕之偵伺耳。

第五章

驗屍所中所列之屍。即爲密昔司愛耶。此爲余遣江納迭往視而返告余以如是者。并云據警察言。彼輩初不識其人。即來觀者至衆。識之者亦無一人。然余信此僅一時。不久即有人往認矣。余誠開脫倫猏斯

否。勿以是事語乃母。即彼婦之失蹤。能勿再及之尤佳。而當人來通謁或電詢其父及彼婦者。亦毋以一字洩。余且謂之曰。不久。或有訪事來。是間彼輩恆以術刺取人之秘密。爲所不防。君宜愼之。毋稍畀以機隙。彼毅然答曰。余當勿有所告。已而余卽與江納迭偕乘赴倫𤢍斯呑辦公室。此時余惟求速返本來面目。以奸黨狡計之志在必成。已於密昔司愛郎之被殺而見。彼婦死耗之傳來。不啻畀余以轟天霹靂。其在昨夕。余殊輕易視之。以爲事等游戲耳。初不識有何重要。卽充其極。亦僅能毁倫𤢍斯呑之名譽。俾之落選。一面復禁錮其人不使出。今乃知其非然矣。彼輩詭謀所在。乃大爲余思料所不及。意殆欲入倫𤢍斯呑於殺人之罪。幷以僞證羅織之。使不能有所辯。不則亦必永錮之而虛證其爲自殺。二者雖不識其安出。然必居一於此。則所無疑也。而余者適身當其衝。大足爲彼輩之阻。寧有不出死力以抗乎。且余鬚非眞。一舉手假面目卽揭矣。所幸者余尙有所恃。則當昨日之夕。及今日晨間。街中人睹及余者殊多。彼輩第知倫𤢍斯呑偕友同乘而出。初不識個中之曲折。再則彼輩欲刺余眞姓氏。亦殊難以此間識余者殊鮮耳。既至。卽啞聲爲答。向人叢中倥偬而進。已乃拾級登趨律師辦公室。及門與佩雷斯遇。彼卽導余入。幷殷勤詢余所患奚若。時門已闔。室中僅余儕三人。余乃曰。趣招渥脫森至。是余儕將有所密議。佩雷斯詢曰。君復得何消息。余曰。昨晚密昔司愛郎爲人所殺矣。佩雷斯曰。君殆卽指達費司街之慘事。其人豈卽密昔司愛郎耶。余曰。然。君亦識其發見於何處。佩雷斯似頗騷動。呼曰。距倫𤢍斯呑失蹤處乃不遠。與第十八街相接壤。余曰。可一詢之彼間其屍已否有人認領。佩雷斯卽電話中詢之。談有頃。知尙無人往認也。余曰。佳。此實畀余儕以時機。可速招渥脫森來。余意欲於一句鐘內摒擋就緒。而控兇手於法庭。

佩雷斯曰控者君耶余曰然亨利倫猻斯吞也是事迨一有人認領余即身處嫌疑非囚即押故宜早爲之計彼等將於何時倩人往認之余雖不敢知然必勿出之過迅俾可掩人耳目君亦審今知此屍爲密昔司愛耶者果有幾人耶佩雷斯曰舍余儕而計乎余曰蓋謂彼黨也佩雷斯曰苟余儕所度良中事確出自彼黨則斯梯兒登戳林二人必知之斯梯芙鉢洛克或亦與聞余曰鉢洛克者何許人耶佩雷斯曰本城警長也余曰亦彼黨之長乎佩雷斯曰然彼黨頗倚賴之而其他政界中人亦與相提攜余儕蓋嘗與之對壘矣余曰本城知事與之交奚若豈亦沆瀣一氣耶佩雷斯曰否然交亦勿惡以彼爲一和藹誠懇之老人日受彼黨之愚平均計可五分鐘余曰彼與倫猻斯吞交善否佩雷斯曰其始交誼頗摯近復稍減然尚無惡感耳余至是默然負手蹀躞行室中思余苟能愚此老亦目余爲倫猻斯吞者則基固矣即或爲所識破損亦非巨且余固不欲此假面目之長冪余面也乃顧佩雷斯曰趣以人赴知事署否則君當自往此老何氏耶佩雷斯曰彼名薩兒培威拉君將何事於彼余曰余將與有要談可即速之來佩雷斯即應聲而出署亦設此樓上也不及五分鐘已偕之入中間余對鏡揣摹俾與倫猻斯吞酷肖江納迭復從旁爲之指點威拉入時態至鎭靜余雖與之殷勤握手而冷然如故彼爲一六十許之老人秉態慈祥短於視余遂告以喉方失音須靜養一二日後此演說擬倩彼爲之代彼於此請頗驚異固可不言而喻然尚勿露不悅之色言曰密斯脫倫猻斯吞亦知余於君之方法邇來未敢深表同情乎余曰此固知之然幸勿注意此末節今茲余儕所奮鬬者乃在此政見此政見君既信之彌堅以君之誠信人當至信托君可告以爲此政見而投票勿外惑也威拉乃略躊躇余急續言曰君幷可述與余方法微不合幷

及其異同之點。於此奮戰中。而能侃侃然相示以誠。余至樂聞也。且眞理或卽因之而見矣。今日事。第恃君之誠信。卽足戰勝邪說而有餘。余置身事外。可耳薩兒培威拉其援之以手也。威拉徐自座起。握余手

殷勤言曰。倫狢斯吞。余當爲之余當爲君及此政見而演說。必也全力以赴。君第靜聆好音耳。可以會期表授余。俾知所備。時渥脫森已臨。得備聞所言。知爲事臧也。幾欲失聲而歡呼。比相握手。爲力乃殊猛。老人幾不能忍。則蹙額後却。余亦自慶功成。私心頗喜。蓋是舉也。不啻樹一强有力之屏藩。而倫狢斯吞勝券操矣。老人旣去。余儕復相集議。渥脫森語余以達費司街女尻事所見。亦與余合。謂余實處危疑之地位。所幸彼黨意未遽決。當余假面目未爲揭去。固猶得保其固有之自由。故惟冀彼黨不出之於迅速。能稍一延滯。則事卽佳矣。至訪探倫狢斯吞之所在。則彼已屬其

心腹云可於午後一句鐘得報告。余亦出翦裁自報之紙授之。并詢之曰。君於此云何。試取此新聞而讀之。渥脫森讀畢。微笑曰。君名此爲新聞乎。余不作如是云。余曰。余亦非有定見。特地球報已載之耳。君此語果何謂。渥脫森曰。此特一無聊賴之訪事於一未傷之乘客盛加粧點。故美其名曰「紛亂時不可思議之遁去」。電地球報而載入之。於是其日食之麪包得矣。實則勿有所奇也。余曰。是言或然。然君報訪事員或亦目擊其事。試詢取其詳情。并此乘客之服飾狀貌。渥脫森曰。余當立電其人。第君果何所疑。余曰。余蓋欲一探此第七人耳。以此間復有一不可思議之失踪。欲因而察其異同之點。渥脫森頷微蹙。冷然曰。余於是事。乃莫審君用意。然必承命而行。君或能爲釋其由也。余時偸睨佩雷斯。見其微露怠容。初不注意於是。因顧渥脫森曰。此事且俟異日。今有重要於此者。余當與彼警察長鉢洛克一面。渥脫森駭然詢曰。君殆欲納首於巨獅之口乎。余曰。余且往啟其幕。俾二黨軒然相見於舞臺。君當識之。密昔司愛郎未經認領以前。彼必不能遽捕余。佩雷斯曰。第彼固可捽去汝假鬚。余曰。余當盡力以衛之。此行實欲彼識余爲何如人。君等其待余於此乎。余當入時。已睹及警察署之銅牌。故卽匆匆赴其地。既入外端辦公室。該署書記初不留難。卽任其前叩警察長私室。而余乃與此鼎鼎盛名之警察長晤矣。其人短而肥。衣制服。面挾兇光。鬚髮皆作灰褐色。余卽面之坐曰。斯梯芙晨安。彼乃飛目視余。似假鬚也。化裝品也。悉爲所收。獰聲答曰。倫獮斯否。晨安。將何事見教。余曰。此來蓋有所懇於君。以我輩一管家婦密昔司愛郎爲人所殺。欲乞君一緝治兇手也。鉢洛克之爲人。至老練而非易動。然一聞是言。則兩頰亦卽緊闔。如努如電之雙瞳。復閃閃視余不已。余卽以手護余鬚。作拈鬚狀。續曰。彼於昨晚爲彈所擊。洞其首。死於達費

司街與第十八街之間。現已陳之驗屍所中。余欲君爲一訪其前夫愛爾未愛耶。其人聞與離異有年也。

第六章

警察長斯梯芙鉢洛克仰身坐椅中。兩手緊握椅臂之末端。灼灼向余睇視。既久且審。余則第拈鬚微笑。有頃。彼指余鬚獰聲而詢曰。嘻。此鬚非僞飾乎。余夷然答曰。僅以膠上之耳。彼曰。狡獪哉。汝爲術良工。余幾爲所愚。不知已愚弄幾人矣。余曰。謝君。知事。亦是中之一也。彼今晚且代表余而赴會。余以爲寒所侵乃啞不能言。彼驚曰。嘻。威拉亦不能識汝爲贗耶。嗟夫。此老羊何蠢也。余曰。不僅彼也。汝之書記亦任余直入。初不留難。彼曰。狡哉。汝此來面余又何爲。余曰。余欲一觀汝。計將安出。俾知所處。彼曰。咄。余曰。鉢洛克。此來通謁也。君宜識之。彼曰。咄。余曰。余已正式陳請於君。乞捕愛爾未愛耶其人。彼與其前妻之被殺有涉也。并乞准移密昔司愛耶之屍於余家。自余思之。威拉必能爲余之聲援。彼曰。嘻。此卽汝之伎倆乎。余當有以處若。余曰。乞示其詳。彼曰。余能證若僞託倫瑂斯呑。此時若卽當入獄去矣。余曰。君膽果壯者。儘可爲之。鉢洛克。然此爲道殊危也。余意君卽有是想。亦必勿敢遽見實行。蓋汝之播弄倫瑂斯呑失踪。於昨夕之十時。爲計固狡。然安知中夜以後。亨利倫瑂斯呑復與其友同乘見於街市間。夜亦安寢其家。今晨復翠見其入辦公室治事。并與知事談。故汝苟以武力從事。證余爲贗者。是自以詭計示人也。敗乃在汝不在余。噫嘻。鉢洛克若已爲余所弄矣。卽欲損余毫髮。亦莫能。入獄云何哉。鉢洛克憤然無語。第喃喃而已。余乃自座起。時見彼以手按桌上之鈴。目露猶夷之色。余卽含笑向之與辭。則書記適入矣。向白曰。長官。達費司街之女屍。已有人投領。余復止步不出。警察長曰。彼婦爲何人。書記卽讀其手執之紙曰。

密兒脫蘭威萊剌業手藝居李佛街二千二百十八號。失踪已四日。今由其表弟凹色米斯投領。余睹鉢洛克獰怒之狀。不禁復笑。且此事實堪發噱。以既非出余授意。亦非彼之陰謀也。余乃向書記曰。米斯誤也。余頃已陳明長官。此屍實余管家婦密昔司愛耶。書記曰。密斯脫倫狩斯吞。米斯非誤。鉢洛克惱聲命曰。趣以之進。倫狩斯吞汝亦留此小待。余儕將一明其就裏。書記遂退。鉢洛克復嗒然坐椅中。惱聲言曰。君於此云何。不與汝言相抵觸乎。余曰。亦僅一時巧合耳。此等事固恆遘之。君當知彼屍固密昔司愛耶也。鉢洛克曰。余烏能知此等事。君既云是。則君或知之耳。余曰。君當較余為審。余則生平未嘗一覩其面。亦未嘗一臨視其屍。就余所知。即不為密斯威萊剌。或其他姓氏亦可耳。於是余儕瞋目相視。余於此乃不復有所疑。彼鉢洛克者。與此謀殺事實至有涉。此出人意外之投領。殊妨其策之進行。固可一望其顏色。即知爾時彼至懊喪。而余意亦即立決。謂此投領之人。苟固執前說。余亦不必斷斷以爭耳。已凹色米斯偕書記入。面帶憂色。悽聲陳述其由。謂數日前。死者就招於某公所。即不見返。遍覓亦莫得。計今已四日矣。頃乃見陳之驗屍所中。為彈洞首而死。警察長詢曰。汝將以何證明之耶。米斯曰。長官何謂。余固識彼。固明明彼也。警察長曰。衣飾亦同彼乎。米斯曰。固也。衣即為其出時所衣。而時計及練飾。亦為彼物。鉢洛克遂移目向余。余頗窘於作詞。而其狀亦即形於面。顧仍向米斯曰。余思君誤也。彼屍實為余管家婦密昔司愛耶。米斯喟曰。余深冀君言當然。是中實有誤。彼固密兒脫蘭也。警察長詢曰。尚有何人能為證明乎。米斯曰。有之。其母也。鉢洛克命曰。可以之來。約閱幾何時。米斯曰。計一小時。余即可攜彼至。遂出。鉢洛克詢余曰。君謂此事奚若。余曰。彼言時至不游移。余思其言或當。鉢洛克曰。思之。君固知是人為汝管

家婦也。余即取其頭間之言答之曰。余烏能知此等事。君既云是。則君或知之耳。鉢洛克曰。咄。余復興辭曰。鉢洛克。彼等來時。請即走人告余。余當遲於余室中。鉢洛克詢曰。君亦能攜人來。證其爲密告司愛郎否。余即反質曰。君亦能之否。余儕遂復相目。余曰。斯梯芙晨安。即出。既返室。語佩雷斯等以一切。彼等頗異之。渥脫森曰。誤認之事。固亦時有所聞。然如今日之面目。初無所損。衣飾復同。又未可一例視之。良稱巧合也。佩雷斯曰。其母必能識其誤。然此實畀余儕以時機。俾得從容策畫。余信此事未了。以前鉢洛克必不有所爲。商威兒將何以策余儕耶。余曰。幸勿及是名。後此宜呼以倫掰斯呑。余欲密斯倫掰斯呑即來是間偕往一證。渥脫森笑曰。可截去密斯一字。於令愛姓氏之前。不論何時。宜呼之爲開脫。不則即遺人破綻矣。以人之呼其子女。恆名之而未聞有密斯之者。今於此認屍事。君究持何見耶。余曰。此正余之所欲知者也。余謂余儕苟誤。江納迭所察有訛。則必有以救正之。不可固執前說。佩雷斯即前請曰。余當馳車往。攜令愛至。余曰。善。可告以屆時宜察機變。不可據實而爲證。亦識此意否。余當遲汝二人於驗屍所之外。渥脫森亦起辭曰。余急須返余辦公室。此時報告當已至。此事一竣。可即以詳情語余。二人去後。余獨坐室中沉思。思余之飾倫掰斯呑。呈假面目於人前。亦可謂殫精竭智矣。彼等既屬望殷殷。余亦復沾沾自喜。水乳交融。宜若可爲。然而最後之勝利。正不敢謂爲必屬吾黨也。且就外觀而言。固無日不處圍中。苟非直搗彼黨之巢穴。終無安寧之時。故今茲舍血戰而出。將莫能救。而計將安出。首擊何人。則又頗費研究耳。就余儕臆度所得。則戳林斯梯兒登鉢洛克三人。實在可疑之列。皆與倫掰斯呑之失蹤爲有涉。戳林余已面之矣。頗信所疑非誤。鉢洛克亦底蘊徼露。識其爲同謀。至斯梯兒登者。報載之言果信。

彼且於今夕赴雪卡哥去矣。然決欲於其未行之前一面之。幷欲以之為突進反對黨壁壘之初步殺敵奏凱胥基於是。敢不自勉哉。

已而余出赴驗屍所。途間揚手作勢。澀然作聲以明余方病喉。俾免種種之周旋。至乃遲於所門之外。尋卽見佩雷斯攜開脫至矣。當余掖女下時。低聲授以機宜。女嫣然為報。卽緊依余側。該所所長佩雷斯所識也。余亦佯為相識。一見余儕入。卽導之入一三和土室中。中石牀排比而列。水續續注不已。似長日如是。空氣尤不潔。令人呼吸都促。已至一石牀前。一屍僵臥其上。是時室中赫然僵陳者凡三焉。所長卽去其覆面之紙。言曰。此卽達費司街之女屍。開脫自入室時。無意中竟握余臂。時乃覺其玉纖於余臂掣掣而顫。更矚其面。則玉容慘淡。蓄憂色。雙瞳中口尤掣動不已。余一睹。是卽審達費司街之女屍果為密昔司愛耶矣。時復見鉢洛克立於門次。雙瞳炯炯。緊注密斯倫獮斯否不稍瞬。余乃曰。開脫果為彼果為密昔司愛耶女喃喃曰。狀至肖之。然余不敢確信。首語言時至低。至末語而聲頓揚。佩雷斯曰。余儕盍一辨其衣飾。所長卽為攜至。開脫取而諦視。為狀至慎。此時鉢洛克已立余儕中矣。偕之者尚有一人。亦近余儕而立。余乃莫識。則冷眼以伺之。而於開脫所言反不注意。已開脫辨視已畢。顧余而言曰。阿父兒不敢遽決。余乃攜之出。餘人亦隨之。比抵辦公室。鉢洛克詢曰。屍為密昔司愛耶否。此時此認屍之消息。已傳遍全城。凡新聞訪事員及好事之流。咸于于然來。以此驗屍所為其消磨光陰之地。羣焉麕集於辦公室外。當警長之問既發。尤紛紛爭前。俾有所聞。而余之處境乃彌危。時慮假面目之露焉。則姑作破聲而答曰。余信此。初無疑義。開脫。汝謂何耶。開脫覩聲徐答曰。余不敢謂為必是。以其衣與昨夕所服者乃不類

余駭然詢曰。汝能決乎。開脫曰。余昨夕見彼服一灰褐色之衣。而衣櫥中亦不見有此衣之遺。鉢洛克詢曰。時計與練飾如何。亦爲彼物否。開脫曰。是二物頗類其所飾。然不敢云其必是。特爲狀肖耳。鉢洛克促曰。然則汝不能證其爲密昔司愛耶耶。彼當揭去屍面覆紙時。冷眼旁伺。固已窺見開脫之隱。知其識之也。時乃蹙額挺立於開脫之前。雙瞳如電。以嚴注之。開脫握余手中之玉纖。不期微顫。第仍和聲答曰。余不敢信其卽爲密昔司愛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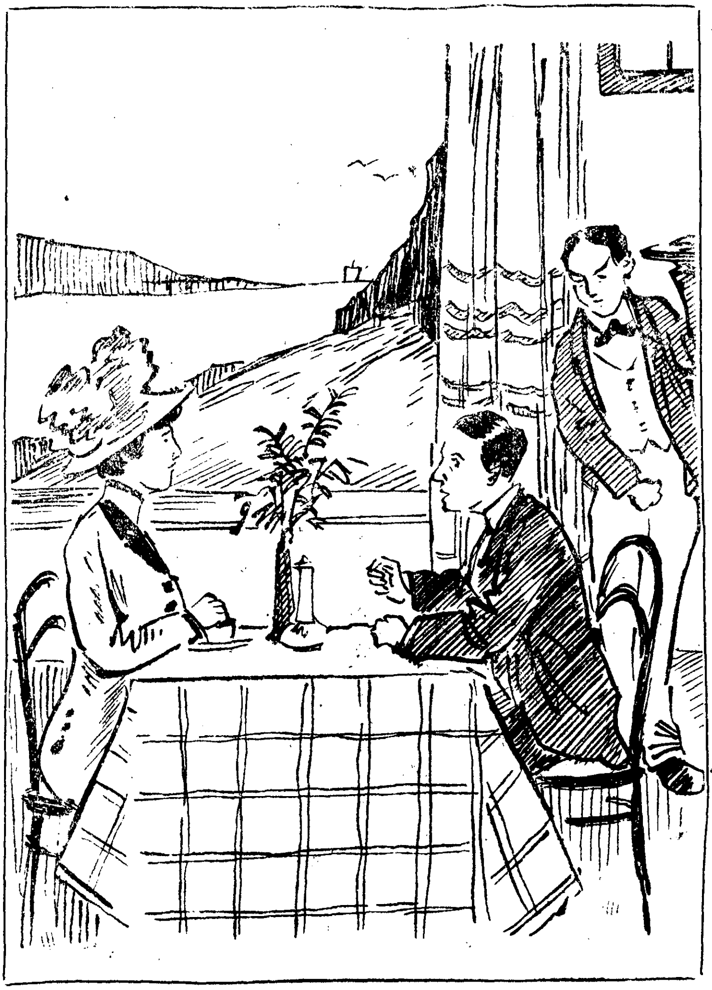
第七章

門外圍余儕而立之人羣中。忽騷然動。一聲朗然入耳曰。余攜密昔司威萊刺來觀其女之屍也。時卽見凹色米斯攜一老婦從人羣中入。警察長鉢洛克蹙額面之。顧驗屍所長曰。傑克。其導彼等入內。余方欲舉足行。鉢洛克遽前尼之。躁聲呼曰。且止。余首欲詢此姑娘數言。余亦厲聲答曰。可詢之於余辦公室內。汝當識其所在。鉢洛克曰。或可。隨挺身近余。余卽瞥焉入右手於衣囊中。俯首向之。假鬚幾貼其面。作小語曰。斯梯芙毋爲是。余將以彈爲若壽。鉢洛克乃勿動。僅以怒目報余。迨出室。斗聞一婦女尖銳之聲。聲至悲楚。曰。密兒脫蘭。密兒脫蘭。鉢洛克遂迅步而前。衆亦潮擁以隨之。余乃攜開脫於旁。覓一椅俾稍憩。當女方將下坐。忽覩玉纖握余手中。不禁踧踖萬狀。實則自入此森森如墟墓之室。彼久倚隨。如穉子。特今始覺之。而一追憶前狀。靨乃絳。極修曲之雙睫復毵毵然下。覆其巨黑之眶。時佩雷斯方立門次人羣中。余儕之側。初無他人。余柔聲顧之曰。君誠奇女。君誠勇者。開脫曰。彼儈意欲……余低聲笑曰。汝謂鉢洛克耶。彼殆以余假鬚爲奇貨可居。然今已勿有所危矣。開脫柔聲迅言曰。君乃無一秒鐘中不處危境。

中非待此劇既了恐終勿能云出險君果何由甘爲余儕冒此大險乎噫嘻是誠一疑問即余一已以心詢心亦百覓莫能自解者然今已勿須爲答時蓋米斯已攜密昔司威萊刺返室矣鉢洛克即命閒人退餘人之留者則爭擁密昔司威萊刺前羣相慰藉之鉢洛克乃揚手作勢詢曰屍爲若女乎老婦頷首報之復詢曰能決其無誤乎老婦第哀呼密兒脫蘭不作答則更詢曰衣服若何是否彼物曰然此即其出時所服而彼即不復返矣嗟夫鉢洛克遂手一物置老婦前老婦一手之即悲呼曰嗟夫此密兒脫蘭之時計也余畀彼於十餘年前此猶爲余未嫁時物鉢洛克攫之於其手獰聲復曰能決之乎老婦悲呼曰決耶嗟夫余固願其疑而勿決也君豈謂余以余女死耗之確爲快耶鉢洛克率然曰彼非若女也老婦即踞於其前喘聲曰何謂君言……何……謂彼非密兒脫蘭……彼非余之密兒脫蘭乎鉢洛克曰非也彼爲亨利倫狎斯吞之管家婦密昔司愛耶若女豈名是乎老婦悲聲曰否余女名密兒脫蘭……余之密兒脫蘭彼爲余所鞠育屍固明明彼也隨向陳屍室之門而望身顫不已梗咽言曰君豈謂余不識彼乎而此時計固彼之物也可啓後蓋之內殼而觀之當有二手相握之形鏤於其上鉢洛克遂試啓之顧樞固不能啓言擬藉力於其小刃余即授之而憑肩以觀則其內精刻細鏤宛然二手相握之形也時余驚詫之心初不減鉢洛克凡前此對於此事種種之推測一經此矚已渙然無存矣而物既非其所有則彼赫然陳彼間者之非密昔司愛耶自可斷言乃轉至開脫身後曰出矣余儕遂悄然離室行出則汽車已止門首脫雷當輪而坐余即掖開脫登佩雷斯亦匆匆踵至余顧之曰可攜余儕至遠囂處佩雷斯即躍入脫雷之旁座車行間余儕均默然不語惟聞汽聲烏烏直越大街人叢中而進所經窗牖間輒見、

懸有余所化身者之小影。上列其名。下則綴數語曰。大公爲懷。無間貧富。尤有墨繪之旗。雜見於街頭路隅之壁上。中律師倫猻斯呑數字。赫然列焉。而余車經處。歡呼聲尤不絕於耳。無論步者乘者。咸各出聲以呼。大似痸作時。蓋倫氏之慘淡經營。已居水到渠成之候。而建設良好政府之政戰。歷盡艱苦。亦將告厥成功。此特人心趨嚮之徵耳。既越公園。車復絕一林木交蔭之廣道而下。地與海鄰。太平洋內之淸風。徐拂余面。披襟當之。塵慮都空。頃間陳死人慘怖之狀。已不復有幾微之存於余心矣。余時復矚開脫。則香軀偃蹇。似憊也。已而車止一小咖啡肆門首。臨海而建。地殊淸絕。佩雷斯呼曰。余儕可止而餐。於是比入餐室。座中闃焉無人。余儕乃臨窗而坐。一幅海波。俱收眼底。樂哉。乃取食單授開脫。女以憊於車行。腹亦微飢。則嫣然取視之。命餐既畢。侍者復退。佩雷斯遂發言矣。詢余曰。君於頃間事。果何所云。余曰。此事余儕蓋誤也。佩雷斯曰。彼婦非密昔司愛耶乎。余曰。彼爲密兒脫蘭威萊刺。開脫悄聲曰。彼固密昔司愛耶也。佩雷斯曰。汝言決乎。開脫曰。無誤也。余固一見即識之。余曰。就余而觀。特爲貌適肖耳。不觀彼密昔司威萊刺之堅指爲其女。亦如汝之於密昔司愛耶然。開脫曰。密昔司威萊刺者。僅一慧黠之女優耳。余曰。第此時計又何若。豈亦以術爲之乎。開脫曰。是物實爲密昔司愛耶所有。彼曾手以示余。其內殼兩手相握之形。亦嘗睹及之。幷聞爲其夫所贈也。佩雷斯曰。然則彼自名密昔司威萊刺者之爲是。意又安居。開脫曰。余雖不識彼等之用意。然敢決彼婦爲謊。而偕來之男子亦不實。彼等或始且未嘗識其面。初亦勿有愛女或表姊之失蹤。特僞託耳。佩雷斯曰。奇哉。彼等大類爲吾黨謀矣。余曰。彼等所爲。且非余儕之所能及也。既舉斯梯芙鉢洛克之陰謀而敗之。復使余得免訟獄之累。余雅欲識其故。佩雷斯曰。密昔司

威萊剌爲何人。凹色米斯又爲何人。此皆今日所應研究之問題也。余曰。佩雷斯。汝可一從事之。辦公室內汝當有人在。可遣往一訪。俾識彼等究爲何許人。而其意又安屬。佩雷斯自座起曰。余卽當從事於此



君等姑留此小待。俟車之反。遂離余儕而去。余時睹開脫之雙波。亦緊躡其人。然余固非能辨婦女之目色者也。則亦茫然莫解。第余於佩雷斯嘗微有所疑。彼與麥克猾拉斯似有隱情於其間。爲余所不知。此想昨夕於渥脫森室中卽已有。今則驀然復及。顧爲佩雷斯人格言。雅願其不有是。中心則仍惑然焉。乃欲於此洞識事理之女郎前。得其一言。以爲其人坦白之保證。俾釋余惑。而余與婦女交接。愧非所長。當門既闔。余卽率然詢曰。佩雷斯人亦誠實否。女郎橫波睇余似欲識余命意所在。已而目復下垂。睫毿毿然覆之。默然久不答。有頃始曰。彼固深得余父信任也。余曰。是

非余所欲知余第欲識姑娘對之若何耳女復略一躊躇垂首至臆而答曰余則已與彼人訂婚矣余呼曰嗟夫余奈何并此至爲重要者而尚莫識耶女嫣然睇余悄聲曰此何爲至關重要乎余曰良以……忽念所謂重要者果何在言遂不續旋始曰良以此事一聞余之前問頗嫌唐突矣女曰余固不欲答君問君既以致疑佩雷斯之心示之於余余敢僅以余儕已訂婚爲答苟君所疑良非無因者則初不需余一言而始決至余儕之婚約則固與此不涉初勿有重要之足言此一席話玲瓏剔透大似名學家言然其隱衷亦微露不啻謂其未婚夫頗有可疑之點也余乃側首近之曰余將重述余言矣佩雷斯人亦誠實否女第曰敢先問君爲何人余曰余也者爲若父而冒大險者耳女曰君何爲甘冒是險是言一發余竟莫能爲答蓋余之爲此其爲利所驅乎則余昨夕承諾時固未嘗言及報酬雖余需錢孔殷他日有贈亦不有所却然爾時則固無是想至云友誼則更非以余與雙方均非素識大惑之餘僅可目爲碧翁弄人故造此離奇之境耳女見余久不答復曰君且觀之余儕固素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余既不君識亦未嘗一覩丰采僅承詔以將喬裝飾余父直待其既返之後不則卽俟選舉之竣今乃以一人之品藻爲詢然而其人者亦卽倩君作此傀儡戲者中之一也余又烏能爲答第能云君苟疑之者儘可長爲之備自不致有危難之加余曰姑娘不能掬其信任之心示余耶女悄然至窗前眺海而答曰君亦未以此示余也其聲至柔爲余生所僅聞而汽車烏烏聲時亦入余耳知脫雷以車返矣卽曰興哉吾儕宜反身劇戰中各行其是也女籠手於袖答曰敢不唯命

第八章

余至倫羿斯吞辦公室。中得渥脫森書。中附文件二。書曰。

L.遍覓莫得。S.今夕卽首途。以陸行。

書中所謂L.者。卽指倫羿斯吞。S.則指斯梯兒登。言。余乃復取附件讀之。其一爲飛報訪事所報告。上曰。

「地球報紀事之補遺」是事初不甚奇。亦無傷者。御者爲城人湯姆司傑姆司。車則爲四萬五千六百九十三號。此次相撞雖甚猛。而所損僅一車幕。地球報所云詭祕之乘客。則卽本城律師亨利倫羿斯吞。已乘火車返矣。

讀畢。余深欽飛報記者之慧黠竟泰然不動聲色即因其事而復加以粧點羣疑既破奸黨詭謀亦敗遂取其二讀之。則偵伺菲兒培戩林行動之報告也。凡彼昨夕自離飛報社以後之行事。悉詳載其中。彼出後。卽逕至斯梯兒登許。與密談者可一小時。乃返家寢。當彼今晨出時。偵者復緊伺其後。見其入地球報辦公室中。歷時至久。將及餐時。忽覩一奇事。報告中歷歷載之。余乃凝神下讀曰。

G.於十二時五十五分離地球報辦公室。逕赴拍斯雷咖啡肆。一地球報訪事員名卡萊羿斯登者先在焉。彼等所坐適近門。余卽鄰座細聆之。顧所談皆營業事。初與此事無涉。已而一人至桌前覓G.談。然第握手寒暄而已。其人余乃莫識。先卽餐於是間。末復有一人至。與G.握手道「日來如何」四字。前人亦卽效之。以此言詢。G.乃邀後至者同餐。呼之爲韋斯。韋斯卽却之。云已餐矣。卡萊羿斯登似與二人均不識。然G.亦不爲之紹介。當此小談間。G.與韋斯均無所表示。旁觀者竟莫能探其以何事至。旋卽別去。後此G.與二人亦無所談。不則余必聞之。G.尋亦卽返辦公室。現仍留此未出。草此時適午後二時也。

「日來如何」一語。於酬應中亦至尋常。初非可怪。特一小談間而兩聞之。未免稍惹人疑耳。加以其人者。既爲戳林而特至餐室中。乃舍「日來如何」一語。竟不復有他事。世間寧有是乎。故自余觀之。此一語也。幾如守望者之報告其主人翁。謂十二時矣。諸事咸妥。乃電話渥脫森。詢之曰。君能爲余刺取戳林餐館中二友之姓氏否。渥脫森曰。君脫疑其事爲非偶然者。容余試爲之。余曰。此機不可失也。君於日報所載倫搿斯呑事究奚若。渥脫森曰。余將令人馳至其地一覓之。余曰。得彼而倫搿斯呑之近況亦得略聞矣。渥脫森曰。君謂其人非卽倫搿斯呑乎。余曰。倫搿斯呑耶否。此卽車中第七人也。渥脫森不禁大噱曰。然則仍當注意彼黨耳。余曰。君能爲余覓得是人者。則玆事當大明。倫搿斯呑之所在。亦可按圖而索矣。比電畢。懸筒於機。則佩雷斯適自外入。余亦勿舉報告中語告之。以此次共事諸人。初尚未能推心置腹。不如不告之爲妙。且開脫所言。雖非警告。而其隱衷亦微見。則尤宜深茹勿吐耳。尋佩雷斯爲余告謂密昔司威萊刺及米斯二人。已杳如黃鶴。卽其居址亦非實。此事早在余意料中。卽亦勿驚。而以此竟阻警察長鉢洛克詭計之進行。俾余得稍加籌畫。則尤深引爲喜。雖此爲時亦暫。一待鉢洛克知其爲僞託。而余之危機復近。顧今已得從容之時矣。因私忖此時之亨利倫搿斯呑。儘可優游片頃。卽不露面亦得。蓋余今日卽終日居此。初亦勿有所就。而危機四伏。反在在可慮。故頗思暫復余自由。旋遂決欲暫置是事不問。反余本來面目。且是時中心憧憧。所惑百端。藉此得一窮其由。事亦良佳也。乃語佩雷斯今日不復返。俾彼亦可無所顧忌。又惴惴焉於人之尾余。頗欲避去之。則迅步入電機中。示人以將往飛報辦公室。及至一層樓。余卽舍之出。逗留於會室門次者可一分鐘。復飛奔下樓入街中。於是復循前術數數

行之。此入彼出。人目爲亂。遂急返余寓室。引門鍵之。易裝盥面。訖。而開兒費商威兒之眞面目復反矣。卽下至咖啡室。一謀小飮。當侍者爲余斟酒時。余詢曰。亦有人來此覓余否。侍者曰。無也。至此覓密斯脫商威兒者初無一人。余曰。電話亦無有乎。侍者曰。昨晚乃無。余且飮且取午報讀之。中亦載認領達費司街女屍事。惟亦僅據事而書。非能悉其底蘊。就余所知言之。或且視其所載爲廣。卽彼密昔司威萊刺及米斯之爲僞飾。彼等尙茫然未識也。尋余卽呼車至亨利倫猻斯呑家。開脫頃會。語余曰。余既不君識。亦未嘗一睹丰采。彼美之作此言。卽以却余之請。此請余固視爲有權者。然余亦頗曲諒之。以彼美且不識余余之爲何如人。彼實茫然。而余則固不慣作脊人行動。亦不耐作他人傀儡者。嘗取彼美之言而細味之。覺其詞意間似謂此贗鼎亨利倫猻斯呑者。僅於此數日內留居倫氏常處之室內。其責任卽已盡。至其一切命令。調度。則當屬之他人。卽當此事之初。江納迭渥脫森輩亦作如是想。僅欲余喬裝亨利倫猻斯呑。他不令聞。後余逼之甚。始畀以完全信託。然亦利事有成。出於無可奈何耳。余此行以開兒費商威兒名義往。實欲彼美傾吐實情。對於佩雷斯究作若何之月旦。且余信彼美眼底蘊憂。實深疑怖之情。初不僅爲其父。亦欲一識其由也。既至。進按門鈴。來應關者卽女也。見余乃不能辨。余急引冠言曰。余爲開兒費商威兒。女頓憶及昨晚誤吻余後。余亦嘗以此自介。兩頰不禁大絳。言曰。乞再恕余。隨導余至應接室中。始詢曰。君豈將置余儕之事不問耶。余曰。否。余特欲姑娘一覩開兒費商威兒之面。姑娘前此蓋未識耳。女復憶前情。曰。君此來殆示信託於余乎。其語。余君果何人。詢時狀殊殷勤。余心不覺爲大躍。曰。此來蓋乞姑娘披心見告耳。其言余已於曩時詢之再矣。女雙波燦然作光。尋復背余言曰。今余當爲答矣。余

曰度前或以素昧平生不欲答密斯倫猻斯吞今則固語余開兒費商威兒也余爲卡凡落號汽船之水夫詞令鈍極非有雍容之態度恐不足上瀆清聽然自問所詢初非無理倘乞垂鑒女詫曰君爲汽船中之水夫乎余曰勿敢欺姑娘卡凡落號者以昨日拆埠載革自剌屋女曰君謂余能信是乎余曰爲事良確卽出手示之則瘢痕斑斑女始信第復曰然余於一來自異邦素昧生平之水夫又何爲貿然遽加信託余曰以余是時已無化裝於余眞面目之上也可觀余面幷於余眸子中嚴辨之寧不識此來自異邦素昧生平之水手甘犧牲一己生命爲君家排難解紛耶余言時聲徐而泰雅勿欲驚之女乃凝波睇余雙瞳似不寧甚酥胸尤起伏不已一瞭卽辨以女是時震恐已極幾盡人皆怖第求得一良友則其數月來飽嘗愁味遏而藏之中懷之苦衷概可想見也最後女乃言矣顧疑猶未釋曰君旣爲卡凡落號之水夫亦知一舟行程所嚮主之於誰乎余曰余於此事固非水夫也女曰然則君非聽命於人乎余曰非也女曰君之不聽命又何意余曰余固有理由在女曰君寧不識此間有一極可恃之航海者在乎余微笑深歎女之慧竟知余於此所處之地位爲一被動之人顧余雅不欲聽命於余所疑之人也乃曰密斯倫猻斯吞苟此事而主政於姑娘者余必甘爲傀儡唯命是從他人則否女柔聲曰然余固非船主余應曰余之於姑娘有如卡凡落號水夫之於其船主信之彌至而願爲之効死力女曰余亦是中水夫之一耳余急詢曰然則於所謂船主者亦深加信任否是時余倚復及賓館中之問題續詢曰佩雷斯人亦誠實否

第九章

開脫倫豜斯呑曰密斯脫佩雷斯之覔余父固至努力也余曰其事信乎私謂此實一至可研究之問題佩雷斯品藻之臧否卽決於是女曰君亦能確有所指謂其不如他人之關心乎余曰不能也女曰然則又何爲詢余余直言曰以今日者爲最吃緊之時苟有所疑卽宜早識個中眞相越此以往則爲時已晚初無所用其詢亦無所用其疑矣而方針之確定亦於今日爲最宜脫有勿當卽宜改絃更張之女曰意殆謂當受君之指揮乎余曰當視余如船主女乃退就椅坐兩臂挺張瞪目向壁而視意方搘頤問之問題而深思利害至爲糾雜果以何趨爲善此方欲作答余已辨色而逆審其詞意不待其出之口卽詢曰姑娘何爲有所疑於佩雷斯乎女曰以彼平日頗以余父之控告豪家爲不當余曰彼之不表贊同亦似知事威拉之於汝父乎女曰彼從未坦直語余父以是然余嘗窺見其隱衷識其於余父之控告斯梯兒登等人行賄議員頗不謂然余曰輿論於此如何亦有以汝父此舉爲不當者否女曰有之且頗夥也此度選舉競爭之烈亦卽醞釀於是彼輩咸謂是足妨害事業之進行勢且增重各稅擾害財政情形而當事者既無所希城中各事亦必不舉余父則……言次頗露矜誇狀曰於貧富一示大公無所軒輕凡彼行賄者及受者皆深惡而痛疾之卽如彼馭聯獸者爲其同業所舉而膺選一旦爲此富而勢張之公司總理所賄卽不辨利害遽易其志余父尤深疾之此控告之所由起也余曰彼志既如是必勿復引一反對者於其內部佩雷斯之於其主見亦有行動表示否女曰余乃勿知以余父未嘗道及其辦公室中有反對之人然當余得悉其狀時疑亦微起卽爲余父微言之時蓋在數來復前余見其眼底微蘊憂色乃曰言止於是乎苟僅是者則姑娘告余亦殊尠女應曰盡是矣余曰然則余所得殊少來日當仍在危難中

必勿可拒彼之調度而不從。以凡姑娘告余之言。初皆與余問無涉。女殷然詢曰。君欲。知。是。乎此事。之。隱。痛。於。余。心。已。數。來。復。矣。余深悔余之不忠。竟未盡舉其事告余父。然君試思之。余又何能爲余父告耶。以

佩雷斯之於此事。於余尙諱莫如深。遑能表白於余父之前。後余試作隱語。警余父。謂其助理人恐未能深表同情。父但向余微笑。蓋二人交至暱。有如父子。而父尤深信其人無他也。余曰。此姑娘隱憂之一也。敢問其他。女卽起至一案前。自繫頸練上出一匙。啓抽屜。出書一束授余而言曰。試觀之。中蓋皆爲匿名氏恫嚇之書。危詞脅奪。曲盡其致。而意則欲人讀之有所顧忌也。蓋自倫猻斯呑攻擊豪家後。此等書已見之於其家信箱中。後且續續而至。無日無之。顧其勇敢之愛女。雅不欲爲其父讀。及致有所畏葸不前。乃抽出藏之。積久而裒然成疊矣。余略一翻讀。卽藏之於衣囊

中。顧女曰。得暇余當細讀之。此等書雖不關重要。然余當費數分鐘一洞其詞意。姑娘可暫置勿憶。毋爲所懼。此事幾等於無耳。女始嫣然微笑。知彼。美。滿。腔。愁。思。已稍。稍。爲。余。言。所。消。釋。矣。雅欲更有所進。遂柔聲曰。今可爲余電密斯脫佩雷斯。云余……。云汝父將與有所言。女略一躊躇。卽盈盈至電話機前。余爲釋曰。以彼熟審姑娘之音。而於余則否。此舉蓋欲其審言者爲余耳。女且取聽筒。且詢曰。君將奚事於彼。余笑答曰。將以之爲余發命之始。佩雷斯瞬遂來應。女卽告以余將有言於彼。余乃往代其位。女意欲離室。行。余遽握其臂尼之。向電筒中言曰。佩雷斯。余倫爾斯吞也。聞斯梯兒登已得法庭之許可。將於今夕離城。余雅不欲聽其行。佩雷斯詢曰。將何術以尼之。余曰。是必有術。試爲余一思。佩雷斯曰。第何爲欲尼其行。余曰。以余云。彼必勿可行耳。今且以此事責之君。凡所調度。悉憑君意。君能會余意否。佩雷斯曰。余苦難識其理由。余曰。此層。君。可。置。之。不。問。余。固。確。有。所。持。也。此時佩雷斯一方之電話頓寂。顧仍未斷。意彼方細思其一己所處之地位。然彼。明。識。開。脫。在。余。側。余。固。有。權。命。令。之。末。遂答曰。當爲一治其事。余曰。其必爲之。佩雷斯曰。前控斯梯兒登之案。初不足以縶其自由。余今當另覓一事。控之於其他法庭。其狀卽於今日午後上。余曰。一切調度。悉聽之君。再見。卽取筒懸之。女嫣然面余曰。首領謝君。復有所命否。余曰。善。乞導余至密昔司愛耶室。女曰。首領循此道行。卽嫣然導余登樓。當經其母之室。微頷其首爲示。并耳語余。謂彼尚臥病未起。尋至屋之極偏。肅余入一室。則卽密昔司愛耶役彼家時所居也。余白曰。余意欲一檢死者之物。姑娘苟不欲留者。儘可自適所適。女曰。此事今晨余已爲之矣。余曰。勿有所見乎。女猶夷曰。其於昨晚異事有涉者。初乃勿有所見。余……余……。余曰。爲言信乎。女曰。今晨余取其灰褐色衣

一襲而藏之。其在驗屍所所言。權詞耳。余曰。然則昨晚彼衣黑衣而出乎。女曰。屍身所衣是也。彼必易衣而後出。余昨晚最後見彼時。見其固衣褐衣。余時於案上。零星脂粉中得小紙一。摺疊作方勝形。乃舉而詢女曰。此爲何物。女卽取之去。展而注視其上所書。忽喘聲曰。何今晨竟未矚及耶。試一聆之。遂揚聲讀曰。

瑪麗吾愛。余今晚必能面汝。余已歸來。運復大佳。非復前之措大矣。今後當思所以悅汝。藉贖前愆。汝可於十時半會余於十八街及達費司街之接壤地。面談一切。愛爾未手狀。

女讀畢。復曰。余前實未嘗矚及之。言時其聲微顫。目復大露驚怖之色。余低聲曰。姑娘度早已見之矣。女震恐言曰。余實未嘗見是頃。余查檢各物頗審。而此紙實不在是。余乃握其手引之出。女緊傍余身。有如小鳥依人。則憂思甚殷也。既扶持下樓。復入應接室。余坐之於面爐一椅上。此時余心中頗謂是紙之置密昔司愛耶案上。當卽在余來訪之時。殆故爲之。以使余見耳。惟爲是者何意。爲之者何人。余乃不能妄度。特書苟非僞。而確出之於密昔司愛耶前夫之手筆者。則蛛絲馬跡。或有跡象之可尋矣。既而余置是事不念。竭意慰藉彼美。柔聲引之言。并以翼衞自任。俾之勿懼。而精神大振。頓自忘其爲有心肺病之人矣。此病醫士斷爲至凶。非能治也。第余之一番苦心。初非妄擲。瞬卽見溫怡之色。上女兩頰。雙波亦溶溶有光。透睫毛而外視。且經此半小時之溫存。余已獲彼美之完全信任。頻年爲人唾棄。今始得復其信用。良足自慰也。至此書之何爲置於密昔司愛耶室中。余亦不暇深思。第余疑苟非誤。是書之置。誠在余來訪之時。則雅不宜爲開脫知。則故爲鉤距之詞。詢之曰。姑娘於親族朋輩中。所能深加信託者爲何人。女

低聲答曰。厥爲余母。余曰。此固不待言。外此尚有他人否。女曰。江納迭余知其爲仁厚長者。彼於余父爲中表行。且愛之甚至。故余亦頗信託其人。余曰。是則余當立電其人。令彼無間日夜駐此屋。俾釋姑娘憂思。女曰。謝君關切。可卽電之。余立電達其辦公室。則彼適不在。云已出赴倫敦斯吞家。當余方舉聽筒懸之。卽聞其聲於門外矣。余晤之於廣廳中。略舉頃間異事告之。幷乞彼常駐是屋。彼立允所請。惟於此一紙書。視之頗輕。初不信其足爲是案之線索。僅信當開脫查檢時。必曾讀及是書耳。余亦不暇與之深辯。頗信其人足釋開脫之憂思。以彼深得其信任。慰藉較易也。比余儕重抵應接室。女一聞其温藹之詞。憂似略釋。復返其舊日嬌憨之態。旋余執冠欲行。江納迭始矚及余非爲亨利倫敦斯吞業返余本來面目。詑而詢余易裝之由。余答以余將起而爲是事之主政。彼猝詢曰。君亦曾與佩雷斯言否。余舉頃間電話中語告之。彼復詢曰。君於密昔司倫敦斯吞如何。亦嘗告之否。開脫攙言曰。彼仍臥病未起。初不能爲之告。江納迭乃詢女曰。汝於密斯脫商威兒所要求將云何。女曰。余業贊可之矣。江納迭曰。出之中忱乎。女飛目向余作深覩。答曰。固所樂聞也。隨卽伸其柔荑向余。中愛爾末愛耶之書亦在焉。余並取之。

第十章

余今於此樂趣充溢之時。抽身而出矣。當余既握女手。如水之兩瞳直傾余目中。温馨無倫。愁懷爲洗。而數年來厭世之觀念。經此妙目一矚。亦復遯去無跡。盎盎然復有生氣。思此事之擔負。既卸復得舉彼美之擔負而加之余身。則此生當彌自由而飄飄欲仙矣。余旋卽步至窗前。於夕照中展愛爾末愛耶書讀之。字方觸入余目。余鬢斗趯。慘白心似亦死而不躍。一剎那間。此身似已垂死。百無所冀。嗟夫。果何爲而

至是乎則余一時稍懦而恐怖即乘之凡余之頻年飄泊循世界似有所懼而逃者皆此慘劇爲之也厥後余之如何出室而去余乃不審惟昏昏然不顧道之所出喘息前嚮而狂奔書則仍緊握手中不稍釋第亦勿敢取而再視且勿敢有所疑以心雖冀余所見有誤重得復余自由然此書法固勿能有誤也凡其一鉤一畫一點一讀余俱熟識之且皆深印之腦蒂中至不能忘迨既返寓鍵戶而坐心始大定乃思鼓勇與之一戰以此書脫前一日爲余所見余必立至船埠覓船而遠颺今則震恐雖甚而身已爲人所役勿可行矣必止而以助開脫與其父之仇戰至一已恐怖之心當暫置之不問久而意即毅然決決挺身往面余仇及彼美之仇矣余舍此巨患足爲余懼初亦非爲怯者即欲其冒殺身之大險有時亦所不辭而自覩是書後知密昔司愛郎之死即以是勇反因之以作雖彼凶舉其殺妻之槍以向余余亦挺身向之

余雖決欲往面斯梯兒登一探其祕密然雅不能如面戳林及斯梯芙鉢洛克之坦然無畏是夕乃潛往其屋左右以便相機而行斯梯兒登之屋位一巨山之側山勢峻峭自海股伸處蜿蜒而上清幽宜人寖成爲城豪屯集之所其屋則距街較遠綠樹交蔭半環之一石壁屹然立於前而葡萄之莖密糾其上蒼翠濃密至蔽人目屋亦因以不露余嘗聞之人知其所居在是其家族則在東方時遂攀牆入屏息躡足向燈火映處而進則中有人在焉余遙自法蘭西窗中以窺之見所居爲藏書室斯梯兒登坐一長案之前余雖勿識其人然一見即審其爲彼尚有二人傍之而坐其一爲非兒培戳林他一人爲燈影所隱余乃不能覩其面彼等所談聲至低無一字得入余耳雖凝神細聆之終不可獲祇能見其口吻啓闔而已

旋卽見戡林偕他一人起身興辭。余頓思覓一入內之門。以便窺探一切。而他一人之面時亦斗入余目。則卽驗屍所中與鉢洛克相偕之人也。余遂繞至室前。伏暗陬中待之。須臾門卽內啟。戡林偕其友出門亦隨闔。復聞下鍵之聲。似鍵之自內者。不禁爲之失望。而戡林等二人已盡石級出大門去。於是鐵扉閉然復闔。汽機烏烏聲亦隨夜風中逝矣。尋余復聞鐵扉閉然有聲。一至倉皇之步行於石徑上。余前望復熾。思欲伺隙以入。乃自匿處潛移近門以待之。而來人已至門前。卽而掣鈴。門瞬卽見啟。但聞語聲甚迅。匆匆直入門。初勿鍵。亦勿閉也。余於此時。初不敢稍有猶夷。卽輕推之使啟。溜入一燈火照耀之廣廳中。隨復啟第二門。而進。則余身復處洞黑中。然余是時已窺足於安特渥特斯梯兒登之室內矣。余徐徐循壁而前。行時至爲當意。雅不欲與室中陳列各物有所觸。比至與藏書室相向一門之前。則微光一道自彼端壁隙中折射而下。介居其中者之室雖亦洞黑。得此乃稍辨物。而彼等相談之聲。亦喧曉可聞。余遂潛身至藏書室前。探首簾際以窺之。則斯梯兒登仍坐前處。惟以有人立於余儕之中。蔽之不能全覩。顧其聲清晰可辨。初不以聲低距遠而間。是時彼方作言。音吐中似至憤激。余一聞其首語。卽識此行爲不虛。彼固與是案有涉也。彼蓋曰。若傖奴何蠢蠢至是。此事若既爲之。可卽置之。永不憶及其趣。歸臥。其人低啼曰。乞畀余以銀。俾得離此他適。此啼聲余至習知之。有與頃間之書同。則强遏余性於不作。蓋惟是始能操必勝之權耳。是時斯梯兒登冷然笑曰。若除處彼斯梯芙鉢洛克庇蔭之下。當勿有覩之更安者矣。且余儕固尙有需於若。毋徒巽怯如鼷鼠。令人齒冷。其人曰。余實不能復居是。彼婦之鬼影長日憧憧往來於余前。天乎。先生。余被祟甚矣。宜聽其離此而去。後當以所居告。斯梯兒登獰聲曰。愛郎若固毋需

他往。此名愛耶者時遂迴身而立。余乃睹及其面。余之不面此傖。已數年於茲矣。其人實余唯一之大仇也。今復睹及之。見其貌亦大變。幾不復能辨識。髯慘白而憔悴特甚。眶下縐紋疊疊。髮則已斑。且至稀屑垂向下。似已無復所希。目尤失神。嗟夫。彼之窮愁潦倒。似視彼所以禍余者為尤酷。然余雅勿有矜惜之心。則憾之怖之。至也。是時彼蹀躞室中不已。喃喃惟呼上帝。冀寬其罪不錄。繼復續請資助。俾得遠此犯事之地。重反自由。斯梯兒登則冷然不為所動。向之狂笑曰。若已處斯梯芙鉢洛克網羅之中矣。當隨時應余儕之所需。不復能逃。若其毋為妄人。欲逃余儕而去。正恐事未成而已入彼贗鼎倫屛斯吞之手耳。愛耶曰。豈彼已識是事為余所為耶。斯梯兒登曰。彼嘗命鉢洛克捕若。寧云不知。愛耶遽止於案前。背余而立。急詢斯梯兒登曰。彼為何許人。君等曾否探得其眞姓氏。斯梯兒登曰。余儕乃絲毫無所聞於彼。彼竟能不為余黨偵者所迹。其於鉢洛克。玩弄之有如孺子。而戲林亦嘗為所嘲弄。至不能堪。愛耶曰。不識倫屛斯吞亦能識之否。斯梯兒登曰。彼卽識之。亦必不告余儕。鉢洛克乃竟無所獲於彼。自余觀之。余儕苟不迅速從事者。凡此絕妙計畫。恐將悉為彼傖所敗矣。愛耶曰。此事良至重要。當……至是言忽遽止。遙見其身大震。向斯梯兒登身後直視。然余勿能覩其面。僅據斯梯兒登目光中反證之。知其怖甚也。余乃循其目線所向。向窗外余前所立處觀之。其始余亦不能云為何物。第見有物行動其間。視夜色為尤沉黑。刹那間斯梯兒登首亦遽迴。燈光因以不蔽。射而及於窗上。余始覩愛耶所見。則一婦人。遍體都黑。貼其紙白之靨於窗。兩手則置檻上。有如枯腊。彼殊不如余之潛藏。雅似不慮為人所見。然彼實不能視。以兩目深陷眶中。如塚中髑髏然。髮則長而黑。飄拂於其慘白兩頰間。森森然挾鬼氣。而中復間一殷紅

之點則額上有傷在噫嘻此固即余驗屍所中所見之屍而密昔司愛郞是也時彼傖驚甚囂聲而呼余亦心膽俱碎顫不自主顧尚不如彼之甚則力握籬角以自藉而心旌搖搖呼吸爲促焉旋愛郞廻身欲逸斗焉瞥見戶外慘白之醫怖乃益甚銳聲呼曰若亦在此若亦在此而狂笑隨之頹然仆於地上矣余知不可再留即洞黑中飛身越室出隱隱似聞僕役輩狂奔之聲比至門外草場上則匿樹影中行已即至牆側遂鼓勇攀之而出當余下時遽與一人相觸其人亦似欲從此入顧匆匆未見其面僅能畧識其狀耳余隨擇向海股之徑狂趨下山心躍躍然殊甚第運尚不惡蓋當此晨光熹微中竟未與一警察値不則爲事殊殆也已而行抵海濱廢塢之旁心始稍定腦亦漸能用命頗思於貨船上覔一事舍此種種而去然隨即置之不念復擇道返余寓乃於檯球桌旁擇一座靜作壁上觀室中有讀報者有吸菸者狀至不一而語音尤至龐雜萬國都有余則時時以咖啡自勞心頗閒適以此間人勿有知余前此行事及姓氏并現在之爲亨利倫掰斯呑者第識余爲商威兒業水夫已付屋値一來復而恆來是沽飲咖啡及紅酒者耳頃之心復返其常度復追憶此行身入虎穴之所得則知倫掰斯呑尚生現或被囚於他處密室中密昔司愛郞則確爲其夫所殺而出自斯梯兒登之指使而於余之眞姓氏彼輩猶茫然勿有所知外此尚有一婦亦似有所圖喬裴已死之密昔司愛郞而呈身於其間彼傖驟睹及之於是怖極而仆余亦隨奔當攀牆下時余嘗與江納迭博士相觸然博士固嘗允爲彼開脫母女之保衛不識其何爲赴彼也

第十一章

翌晨十時。余對鏡喬裝既竟。自謂頗能得其神似。乃偕佩雷斯渥脫森二人。同入高等法院第二庭。余初不欲至彼間。第裁判長湯姆氏於此二次之呈控。必欲余躬自一臨。余於法律素非所習。頗皇皇不知所措。有如身入陷阱。差幸一入。即見江納迭於其間。氣稍得壯。彼蓋得余電招而來也。余就律師之長席而坐。舉目環矚室之四周。則來者方大集。咸欲一識個中眞相。以各報紀載亦至紛歧。於飛報則謂爲一不可思議而至重要之奇事。於地球報則目爲手段上之巧避羣情。乃至違惑。然當此選舉將畢之日。復值斯梯兒登之將離城。而此事斗爲以發。衆固知其彌爲重要耳。余於人羣中冷眼詳辨衆之神情。觀其是否向己。顧人心之不同如其面。頗難一一而辨。其近鐵欄而坐間於余儕及閒觀者之中者。則爲雪亨與麥克猾拉斯。彼等之入後於余。見余乃頷首致意。更有斯梯芙鉢洛克之藍衣警兵無數。亦臨其間。皆倚牆傍門而立。惟有三人則立於鐵欄之內。更引矚室內之有席者。則陷阱之義。乃益當。蓋與余同列而處書記席之側者。則即驗屍所中與鉢洛克相偕之人。頃方與書記談。一伸臂即及余。畧遠則爲斯梯芙鉢洛克。貌獰惡可怖。而席之末端。則斯梯兒登戡林二人偕其所延之三律師坐焉。余入時從佩雷斯之請。介彼及渥脫森而坐。頃遂側身引渥脫森耳語。與之互易其席。而余乃處身於江納迭及渥脫森之中。彼鉢洛克友人之臂。不復能及余矣。以處此人衆薈集之地。苟爲所乘而揭余假面目。彼法庭及睽睽衆目將羣爲之證人。事且立敗。故不得不預爲之防也。既裁判長湯姆氏涖庭。典簿宣言首訊安特渥特斯梯兒登被控一案。當控狀宣讀既畢。斯梯兒登所延律師中一人起言。當聽法庭衡斷。惟此案已經同級審判廳之審訊。今茲重行提起。擬請宣布其理由。佩雷斯乃起而欲言。第裁判長湯姆氏止之曰。此事苟能

爲倫琊斯吞君所惠允。余至欲其躬自一言。以是案非屬尋常。雅欲一聞其理論。余遂澀聲而言。且含笑以手指喉間所裏。曰。貴裁判長。余以演說過多。致啞不成聲。務乞曲賜寬假。耐性聆之。余至樂陳其由。湯姆氏身略前傾。細辨余言。曰。卽言之。余曰。余所首當爲法庭告者。則卽上來復四之命案。事出城之中央爲達費司街與第十八街接壤之地。死者名密昔司愛耶。余家之管家婦也。彈中其腦而死。其屍現陳驗屍所中。而被告安特渥特斯梯兒登者。實與此案有關。此時斯梯兒登所延之律師。不待余竟言。卽起立揚聲呼曰。貴裁判長。余儕有所抗議。蓋彼等喉既勿病。奚以人衆。竟遏余語於不聞。第聞彼輩續呼曰。被告實與此案無些須之關涉。裁判長乃下其止喧之木。典簿復抗聲命衆勿譁。余則含笑面衆而立。知今日此舉不啻已舉炸藥而投之敵黨營幕中。當靜觀其爆裂可耳。時鉢洛克之藍衣警兵已漸行近欄次。其近門處則有三人。而傍觀者亦擾亂殊甚。有起立者。有於欄次聚談者。旋忽見麥克琊拉斯動脣向余有所示。顧余勿能審其何指。雪亭則向門而行。處身於余及門之間。余時仍植立如故。靜觀余身四周坦然勿有所畏。尋復見斯梯芙鉢洛克。引其友作小語。比衆喧稍定。裁判長宣言曰。被告抗議至當。倫琊斯吞律師不應於手續未備之案。遽卽提控。所控應作無效。當知一訴訟之提起。固自有其不可易之規律。初不可稍事通融。余時覺渥脫森以肘觸余。卽下矚之。則授余以一紙。遂握之於掌。一面言曰。貴裁判長。余以被告昨晚卽將遠颺。故不能復求縝密……而羣喧復遏余聲而起。彼黨咸獰聲呼曰。抗議。抗議。裁判長不耐。則復下其止喧之木。余乘間取渥脫森授余之紙觀之。上曰。其名韋斯與戳林相晤於餐館之內者。頃方處君之後。可善防之。余急迴首面之。則其人已在欄外。憑之而立。自其貌而辨。知其將有所作。

余乃側身向之含笑萃然詢曰「日來如何」彼卽狂嘷向後退隨復直衝法庭而入剎那間火星閃爍藍色之烟乃裊裊隨繼之以訇然之槍聲則一彈中余肩身遽搖搖欲仆彼蓋竟擊余矣余雖處創痛中人尙能自支持而鉢洛克藍衣警兵之作用至是亦至顯然可睹彼輩蓋留爲其人之保衞以便其逸時聞彼輩呼曰執之趣執其人而身則蔽衆不得前命各歸座羣司得間遂從容得抵門次彼間僅有雪亨一人在過是卽無所阻矣詎雪亨竟騰起搏其人遂相糾而仆於地余時引渥脫森耳語曰趣攜余出勿可有一分鐘之延滯渥脫森急詢曰汝已爲彈所中乎此時一室之視線咸集於門次之鬬卽裁判長亦離席而前觀藍衣警兵雖黨於韋斯亦不復能爲之助聽衆之蜂擁而前拳足交下而韋斯則爲麥克猻拉所困繇以衆之凌踐呼吸幾促余時擬向裁判長辦公室行顧弱甚不能舉足乃復言曰趣攜余出博士荀君尙餘友愛之情於亨利倫猻斯吞者其卽攜余出彼遂以一手爲余扶復銳聲呼曰佩雷斯……渥脫森趣爲之助渥脫森卽扶持余身於他側將行忽爲裁判長湯姆氏所睹及急奔往啓其辦公室之門呼曰密斯脫倫猻斯吞其入余室稍憩中有榻在可備寢息余喃喃言曰趣攜余出寧家……寧家爲佳裁判長仍曰可臥之於余室中時圍余儕立者共十數人余急伏首於臂不使覩余面渥脫森呼曰彼已暈矣余卽耳語博士曰江納迭亦識余意否趣攜余出余假鬚已卸矣博士忍笑不發面衆決然曰余必卽攜彼出余車頃止門外佩雷斯其助以一臂力渥脫森可攜彼於汝側余儕從事宜迅俾余十分鐘內卽可施術療治也衆中有人呼曰彼已暈矣宜舁之以水然紛亂中人亦無有應之者江納迭卽匆匆覓道導余儕出至於電梯之次余則始終伏首臂間勿敢仰視此時門外已集有多人僉寂然不聲惟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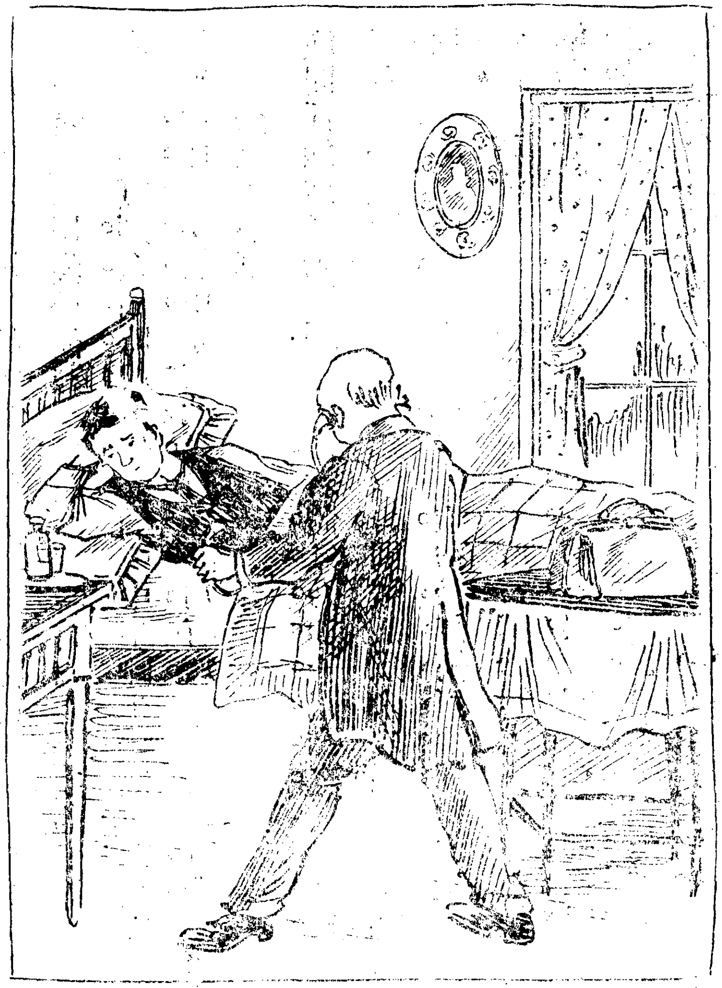
歎息者則足徵倫氏得人心之深致愛戴之忱不期遽露而彼之於此屆選舉操勝必矣其勝蓋卽以余肩上所中之一彈人彌感而戴之也迨入車中余側首貼江納迭俾匿余面彼詢曰所傷如何其中心縈憂之殷乃可於音吐中辨得之余曰痛甚惟尚能忍所難堪者此鬚耳以面爲汗所漬致膠化而鬚遽墜余手今宜速攜余至倫猻斯呑家并勿使人窺見余面彼含笑曰余思汝必能生余儕瞬卽至彼矣渥脫森攙入言曰彼傖未發槍前余見汝曾與之語汝究作何語乎佩雷斯時與御者偕坐閱渥脫森言遽迴其首彼自余中槍以後初乃未發一語余遂眼角斜睨之答曰余蓋詢彼「日來如何」耳佩雷斯聆言色頓慘白如紙第瞬卽揚揚如常渥脫森曰此言一發君乃立得其答矣余曰然此答詞實非余所及料卽彼初意亦勿如是彼又何爲而必擊余乎渥脫森曰余當往求其由苟彼勿死於衆之洶洶毆擊者余必欲聆得其眞情無何余儕已至倫猻斯呑宅前江納迭乃先入爲余儕準備一切佩雷斯及渥脫森則扶持於余左右向門而行余以失血過多身弱頗難自主及門遂與開脫遇余慰之曰此事至細僅微傷耳一治當卽愈隨復强作笑容以示所患非重然是時余髯至不類人下髭以膠化上下四指膠質復凝而斑斑然如星後此開脫告余以狀亦不禁啞然失笑也開脫既見余面玉顏頓趨慘白喘息詢曰彼等已殺汝乎江納迭銳聲呼曰毋爲妄誕之言彼固無恙也開脫曰嗟夫余言妄乎試觀其面隨掩面嗚咽江納迭乃向余矚則大驚而呼余呻吟曰若曹蠢物速畀余以熱水俾得揩去一切不致怖人欲死君等果何所思豈謂此創已不可治耶半小時後余神志已淸惟覺憊耳而本來面目亦已復所創亦紮縛就妥彈則已自臂際斜穿而出初無所危僅留一紅點於其上第江納迭仍曲爲張大其詞草成一醫案以

付此靜候門外之新聞記者而去。蓋此實畀以一機會。俾得一顯其拉丁及解剖之學。余嘗一取讀之。脫其醫案之言果信。則余不得不感謝近世醫術之良也。後此江納迭爲余言。彼於此事。不願和平解決。頗欲以之置安特渥特斯梯兒登等人於死地。故即日即開會於大演堂中。至者至衆。一聞其報告之醫案。羣情奮激。咸切齒於彼黨不已。而演說者言論之決裂。尤足怖人。脫余一旦遽死。彼輩必剚刃於仇余者之腹矣。實則余爾時狀至安適。惝怳中半睡半覺。開脫則護守於余旁。雙波深斂。似含殷憂。而愛余之情。亦流露於不言中。余當此。幾自忘其爲有疾。其樂乃爲近四年來所未有者也。

第十二章

晚間江納迭爲余診視。竟言曰。君體氣乃如一肥腯之馬。余今當往發布醫案。謂君已出險矣。余獰笑曰。君儘可任意草之。惟一事當爲君告。則體氣類余之馬。君幸勿乘之與人賽也。江納迭曰。何爲不可賽。余曰。以余必不能勝耳。余體已成死症。初乃無術可治。江納迭急廻面視余。似知余言雖低。而初非爲戲言者。曰。囈語。汝以是者。余曰。亦一醫家所言。其診案之確。初亦不讓於君。謂余疾在神經及肺。不可治也。江納迭曰。汝肺初無所病。肺葉之張動。勿有異於常人。惟神經系似微有癎狀之顯。此於君日昨披讀愛耶之書時。余始審之。然疾亦非重。君疾蓋爲抑鬱耳。余笑曰。然則彼醫家又何爲診余如是。江納迭曰。君非戲言乎。余曰。戲言耶。余之爲尸居餘氣。蓋三年强矣。當四年前。彼診余僅有六閱月之生命。余乃行役四方。積資以爲後事之需。顧死神竟不臨。余仍得苟延殘喘。不識其何因也。凡此皆爲實事。非有戲言。江納迭曰。待余爲汝察之。遂自其黑皮篋中出一驗胸器。安置既畢。詢曰。君不受驗已幾何時矣。余曰。爲時已

久。卽彼告余此惡消息時。亦以未攜是器。胸固未驗也。江納迭曰。可作一長呼吸。迨驗竟曰。尊體之佳。乃如一羊。君卽前有此疾。此時亦已無之矣。據余所診。肺初無一弱點之遺。惟神經弱耳。余曰。其狀奚若。江



納迭曰。君心過躍而行動似劣。余曰。余思君言至當。苟君而無肺痿症者。爲狀當亦與余同。余今悉心信君矣。江納迭靜聲曰。汝體良佳。今固非爲日報上作醫案。汝固勿有肺疾也。余欣然呼曰。然則余當復起而飲咖啡。此彌足治余神經耳。江納迭曰。飲之過多。亦足爲患。汝每日約進若干器。余曰。亦視事而言。惟日必饜量而始止。江納迭曰。其速戒之。余觀汝昨晚之狀。乃至非宜。且汝讀愛郞之書後。又何爲狂奔而去乎。此言一發。復反而及於正事。笑容立去。余面亦報之曰。昨晚汝在斯梯兒登宅。果何所作乎。江納迭向余凝視曰。昨晚乃汝耶。余曰。余與汝相觸幾仆。汝至彼又何

所事江納迭曰余乃不能答君余曰能以他語答余以釋此疑否江納迭以手指樓莊聲曰其信余余之至彼初非欲加害於君及彼等余曰余至能信君惟僅欲詢君一語則開脫倫猻斯吞是否知君至彼耳江納迭曰不知也余曰謝君江納迭醫士吾儕盍相握手君已拯余出於苦海而頓爲樂人也遂出手與之相握歡然有如家人余時以醫士之言故識余初無肺疾心乃彌樂卽肩上之創亦已淡焉若忘而倫猻斯吞氏及余之困境已不復憶及矣比餐開脫授余以一紙來自渥脫森也（上略）謂君能出狀置前事於不究者則韋司（其名爲約翰韋生）當以一切見白蓋韋司時已繫獄渥脫森乃往訪之則被繫時受恐甚深幾將成癇頗欲宣吐眞情故渥脫森之書曰君苟能明晨卽以狀來者余能決其盡宣無隱以此而觀似此奇案不日卽將結束矣余以一臂不能自由餐時開脫乃爲之助及聞昨宵之事知彼父尙在人間又知韋司將吐其隱芳心愉快則笑容恆呈其兩頰間而其母病魔亦退乞余於未退休時允謀一面時開脫仍以前日之徽號上余曰首領亦允隸君麾下之水夫一詢否余曰嘻果何所言開脫曰何彈一中君肩興遽視前爲高豈此暗殺之事乃彌足悅君耶余曰有何不可此一彈也困難悉以之而解亨利倫猻斯吞以傷臥病於家至使警察長鉢洛克等人棘手萬不能直臨內寢而揭其假面也開脫曰此事亦惟江納迭是賴彼於他人之請見概爲拒絕之余曰不特此也且以之復可刺得汝父之所在而攜之以歸開脫似頗信余言曰此我所望也而選舉最後之勝利亦必歸之余曰余之視前欣悅初不僅因乎是復有他故在開脫飛目視余詫曰復有他故耶其間寧有他事余曰然也開脫睫遽下垂覆其目紅霞映頰而詢曰不審余亦識之否余時失血過多體乃弱極復坐對此麗質不啻悉爲此兒女之情所籠矣柔聲曰姑娘

可一試度之女卽盈盈而起取置余前之托盤曰余必攜此餘肴而出而當取時手竟與余面觸覺柔乃如綿因吻之殊輕女乃莫覺隨攜盤向門行初不廻眸視余余心震動殊甚稚懼前此信用一旦遽失急言曰可置盤於案卽反女旋卽亭亭面余立雙波下垂而睫翟之嫣然微含笑容曰首領何所命余此時迷惘甚不審爲喜爲怒澀聲曰姑娘不欲一度其事耶女曰苟此爲君嚴令者則亦勿敢辭惟余所當度者何事隨舉手向屋而視余呼曰僅一事耳女曰噫嘻首領卽就余旁而坐惟雙波仍匿不向余余曰此狀乃大不可苟姑娘勿向余視余必勿以其故告第余雖作是言初亦勿敢謂彼美苟向余視余卽有所告惟識余苟誠有所告者則彼美一睐余言立出耳女柔聲曰可聽余度之此時余乃見其雙波矣顧瞬卽避余勿視而怒固勿有遂答之曰一聽姑娘所欲因舉未傷之手撫其柔荑復曰亦欲余自述生平否女曰善此固余所樂聞者也余曰余今夕已自余邸墓中而出矣女曰余乃莫明是言余曰江納迭醫士告余謂余不至遽死而余則奄奄無生氣已四年於茲矣彼謂余體殊強病根已去余則前茲恆戚戚謂余體不復可治也女曰君有疾耶余初勿知余曰余今已復健矣惟一事尚留於心怖余幾至於死神經因之而亂苟能除此一事則余體當健壯如水夫故頗擬明晨卽出而除此患女曰是必當待痊可以後余曰謂此膚創耶此卽一小時亦不足爲余阻余已以此二事而萍飄於四方則卽此瀕危之疾及……語至此頓覺是事初不宜宣言亦遽止女輕展玉纖撫余手詢曰尙有何事乎余曰此事乃至不名譽言時頓覺愧極氣亦幾閉乃欲引余手出第女緊握之不釋雙波復溶溶然向余曰君勿必引去君卽至不名譽余亦不之懼君固好男兒開兒文商威兒也其聲雖低而柔然至堅決余愀然應曰何云好男兒余

直不值一錢。女緊握余兩手。曰。亦能舉以告余否。余低喟曰。余手曾染殷紅之血。不堪爲姑娘握。然女仍勿釋之去。曰。其語余。余遂低聲告之曰。余名李乞特商。嘗爲海軍大尉。四年前供事於支那同艦之醫官告余。謂余攖肺疾至重。此言有如碧空中頓見閃電。余乃恐極。則立欲舍其地而行。并沉湎於酒。此疾之趨人致癖。厥有數途。有知不久卽將死者。則耽心聖經。以冀早登天國。而余則以酒自解也。女仍悄然撫余之手。靜待余續。余復曰。彼間有通信員一。專爲紐約某日報刺取船舶之消息者也。余夙不善其人。平時乃無需於彼。惟輒偕之飲。一日。艦中人遣一司旗官來詢行期。時余適在香港一中國小酒肆中。彼遂面余於彼爾時情狀。余以醉極。亦勿能盡稔。惟憶嘗羣起嘲其人。繼之以毆辱。末復出槍擊彼。遂受彈以死。檢余槍。則一彈已空。蓋余殺之也。女仍不釋余手。曰。趣言其下。余曰。後經通信員之助。余乃得逸。惟時尚被酒未醒。昏昏然莫知其事。聽其曳之而行。蓋余素不善飲。而中國酒爲味尤醇也。二日後。余始清醒。則臥身於一矮屋中。數中國人伴之。彼通信員聞已他去矣。遂擬返艦取藥。并投訴一切。比至。艦已行。卽日卽有麥熱笠海灣之戰也。余聞是消息。懊喪至於極地。則狂奔而去。以余失此列戰之機會。視前此一切爲尤惡矣。尋遂轉入印度。供事於孟買一日報中。一日。又與通信員遇。時彼已失業。餬口於四方。遂盡攫余之所蓄而去。余以前事。殊勿能與之抗。而憾其人至。至懼見其影。乃復去印度而之澳洲。旋於麥兒棒某報中得一事。自以爲當能安居矣。詎彼傖又躡余而來。其要挾之苛。幾如水蛭之吮人血。私謂是殆上帝用以示罰。特假手彼傖耳。自是以後。余長日僕僕於道途中。勿有定所。體乃殊健。而憾之之心日甚。以世人知余罪惡者。祇彼一人也。余在麥兒棒時。忽蓄謀殺之念。恕余之作是言。姑娘當能曲諒其心。以

醫士告余。六閱月後余當死。故決欲行刺愛耶耳。女曰。所謂愛耶者。非卽愛爾末愛耶乎。余曰。同一人也。爾時彼名愛耶穀姆雷。然殺密昔司愛耶者卽彼。余時頗思殺之女曰。第君未見之實行。何也。余曰。余不能也。以余柔懦而攖痛殊深。乃勿克見之實行。余雖欲奮起行之。然終似有物爲之阻。至難達其目的。而初固非有所懼也。似余之肺病。攖身百無聊賴。一死則反適然。恩怨都忘。又何懼爲。余居恆殺念時起。顧一轉念則又躊躇。不欲爲。於是厠身於水夫中。作航海生涯者二年。第未嘗一反香港。女曰。君再見彼。卽爲昨夕乎。余曰。當余讀愛耶之書時。卽審爲彼傖。於是舊時恨怖之情。復反於胸中。今雖審余體已健。彼可怖之肺疾已舍余而去。然切齒彼傖之心。則未嘗稍瘵也。昨夕余復見之。乃恐而奔。女曰。聆君言。固君子也。余當仍握君手而自其玉纖之用力卜之。則余益邀其青睞矣。旋忽聞剝啄聲起於門上。余儕之手遂分。

第十三章

來者爲密昔司倫搿斯吞。歉然謝其闌入之嫌。幷殷勤詢余傷勢。惟於其家事則不一及。似礙於其女在。然以要事而來。則固可決言也。迨其女既攜盤出。彼始闔扉言曰。余有言。警告君。毋以佩雷斯爲可恃。余卽答曰。余固不信託其人。試語余以詳。密昔司曰。余言卽盡於是。余曰。夫人何爲不信託之。密昔司曰。余固未嘗信託誰何者。余曰。第夫人之特置愛耶書。以俾余見者。意又何居。密昔司起身逕行。余見其雙脣緊闔。目炯炯作光。知別有隱衷矣。謂之曰。遲之。夫人畀余以愛耶之書。果何意耶。彼聆言斗止於門次。旋復啓之而出。然當闔扉之時。狀至躊躇莫決。知人尙小立扉外未行也。已果推扉復入。謂余曰。愛耶者。卽

彼第七人也言已立匆匆出余不能窮詰之彼此次之臨實賚余以新問題至耐供人研究蓋彼於他人無不疑之惟憑其一己之才智以覓其夫耳然余亦不暇深思以岑寂殊甚惟冀開脫之歸時卽聞彼美履聲於扶梯之次而江納迭之汽車亦返聞止於大門之外門遂闕然啓而復闔者再樓下喧雜不可辨則似有多人入也女亦卽飛奔上樓叩扉而入曰密斯脫渥脫森頃偕數人來云彼所攜來之消息至重要欲一面君余卽曰乞卽令彼輩入女曰君勿嫌勞乎余曰開脫得汝侍坐於側則余不勞矣女兩頰大絳頷首而出渥脫森之來果攜有重要之消息入室第一語卽謂韋生已自盡於獄頃於辦公室中得聞此消息而偕之來者則爲雪亨麥克猻拉斯二人江納迭時方立門次傾聽余顧之曰醫士其援諸人坐余於此消息之來至爲鬱鬱蓋全案關鍵悉賴於斯一旦其人逝去則要證斯失破露乃無期矣而恐怖之心亦立增因詢曰其狀如何渥脫森曰彼以槍自擊而死槍則藏於靴內而未爲獄卒發見者也余曰噫語汝以是者渥脫森曰此余報訪事刺探所聞得之於一警卒之口中其言亮不誣余曰彼亦曾見其屍否渥脫森不耐曰是無待詢韋生死蓋確矣其死則爲自殺而隱情乃未宣也余曰此非至有利於斯梯兒登鉢洛克等人乎渥脫森曰君殆猶未能確信此事余曰其死余固信之惟知致之於死者斯梯兒登鉢洛克二人中必居其一初非自殺然事成已往今日亦不必喋喋於此矣渥脫森曰爲今之計惟有復反前日之程序蓋茫茫然勿有所知也余曰麥克猻拉斯此來或有以語余儕隨起坐於榻凝目向之而視則彼坐長椅之沿方癡然弄其冠聞言乃曰密斯脫商威兒汝誠能曲中其隱余此來固將有言見白也余曰其事非涉於第七人者乎麥克猻拉斯曰所度良當余今日將以前夕未盡傾吐之情見白惟

佩雷斯脫已述之者。則亦勿庸余喋喋爲。余曰。佩雷斯固未嘗有所述。麥克爾拉斯曰。余固審其不言也。彼謂余爲誤。而所見非眞實。則余所見者亦不涉重要。何過慮爲。余曰。非謂車中之亨利倫爾斯吞有二乎。麥克爾拉斯曰。君何由得之。然其狀亦不盡然。余當詳述之。則是晚於大演堂門次首入車中者。確爲倫爾斯吞。入車後。卽坐佩雷斯之前。既而忽自車之左方出。以狀度之。彼必不欲出。殆爲人所擠出無疑。而擠之者必不止一人。以其身碩也。然爾時佩雷斯方植立車中爲之蔽。余乃不能悉覩其狀。所見僅此。方余出聲欲呼。倫爾斯吞忽見於旁。介雪亨與余而坐。余亦遂不窮其狀。余詢雪亨及醫士曰。此事君等未見之乎。江納迭曰。是固未見。蓋今始聞之耳。雪亨則頻搖其首。以爲絕無其事。麥克爾拉斯復進釋其由曰。彼等固勿能矚及之。以佩雷斯蔽於其間。乃……。余銳聲止之曰。毋徒注意於是。江納迭曰。彼時適處黑夜中。人聲車聲又歷亂甚。所見未必無誤。廷姆若宜細思之。麥克爾拉斯戇然曰。不待余夢之覺。余必勿遽承爲誤。余曰。余於此一事。敢信廷姆乃醒而非夢也。余思君等悉爲人所瞀。一任其曳倫爾斯吞而去。江納迭曰。第佩雷斯……。余飛目睨開脫。呼曰。趣止。是言此事。今已大明矣。雪亨抗聲曰。然其明如鏡矣。渥脫森曰。然則當車啓時。倫爾斯吞卽不在車矣。雪亨曰。是則彼坐余旁狀如亨利倫爾斯吞者又爲何人耶。麥克爾拉斯亦曰。其人者。余不嘗與之談乎。余答曰。此卽第七人耳。彼亦如余之喬裝倫爾斯吞至背而無破綻。當倫氏既被擠而出。彼卽入而代之。而至達費司街兩車相觸之時。彼復翩然逝矣。江納迭詢曰。其躍下自車乎。余曰。否。彼僅去其假鬚與冠。置一如廷姆所御之便冠於首。坐於廷姆之前。人遂不復注意及之。比君等既止車不行。彼卽衆中混出。復匆匆往演其第二度之喬裝。渥脫森呼曰。報載

人叢中逸去之亨利倫狎斯吞亦彼耶。余曰。然。當密昔司愛耶被殺之後。喬裝之倫狎斯吞復見。俾人疑爲畏罪而逃。爾時爲其所愚者至衆。卽君報之訪事員亦不免。渥脫森曰。彼等此計良狡。亦煞費苦心也。余曰。其計良佳。特於全局猶未能十分縝密耳。蓋此方亦有一喬裝之倫狎斯吞爲之抗。固非彼等所及料。而於所選之第七人。竟未嘗細察其腦力。致其人雖力足殺一婦人。乃勿敢面其鬼夠韋生之槍擊。余實背彼黨計畫。尤爲其大梗也。江納迭曰。然則韋生又何爲槍擊汝。余曰。以余度之。蓋因余道「日來如何」一語耳。此語似極重要。至足觸彼之怒。渥脫森曰。彼殆意汝已審其祕密。將欲擒之。故先發制人耳。余曰。彼初意擬乘隙去。余假鬚非欲擊余。及聞是言。始作冒險計。出槍擊。初不料反足福余也。江納迭曰。君亦曾見佩雷斯今晨車中之……余急止之曰。君可勿道此事。此時開脫泰然言曰。聽彼言之醫士果何所關於密斯脫佩雷斯耶。江納迭曰。當商威兒述其告韋生之言時。彼醫頓趨紙白。此事余至奇之。麥克狎拉斯曰。不特此也。其植立余儕與汝父之間。致爾時情狀不得入余儕目。頗足滋人疑竇。而誠余凡事如過眼雲煙。毋自詡記憶力之强。余尤勿善焉。渥脫森遂決然曰。佩雷斯殆已爲敵黨收買矣。余曰。其證安在。寧此醫上一絲之白紋及麥克狎拉斯之所睹。卽足入其人於罪。諸君尙有他事否。衆皆悄然不語。搖首示無。惟麥克狎拉斯仍曰。先生余敢云彼植立車中之狀。至爲余所不悅耳。余曰。噫嘻。廷姆休矣。似此小節。又何足爲其賣友之證者。必也有一二較强之點。始可。余今敢爲諸君告……開脫忽起立而呼曰。噫嘻。密斯脫商威兒。毋徒爲余計。惟恐傷余之心。余固勿愛其人。且決勿嫁之。彼人之爲叛。余夙審之。君當能識是心也。余卽輕握其臂。曳之椅曰。且坐。今固非爲審訊佩雷斯之時。余儕第小懷疑而實證

初乃勿有耳余雅勿欲水夫之羣叛其首領也隨向之一笑旋渥脫森起身欲行詢曰商威兒此後之行動奚若余曰可揭之於飛報之晨報云星期一晚倫掰斯呑准蒞大演堂演說余思後此之行動當悉基

於此渥脫森曰第君必勿克蒞會徒令人望眼欲穿而君仍安臥牀第間此又何意者余曰余雅不欲僵臥如陳死人而不一致其力開脫諫曰然君必勿能抱病而往也余笑曰醫士試語女郎吾臂雖創而仍能虎虎有生氣也醫士曰君苟得演說於大演堂其事尚不得謂之蹇運渥脫森步近余榻次徐徐曰商威兒余已識君之意矣余儕今當以覓得倫掰斯呑爲第一事然君所傷未復雅勿欲以之勞君其責當在吾曹開脫呼曰是言良當此事初不當勞君也渥脫森復續曰君苟喬裝倫掰斯呑而赴大演堂彼輩必出死力以赴此實彼等最後之機會必勿肯遽爲舍去置汝

假面目於不揭余曰然則君將何策以覓倫豣斯吞乎渥脫森躊躇曰余亦勿有善策彼秉余命而跡斯梯兒登鉢洛克二人者竟勿有所獲其能告余儕以倫豣斯吞之所在者韋生或可顧今亦已矣余曰今能爲余儕言者尙有何人渥脫森曰蓋有三人斯梯兒登鉢洛克戥林是彼佩雷斯或亦知之也余曰外此尙有一人卽彼第七人耳渥脫森乞君卽以倫豣斯吞溘會演說之消息揭之於晨報之前頁幷以大字刊登醫士爲余覓舊衣一襲宜襤褸而似乞丐所衣者廷姆亦能假余此冠否密斯倫豣斯吞乞暫離此室余將易裝也開脫呼曰今夕抑卽此時乎余曰此時也醫士曰君勿應爾准余之醫士職務而言今夕猶未允君孑身夜行又何可遽出者余曰余之出初不必待命於君君第畀之以衣可耳密斯倫豣斯吞乞卽離此室余欲易裝矣開脫曰君果何往余曰余欲覓得第七人而擒汝父返耳且亦欲一面余老友愛爾末愛郎彼爲謀殺君家管家婦之兇犯而余頗知所以覓之之術也

第十四章

半小時後余自屋脊上一窗中逸出時則開脫醫士等方聚談於樓下客廳之內也余以門前止有汽車警察必注意之雅不欲冒險趨其地則卽迷濛夜霧中忍痛急竄入後屋一衖內當余方啓後壁之扉忽覩有火光自窗內出是火一瞥卽不見雅似人手一火柴而旋卽棄之者乃卽匿身於壁陬一木桶之後以待其再至旣忽自咎其愚何爲潛伏於此蓋是火也必彼輩已知余逸用以推測其逸自何處初非有不利於余之心然事旣如是則亦安之歷時稍久目漸相習凡彼夜霧迷濛中之各物咸能依稀辨之而洞黑如漆之窗壁亦能一一睹及顧時仍未見火光之再現方起身擬行斗見有物行動於屋之傍不禁

息為之屏。其物蓋有生機而能動。似為一小獸。搒之於形。厥狀類貓。第為夜霧所濛。殊不能辨之親切。既而其大體徐徐露。漸能窺見其全豹。則一人方攀壁而上也。比抵余逸出之窗。復杳然不見。蓋已入屋矣。余靜伏彼間。探目壁隙中以視。鐘漏沉沉。狀殊不耐。竊思頃間之火光一瞥。必屋中人用以為號。而潛伏屋外者一見此。則即匍匐而前。彼人所伏之處。既能矚及窗間。則其睹余之出。大似余之覩其入。殆無疑義矣。余之攀屋而下。竄入小衖中。彼必悉覩之。於是決欲一探其眞相。俾識此與倫猻斯吞家之有祕密交涉者。果為何許人。則振領裹喉間。免為夜寒所侵。蓋所傷甫瘥。殊勿能任也。兩目則時時緊注窗間。此時霧氣與夜風相搏戰。時離時合。乃起伏如浪。而屋後晒衣之竿。及薪堆。亦時復一入余目。外此則迷濛一片焉。少頃。其人已出。比余覺察。則已至大門之外矣。彼行時略不遲滯。亦不反顧。悄然越衖而過。閃身夜霧中。余亦起躡之。至為謹慎。比彼轉入街中。乃覩其貌。余急與之並道行。越街隅而過。旋復隱身籬中。探首外瞭。見彼舉步殊迅。越街直下。及至街燈之下。其貌遂全入余目。則殊相善。似曾相識也。顧苦憶莫得。則仍飛步躡其後。彼至街隅時。復轉身他折。一屋適介立於中。足為余蔽。余遂疾趨而過。行有頃。見彼入一車中。似預待於彼也。瞬即馳矣。然車燈掩映中。余忽猛有所憶。其人余固識之。蓋即喬裝密兒脫蘭威萊剌之表弟凹色米斯耳。

余固嘗自詡於開脫之前矣。謂彼愛爾末愛耶之所在。余頗能物色而得之。此亦非屬空言。蓋憑余所知於彼者而得。彼勿論處何城邑中。恆喜廁身下流。與水夫輩游。爾時度方沽醉小酒肆中。余苟循此覓之。當不難晤也。越四小時。天已近曙矣。街中滿現魚肚白色。余始審余見解之誤。以歷舉其名及狀貌詢之

酒肆侍者及水夫輩僉瞠目搖首示不知則彼仍伏居斯梯兒登家明矣乃嗒然反寓行比至寓中咖啡間侍者睡眼矇矓迎余云有人待余於餐館後小室中且曰先生亦欲余導至彼處否余曰善遂隨之行顧心頗駭然思是間已有人識余竟來訪余於是則入右手於囊握槍樞以備不虞此肩上創痕似隱隱相告謂事機一動殊無倖存之理宜善爲之防也既至侍者掀簾肅余入余衣爲槍口所逼竟聳然外突凹色米斯迎余而笑曰商威兒頃始歸耶余趨其對座而坐出手於囊曰余擬進咖啡少許君何所進米斯曰余苟進咖啡於此破曉之時一來復且不得安睡遂顧侍者曰畀余以白蘭地一盞可矣侍者乃退米斯授余一紙曰此當能爲余作紹介此一紙書不緘不書姓氏蓋來自密昔司倫猻斯呑許者上曰

余今以密斯脫排納斯聽君驅策可與之暢論一切彼當能恪遵君命竭其所能爲君助其人蓋饒具幹才至可信托者也

余讀畢殊喜遂出手與之相握曰君來大佳殊足壯余之膽也君或尙未識倫猻斯呑之所在乎排納斯曰余思卽當知之余曰愛爾末愛郎何在排納斯曰彼或仍在斯梯兒登許也余曰彼是否尙生米斯曰彼自爾日受驚後距死已近矣余儕深悔怖之過甚以余儕第欲驚之初不欲其遽死耳余曰飾鬼者誰歟排納斯曰密昔司倫猻斯呑也余思汝業知之爾日江納迭攜彼往當君出時曾與醫士相撞觀君貌似亦頗受虛驚也余赧顏曰余亦疑所見爲鬼耳顧密昔司倫猻斯呑此往又何意排納斯曰彼雖任佩雷斯以刺訪之事第雅不信任之頗思自起一爲余之隱伺佩雷斯蓋已在倫猻斯呑失蹤之前矣悉秉密昔司之命而行不令其夫知密昔司夙日之爲反覆小人而其夫則不然故以此事屬之余昨晚余已

廉得之其事實也余曰已得其外叛實證耶排納斯曰寧得謂爲不實彼昨晚乃與戳林韋生等同在斯梯兒登家中余曰當非余在彼間之時排納斯曰卽在其時余固目睹之余曰然則當余往時彼必已出矣余僅見戳林韋生斯梯兒登三人於屋中而厥後戳林韋生相偕興辭而出也排納斯曰彼之出必不能逃余之目余固未嘗見其出余曰然則當愛耶覩鬼時彼亦必在矣排納斯曰是則恐又未必余所遣以密伺其家者報告余謂其返乃在十時餘隨取一紙自囊中出曰紙今在是可觀之佩雷斯蓋於十時二十五分返也余就其所指處觀之斗有數大字入余眼簾蓋爲日來如何數字大書深鐫見於紙之上端卽取之詢曰亦容余一讀否排納斯曰是不待詢可統觀其全文紙中所載亦涉及拍斯雷咖啡肆中相會事而視密尾戳林者之報告爲尤詳前文中與戳林道「日來如何」之二人其一余已知爲韋生矣今始識先至者之一人則卽佩雷斯也彼爾日匆匆舍余及開脫而去乃晤韋生於拍斯雷咖啡肆中而道是一語因詢排納斯曰君亦識是一語作何解排納斯曰余思余儕尾其後者無一人能聆及彼等之談話佩雷斯似語戳林謂今夕當相晤於斯梯兒登屋中而戳林卽以之轉語韋生凡此僅以一二字宣其意或竟以手作勢至「日來如何」蓋爲彼輩之隱語似卽謂此消息乃至要偵伺殊急耳余以此事初不値澈底細究卽頷之曰此度或當今且反思佩雷斯之究於何時出排納斯曰彼必以他道出而爲余儕所不及防者余曰然則又何自而入乎排納斯曰待余一觀之於報告遂取而高聲讀曰八時四十五分佩雷斯於門前呼一車行余卽乘自由車尾之比至海峽街及東街接壤處乃止車不進入一酒肆中余遂與之相失其車則卽返矣其下復列車名及號次以非重要排納斯亦卽缺之不讀復下讀曰

余即返佩雷斯氏門前遲之迨十時二十五分彼始歸余曰所謂東街及海峽者位於城之何處乎排納斯曰地蓋處河之下游然不涉研究也佩雷斯誠狡知己爲人所尾因以術脫去之自酒肆之前扉而入復自後戶出遂揚長逕往斯梯兒登家去矣余曰弟彼之於斯梯兒登家又何自而出入余儕之伺於彼間者固非一人何竟皆爲所蔽而不見排納斯瞠目視余曰此言余殊勿能答容徐思之余乃掣鈴呼侍者命之曰所需一如前並以全城輿圖一幅來排納斯凝目視余曰君尙欲飲此傷腦物乎恕余直言余曰謝君彼飾密兒脫蘭之母者又爲何人耶排納斯曰一慧黠女伶也爲余所延而其謀則出自密昔司倫猻斯吞余於星期四晚潛入倫氏屋中告以密昔司愛耶被殺之消息時距君就寢約一時許余儕旋遂共定認屍之策以破奸黨之詭謀余曰君離室時非自窗而出乎排納斯曰是則君殆未入睡余自謂殊勿有聲息余乃微笑思前之彌惑余懷疑爲有祕密關係者於今大明矣時侍者已歸授余以咖啡與地圖余取咖啡進之遂展地圖而視循海峽街沿河之弧線覓東街之所在已而余指斗止於廢塢二字之下東街二字亦遂躍然入余目即躍起呼曰趣行排納斯余已得之矣往哉排納斯曰果何所得又何往哉余曰海峽街及東街佩雷斯潛入斯梯兒登宅之祕徑也隨推之偕出時則朝旭方自羅雲中擁出映於隔河遠山之上至鮮豔可愛余儕亦不暇深玩急趨廢塢余當彼夕爲鬼影所怖自斯梯兒登宅奔出時嘗一道經彼間見殘毀不完之雙桅船縱橫皆是焉

第十五章

余儕至海峽街及東街接壤之酒肆時肆主人方高臥乃勿能禦余即以槍擬其首排納斯則迫之覆面

而寢因豕縛之并納絮其口及入地室中則愛爾未愛郎在焉彼亦偃臥於牀惟未入睡兩目狂瞋向上其赤如火口則譫語不已蓋熱疾方張幾攫其靈魂食之矣余一覩其蒼白之靨卽識其距死匆遠不禁愗然憂深以此來太晏爲慮前此韋生不待吐供卽死余儕已一失其機今不將覆轍重尋乎因遣排納斯往訪江納迭余則仍留伴余仇已於榻旁案上得藥案一紙藥一劑觀此知嘗有醫士臨也卽循藥案所書以藥强注其喉而進之少頃排納斯返審已電達江納迭許并請余仍伴愛郎彼將覓僻徑以入斯梯兒登之室比反則已探足其中矣蓋循一隧道行遂與宅中書室之一密門通此室余固嘗一經其外以不須冒險彼亦不更進斯梯兒登固必不藏倫掰斯吞於其家內也已而江納迭臨語余曰商威兒彼人勢已不救惟當臨死之前必淸醒片頃此余儕唯一之希望也余曰余當坐伺其機之至彼必能審倫掰斯吞之所在苟譫語稍止當能語余君可往倫掰斯吞家以術遣去一班探問者排納斯可以肆主人去而以他人代之余則當留待其淸醒之言也江納迭諾視余傷畢卽匆匆去肆主人時震恐已極絮仍未去於口亦卽聽排納斯曳之而去是時留者僅余一人靜坐待其死期之屆冀有所得未幾排納斯來爲余代余遂得寢息片頃綜余日夕所聆盡彼人狂譫之詞述其妻被殺事周而復始者凡十數次末乃怖極而狂呼如在斯梯兒登宅見鬼時則其妻之影恍惚又見於前也晚間江納迭攜一至悶之消息來云是晨裁判長湯姆氏曾陳請於彼欲一見倫掰斯吞彼卽却之湯姆氏乃決欲以其所延之醫一面傷者彼婉詞爲拒謂當商之病者再決故來詢余意旨余卽毅然答曰可峻拒之此時勿使有一人面倫掰斯吞也君亦會斯意否彼輩爲戩林所蠱蓄疑頗甚然余儕亦祇能聽之彼愛郎能爲余儕告則爲事大

佳不則當盡余儕力之所能長保此假面目勿揭余於倫氏宅中之寢榻當力護之勿使人見醫士此君之職也迨星期一將破曉時愛耶垂死之懷復改憶他事余假寢間輒聞呼余之名乃俯首下矚之意或能相識顧彼仍狂譫不已所能辨者則余迭克及商之名時爲呼及而香港所被殺司旗官之名亦時一及之旋復見鬼而怖其言余雅不欲屬耳以余固悉知其事也七句鐘時排納斯返自村欲爲余代余懼愛耶之譫語爲其所聞則卽謝之彼經街市間時頗有傳言入其耳蓋途人咸切切私語謂臥病於家之倫猗斯吞初乃贋鼎及詢此消息之所自則又噤瞠目不知所對而於倫猗斯吞之所在彼雖奔波竟夕仍勿能有所得人則已憊甚矣余乃命之睡是時愛耶爲聲益高語漸可辨稍稍入余耳少頃斗有所聞蓋彼方述司旗官威兒剌被殺之眞相殺之者彼也余頻年戚戚潦倒天涯自以爲身負隱慝不復能厠身於人類一旦忽豁然有知罪人竟不我屬其中心之愉快誠匪言可喻矣余乃取紙錄之下凡彼之如何殺威兒剌如何易余之槍如何以殺人之罪加余無一或遺而同此一事彼復數數述之間或加入一二語然爲意固同余則靜坐而聆中心殊樂喜竟有自知無罪之一日雖准法而言初亦非能爲之證然知余同僚非余所殺此身固如釋重負也午後愛耶之呼聲漸低旋遂默然兩目亦卽緊閉長喘不已此狀一作不啻語余以方與死神劇戰余卽遣人告江納迭彼聞狀立臨言曰此人垂死時最初之象也或卽此昏昏而死亦勿可知苟能脫之而出者則必有片刻之清醒余儕乃坐待之此日江納迭至爲難堪蓋裁判長湯姆氏以彼拒却所請竟目爲蔑視法庭欲其明晨十時蒞庭辯論而疑忖之言尤滿城皆是輒聞羣相耳語曰今之倫猗斯吞非爲贋鼎耶余時人格復全壯甚頗思出而力戰乃曰余儕當有以祛

其疑必待投票之後。余儕仔肩始卸。今當力爲倫氏謀。勿使稍失其機。并謀所以破彼奸黨詭謀也。比鐘鳴五下。愛耶忽啓目視余。悄聲曰。噫嘻迭克老友竟來存余於此垂盡之時。余時前恡盡釋。取其手握之。江納迭郎以藥水注其心。并灌之以藥。愛耶乃得略延殘喘。倚枕而臥。余儕略舉數事詢之。彼知死期已屆。矧余於是時實爲其唯一之友。頗欲有所白於余。即亦盡吐其一生之罪狀不稍諱。并告余儕以倫猶斯吞之所在。余錄其供詞既竟。江納迭排納斯二人并簽名於紙尾爲之證。中所供者不僅爲倫猶斯吞一案。其所謀余者。亦纖細靡遺。然余固未嘗爲二人一道其事也。旋二人匆匆往援倫猶斯吞。聞愛耶言。倫猶斯吞實被囚於一廢船中。監之以一斯梯兒登之家奴。余則仍留不去。以待愛耶死期之至。

大演堂中集人幾滿。內雖座可五千。竟勿能爲之容。則爭求一插足地。駢肩而立。轉瞬遂無餘隙矣。警察輩欲清一道便人出入。顧阻於衆。即亦莫能。而被擯門外者視入者尤多。既不能入。則搖晃於窗中扉間。以爲睍不得目睹會場者有間矣。街中尤擁擠甚。咸奮激異常。似全城之人咸知今日者實爲公理與爲富不仁者之戰。初不僅區區之選舉得失已也。余衣襤褸之衣。冠廷姆之冠。辭屍而出。逕向街中行。比至門外。闐塞幾滿。則舉余未創之臂力擠而進。不得。更繼之以懇乞。如是逐步以前。俾得與倫猶斯吞近。以備有需於余。已而遙見演臺矣。倫猶斯吞初乃勿在。知事威拉方演說於其上。以室中喧呶甚。彼雖斷聲以呼。人初勿能聞其一語。即立臺側者亦然。戟林則坐於演臺下記者席中。面露笑容。渥脫森亦同在彼間。佩雷斯則雜於一班副總理之中。席次臺後。余時雖竭力求前。顧乃莫能。以方得稍進。忽又爲人所擠。則落後矣。即哀懇狂嘂。亦竟罔效。余初謂室內已極人世之喧。比倫猶斯吞自側門入。門蓋爲演說者闢

也始審前此尙未臻乎峯極大似潺潺弱流與怒濤駭浪之有別是時羣喧咸起均竭聲而狂呼更有擲冠於空氣之中者冠失卽亦勿顧顧此歡呼之狀初非彼時髦志士故爲慷慨激昂之狀者可比是蓋出於闔城人士之本忱以此善戰之英雄前曾見其爲彈所中一旦又無恙而就彼輩知復將爲彼輩血戰矣故是狀遽作當倫猻斯呑入時江納迭排納斯二人夾於其旁爲之衞雪亨麥克猻拉斯等則隨於其後倫猻斯呑爾日憔悴甚面白類鬼左臂則縛一帶其容態之蒼老余卽盡天下之顏料塗余面亦不能肖其狀始審能曲肖之者初固勿有其人也而戲林之笑容時亦遽去於面當知事掖倫猻斯呑上時彼舉目向之凝視隨露齒復作獰笑余一覩及之不期猛進可十二寸旋倫猻斯呑揚手令衆勿喧知事亦高舉其兩手樂隊則發其激昂之音以止羣喧顧羣喧仍勿稍遏以闔室之人咸發乎中忱以歡迎此爲人崇拜之英雄而新聞記者亦皆起立歡呼惟戲林獨否第微笑尋見佩雷斯挺然前余頗佩其勇敢戲林與記者數人亦卽攀登案上斯梯芙鉢洛克則偕警察一小隊立於側門之次余知爲時近矣卽努力猛前遂得近臺而立刹那間羣喧斗止余急舉首矚之則爲人所勿能爲竟止衆勿聲者鉢洛克也時方立倫猻斯呑之前揚聲讀一拘捕狀警察二人則夾立倫氏之左右當此羣情駭惑之時佩雷斯之聲又發聲至高抗呼曰余敢揭此人爲假冒彼非亨利倫猻斯呑實一奸徒耳余業正式呈控其人乞貴警察長一治其職知事大聲詢曰何謂耶彼於大演堂中從未有聞其聲者此次衆咸聞之知其怒甚矣倫猻斯呑則微含笑容輕撫知事之肩曰薩兒培毋爲余慮彼奸黨悉在是矣隨卽抗聲而言有如號筒之鳴曰佩雷斯若小人之尤速返就若座不則衆且裂若體言次卽揮臂向人羣而指佩雷斯遂皇恐而去四

肢皆顫焉戯林時已至演臺上揮手近倫掰斯呑之面倫氏格之以臂廻首向鉢洛克曰斯梯芙試察之此非眞耶是言非高僅余儕近臺百餘人聞之鉢洛克乃細察倫氏之面曳之推之初乃勿有所下知事敗矣畏死之狀不禁頓見彼兩目中醫亦頓如黃蠟時臺下觀者以尙未盡識其狀且觀倫掰斯呑面含笑容鎭定如恆亦卽屛息靜觀不稍暴動倫掰斯呑見鉢洛克既下復顧戯林曰若輩均小人速下是臺戯林遂嗒然而下倫掰斯呑乃舉其事爲衆告衆始於彼或尙有夷猶勿決未遽信託者及聆其言既竟則羣情一致咸願擁戴之矣而警察之隨鉢洛克之後而入者時遂執其長官而出佩雷斯戯林亦偕之同行彼輩或以得出此室爲喜雖入獄勿恤也余旋亦隨衆出比轉至橫街卽於車中得一座遂乘之歸余寓余時仔肩已卸中心頗樂惟憊甚而所創又微痛思首以咖啡進次則餐品然後往尋睡鄉之趣顧時尙欲有所需似視此數者爲尤鉅然以余爲局外之人卽亦勿能有所得蓋卽欲一二稱謝誇讚之詞出自開脫倫掰斯呑之口卽陳言亦佳也第此亦祇能識之於心以其家方天倫重聚樂焉融融余固勿便闌入耳既入室侍者進曰頃方有人電密斯脫商威兒線猶相縮也余急趨電話室中執筒詢曰君爲何人彼端卽答曰君不審耶余告以識之彼復曰君意何居余非君之看護婦耶何竟冒險往彼間亦受驚否望趣臨寒舍阿父云亟欲余爲介也醫士則云貴恙未全愈御衣宜厚我當仍任看護婦之職宜呼一車來當視步行爲速且新病初愈更宜留意可十五分鐘卽至矣阿母云望君趣臨李乞特……嘻汝亦聞此稱否今世界中能稱余心者惟汝一人汝脫有所請求余必勿以爲忤我實欽佩汝汝固好男子也

（完）

秋星閣馣鈔

學生用書

學詩初步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作文初步

此爲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49)

秋星閣叢鈔

頃歲以來。友朋時惠我以筆記。陳故實。鑑人物。遺聞軼事。頗益吾知。彙而集之。曰秋星閣叢鈔。天笑誌。

淩霄漢閣叢談 一塵

洪氏之死不從

清。光緒年。山東道員洪用舟。川人。承疇裔也。死時。以。紗帽。圓領。紅。袍。玉。帶。殮。弔者。以爲奇。其家人曰。此先人。家法。所謂生從死不從。三百年來。洪氏子孫。雖登高位。不敢以清服殮也。

張英麟不知有王船山

清。都。御史。歷城。張英麟。爲癸卯會試副考官。覆命時。在軍機處候叫起。衆詢。場中情形。張憤。然。曰。改了。策論。甚。麼。笑話。都有。竟有一卷。引證王船山云云。王船山是何許人。通鑑中何嘗見過。明。欺我輩八。股出身任。意。揑造。偏偏被。我勘。出。打掉了。房官還要。力爭。荒謬。荒謬。

李文忠慣替人冠姓

李文。忠。部將。某。先世。滇人。以事。發。配合肥。後應淮軍募。文忠。察其狀頗桓武。詢姓氏。不能對。適拔。某處。公牘。見。敬。稟。者。三字。即命姓者。並錫嘉名。曰貴。期以。通顯。後果以軍功。洊升提督。賞黃馬褂。又美人。丁嘉立受。文。忠。委。辦北洋學務。請賜姓。文忠。索其英文名刺。閱畢。笑曰。汝名第一字。頗似中文丁字。即姓丁可也。

宋平子品藻清季督撫

溫州。宋平子。衡。梁任公詩所謂梨洲以後一。天民也。博學有雅度。文章經濟。並有可。稱。楊蓮甫。撫魯。聘爲。

學務諮議嘗語余曰晚近督撫權力擴大人物之臧否繫國運之隆汙余意可分三等陶方之陳右銘岑雲階有作爲有氣骨上也趙次山錫清弼有氣骨少作爲楊蓮甫端午橋少氣骨有作爲皆次也若南北赫赫有名之兩大總督工趨避投時好凡所鋪張無裨新治或蠹國賊民或樹黨植權斯下矣平子時僦居濟南西更道自書門對云人是談天衍門對太平洋頗爲人傳誦

駱成驤與王壽彭

乙未狀元駱成驤書法殊不工值甲午國難甫定德宗發憤爲雄見駱殿試策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語立拔置第一癸卯狀元王壽彭書法亦平常值孝欽七十歲萬壽在卽見其名而喜亦拔置第一

黃自元獲譴

清代鼎甲而爲檢討者惟戊辰榜眼黃自元黃於某科放江南主考試題爲鳥獸蹌蹌有一卷云鳥蹌蹌而獸不蹌蹌不得謂之蹌蹌獸蹌蹌而鳥不蹌蹌不得謂之蹌蹌磨勘者以文字荒謬試官有私奏聞黃革職後起用得檢討

王可莊

閩縣王可莊仁堪書法融合王褚盡態極妍氣魄寬厚卷摺小楷羣謂空前絕後凞聯棠劉世安所不及傳其殿試時限期已屆卷未完某大臣覩其書法曰此今科狀元也盍玉成之乃給燭使竣其事果大魁後出守鎭江終於任亦竟不得志先是王之同鄉某中書丙戌進士不得館選乃奔走某相之門復遺婦出入其家鄉人皆鄙之翰林中人尤不與齒某亦恨翰林甚故事科甲中書雖得與考試差多難入選以

有翰林在也某竟以某相力得典試差一日闔同鄉會於省館某思有以難諸翰林者乃出三物害人鴉雀鵓鴿請屬對王應聲曰四靈除爾鳳龍麟衆皆大笑贊嘆某面赤氣結銜恨愈甚卒譖王於某相左遷之

翁松禪妻妹

松禪相國未通籍時慕其妻妹挽人示意曰可但須六哥中狀元松禪狂喜以殿試首重書法乃瘁力於書者數年卒魁天下欲尋舊約已不及蓋羅敷矣松禪書負重名幾與劉諸城何道州爭聲價人知其致力之勤不知乃由於妻妹一言也

曲阜之孔林與聖公府

辛亥春遊闕里孔林謁先師墓前一碑文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奉祀官語余歷代帝王至此必先以黃綾書大成至聖先師墓披覆碑上而後下拜謂不拜聖不拜王衍聖公宅第在北門內土人稱爲聖公府大門有對聯綠地金字文曰與國咸休安富尊榮公府第同天共老文章道德聖人家可以豪矣

翠娛堂叢談 章鑑

新樂府

自由自由種種罪惡緣汝而造出中國數千年文化道德至是而澌滅殆盡民國初年曾記某報登有新樂府一首其詞云消滅古物消滅古物古物不消滅維新不見骨第一滅經書孔孟不留餘第二滅綱常亂賊方自如第三滅文字喧鬧如蠅蛆外國存古若至寶中華滅古若斬草天且不有况其地管甚爹爹

與嬷嬷嬷嬷病伏如蝦蟆貴子出門坐馬車嬷嬷問貴子心很奚如此古物不死眞累人說甚骨肉和天親今日公請國務員莫要皺皺與文文道聲靳韍休聒絮馬車鞭向前門去想見當時一般維新人物

白竹君

清末親貴當國十一部尚書滿員乃占九部招權納賄遂至亡國論者謂一般滿員非老朽卽童昏然鳳毛麟角此中亦未必無人有白竹君者圓明園一微秩耳當載灃攝政時目擊若輩苞苴暮夜賄賂公行沈霾黑暗甚於九幽內亂外患國勢之危有如潰瓜因而慷慨上書洋洋數千言旋卽雉經死以杜牧之罪言效史魚之死諫寧非一時烈士哉惜載灃不悟遂釀成辛亥八月之大革命而清社以屋烈士死後都人士以詩詞誄文輓聯讀贈累積盈寸猶憶趙杏邨侍御贈以詩云賈生痛哭漫陳詞一髮中原孰主持屈產假虞能賈國迎祥入塞爲啼飢君王明睿終能悟臣志艱貞死不辭忠憤難伸饕餮貴湘鄉遺語古今悲若烈士者可以風矣

瞽者王玉峰

京師瞽者王玉峯能於三絃琴彈出種種聲調二進宮一齣生淨旦三調一時並響尤爲得未曾有餘則軍鼓軍樂無不徼妙入神今玉峯已死雖有繼者不如玉峯遠甚然京劇新聲雅俗共賞猶易動聽以余所聞有李近樓者亦瞽者也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絕妙生平羈愁哀怨胸中鬱結未洩事皆於鵾絃一一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下流忽作魚山梵唱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淒然百獸鳴嘷有言近樓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於其中時時撥弄故其技至神妙云

劉喜奎之詞

去歲重九望園雅集都人士競相題詠一時傳爲美談不意大名鼎鼎之劉喜奎亦塡重陽詞二首用李易安醉花陰原調韻曾見於某報其詞云不敢題糕辜永晝（吾宗夢得斯猶愧儂也何人敢貢詞）破費鑪熏獸佳節客他鄉（摩詰九日詩意儂亦同此感）歌舞歸遲（昨夕奏曲於三慶慶樂二園幾不知此日爲重九佳節）冷浸秋衫透安能獻賦羣公後（子安云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換得詩盈袖命薄似黃花相對無言花也如儂瘦　桓景登高曾此晝厄難消諸獸（景登高夕還家雞犬牛羊皆暴死長房曰汝家災渠代之矣）噫是費長房萸菊光陰爲我先參透　誰張高宴彭城後剩酒痕沾袖說甚世之雄戲馬臺空人倚西風瘦此詞塡後幷跋云向荷齒芬時深顏汗莫題糕字負此重陽聊託菊叢開君笑口近讀望園雅集九日佳章不揣譾陋竊效漱玉詞人隴西韻調率成小闋呈正吟臺噫若劉伶者非惟舞臺之雄抑亦騷臺之健也

篷窗短記　天睨

某營長

辛亥秋徐寶山率揚軍會攻金陵方兩軍交綏時有某營長督隊在前敵覩狀震駭欲退則團附監其背恐干軍法欲前則彈雨如霰魄喪膽落情急智生乃匍匐陣前猛以頭觸地顱破血流伏地如暈於是救傷隊急舁之入綳牀安置紅十字會醫院中逍遙養痾臥聽笳聲矣比病痊已以前敵受傷聞膺上賞擢旅長今其人已大貴勛位彪炳桓桓中將矣嗟乎此皆吾人託命之干城也（此事聞之徐寶山之副官某君渠亦當時戰鬭員之一）

一仆不能起

癸丑二次革命中央諸軍圍攻南京時就中以某軍爲最倔强其麾下健兒皆齊魯壯士魁梧奇偉南軍

弗能及仰視之而已顧其軍雖勇悍無倫於新戰術多闊略弗習每臨陣聞敵軍鎗聲崋然來仍挺立不少動俄而飲彈殪矣蓋示敵人以絕好目標也時揚軍爲方更生所統率悉以新法訓練接戰時或起或伏趨避甚捷某軍顧而嗤之曰聞聲而仆此弱種耳好男兒當如是耶揚軍報之曰吾曹仆而能復起公等仆則長眠矣某軍聞之憤甚幾將毆揚軍賴軍官某力解乃已

南通惡俗

南通有惡俗凡人死殮以棺葬之三年後必發塚啓棺收拾骨殖貯短甕中以髑髏置甕口其上再覆一甕以石灰封之棄諸郊坰一任風雨剝蝕矣迨年久灰脫甕破悽悽白骨乃零落委地途人過之猶復歎息孝子慈孫熟視若無覩焉其尤慘者當三年啓棺時往往有尸肉未盡全化或筋絡猶聯屬諸骨猝不能納入甕中則由死者之子孫或其親屬以利刀分割而支解之使悉成碎骨便於歸納而後已方之野蠻刑法中之戮尸制度亦未逮其酷事之慘厲有如此者吾嘗叩之士人謂是何因緣成此惡俗據云習慣相傳若聽其尸臥棺中長埋地下必變而爲殭尸將爲祟於鄉里故人死三年其親屬有不循俗來收骨殖者鄉人必鳴鼓而攻蓋亦不得已也其實通邑縉紳之家今日多依法安葬不沿土俗亦未聞其先人悉幻而爲殭尸嗟乎安得賢有司挽此頹風或亦人道主義之一端歟（發棺時其舊有之棺木則負而還家以之改製桌椅之屬其材較堅者則斲而爲門號爲財門亦不以爲不祥）

某墾殖公司

頃余以事遊如皐縣屬之掘港晤某君聞一事可噱而亦至可哀某君固執事於某墾殖公司者今春鄉

民以事忽聚衆千人反抗公司曳土礮兩尊爲利器以雨鞋之釘頭爲礮彈以天地響之火藥爲導火線佐以刀棍鋤鈀之屬復衣以水浸濕之厚棉襖爲鎧甲謂此足以禦礮火矣嗚笳揚纛聲勢浩蕩與公司爲敵公司已先聞風告急於緝私營營中遣排長某督兵十二人來保護此十二人固皆久經訓練之師且復人持快鎗者也俄而鄉民蠭擁至公司執事苦憫其愚滋不欲多事乃遣人開導之冀和平解決鄉民執不可大呼殺殺猛勇直前排長知不可以理喩先發空槍一排欲驚散之鄉民顧而笑曰彼鎗無靈果不能傷我也逼益力排長知事急基於正當之防衞乃發瞄準口令兵士聞令盡伏地鄉民見之益狂讙曰嘻汝輩跪而求我耶吁亦晚矣今日不能宥汝也殺聲又大起比兵士鎗發而鄉民之曳礮振旂者相繼應聲仆矣一人仆餘人復嚚集圍觀此時排長不忍聚而殲之乃停止射擊鄉民洶洶猶不散會緝私營大隊後至鄉人知不敵乃委尸各鳥獸散嗚呼文明民族之征服野蠻民族往往以少數制多數英之於印度其前車也嗟乎使我中國今而後猶不知於敎育軍備兩者振興而改良之他日雖有激昂可用之民氣亦正如今日掘港愚陋可憐之鄉民而已殊不當彼堅甲利兵者之一擊漫記此事敢告國人一哭

（完）

譯叢

蝙蝠大擾議院

美利堅國元老院。於去歲某月初間開會。正在討議關於關稅案。議員及新聞記者等。以全副精神注射於該案上。有以口討論。有以筆記載。大有不勝其忙之態。其時不知從何處而來大羣蝙蝠。一踴飛進院中。阻擾議事。勢不得已。試爲下驅逐令。羣蝙蝠亂飛亂舞。有向人攻擊之狀。議員中常唱反對者。得此妙機。奪持議卷。或新聞紙。或記事稿件等。一齊向蝙蝠撲捉。以致秩序大亂。越數鐘後。蝙蝠敗北。分散飛出院外。細看院中各處。被撲打而失魂墜地之蝙蝠。數達三十隻。此時蝙蝠軍。雖然去矣。是日之議案。則一無所成。只得延於翌日云。有人細考蝙蝠襲來。或見電燈致生迷惑耳。或曰。蝙蝠亦惡作劇哉。然而議場中似蝙蝠者正多也。

東瀛珍聞錄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昔者不盡適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價洋二角

愛好爲女子天性本美而長保其美不美而能使之美其中有人工之作用焉梁溪錢瑛女醫士於歐美修容新著無所不窺擇其實行有效者彙輯成書前編備述轉移顏色消去斑點與一切隨病療治之奇方後編具言修養之要與一切化裝品之簡便造製法人工作用之神妙請於此編驗之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冊價洋八角

是書都凡十九章第一章述泰西女科之沿革第二章論創傷之最新治法第三章論麻醉法第四章論蘇生術第五章論簡單之外科小技第六草論止血法第七章論移血法第八章論創傷法第九章論腫傷第十章論皮膚病第十一章論皮下結締織病第十二章論皮膚及皮下結締織外傷第十三章論骨病第十四章論骨外傷第十五章論關筋病第十六章論關節外傷第十七章論筋腱之鞘粘液囊病第十八章論神經病第十九章論神經外傷實外科中最新最明之佳書改良之導綫初學之津梁其在此乎

小兒按年養育醫治法

全書一冊價洋三角

本書博採羣籍溝通中西說養育既悉按年齡論醫治亦一依時代全書分十一章曰生後三日之小兒生後四日至一個月之小兒曰生後一月至一歲之小兒曰生後二歲之小兒曰生後三歲之小兒曰生後四歲至七歲之小兒曰生後八歲至十二歲之小兒曰生後十三歲至十六歲之小兒曰小兒食物烹調法曰小兒救急法曰種痘術末附西文藥名服藥用量表牟尼一串層次井然誠破天荒之兒科書也至其詳略之適當深淺之合宜猶其餘事

不老長生之秘訣

全書一冊價洋三角

是書根據日本山崎增造之不老青春術更博攷古今學說中西名言彙輯而成凡十有六章論人類與動植物壽算之比較論長生與男女等種種之關係論精神上之長生論身體上之長生及其他之長生法論常行健康診斷可以養生論常觀佛經可以長生論勤習導引可以長生揭長生之好模範關長生之舊迷信述長生之新理論舉示男女之壽相義深而顯言簡而賅人人能熟讀而力行之夭扎之患免矣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東瀛珍聞錄 上卷

日本嬌溢生著　艾耆譯

骨董品之大滑稽

北畠治房自罷任大阪控訴院院長以來。乃退隱於大和法隆寺村。專搜羅書畫骨董。以送餘生。此公於前年獲得一朝鮮國中之寶貴品。乃立轉贈大隈伯。北畠語大隈伯曰。天下可寶貴之物品固多。但我歷來所搜得之物品中。亦非無當寶貴者。棄之殊可惜。特轉贈與閣下。言畢。乃取出一既似銅壺又如花瓶之物。古色蒼然。確可寶貴。大隈伯見之。言曰。此確爲寶貴之品。必係朝鮮國七八百年前之古花瓶無疑。且形狀甚佳。如陳列於几上。尤爲美觀。既蒙見贈。不勝感謝。其後果視爲寶貴之品。陳列於几上。每有客至。則誇此物之寶貴。一日骨董商德田多助來訪大隈伯。大隈伯聞之大喜。詢德田曰。近日得有何種之珍貴物件否。余於數日前得一大珍貴之品。今陳於几上。君可往視之。德田取視之。面露詫奇之色。大隈伯見之。暗思德田之眼力確不差。遂詢以此物之價值。德田忽低聲語大隈伯曰。此物究從何處得來者。陳於几上。殊不雅觀。此乃朝鮮婦人所用之便器。大隈伯聞之。默不作聲。

朝鮮及支那婦人所用之便器。形如壺。且皆置於寢室之隅。動輒演成笑話。日本橋之醫生田村光顯。前年往滿洲旅行時。適獲得一鷄。苦無鍋可以煮之。乃往某姓之空屋中覓之。見有一壺形之物。乃取出。用水洗之。置鷄肉於其中。煮而食之。後始知乃婦人之便器。

茶席上之笑談

茶席上之趣談甚多。茲錄數則於下。

一日松浦伯招三井八郞、次郞、杉孫七郞、益田外孝數名茶會。出水羊羹供客。三井爲一健啖家。暴食無已。杉孫則用紙包之。藏於袖中帶歸。忽水羊羹受熱氣而溶。汁直流入褲中。

又有一人藏水羊羹於西裝衣服之袖內。乘車而歸。途中忘將其取出。忽受熱氣溶解。各處均有水羊羹之汁。

淺田正文前年招日本郵船會社之辦事員數名茶會。大河內輝剛最喜飲汁類。連飲五杯。蓋君不諳茶會之規則。故有此誤。翌日與友人談及此事。友人乃深諳茶會之規則者。聞之。乃告以茶會之規則。大河內大慚。

淺田正文一日請郵船會社之須田利信、大河內輝剛、春田源之丞、田中常德等茶會。四人均不諳茶會之規則。乃同往訪精通茶道之某君。詢之。某君謂余有一妙計。凡目所觸者。口所味者。無論其爲何物。均賞讚之。物品汁類。均當盡食盡飲。不使有餘。四人聞之。均拍手稱善。乃同往淺田之家中。招待員某見之。乃領四人至茶室。某先立於洗手鉢之傍。洗手後。用手掌捧水漱口。四人見之。乃依樣洗手。用手掌捧水漱口。及獻茶時。四人乃依某人所敎。同聲賞讚之。飲後。又同聲賞讚之。淺田見彼等飲畢。乃再獻再獻再飲。如是者數次。四人之腹。早爲茶水所充滿。及膳至。已無食箸之勇氣。但不食。又爲失禮。不得已執箸食之。並屢讚其味之佳。主人見之。乃屢勸之食。四人面面相覷。苦不堪言。然又不能不食。既食。又不能不讚其味之佳。未幾。腹脹如鼓。又不能吐出食下之物。及席終。四人乃飛犇至門外。沿路苦不堪言。忽所飲食

之物。均不絕自口中及鼻孔中迸出。

旅行之笑談

住友銀行前理事田邊貞吉。隨時隨地。均有趣談。於春風駘蕩櫻花爛熳之好時節。適有事赴京。乃往大阪之梅田火車站。既進應接室。見有相識之人二人。亦往東京。遂相約同行。乘頭等車。甲向田邊言曰。君何以無從者。田邊笑答曰。安有每出必攜從者之理。其後各自皮包內取出新聞雜誌及小說閱之。忽鄰室中走出一茶房。向田邊言曰。鄰室之乘客。欲借閱小說一二册。田邊聞之。乃詢以某等之乘客借閱。答係婦人兩人。乃竊於門隙中視之。忽拍手大叫。拉田邊往視之。蓋欲借閱小說者。乃一犯人。田邊乃嚴辭拒之。

田邊又於某年初夏之時。自大阪往東京。思繞道北陸道。乃與精通北陸事情之郵船會社大阪支店長原田金之祐商議。原田乃取出地圖。詳述旅行之順序。名勝古蹟無論矣。甚至某處所售之酒味香。某處所售之餠味甘。均詳告無遺。幷書介紹書十餘封與之。田邊視其介紹書。均係婦人之名。莫明其妙。及出發到某處時。已在夜中。乃投宿於原田指示之旅館。並取出介紹書與之。店主婦受而讀之。知介紹者爲郵船會社支店長。客爲前住友銀行理事。乃領入第一等之室內。十分優待。明日動身。店主婦乃詢以往某處宿於某旅館。詢問畢。乃用電報報告其指定之旅館及各處。謂田邊將於某日到彼。及田邊一到旅館中之店主婦無論矣。卽該處有名之飯店主及著名之藝妓。亦均往車站迎接。及至旅館。店主婦及藝妓等。均圍繞田邊。一咳。則捧吐月峰。二咳。則撫背。口動。則獻烟草。盡力奉承。惟恐不得田邊之歡。既到處

均受優待。則茶賚等不可不豐。故所耗費之金錢。出人意料之外。及抵東京。已囊空如洗。此全係原田金之祐之介紹書所致。後田邊每語人原田殊非善人。

學者之笑談

北海道拓殖銀行總理美濃部俊吉。前在德國柏林時。與法學博士高根義人同散步市中。急欲小便。遂於馬路上溺焉。爲巡街警察所見。大受叱辱。美濃部不知德語。一言不發。高根雖百方辯解。警察佯爲不聞。遂將美濃部拘入警署中。處以相當之罰金。

貴族院議員男爵吉川重吉。留學德國時。以參與宮中立食之宴會。意氣揚揚。未幾食時至。君滿盛麪包於皿中。堆積若山。同食之西洋人見之。均笑不可仰。

法學博士岡野敬次郎。留學德國時。受監獄署長斯塔路開氏之招而赴宴時。食事之前。議論風生。及食事時反沈默無言。西洋人以食時談話爲有禮。或詢以何故默默無言。岡野答日本之風俗食時不許談話。

法學博士岡田朝太郎。同福田德三乘法國郵船時。福田誤踏法國婦人之裙。乃向之謝罪。而驕倨之婦人。力言福田並未向之謝罪。岡田乃敎福田曰。「君當俯首言馬鹿野郎。」福田依之。俯首言馬鹿野郎。法國婦人以爲用日本語謝罪。不覺大喜而去。

法學博士高橋作衞在英國肯普里賚地大學校中研究寫眞時。某時集旅館主人之家族。合撮一影。影片非常佳美。心中十分得意。明日旅館主人來取照時。必定獎美之。不料寫眞之藥水汚損臥牀。乃大懊

喪。

法科大學教授勝本勘三郎在法國巴黎時。思往孫庫露。往乘電氣鐵道。先生之意思。坐於此車內獨往孫庫露久之。車中僅有彼一人。伸首窗外視之。該車乃在倉庫之中。

法學博士桑田熊藏由柏林往拉伊普地希在火車中購林檎十數枚。盛於袋中。置客車室之網上。未幾思食林檎。乃伸手入袋中。適有一林檎落出。落於一婦人之肩上。以後接續落下。均落於該婦人之身上。桑田十分慚愧。乃向婦人謝罪。

法學博士中村進午居於德國哈伊岱路海路西地方。一月有餘。未曾洗浴。法學博士小野塚喜平治同山田三良兩人時時調笑之。適醫學博士大澤岳太郎來。偶爾談及。大澤岳謂僕已三年半未洗浴云云。

大哈意卡賴之今昔

日本郵船會社倫敦支店長根岸練次郎初往倫敦時。覺英國之風俗不可思議者居多。乃向久居於倫敦之莊田平五郎爲種種之質問。根岸目中視爲最奇異者。莫如晚餐時倫敦之紳士。多脫去便服。盛裝以往。男子衣燕尾服。婦人衣篤雷司。莊田之答語。亦甚有趣。謂換穿衣服。而食物則心中較爲快樂。又倫敦之紳士。每日早晨必剃顏一次。故面上常美麗。根岸見之。心中又起詫異之念。乃往詢莊田曰。男子何故喜修飾其面部。莊田答曰。剃顏。則氣色佳良。

凡事必詢問莊田之根岸。今已以熟悉倫敦之風俗人情名。前年澀澤榮一爲出洋時之隨員中之一人。名荻原源太郎。有如關羽之美髯。至倫敦後。根岸來訪。荻原大喜。請其引導一切。根岸不應。見荻原之髯

甚長。謂此乃野蠻人之顏。當趕速剃去之。荻原聞之大驚。但此髯十分寶貴。既不見汚。又不見襟飾。無屢次取換之必要。並爲經濟的辯論。但根岸乃一醉心英國之人。所謂倫敦狂者。如若未聞。謂如不將此髯剃去。則晝間不可往不知詳情之地方。倫敦之紳士每日有剃髯之習慣。生髯（與八字髭有別）而見人。爲無禮。如荻原之髯。固適宜於北海道地方。而不適於英國。根岸言以剃去爲宜。荻原不肯。自午前七時至十時。仍未決定。其結果由傍觀人出爲裁判官。以留脣下之髯。剃去兩腮之髯了案。

根岸前年回國時。在某處談論英國之風俗。謂往訪他人而不將髯剃去。必以無禮見譏於人。回國時在大阪地方臨藤田傳三郎之園遊會。奇盧庫哈德紳士。惠臨時。竟不將髯剃去。實可詫怪。

根岸又言英國人。以當人前吐痰。爲最無禮之舉動。鄙人從未見英人之吐痰。食物後則取出一盛有清水之高玻璃壺。用指尖濡之。以拭髭及口脣。在日本則多有用以漱口者。

倫敦地方之風俗。凡衣禮服者。必戴高帽。黑色之斯彭。僅喪葬時用之。又襟飾。服燕尾服時。則用白色者。除葬儀外。無有用黑色者。在日本則堂堂之紳士。平時亦用黑色之襟飾。英人見之。均以爲送葬而歸。又黑色之禮服上。不飾金剛石與各種之針。

在日本則有用蝶形之襟飾者。倫敦地方則無一人用之。該處均結長襟飾而下垂。惟臨園遊會時。則用極時式之襟飾。

根岸練次郞固熟諳倫敦之風俗。然最初往倫敦時。在在有笑柄演出。一日繫黑色之襟飾而往郵船會社支店辦事。同店之某英人見之。問以今日往何處送葬。根岸答以並未往某處送葬。並詢以何故以此

事見問。彼答曰。因見足下繫黑色之襟飾故。

根岸或夜自倫敦之地迦臺里街(俗名地獄街)歸。時已夜半。四面靜寂無聲。除電燈光外。不見一人影。突有一人將頭撞於根岸之身上。根岸大驚。謂此人罪不容赦。乃前往追之。忽又一男子自橫處突出。手披根岸之頰。根岸大怒。謂我乃日本之男兒。豈能受汝等之欺。乃與二人對擊。其中之一人。則乘隙將根岸之表竊去而逃。乃將此一人扭住。送往警察署中。此二人乃倫敦之偷兒。西洋之偷兒與東洋之偷兒不同。突擊將頭撞於他人之身上。乘間盜竊其物而遁。行同強盜。根岸與此二人對擊。竟能獲住一人。送往警察署中。其剛膽與勇氣。雖西洋人聞之。亦多咋舌不止。根岸演此種種活劇。人多奇之。或謂彼固越後長岡人傑河井繼之助之甥。確帶有幾分河井之血氣。根岸既得勝利。明日照鏡視之。頭面均膨脹。額頰均現紫色。外出殊不雅觀。乃向郵船會社告假數天。以資休養。支店中人見根岸不到。均甚詫異。乃往訪之。根岸遂將前夜與竊兒奮鬬之事及遭難之地址與時刻告之。或謂夜中在該處行走。極危險。故又名地獄街。

錯誤之趣談

錯誤之失敗。固起自輕率。爲不注意之結果。惟究屬無罪。且甚有趣。茲錄數則於下。

市原盛宏由橫濱回京時。在新橋火車站。遇一婦人。笑語市原曰。久不見君。近況如何。市原以前確曾遇見此婦人。惟一時不能思出其爲某人。思之良久。始疑卽大阪南新地某茶肆之女子。乃言曰。至東京若干日矣。婦人答曰。去年已至此。市原繼又問曰。合家康健否。答曰。兒輩均甚康健。市原又問曰。今日擬往

何處晚餐。答曰。卽在家中晚餐。因長谷川已去。不便往他處也。市原聞之。大驚。知有誤。蓋彼乃第一銀行橫濱支店長已故長谷川一彥之未亡人。乃踉蹌別該婦人而歸。

白岩龍平自支那歸。一日往訪友人湯河元臣。經過橫綱町湯河寬吉之宅。見有湯河二字。乃誤爲元臣之家。乃將名刺投入。寬吉曾與白岩面識者。乃出見之。白岩方知有誤。忽憶及寬吉乃遞信省參事官。且精通貯金之方法者。乃就中國現擬設貯金制度之事詢之。並託其調查細目而歸。數日後。白岩忽往大藏省訪問坂谷芳郎。及至大藏省。坂谷出見。言曰。適自支那歸。特來拜謁。彼答曰。前日失禮之處。尚望見恕。委託之事。今已調查完畢。君擬某日送往支那。白岩聞言大驚。蓋白岩並未託坂谷調查事件。細視之。乃湯河寬吉。並非坂谷芳郎。湯河之面目酷似坂谷。白岩經第二次之失敗。笑不可仰。乃辭湯河。亦不往訪坂谷。倉皇而歸。

滑稽之奇行

日本人遊歷西洋各國時之笑話甚多。茲錄數則於下。

佐佐友房在巴黎之酒館內。思飲葡萄酒。法語無葡萄酒一字。經種種考慮之後。思出一葡萄牙酒。乃於葡萄之下加一牙。讀爲葡萄牙酒。

又佐佐演說時。常讀印配黎亞里斯慕（帝國主義）爲安配拉斯慕。松本重太郎常讀庫雷奇資特（信用）爲叔雷奇資特。可謂無獨有偶。

西園寺公望留學法國時。一日往遊珈琲店。見一女子誤碎珈琲茶碗。店主大怒。叱退之。西園寺侯見之。

乃呼該女子至。謂宜賠償。女言無資。侯乃出五百法郎之紙幣一枚。交與店曰。此乃賠償珈琲茶碗及被毀之物者。言畢。乃盡毀店前之玻璃而去。

圍碁珍談

實業家中善碁者。有大谷嘉兵衞（三段）木村利右衞門（三段）田中市兵衞、若尾逸平及大谷幸兵衞（均初段）等。大谷則兄弟二人均善弈。且弟嘉兵衞優於兄幸兵衞。

木村利右衞門欲使其店中之夥友學生。不爲惡遊戲。乃購碁盤二三面。使店中之人。均學習圍碁。己乃加入其中。而與彼等弈。彼等見店主人入局。多倉皇失錯。若尾機造乃師木村之法。亦使店之夥友學生等學習圍碁。

信州之前長者議員色部義太夫。性好勝。與人對弈時。對手人勝。則心中鬱鬱不樂。飯亦不食。己勝則心中快樂。大呼速取酒來。

無論勝負。均心平氣和者。爲伊藤侯與大隈伯。大隈伯與人弈而負時。置手於頭。笑而言曰。敗亦甚佳。

圍碁名人岩崎健造與水谷銀次郎。曾有一趣談。兩人均爲五段名手。一日午後兩人對弈。尚未達百子。水谷忽下一子。非常之佳。岩崎無法破之。直至傍晚。猶未思出破之之法。水谷乃外出食晚餐。及歸。岩崎仍未思出破之之法。至十二時。仍未敢下一子。遂言明日再戰。水谷遂寢。岩崎則俟水谷寢後。暗將碁局損壞。乃揚言水谷敗於彼手中。

岩村定高（初段）與相良剛造同在大隈家中對弈。相良遠不若岩村。傍觀之兒島惟謙。乃助相良以敵

岩村。岩村大怒。用物擊兒島之頭。兒島自知曲在己。乃避之。岩村之怒猶未已。又擲一物以擊之。兒島亦大怒。用物回擊。大隈伯夫婦出爲裁判官而調和之。及晚餐時。兩人相約不得以此事轉語他人。明日岩村之妻見岩村頭上有傷痕。詢之。曰。昨晚不知在何處又受藝妓之辱。岩村不得已。乃破約而以昨日之事告之。

此外尙有一類似之談。國分靑厓與磯野德三郎。一日兩人對弈。傍觀之桂湖村屢助磯野。靑厓大怒。用拳擊湖村之頭。湖村驚走。未幾。又在傍助磯野。靑厓又怒擊之。湖村又驚走。並自語曰。今之國手器量狹窄者居多。

與不識之人談話

東京瓦斯會社商務課長河井芳太郎。一日自澀澤榮一之王子之園遊會歸時。門外有一瘦長顏色白髯呈茶色之男子。頗似西洋人。其容貌宛如一學者。該男子向河井言曰。今日之園遊會。實爲盛會。並語當日之光景。未幾。至王子之車站。河井乃問該男子曰。君往何處。答往東京。問乘一等車抑二等車。答隨便。河井乃往購票。適一二等坐位已滿。不得已乃購三等票二張。一給該男子。一自用。旣進車中。二人乃爲種種之趣談。河井忽語曰。今日爲星期日。天氣亦佳。往郊外散步者必多。夫婦二人攜手徐行。何等快樂。該男子稱是。二人之談論。漸移入家庭。一面日本之人造成眞正之家庭者甚少。男子使妻留守家中。不使往來於交際場中。都會中之富人及有力者在己家中飲食者甚少。毫無家族團圓之樂。甚至虐待女子。視爲當然之事。二人之意見相同。更進而談女房優待論。談哈伊卡拉之神髓說。惟車行甚速。未幾

抵上野車站。河井詢該男子曰。君往何處。答往番町。並回詢河井往何處。河井答往牛込。該男子乃語河井曰。請往九段一行。河井乃與該男子同出上野車站。有一馬車上前招呼。該男子語河井曰。余有一趣談相告。請坐入此車內。河井聞有一趣談。遂允之。於是二人乃合坐一馬車而行。車中乃接談家庭之事。該男子先語曰。僕平日非常忙碌。與妻談話之時間甚少。倘能於星期日合乘一馬車。外出。在車中談論一切。樂何如之。河井謂君所言。與余意同。河井在車中暗思自王子同乘火車至上野。再自上野車站合乘馬車。而竟不知彼人之名。不覺失笑。未幾。車至九段。車資復係河井所出。火車資馬車資均係河井所出。該男子亦不致謝而別。河井忍耐不止。遂上前詢問姓名。答我乃大學教授法學博士松波仁一郎。

新婚物語（其二）

妙齡之處女。自兩親處聞得議婚之事。面露喜悅之態。抑是含羞之態。概當自裏面言之。阿部泰藏思以己之十八歲愛女與時往來於阿部泰藏之某氏議婚。某日晚餐時。忽呼其女至。以此事詢之。答曰某人余尚不惡之。實爲可愛之答語。處女之心。大都如此。

然此僅婦人一面。男子亦多自裏面言之。矢野二郎有往訪新婚之人。詢以夫婦之事之癖。波多野傳新婚後。矢野往訪之。詢以妻君好否。波多野之答語。甚有趣味。曰余思以背向之。又大岡育造新婚後。矢野往訪之。爲循例之質問。答曰。妻頗信用余。矢野後語人曰。兩人之言。均自裏面言之。婉轉曲折。

矢野之兒富永冬樹亦爲一奇男子。其子名敏磨。性情適與父相反。在大學校中肄業時。與普通之學生不同。性情溫和。寫眞之外。別無何種之嗜好。品行之端謹。爲學生中所罕見。忽在某處遇見安場保和之

女。心中不覺慕愛之書籍無論矣。卽繪圖器具。亦棄而不顧。獨坐一室中。鬱鬱不樂。父母見其形狀。心中甚爲憂慮。乃爲其議婚。無論甲家之女。性情如何溫柔。乙家之女。容貌如何美麗。彼均不欲。繼忽逃往深山。削髮爲僧。雖百計偵探。亦無從偵出敏麿心中所慕愛者之爲何人。最後乃偵得係安場保和之女。乃使人與安場商議。往返數次。安場始允許。敏麿聞之大喜。乃在鎌倉結婚。結婚後。每日攜帶寫眞器具。自逗子至橫須賀邊。遊覽一切。橫須賀邊。乃海岸之要塞地。敏麿乃在該處攝影。爲巡查所見。大呼此處乃軍事上嚴禁攝影之地方。詳問姓名住址。將寫眞器具及附屬品全數取去。敏麿乃偕其妻而歸。明日巡查忽至鎌倉別莊來訪敏麿。將昨日取去之寫眞器具及附屬品全數歸還。一笑而去。巡查所以一笑之故。蓋所攝之二十張寫眞。並非要塞之攝影。盡係其妻之撮影。

新婚物語（其二）

法學博士中村進午各方面之人均勸其結婚。雖有種種之候補者。然均不合本人之意志。介紹人均以爲必有富於趣味之條件。或以子爵三島彌太郎之妹介紹與彼。極合其意。三月二十三日方談及此事。至三月三十一日。卽行結婚禮。一切之事。均取決於此五日內。可云速矣。

外交官補日下部三九郎。於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與朝江副廉造之女。行結婚禮。卽於該日之下午出發。直赴俄國莫斯科新任。實爲稀有之奇聞。

前年小松宮殿下因慶祝英國國皇加冕大典而往英國時。隨行諸人中。方在新婚期內者。計有三人。一爲醫學博士土肥慶藏氏。與三井元之助之妹結婚。爲時僅一月有餘。一爲海軍少尉子爵田村丕顯氏。

距結婚時僅三星期。一爲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法學博士村井啓太郎。距結婚時僅四日。亦爲罕見之事三人中以村井啓太郎尤覺可愛。蓋村井於該月四日與日本銀行理事首藤諒之女結婚。其時住於下等宿寓中。回省時居於首藤氏之宅中。意氣揚揚。預備新婚旅行。小松宮殿下往英慶祝英皇加冕之事。爲朝日新聞社所知。擬派一社員隨同小松宮殿下前往慶祝英皇加冕。得蒙許可。命於七日乘軍艦淺間號出發。於是朝日新聞社經種種之會議。其結果乃決定派村井氏前往。然必須預先通知本人。使其有所預備。然不知其住於何處。乃使人往首藤之家中詢其住址。始知在新婚旅行中。遂靜待村井之歸。歸後。乃告之。村井十分感激。乃爲出發之預備。然新婚僅四日。即行出洋。心中不免鬱鬱不樂。惟有一俟加冕大典禮畢。即行回國。忽小松宮殿下傳語朝日新聞社。謂加冕禮畢。村井尚須隨其巡遊歐洲各國。該社不得禁止。新聞社大喜。乃轉語村井。村井則暗中叫苦。

以速爲妙

豐川良平能爲友人盡力。故人皆感之。爲其拯救者甚多。故較諸世上一般之實業家爲貧。但此等處乃見義俠的人物之面目。而顯出渠之價値。渠所最激賞之人物。爲大石正已與仙石貢二人。對於二人。頗爲親密。仙石之妻。乃豐川介紹者。其結婚時有一有趣味之事。渠卒業於工科大學時。成績頗佳。品性亦不惡。各處來函願與之結婚者頗多。仙石均不當意。其母頗有賢名。爲將來計。心中十分憂慮。乃向豐川言曰。仙石除君所言外。他人之言。均不依從。請勸其從速結婚。由是豐川乃竭力勸告仙石。未幾仙石結婚之方針乃決定。但無候補之人。負盛名

之豐川。此方針決定後。猶豫不決者一日。忽在川田小一郞家。見一女子。名和田。才色兼備。遂告知仙石。仙石之答語甚有趣。謂一切均任君辦理。余概不過問。豐川聞之大喜。於是豐川乃往川田家中。語小一郞曰。鄙人有一契友。名仙石貢。彼乃一富有條理之人物。擬與和田女士結婚。川田答曰。仙石之爲人。余曾在他人處聽得一二。甚欽佩之。至欲與己女結婚。鄙人斷無不允之理。但必須與彼之親戚一商。總以速爲妙。豐川遂出。後乃確定於第三日行結婚禮。世上如此種迅速之結婚甚少。豐川乃一心情懇切之男子。善談話。如山本達雄、故吉武誠一郞、由井大佐等之妻。皆渠所紹介者。此外如加藤高明與岩崎彌太郞之女結婚。亦係豐川介紹。

加藤高明結婚之前。有一趣事。彼之品行方正。爲人所共知。頗得三菱家之信用。議婚後。未幾。加租一新屋。偕一女藝者同宿其內。岩崎家聞之。十分憂慮。遂暗中調查之。女郞房之帳簿上。書有加藤高明字樣。最奇者遊花街者。隱去眞名而用僞名。及細調查之。始知乃同姓之加藤正義往遊時之惡戲。加藤高明之事。漸漸辨明。遂與岩崎彌太郞之女結婚。

歡迎之裏面

前日本勸業銀行副總裁藤島正健氏。去年往南美智利審理硝石時。因旅費不甚充足。故一路取儉約主義。抵智利後。擬宿於下等客寓。

抵桑港後。乃購買米醬油罐頭食物等。以爲寓於下等客寓之準備。君受農商務省之委托。往智利檢點硝石。日本各報紙均載有此事。而智利國之人民。均待藤島之來。及至智利。上岸時見舉國之官民齊出

歡迎。探諸路人始知歡迎自己。藤島聞之大驚。以爲身在本國時。從未受大衆之歡迎。何以一至異國卽受人歡迎若此。仔細考之。始知智利國希望日本多購硝石。茲所來者。乃日本之代表。故歡迎之。藤島以爲彼如此重視日本之代表。決不可住於下等之旅館中。乃寓於該處第一等之旅館中。立有新聞記者至旅館訪問。至明日各報紙均載有藤島氏之談話與其小照。於是萬事之支出。均逾出原有之預算。以保體面。

自桑港帶來之糧食。均不用之。醬油罐頭食物均腐敗。下等旅館半年之費用。僅二月已用罄。不得已乃赶速檢點硝石而歸。

祖山鐘三在倫敦留學時。亦有一類似之奇談。倫敦之風俗。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時後。黑人至家。爲新年第一之幸福。故遇黑人至家。非常喜悅。彼白人中之乞丐。均將手足顏面塗黑。於大晦日夜十二時後。(卽元旦日午前一時)至各家乞食。祖山在倫敦時。色甚黑。然不知有此種之習慣。大晦日之晚至友人之家。友人大喜。款待甚殷。相談甚樂。偶及一歸字。則力阻之不許歸。未幾時計報十二時。乃向祖山言曰。君請暫出。少須仍請惠臨。祖山不解其意。少須仍往其家。其家見祖山至。自主人夫婦以至兒童僕婢。均甚喜悅。大呼黑人請進來。各與祖山握手。祖山不解其用意。未幾往下等旅館投宿。下等旅館方心憂黑人之不至。忽見祖山先生惠臨。恰如福神惠臨。然非常喜悅。乃出與祖山握手。祖山益不解。後聞諸他人。謂元旦日黑人降臨。與福神降臨相同。故頗尊敬之。

初築鐵路時之奇談

目今各處均築有鐵路。交通極為便利。日本最初唱議建築鐵路者。為大隈重信與伊藤博文。當時可笑之事甚多。

大隈與伊藤唱議建築鐵路。時在明治三年。其時大隈為大藏大輔。伊藤為大藏少輔。伊達宗城為民部大藏卿。兩人議先自東京至橫濱建築鐵路。然後再過東海道。經京都大阪直達神戶。為幹線。又自京都至敦賀為支線。朝野恐反對之。其時各藩派來之代表協議諸事之集議院。亦反對之。反對者之理由。謂建築鐵路。為時尚早。前原一誠則自軍事上着想。為熱誠之反對論曰。倘實行建築鐵路。則外國兵進攻東京。極為便利。然大隈與伊藤欲打破封建之制度。使政令出於一途。不可不便利運輸交通。乃極力主張建築鐵路不稍屈。太政官會議使造一收支之預算。於是大隈與伊藤。乃請前島氏作一自東至橫濱。再自橫濱至神戶之鐵路預算。前島氏乃於一夜造成之。

預算造成。上諸太政官。雖經太政官核准。奈一時經費無着。適英國之奈爾松雷氏。寓於英國公使館中。聞大隈伊藤唱議建築鐵路而困於經費。乃往與大隈伊藤會見。願以巨金出借。二人聞之大喜。於是奈爾松雷氏遂與大隈伊藤及外務卿寺島宗則三人訂立合同。出借英金一百萬磅。向外國人借款一事。政府部內又多反對之。大隈伊藤等。乃說明其利害得失。漸乃一致於募集外債。於是與前之奈爾松雷訂立契約。募集外債一事。世人漸知之。於是反對與攻擊相繼而來。前原一誠時握陸軍之全權。反對尤力。一時大為騷亂。此罵彼為頑固。彼罵此為賣國之奸臣。反對建築鐵路募集外債之書信。一二月中。多至數百封。至贊成此舉者。僅有一人。乃京都之醫生名谷暘慶。其時黑田靑隆信為募集外債。建築鐵路。

危險必及於國家。名大隈伊藤爲誤國之奸臣賊子。力勸三條大久保等。速將此二人驅出。甚至痛哭流涕。其後未幾。因事派往外國。其臨時猶以前事爲憂。不及一年。事畢回國。議論與前大異。於報告視察歐美之情形時。向大隈伯言。予不得不求恕於君。鄙人不知世界之大勢。妨礙君等之計畫。並誣君爲誤國之奸臣賊子。今見西洋之文物。始知以前所發之議論之荒謬。請趕速建築前所計畫之鐵路爲要。

四面楚歌之大隈與伊藤。忽得黑田之贊成。於是建築鐵路之問題又起。募集外債一事。全由彼二人擔任。至其條件。內外均不知之。惟倫敦之報紙上。曾詳載之。年利二分。以橫濱之海關稅爲抵押品。頑固黨聞之。乃大驚異。一時物議紛騰。雖木戶大久保。亦謂有關國體。廷議一致。速將外債退回。當時之思想。以爲借他人庫中之金。可以立時退還。於是乃派前島密、上野景範兩人。速至倫敦。將外債退還。兩人既至倫敦。乃先往晤前曾唱議外債之奈爾松雷氏。告以日本政府擬將借款退還爲妙。奈氏聞之大笑。謂公債乃自各處募集來者。與個人之貸借異。不能任意退還。

二人乃將此意報告於本國政府。衆之政府財政困難。不得已乃募集外債而開築鐵路。先造自新橋至橫濱一段。始開築自新橋至橫濱之鐵路。爲明治四年。翌年竣工。一切之計畫。均歸外人。政府概不過問。承築自神奈川至橫濱之鐵路者。爲高島嘉右衛門。開鑿高島山而築路線之時。嘉右衛門自高島山之別莊。用望遠鏡監督工人之作工。

明治五年。新橋至橫濱之鐵路開車。大小各事。均由外國人執掌。自今日視之。雖三尺童能爲之事。當時亦必就西洋人而學習焉。尤可笑者。當日反對建築鐵路之公卿。雖執念甚深。欲思一坐火車以作攻擊

之材料。及至乘坐後。覺非常便利。大爲佩服。乃一翻前說而爲贊成開築之人。並力勸將路線擴充。火車初通之時。笑談甚多。有購票上車後。在車上將車票遺失者。有自新橋乘車至横濱。車過横濱後尙坐於車中者。

維新時之奇談

明治維新之時。所見所聞。可資談柄者甚多。茲錄數則於下。

當德川慶喜公奉還大政。而於明治天皇親政之下任太政官之職。其時僅有現金三百七十圓。此三百七十圓。能辦何事。於是乃向富家豪商借貸。雖其說法有種種。要不外乎用勢力脅迫之。其結果得現金五百萬圓。此五百萬圓之現金。固能支持一時。然不能永遠支持。終非長久之策。且徵收租稅之機關。又不完備。於是乃思發行紙幣。所謂太政官札是也。且於其上書明每十圓每十三年。加利息三圓。値十三圓。宛如一種借用證文。

所發行之紙幣雖佳。然通行甚不易易。乃命聚集商賣人而無利息貸出此款。購入物品。將其售於外國。而領取金銀。返諸太政官。其時限於外國貿易而貸付太政官札之外。並製造一種惡貨幣。卽三百分中純金僅有二十五分。銀質居二百七十餘分。不能視爲金幣。乃用硫酸腐蝕之。以眩人之目。使人視爲金幣。

太政官既製造此種惡貨幣。於是各藩相率效尤之。用較銀爲廉之銅。中混金質少許。外塗以金。使人視爲金幣。於是假金幣乃流行於日本之社會。其結果外國人受極大之痛苦。乃與太政官嚴重交涉。謂貨

幣制度紊亂。有礙於商賣。未幾。乃於大阪建造幣廠。以鑄造貨幣。由於外國之壓力。而日本之貨幣制度乃改革。

幕末之排外家。自種種之點唱鎖國論。與人以最著明之刺戟者。爲來自經濟上之議論。因印度饑饉。米糧輸出於外國。致國內米價騰貴。於是排外家因米糧出口。民困於食。乃主張嚴禁米糧出口。並謂米僅日本有之。倘輸出外國。則外國人將播種之。

北美合衆國因南北戰爭。故棉花不輸出於外國。英國之業紡績者。乃大起恐慌。於是多至日本購買棉花。排外家以輸出此必要之品於外國。乃大喧嘩。薩摩藩在中國收買許多棉花。用船載之。將售於西商。經馬關海峽時。長州藩乃用礮轟擊之。

又有一笑話。明治三年。東京橫濱間設有電報。每日必有人將電線割斷。

萬國大博覽會出品之滑稽

日本之出品於萬國博覽會。始於西曆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巴黎萬國博覽會。盡力於出品之準備者。爲朝比奈閒水。出品以骨董居多。此外肥前之出品。則有陶器木臘。鹿兒島之出品。則有烟草。其時諸藩之中。高唱海外貿易之必要而獎勵出品者。僅有佐賀藩主鍋島閑叟一人。

明治六年。奧大利混那地方開萬國博覽會。承辦出品事務者。約有七十餘人。當時出品協會總裁。爲大隈重信。副總裁爲佐野常民。大隈不往博覽會中。佐野偕平山成信、渡邊洪基、松尾儀助、近藤信、山高信離、椎野莊平、衞圓中孫兵衞等七十餘人往焉。彼等之出發。可名之爲啞旅行。其中解英語者一人半。解

法語者一人半。沿途頗覺不便。先投宿於旅館中。第一困難之事。爲不知便所何在。有見小便壺中盛有清水。誤爲洗手鉢。而在其中洗手者。又在浴室中。將自來水管旋開。而不知閉止之法。致水滔滔流出不絕。經傍人指示。始知最困難者爲飲食言語不通。不能言出所欲之物。欲食牛肉。則置手指於額上若兩角然。以代牛字。又欲食鷄之時。則爲鷄鳴。以示己欲食鷄肉。又忘却己之臥室。而誤入外國人之臥室中。致受人之呵叱。又外出後迷途而不能歸。

松尾儀助。一日自旅館之門前乘鐵道馬車外出。歸時思仍欲乘馬車至旅館之門前。然旅館之名稱及街之名稱。均不記憶。兼之言語不通。乃徘徊於道路之間。至日暮頭上之帽。又爲風吹至他處。不得已乃至站崗警察。僅能言日本旅館一語。警察聞之。乃送至日本旅館。

至出品爲古物陶器漆器織物茶烟草等。此乃出品之最正當者。此外有名古屋城頭之金鯱。高一丈餘之大提燈。最可笑者爲奈良之大佛之張子。總之此次之出品與各人之行動。均爲極妙之滑稽材料。

演說之起原

日本演說之開山鼻祖者。爲已死之福澤諭吉氏。福澤一日聚集慶應義塾之學生數名。爲西洋之演說。就某事而發表自己之意見。言文一致。此爲日本演說之嚆矢。

由是福澤屢勸學生練習演說。於是加藤政之助、中上川彥次郎、小泉信吉、波多野承五郎等諸人。始於塾內練習演說。明治九年。乃有萬來社之設。取萬客來集之意。其程度極爲幼稚。於是有因黃口書生。善於饒舌。當逐出塾外。公衆之前。不留一人之說起。加藤氏卽爲主張此說者之一人。小泉與波多野二人。

則大反對中上川氏則嚴守中立。其反對者之論調。甚爲有趣。其言曰。演說爲互相研究之學術。不可於公衆之前驅逐一人。加藤氏之說行。遂向公衆演說。由是演說會漸次流行於各處。於是政府乃設有集會條例。而有中止及解散演說之事。第一次爲政府所中止者。爲加藤政之助。當時各報紙均反對之。攻擊之以爲妨礙言論之自由。其結果主張中止之臨監之警部。遂至免職。

西村玄道爲一時有名之演說家。不顧生死而爲之。演說有雄辯與能辯二派。已故之小野梓氏。則爲雄辯派。能使公衆感動。生平不輕易譽人之犬養毅氏。有言曰。余曾周遊各地方。惟覺小野氏之演說能感動余心。

鳩山和夫第一次爲演說。爲明治十三年。氏爲愛路大學優等卒業生。卒業時之演說。乃用英語演說者。第一次之演說。卽用外國語。敎師亦爲之擔憂。於是乃書一英文底稿與鳩山。使其預先練習。並註明某處當高聲言之。某處當低聲言之。某處當舉起右手。由是鳩山乃面朝鏡而反復練習其態度與抑揚之處。至臨時猶中心惴惴而羞見他人。愛路大學創立以來。日本人於卒業時演說者。僅鳩山一人。

三浦梧樓。非演說之上手。惟善用比喻與警句。往往能驚動聽者。此君之奇談甚多。茲略之。

支那之奇風

計畫向支那行商賣者。近來益多。就此而第一當注意者。爲深知支那之事情。然唱對淸貿易者。其深知支那之實情者。非常之少。

支那人最好者爲龍。最惡者爲龜。其理由何在。令人百思而不得。龜含有帷薄不修之意。倘不知此意而

以許多彫有龜形之茶盆。運往支那銷售。可決其一枚亦不能售脫。又以橫濱之龜樂煎餅運往支那。亦必受損失。故欲爲商賣者。不可不先調查該處人民之嗜好。

余曾於東亞同文會之柳橋龜清樓。設宴以款待支那人。因前之理由而遭支那人之厭嫌。

岩谷松平曾運天狗煙草至支那。經種種之運動。仍無一人過問。細訪之。始知天狗二字支那人所最惡嫌者。由是並知惡嫌兎龜二物。凡繪有兎及書有兎字之物。斷無人過問。

就卷煙草而尙有一趣談。卽吸口書有煙草之名者。亦無從銷售。其理由實奇妙不可思議。蓋支那人非常尊重文字。苟棄置字紙於地上。則羣斥爲不敬。倘書字於煙草之吸口上。則吸煙時甚爲困難。若棄於地上。爲犬馬所踐踏。則謂不敬孔子。故吸口有文字之卷煙草。決無人購買。

對於石鹼。亦有一趣談。某石鹼店運石鹼至支那販賣之。而獲極大之利益。心中竊思此必因含有香氣故。於是乃增加香料而製造一種極香之石鹼。及運往支那。僅銷去一半。以後遂無人過問。仔細調查之。始知支那人之使用石鹼。初因其有香味。乃用以洗滌器皿之類。其後因香氣過高觸鼻。不堪洗滌食器。且洗後尙剩有餘香。故遂不用之。

神田之中國飯店。其招牌名關羽樓。店主人之意。以爲支那留日學生。近來益多。提出關羽之名以號召之。營業必定繁昌。孰知支那留學生。每日均在該店門前經過。無一入內者。店主大詫。乃詢諸某支那人。始知支那人尊關羽爲武聖。與孔子之爲文聖同。妄用武聖之名稱於飲食店之招牌上。辱沒武聖已極。故無一人願入該店飲食者。支那飲食店之主人。聞之大驚。乃改關羽樓名冝羽樓。翌日支那留學生乃

連袂而往。支那人之使用文字。十分奇妙。池田謙三氏。受東京貯藏銀行之委託。設支店於北京。其時日本人所懸之招牌。爲貯藏銀行支店。支那人之前來貯金者。竟無一人。仔細調查之。始知貯字犯皇帝之諱。於是乃改爲儲藏銀行。

支那有科舉之制。卽日本之所謂官吏登用試驗也。試驗時所作之論文。凡歷代皇帝之諱。均須廻避。無論若何之佳作。一犯皇帝之諱。必落第無疑。支那直可謂爲文字之國。

支那留學生至日本後。第一可驚者。爲小商店之招牌。上書御菓子調進所、御肴調進所、御仕立屋等。處處書有御字。在支那則除對於宮中外。斷不妄用御字。在日本則無論宮中及小商店。均可用之。更可驚者。到處均有料理屋之招牌。在支那則料理二字。除料理國政外。他處決不用之。普通之飲食店。均名飯店。

廣瀨源三郎。某時旅行至支那內地。宿於旅館中。旅館之主人。痛責引導人。謂何故偕某國人至此。傍有一小兒。方讀論語。廣瀨見之。亦戲讀一二行。主人見其乃學孔夫子之道者。以前之機嫌立時除去。十分親切。廣瀨又給以茶資若干。店主人乃大奮發。明日支那人之旅客。亦一一出而與廣瀨相見。

北支那之旅館。一槪留宿不留膳。欲食物須另往飯店。早晨起身後。卽離旅館而往飮食店中。支那人之款待客人。以主人自用之箸饗客爲敬。已故之近衛公。曾至支那。與支那人同宴。對於此事。心頗惡之。

此外又有一惡習慣。卽吐魚骨於桌下。且時用手指挖鼻孔。張之洞最善挖鼻孔。李鴻章在柏林旅館中。

竟用緞製之窗簾拭鼻。亦未免過於暴殄天物。

支那之商店。以多懸金字招牌爲榮耀。並於招牌之兩邊。列小字兩行。名童叟無欺。洋人加倍。

北京之奇習

北京之人情風俗。頗似京都。其地形亦相類。桓武天皇時代之京都之地圖。與今之北京。無稍差異。生長於京都之人。如往北京遊歷。宛如歸故鄉一般。

支那人多喜往劇場中觀劇。北京人尤喜之。往往主人偕主婦並子女童僕。同往遊覽。

北京最貴血統。男子無子。則詫爲奇事。尤奇者女子不得名爲人。某日本人至北京某姓家訪問時。室中婦女甚多。乃問一兒童曰。有何人在家。兒童答曰。無一人在家。此種答語。實奇妙不可思議。則再指彼許多婦女而問之曰。彼等非人耶。則答曰。彼等皆女子耳。

男子娶妻後。如不生子。可以置妾。選擇妾媵。可以彼此相見。視其合格與否而後定之。並行檢查身體。以驗其宜男與否。此事以前京都亦行之。

支那之下等社會。雖喜遇事妄斷。然亦有極質朴之地方。貼近萬里長城之張家口。店中無店夥售物。於品物之側。書明價值。旅行之人。則出相當之錢。以換其物品。店內不居一人。一切之道德。均能如此處之發達。實可爲太平之世。

支那之旅館。僅租臥室。食物無論矣。卽被褥亦須旅行者自備。故往支那旅行者。不可不攜帶被褥。且注重金錢主義。雖一杯之湯。亦必出一文錢之代價。始有送來。否則不送來。

自骨相學上觀測之實業家

無論西洋與日本。古昔均有骨相學所謂骨相學者。卽觀人之骨相而判斷其氣質方法。先是骨相學上。區分人之性質爲四種。其第一種爲膽液質。此質之人皮膚黃。眼球黑。顏色微黑。骨格巨大而肥滿。遇事不易感動。喜怒不形於色。意思剛健。多爲實行家。惟多忽略細事。易流入剛愎之途。因之所作之事。多有破綻。凡强情之人。無掛念之人。多屬膽液質。此質之人。不受倫理教育。走入於利己主義之途。而爲惡德之人。

如俾斯麥克、西鄕隆盛等。均屬於此質。日本實業家中。如雨宮敬次郞、大倉喜八郞、田中市兵衞。亦屬於此質。三人身體均肥滿。意思剛健。爲實行家。忽略細事。所爲之事。多有破綻。

第二爲神經質。此質與膽液質反對。顏色蒼白。脈搏剛健。預言家小說家詩人。均屬此質。神經質有二種。一名璜撒伊岱資篤。此派之人。執念甚深。易怒。又考慮亦甚深。一名枚奈撒伊岱資篤。此派之人。多情多才。圓轉滑脫。輕佻浮薄。心易轉移。善培養之則能成一公正之君子。不善培養之。則不堪設想。如希愛顧司必耶、霍瑪、木戶孝允等。均屬此質之人。

日本實業家中之屬於神經質者。如山本達雄、磯野小右衞門、森村市左衞門、瓜生震、高島嘉右衞門、牟田口元學、矢野二郞、相馬永胤、高橋義雄等。皆是山本因未發行之兌換劵紛失之事。受各報紙之攻擊。致痛恨欲死。

第三爲多血質之人。此質之人。頭髮黑。兩眼藍。皮膚雪白。脈搏强銳。此質之特色。辦事熱心。且富於義俠

心。所謂熱誠男兒者。均係多血質之人。少年時均屬於此質。惟僅思目前之事。不考慮其前後。如播隨院長兵衛、島田一郎等。均屬於此質。

多血質之長處。呼爲大和男兒之本領。實業界中。如添田壽一、園田孝吉、近藤廉平、朝吹英二、西村勝三、淺野總一郎、松本重太郎、豐川良平、馬越恭平等。皆屬於此質者。添田之辦事熱誠。近藤之待下寬厚。豐川之義俠。均爲多血質之徵。

第四爲粘液質。此質之人。髮亂如麻。皮膚呈灰色。身體浮腫。脈搏遲緩。神經遲鈍而不動。如患臆病者然。人雖忠告之。亦不知覺。婢僕等多屬於此質。此等之人爲人間之最下等者。故實業中無之。

小說家之體格

胃弱之人。夏期多瘦削。夏季因腸胃衰弱。十人中有八九人體量減少。由夏瘦之事而思出小說家。實爲一奇事。

村井弦齋、川上眉山、巖谷漣、江見水蔭、齋藤綠雨、廣津柳浪、石橋思案、德田秋聲諸人。身體皆瘦削。已死之尾崎紅葉。身體亦瘦削。饗庭篁村先亦瘦削。坪內逍遙並非今之小說家。乃一純粹之文學家。總之小說家瘦削者居多。

然謂小說必盡瘦削。則不能。如幸田露伴、嵯峨之屋等。則甚肥胖。

且不特日本人爲然。卽西洋之詩人小說家亦瘦者居多。有名巴伊倫、樸布、盧騷、西路雷兒等。皆甚瘦削。惟哈盧撒資顧、執拉霍衣芝篤孟等則甚肥。乃屬於例外。

文學家與小說家。均爲神經家。綠雨、眉山、嵯峨之屋。神經十分過敏。法國之小說家穆哈資柴。乃一大神經家。往往發狂。蓋瘦削者中有神經質者較多。或謂神經質之人。從無肥胖者。

齋藤綠雨亦爲神經家。其心思之細密。實可驚駭。其所作之小說。登於日報或雜誌上時。雖排錯一字。亦必憂慮終日。往往忘寢食。

江見水蔭。爲一大膽家。或住有怪妖之屋中探險。或住深山巖窟之中。露宿於山野。以身體瘦削之人而有如斗之膽。實屬難得。

川上眉山、巖谷漣。均甚洒落。廣津柳浪。則毫不修邊幅。破帽敝衣。往秀英舍校正自己之小說。秀英舍之校對部。誤爲新到之校對。乃設法戲弄之。繼知乃有名之小說家柳浪。始用靑眼待之。

石橋思案。爲一滑稽家。行爲瀟洒。與之旅行。極爲愉快。惟資性謹嚴。有潔癖。

坪內逍遙。嘗評論當今之小說家。謂變化多而有趣味者。爲弦齋。出於趣向之意表者。爲鏡花。用筆巧妙者。爲紅葉。

尾崎紅葉。爲一健啖家。對於食物之趣味多且深。茶後食餅糕。餅糕後食西洋菜。西洋菜後食日本菜。後患胃病而死。

紅葉之作小說。非常苦勞。每日著書六小時。午前三時。午後三時。拮据經營。苦心慘澹。往往經一星期。尙不能著書十行。其苦可知矣。

異姓異質之配合

凡爲事業。以異性異質之人。協同經管之。最爲相宜。三菱公司中之莊田平五郎與豐川良平。其性質絲毫不相同。倘對照視之。極有趣味。莊田態度。極爲冷靜。豐川則一腔熱血。莊田與人談論。利害得失之處甚分明。人我之界限甚淸楚。豐川則反是。富於義俠之心腸。莊田沈默。豐川活潑。莊田辦事極緻密。豐川則粗忽。

莊田謹嚴。公私之區別。非常淸楚。豐川則公私混淆。動爲熱血與義俠所驅。而忘公私之界限。豐川與之親近。極爲易易。莊田則反是。與之親近。極爲困難。莊田爲十二時中無甚罅隙之男子。無論何事不肯輕下斷語。豐川則反是。

莊田言語明晰。其談話時頗有秩序。豐川之言語。殊爲雜亂。往往言之久時。尚不得其要領。莊田品行方正。從不涉足於花柳之叢。且不喜飲酒。豐川則反是。往往醉倚鄰人之肩。

莊田爲西洋派之人。頗似英國之紳士。辦事有一定之規律與秩序。其所愛讀之書。爲安庫陸撒庫松及奇雅配里屋里岱（均書名）之類。豐川則爲東洋派之豪傑。其所愛讀者。爲資治通鑑及孟子之類。莊田對於其部下之人。注重於其所辦事務之成績。豐川則注重於其人之品性。

莊田堅甲强胄。豐川輕裘緩帶。莊田乃一事務家。豐川乃一外交家。莊田交友之範圍極狹。豐川則反是。實業社會無論矣。此外若政治家、若學者、若軍人、醫生及其他各種社會之人。均與之爲友。莊田在家內坐於椅上而計畫種種之事。豐川則外出代表三菱而爲當折衝之局之外交家。

要之莊田與豐川之性格。極相反對。實爲可怪之事。莊田爲冷如水之冷淡人物。豐川爲熱如火之血性

男兒。一爲有識之人。一爲有情之人。但兩人能調和而辦事。必得圓滿之結果。蓋異性異質。互有長短。故也。三菱之盛大。固有種種之原因。而其最大之原因。乃在此兩人之能調和。

札幌農學校之校風

札幌農學校中。時出奇傑之士。學生所習者爲農學。卒業後所就之職業。多與農業無關。一奇。第一次卒業生中之荒川重秀。則由船舶司檢官。進而爲戲劇家。第二次卒業生中之內村鑑三。第四次卒業生中之早川鐵冶、志賀重昂、頭本貞元、菊地熊太郎等。均爲不適當於農學士之職業。此外如北海道拓殖銀行管理人赤羽雄一。神戶商會理事田內捨六。外務省翻譯官齋藤祥三郎等。均爲破格之夥伴。又如大井憲太郎。則爲相捧唱勞働問題及社會主義之柳內義之進。均卒業於札幌農學校者。

第一次卒業生中之佐藤昌介。則任該校校長。精於農業經濟學。渡瀨寅次郎。則任興農園園主。並爲東京市參事會員。均不失本來面目。第二次卒業生中之新渡戶稻造。精通英文。彼所著之英文武士道。頗蒙閱者之讚許。又宮部金吾爲理學博士。爲世界有名之植物學者。

內村鑑三之爲農學士。人鮮有知之者。人多知其爲一宗敎家。在學時成績甚佳。卒業時名列第一。彼所最專長者爲水產。其弟內村達三。亦卒業於該校。英文學甚佳。

早川鐵冶。亦爲札幌農學校卒業生。常在北海道。手持林檎。演講栽培果樹之法。頗有農學士之臭味。卒業時用英語演說。頗得大衆讚許。氏身長五尺七寸。富於義俠心。

卒業於札幌農學校者。多爲敎育家。任中學校、農學校、師範學校等之校長敎員者。約有一百四十餘名。而尤以中學校敎員居多。宛如一敎員養成所。惟此校之卒業生。外出任敎員者。無一人關係於敎科書收賄事件者。道德之堅固。令人十分欽佩。此外尙有一特別之原因。

札幌農學校之校風。道德甚高。固爲一種之特色。其遠因則爲創立此校者庫拉庫氏之感化力。氏設農學校於美國麻撒地由賽資州時。適遇南北戰爭。乃率領農學生往投北軍。由軍功而升至陸軍中佐。聘請庫拉庫氏創立此札幌農學校者。爲開拓使長官陸軍中將黑田淸隆氏。同自橫濱乘玄武丸外出。船中黑田問庫拉庫曰。生徒之道德。當以何爲標準而敎養之。庫拉庫答以聖書爲標準。黑田謂日本反對耶穌敎者甚多。

庫拉庫聞之不悅。欲辭職回國。迫令將船折回橫濱。黑田不得已許之。至開校後。凡遇星期日及其他閑暇之時。庫拉庫則聚生徒於一處。講述聖經。庫拉庫熱心於精神的敎養。出全力以陶養學生之品性。聞北海道天氣甚寒。乃購葡萄酒多瓶。攜往校中。以爲冬季之飲料。繼欲禁學生飲酒。乃將最愛之葡萄酒十數瓶。悉棄之。學生目擊者。均爲庫拉庫之精神所感動。

又一日庫拉庫率領學生往山中採集植物。忽見岩上有一可寶之苔。庫拉庫乃命學生速上己背採之。學生中無一人敢上先生之背者。庫拉庫乃命早川上己背而採之。

庫拉庫之薰陶。造成札幌農學校生徒之人格。今日許多之敎育家中。比較的道德高尙者。全係庫拉庫之感化。

戰機與商機

日俄開戰之前。東洋之時局迫切時。倫敦電報新聞社。乃派記者哈萊氏至日本。爲戰時通信員。大倉喜八郎。乃招哈萊氏至己宅中晚餐。哈萊氏言曰就時局問題考之。足下之意見若何。大倉則懇請哈萊氏之意見。哈萊氏乃徐徐語其意見如下。

哈萊氏之言曰。我英國在昔有納爾孫其人者。英國之有今日。皆納爾孫之賜。當時法蘭西爲主謀。擬聯合歐羅巴之艦隊。全滅英國之艦隊。納爾孫聞之。乃爲先發制人之計。乘彼等準備未齊之時而擊破之。乃立率英國之全艦隊。向西班牙篤拉布亞路迦路地方聯合艦隊集中之處出發。納爾孫既至聯合艦隊聚集之處。彼等乃示不可入港之信號。納爾孫不聽。仍使軍艦進行。彼乃使人乘小蒸汽船。送書與納爾孫。書中之主要語句。在使納爾孫之軍艦。解去武裝。納爾孫見之。大怒立發進行之號令。突入港內。發礮轟擊聯合艦隊。

戰爭之結果。英國掌握制海權。貿易大爲擴張。國勢隆隆發達。工商業駸駸進步。英國之得有今日者。不可謂非全係納爾孫之賜。余居英國時。以爲俄羅斯之計畫。爲普通之恐喝政策。毫無戰意。及經西伯利亞至滿洲時。始知俄國之軍事的設備並非恐喝。乃眞正之戰鬬準備。余以爲日本亦必爲出師準備。無論政府與國民。必盡贊成開戰。軍艦與兵隊。必盡出發。及至日本。則十分靜寂。令人驚駭。俄羅斯雖已準備。然尙未十分完全。日本倘乘此時擊之。必勝無疑。與英國之艦隊。乘彼歐羅巴聯合艦隊準備未齊之時轟擊之相同。今日之日本。所缺少者。爲納爾孫。

大倉喜八郎聞之。甚喜。俄國之暴横與其用意。均已洞悉無遺。乘彼準備未齊之時。可一擊之。並時時歎息無納爾孫其人。適明日侯爵伊藤博文來訪大倉。大倉乃將哈萊氏之言轉告伊藤侯。並謂我日本目今所最缺乏者。爲納爾孫。伊藤聞之。大叫曰。納爾孫者。我是也。

伊藤在大倉家中食過晝餐後。立赴御前會議。大倉聞伊藤言納爾孫者我是也。知必主張開戰無疑。乃着手準備軍用品。

商人立志編中之人物

貿易商堀越善重郞之經歷。頗有趣味。彼所經歷之辛苦艱難之話。直可載入商人立志編中。

堀越生於野州。家無餘貲。在木村半兵衞處爲小學徒。從事於絹織物之商賣。辦事銳敏且忠實。木村頗愛之。欲拔升他職。但本人往東京求學之心甚切。木村遂助以學費。進商法講習所肄業。未幾卒業。思往亞美利加一遊。惟己乃一赤貧之人。雖百計籌畫。航海之費用仍無着。雖與親友知己相商。亦毫無効力。堀越心中。乃鬱鬱不樂。憂慮過度。漸至罹腦病。後木村見其因無旅費出洋遊歷致憂鬱成病。遂起憫憐之念。允助以旅費。堀越早將無用之書籍衣服及其他一切之物。悉數出售。得金少許。木村又助以現金三百圓。於是旅美之旅費有着。但至美國後將爲某種事業乎。乃以此事商諸矢野二郞。矢野曰。此甚易易。乃書介紹信一封與之。使持此書往謁紐約領事高橋新吉氏。必有所得。

其時(明治十七年)有銀紙之差。每日金一百圓。不能換美金八十圓。堀越以日金三百圓換金幣與銀幣。以美金五十圓。購一往美國之下等船票。乘太平洋汽船會社之船而往美國。時在八月之酷暑中。與

最不潔之下等人。同居一處。臭氣觸鼻。令人不能忍耐。船至桑港。乃登岸。在桑港逗留三日。再往紐約。乘殖民用之最下等之火車。車資美金七十五圓。至紐約時。懷中僅有美金三十圓。時已在夜中十二時後。各處均燈光輝亮。當未出發之前。曾在日影町出洋二圓五角購舊西裝衣服一身。抵紐約後。賴警察之指示。始知日本旅館之所在。房金每日美金三圓。如此不過一星期。錢囊即可告罄。明日乃持矢野之介紹書。往訪高橋領事。高橋氏允爲設法。及回旅館後。乃翻閱商家人名錄。致書與有關係於日本之商店。文曰。余在日本時。曾從事於生絲業者三年。今擬尋覔雇主。未幾。得一雜貨店之復函。乃往該店。酬資每一星期美金五圓。然下等宿寓之宿費。每一星期須美金六圓。相抵尙缺一圓。兼之雙方之意見。亦不甚適合。乃辭而他往。

其時適紐約有日本之相撲。每一星期。可得美金一百五十圓至二百圓。於是乃往相撲之處。遂任相撲通辯之職。經二星期許。相撲停止。乃再往訪高橋領事。賴其周旋。介紹與芝加哥之蒲雷資地耶商會。謂今有受有相當教育之日本人一名。請代爲設法安置。並命堀越速往。幸在相撲之處。得有酬資美金十五圓。乃購時式之西裝衣服一身。將在日影町用二圓半購來之衣服脫去。

於是乃往芝加哥。至蒲雷資地耶商店。該店已受高橋領事之通知。謂今有一曾卒業於日本商業學校富有學識之夥友來。故店中之人。待遇堀越尙佳。此蒲雷資地耶商店。詢問堀越。每一星期。擬得酬資若干。堀越答曰。余來美之目的。在研究商業上之事。酬資之多寡。在所不計。於是乃定每一星期給酬資美金六圓。然僅敷下等宿舍住宿之用。至洗滌衣服之費。及飯食之費。仍無着。未幾。遂決計不食晝飯。每日

至十二時。卽外出如往飯店午膳者。然實則空腹徐行於各商店之前。或獨立於橋上視輪船之開發。至午後一時。則爲已食午膳之狀而回店。

一日作論文一篇。使泰晤士報館之通信員刪改之。寄至泰晤士報館中。未幾。泰晤士將該論文登出。各地之報紙均轉載之。大受閱者之讚賞。或稱之爲伶俐之日本人。或稱之爲活潑之男兒。堀越之聲價頓增。雖蒲雷賓地耶店中之人。閱該論文後。亦欽佩堀越無已。酬資自每一星期美金六圓。驟加至美金十圓。而堀越乃有午飯之費。

後堀越於散步之時。偶於瑪喜耶路富伊路篤之店內。見有日本製之手巾。乃購一枚。送與木村半兵衛。使速運多數之手巾至美國。後乃辭去蒲雷賓地耶商店夥友之職。與一名枚松者。合資賣買手巾光絹等之絹織物。漸次發展。獲利無算。至今而堀越已成爲外國貿易之大商家。

（上卷完）

燕京攬勝錄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爲卷七十四爲類十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敎師講授學子觀摩動多窒礙本局爲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再版出書
重校訂正

全書十六厚册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每部二角

上海 文明書局 發行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丙小三十）

燕京攬勝錄

章鑑

北京地址。歷遼金元明四朝。頗有變遷。遼爲南京。依唐幽州鎭舊治。金爲中都。始擴其東南而大之。元爲燕京。又擴其西北而截其東南。（案今德勝門外八里土城。爲元建德門遺址。是元之北城。尙在今北城八里之外。）明初徐達又截其西北。至永樂時擴其東南。始名北京。迨嘉靖二十三年。又展其南包京師南面。是曰南城。當時亦謂之新城。近時稱曰外城。此北京地址沿革之歷史也。講讖緯學者。謂東城崇文。西城宣武。中爲正陽。城門題額。均按歷代亡國君主年號。元亡於至正。明亡於崇禎。淸亡於宣統。則冥冥中尤若有數存乎其間也。

崇文門居正陽之東。元爲文明門。明改今名。土人呼爲哈達門。以元時哈達大王。建府於門內。故稱之。此門歷朝以文命名。即左文右武之意。至哈達大王不過一時勢力之雄大。乃得襲其名稱。相傳至今勿替。亦可見習俗移人之牢不可破也。

正陽門俗稱爲前門。元時名麗正門。明始改爲今名。前淸因之。民國亦仍其舊。此門兩層。內一外三。外左右二門。通行人。中常閉禁。前淸時非帝王出入不啓此門。迄今猶沿是例。政府爲交通便利起見。曾議洞啓此門。以通行人。去歲內部長朱桂莘整理市政。而此門遂改築一新。內層一門。今改爲三門。一如外層。套城內修築馬路。移石獅二。鎭峙其間。外層堞樓。環以石欄。由城根起築一梯橋。拾級而升。頗足瞭遠。夏日乘涼。披襟當風。尤爲絕妙勝境也。

安定門大街。北新橋迤北。有雍和宮。初爲清雍正帝潛邸。卽位後。賜與章嘉呼圖喇嘛。相傳雍正得承大統。事頗曖昧。該喇嘛實與有力。賜以雍和宮。所以酬報也。後雍正不時幸其地。陽爲崇奉宗敎。實藉爲淫樂之所。有刺客雜優伶中。擊之雖不獲中。而此後清帝不復再蒞雍和宮。去歲此宮開放後。余購劵入覽。則見殿宇荒涼。朱漆剝落。大有故宮禾黍之慨。惟蒙古僧人。猶沿舊例。喃喃誦經。爲未來帝王祈福。各殿供列歡喜佛。大抵靑面獰鬼。或牛馬各獸。擁抱美女。恣行淫樂。此眞野蠻陋俗。匪夷所思者也。

古物之可寶貴者。爲名人手書。最足啟後人之崇仰。如北京崇效寺內。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法書。又靜觀二字。爲王覺斯書。禮部前街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龍泉寺福殿。有清初王文靖公題額。琉璃書肆。亦有名流題額。如義素存齋。爲梁文莊公書。文光閣爲張文敏書。識者一見知爲巨公手筆也。自庚子拳亂。一經兵燹。或存或不存。獨有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前門外糧食店北口路西)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菜市口路北)依然無恙。分宜父子貪淫誤國。罪通於天。與檜賊同惡。至今三尺童子。皆羞道之。乃其題額。猶幾閱滄桑而不毀。豈天之獨厚於權奸歟。毋亦使之常留遺臭也耶。

民國初年。前清禁地。大半開放。任人遊覽。自總統府移入新華宮。而內廷名勝。遂不許游人以飽覽矣。新華門爲總統府出入總門。與寶光殿前後對峙。門之東北爲瀛臺。前清西太后曾幽德宗於此。宮殿荒涼。空梁泥落。某雜誌載有光緒帝幽囚之苦況一則。今已强半遺忘。大致謂櫺穿戶破。牕上湘簾。破鬚下垂。室中鋪設。亦極簡樸。德宗曾有風來爲吾翻書。雨過不啻洗硯之句。可想見其冷落之景象矣。後爲黎副總統所居。已捐金修葺。雕梁畫棟。又覺煥然一新。第堂簾崇高。門禁森嚴。此日之瀛臺。不能使余等重復

瞻仰。亦一恨事也。

瀛臺之北有勤政殿。前清兩宮居海子時。披閱章奏之處。其東有小院。院有大槐。俗呼爲槐樹院子。當日軍機大臣辦公處也。勤政殿之西。爲今統率辦事處。卽總統府辦理軍事之總機關。再西之南端爲豐澤園。園之北爲頤年堂。大總統覲見各官之處。前有某官循例隨班。覲見大總統。訓詞後例行一鞠躬禮而退。乃某官竟三鞠其躬。方鞠躬時。見各員均已禮畢。而已獨傴僂。未免張皇失措。只鞠半躬而止。此等事實。發生於前清。當然以不敬議處。而在共和時代。不復拘拘於禮節。故大總統亦再鞠半躬以還之。亦一趣聞也。

政事堂辦公之處。爲遐矚樓及含和堂。含和堂係政事堂參事等辦公之處。簽事等則居前面諸廂房。遐矚樓爲國務卿及左右丞所居。而大總統辦公處。則移於西偏之春藕齋。每日國務卿左右丞各總長。及統率辦事處人員回稟公事。皆在於此。春藕齋與遐矚樓中間隔一純一齋。往來踐蹬。頗費脚步。然而廊腰縵迴。簷牙高啄。行此一帶雕欄畫檻之長廊。足以忘奔馳之苦。春藕齋之後爲居仁堂。爲大總統住所。其後有洋式樓臺。紅磚碧瓦。矗立霄漢者。爲總統瀛眷所住。其東北有懷仁堂。總統宴會之地也。春藕齋之南。有一小池。清波綠漪。嫩藕新菱。當此新秋時節。皓月當頭。苟假一葉扁舟。盪漾其間。仰視月光。低唱新曲。則俗塵萬斛。洗除一空。幾疑身游西子湖頭。不復憶及厠身上林花裏也。再南爲戲鴻堂及虛白室。則綠陰蔽天。清谿繞屋。青藤紫石。別饒幽趣。其西爲太平莊。前清西太后灌溉花木之地。外有長廊曰萬字廊。檻外花木。四時鮮豔。近爲袁公子克定所居。假此流連文酒。宴樂嘉賓者。此外有流水亭。二公子所

居。亦幽雅宜人。三海之中。除北海外、政事堂諸公。俱得領畧箇中風味。此淸等福。正不知幾生修到也。

龍泉寺在陶然亭西。相隔不過半里、京中巨刹也、寺內佛殿凡十餘處。而別院客軒亦相等。此寺闢時甚久。而殿宇完好如新甃者。足見寺僧保護有方、寺之內外古木參天。多百年前物、雖逼近塵市。仍饒幽閒之致。不愧爲一淸淨禪林也。且其規模較勝陶然亭十倍。然陶然亭名播海內。而稱龍泉寺者絕少。勝地之傳與否。亦有幸有不幸也。前章太炎先生讀書於此寺。賃西北別院數間。室內極整潔、除文具外有大淸會典一部。堆累案頭。寺之東隅。卽龍泉孤兒院。爲長老所建之功德事業。是能以佛地開方便之門。不願與俗人結香火之緣也。

法源寺卽憫忠寺、相傳爲唐太宗征高麗時。戰士陣亡。收其骸骨。歸葬於此寺中。有元至正年間石碑。及明崇禎年間石碑、皆畧載其事。方丈室中。牆壁嵌以石刻。淸初翁方綱等加以題跋。寺拓地頗廣。院中古樹多百年前物。三春百花盛開。木本海棠。高觸檐牙。初夏則牡丹盛開、種類亦多。地當城南閭尾。幽閒淸淨。無塵囂氣。然游人絕少、遠不如崇效寺牡丹盛時。車龍馬水。絡繹於道上不絕也。

癸丑年十月國慶日。項城正式受總統任。是日太和殿開放。始得入內觀瞻、游覽人於天安門外停車。徒步前行。進端門午門而至太和殿。午門樓俗名五鳳樓。前淸行受俘禮頒時憲書。均在午門樓。毛奇齡有午門謝恩詩云。嵯峨閶闔啓雙鐶、帝闕遙看綵仗班。伏地敢違階咫尺、瞻天却在殿中間。楓門劍珮朝方啓。草野衣冠拜未嫻。但愧聖恩無可報。遙呼萬歲祝南山。太和殿爲皇帝踐祚受百官朝賀禮。平時不輕易戾止。今總統就職與踐祚大典。無分軒輊。故亦於此行禮、是殿宏壯偉麗。金漆輝煌、中設寶座。四圍席

地均鋪錦褥。五彩紛披。兩旁朱楹合抱。可三四人。由太和殿入內。則爲中和殿保和殿。再進則爲乾清門。乾清宮。清宣統帝所駐地。限於門禁。未能遍歷也。

太和殿外院地甚廣。砌以石欄。如白玉然。院前列古鼎六。色質甚古。又有銅鑄鶴鹿。綴列其間。歷階而下。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潔白無塵。悉如玉琢。金鼇玉蝀。左右建築。兩橋御溝一泓。迤邐蜿蜒。如長蛇環繞數里。方知天上神仙府。卽是人間帝王家。幸在共和時代。使吾儕得以飽覽也。眼福可謂不淺矣。

太和殿左右。東曰文華。西曰武英。文華殿東曰傳心殿。武英殿西爲咸安宮故址。今改築寶蘊樓。爲古物陳列所。儲藏寶物處。文華殿近亦重加修葺。擬仿武英殿陳列珍品。以備遊人瞻覽。武英殿於民國三年。改建古物陳列所。奉天熱河清宮珍品。均輦載入京。陳設於武英殿。殿分兩進。前爲武英。後爲敬思殿。旁有浴德堂。相傳爲香妃賜浴處。舊時一爐一竈。及汽管流通之處。今猶無恙。修葺武英殿。并修葺是堂。以見保存故迹之一斑。東華門至西華門。有里許。馬路整飭潔淨無塵。武英門外草地平鋪。兩行列樹成陰。遊其地者。於宮廷風景。皆得一覽無遺。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還想當年。令人感慨不置也。

楊椒山先生直隸容城縣人。以彈劾分宜父子。身遭慘死。事載明史。奚庸贅述。後儒碧血錄一書。本春秋之意。賢奸並錄。爲之予奪褒貶。昭千秋之公議。洵足以傳先生矣。今其故宅在宣武門外炸子橋西。老屋數椽。僅蔽風雨。頹垣薜荔。蔓草荒蕪。有明迄今數百年。雖幾經兵燹。而此宅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亦可見呵護之有靈矣。前清時爲察院公地。內設椒山先生神像。左右都御史每封章奏事。先齋戒沐浴。焚香抽籤。然後入奏。此則後人景仰之誠。而並不關乎迷信云。

京師國子監太學。爲天下學校冠。有明時代。日本俄羅斯。均送其太子。觀光中國。入學讀書。可稱極盛。國子監故多碑石。均係名人書撰。監堂扁額。爲嚴分宜手書。前清沿明制科舉。設學額八十人。學官二人。監旁設南學二。分六堂。曰廣業崇志率性修道誠性進德。諸生入學讀書。春秋試擢高第以去者。每次數十人。科舉既廢。而舊時齋舍。無人過問。殊不勝今昔盛衰之慨也。

通州燕郊鎭。爲山海關出入要路。道旁有廢寺。殿宇倒塌。荒涼不可言狀。中存巨鑪一。燭臺二。鑪高八尺有奇。臺高丈餘。重莫能測。以故久而獲全。前清乾隆四十二年。皇帝謁陵。經其地。見巨鑪。知非常物。以鞭扣之。鳴聲不類銅鐵。命侍衛錐破之。燦然露黃金色。蓋外塗火漆甚厚。鄉人不識。以鐵類視之也。清帝歸後。卽發命運入內庫。惟此寺緣起則志不詳。後於倒壁處掘一碑。係明嘉靖時。太監李璵家廟。案世宗約束內侍頗嚴。李璵之名。不詳史冊。似非權閹可比。而豪富已如是。足徵專制時代。帝王雖甚明哲。亦不免爲左右所蒙蔽。古來寶物。蔑棄於隴畝邱墟者。不知幾何。風風雨雨後。不難次第出現。頗足動好古家之摩挲也。

由直隸遵化馬蘭峪。路經茅山。茅山東北三里餘。有一山。山坳內有古剎一座。是明代戚南塘爲鎭邊使時所建。剎旁有溫泉池。見方十丈。深有三四丈。四面用大理石砌成。泉口作螭吻狀。泉水從口中流出。熱度頗高。在攝氏表七八十度以上。置一杯酒。浮於出口處。泉水經過兩回。卽溫燙可飲。池旁有一亭。題曰曲水流觴。亭後有一浴室。卽引池中溫泉爲挹注。惟熱度太高。非和以冷水。不能入洗。有一奇異處。溫泉、一帶。竟不能生長植物。惟池底所生荇藻甚多。隱約可現。是眞物理之不可解者也。

（完）

家庭劇本

母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袁世凱

全傳軼事

全書二册

項城全傳爲得爲失大書特書不事攻訐不存忌諱此爲袁氏一生之信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氏侍從之人敍述明確新奇可喜此見梟雄行爲之絕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幅非外間所經見者可比

價洋六角

本書之說明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上海文明書局代售

家庭劇本

母

登場人物

醫生　平寶珊
其妻　靜枝
其子　荔芬
其女　芳姑
靜枝之妹　慧珠
蕩婦・豔紫
婢
僕

場所

臨海某鄉之小醫院

時候

第一幕爲冬日下午三時。第二幕爲是日之黃昏時。

卓呆

第一幕

舞臺上爲醫院之一室。正面中央有一門。門外降下石階。可通庭園。室內左右各有一窗。右窗前有一大書架。書架上有石膏像。正面玻璃門自然開放。

左面窗帘與正門之間。懸掛人體解剖圖。

左窗下有縫衣機器。其左壁有壁架。架上載醫療器械。

左右各有一出入之戶。左戶之前。有一書桌。壁上懸有一大鏡。

室之右方。圓桌一。長椅一。室之左方。方桌一。椅子五六。

正面門外。可見花壇。室內空處。以盆花點綴之。

此室爲醫生平寶珊之書室。而兼應接室者。家族之休息遊散亦於此。

開幕時。主人平寶珊。年約四十五六。手執娛樂雜誌讀之。

夫人靜枝。就縫衣機器製作。平寶珊面亦有鬚。頭頂半禿。頭髮少許。分向左右。

寶　哈哈。這女性論很有趣。（向其妻）你瞧。第三節婦女之秘密。第四節婦女之特性。第五節婦女之羞恥。第六節婦女之特殊生理。第七節婦女之……

靜　婦女的事情。希罕什麼。何不載些男子的事。（微笑）若把你的事情載出來便……

寶　我有什麼事。我的事情。有什麼希罕。男與女位置是不同的。我是年紀已老。不中用了。心裏却還很想把年輕時的花花世界再看看咧。

靜　你還是人老心不老麼。

寶　不說了。再說下去。你又要生氣咧。

靜　我勸你把這娛樂雜誌等攸關風化的東西收拾好了罷。別被孩子們瞧見了。

寶　不錯。孩子們是很受累。很討厭的。

靜　荔芬已經十七歲了。你必須留心些。纔是道理。

寶　荔芬已經十七歲了麼。（驚）不錯。是的。芳姑呢。

靜　十五歲。你想不是很要緊了麼。

寶　好快啊。

靜　你到現在剛剛覺得麼。

寶　我那裏有空閒工夫去記孩子們的年紀。我連自己的年紀也早已忘了。

靜　（至良人旁）我們把孩子們養到如此大。其間不知吃了多少苦咧。

寶　這種事情還是別想起罷。從前眞是苦了你一人。我自己在外面荒蕩。荔芬又在家裏大病。

靜　如此看來。現在實是大大的幸福。

寶　荒蕩一事。也不獨是我如此。大凡男子。一生總有一次荒蕩的。髣髴如醫學上的出痘出痧子一般。過了這一次大難。就沒有第二次出痘出痧子的了。

靜　（笑）是啊。這些生理上的變化。在年輕時發作。必不很重。老年人的出痘出痧子。就有性命之憂了。

寶　哈哈。我是無病無痛。

靜　（突然想及）你今天沒有出診麼。

寶　今天是休息。或者命學生去代診罷。

靜　今天又是不能親自臨診麼。

寶　這裏與從前在城內不同。內科少而外科多。眞令人乏味。（起立）我告訴你。那女子豔紫。要在此多住幾天咧。

靜　（驚）此人麼。不是已經住了兩星期了麼。病是早痊愈的了。

寶　不然。還須醫療一二月。

靜　怎麼病。

寶　這個……這個……肺……和心臟腎臟。都有病。還加着脚氣。這是叫做暗脚氣病。平常人看不出的。要醫好他。必須大費周折咧。望你

也代爲照料纔是。

靜（恨恨視之）我當盡我之力。

寶（呼欠）近來病人很多。眞勞苦極了。（獨語）這女子在此地鄉鎭上。頗易惹人注目。外面也難免人家說短論長。（向妻）你沒有什麽不合意麽。

靜　與我什麽相干。但是你的名譽怎樣。

芳姑攜書包自左戶入室。

芳　父親。母親。（向父）父親。學校中正評論着父親咧。

寶　批評我什麽。

芳　批評得你很利害。

靜（驚訝）批評你父親怎樣。

寶　外面的議論。靠不住的。大約又是說我的壞話了。

芳　不是的。父親在昨日學校中的敎育會。不是演說過的麽。演說的家庭道德。今天先生說的。他說眞是偉論。非父親這種品行方正的人。決計發不出那麽樣的議論的。

寶　是的。你校中的先生。眼光不錯。

芳　先生稱讚了我父親。我在校中很有光輝。比讚我自己還高出數倍來咧。

寶（撫芳姑之頭）好孩子。

芳（向其母）母親。你肯允許我麽。我要學胡琴。

靜　什麽。學胡琴麽。

芳　女子應當曉得些女子的樂器。其次再學幾只小曲。

靜　你在學校中。學着鋼琴。提琴。這是正當的功課。怎麽忽發奇想。要學起胡琴來呢。

芳　那豔紫姑娘肯敎我的。還有許多的小調。四季相思、十八摸、湘江郎、哭沉香。

靜　那豔紫向你說的麽。

寶　很好。只要你心中愛學。就學學也不妨。那胡琴和小調等物。聽了叫人暢快。鋼琴如風吹鐵馬。提琴如亂磚堆上拖洋鐵管。有什麽好聽。既是你要學那些東西。不妨請豔紫姑娘在此小住一年半載。

靜　你怎麽（見女兒在旁欲言又止）再說罷。

芳　（取桌上日記簿）這是哥哥的日記簿。怎麽忘在此處。（欲啓）

靜　哥哥的日記。你未經哥哥許可。怎麽可以翻閱。

芳　那麽擺在這裏。（置書架上）我去安放了書包再來。（由左戶退）

寶　你看社會上何等信用我。我品行方正。學校中教師都肯證明的。

靜　我也沒有來疑你。

寶　（視門外）天氣很佳。去散散步罷。（將行）

靜　不是與那豔紫一起麽。

寶　（立定）我也沒有來疑你。（由正面門退）

靜枝整理綳帶。其妹慧珠上。年約三十左右。

靜　嗄慧珠。

慧　好久不來了。

靜　有半個月不見面咧。

慧　大家都好麽。

靜　是。

慧　你眞一刻也不肯休息。別放手罷。我是知道你的性質的。

靜　（笑）我的身體。眞不肯叫他休息。一味的愛惜時間。近來天天捲綳帶。如此便省得勞人了。

慧　眞佩服你。要叫我如此。就不容易咧。荔芬呢。

靜　大約在海濱遊玩着。

慧　又是臥在沙上看着天空咧。近來身體如何。

靜　多謝。近來很活潑。以前那麽陰鬱的樣子。漸漸消滅了。

慧　那是再好也沒有。我帶了好幾本書來。是給他看的。（解手中之包）

靜　他最愛觀書。見了你今天這些書。不知他怎樣的快活咧。要他早些回來纔好。他又愛聽你講故事。天天盼望着你來咧。

慧　身體衰弱。學校中也休息着。本來不應該多給他看書。但是他若連書都沒有。他竟寂寞不堪了。現在身體既經大好。眞是可喜之至。

靜　是啊。

慧　有了子女。到底快活。你且看我丈夫死去之後。獨自一人。豈不冷靜。

靜　是的。（低頭默思）

慧　姊姊有什麼心事。

靜　沒有什麼。

慧　我看得出。一定有的。無論怎樣瞞着。我能夠曉得人的心裏。這不獨是我。你也如此。我二人都是得着母親的遺傳。茘芬何嘗不然。也是像你。

靜　確是沒有什麼事。

慧　我明白了。必定是姊夫的事。

靜　你怎麼已經曉得了。

慧　你爲姊夫之事。吃不盡的苦。他五年前的舊病又要復發了。姊夫年紀雖大。心還是像年輕人一般。其實如此年紀也大。可以收心改過了。

靜　你是我的親妹子。我也不能瞞你。這幾天我很擔憂。五年前他在外面嫖賭放蕩。無所不爲。弄得在城內社會上失了信用。於是幸虧由你照料。將我們一家四口。搬到這裏來。我想起了到此之時。祇有四個光人。連包裹也沒有一個。替換的衫褲也沒有一身。怎麼不叫人心頭亂跳。他自己却是屢次說從今以後遷善改過。但是他的性質。我很曉得。所以我一天也不敢懈怠。只盼望舊病不復發。免得合家再陷入困難之

境。我的心中。你也明白的。這半個月間。我很憂愁。宛如神經敏銳之獸。嗅着了獵師腰間的火藥氣。一定有什麽禍事來咧。

慧　莫非是爲了那豔紫。

靜　你連這件事都曉得了麽。

慧　曉得曉得。這女子雖在女學校裏掛過名。其實也做過妓女。嫁給人做過小星。跟過新劇家。種種汚點。一言難盡。

靜　竟是這樣墮落的麽。

慧　你爲何不加干涉。平氏一家。今天能夠享平和之家庭幸福。實在全是你一人之力。你爲什麽不諫勸姊夫。把這蕩婦驅逐出去。

靜　若是爲着這一件事鬧起來。好像我因着嫉妬去侮辱良人。我自從嫁了他之後。從來沒有阻擋他過。我總是默然不語。打算把我的一念誠心。使他的病自然痊愈。五年前也是這樣的

慧　你不過不願人家說你嫉妬罷了。然而這是你一己的事。你不可只顧自己的

此時聞鄰室寶瑚與豔紫之聲。

豔　好了好了。被人家瞧見了。像什麽樣。

寶　有什麽要緊。

豔　你再鬧。我要動手打咧。

寶　鬧鬧也何妨。哈哈哈哈。

豔　看你不出。人老心不老。

靜枝慧珠面面相覷。

慧　你爲何不管呢。

靜　……………（拭淚）

慧　你不可只顧着自己。你須替兒子茲芬女兒芳姑想想。你以爲你是爲人之妻麽。你以爲你是爲二人之母麽。二者之中。你到底以爲孰重。

靜　（擧首）我竟沒有留心到這種地方。（按鈴）我不能不做二人之母。

婢上。

婢　有什麼事吩咐。

靜　荔芬呢。

婢　還沒有回來。

靜　芳姑呢。

婢　在庭園中。

靜　好了。沒有事了。你去罷。

婢退。

靜　方纔那種聲音幸虧沒有被孩子們聽得我們。趁孩子們沒來往那邊去罷。

二人由左戶退。豔紫(年約二十四五)自右戶慌張上。

豔　叫他尋不着纔好。

・躲入桌子下。寶瑚笑而來。豔紫跳出。寶瑚大驚。

寶　被你嚇得我一跳。

豔　你為何到了這裏。便裝出很規矩的樣子來。方纔那種賊頭狗腦。怎麼不做出來了。

寶　別胡說。萬一被人瞧見了。你的假病。不是要看破麼。

豔　奇了。又不是我要裝什麼假病。不過你一定要留我在此。所以將我扮作病人的。不料你這麼大的年紀。還是如此的怕老婆。

寶　我怕他什麼。

豔　你說你說。大凡男子都是說說自己老婆壞話。去討好旁的女子。這也是極普通的。都說我的老婆待我極薄。天下的人總沒有我那麼不幸。世界雖大。足以安慰我的只有你一個人。這不是男子的口頭禪麼。這是已經很腐舊的了。

寶　快安靜些。病人總要像病人的。你如此只是胡鬧。豈不怕隔牆有耳。

豔　隔牆有耳。你背上有殼咧。

寶　有了。你背上就要有殼。然而有殼也情願的。

醫　（取書）我從今天起。就很慎重的裝病人。但是。你須把這書頂在頭上。不可滑下來。

寶　那是我不會的。你這個人。一味的孩子氣。今年幾歲了。

醫　二十六歲。

寶　很輕。

醫　老了。

寶　人還和小孩子一般。

醫　外面看看。覺得年紀很輕麼。我是操心思的時候多。吃盡苦楚。更容易老了。就是每天想想明天吃些什麼菜。已經很費腦力咧。

寶　你的苦處。不過這一點了。

醫　（俯首默思）咳。想也徒然的。明天的事。怎能預知。我只管想着將來之事。心裏不覺有些戰慄……

……我是無論有多少錢。非在一天內用完。心裏總不舒服的。所以天天窮日日愁。飄流到這鄉鎮上來。（撫寶珊之頭）與這禿頂漢結不解緣了。但是你在此地懸壺。我竟一點也不知道。

寶　這是天緣巧合。我二人的愛情。比結髮夫妻還深。

醫　結髮夫妻麼。禿頂漢頭髮也沒有。只好做沒法夫妻。

寶　遇着了你。我平寶珊。便不值半文錢了。

醫　人家看起來。是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醫學博士。待我來診診你的脈。

取聽診器。嵌入耳內。一端置寶珊胸前。

醫　（作男聲）這色癆重得很。

靜枝慧珠自左戶上。寶珊急奪聽診器。診醫紫之脈。

寶　是了。脚氣病重得很。

欲退出。

慧　姊夫。這一位就是豔紫姑娘麼。且慢。(向豔紫)我乃這裏夫人之妹。特來與你晤面。並無別事。要請你今天速即搬出去。

寶　你們怎麼可以對着客人。出言不遜。

豔　要把我驅逐出去麼。

慧　其中另有別情。你若不出去。與這平氏一家很爲不利。

寶　什麼事。你們別誤會。收留病人。是醫生的職務。沒有我的許可。你們怎能干涉。

慧　若是眞的病人。自然如此。

寶　眞的病人。假的病人。你們沒有醫學智識。怎能辨別。我不允許。決不放他出去。(向豔紫)他們失禮。請勿見怪。

豔　你們要叫我去。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的。

寶　你別生氣。你是病人。保重身體要緊。

慧　姊夫。你既不許。我們也無法。但是這病人。豔紫姑娘若不出去。恐怕這一家人。家要突然生出兩三個病人來。咧你可曾曉得。據我瞧方纔的樣子。這豔紫姑娘。那裏有什麼病。你想。想自己的子女。就曉得。不應該。把來歷不明的女子留在這裏了。第一與你的名譽大有關係。……

豔　我既是來歷不明。自然應當立刻出去。但是你把我當面侮辱。我也不能默默不語的。……

寶　且慢。

豔　我是不願意說假話的。夫人。我要直說了。我是平先生叫我來的。你們既因我在此地。不很方便。我就出去也不妨。不過必須你們二人向我叩頭謝罪。說這禿頂漢。一時品行失檢。都是我們注意不周到所致。你們向我這來歷不明的女子謝了罪。我立刻出去便了。

慧　胡說。你若不去。我們可以假手於警察的。

靜　慧珠。你別高聲。此事實在由我疏忽所致。我自

願謝罪。這是表面上的事。打什麼緊。

豔 那麼我坐着你們二人叩頭。

慧 那是我誓死也做不到的。姊姊。你想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去向一個賣淫婦叩頭。豈不損了孩子們的品位。

豔 閑話少說些罷。你們要曉得我並不是愛這禿頂漢。……

門外有足聲。

靜 (慌張)不是孩子們回來了麼。

聞芳姑之歌聲。

靜 是的。請你們別談這話罷。豔紫姑娘你也別提罷。快些退出此室。孩子們來了。

靜枝由左戶退。寶瑚豔紫亦退。

茘芬自庭中上。步甚急。遍視室內。

茘 呀這裏也沒有。

欲退。

慧 茘芬。

茘 噢姨母。

仍欲退出。

慧 你往那裏去。好久不見你了。我們談談罷。你還有什麼事麼。

茘 沒有什麼事。不過與人有約罷了。

慧 原來如此。你現在精神很好。半個月以來。變了一個人了。

茘 是的。近來很快樂。自己也覺得是變了。

慧 這是什麼緣故。

茘 我的頭腦。與從前全然相反。都是遇着他。纔得如此的。停一刻。就到這裏來了。他約我一同去散步的。我是天天與他散步。精神實在快活。等他到此。我當向姨母介紹。

慧 朋友麼。

茘 是的朋友。其實比朋友還親密。

慧　有了這種朋友。好極好極。我一定要見見的。

荔　他與姨母相遇。必定說話投機的。但是他不像姨母與我。萬事都是空想的。他是實現的。

慧　你說些什麼。難明白得很。

荔　他的主義。是人生世上不應當憂憂愁愁。只是想着的。你想此人有趣不有趣。把我從黑暗的空氣中救出來的就是他。

慧　如此你很愛他。

荔（面忽紅）什麼愛不愛。我不懂。

靜枝芳姑上。

芳　哥哥爲何避開了我。獨自來此。

荔　你這人討厭得很。

芳　我捉得一條小蟲。將他縛着。打算送給哥哥的。

荔　做什麼。你竟虐害起動物來。

靜　芳姑還是如此孩子氣。

慧　姊姊。荔芬得着一個極好的朋友。所以把他的身體也恢復了。

靜　什麼朋友。我倒沒有留心。

芳　我曉得的。哥哥頂親密的朋友。就是住在我們家裏的豔紫姑娘。

靜　豔紫……

芳　是啊。

慧　荔芬。當眞麼是女人。？

荔（尋覓書架上之書）是的。豔紫姑娘。

慧珠大驚呆視其姊之面。

荔　姨母。此人很美麗。我自有生以來。從未見如此的美人。他也沒有一天臉上有不快之色。他所說的話。句句珍奇。譬如山水的景色。他看了。絕不覺有趣。與其看這種呆物。不如身體活動。不息的好。一息尚存。總要見人。所不見一個人見數千百人。所見之物。纔能滿足。

慧　這種樣子。就算好麼。

荔　我從幼時讀書。見書上有什麼天女。聽姨母講童話。那童話中有什麼仙女。我看這天女仙女。必定就是那豔紫姑娘了。

靜　荔芬。你的念頭錯了。

荔　我那裏會錯。（望窗外）嗄。他在那裏等我。姨母請坐坐。我去去再來。

慧　往那裏去。

荔　與他一起在亭中。

靜　不可去。

荔　這是爲何。

慧　荔芬。你來看。我有東西送給你。你一定喜歡的。

荔　等我回來時再看罷。他用手招着咧。

慧　你看這些書。都是你平日所希望的亞刺伯夜話。世界童話全集。少年世界。學生叢書。

荔　我到夜間慢慢的看罷。

靜　荔芬荔芬。

母

荔芬由庭中去。

芳　我也要去咧。今天打算與豔紫姑娘一同在假山上唱小曲兒的。（望窗外）他也招着我。哥哥慢走。我也來了。

亦由庭中去。

靜　（大聲）荔芬。—芳姑。—荔芬。—芳姑。—

慧　荔芬。

靜　這便怎麼處呢。不好了。

慧　現在的荔芬。是我的童話也鉤不住他的脚了。從此愈弄愈難咧。愈弄愈難。只管如此下去。長大成人之後。與他父親一般放蕩起來。如何是好。

慧　怎麼世上做父親的。都想不到這件事麼。

靜　這孩子把那女子當做天神仙女一般看待。難道連玉與瓦也辨不清楚麼。

慧　年紀還輕。一見表面。便覺得十分美滿。一心信

仰了。

靜　他專心信仰。却是受着我的血統。對着那荒蕩不堪的父親。深信他是品行很方正的。自然與初見面的女子。瞧不出他的好歹了。

此時慧珠展荔芬之日記讀之。

慧　呀。不好了。你且來看。

靜　不是荔芬的日記麼。

慧　你快從這裏看起。

靜　（默誦少許）已經弄到這步地位了麼。

慧　這裏還有。

靜　他竟頭腦昏亂了。怎麼日記中時時提着的……

……彼頗惡男子。且謂夫婦者。交互束縛之關係也。自願終身不嫁。此何故耶。余莫能解。然自彼映入余腦膜以來。余終不能忘矣。設此高尚若天仙之女子。而與余成伉儷者。非人生至大之幸福乎。第余脫一啓口。必爲渠所訕笑。雖然。彼美人也。實余之生命。余之魂靈也……

靜　現在還來得及。我自有方法救助荔芬

慧　不料病已深到如此。

靜　他父親與這女子的曖昧關係。萬不能使荔芬知道。他視父親不啻神聖。他視豔紫宛如仙女。倘若知道了裏面有這些汚穢秘密。這孩子便如黑暗中失了燈火。十分失望。必致斃命。

慧　我趕緊去把這孩子喚來。

慧珠由庭中退。豔紫自右戶上。

豔　我把手巾忘在此地了。

靜　你且少待。

豔　什麼事。我是個賣淫婦。

靜　（跪於豔紫之前）豔紫我願意向你叩頭謝罪。請你快些去罷。

豔　還是要驅逐我麼。

靜　你看我向你哀哀懇求咧。你須可憐我。這爲着

兩個孩子自己便不怕死不知恥的婦人實在不願意把這些事情給孩子們知道我一毫也沒有我是爲人之妻的念頭我是二人之母我的丈夫我不要了你要與他同去只管去便了只要一生不被孩子們瞧見你們隨便往那裏去沒有父親我一個人也儘能夠養育二個孩子此刻惟有求你速與我夫一同去罷

豔（低頭）夫人你說那裏話來夫人如此一說我反覺沒有面目了我儘管獨自一人出去我怎麼可以帶你的丈夫同行決計一人獨去（微嘆）咳我生來是個飄流無定的人到底到處站不定脚頭的無論往何處去都是寄人籬下一個女子只消把自己的身體賣過一次就漸漸的陷入深處去了從此不賣身體便不能度日生來墮落的女子怎麼能夠勞動着身體去做規規矩矩的事呢自己不願飢餓而死便利用着男子的汚穢根性去求些衣食（長嘆）於是不知不覺年紀漸老頭髮漸白牙齒漸落顏面漸皺一個美貌佳人就此完了這些事情我也不願多想墮落女的結果本有一定想他什麼夫人我去了失陪

靜　且慢

豔　再會

豔紫退

靜　我做了一件不忍的事了

芳姑上

芳　母親做什麼

靜　沒有什麼你哥哥呢

芳　哥哥方纔一個人立在園中大概是等候着豔紫姑娘我走近一看哥哥的顏色大變他向我說道妹妹你可曉得父親是怎樣的人我正欲回答他用手向樹陰下一指只見父親與豔紫

姑娘二人立在樹下談話。我雖過去聽了一下。却不懂他們的話。

靜　那麼你哥哥呢。

芳　哥哥又道人家都有雙親。你我二人的雙親。只剩母親一人了。那立在樹下的。不過是到我們家裏來暫住的旅客。世上的人稱爲父親。他說完了。就走。我以爲他到這裏來了。

靜　（驚）那裏知道都已被他曉得。

慧珠自戶左上。

靜　妹妹。此事已經不行的了。

荔芬上。面青。髮亂。脣顫甚。

荔　母親。姨母。我今天發明一件大事。大人是什麼東西。我竟明白了。父親是大人。豔紫也是大人。大人實是個髒東西。我不願做大人。決不做大人。

靜　荔芬。荔芬。

荔芬欲行又止。

荔　我要睡了。

退。

慧　姊姊從此以後。不知你又要吃多少苦咧。

靜　快去喚荔芬來。

婢上。

婢　少主人命我送來的。

呈一信與夫人。

靜　荔芬麼。那裏去了。

婢　出去的了。不曉得往那裏去的。

靜　芳姑。快去喚你哥哥來。

靜枝倒於椅上。婢退。

慧　姊姊怎麼樣了。

靜　（驚慌）速去尋荔芬來。荔芬。荔芬。

慧　我來看他的信。

靜　不看。我也明白了。荔芬。必定是去死了。荔芬。荔

芬。

芳 哥哥哥哥、

芳姑之聲連呼數次。靜枝起身。搖搖欲倒。勉强至窗畔。

靜 荔芬、

仍倒於地。

（幕徐徐下）

第二幕

臺上與前幕同。爲是日之黃昏時。靜枝臥於窗下長椅上。薄暗之燈光。適射於桌上時辰鐘旁。

靜 已經十一下鐘了。（按呼鈴）今夜怎麽如此凄涼。

婢上。

婢 有什麽事吩咐。

靜 他們都沒有回來麽。

婢 是的。一個也沒有回來。

靜 這種時候。須把簷前廊下的燈。一齊點起來。方可亮些。你們也切不可慌張騷亂。你主人呢。

婢 恐怕是將要出去。正在換衣服咧。

靜 那豔紫姑娘呢。

婢 方纔獨自一人出去的了。

靜 你去罷。

婢退。僕上。

靜 你少主人怎樣了。那荔芬、

僕 實在不知下落。並沒有到車站上去。有人瞧見他往松林中去的。到那邊尋覓。也不見影踪。現在疑在海中。已雇了許多漁夫。放船去了。姑太太（指慧珠）也在海濱。此刻忽然雨下。命我來取雨具的。

靜 如此。看來。荔芬。一定投海而死了。

僕 或者如此。未必能夠一定。我看不見得會投海的。夫人何必擔憂。

靜 幸虧有妹妹在那裏。我身體若能行動。也要親

自去咧。

僕 那麽我去了。

僕退。

靜（徐行室內）要安然無事纔好。荔芬。荔芬。（取日記簿）這一册日記簿要不做紀念品纔好（暴風雨之聲作）呀。這樣大的風雨。怎麽處呢。

芳姑自右戶上。

芳 母親。

靜 你還沒有睡麽。

芳 我寂寞得睡不着。要哥哥回來了纔好呢。

靜（抱之）芳姑。你到母親旁邊來。母親正寂寞不堪咧。

芳 母親。哥哥那裏去了。

靜 你不必着急。哥哥快回來了。哥哥方纔向你說些什麽。

芳 他說父親是個過路的旅人。

靜 過路的旅人（默思）這種話別講罷。

慧珠衣履盡溼自左戶上。

靜 荔芬不是已經來不及了麽。

慧 現在還難明白。

靜 我是早早覺悟了。

伏椅哭泣芳姑推窗外望。

芳 那是什麽。那裏來的許多燈。姨母。

慧 那些燈。都是尋你哥哥的。

芳 岸上也有燈。海中也有燈。點得十分明亮漸漸的還增加着咧。

慧 碧海蒼天都在黑暗之中。點綴着無數燈光。越發凄涼了。

芳 怎麽又加着人聲犬吠咧。

慧 不知出了什麽事情了。

靜 大約是撈得了荔芬的屍體咧。他是一定死的。

芳 母親。決沒有這種事的。

靜　我是早明白了。芳姑。你去睡罷。你若嫌寂寞。叫那看護婦陪伴你罷

芳　那麼我去睡了。

芳姑退。寶瑚上。

寶　我的雨衣在這裏麼。

穿雨衣。

慧　你往那裏去。

寶　到車站上去一去。

慧　你今夜的事情鬧得很大。竟不曉得麼。

寶　什麼事情。

慧　你看那邊。

寶　那邊有什麼。（望窗外）許多的燈。做什麼事呢。

慧　是尋茘芬的。

寶　茘芬做什麼。

慧　你眞是一位光明磊落的父親。他所留的信。你見過了麼。

寶　見過了。這是他脅迫人的（戴帽）這種孩子。放肆極了。留着書信說去自盡。其實是他的戲劇恫嚇。父母還成什麼樣子。他要死自己靜悄悄的去死便了。何必聲張呢。他羞辱父親。在信中罵我。可以算爲子之道麼。這種不孝之子。只管死。我不可惜的。口中說要死要死的人。決不會死的。你們信以爲眞。大驚小怪。便上了他的當了。

靜　（毅然）你以爲茘芬連死的勇氣也沒有麼。茘芬實含着我的性質。打定了主意。沒有不實行的。

寶　你懂得什麼。

靜　你那裏懂得小孩子的心。非母親不能知道。你是以大人之心。觀察孩子。小孩子的心。非用小孩子的心去觀察。那裏能夠明白。你只多着戲賣淫婦的工夫。竟沒有身入孩子之間去觀察

母　孩子的工夫所以荔芬的心你怎能知道我告訴了你罷荔芬實在與那豔紫姑娘有戀愛的關係咧

寶　（愕然）什麼荔芬有這種荒謬的事麼

靜　是啊你那裏知道荔芬是衰弱的身體他的神經反比大人還銳頭腦早熟熱情已燃他曉得了你們的卑鄙關係不是熱情便反動起來了麼

寶　什麼話乳臭未乾竟生了這種戀愛的念頭好好一個孩子都是多看了小說把他教壞的

靜　不是小說之罪是自然之結果荔芬當你是個神聖的父親當他是個潔白的女子的你說荔芬做這種荒謬的事你爲何不想想自己與荔芬一般年紀的時候你做些什麼事

寶　我那有工夫想這無關緊要之事我做做職業上的事已經沒有暇隙了

靜　仔細想着然後施行教育這不是做父親的職業麼

寶　此刻不是與你議論之時（看鐘）要趕得上末一趟車纔好

慧　乘火車麼

寶　去送那被你們驅逐出去的女子另外還有些事咧

慧　送豔紫麼你這人可謂無情極了自己兒子的生死還沒有曉得倒是去送賣淫婦要緊萬萬不可我決不放你出去我代替姊姊說的代替荔芬代替芳姑說的

寶　你太過慮了我自己有自由權可以自由行動

暴風雨聲雷聲

慧　我看你愛賣淫婦之心反比愛子之心來得重

靜　妹妹別多說罷（向丈夫）你只管自由行動罷你心中想做什麼自有你的權利我從今天起

把做你妻子的念頭拋去移到做二人之母的念頭上去了從此以後你我二人如同陌路從前你我二人結爲夫婦並非互有愛情不過被兩個孩子繫着現在你把孩子全然拋棄不是我們二人間的關係已斷如外人一般了麼

寶 隨便你

靜 且慢還有一句話我實恨你與荔芬一樣的恨你

慧 我也恨你代替着世上的孩子恨你

風雨聲電光

寶（看鐘）呀已經趕不上了（大聲向妻）你快滾出去

靜 立刻去便了你把荔芬還我

慧（向窗外遠望）燈都消滅咧難道竟尋不到麼統統黑暗了

靜 這黑暗之中荔芬不知怎樣的恐怖他見了這室中的燈光便曉得這是可惡的父親的住處

風雨雷電愈劇

慧 風雨大極了這一扇窗窗帷不必放下來可以使荔芬瞧見他

風雨更烈

靜（歎息半晌突然跳起）呀荔芬回來了（二人驚慌側耳聽之靜枝低其聲）回來了（又高聲）他喚着我咧喚着我咧（至窗畔）荔芬荔芬

寶 那裏有人聲是風雨之聲

靜 碻是喚着我荔芬荔芬

寶 我一點也聽不出

靜（稍鎮靜）是的你是聽不出的荔芬的身體荔芬的心一切是我的你是外人怎能聽得出荔芬荔芬我來了

慧 姊姊你別一味爲着荔芬擔心你須顧着芳姑保重身體要緊

外面人聲鼎沸。

（人聲）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扛來了。這裏來。這裏來。

寶瑚急開正面之門而出。風雨之聲入室。益著。

靜　茘芬。

寶瑚抱茘芬屍體上。安放長椅上。

靜慧　茘芬。

二人伏屍體上。

慧　姊姊茘芬到底。……

靜　我是早覺悟了（冷然視良人）茘芬並非自殺。實在是你殺死他的。

寶（凝視茘芬之面）茘芬（向其妻）我不料我品行失檢竟有如此慘的報應。

抽屜中取出手槍而欲自殺。

慧（止之）做什麼。

寶　我現在萬不能活了。

慧　你現在不能自殺。

寶　我不自殺怎麼可以見我兒子的屍體那麼待我離開這裏罷。

慧　這也不能。至早也須明日。茘芬今夜在這暴風雨中魂靈獨自去了。今夜一夜你們生身父母必須在他枕畔靜守一夜。

芳姑馳至。

芳　哥哥呀哥哥已冷了。哥哥。父親我哥哥怎樣死的。

寶　都只爲這父親……

靜（急止良人）請你別說明那原因罷。

寶　不錯。（噤口）

芳　哥哥。（抱屍體而哭）

（幕下）（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19B

本社通告

徵求小說規例

一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一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爲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一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一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一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募集照相片規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幷有他種技藝軼事

一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一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一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The Grand Magazine.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初版

編輯人　吳門包天笑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沈芝芳

印刷人　上海靜安寺路俞復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華書局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四川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中華書局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中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元	七分半	一角五分	三角二分
半年二冊	二元	一角五分	三角	六角四分
全年四冊	三元六角	三角	六角	一元二角八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一期	半年	全年
特等	一面	五十六元	一百元	一百八十元
上等	一面	三十六元	六十元	一百一十元
普通	一面	二十八元	五十元	九十元
普通	半面	十八元	三十二元	五十八元
普通	四分之一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六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爲普通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春聲

第五集出版

本書內容

短篇　月下（瘦鵑）紅葉三生（韻清女史）十人島（毋𪓝）黃禍之預言（無愁）車媒（辛木）疑心生暗鬼（無愁）守財虜之惡果（謇盦）加富爾之妻（寄塵）苦兒尋兒記（吳江冷）負心郎（揭塵）盜俠（謇盦）長篇　綠色人（唐夢瓜）巫雲夢（覘盧）墜艇聯姻記（裴郇覺盦）價壻（寄塵）南荒雜憶（劍北）其餘插圖筆記遊記詩話文苑弈話等篇目繁多不及備載

本書價目

月出一集都十五萬言約三百面左右價洋五角預定全年十二集五元半年六集二元七角郵費每集另加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